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九〇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九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九〇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程仲權先生詩集十卷文集十六卷

〔明〕程可中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程胤萬程胤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程仲權詩集十卷文集十二卷》提要

敘

凡學求似乎非似似非是真似似而亦非是也夫學文多自有真也真者人之精神血脈也似者人之面目皮膚也學者而似是舍己之精神血脈而借人之面目貌人之皮膚也焉乎真乎真非也以為是詩道更甚三百篇古三百篇詩人多自寫其精神血脈之所注焉也漢魏似三百篇乎六朝似漢魏多唐似六朝乎即唐人中

青蓮拾遺長吉樂天文房字厚多詞似乎不似也不似所以為真詩近代之為詩者學三百似三百學漢魏似漢魏學唐詩家似唐詩家夫似曷嘗非詩然而非詩之真也無論學者數輩極為之醜即優孟之為孫叔敖胡寬之營新豐然是真叔敖否真新豐否曰都似都是似之而又都是也程仲權所安詩人也其為詩近三十年余嘗取其詩一寫

目索之唐者似矣索之六朝者似矣索之漢魏者似之矣皆題已于不待別門蹊徑寫情已耳不與古人生活悲痛而不必為俊亮之響辨博而不必為譎恠之論綿密而不必為枯寂之思的確而不必為形似之語以行役詩者則仲權行役之詩也以贈答詩者則仲權贈答之詩也以寺觀詩者則仲權寺觀之詩也以狹斜詩者則仲權狹斜之詩也可以[illegible]

可押可淡可濃可近可遠可
大可小而不可令似古人一語為
古人亦欲似仲權一語不可全得
此仲權〻詩仲〻權之真精神
血脉也詩〻之真也世〻為詩者猶
其面目皮膚也夫面目皮膚

又何足言詩非不足言詩不足言
言詩〻真也余受頌太史嘗與
余論史謂太史多列傳每於
人能漏文刻劃不肖休蓋能
漏文而本人〻精神血脉所以
別於諸人也余嘆謂知言噫知

言則知詩知太史〻之所以為
史則知仲權之所以為詩

河朔友人董復亭

程仲權先生詩集目錄

七言古詩

至大同因投丘大所致鷗江王孫書

前年吳伯乾入郢謁李本寧叅知承王幼度厚過之歸以長書見訊予歲晏從蜀還取道特過謁謝瀕行賦此爲別

贈李公子宗衍

卽事謁穎廸

經楚

題仇十洲漢宮春曉卷

題余五芝畫瀟湘圖贈燕京姜琴師

雪松歌

柳汀歌

桃溪歌

贈徐氏 有序

潞河留別何雅孝儀部

五言律詩

由新安江泝武林舟中雜言七首

李奉常園二首

遊醴泉寺四首

劉上舍園亭

邢子愿太僕見存走答

臥病龍泉寺

姚百雉自臨邑來會將之沂山謁戴觀察賦別

新城留別王藎卿

訪王孺和秀才

送章吏部元禮左遷羅定四首

寺夜

乘月登靈巖

通州雜詩十首

己亥元正積雨長干巷病不得歸漫成十首

暮春君衡招飲寶林菴

汪民中自淮南別余十載忽有緘報賦答

贈秦素素二首

夜集李本石蘭玉堂陳賞古圖器
飲李叅知宅向夜移尊魏顒趍城下別業
丁達甫鄉居二首
泊黃州不得登岸覘王勁之
舟夜同何穉孝儀部程鼎卿得愁字
同穉孝鼎卿詠津鼓限陽字
詠浦樹限靑字
詠漁火限寒字
詠沙岸限沙字

寺
宿延慶觀四首
立夏偕薛伯起讌梁邸西園分得煙字
李度支雨亭督餉楚中還朝四首
寄蘇臺
過孫谷訪介如上人
宿孫谷同良公夜話
初夜宿屯溪
靈隱寺虞長孺邀晤澗西

六言律詩
和潘生同贈曹君明王蘂珠

七言律詩
王別駕至自高麗軍中
送何叔度出居庸關因寄廣昌明府
送嚴一醇奉常至南京
送何穉孝潞河舟中同程鼎卿分得風字
志感 小引
陳濬叔下第歸魏
宿雄縣與善徵觀察話舊
過白溝河感懷

度
送莊靜甫歸閩
送謝少連之泰州兼寄楊兵憲
送趙江寧報政
爲張儀部題五鶴朝天圖
偕許太初俞孟武集何仁仲詹簿公署分得央
字
冬日長干楊舜華席上餞別丘大長孺
詠雪蕉促友人省母

獻春送羅子昭遊楚二首
赴兗內侍譙羅公祠
挽江浦王秀才
丁司馬至自高麗
白下訪太冲邸有懷
寄吳季和菴居
同景升遊齊雲山
宿太微院
與景升諸君集屯水上

贈源公
吳丈人辛園與景升賦
得泰家問却寄
阿春自遠來視余溪上留三日不忍去詩以贈
之
九日偕黃隱叔君政徵美放筏登石蓮山因過
宿程右文許氏表弟程家甥皆至
庚子除夕宿恒山堂獻歲二日得辛三日立春
寄民逸叔本源上人仰山

寄仰山社侶
獻春吳仲和謁其先隴先期邀余小飲菴中話
舊有感
湖上卽事送潘曇象之焦山
與景升約孫生祈仙無門洞洞壁刻開公像甚
偉
吳太寧邀放生湖上未赴
西湖汎雨同太史馮開之司理徐茂吳太學潘
景升吳太寧山人俞羨長胡仲修吳德符文

贈范守禦
宿濠梁驛卽事
京師訪董次元吏部
送董公子歸元城
閏九月晦日作
鄭太史招未赴
上谷夜投黃次龍彌陀寺昔余與次龍客王中
丞府中時齊年者四人今獨余衰甚
昔與次龍大醉中丞幕中今忽八年自中丞受
命營蜀事以淵謀鑑識不協於同宷上谷虜
亦有小隙與次龍話次不勝今昔之感
雁門關
己巳元日試筆
介休道中
過平陽府
白下與張無奇別今適會於關中余又入蜀作
此志之
夷陵劉司空第

京山訪李本寧先生自辛卯別夷門茲得鄖延
新命遍行余亦東發魏穎嵇王幼度諸人以
將雪見留二首
武昌重過朗慧上人西來菴菴爲丁元甫先生
所築往過謁因昵曲中末句聊復及之
出保安門
除夕
九江贈曾中水戶部
贈病妓
酌後同謝少連伯仁姪步出鳳山門尋故宋宮
址
偕王太守陳明府曹將軍強山人登白狼山觀
海
送王沖孺昆季歸新城
題王仁卿東庄大埠樓
題王定宇東郊桃花埠
題王會峯先生光澤樓
謁葛端肅公祠

五言排律

七言排律

五言絶句

七言絶句

程仲權先生集卷之一

新都程可中仲權著

四言詩

詒穀堂有序

詒穀堂為族姪師文作也蓋我休父司馬得國於周而程得氏於國神明啟胙世著其人以光昭詩史有唐中丞奮戈布衣救寧桑梓乃宅於汉上至今蕃衍宗廟中奔趨俎豆之次者具十世之人仕宦文學肩比踵及而他操耒耜挾斧斤工技藝者指累萬師文德有其才覩族屬之太夸而不執於祖德尺瑜纖瑕匹錦微纇智者所嗟而矧躬丁其侮於是挈其二子寓於金陵亦猶孟氏遷舍之意所搆詒穀堂成海內學士黼言之予與師文之仲子廷鎮抑善仲雅有父風仲之嗣又甚焉故為賦之

思我皇祖休父司馬左右陳行載列大雅啟國於程望是諸夏世執厥休帝命用迓

維晉太守典是巨邦樹節卧符于鄣之陽嗣哲代興
煒佐陳梁誰其謚之忠壯用章
追唐末造蟊賊四起桓桓中丞爰刈草萊截彼東甯
壁壘崔嵬陰我墟落無逢其菑
卜逸于岐窆比菟裘湯其璜琨左右泳游燧燹既底
區乂井丘遠猷允臧以延千秋
乃歷叔季既碩且蕃篤我師文勿忝聞昆三試無害
庶大于門爵雖未膴崗德則尊
既百不齊日躋於漓盭益以肆柔莫爲資我心如荼
思或遠之墮我焚燹以及茅茨
泰淮之陲鍾山之麓　先皇徙宅方周郊鄗五民攸
集萬化攸族爰卜爰止矢以詒穀
栻度營室戒於經始彤鏤斲陳完善是議牖疏含照
堂突引筵世師其儉勿底於圯
惟遠有廉惟跡有城爰列圖繪爰皮載籍杖履几席
籩豆琴瑟愼彼出處翕爾游息
儔顏其楣曰若宗老疇以延世穀以爲保光啟爾嗣
敬纘爾考居爲席珍貢充國寶疇其陳詩具曰善禱

悼張孝子詩 有序

孝子者何張文學明甫祈死代母而作也
昔魏武子使祝宗祈死以無及晉亂既而
武子死而晉不亂後世以爲忠孰與禨其
亂而無死其智不足稱也嘗疫癘流行比
屋吊臨相聞張明甫以五子之母死而四
子皆不可以生乃祈死以代母我死而四
子猶得怙母以生庶幾以孝恌銷其眚於
是矢心禱諸神拭巾待斃明日母有起色
而明甫遂病又七日母霍然瘥而明甫死
矣嗟乎神人感格之際微矣其孝孰與魏
武子之忠哉其仁足稱矣越明甫死二十
年其季弟爲江西觀察使泣屬予爲詩紀
之豈余咽不成辭筆且咽不能字矣爰得
詩凡十章

維岳維虞維澤具區維江之介維海之隅地以運啟
人以靈敷郁兮彬兮都彼吳趨
文教既漸仁化所函爰有喆人實張之族縮德服禮

咀蘭茹玉力不卹殫躬每及鞠
載詠白華以悅母氏孔懷弗諠維伯及季旣讓且承
孝友純備永類之錫庶幾不匱
災沴奸紀肆眚比屋室寡安饔野多暴槥華榱蔀櫓
吊唁相屬如焰燎原曾莫能撲
母氏孔老鬓華共顚厲爲不道虐是淑賢壁杼棼絲
毒火銷煙顲祇蹶后衆莫爲援
嗟嗟我母五子所依譬諸五指掌實持之掌爲不仁
五指當瘝刖其無名掌體不虧
刺心正辭虔禱諸神矢我速朽以蘇我親嗟我匪他
亦親之身旣格於天亦悼其隣
母幸有瘳子則夭折求仁得仁夫復何說五喪其一
四體臚剝幸母善飭玄壤亦悅
日居月諸星紀屢遷墓檟且材名竟鬱焉徽之不章
誰職其咎季爲飲痛且泣且宣
良史不乏立言有人豈其縫掖遂列朝紳下輝昆蟲
上燭星辰司直陳詩以告千春

程仲權先生集卷之二

新都程可中仲權甫著

五言古詩

登岱

介丘古惟尊神州絕所匹木德標東維秩宗望中域
夙昔夢丈人茲晨戒攀陟承舄亘雲氣飄袂廻鳥翼
磴陘趾代踵級危頷加膝顧視懸升者仰如綆引汲
日刖肘腔馳齊脅襟背出功隆發育權秘多靈詭跡
喜怒陰陽移押闔象緯逼海色滌奈觀土花蝕斯刻
自發二月狩遂亡五瑞輯七十二家名滋爲末季咸

別程鼎卿鼎卿之先自了里遷建昌茲遇於何儀部舟中而鼎卿羸疾巳甚予頗憂之臨別期其明年春問盟汉上

白露害原隰星杓逝西指遷客悵不留蕭晨赴河涘
寒潦况已集驚波怒如駛左席儼嘉賓言是南州士
中道嬰羸疾窮年嫓藥餌皮骨雖小極猶然恃神理
席促語轉密綢繆到桑梓在晉不忘領鴻鉅精纖起
祖德邈難述家乘莽無紀慨焉思令原所責在後死

新安江流深白雲藹墟里遲爾挐扁舟桃花泛春水

偕翁太卿齊子誠出順承門赴焦鴻臚韋園
之招遂宿萬公禪房中夜風雨大作

逝郭二三里策駕傍淸曉回矚芙容闕層城露雲表
墟里何蕭散寒煙繚幽篠白露零榆枌賴鯉呴萍沼
饁餉籬落際茅屋林樾杪塔古挺孤秀逕危入深窅
老衲茗盂香名理發玄要密談引葛藤喃喃不可了
酒禪超上乘卜酬悟邈妙野㸚殺苛禮出世得殊調
燈焰動四壁洞房閟窕窈飄風激簷瓦刁刁助悲悄
歸轡促明發迷爲入紛擾

偕胡少連柳陳甫胡仲修集曹能始廷尉

折簡肅賓從俗鞅難久稽主人每殺禮勝友恒思齊
釀朴寫淸醥擊鮮羅珍饈把臂卽入林奚待阮與稽
參老祝先爵少者躬提携款言洽素襟雅謔托良規
旣醉不及亂散步尋芳蹊煇黃衰楊堰蔥綠嘉蔬畦
壁池揚文瀾餘潤疏廻谿緣高圯噴瀉決背丹林低
負必臺九成然後爲舉跡小憇就田畯西成畢鋤犂
役勤㸚勞薪茗汁聊重賚願曠物外懷玄覽起沉迷
無爲抗塵容末路長栖栖

賦得銅溪豊森沉送曹廷尉能始還閩中

人文鬱南服閩越美巖壑固知明哲生寔爲靈秀託
所以江吳輿嶠外諧嘉樂廷評挺峻標澄襟契寥廓
旣具潘令姿亦擅茂先博鳩署久浮沉量移遂南作
法曹固淸曠鼎卿良匪惡人生貴榮名豈必擁豐爵
日月逝不處歸期會已薄睽携惜舊懽嗣倍慳前約
緬彼銅溪路悠悠夢魂各馬煩嘶不留悲風動城郭

送王曰常以喪內歸豫章

郊原動甲坼嘉候及春明友生十餘儕讌飲時相[illegible]

聯如接翼含芳比同條英貌言安足酬心賞達中誠
如何權方洽凶問來江城賢相倏見捐童嬰猶未成
寒雲獶羅襦晨日瀉柴荊臨岐各申祝我輩徒鍾情
欲賦悼亡什淒緊多悲聲

哭茂先

嚴霜殺百草朔風一何厲百草故有時所悲草中蕙
攬涕數來哲若人遽下世少小曾志學宗族頗稱悌
明經薦辟雍餘慧及六藝好惡人旣殊遇合爾自戾

蓄量苦不廓爲善亦太銳常恨慽未申先爲憂所制
病別冶城曲訃來妻江滸算橐不償責劚坎僅周棺
但有悲塡膺將誰忿裂眦徘徊松櫝間白日忽陰曀

辛丑三月携二兒入武林胡仲脩方娶匝月
去之金陵詩以送之

攬袪臨關門含情遂及訣黃鳥會變聲朱明方禪節
日苦湖雨淫昨傳海氣切破涕暫踟躕涉世多危隉
獨往氣固豪反顧肘亦掣意短言莫讐慮窮計愈拙
熱衷誰見諒執此層氷冽誤身溧濁流欲潔翻成涅
汶汶冀苟完磽磽致易缺舊京美遨遊幸舍寡延接
嗟予盡宅行對雨新婚別

靈隱寺書金剛經

結髮事探討頗窺丘索秘詎識六藉外仍存微妙義
我生適非辰悠邈值象季溧心挽冷淵受小媿非器
琅函浩莫讐海墨枯一字曲儒持其固勦言胃無忌
白日眯聪聏黃鍾引聾聵強三寧謂同奇特迥相異
密因良不忒眞論卽非戲三時薰結習一往得玄詣
誓捐最後身證取無上智祇珠故宛如亡兒暫貧匱
欲讚不成辭政得潸然淚

寄何无咎

黷黷去鄉國螢屩無寧次寒燠砭肌體寓食甘餘饐
誤聽笑鄭朴自賤類秦士蹇足臨蟻塗郄引反成躓
將無磽名鈌或復潔爲祟大言誠無當曲謹安足恃
海畔臭愈逐宮中美先忌世道久交喪薰蕕故異器
我懷曠達人絕俗蹈幽邃女蘿縮秋帶玉禾近垂穗
毋探湫中龍頷珠美深睡

哀吳典客

頹景不可持虞淵浩無涘刹那誠寄移疾若赴的矢
故人忽成故九原恨莫起著述付殺青心苦未遑已
嗟予旣同時豈不惜桑梓徒以貧窶故匿影傍墟里
雖傷年歲遷跡疏意頗邇帝鄉一何遠豈爲厭紈綺
悲哀來塡膺湯湯止藍水

送悅公去黃山

相逢抗塵容駕言自黃山芳隄灼餘絳枯桑萌初綠
覆鉢戒壇側徙一宿淫雨綿經時挾纊[illegible]未伏
時七月寒甚誑天日飛雪蠶絲小未平謝康樂衲懷非不安

從者栲其腹康衕幾朱門貴游擊華轂萬錢無下箸
焞剸若不足循乞廣見訶搏食珍踰玉定力頗自持
胡爲境所觸湖波湛空明膻穢若爲浴詭遇旣欻驪
勉留亦多悉聊蒐妙言辭屬客託文木公戚戚去湖上以平生著述屬景升錢集

贈卓秀才佛大

前脩邈已逝來哲鮮所遇乃若菰蘆人盛名起童孺
十三薦明經餘藻妙詞賦旣軼羣從上門地安足據
柳下故自聖道非日徒胷臆知野鶴姿不爲鷄羣顧

訪王德操知希齋

涉世葬多岐體道了非異至人廓無方愚爲跡所累
容飾干衆譽盛毁或至汙垢蒙俱唾逐臭亦有類
在好旣見收遇憎忽成棄孰若執其密闇默秉素位
苟無指摘端寧以孅惡謚王君善閟藏和光處吳市
嫺辭謝拘儒具才不辟吏撰製等鮑謝欲諷拗一字
十指工於倕欲呈之一技徘徊廡下春土著如傳寄
三巾老氏言聊復寓微意

贈謝學博兆子表兄

憶昔解事時懷志俱嶽嶽言携二三子延懽世悠邈
懿親豈不敦仁里誠寖託清穆遁下降夸毘凋其朴
巧詆若射影規步翻成郤比蝟轉見縮效鷔益肆搏
君子挺高節宦達如處約屈指五年長肩隨狎相樂
升沈趣旣乖龍蛇迥成各久要良未虧狹中苦不廓
詎謂遯靴近日趨悉非昨形穢隨忽忽放言甘落落
願從頹波際與子畧商確

訪章吏部元禮山居

一蒙聖聽誤八載違京邑兎缶殷雷鳴麒麟就縲縶
蚋毒曾未防蓼辛或所習龍鱗匪易攖鵬翮會當戢
詎言升山樵遂劣郎署級稼穡乘時力芙容冒秋集
每戒蕉蕘勤聊得伏臘給豈不惜懽悰沈憂適來襲
撫髀傷年馳計指虞歲入太上固自許功言貴先立
忍以休暇暫謂非忠讜急申宵占三能悉以告宰執

送吳伯乾入楚

赤曦淹西輪炎敲吹太陸病暍纍層冰息陰憶嘉木
豺虺齒方厲蛾蚋螫亦毒意慮多脊亂境危殊慘黷
旣戒氣動志亦防心役目其如善巧詆非不堅忍辱

飄風盪黃埃寒電飜白屋定力曩云固忽爲悸所觸
倉忙即于謀子行一何速帆揚疾於矢捩柁蹦洄洑
江豹淚舊班晼蘭氣應馥湘蘂去悠悠因君寄一哭

仰山

域内衆名山靈秀多晚見圖經一何略搴蹐跡亦鮮
黃山及大鄣鼎立豈云謭萬仞青芙容兩曜半巖閃
懸泉瀉銀漢星橋度淸淺墟落百餘區俛從履綦轉
夙安神物潛況得佛事藏豈待窮十洲即此已成緬

其二

絶逕翳篠箭幽壑宅豺虎下有潛龍泓頗能施甘注
緬聞鷹爪兒襲者象教主神通固叵測化身徧國土
天監幾代禪大明美皇度舍利寧不秘難爲孝陵耐
聆茲旃檀林何必異鍾阜凌空營結搆冠峯煥丹艧
誰爲此莊嚴豈爲寓公故仰山相傳爲誌公道場上人開堂中誦十二時歌故香火迄今寖盛代　太祖高皇帝建孝陵鍾山即誌公藏舍利處

端午日大柳驛呈祝無功給諫

策馬躡盤山衆壑雲相盪得爲夫子御自快茲遊壯
節適五日屆績用九年上昌歟美九節村酒旨盈盎

莫問江上魂且適客中况遙憶故籬花葵榴寂相向
秦淮家絃管龍舸沸新漲聮茲賜扇辰黃塵正十丈

新城謁王大僕忠勤祠 幷序

太僕以
肅宗皇帝特爲貴陽兵備三殿災　詔黔
蜀採木會黑白蠻爲亂久討不克道梗無
由得木太僕簡將厲卒直擣其壘蠻數萬
倉忙哭降太僕釋而不殺蠻感激導道得
大木太僕躬短衣韋屨出入深瘴中勤瘁
竟死於任　上嘉悼之贈太僕寺卿土人
爲特祠雨暘禱輒應云後若干年太僕諸
孫左司馬總督川湖貴州予受司馬恩遇
適入蜀得展謁祠下敬以此詩留志

我從濟上來東行喜龐俗形勝寡所方廿二誇嶽瀆
面海漱潔流懷岱綿平陸閥閱望介邑瑯琊俊弘族
疎槐風霜姿閭里蔭喬木頼川閑師資含潤葆終璞
亢宗啟其駿嘉會生太僕度支監呂梁萬艘裕漕粟
宣雲備雄鎮胡馬輟南牧厲夷息生齒僨帥戒妄戮

以匪阿隨故循衮徙貴竹會與三殿役子來義當速
將作徵瓌材司空日蒿目嘯羣箐林鬼剽劙伺崖谷
毒蟦勁踰石塗梗往來躅二師倉皇顧欲進輒蹻足
觥觥憑崛獸自怙久不服太僕策素定銜枚偃旌纛
疾驅壓其壘穴鼠命旋蹙啾啾三萬衆葅如盎中肉
掩羣快一屠膚功當見錄其如太上心忍賊非所欲
開壁貸勿誅革心許從淑撼天感泣聲驩氛爲停逐
顧搜楩楠珍踰畬用自瀆短衣從樵斤陟降窮顛麓
藉葛憑石唇懸纆度巖腹詛詞寫吐恍旦夜籲天祝
瘴癘既潛侵瘁劬亦殫鞠傷哉忠藎身殞焉謝榮祿
帝聞投袂咨褒典赫相續名宦禋時饗空山薦芳蘜
煌煌通德鄉冉冉枌榆綠遙遙引歸旐言言表祠屋
歲時伏臘悲簪笏擁台曲軔列逝有人湛恩銜世沐
外自典郡縣上至秉鈞軸國門及里門拖紳擊華轂
忠孝同當享天豈有私屬我從展拜餘愓然生矜肅
詵詵豈徒滋祖德席深蓄力善如不勝服禮每相勗
邇茲未艾澤祥輝迓初旭

初冬長安與莊靜甫謝于楚趙安張去華夜

集

鸜棲怪移時欲逝湫何處衝飈塵昏衢經星夜奸度
朝寒忽中人閏月已陰冱刻意求歡娛憂來反莫禦
故人敦宿約簷光遲薄暮小婦中廚跽豆觴雜無序
濁酒一再行醉醒各異趣同好指心曲剿言及時故
貴倨勢必至士防在自樹虛名暫獵得敗脂終蒙吐
蚩蚩嗟此曹吾寧抱吾素

十四日登洪山寺

幾望戒筇輿東行有攀登朝穀標增城寒荄萌芳隧
莊逵非狹邪安用界金繩百級累雲堞九逵聯星棂
明湖濡及脣南箕纏當膺偶獲多暇日言尋高臘僧
茗汁香廚春花氣車持氷聖教億萬函一一妥衣矜
其如類愚濁循業若不勝遂令昏擾性慟茲漢水澄
窮知獵名勢朝成夕已崩異議倡羣蠱嫚誇日有增
徒訮共足戒誰探最上乘徘徊層騎間搭影晦層層

買得山兒

病軀頓已極老僕蠢無伍晨起脩櫛沐四體墮難舉
背瘠瘂莫搔腰酸夜患杵隣媼有頑童畏人如厠鼠

食飫衣露醫顧蠲事新主兩緡費雖微一口累亦苦
頑童汝當知衞青曾足數

至蘄州得南京老妻病訊知所僦宅已賣

白門非本根聊活寄生枝一壓未定居萬里遄乖離
牽裾憶巾辭風諒無遠鶴詎意悲凉際三年行兩朞
持己良匪堅因人易見移北首燕已遥又西蹐峨嵋
再三嬰危疾歸恐逆輿屍忽聞老妻耗病法在不治
氣塞語轉噎悸汗如流澌倉斂壽幸免胡以供饘糜
郎探嫁時裝倒篋乏一絲褌襦沒質錢僦宅易故基
鈴犬號離落網蛛絲椎核非爲并獎誅今充市驗貲
貧惱撓心性醜獰飾容儀妻妾亦何尤安用是男兒
壯心都寸裂隱若霜刃劙老眼久雙稿淚託春露滋
敢嗔爲人負負人寧自規何哉至此極無乃天所遺
孟冬發錦城石尤無停吹改歲倏二月玄鳥飛差池
可人不如鳥中心誠媿之

飛卿孫從趙德友讀書焦山詩以勖之

邑里列華胄敝族敢稱望徒以文武資延世未淪湯
史乘書不一光昭此閭巷詎意叔季餘偷澆日異狀
處抑旣漸伏在揚亦益抗竪目縱多張鞠躬矢獨讓
避地聊自引指日肯偕喪嗟爾行最卑風格每遒上
窮理貫百氏爲文搜萬象才高遇何晚處詘神則王
近聞負笈遊金焦隔滸流淮吳出兩肘日月跳層浪
心鏡曠無翳況復得師尚祖德將誰纘宗凉爾當亢

題何侍御爲焦太史所畫謝公墩

晉綱旣不紐小康保江涘偉哉謝太傅特爲朝賢倚
營綜良亦勤清談見微旨相略豈不煜苻姚卒難死
賛土閱關中千秋露餘址誰爲宮其顛蕭疏散窓几
誰爲貌其勝妙得丹青理異契達者懷太史與杜史

西野詩爲光遠族孫太父作

頹風不可持酸鼻數先哲睠此留畬訓詩書見遺烈
儀型宛如昨史乘煩具列西野數椽屋俎豆戒芳潔
牙軸積盈架緗帙無蠹缺半規瀦清漣九仞覆巘嶪
疎花燦離落灌木盛枝葉竚瞻意徬徨恍若杖屨接
繩武會有人含悲復怡悅

龍石歌爲光遠尊人作

有山矯如龍蜿蜒川西東靈氣盤雲根上懸千歲松

瞻望何巖巖百仞摩青空未下穀城拜登爲他山攻鱗角欲凌奮颯若雷雨從何渠得若人邈焉丘壑踪其介不可轉羞與砂礫同曳杖日逍遙節然高士風

六月六日同諸君讌李伯機宅

朱光延朝曦脩砦正裴徊輕風扼簷榱籬落生纖埃良儔慕夙昔嘉辰盛追陪軿筵散長廊族進無停杯貌語不重陳令德愉中懷少長雖有倫比肩俱瓌才願言委衷愫彈射忘嫌猜餘懽悵莫留惜哉靈景頹華燭屢見跋規月當庭隈蒸敲忽如遺煩襟倏焉開

程仲權先生集卷之三

新都程可中仲權甫著

七言古詩

贈阿春

蝦蟇陵下春陽暮曾道新人不如故芳樹名花可耐攀皓齒紅顏解相妬半牀莬翡卷寒宵兩頰芙蓉湛秋露悔他不作依人鳥搨來尚逐沾泥絮門前舊識多回車酒後京箏屢移柱君不見明妃遠嫁文君寡綠綺檀槽被君誤鸞篦昏憐鏡花愁雲雨無心不堪訴

白下歸范生來問

崇臺幾成雨花亂香軿寶騎東風慣盧家穉姬初成人紺雲壓肩霞珠繫拘將靈慧作愁癡龜帳生寒氷紈暖老頭鍾情晚益眞一日花前一百巡丈夫豈爲嗁伎困壯心眼底誰堪陳文鴛枕斜忽受破剝啄過我平生親溫柔有鄉且可仕嘈嘈絲竹喧比鄰挾宮排徵供律呂洒首濡足無昏晨魚羞膾鯉意不慊恨不生壁雙麒麟歸來壁立對妻子貞遒訶庭竈烟死

場上少年笑語空多君踏雨來貧里

過吳氏竹館即事

東林畢逋鳴不休西家赤仄叫牀頭麒麟擺拉貞珉
脆鴟吻蕭颼飛甍愁藍園西偏梵宮右半畝賃當碧
於酒得錢盡結翠眉驢荷鍤願速白骨朽六博牙籌
置不理琵琶金籠七月始文甃爲臺虛九成步障牽
絲動十里平原從來少媿心毛薛二公幸不死饒他
玉樹誇兒孫殘瀝不醉塚間魂　天子非常寬酤榷
湛恩獨及杏花村

斷笄歎 小引

谷素雲有寶笄折於蹴踘咸爲惋惜爲醵
十千償之傍有詫者因作斷笄歎

比吾寸鐵霜華煜細屑于闐夜光玉隻釵曲抱雙蟠
龍低鬟點破朝雲綠耀首能輕百萬緡賤却石家珠
滿斛蹴踘排場錦合闌半空雜遝香塵飛斂鄣回身
窣倚死鳳鞢蹀碎知音稀香襦窣地釵忽躍玉龍褪
鱗光失照鄉里錢奴駭價高償趙五城傾一笑

君符弟四十

韶光過眼忽如射元宵纔曙又春社桃花一半雨中
盡梁間玄鳦如欲罵倒囊政苦無醵金解事奚奴索
文價憶昔君當總角時工文善繪多容姿弱冠功名
不到手亦知才俊偏數奇君今四十我逾八酡顏非
舊鬢成絲丈夫失意且蓬累此心安用衆人知

李如期繡蝶裙

四月吳蠶大於蟻簪火微溫繅車弄梭投盡託鄰女
工饒承未合官家貢絕憐纖腰力不勝六銖不足猶
嫌重下階裎亂態橫生雙褵滑窺蹴落英香騈繡蝶

紛隨步徙倚東風似有情掀鬧悄逐行雲起妝罷微
沾翅粉輕生憎年少多諠譁七尺圍身不任遮珠孺
欲改葬椎布惆悵西泠野水涯陌上黃金驕豈得小
窓碧栟熒煙紗鄭家俗殺封沂國白辨神情識李娃

賦得白嶽壽茅鹿門先生九十

漸江潑沫懸雲瀑靈岳連峯拄蒼昊天鄣東攬如怒
虬擎出天日相對好俏岱圖經未進紀天門一竅鑿
秋瀨常時絳雪錡松扃何年陸海移瑤島石楠陰森
沁心骨高藝香爐招五老巒巖五色發光華日月雨

九生蓀早截淵香流翡翠脂當空繡結芙容淵挹將流瀣隨斟酌藝得琅玕成拱抱璇房曲曲通仙靈巾衛詵詵馳羽葆封中詭異多秘辟域內奔趨競私禱試從天壤數名區瑰瑋無如三天都弱水蓬山望咫尺颷輪尻馬來須臾生憎誕說十洲記大笑迂傳五嶽圖風嘆霜林鶴背簇月銜氷鏊龍頷珠封秩何必存周典藏實虛誇得趙符何來紫氣瀰寰宇似為真人産東土何曲茅君遜介賓冠導蓮華被鶴羽自萌塵念落仙籍鈢聽鈞天之帝所芟守循行絲玉齊酡

顏避穀丹砂駐功吾未足君太上文章聊得見餘緒曳杖行嗟城郭新開門坐閱煙霞古臺迴岑樓十二欄闌曉聲鐘百八杵皮囊瀉酒酬麻姑石囷餘糧餉神禹妙義時教援羿經俗情久遣辭靈府黃石癡翁非帝師九十餘年事人主

長水贈鄉人張生

嗟君浮家家檇李浙江流深葽桑梓一束圖書僦舍荒半生然諾人情詭訣言一入笑生頰交道若論隱入髓堅儒識字躋廟廊錢虜持籌傲妻子敝裘戀戀胡遼歸邇來色屋無仁里煙雨樓頭蓮葉稠留君且弄鴛湖水

劉伯延三從日本歸贈以短歌

鴨綠江枯海風黑東極扶桑凋日色關酋詐力老兵事朝鮮一日不能國　天子齋宮問司馬懸師十萬戍絕域平壤小勝安足狃冠軍驕驕無乃恢公卿外庭集議封衆中承旨半遶從黃金大印繫鏊綬上公使節誠雍雍尉佗假塞未受詔舞陽倉卒先變容九重震赫投袂作特授金戈腊鯨鼉羽書百道索精甲

北悉諸徼兩邛笮我門專征上策比周豈得稱謂謂消息日傳苦異同封事詎來成擊搏撫膺東事至如此一二大吏行見削悠悠酋魄俄自褫鐃吹已奏前軍樂誰知乃有劉將軍三入酋壁如無人願使天吳鞭海若寧虎魚腹能葬身偏裨位卑在不齒寶刀不救妻孥飢田間日弄驅牛策看他麟閣圖功臣

辛丑臘月八日爲黃隱叔三十四初度微美自新安爲致雙磁觴杯是日適至青賦短歌

旭日曈曨抱高閣寒威方勁酒力弱桑弧瞥見懸當門結髮早懷四方畧數君三十倏加四昂昂已笑鷄羣鶴冨貧長物皆幻影詩書滿腹徒糟粕壯心秖合降付酒驩呼快覓鸕鷀杓平頭奴子來新安短書尺一題加餐穇滌方凾械更客未敢先驗觚稜完天回深碧螺黛濕氷凝細緻銀泥乾一注數升不足受高跗宛轉雙龍蟠牀頭有酒且盡出囊裏無錢且勿恤千里殷勤能寄將曾是君家好叔姪丈夫意氣知我誰滿眼悠悠未堪述殘冬沍寒會有盡獻歲春陽僅三日

居鄭溫泉

緇塵滿裾未遑拭朝來就浴居鄭北一泓萬顆湧明璣如沸不藉鬼薪力廿寒潤下固恒性上蒸無乃乖水德睠茲方幅內理已不可測何必尋十洲恠異詫殊域醴泉神瀵莫須有冉沐令我好容色君不聞驪山離宮如鬼工冠山傷谷行虛空玉環出浴宮雲濕海棠睡足淹初紅殘脂膩粉漂十里香波瀰瀰搖春風吁嗟此衕路傍土靈源亂瀉成荒渚頹甃不耐瓦礫滲敗壁蝕雨無完堵餘溫秖合分樵豎清漣僅足照嫫母居人太惜畚鍤勞無寧一勺煩神禹

為吳錫祉題友漁軒錫祉鐫刻為海內第一

吳郎半畝城西宅十里澂潭浸窻隙禿柳枝頭有釣綸小罷籬下無俗客自言刀筆驚絕代美名不刊垂金石鍾王而下雙胧底鳥篆雲書皆搜索三吳少年強解事誰從物外論標格到處爭倒王公屣去來早已頭須白厲宕村灣積水寒小堂秖合傍江干隔墻人語魚蝦市入座風香鮭菜盤幾聲欸乃廻塘曲湫漫炯光快心目斜陽飜浪到衡門亂船艇子如鱗簇有鮮斫作銀絲膾况遇晨朝酒初漉十指為餅大可笑一舉得魴聊自足漁兮我兮兩不知道是石交託隣座笑口不及蟠谿事三江已後為湯沐

冬夜偕吳鳳賓魏崑華黃開先隱叔程德懋集黃荆卿宅

霜月西垂夜已午檐宿稀疎寒可數䵼爐高爇虛庭燎鳳液欲枯短檠炬肉奏何煩白苧謳廚豐亂擘紅虬脯酒政不減商於酷觴飛四座疾如羽許[illegible]

露眞率雅謔當機了無迕秋枰擊碎不相下呼梟得雉色頗沮主人岸幘吟興豪舌本瀾翻霏秀句欲酬一語意未安珠玉在前羡無度解道須臾杯酒中心知已足成千古

趁阮堅之司理至京口驛金翔龍載至廣陵仗同登北固山

孤檣□秋傍寒驛憐君報謁無少暇不分趨陪上客筵寧教吟落名山屐北固空題萬歲樓江流無情剩陳迹亭古惟懸雙樹顚我醉正踞金鰲脊輕颸怒振半枯條老藤力纔欲沉石隔江招得如花仗芙蓉粉墜澄江白褰裳欲就知無梁逡巡坐惜凌風翮搔首凭欄幾許愁西來一線乾坤坼

同祝黃門曹廷尉諸公七夕讌集賦得曝衣

驚風亂觸鳴金鐵井梧一葉迎素節蒸溽吹盡西爽澄祝融旋與蓐收訣高樓日氣烘簷牙衣桁纍纍亞欲折緗紅綺綠惜顏色傾箱倒篋愁更迭天上女牛歲歲期人間瓜果家家設朱樓競得天孫巧貧女寒窓自安拙街鼓聞闔報初昏城頭纖月臨千門河淡

波流清且淺橋成烏鵲盡如髡道北鮮衣應熨帖庭中忘却仲容褌

題畫

玄雲塞天天模糊短檐地委梅花孤敝絮不暖酒無力茶鐺石鼎燒枯株三日誰問袁安宅獨往嫩策霸橋驢江頭朔風吹轉急江中巨浪如人立釣緡捲來天欲昏冰花亂擊風前笠柳條貫魚登岸口主人政沸爐中酒

汪二魯竹露齋觀奕

滿堂酬酢懽未足長者欠身覘殘燭伊誰技癢動殺機潛神歛氣事爭逐彼彊我域似可畫中權後勁頗稱肅有時內薄攻轉急有時誘敵入深伏晉甲三周華不注蜀人竟擣褒斜谷不敗先成水上軍苟活亦戒城下辱曾聞制敵用奇勝寡謀未許誇拙速直須審勢議戰守庶得策勳收邊腹亦知無補成敗數因之遂辨智愚族處勝無令驕氣盈古今那有長勝局

除夕短歌

腊月全晦歲華暮原燒偷青春微露突冷連朝待東

薪床空半夜抖殘絮年年逼除貧泥人今歲頗得貧中趣小甂宿㽦吹欲嗜擽劵都來徵逋負閉門龜縮堅不出誑言白石菴中去東隣貰酒喜盈罌西家丐米剛半釜地爐榾柮四壁紅絕勝龍涎照銀炬紈袴膏粱生無分執鞭未可吾奚慕寒我亦非智術疎自是君家合豪富且呼烎魚煖濁酒一勸一杯自寛諭妻妾牛衣坐兩頭兩兒膝畔差韶悟得歲有慶失歲罰椒花欲頌粗能句踰艾明朝老禿翁覘此足驗平生遇玉梅寒香撲鼻來大杯停手已無數

崑山訪德徵

馬鞍山前舟夜艤侵晨扣門君未起三年不見無窮思千里相尋良足喜眼中意快今為誰禿翁兩人吾與爾同枝況復生同歲同遊又得居同里蹤跡無常盟既寒容皆雖衰心未已豈有眞才猥世貧不幸虛名掛人齒避影未深猶不免射工其奈巧如此嗟我窮年費皆筆君亦晦跡泥泥滓兩人相視心莫逆有酒且酣劉伶鬼枷堰濃煙帆暫收菜畦細雨尋頰徙相驩擬作平原留重逢知從何處是天定勝人或有之君但良食予未死

閶門風雨與家兄敘叔汪獻卿德徵守一諸姪醉別

仲月晦夜寒飈狂怒濤撼舸雷遠牆官舸迷失齊門側獨㧞小艇隨波揚鷄號淅瀝猶未息衣裎濡納無輝光德徵初堅京口約獻卿未戒嘉禾航家兄亦將女夫至病色未起投藥王同扶共濟豈不快須臾風雨成乖張困我頹然坐如槁發者何遲歸何早老妻炷鷄炊糲飯醜妾擻脾剝梨棗金閶煮酒如鬱金且

拚今宵同醉倒一二弟姪殊解事千里追隨非草草自笑孱身仍蕺顏更誰直道能憐老天涯何必指胡越帆前只尺難相保酒幸未乾歌未闋城上明瞻日杲杲莫待離魂百丈牽江柳含愁岸花惱

借祝給諫崔宅宴別席上作

四月終旬看仍薄江色蕭蕭笑行槖生徒走送十百人三日未下平山閣請業成言無定期執御于狷有成諾侍食聯肱擁座隅分宵解息依牀腳東家好客別置筵前席更衣起行爵酒言未飲先飲淚恩私豈

同遊試各滿堂沮色燭花笑衆憂塡胷酒力弱此時
程生已噴然注如淄稽狂自若四方有志寧棲居經
時少別非離索自無絮語向妻兒故有遐心寄寥廓
諸君遠情誠未盡進進千里終當却鍾山雲護講堂
深歸誰共守先生約明日鍾離道上人月生夢隔江
城柝

度關山

硆砑半嶺石如齒三步一仆馬蹄血振衣欲度愁攀
陵拄杖無功足力劣憩息下瞰景忽殊麥風梅雨競

寒熱飽食驪下登不快禿盡頭顱未忍說

至大同因投丘大所致鴎江王孫書

上谷西馳四百里胡馬夕鳴朝不已南客柔脆未經
脊髮毛禿盡皮皴死行旅假息弓刀上居人寓炊氷
雪底草頭煙抹一線黑大同雄城雲中峙社土富尊
千乘王孫貝珍連萬家市停鞭四顧萩無暇凋敝中
原未有此主人索客過古寮應驗函關氣先紫探橐
旋抽故人書蠟筒剝裂墨淪昏我爾王孫三十年將
毋此生無見理白首相看莫恨晚猶勝異代徒方擬
王孫才情殊絕倫不合塵埋向朱邸憔悴甘如屈左
徒校讎不用劉中壘飲醇漁色聊自汗骯髒肯逐俗
人軌握手語君君莫嗟丈夫隨遇成天涯知己天下
一人足何勞鎖尾矜紛拏勸成鴻寶枕中秘八公何
必眞仙家與君且盡朱樓醉大同女兒嬌如花

前年吳伯乾入郢謁李本寧叅知承王幼度厚遇之歸以長書見訊予歲晏從蜀還取道特過謁謝瀕行賦此爲別

吳生往年來南荆快心滿志塵眼明龍門登罷一生

畢口口不寘王先生顧我汚垢老將死何從誤聽銜
微名蠟筒馳書千許字且慰且勗心膺傾以君高才
世絕侶橫截八埏悵延竚血汗未燥超龍來殼音試
引含宮羽莊嶽何方浪傳齊瑯琊舊族今張楚我從
西蜀還東吳訪君郢里歲云徂私幣莫展顏胡甲高
誼未報心如荼幸舍願留留不得玄雲釀雪江模糊
男兒襟期羞剌促當意千古同須臾

贈李公子宗衍

病夫萬死來西蜀肩高頂陷腓無肉馬踣劍閣駭羊

腸舟洸瀘水幾魚腹衣裎濡裂劍緱爛路衢句者來相辱自下荆門向郢里山川苞秀人文淑升階展謁李夫子盡略凉暄露心曲不親門墻十五年齒髮少疎神理足座隅侍立長公子亭亭暎人如冠玉間都都雪貴介氣盛冠儒冠服儒服篤學深窺天人際承家蚤徵文章囿行年十八巳如此何物父書不可讀葦家世業詎屑擬賝閒累葉工樹穀憶我大兒亦十八病夫溺愛如舐犢長成才品在中下適覩公子生慚恧安得遣侍公子遊日隨公子負書襆

即事調顏超

栖栖卑官奚有無荻荻詠人誠畏途陝州州丞笑未家放衙几坐成枯株五升日給不足飽怕見妻妾無完襦上計忽報當殿黜一開狂骨如欲蘇呼兒撿點來時篋幾束敝書馱㲨驢犂牛咄嗟爾何用捕鼠故不如貍奴歸來四體尚未甦二兒况復雙鵷鶵湖田二項秔秫計山堂兩壁雲烟圖每言於世寡所慊宿障文字塡胷脯醇醪不得涓滴分幾欲漁色來勾吳我曲諭君君諦聽人生何苦多相需第教微軟心靈悤寧須轟飲成大酺戢妾長保恩愛在豈羨館娃方名姝故知憤鬱無所洩分明假此聊爲娛世間安有眞得喪大道不明非丈夫

經楚

北風蹴浪花吹雪小艇依城纜江月江月江花解誤人十五年來歲月潤柳橋竹嶼花簇樓雲容烟鬟隔簾閩那待累三始稱棃羣嬌隊豔爭暎發璚室高寒難久留誰知聯服俄成訣再誤乃有髯郎來一蹶未起又逢蹶晨星易稀雲易散他家宜人別有說瞿瑜

巷將羔兒酒膏粱據得黃金穴垢淨相參理固然寶蓮多就汚泥活骨鏤心銘果若何剩看弱腕雙條脫

題仇十洲漢宮春曉卷

吳門画史矜先輩五十年前稱仇某風韻稍遜文待詔老筆不學阮家叟若論臨摹顧陸間自是國朝第一手七尺生綃三寸管貌肖天地無不有咸陽宮殿回青天太乙勾陳次第連逶迤雙闕翔丹鳳隱約金蒼瞰紫鴛陛栖無人金鑰靜殿中香獸銷沉烟增城熒熒禁籞容春色何由得遽入錦樹千章條未柔黃

鶖幾嚩聲猶滋石鯨鱗動太液波宮鴉背帶朝陽日
虯湍依稀薄昏暮殿角銀河亦西注昧爽逢閶警蹕
呼明堂天子正臨御御史豸冠司糾彈昭儀雉尾傳
臚句此時諸院寒如水朱戶金釘一時啟玉溝瀰瀰
流膏香恰是朝來罷妝洗婕妤娙娥稀見面大家才
人未承肯戚氏失所春且歌栗姬善怨恚欲死更將
螺黛添雙眉含嬌怙寵多憨癡寧忘往者王孫婦不
記微時射鳥兒相如縱橫詞賦客延壽丹青巧畫師
自憐永巷終幽怨豈料琵琶寫別離曾識平陽善歌

舞炙手可熱長公主以色事人不弊席昨日承恩今
禁錮六宮良家知多少花壓雕欄待春曉別館簫部
鬧到明寶奩獨對銅餅悄砌暖開眠玉面猧人來亂
吽金籠鳥瘦餘長袖東風惡塵滿紅茵舞力弱分將
委骨宮人邪臨風敢嘆君恩薄仇生含毫恍忽中粉
黛三千恨如昨

題余五芝畫渭濱圖贈燕京姜琴師

細其綸芳其餌三日無魚脫衣起初得魴後得鯉刺
魚見書封姜始風泱泱流瀰瀰遺响誰飄入綠綺歷

乍澂逝祖禰自齊而燕家帝里太古調時人耳恨不
駢君十手指五芝山人差賞音為貌高山與流水

雪松歌

翠馥紅香鬭韶節暖日薰晴東風劣嫣蘂靈芨擅生
意秪道欣欣盛無斁青陽謝柄青女臨繁霜一夜洗
殘熱向時芬芳不復見轉眼榮華有凋歇孤株無人
蟠澗底敢與羣芳競顏色獨有貞堅強護持時移不
改殘枝葉幽深只許巢胎禽凜冽那得來狂蝶誰教
耐此歲寒姿何物迥與凡材別君不見松頭雪

柳汀歌

璜溪瀲灩可盈掬漱石沐雲瀉清陝珮水東來亦一
泓滙向芳村紫雲曲回洲燕尾波溶溶高柳梳烟染
層綠流荇風牽引長帶岸花絢作飛霞簇行吟但和
漁父歌杜門不許俗駕辱汀風不動銀潢迴醉擁星
槎捲雙足

桃溪歌

仙源新水吹粼粼東風豔殺桃花春溪山有情花有
主安知曆朔非強秦衣冠不識人代改稼穡誰知風

俗醇自從漁郎誤相識一傳人世浪矜郎武陵椽塞
楚江愁何必更求舊津入三十六峯黃山阿上有幽
崖結琦室糅蘭可糒荷可裳郞處天遊神自壹避世
涉世了不礙清朝豈比秦鹿失

贈徐氏有序

徐氏居燕城南名某脩容長眉婉而孱怯母徐媪黠悍婦也虐氏之同輩罵詈鞭笞日滿於室氏以貌故貴介之轍恒錯於戶日致賚贈不訾舉家賴以給又懼其得貴介志或有他輒以威刼其心即罵詈鞭笞不及氏意實在氏也惴惴晝夜寢與食盡皆惟若及之不如遄死耳氏自言爲良家女父劉三四歲棄之宋家宋善視之笄而爲倡有黠少年吳某與之狎誓託終身宋家疑爲黠少年所挾圖重值鬻之徐雖艱楚不堪忍死待吳耳予哀之爲賦短歌

妾住城南深幾曲曉窻盈盈綱煙縠玉凰分將釵影寒金蛾澹却眉痕綠初心何敢忘椎布良家曾是占名族錦瑟絃絃柱斷腸嬌歌字字含清商宵殘蘂弱問文席焰冷都梁散妙香稱腰帶委雙龍玦對面屏遮七寶牀春去秋來愁幾許瓜期已過那堪數絡緯新啼井上聲鴛央未改機中譜帛書鳴鴈阻關河鐵馬當窻雜風雨他鄉豈少催歸鳥空庭偏長相思樹城中輕薄兒桑間頗相識微盼生輝光底用矜容飾越羅單衫杏子黃秦珠小瑱明月色西隣宋玉賦未工再笑重覩傾人國輕薄徒悅妾容姿妾心如蘗君豈知㶊弧已教收棄女胡笳不見贖文姬羞同柳絮偏隨浪欲詠桃夭更後時終曲無人解寄意流波何處通微詞慵妝掩淚對蕭晨佛火熒熒一病身秪拚朱顏棄黃土寧甘繡閣娛青春狂童多自無仙骨久悞雲英不嫁人

東風掠亂花如許隻燕無歸泣庭樹弱態曾經掌上憐佳期非比桑間遇百日主人未盡歡一言媒妁翻成妬難持舊寵還向今肯道新恩不如故𦶟鴨爐邊夜不還鳴鷄窻外月空睹巫雨巫雲夜夢闌桃葉桃

根度江去

潞河留別何穉孝儀部

何郎十載淹郎署一官嬰鱗如塵土迢遙萬里落炎荒咫尺閶闔阻雲路都門寒日淡無輝遷客蕭蕭問征侶空囊猶剩道途身薄祿向盡貧客稍買舟潞河不得發竟月淹留蓼花渚燒燈倒甕惜景光撫事題詩紀行旅擊節哀歌[illegible]楚聲天涯南北片帆輕暗風吹雨向何處白雲夢斷蒼梧城

程仲權先生集卷之四

新都程可中仲權著

五言律詩

由新安江趨武林舟中雜言

野宿初逢夜寒流日向東月生山枕上天遠柁樓中哀響聞殘杵孤蹤隨短蓬莽蒼看不極惟有夢魂通

其二

宛轉臨溪路青帘颭雨絲井烟環數戶農事畢三時曉漲沉魚筍寒沙到犬籬濁醪殊解事政與悶爲期

其三

鵂鶹啼未歇微月抱空洲野鬼吹燐火妖狐戴髑髏暗跳聞尺鯉明發尚孤舟湫湫浮生理令人深旅愁

其四

刀耕窮瘠土戎菽蔽高原山市雲扶棧村春水滿門待霜籠橘柚當暮擷蘭蓀莫討衣冠陋猶看古俗存

其五

樵蘇何處入葛藟引梯長斷水龍遺蛻空巖麝瘞香浪花翻側石潭影掛危檣行藉方舟力因之憶濫觴

其六

海上嚴初解鯨波偃戰鋒都城千雉舉市榷五民供
月朏潮痕長潭腥雨意濃南屏林薄外十里送清鐘

其七

樓櫓如鱗次湖山莽四圍霞標分岸出雲影挾江飛
魚市氷鮮過甜田歲賦微三條遊冶路羅綺競容輝

李奉常園

不謂從闤闠居然嘉樹林但教花似繡何用谷名金
乳雀風檐亂涎蝸石磴陰莫芟書帶草留覆墨池深

其二

仄徑城尖底池亭高下宜雨斑石竹淚風軟海棠絲
佚局無遺譜名家自世資閒居鵾鷄在猶誦奉常詩
太常李獻稱國手欲著爲譜附開名集後未成故末句及之

遊醴泉寺

丹碧何年寺齊梁舊有名雙林金地冷叢薄野烟生
谷響延疎磬泉香釀落英聖僧趺坐處風雨護山精

其二

背寺山如扆澄湖入抱來分行存老樹拾級得荒臺
背井幹欹石豐碑字蝕苔攀蹺無限意寒日忽西頹

其三

生無濟勝具一息遠公房鉢飯來貧里松鐙閉影堂
龐眉僧臘古心定法雲涼火宅何深戀因思借上方

其四

晴嵐收晚翠寒色滿袈裟怒石風相擊危峯月自斜
倦餘思杖几話久進茶瓜夜寂經壇外繽紛見四花

劉上舍園亭

地迥亭臺古園居景物殊隔花邀小妓分竹出行厨
夜碓喧舂漲寒汀冐綠蒲子猷騃自可一問主人無

邢子愿太僕見存走答

客次無停軌林居自野心雨鳴山夢寂花老旅魂禁
杏燧迎朱序槐陰下綠沉囊書報臨邑珍重有來禽

臥病龍泉寺

莫傷流寓跡瓢笠故相憐律淨同僧夏書遙是客年
氷壺儲海月風篠梟廚烟行藥松門晚清羸稱病緣

姚百雉自臨邑來會將之沂山謁戴觀察賦別

聞汝如臨邑巾車何太遲朋都見容飾感槩得襟期
屏履諸侯供郵筒故國思願言尋舊社日誦叔綸詩

新城留別王藎卿

羈魂良可惻旅病故相兼却喜經旬雨能清五日炎
食新年麥過戀舊酒杯淹聦此栖栖者虛憐突未黔

訪王孺和秀才

野潦沿荒岡幽花匝敝廬青氈貧自得綵筆徤誰如
篝火分藜杖芸香落蠹魚五經存腹笥莫笑午酣餘

送章元禮吏部左遷羅定

幾年稱水鑑一日罷為郎感激辭天陛艱危就瘴鄉
日勞憂國是誰為表官常回首談天處寒飛六月霜

其二

詔籍名猶借君恩轉覺饒朱陵南紀盡丹闕北辰遙
安置懸荒裔明良願聖朝桄榔林樹外僕馬影蕭蕭

其三

風雲嗟遇合粉署日翩翩讜論從中懟官俄報左遷
霧看蜍瘴至月為孕珠圓椰酒頻堪醉能忘百粵天

其四

天末歲莫測臣節苦如斯謠詠工何甚蜨蜷妬自宜
村烟連島嶼人語入侏離半夜虛前席應深賈誼思

寺夜

遊遠方難定愁深夜易央媚狐窺暗壁饑鼠吊空梁
碎影刀頭月寒聲杵外霜此時寄衣婦閨淚滿巾箱

乘月登靈巖

問寺渾忘遠蕭蕭傍晚行過橋隥屢折觸石馬頻驚
壑轉鐘聲遞林開火亂明解鞍香積下僧定欲深更

通州雜詩

問爾何逢集因君有夙期市喧偏近耳井渫却妨脾
委頓兼旬病飛揚五字詩傍人成去就衰白感栖遲

其二

五馬諸侯服重溟百谷王島夷膻漢幣場鹵涌胡商
度曲江東苧行吟陌上桑饑鳶看跕水卑隰覺他鄉

其三

凌雲連甲第帶郭拓名園肉奏紅牙按鬢傳翠釜燔
吠鳴羣入幕趨避有踰垣世已輕蓬累吾徒笑槃援

其四

賧有莬裘計虛閒沮溺犁笠豚人乳飼金鴨膺膌薫
粉汗揮階雨花光結檻雲冢卿不修幣無乃愛華芬

其五

樓櫓沿江涘狼山誰勒銘餘氛春信急毒雨夜潮腥
上將煩征守中原藉牧寧逢壺一卷石直欲作刀硎

其六

郵書傳部史又爲省耕來甲子愁陰雨丁夫困草萊
燅心應自許茶色漸看回欲作鐲租請軍與日夜催

其七

對嶼城南寺相傳天聖初寶蓮千葉古銀杏十尋餘
遺燹方成㒒精藍半未除珠龕空佛日檀越轉星疎

其八

聞道前遊擊徵兵向海涯裲襠銷蟣虱旌旆怒龍蛇
曊敢詠兆賈徒能難趦斉論材疑跅跎或恐費官家

其九

刺史忠勤著端居攬百憂盛氏存至慮戍土慕前修
雷挾金鎚隱雲排粉堞周高憑烟樹表疑是蜃爲樓

其十

涔涔山雨暗漠漠海雲長價踊魚蝦市田荒雁鶩場
櫧風晞素髮篝火炙匡床傳說佳公子無由過賣漿

巳亥元正積雨長干巷病不得歸倚戶呻吟

漫成十首

燒竹驚殘夢房蘇暖自如王正春後紀客歲病中除
暘雨勿芒卜禨祥太史書秦淮楊柳陌金粉未全舒

其二

土牛何太駛農事動東菑戶墐迎曦啟尸居避世宜
辛盤聊免俗僻雪已流澌屢約尋靈谷梅花故後期

其三

忽訝流光迅鷃栖殊黯然夢淹兒女夜老入道塗年
緗淚時時濺秣韶處處妍舊來桃葉妓錦瑟不堪絃

其四

屐齒何復再陰曀亦多時衕濘稀來轍厨烟斷近炊
尊虛謀醉少家遠得歸遲休問饒生事東皐苦未知

其五

漫滅看懷刺幽偏得野堂隙垣風撼燭傾棟雨移床
齋許高僧供機因靜者忘君卿唇舌在不敢過金張

其六

犬馬今番及陽和肯散貧窮㮰先結暝末路未逢辰
白眼終虞悔青山晩見親家無田井稅天地有逋民

其七

塵䄙憐討左朝鏡笑年侵易赧廻雙頰如灰剩寸心
化柔從繞指絕調謝知音夙昔追遊地齊盟杳莫尋

其八

䦨說鄣山路氏饑盜屢驚斗牛寒射劒庚癸夜呼城
移粟今無望攜家向未成新安饑輔郡土瘠懶刀耕

其九

携熊翻成辱循墻未見恭漆身羞國士餬口困書傭
阮沮來時色難追去者蹤何如窮巷底偃臥過高春

其十

四載妻孥怨寒饑日倚門颻兩將數紙絮語報諸昆
意失身慙影哀深淚變痕牛衣歸可擁忍負屢屢恩

暮春君衡招飲寶林菴

夙有林中約新逢郭外晴山延樵斧過巷轉緯車鳴
僧榻何妨久朋尊徙戒盈巖城報將鑰人語月華生

汪民中自淮南別予十載忽有緘報賦荅

別爾淮南去言從薊北來蔦肩仍賤相駿骨秪荒臺
多病孤懷減浮名衆耳猜猶知故人意不忍舊盟灰

贈秦素素

不道韶年擲惟傷夙願乖叢蘭寒縞帶儀鳳落瑤釵
弱息堪誰託餘驩與子偕常留花底月耿耿鑒孤懷

其二

時云金屋好強笑淚猶含理曲琴心亂臨粧鏡影慚
芭蕉殘雨夢鸚鵡惱春酣片語心堪矢何勞致再三

病肺

倦遊三易夏肺病遂如斯針砭羣工費尪羸孺妾持
有身知幻本未瞑莫生期何肉經旬斷齋心禮藥師

病起過玉軒上人竹下偕柳陳父諸丈小酌

閉病無門刺跳遊遠市聲㸃從茶話減風傍酒狂生
竹下饑鴟羣林稍雉堞平亦知塵網數清淨片時情

穀雨前二日集馬姬顧曲堂有友寄蘭花松
蘿茶至分得風字

行樂趁春風還矜財服同茜英花易愈黃鳥舌初工

窗室宜蘭具故鄉思茗叢芳心持不定其奈醉醒中

送于文若尚寶入賀　千秋

茗椀香初釅藥欄紅未稀又爲嵩祝去暫作倦遊歸
途遠煩脂轄塵香累浣衣舊時京邸客迎爾古歡違

過何叔度

因君來宛上棲泊任乾坤霜葉沿溪路寒雲掩華門
旅程淹酒釅愁眼炙燈昏共爾天涯夢黃山近舊村

吳嗣先席上送陳匡左廷尉以使還里

清夜難重卜離觴忍少辭總憐岐路轍堪此沍寒時

肺石人俱頌心旌我獨馳寄言匡處士勸駕在瓜期

送吳季常歸新安兼寄其兄季和

輿馬明當發天寒戒贊途墟烟吹雪捲澗溜入氷枯
旅意知家近鄉音度嶺殊而兄美容止能遲別來鬚

俞孟武白門移家

幾年書問闕今日罷官還素食枓杅潔端居几閣閒
躭詩酬逸句善酒得韶顏萬事成功退浮雲了不關

十二月廿三日出安德門留別

病起將除歲春歸候改何烈風鳴劍吹殘雨闇城堙
路鬼郵捨伺胡姬宛轉耀尊前頻泣下爲爾拭紅巾

江寧鎮先遣阿進回

叅程牛渚北再舍鳳城南寒潦妨周道晨星趁步擔
老從鬚髩笑困恐夢魂慚尚怪郵籤誤先馳淚半函

姑熟

感地傳南渡增城制上游可兒呼處仲良友負周侯
花沒青山屐漚藏采石舟蕭疎廛市晚一倍旅人愁

曉趨南陵

燭跋更稱盤山輿路漸層森林侵曉霧綱壁過冬藤

野飼椎水爨危巔梯雪登牛衣思擁處秪見沍寒增

過三日

擇逕遵叢篠傳餐投華門棗梨環市墜鼯鼪語籬根
溪曲勞頻揭山寒頻作飛故園生死外書問幾人存

踰嶺

行行傷足繭踰嶺得原平澌水防春漲燔山預火耕
賦同勝壤則鄉表昔賢名近日多徵使村村鬧吠聲

雄路

策歸歸始得殘歲歲云征去短依村堠途難詠僕痡

花妻砧上練亡子襪中珠四載無家嘆憂來事事虞

宿篁墩

瞑烟茅店小寒日荀輿低影謝孤征雁魂殘初唱鷄
虎汙神自滌蹈死志還賁何處傭春便吳門室可携

入門

入門恰昏暮隣燭接輕煙墐戶虞寒剩桃符得歲先
晴檐乾鵲喜春版土牛傳兒女燈前意恒饑訴昔年

除夜

涉世多窮轍寘身寧下流勞薪寒夜火脫粟問朝謀
媚竈脩恒祀書雲祝有秋古梅微破萼慰藉到墻頭

予浪遊四年于外萬曆己亥在白門無能爲歸棗淹至十二月廿二日方得潛出安德門及抵家則除夕向昏矣北以無定迹詩稿盡失道中凡得詩十首元日試筆聊録存之

龍山院訪靜上人

問訊龍山院崖陰欵竹扉暖侵簷日靜夕霽井烟微
乘夜衣誰得凌空錫自飛津梁知未厭吾意在初機

龍山院爲先少師捌屨廢履與近得靜上人

住持

避徑沿深竹當門引洌泉梵宮清淨域宋室宰官緣

決賞千函秘心燈幾葉傳對君嗟象季或值中興年

斷酒

斷酒盟方決憐春意未舒濕煙籠壁暝細雨荀茶初
理絕窺玄竅心空契梵書買山何必遠即此化人居

讀潘景升白嶽壁間題句

接軫超名嶽幽尋迹自稀罡風隨壑轉靈雨雜花飛
覲帝金庭秘懷僊玉洞微壁間雙綠字誰與悟真機

偕景升登仰山挾以女星者隨

不憚千盤險因君暫一過傳餐依土室飛馭控星娥
谷僻藏華界崖空注玉河未能全道力到座敢辭訶

仰山蘭若落成

梁唐不可紀世代幾荒蕪草捌初因得莘嚴依報殊
飛甍衆宿拱敷座萬靈扶慧月空池外光涵帝網珠

淨業樓

名迹勞頻夢塵心忽自怡鼎煙徵難燼簷日放叅移
慈竹依雲徙香粳渐月炊舊聞殊勝殿何必在須彌

藍園與景升吳季和叔承分得臨字

客屏聯無間輕絺夏欲臨曉紅芳樹盡寒碧曲池深

旋馬迷金埒分樓下翠岑鐘情間隔院絲肉有嘉音

代素君答景升

囊括懸河口灰寒犒玉心下簾探避影抽軫謝知音
殘曆辭朝鏡貞魂何夜余盡田雙杵臼政恐不堪尋

民逸叔喪内假吳氏館奉唁

破涕難為笑鐘情仍自嘲傳從中壘續書倦北堂抄
岸石牽魚荇簷花薰燕巢不堪寨蕙帳空館寄寒郊

吳太醫過溪上

自逃林莽跡偏有朮芝緣爆藥延山日求源涉礀烟

谷香知麝瘞壑潤探龍眠何許胡麻屑潛流石髓邊

寄吳公望

積暑堪流石迎秋已伏金炎歊吹斷野午日熾高林
禿塵思立論援琴怨賞音如何月鏡裏秖爲聖檀心

寄吳丈人八公亭

名園高選地圻岸曲依村月樹翻池影雲泉漱石根
道從鴻寶悟術驗谷神存駿鹿稀儔侶青霞閉洞門

秋日

少事經旬臥恒饑併日炊休糧無妙術削草有新辭
桑土先陰雨茅簷待晚颸莫言蒲柳賤松桂自容姿

問石公病

清涼不可[illegible]安隱問吾師既悟身成幻應觀病復誰
鼎烟[illegible]庭露中秋緒世法看如此津梁未許疲

載占

載占流火候林樾動秋姿委巷荆榛蔽荒田雀鼠遺
苦吟傷雅頌多病怨巫醫自愛墻東影狂飈政四馳

弘上座新築精舍上座有師祖日如喧戒行
極嚴

恭方知未暇小築闕清幽丈室環獅座坳堂駛芥舟
因人調世法閉戶得天遊好受頭陀戒還依老比丘

吳生試南宮初給官帶

皂蓋青絲騎遙從建業回智圓無礙跡名泰見通才
妙筆辭南省新銜待上台西清清切地鳳沼珮聲來

重九後三日民逸叔以五十一初度禮佛龍
山院携酒壽之

踰艾憐癡叔齋心禮梵王霜粳香入鉢露竹翠沾裳
術厭應賢劫堪遊暫醉鄉無將萸菊興寂寞下繩床

過孫汝克先生溪館

丹檻明秋水荊扉側石支突寒貧味道筆健老修辭
鑒納終誰合薰蕕豈並持昌被看後進吾轉藉師資

過訪吳季和

南阮貧何似西方觀可成宅迴門逕近輿洽鼎彝清
雜薜尋初服禽魚問狎盟脩髯舊如戟無乃二毛生

仰山雪後探龍泓

極及買餘勇數里入深幽松偃支危棧泉迸斷暗流
崗枯寒鳥息耐冷澗花留卓錫層氷底還疑有伏虯

與諸丈坐枰石

瀞勝誇玄度還能振袂從爐薰依砥石杖影落危峯
壁觀堪遺刼天遊莫問蹤古梅寒自保含蕚戀殘冬

從那伽菴訪吳子野

一春思晤對十日遞陰晴檻兩疏花氣林風變鳥聲
綠尊存晚計白首任寒盟不信儒兼釋悠悠未定名

行散至先宋少師墓返酌族人池上館

溪山寧戀汝物色似嗔人草沒堂封古苔緣碣字堙
每憐家與政故許里稱仁隔岸閭相命桃花洲畔春

二月廿二日雨携二兒至屯游眞舟

登臨憐長逝榆枌笑遠圖芳春三月殢窮路二兒俱
雨脚林猶闇溪痕壁漸枯暮鐘催繫艇村酒隔籬呼

黃隱叔自舍中扶病來送

怪爾何多病知予且薄遊糧嗟三月聚艾悔七年求
善攝申遙祝冥飛戒近憂悲深不成泣烟水咽空洲

送汪純白之永嘉兼訊何无咎

花穠寧不惜杯釅政堪銜旭日瞳行李春寒中短衫
背城重轍路投驛隔江帆雁宕年年夢因風寄一械

棲松隱師房定公自無門洞來訪送至湖上

久是無家客新從度世師棲籠成幻寄負壁息狂馳
分鉢收餘粒拈花惜剩枝送君湖曲去綠雨暗郊圻

佛誕日赴上方放生齋會

上方知不遠寶樹引行跡池雨朝增潤幡風午自旋
剩緣消口意初願及禽魚何用龍天供厨香過野蔬

自提升邸舍歸靈隱寺

湖面鳴蘭槳山腰達板扉茜英啼鴂過露葉浴猿稀
寓食貪趨寺分寒念解衣得君貧自慰非爲勝來肥

將如金鼎郎事

幻住亦成厭瀕行仍自傷屢期朝理楫多阻宿舂糧
古木京村墅清江影客裝先聲託殘夢乘月報横塘

其二

改火時頻禪舍冰暍暫消神憐稱貸沮色畏市思驕
息影猶防日謀餐屢廢朝俗情難滌盡避地未能逢

塘栖遇超然上人茶庵

半百塘西路尋常郭外緣檀那貧轉卯藥褁病翻延
凫雁喧村渡菰蒲誤客船坐予蓮宇下一縷上茶烟

八月十三日范東生載酒虎丘

地當微營後秋逾再宵中劊石筵爭據循橋舶暗通
林鐘延曉韻桂露濕寒叢餘興能重約清輝可許同

陪阮堅之司理宴蕭氏莊

郡郭遙招客尊罍近小城隔花歌競奏在野發粗成
燭短頻藏跋鐘殘仍遞聲應憐徒步者犯露故宵征

十六與阮司理别

市屠吾暫士官舸爾能詩圓景未終賞流商多别音
苟疏寒暗襲尊倚騂初侵豈有璉璐好君知非善淫

同汪君觀范東生王允賓飲王胤昌邸

屢期良不爽此意亦成殷井牒通隣汲槐陰隔市分
當機訓雅謔揚觶得微醺莫漫愁供具枯魚腊可焚

宿涵月上人樓

半程塘上路幾折竹間樓壑瘞龍文七橋吞鷁綵舟
蹟傳憨棄井諱避武名丘小摘憐叢茗香留片葉秋

范東生園成

盡憐新築好誰諒故情違袒右驚羣諜圖南奮獨飛
風醇貧欲買土瘠稔堪饑昨日分梧竹凉陰驟滿扉

其二

拓地方盈畝探囊尚幾緡學葵應驗智習蓼故含辛
竹翳昏池面墻欹枕樹身板輿循輭徑何許御慈親

其三

市隧奇能占柴荆傲豈妨山邀簷影暝水沁檻雲凉
集苑禽多乳辭淤蓮欲房坐虞揮麈處花雨撼魚床

其四

偶爾堂初落因之逕屢穿闔門嗟蔥徙攢樹教鶯遷
羞客鱗時網謀餐硯可田但令䰟夢愜身世兩堪捐

壽近松上人六十

夏臘今凡幾津梁猶未涯虎林開士藪鷲嶺茈王家
彈指超賢刼冥心轉法華有時隨錫杖九里蹈松花

夜集范東生宅于且與隱叔北渡東生及王
胤昌允賓入浙

燭燼童催剪杯殘客起譚指心方欲誓噫氣忽成嗟
風怒肌如砭霜嚴髩以華明朝燕水上南北旅魂睽

偕黃荆卿黃隱叔程德懋夜集吳鳳賓

桂醑迎冬釀蘭餚戒宿調雲寒檐結暝月朏燭分宵
人訝千夫特詩憐隻韻驕留兕驪未足羣籟正刁刁

偕諸友遊半湯出北門途中即景

宿約期無負晨輿興轉饒雨寒花不競塗濘馬偏驕
堞里緣山靜犇出郭遙到來俱自適何必詫聯鑣

其二

良朋方繾綣勝地復周旋晴色春偏靳花期今故延
草薰依競圻柳困愜初眠聞道珠泉沸能令疾疢蠲

偕諸友過張儀卿莊

出城見籃轝雨意政蕭騷但會芹茨趣何妨杖屨勞
暝雲隨客駐春潦接檐高巖壑連宵夢塵囂暫一逃

半湯寺

遊欣再得[illegible]往愜前期捫壁雲生肘凭欄水鑑眉
依人禽性擾匝院竹名慈欲問傳燈意伊誰契獨知

其二

花事已無剩春衣仍未單黍香茅舍午草宿水田寒
石罅泉千沸崖陰路幾盤如何藜杖底跬步有奇觀

其三

地豈潛陽燧山因[illegible]沸泉刼灰薪未燼空火石猶然
覆簣緣[illegible]出沿岡引穴穿不知樵爨[illegible]

其四

對適予恒慣幽探客偶同柳風邀白袷花霧濯青驄
山古樵蘇僻村貧稼穡工含桃餘鳥啄仍得幾株紅

遊大力山

逕仄輕輿便村深古寺貧春泉花釀醴陰壁鬼吹燐
稗筍充厨長慈烏下食馴宿根如未昧幻得再來身

春夜與馬秀才話別

以我羈棲久逢君旅況同小廉[illegible]轉惜疎節老難丁

柳妬春醪碧花妨夜燭紅明朝荒郭外車馬自西東

舟中懷程德懋

出郭未三舍夢君凡再宵朱甍花外寺青旆柳邊橋
意往堪誰喻愁來不自聊急需床下酒一爲浣煩囂

留別黃隱叔

久客逢春閏棠梨仍未花玩時肢漸竄失歲鬢增華
和寡寧矜曲歸遲翻畏家即今看邑屋吾敢厭天涯

其二

欲留留未得臨發轉依依晴雨頻占角寒温屢問衣

帆將雲影亂淚濺浪花飛莫負湖山約輕裝下翠微

巖隱君莊宿

忻留忽成信從發轉難堪背檻多圍竹腰鐮適刈藍
簟風消午倦荷露漱朝酣掇此幽棲趣還同靜者談

送許亨之吳伯始歸鄉時伯始有家難許以
內親同歸爲解

別筵未及醉立馬古城堙心許齊盟固形忘異姓親
遠氛吹瀉暑積雨暗蕭晨排難應多術寍肯爲帝秦

雨中集清凉寺送梅子馬赴楚曹能始同陳
唯泰還閩

閩嶠行當邁荊門去幾回競持難盡意猶進未殘杯
風雨防江嘯蒹葭帖岸頹峭帆相背發日暮浪花催

江東城樓重送梅子馬之任艮鄉簿

新亭黃蘖路杯酒暫相憐莫厭長沙濕應多短簿賢
芷蘭知歲晏蒲柳得秋先好綴中流楫江妃佩欲捐

詠芳草

自抱萌生理菲茸故不禁燒痕窺雪淺雨色染春深
河畔愁如積天涯夢易尋越他遊冶客嘶馬向花陰

金季黃長予十年以萬曆癸卯歲正月十七
日初度予同寓金陵詩以壽之時季黃病
日方起

遜爾十年長憐予孤旅同空花隨眚失新草藉遊工
鬢短術痕外形癯杖影中上元昨夜酒留對壁燈紅

銅井道中

去馬秋能健歸懷困暫通水洸江畫壁霜淨雁書空
尨[illegible]占村古箔畬得歲豐依誰成旅宿篝火護飛蟲

旌德道中

底用嗟勞役空山行自幽曉雲梳樹出清溜篆沙流
稅畢收蠶市場喧過麥秋驛傳東海信政恐有征求

過黃氏兄弟留欵

策歸斯屢失慭別見還疑每悼家羅難徒從客借賓
菜鮭成畬欵梧竹對寒姿衛疾教防酒情親未得辭

偕民逸叔訪吳季和子野時季和民逸各訴

睽居之敘

三年睽遠訊十里近芳村意減嗟中債情深進裏言
寒林月戴魄陰壁雨微痕不寐愁更永仍親未酬尊

辰兒自金川持景升東生書至

欵戶問吳語雙魚來短緘隔年浮震澤盡夏住靈巖
撫巳傷今昔憑誰辨聖凡琵琶舟夜妓借問舊青衫

移家白門留別諸親友

草率眞堪譴苛求卒未休吳舠春欲買防基雨仍修
酸鼻辭親故先聲託置郵不緣汙易納總爲潔生尤

行至崇德遇靈質叔祖公權弟命舟追送相
隨兩日夜且約明年會余金陵

老我逢携室逢君次樂兒懽濃宵易旦約定歲爲期
蚚尾行聯舸分蹤哭向岐共將尊畔淚寒雨對絲絲

德闇弟雨中携酒追送長水城下賦此爲謝

族好憔吾弟情眞爾更親飄零當老齒愁苦送芳辰
酒榼依隣棹郵筒寄路人駐帆甦成醉巳拚客中身

五月初四日同祝無功先生雨發滁陽遣謝
諸送者

計程僅三舍爲日將盈旬柳風邀偃蓋塗濘避漸輪
去者意殊忍隨君情未伸人生非禽鹿那得羣相親

宿大店驛

意愈發爲減塗脩馬亦煩月遲窓避曉雲斷樹留昏
覆土多新壠炊煙少舊村無端桐柏水偏解愴人魂

過固鎭省族人族人言此地自河患後人家
半漂沒非復舊過時景象

觸目驚非舊因君得暫留橫流橋面出殘市樹根收
半作無家別仍供不藝求環封多赤地遺種失來牟

宿靈巖寺

擇逕遵盤谷聞鐘駐筍輿檀那金地往苦行雪山餘
風定古鈴語苔枯認壁書信衣今幾葉榛棘翦公除

其二

海內摽殊勝齊東舊佛塲玉泉翻紺乳椒壁結紅香作務石田稔放叅山日長如何舍利塔不現白毫光

其三

末法經陵替茲山更苦辛僧無文字慧厨有傳郵貧亞榻藤陰淨依庭鳥性馴宗風胡不競滿眼揔波旬

其四

法喜聊沾飽窮探未厭遥條涼深護𤓰樹稿尚蒸條砌曲撑殘碣峯腰閉古寮宿因如戀此塵鞅奈明朝

宿任丘縣即事

馬迫仍官道年饑及旅人樹涼迎庇雨月白誘窺晨縮枕防隤壁移鐙避落塵政閒先堠館亦以㑹來賔

董吏部次元庭下小山

下馬塵方拭摳衣磴遂捫如何從帝里先自得仙源月朏昏池鏡嵐沉冷洞門懸知簪笏侶意遠薜蘿尊

其二

勝拓追陪地惟尋澣沐辰傍天雲五色窺牖日重輪比律禽言巧伺人花意親莫愁環珮倦芳草碧成茵

其三

文軒雖屢過苔徑未教開筍立侵檐石帷張覆砌槐簾波風故漾鼎篆火初灰門外傳過象朝班散亂回

其四

不辨遺根處都忘覆簣時菁葱如欲滴突兀似無基壑潤知含璞松蟠待骨絲玄言方就理門謁且須辭

臥內梅花

自遇雕房叅都忘玉笛腔香潛思透幌影倦怯移缸蒸蔓烟縈鼎窺枝月印窻不勞宮內妬寒骨早先降

十一月廿九日出德勝門明日度居庸關宿

岔道

志遠行初勇都來一日程馬遲同侶咎雞早去魂驚日杲饒飛雪山昏恔放晴縱令編口外猶此笑宵征

普濟寺雜詩

仲月月當晦大寒寒正增隱如肌受砭僵訝髓將凝荒磧村無點巖關戍幾層豈愚甘道殣國士媿予曾

其二

桑乾怒氷底風斷石仍飛宿飽傳村飯故交存布衣

鎮樓雄自若幕府遠相違聞道開平北蹄林念暫稀

其三

邅廻困中路利涉赴南臯平堞藏香刹危隄嚙怒濤
鞾金留笑貌鐫石紀成勞繭足知難達靑天蜀道高

其四

境寂翻無寐魂跳恒自虞𧈅𧈢提筋舞魍魎蔭簾呼
行止何關汝窮愁已證吾亦知嫖騎貴詎易笑人奴

鷗江王孫白雪樓

傑構臨虛廓僊靈時往還複簷盤斗極虛牖嗽河山

高臥人元傲追陪客幾閒興來孤詠發淸韻滿塵寰

宿海會堂

不寐宵踰午薰爐靜自溫瀑泉翻屋脊山月出林根
仰擬生虛照依空得妙存只從蓮葉頂禮象王尊

予宿欽南宗上人及來峨嵋而上人適叅方

予留海會堂忽忽數日而去

見說宗風邈來嗜能大師竹堪疏糲徙心與妙巖期
窓語流空籟爐薰逗晩飈記看庭下樹何日長東枝

夜集李本石蔺玉堂陳賞古圖器

有客脂車至多君跋屐迎問誰稱介弟知季故難兄
鼎彝商周款圖摽顧陸名公車行且上珍重此時情

飮李叅知宅向夜移尊魏頡超城下別業

訂約頻年外情親盡日陪酒分城外墅花卷水邊臺
欵語將宵判延驩畏旦催峭寒呼半臂霜氣激庭隈

丁達甫鄉居

嗜靜心如痗知非意或懲君寧希汶上世已誚於陵
疏糲權家窘汙邪祝歲登傍湖鮭菜賤時得酒盈升

其二

孏嫚憐生性尫羸怪病身跡疎修問寡意昵寘餐頻
織葺憑安堵叢花託寄親久知愁客奉猶自諱言貧

舶黃州不得登岸覩王勁之

兀處應誰惜傳聞壺政宜衆狂翻見詈同病始相悲
著述堪延死披吟足樂饑遠持千里恨秖得水濱知

舟夜同何穉孝儀部程鼎卿得愁字

旅泊嚴城下孤檣耿暮愁罥胡沿岸曲傖鬼嘯空洲
鳥夢烟中樹星搖江上樓故園天際外起坐望牽牛

同穉孝鼎卿詠津鼓限陽字

戍鼓何蕭索關關水一方停棹留噎月流響激繁霜
鄉夢秋難穩津樓夜正央三撾遺譜失悲壯憶漁陽

詠浦樹限青字

苑[illegible]帆前樹霏微冒遠汀接烟蔵澤國含雨暗津亭
隱隱依茅屋垂垂繫釣舲相思江上望一歲一回青

詠漁火限寒字

榜歌何處落漠漠水雲寒數點分江色微明傍野湍
波翻星不定岸圻燒同看涉客勞相慕津梁轉覺難

詠沙岸限沙字

蓬窓不自得隨意坐高沙痕蝕漁梁淺莎連鳥跡斜
善崩防岸柳餘潤長汀花最喜行粘屐沿流到酒家

寺

天寒蕭寺靜戢羽戀深枝毒雨榮階菌驚風落殿鴟
僧寮從定掩客榻傍愁支轉覺無依賴浮生事事疑

宿延慶觀

隨棄投靈境層霄積翠高曉堂然石火陰壁鬱秋濤
消息窺玄牝虛無見白毫坐深僊吹散渾欲解天弢

其二

玄闕扶雲上窓中萬雉低斷鰲承繡礎霽鳳引璇題
懸解餘生擲清齋萬慮齊道人三滌髓那更問刀圭

其三

半畝城隅地居然隱十洲風鈴通夜語花霧遲明收
靈岫調笙雀罡壇綴斗牛籠鵝攜帖去不必詫銀鈎

其四

午日翻瑤砌棊枰坐晏然野瓮烹絳雪山夢醒鈞天
玉穎春田苗鉛花夜簟懸忽聞青鳥下屢息待雲軿

立夏偕薛伯起譙梁邸西園分得烟字

朱邸春陽謝清和潤月光鮮班金埒雨花暝玉堆烟
履局收殘壘微歌促別筵亦聞掌舉請近識薛公賢

寄虔支雨亭督餉楚中還朝

辛苦租庸調頻年部暫寬澧蘭滋歲暮巫雨釀朝寒
國是持誰得軍興知太難流亡歸未及野哭鼻堪酸

其二

八月浮湘棹寒潮肅暮汀郢中歌白雪天上使名星
如芥吞雲夢當杯瀉洞庭伊誰紉雜佩蘅芷有芳馨

其三

徽畧經年夢清秋楚水濱珮環貽漢女風雨下湘君
匆輓軍儲急星辰驛路分臨軒歲報事菜色倘堪聞

其四

信節層霄廻來嵩漢上遊露溥芳杜晚江入峭帆秋
昔巖風誰振苞茅貢自修王程知莫緩歸輿日邊舟

寄蘇臺

語寄神先契盟寒夢可尋暫詩勞夜誦妝閣罷朝臨
帶緩同心縷釵分照膽金縱令鸞鏡掩莫遣鯉書沉

過孫谷訪介如上人

拾級危橋引懸蘿背石門素心傷往昔剩語略寒溫
砌暖分蘭臭墻陰殢雪痕還憑隻願力一禮衆中尊

宿孫谷同艮公夜話

六度聞精進三年隔起居大心乘行願幽事到詩書
言議機無礙清羸病有餘茗烟寒不寐蓮漏報更除

初夜宿屯溪

窮巖棲遁久就路怯程賒羈肆依渦岸敝舠宿淺沙
瀨聲千碓雜塵影亂檣遮解纜愁明日天涯又水涯

靈隱寺度長孺邀賭潤西

莽蔓春蹊塞沙汀霧磵深眞人天際想靈鷲寺西岑
晝靜庭孤鶴雲生石滿林篆烟近款處兩醬別來心

程仲權先生集卷之五

新都程可中仲權甫著

六言律詩

和潘生同贈曹君明王蘂珠

瓊閣依微乍啟銀河咫尺相望綵袖六銖霞剪香軿百輛雲將楊柳寒催夜篴蓮花鍔繡秋霜莫賦蒲生塘上眼中人老潘郎

程仲權先生集卷之六

新都程可中仲權甫著

七言律詩

王别駕至自高麗軍中

行將旄鉞儼軍容絕域初傳息戰烽解辮諸夷求內侍析圭羣策議東封霜凝兕甲邊風烈霧濕龍旂海氣濃朱鷺曲中歸飲至佩刀腰下吐芙容

送何叔度出居庸關因寄廣昌明府

握手停杯莫自嗟薊丘西北盡天涯荒城細雨鳴秋葉古戍寒烟隱暮花除却臨邛無上客知他元禮是通家年來烽靜臨邊邑仙令留賓早放衙

送嚴一醇奉常至南京

八月幽陵草木黃飛旌南指石城霜鳳皇高翥瞻仙闕龍虎深蟠見帝鄉勝迹六朝邀吊古美人一水約搴芳相逢何必談樞要已自清齋識太常

送何稚孝潞河舟中同程鼎卿分得風字

都門難綰玉花驄盡道蛾眉妬漢宫去國已辭金掌露留人猶及石尤風長歌變徵秋偏苦小飲爲歡宵

易終別後欲題加食字郴陽南望鴈羣空

志感

萬曆二十二年詔聘天下遺逸有史才者充同修　國朝正史折簡蕭太史問起李參知本寧太學生王百谷太史見荅謂當事以本寧秩已高而從中止

鴻裁一代紀天王汗竹千秋示憲章李耳不爲周柱史論衡徒重蔡中郎劇憐盛世聲誰藉猶是名山副可藏明月在懷還自愛肯將清淚寄漁陽

陳濟叔下第歸魏

黯然相視鳳城陬莫向黄金問舊臺鄭朴看從收鼠腊莫羣空盡失龍媒寒林夕景迎霜濟古戍秋聲雜鴈哀自擁敝裘憔悴色窮檐風雨笑歸來

宿雄縣與善徵觀察話舊

風急平林日御徂乍驚哀柝散城烏壁燈爆盡宵初半鄰杵無聲月自孤事往拊心懷感遇憂來顧影嘆頭顱三年漢上曾今日不謂仍陪楚大夫

過白溝河感懷

白溝河水逝東奔燕馬南來河水渾原草百年殷戰血陰風半夜嘯遊魂明堂又喜朝元后率土空教哭聖孫回首漫憐方正學茲茲青史不堪論

過平原

漠漠平沙下鴈鴻番番籬菊老霜叢蹄涔寒集經時雨地籟哀鳴萬竅風歲儉繭絲秋賦詘天低禾黍暮原空停鞭半日聞鷄犬墟里蕭疎柿葉紅

雨霽後小飲齊河

寄衣客裏未裝綿九月寒增雨後天白草秋高愁狡

兎黄雲日暮下饑鳶孤蓬適與飄風會一鉢聊隨涉世緣新酒糟頭如琥珀相逢爛醉馬蹄邊

雪後同陳濟叔登慈壽寺毘盧閣俟董見心明府

送遠登高黯自傷澌行仍戀法雲鄉天中疏牖通靈氣雪後壇花結冷香布地屢聞分內帑逢僧何必問西方相看咫尺金繩路去馬千林落日黄

送李小侯冊封日本

荒服重溟譯使通金函封詔遣元戎雲扶樯櫓鯨波

外天入樓臺蜃氣中日月始知遵漢朔詩書今已變夷風東方竣事多延眺好向扶桑一掛弓

王中丞幕府偕陳余二君宴集

幕府風清五月秋投戈能問布衣遊盆榴闘雨珊瑚碎檻沼沿階翡翠流殊禮每勞虛左席諸君何以借前籌長城萬里眞相倚北顧今紆聖主憂

舟中贈姚阿大

渡江誰復問桃根剌繡生憎倚市門自怯向人蒲柳質漫勞過妾苧蘿村文綃約體分波影寶靨侵眉印月痕水調數聲柔櫓外相期何處贈芳蓀

春興

僻寮無事一春留小步林坰散暮愁樹蔭黃茅村幾姓花藏碧甃寺千秋偶來陌上看裘馬屢夢江南見斗牛聞說滇池憂不細急教移粟賑中州

其二

天設居庸枕大荒誇胡一爲賦長楊橐駝欵市充中廐緡幣須恩出尚方列塞幾煩經略使國勞親閱羽林郎將軍猨臂偏承寵弈葉金貂照滿堂

其三

相逢高揖意相矜俠者何勞問五陵草色晴驕銅馬路蓮花漏溢玉虬冰未應捫蝨知王猛豈有登龍過李膺脫粟閉門堪宿飽隣家讌罷九微燈

其四

喜聞館閣簡諸賢昧爽深宮布講筵萬國謳歌歸夏啟一時丞弼贊周宣冰融玉沼春流淨日引花甎畫景延欲識普天瞻德化式昭慈孝 聖躬先

其五

聖主端居問職方創痍猶自說洮陽屬羌絕域愁都護詞客何人賦國殤六郡良家工技擊三吳飛輓困艅艎青青柳色東風遍笳吹中宵總斷腸

其六

燧色戎方暗鼓鼙遼陽消息至今迷築壇每許分銅虎遮海遙知度水犀又道白狼通貢遠似傳朱鷺奏歌齊殷勤最是何儀部封事朝來拔淚題

其七

紛紛羅綺競容芳明月誰家閟綺廊簾靜幽禽仍自

語箏寒金雁不成行故人易見傾田竇死友何由見
范張惆悵長安看花處絲繩無計繫春陽

其八

蓬累年年跡轉微村原回首冷荆扉貧餘蘩藿調中
婦老傍風塵短後衣蠶麥欲登歸計晚鶯花無賴賞
心違揭來渴憶黃山曲春蒔茸茸冒雨肥

逍遙園偕宋西寧忠甫潘景升餞別何無咎
歸永嘉得馨字

下馬朱門晝不扃雕欄金埒散芳馨西園留客秋番

恭北里微歌酒易醒楊柳曲中悲遠道芙容木末寄
孤亭牽衣總爲天涯路雙眼隨君萬里青

碧雲寺

晴嵐千仞鎖硲砑碧澗透迤一道斜宰樹曲封宮監
宅公田多没梵僧家松堂舊闢棲金相輦路新除望
翠華銀榜中朝新賜額半天樓閣護雲霞

壽金和所

燕市逢君鬢未星過從寧屨五侯鯖嬾於後進題年
齒猶自雄飛見羽翎內酒迎秋連甕碧西山含雨趂
人青芳辰欲賦岡陵頌桑梓情親未易醒

視李臨淮大閱武

壇成平旦會兵車共指攙搶落隼旟上策豈專論戰
守中軍元自悅詩書旗門月黑吹笳裡砂磧雲腥射
戟餘專閫只今飛將在天驕乘夜從穹廬

上谷秋日雜書九首

列壁風鳴漢幟搖居庸天迥鎖雲標雨餘新爽澄金
氣夜半殘河挿斗杓嘉餞土人烹碩鼠薄寒胡帽製
豐貂妖姬不解愁砧杵馬上琵琶手自調

其二

南山衝道尼硲砑井邑蕭疎樹影遙橋斷渾河爭倚
石地留故死失飛花高排虎落凌雲險彈挽烏號却
月斜誰謂從軍無苦樂翻令征士不思家

其三

烟火依微帶近郛雞鳴驛路入平蕪輓飛百道徵軍
餉市権千緡算賈胡天壽蟠龍山競拱桑乾飲馬水
堪枯秋來節鉞提封內除却椎牛一事無

其四

懷來城北夕原空聞說軒轅有合宮艮月已饒氷雪候腥風遙度犬羊叢按圖始覺方輿盡畫地終誇保障雄借問嚆兼文武事壐書使者起雲中

其五

燕支北望雁聲初消息經時罷羽書叢菊傍寒霜信早香粳棲畝歲供餘譯人飛鞚馳函表司計持籌報犒儲追憶典邊王少保謳歌猶自遍穹廬

其六

關頭明月古今情樹引涼飈夜有聲土木未忘巡正統封疆無復問開平霜迎狠纛秋臨祭風偃龍祠歲守盟此日廟謨遵畫一空談莫遣誤書生

其七

獵騎長嘶掠磧雲單于秋色漸離分黃榆歷亂風戍剪白草迷離野自焚燎盎味濃羊馬湩金鉦聲起鶴鵝羣諸君莫詑封侯骨胡越同風世右文

其八

神京東望映朝暾古戍寒烟接薊門徤卒踐更翻入衛瘠田鹵莽廢置屯哭從吮血終虞死醉洽投醪始見恩咫尺豐州青塚在珮環何處月黃昏

其九

中宵鼓角坐沉沉霜露沾原客自禁尺素豈須傳錦字夜寒猶是費金鍼到來却幸逢齊傳病起都忘作越吟愁絕頭顱朝鏡裡空餘未化與時心

過曲陽北嶽祠

靈壇颯颯動陰風巨鎮天開北帝宮禮自虞巡陳五玉秩崇周制視三公坤維勢俯華夷界象緯精凝畢昴中金檢漫勞窺禪策祠官一爲報時豐

獲鹿淮陰祠

灌叢祠殿鎖氤氳燐火陰原夜自焚殘壘砂寒吹箭鏃虛壇客過奠蘭芬井陘古道沉烽堠泜水空波捲陣雲千載上人誇赤幟時過社鼓賽斜曛

贈伯茂王孫

雲孫幾葉憶高皇社土千秋表舊疆周禮未應俱在魯漢臣今已半遊梁花番右城春長滿客散西園夜未央八斗向來求自試書成字字挾風霜

寄丁職方監軍東征

奉使東行擁白旄重溟春色散投醪析圭已左危時
策推轂仍煩　聖主勞海若舞風迎甲楯扶桑上日
曝弓刀幕中石畫人今識肯許攙搶丙夜高

登女郎山簡董明府

壺榼乘春野客從醉扶蠟屐躡危峯天連東海環齊
甸地裂陽丘侈漢封山麓白楊神女墓洞門絳雪羽
人蹤雙鳬不得隨僊尹風急平林日下春

百脉泉

伏濟南來百脉長城隅坎水灑清涼月明蚌孕吹雲

液波動龍頜散夜光沙軟乍疑金屑湧苔班猶護石
花香江南老郤吳山茗安得經逢陸羽嘗

夜夢金閶之作

畫槳無端蕩綠漪垂楊隨地裊烟姿春殘茂苑羞花
片曲斷橫塘怨竹枝城北徐君仍自若鏡中潘鬢忽
如斯想應錦字縈心緒愁絕吳機寸寸絲

眞州即事

裘馬蕭條久倦遊廿年清夢古揚州琴心未可挑新
寡七背寧須問舊讐利擅海鹺陽翟賈愁逢關榷庾
陵舟重來莫訝繁華事錦樹瓊花不耐秋

金山寺訪閔山人

鰲柱中擎處士廬僊人多是好樓居短垣抗樹依巢
鶴清籟隨潮應梵魚壇敞罡風迴蠟屐窓延海日曝
金書寒崖深塞遊人路積蘚殘烟麼掃除

自燕過吳門就侯淡淡夜酌得北書至兼感
舊遊

隧接吳趨萬井煙十年蓬迹舊山川窮歸駿骨金臺
下老惜蛾眉玉鏡前獨抱暮愁淹草酌何來春恨滿

花箋五湖不共西施載徙倚西風冷畫船

送茅平仲歸潤州

臨風搔首雪盈簪世路悠悠老漸諳客禮幾勞虛左
席鄉心無奈滿江南青雲漫擬資遊譽白壁何曾賜
立談歸到含桃春萬樹縱貧猶得佐餘酣

過吳門飲鄉人汪希堯

金閶亭下草如烟吳市簫聲月正圓小飲縱拚消丙
夜壯圖那問負丁年一坏雲黯要離墓萬頃波寒范
蠡船感慨與君同此意不知鬚改客愁邊

玉峯楊寶兒度曲有贈

扁舟婁水暮潮侵橋隔儂家花逕深映面綠楊分淺色向人黃鳥弄愁音竹絲未必能如肉金石從知不改心一自玉環零落後沉香亭北杳難尋

偕潘景升赴江進之明府讌程園時明府急往潤州

園開豈爲待羊求竹下初邀飛蓋遊小榭雨深朱草積曲橋花亂錦波流筵陳楚醴成燕饗音脆吳歈號善謳酒政正嚴歡正洽南徐日暮急行舟

新晴偕景升虎丘尋鄒彥吉使君使君挾伎

石湖

逐婦林鳩趂曉呼漁舠新水漲平湖春陰傍午開松閣泉韻流香到茗杅法侶近聞招許椽使君何處問羅敷增花摧落紛如許憔悴祇林更幾株

即事寄宋西寧忠甫

初聞叛卒解靈州絕海揚波尚隱憂漢壁乘秋增斥堠夷人詛夜射毛頭安危豈藉書生力倉卒聊從萑食謀嗟昔中朝餘宿將空今撫髀祝吳鈎

送吳孔賢入燕予亦入楚

水國霜高葭菼鳴婁江遠上闔閭城征夫色動龍文匕小伎歌停雁柱箏天入北隅燕雪盡路當南紀楚雲生不堪鐏畔成千里漠漠空原旅雁橫

寄朋軒爲金翔龍賦

浮家何用嘆飄蓬小築淮南見寓公推枕寒濤驚捲雪閉門秋桂喜成叢天遊未覺乾坤隘土著偏宜井稅同自有金焦供躡屐豈須海上問梁鴻

立春日長干張氏席上倣李義山體寄子山

初度

繡閣閒香麝氣幽金鐙帶壁鳳膏流開簾傍曉拈花勝探篋迎春散酒籌養就龍光矜五色調成雀骨待千秋桑弧何必雲霄外爽馬花開已壯遊

送非靜甫歸閩

桃葉歌殘古渡迷天寒欲雪蔣山低瑤箏曲罷愁鴻雁寶劍鋒銛老鷓鴣白首故人千古意紅顏小伎數行啼春明畫槳秦淮潤可比儂家九子溪

送謝少連之泰州兼寄楊兵憲

一帆送爾飽南風邗水通潮日向東地主却煩防海
使時艱終待濟川功蛋民遥拜高牙外騎卒環依小
隊中入幕可知誰第一孔璋書記舊來工

送趙江寧報政

良月聞當報最辰楓林含赭帶霜津六朝佳麗風猶
故三輔絃歌政自新郟鄏盛開周鼎邑罘罳深閟漢
宫春普天誰更膺宸眷南國循良第一人

爲張儀部題五雀朝天圖

洵道良工畫理深毫端如聽九皐音雲寒海國覓棠
濕月老江樓鐵遂沉緱嶺化來招不返青田歸後夢
難尋誰教舞向天門側疑是僊人戲五禽

偕許太初俞孟武集何仁仲詹簿公署分得
央字

五雲深處玉爲堂卜晝邀賓歡未央簪坐半留高樹
影簾風細抱落花香分題小史供毫素接席深談駐
羽觴高會近來推祭酒風流曾否是何郎

冬日長干楊舜華席上餞别丘大長孺

渡頭桃葉幾相尋軟踏湘紋捲晝陰雁柱筝調燈下
淚鵑膏刀照路傍心青迷原草春痕淺寒殢江梅雪
意深月黑沙棠舟上夜夢魂猶認合歡衾

詠雪蕉促友人省母

垂陰弄影憶餘姿序謝時遷事客移雖訖根完曾有
幹向愁葉茂故無枝衝寒未敢亡生理闕雪猶疑覺
夢思心似抽書渾莫寄北堂萱草怨春遲

獻春送羅子昭遊楚

屠蘇入手暖初勻忽報孤帆向水濱夾岸柳烟低受
暝泥人梅雪故禁春生來楚醴筵如昔事去湘筠淚
尚新莫讀襄陽耆舊傳習家池沼已揚塵

其二

纔傳宫牒鬧春工白下相依旅病同布暖未堪消雪
雪聞詩聊得愈頭風登樓鐵遂尋僊侶拍手銅鞮問
醉翁閒過章華遊豫處知誰先得楚人弓

赴兗內侍譙羅公祠

舊內班聞職事稀相携日仄下彤幃椎金未免新題
疏宫錦猶珍昔賜衣上客高情窺蠹石主人無量欲
忘機漏殘報道收庭燎留得天街壁月輝

挽江浦王秀才

素業重來付殺青夜凉書幔散秋螢蠹魚不食神僊字兎魄偏侵處士星過墓故人悲宿草隔江名士哭新亭不孤豈獨賢嵇紹自是承家見世經

丁司馬至自高麗

鴨綠江流飲馬寬連宵青燧照長安雲旂未改三軍色露布先貽萬歲歡羣詠日騰銷骨易孤忠天遠剖心難角巾自首東歸路一說凌烟膽覺寒

白下訪太冲邸有懷

白門楊柳漸藏鴉朱雀橋頭輕燕斜七術君今能玩世一㕓吾亦欲移家裘敝轉覺憎皮骨恐謝何勞猜齒牙春漲已平桃葉渡一尊還可載吳娃

寄吳季和巷居

燈火高低近遠村巖扉深掩險堪捫霜催鐘磬窓先曙霧宿松杉逕易昬唐律和來嫌累句梵書繙盡笑空言請看[illegible]何似窮簷獨負暄

同景升遊齊雲山

拾級攀危步步疑嶽蓮空淨碧參差寒封雪竇千鐘乳香壓松根萬歲脂笙鶴繞峯雲去遠茅龍蹻雨夜歸遲采真何處逢丹訣衰相羞從石鏡窺

宿太微院

天路逶迤引玉橋岑樓多半出烟標松花釀雨香迷洞石髓涵冰供入瓢似有殘魂來帝所更從餘響託僊韶颷車冉冉愁將發楯點蓬瀛總不遙

與景升諸君集屯水上

約伴尋春春已闌美人樓閣隔春湍桃花半委辭朝艷楊柳初眠怨暮寒容意翻疑晋墮珥虛名豈為赴彈冠畫橋又是分携路雨歇重擔酒瀝乾

贈源公

精藍深閟倚晴峯應世還高出世踪千舌鳴禽春候變半階殘碣土花封石田谷口成嘉穀雲碓林端急夜舂見說雪山多苦行未煩清供繞天龍

吳丈人辛園與景升賦

偶從看竹與君同世講何須片刺通疏沼曲連調雀逕樹樊深護浴鷺風臺成文鷁氷執亂花蘊香泥紺乳融縱有潮輪終不就短筇惟傍小山叢

得秦家問郄寄

曲院葳蕤鎖竹梧日高沉水暖金鳧言尋靈杵思藍玉屢夢偎宮過蘂珠定後登言齊稱大衆中俱訝楚妃殊閒情幾託微波寄遠道東風長綠蘼蕪

阿春自遠來覘予溪上留三日不忍去詩以贈之

招邀曾赴上宮期贈别還題幼婦詞春艷殢人成懊惱夜寒留伴炙參差綠空不礙貪乾慧情重何妨號絕凝雲坼星橋溪水瀾微風雙襪踏文漪

九日偕黃隱叔君政徵美放筏登石蓮山因過宿程右文許氏表弟程家甥皆至

雨晴寒溜没汀沙舍筏攀雲磴道賒滕古似緾將墮石墻陰猶繡未殘花杖藜與洽尋前約鷄黍情親過外家衰朽即看饒酒力紫萸黃髮任年華

庚子除夕宿恒山堂獻歲二日得辛三日立春寄民逸叔本源上人仰山

榾柮寒爐夜正央新從持戒廢椒觴政憐失歲看衰相又報迎春過野堂撿曆得辛先應候封条無雪未

書祥麗公妻女那闌事有客同衣在上方

寄仰山社侶

歲往頻嗟儔侶稀緣空眞與世情違逢僧幾約春前社晝偈誰傳夜半衣西域聖人金粟號中峯禪室寶花園微從鼻觀窺消息雪後殘梅偶契機

獻春吳仲和謁其先隴先期邀予小飲菴中話舊有感

簡出微聞病色開先期曾訂碧山隈古堂春動梅猶蕚高塚年深櫃欲材酒後每防肝膽熱鏡中幾奈鬢

鬚催最憐鞅掌風塵際強項抛將手板回

湖上即事送潘曇象之焦山

西湖猶及醉春陽客雨繁花幾樹荒心賞舊栽絲肉譜魂銷漸遠翠紅鄉錦波似惜輕回檝玉板猶催未酹觴一水南徐通夢遠秖憑潮汐到錢塘

與景升約孫生祈偎無門洞洞壁刻開公像偉甚

有約蓬山訪玉清非關蓮社問齊盟殘雲半嶺邀湖色細雨孤舟過磬聲自鏤貞珉留相好誰將寶塔衆

沙成空庭翠竹無寒暑遮莫新隄徧落英

吳太寧邀放生湖上未赴時武林市人攢西湖魚利幾激變亂

勝遊幾度負春陰十里平隄望湧金湖色半從漁榷
蒇山靈似恨筍輿深雨茶園月烹龍井露葉催蠶長
柘林閒泛慈航脩佛事滿空螺唄海潮音

西湖泛雨同太史馮開之司理徐茂吳太學
潘景升吳太寧山人俞羨長胡仲脩吳德
符文學范東生沈景倩女郎薛素素分得
龍字

畫舫籃輿幾處逢兩峯雨色午偏濃鷺花南陌憐新
路松栢西陵問故封雲外洞簫和似鳳波心神女矯
如龍衝泥未放金羈去好載餘懽一過儂

次日新霽景倩載酒重泛得山字

日日湖頭未放閒總緣幽事劇相關晝船再及羣公
讌青鳥先隨阿母還驚夢夜收臺下雨妬眉朝出鏡
中山情多倍惜春零亂芳樹移鐙更一攀

旅夜有感

蒲團坐厭病來身雨壓窮檐更損神敝絮剩寒春銑
銑勞新宿火曉燐燐誰歌魴尾如憐苦自笑蛾眉不
善顰周道向聞平似砥出門翻訝是迷津

禮佛後聽鍳公談法華

震旦何年象教來琳宮隨地湧崔嵬風回金粟天香
度日射珠光帝網開踰借一乘傳慧命華分九品定
靈胎最憐闢諍令堅固第一誰當大辨才

問訊虞二僧孺山居

侵湖何限竹魚莊棘筍叢幽逕轉藏泉韻隔花鳴罅
石竹光分雨到空牀逸民消得稱虞仲難弟勞教舉

季方幾欲過從慙法供湘尊釆釆不盈筐

鍳公談其檀越吳某豫章賈人也今占籍東
甌雖處家能持淨行今年政六十索詩為
贈

隨緣漸覺世堪遺閒道仍誇髩未絲歲視鹵田僧飰
稔身憐流寓土風宜一壓不碍脩廉賈半偈何知近
本師定起虛堂松火曙去乘香海汲軍持

孫子荊招晚酌南屏竟然上人房

朋聚天涯慰旅魂盤飱有約待初昏窓銜凉月分湖

影山巷幽林閣雨痕行近寺門催進艇坐深坊荿報
移樽舊遊絕愛前屏路曾識山人舊姓孫

送鑾公靈隱開法華期畢歸永嘉

朝來雨色暗江灣烟柳縈絲不耐攀雲散鷲峯移上
座泉飛鴈蕩界名山園林地隙金誰布庭樹枝低錫
自還客義幾時傳智者偏將妙法施人間

程元魯攜酒南屏秦仲虛館同程初復孫紹卿不伐分得牀字

客來旋啟竹間房興劇催飛水面觴山暝寺雲深鳥
道波腥荷雨撼魚牀高題蘿壁訓僧偈靜對珠林禮
佛光玉椀傳氷思雪藕輕絺猶覺汗如漿

暑夜留酌卓佛大宅

每從玉樹想清標難黍維舟晚見招解道讀書袁豹
半故知談理阿龍超商飈透檻湖香近卿月窺林閣
影搖銀燭屢殘驩未艾輕絺寒禁酒痕消

立秋

斗極杓迴籟有聲黃鍾應律甚淒清西來爽氣初宜
病東望鄞書未有程對潦既除泝柳變風枝不定颸

蛄鳴將歸何處逢簫瑟愁聽空廊一葉驚

逢董玄宰太史入姑蘇卜宅

長林已怪臥經時傍海遙傳詠五噫東觀牘留金匱
秘北山新得草堂移芸窓將闢邃閣史書舫徐牽置
鼎彝阿閣共聽威鳳遠終看皇路有清夷

得李本寧先生賴上報

春花幾月殢燕關天上俄聞使節還百折摧舟曾蜀
道七年治水又塗山隱心開寺徵求外蒿目園陵灌
秖間推案簿書渾細事殷憂朝覺鬢毛斑

其二

按節頻年奠海堧建牙新命備中都宣房沈馬黃河
陡泗上潛龍赤帝符地力已窮悲鹵莽箏籌何遽及
樵蘇一壓欲託知無幸也得浮家向五湖

偕管仙客晚集范東生園池分得燈字

近城新築勝堪憑與客佳辰興屢乘水涸陂塘魚正
美家餘饘粥穀將升桐陰覆几收棊局蘭灺垂花剪
壁燈坐擁酒寒思半臂虛簾風雨露華凝

壬寅人日集黃荊宅

辛盤生菜簇春莖椒酒傷多困宿醒借馬政衙人日
雪敝貂猶戀客冬晴夢從兒女拈花勝愁近隣家報
竹聲取次東風何太遠江南梅信未偷英

鎮淮樓看雪

雪擁重謠勢轉危風號饑鶴啄空池九農乘潤迷春
耨萬户迎烟斷午炊歌龍郢中應寡和典閣刻曲巳
多時江南日絶梅花使搔首闌干動遠思

十五日登鎮淮樓

天入中原望轉寛振衣猶自怯危欄地雄上郡樓臺

迥政美窮搁徂席安星火恰逢元夕霽氷霜潛避孟
春寒顧天誰屏中涓擾今日淮南臥理難

約吳孟貞葉元博張儀卿曹思涓思延宋王
孫程德懋遊半湯予與德懋阻雨後期

春花過眼幾廻看桃杏飄殘怨暮寒圯上老人期敢
後雨中痡僕路方難山村禪飾猶分火野澗含風故
作湍步出城陰無十里望中隨處美峯巒

贈丘魯生

旅食無端笑滯淫隣居猶自費招尋風流南郡談經
帳羞溢長門賣賦金送盡花神春未艾撿殘藥裹病
偏侵空江日暮靈妃曲久向天涯負賞音

贈黃中秘于泰于一昆季

二妙承恩奉直廬鳳池聯步珮聲徐天廻玉殿傳臚
句日晏彤庭注起居紅藥飜階歸省後綠楊旋馬退
朝初慙余少小虢奇字安得從君問秘書

荅潘景升

屈指行年五十淹白頭青鏡漫生嫌衰遲未足惟婚
嫁瑣府關心到米鹽忤俗豈虞真可殺逢人不解僞
爲謙亦知難問維摩疾但許新來戒律嚴

送王正之遊楚

淮曲逢君作楚遊布帆無恙給扁舟雲連帝子潛龍
郢江對僻人舞鶴樓湘竹舊啼猶帶雨澧蘭新佩正
宜秋武昌水濶魚正美故舊多遷幸含留

送于尚寶文若考績北上

底用臨岐倍黯然五雲隨轂暫朝天六年誰道無他
異三事應知不次遷都待來尋洛下社未容歸問汶
陽田白門幾步追陪地折盡晋楊萬縷烟

秦淮即事

結伴重過駐馬鞭秦淮漲碧自年年當門垂柳多空腹隔院危垣僅及肩數户有椽堪雀網九宮無曲到鵾絃紅香減盡春陽謝歎篆從教冷畫烟

渡巢湖

衆流不辨引紆徐巨海何當泄尾閭餘潤未堪膏壤賦狂瀾如欲撼坤輿幾年饑饉萑苻寄百道徵求數澤虛愁絕此時湖上客寒宵獨傍榜人居

飲夏无咎明府官舍 明府為李本寧太史甥

散僑微會晚牖新銀炬香煤汗錦茵不謂甥賢能似舅還因公暇愛留賓風花漸覺荒城暮氷蘗從知久宦貧此日誅求曾未厭地偏聊得吏民醇

宿巢湖忠廟

一拳如幻削空懸下瞰孤根嚙欲穿傑閣似乘丹鳳翥殘碑微辨赤烏年烟蹊小島逢侵圻雨挾洪波上蹴天夜半隣舟猶命酌漸恩報罷水衡錢

金晃山金陵且適齋

百年方用笑勞形一室聊將寄性靈窓近花臺蕭寺

曉簷低酒旆蔣山青畏人已絕雕蟲技倒屣惟餘相鶴經小艇秦淮春浪穩紅牙白苧隔花聽

集臧晉叔希林閣同賦鍾山春望倣應制體

分得六魚

天成雲阜扆宸居東望春回王氣餘淺碧露痕經燒後嫣紅隨意着花初波紋捲縠氷還裂山黛如鬟樹自疎一自 文皇遷鼎後至今輦道未曾除

王漢冲大將軍

清夜淮南朗將星年來瀕海恃威靈潮頭四月鯨烟紫雨氣千帆島樹青甲士歲脩狼纛祭門人日註虎鈐經伏波銅柱今堪紀何必燕然始勒銘

其二

消息在傳早獻俘跳梁仍議吊西隅遁逋終自成游釜敢士寧教效負嵎令下寒生蒼兕甲臥中雲護赤麟符莫言旗幟新增色黃鉞專征見壯圖

公權弟求予為其先人作行狀扁舟冒雨相隨三日始得去

春明携室作東遊樵李聊因酒美留爲摭千言身後

草相隨三日雨中舟墻梅遲客花如耐路柳撩人幾年柔揔爲含沙難避影因君又動故鄉愁

贈范守禦

幾年旄鉞駐江干信道平時用武難莫念津亭訶醉尉從教節度號龕官陣前狠羆黃雲偃匣裏魚腸白日寒載詠兎罝篇欲癈公侯誰作腹心看

宿濠梁驛即事

沆壁頻年治上游更於淮泗有深憂殺流可恐降爲壑潰郭遥聞市入舟家轂暮發肥驛騎客悲晨鼓咽津樓可煩撫字多移粟隴麥雲黃已屆秋

京師訪董次元史部

十年瓢笠類飛方此日重逢愧鬢霜學術浪談經籍外時名羞溷齒牙傍雨荒衢巷遮行乞香冷龕堂對坐忘索食未遑向仁祖閉門經月驗休糧

送董公子歸元城

積雨連旬苦未休宿聞先事早資舟非關叱馬愁深濘且喜揚帆向順流村望一川菱荻露筐攜千市棗梨秋歸來舊日藏書閣壁蠹芸窓故故幽

閏九月晦日作

莫道酸辛未盡諳清虛勝得骨嵒嵒曆殘閏月纔過九濁燄寒更欲進三薄暑厭從人口紛善貧應自我心甘曉來立向窮簷雪雁影聯翩亦愛南

鄭太史招未赴

棲遑無主已冬殘更覺關愁到米鹽五字欲成氷滿硯三朝不出雪封簷致前媿我身仍縮盧左勞君禮太謙揔爲稿腸裘耄慣漫教玉饌味多兼

上谷夜投黃次龍彌陀寺昔予與次龍客玉中丞府中時齊年者四人今獨予衰甚

下馬僧寮夜向闌款門迎勞有餘懽羈覊幾斷胡笳引去夢先驚蜀道難黃獨苗枯堪入饌紫貂毛淺不分寒天涯數輩齊年友齒髮憐予已盡殘

昔與次龍大醉王中丞幕中今忽八年自中丞受命督蜀事以淵謀鑑識不恊於同寀上谷病亦有小隙與次龍話次不勝今昔之感

吐茵曾共幕中賓白首重來感舊遊千帳款關曾照

房一時誰敢笑通侯北防詎訶無他顧西事寧言是
過求營蜀久煩司馬錯孤忠猶自忌同謀

鴈門關

莫道金繒出不歸三關貢馬望秋肥馭戎且喜羈縻
術尊漢寧須撻伐威列壁日虞搜晉乘摩山天闕晨
燕畿三十五年聞父老䜣農多豫羽書稀

己巳元日試筆

東郭春牛半月過雪痕猶自閉陽和大河氷動依狐
渡小伎春遊共馬馱脾病改年占起色形勢隨地借

行窩陡門橋側梅花宅開引寒香第幾柯

介休道中

征旅聊因當勝遊庶饒那復數中州雪融隙地培桑
棗日出通衢喧馬牛望望綿山侵面出時時汾水避
人流太行春色黃河外猶自嚴寒滿敝裘

過陽平府

破寒雪霽麥芽黃半月經行尚晉疆地陋鏤山成畝
畝村饒封谷計牛羊酒名浮慕襄陵好馬種真誇代
郡良舊日茅茨聞不剪風醇可似古陶唐

白下與張無奇別今適會於關中予又入蜀
作此志之

白下追遊與豈闌相逢同又客長安春衣未授裘先
敝燧火頻鑽突尚寒五岳眞形隨佩久三吳舊里賦
歸難明日匹馬西行路望帝名城望錦官

夷陵劉司空第

經年無事客來疏司牧猶知事表廬絕世文才今任
子立朝端介故尚書門荒隙地難旋馬篋敝陳編盡
化魚又報吳闌廉権吏代傳清白好誰如

京山訪李本寧先生自辛卯別夷門茲得鄖
延新命適行予亦東發魏穎超王幼度諸
人以將雪見留

夷門迂轡跡仍新錦水回舟路轉貧老媿從游門下
士紛看屬和國中人惟期虛待明朝雪行色潛催逼
歲春却奈猶龍周柱史青牛嚴駕又西秦

其二

登堂再拜進寒溫海內爭瞻齒德尊出處亦知關世
道忠貞那復恤人言五雲天遠迷東觀萬卉春柔逗

北轅欲赴彈冠寧易得忍將清淚對離樽

武昌重過朗慧上人西來菴菴爲丁元甫先生所築往過謁因呢曲中末句聊復及之

素書曾下楚江魚破盋重尋古佛廬諸妄頗銷聞法後一真寧變感恩初幽花依榻寒香結行樹分垣雪影疎話到舊遊聊偶及莫言習氣未全除

出保安門

保安門外舊遊非十五年中夢也稀裘馬憶迷花徑曲鏡鸞愁歛寶奩輝江邊化石終難復臺下行雲遂不歸怨絕琵琶君自見悔他無主悞明妃

除夕 前一日立春

藥裹深憐老病身倏途風雪動淹旬剩畱水上孤帆夜赶得年前一線春新曆滿書人日吉緼袍稍慰客冬貧可憐靈谷梅花約夢裡寒香嗅未眞

九江贈曾中水戶部

流澌東下漲平阜蘆笋新萌滿舊壕風纜客船沿坼岸雲疎公署漱寒濤錙銖聊佐司農詘水蘖誰知使者勞倚檻貪看鷗鳥浮却煩終日算錢刀

贈病妓

絲絲楊柳裊烟昏寂寂秦淮綠滿門條脫金寒沉弱腕都梁火煖惹香魂窓前愛靜翻宜病掌上憐嬌不當恩瑤島無書消息斷側身西望掩啼痕

酌後同謝少連伯仁姪步出鳳山門尋故宋宮址

醉憑斜日類蒼茫拄杖明霞水一方道側斷碑埋屓贔草中殘尾臥鴛央烟銷林影窺宮籞江落潮痕上女墻遺恨彈丸江左地岳王墳樹弔秋霜

偕王太守陳明府曹將軍強山人登白狼山觀海

探奇何處奉周行列嶼星連隱白狼授撿擬逢蒼水使題詩先報紫薇郎蛋民操舸乘春汐龍女攜珠號夜光島氣黯然夷壘墮關奴乖老不稱王

送王冲孺昆季歸新城

隴麥初黃杜宇殘相畱不住倚江干講帷夜雨違三益歸棹薰風對二難自感陽春稀和曲誰題書札到加餐[illegible]世胄紛如許遲爾雲霄並羽翰

題王仁卿東莊大堋樓
桓臺東曲美林墹傑閣何時結搆成伏檻地臨湖月
吐振衣人與岳雲平重檐太乙來寒燭四壁吾伊落
夜聲解道計偕期已近寄言猨鶴莫相驚
題王定宇東郊桃花垪
武陵歸路忽如今碧海蟠桃歲已深委地秖疑畱絳
雪如霞何處覓丹林漢宮擬貯神仙核秦代虛傳隱
者心漫道無言人共識紅芳半嶺邈難尋
題王會峯先生光澤樓
憑陵傑閣騁遐觀格澤瑤光對倚欄菾井春融雛乳
雀文軒日媚茁叢蘭筆花入夢芬相照藜火浮空夜
不寒自是瑯琊門地迥爛然銀榜着檐端
謁葛端肅公祠
璇題雕碣傍宮墻持祀春秋聖曆長忠魄尚依青鎖
禁神遊暫適白雲鄉易名兩字傳宗伯頌德三朝紀
太常底用婆娑巫覡舞祇歆多士儼趨蹌
葛幼明尚寶共適園
竹扉石屋鹿麛羣朱艸丹叢錦繡紋地盡齊封靈氣

合河涇禹蹟別流分臺邊猴袂延金奭樹杪開簫駐
彩雲回首長安清夢遠乞來四體屬耕耘
其二
重城南出綠塍斜翳日高槐夾道遮籬雨長成金菊
蕊對風吹老木棉花匡牀乘倦眠方穩蠟屐憑高望
轉賒半醉移鐙山徑黑壽藤石角礙烏紗
其三 洞有石枰得之鵲山亭額為邢子愿書
山攢羣玉入空虛西華三峯削不如洞隱仙人投博
石亭標太史擬襟書薄嵐散黛輕陰裹絕壁流丹返
照餘東海鷗盟寒亦久廿年笑憶佩金魚
過聞喜縣縣故為司馬王先生所治其父老
談先生治縣狀如在目前且指涑東隄曰
此王公所築也弃問先生今何官
仙指誰如舊尹賢白頭故老數當年深仁旁洽無苛
政異績私傳有稗編高堰排雲狂漲避甘棠隨地美
陰連可移舊日琴堂暇詠賞西南制府專
大觀樓五日即事呈王左司馬及張文學
經綵艫蕪性自覓連朝風雨攪簷端深杯鶩報酬陽

節散絮勞敔敵夜寒蒲艾也宜隨俗供葵榴應待後時看且同結制樓居好顫頼何人怨子蘭

石頭城送克政家兄西粵携室

燭跋頻藏酒盎乾江城梅雨對宵殘桂花飄馥生秋瘴荔子流甘沁夏寒天遠故園飛鳥少時危小吏見才難慕中妻子歸應急怕作流離道路看

去秋訪吳齊仲檇李今傳文白下雨阻不得過從聞且遄發詩以留之

客秋長水艤扁舟忽漫傳君白下遊橫潦九衢愁沒骭杜門十日坐蒙頭篇殘偶得神仙蠹擔静惟聞逐婦鳩天黯浪迷桃葉渡高樓錦瑟暫須留

冶城飲景升家兄邸中談其寵妾事津津不置

行樹依微冒苑隄蕭齋低傍帝城西隔離稚子傳新釀滿壁騷人落舊題醉舞起持如意玉談深坐擁辟寒犀東風不解吹桃葉繡榻牙籤意總迷

送程德懋至金斗

交交黃鳥劇難聽綠酒紅亭殢不醒桃葉渡江生錦浪蓮花隨珮動寒星寸心視日徒教赤雙眼逢人未易青收淚仰天揮手去亂山風雨晝冥冥

江上餞宋載道歸武昌兼有所訂

歲晏孤懷不可陳又堪去棹艤江濱吹簫病裏辭吳市歌鳳狂來見楚人詞賦漫誇金擲地頭顱先笑雪盈巾隨君我有浮湘夢細雨微風長白蘋

程仲權先生集卷之七

新都程可中仲權甫著

五言排律

首夏同馮開之潘景升過吳伯霖郎閣分得人字

小築遊殊境高棲見若人地荒方履亂棲臥可移旬逕側桑攢密籬疎竹織勻南蕉翻皖萆西爽上綸巾窓約雲三面墻依山半身短藜無窘步嘉樹有芳隣書帶侵池潤垣衣濯雨新彩虹飄塔影畫鷁下湖濱鑿粟延僧飯蟠松待雀馴妙談皆折角援筆每驚神腹笥便堪捧蹄筌悟是眞研枯花汲露燭跋鬼分燐杵韻傳新茗廚香過紫蓴夜深魚梵徧幽絕隔城堙

潘景升載李如期邀予沈祖量泥舟予以誤期後至因宿湖心亭

朱夏晴無定芳筵日屢叨未煩郵騎召但使榜人勞倦我期頻失隨君會每高晚辭烟際寺寒進雨中舠柳偃陰千步蓴波綠半篙城浮疑結蜃橋偃似連鼇偶作乘槎過還知竊藥逃丹流脣暑染雲濕鬢初膏

帖月安黃穩廻風捉袂半乍酣移枕席殘夢戀亭皐美晝仍嘗卜良朋不易遭正憐幽賞愜簫鼓動南壕

後湖看荷花限香字

嘉會徵時彥輕薰得午涼先期思撥槳欲就畏褰裳浥露田田淨迎風旎旎香半酣丹傳色淺日粉凝粧魚擲珠盤迸龜靈翠蓋藏浪開花十丈但擷實千房暑氣銷三伏波紋粲七襄嬌窺朝鏡女潔况冷曹郎雪藕稜珍齒裁筒代羽觴願公乘暇豫長問錦雲鄉

同李善徵觀察遊靈巖

扶曳攀危磴岧嶤勢益隆雲霞三島勝開闢五丁功岑俯回馴象泉飛吟斷虹壁痕留鬼斧石罅閟僊宮仰覺須彌近平分岱嶽雄圖經標海內香火傍齊東塔影星辰上湖音淵壑中鐵衣從地湧寶座與天通谷磵參差隊巖花寂寞紅一燈寒掩月千鐸夜鳴風僧豈支郎是人今許椽同攝身臨漂淞收睫視鴻濛法妙金輪轉灰殘刼火空李滄巡守處珍重翠紗籠

謁王少司徒時適屆禫服

霖雨乘時望鹽梅問鼎羹齊東占獄秀天上降精[illegible]

雲陛將羣從台階擁上卿衙槐敷作蓋庭樹倚爲璟
宦蹟昭中外皇猷任老成司農分秩重阿閣有雛鳴
業修旂常著門餘水鑑清彤庭資密勿白髮矢忠貞
戀闕懸深念居廬感至情蓼莪詩廢誦烏鳥夢頻驚
日月方依照烟霞未講盟及期今服闋虛位待持衡
吐握勞先達儀刑式後生禮賢心益下得主志逾誠
執雉慙卑職登龍席寵榮無能隨僕御聽履近瑤京

集顏魯公多寶寺塔碑

龍象稱殊勝人天贊本師釋門無若彼法器蓋如期
落髮今超俗徵心巳破疑瑩然兼寂照泊矣斷思惟
願力身先度靈文手自披迷方通寶路忍水注蓮池
既具琅玕秀還同雪月姿四花重疊積半偈志誠持
帝網光俱入僊宮兆莫窺隆碑爭鼎峙高座望巍巍
定起爐香散齋餘樹影垂旁楹承畫栱板築隱金鎚
奧義諸函祕微言列聖遺執波探巨海行道歷多岐
飛錫歸何處傳燈證在茲栴檀圍鷲嶺芥子納須彌
就物宜玄理隨緣立教儀三乘機默運一念淨無爲
了得圓明智眞懷出世資尊嚴占妙相開示見深慈

聖夢非徒者神功實倍之萬年千福塔猶記聚沙時

留別張五疇

上谷經流寓中丞雅好奇吐茵狂不校授簡賦曾窺
絕域重來意窮年遠適期忽聞移酒榼因得識丰儀
款語占情洽深留見愛私南冠同此感西首獨安之
書記原稱妙胸懷未向衰跡隨妻子累心但友朋知
柝舁堪留墨刀頭豈廢詩無衣嗟共子有策惜貽誰
日晏關門肅宵寒鼓角遲忍持尊畔淚將爲別離滋

元夕集伯聞王孫青桂閣分得銀字

元正當改巳嘉會適逢辰比玉聯羣從維喦悅衆賓
葩經陳爵頌金牒紀周親幸舍寧依薛新聲欲和秦
燭廻蘭灺燼饌簇菜盤辛草鬱經年雪梅淹匝月春
街轔塵障綺宮苑浪翻銀終宴渾忘倦應慚受簡人

七夕前一日吳氏池亭宴別

城隅邀上客蘋末正涼颸詎謂傷離地偏臨乞巧期
豫愁明日逝不學此宵遲香閣鍼交縷紅亭月半規
金商漸入韻銀漢靜生漪縱得年年會雙星也自疑

梅季豹偕孟姬以十月二日同生時留滯泰

淮駄贈

孟月玄冥届清霜大道邊室家天未遠孤帨日同懸
慈入王孫草情含幼婦篇桑風歸陌上柳色減樓前
上國遊當壯空閨夢轉憐玄龍君莫問白皙衆爭傳
尋夕曾辭御臨風故避妍微波應自託芳澁若爲搴
古劍芙容合長衾翡翠聯宛溪明月下桃葉夜歸船

過君衡所居

藍室來何日清谿近卜居芳隣環渫井上客枉高車
樹語如簧鳥盆遊盈尺魚塵封徐孺榻籤記鄴侯書
以　五言排律　五
愛博翻招侮才高轉類踈腐心忘睚眦回首廢前畬
意慨言忘處肥看戰勝餘壁留蝸篆古座報蟻尊虛
小婦花猶避諸孫玉不如側行寧踽踽堅臥故徐徐
不識春宵夢還能認舊廬

六歲小兒戲劇

舊說龜茲部猶傳勝國風綺筵娛耳目法曲協商宮
競訖登場技知爲出穉童靈心應可揣慧力宿能通
垂髮看初爍新腔奇太工氣潛聲內激節動調俱雄
木忍傳階下偏宜[illegible]掌中鴻輕旋地舉鶴避待春融

巴舞閒堪笑吳趨聽欲聾妙窮宮徵變清與管絃同
一関憐孱怯爲驩殊未終

程仲權先生集卷之八

新都程可中仲權甫著

七言排律

送徐給諫冊封晉藩

皇華賦罷戒驪駒一授桐圭兒聖模明發鳳城千帳
祖遠持龍節五雲扶河山西逝觩三晉絳翼中分號
兩都累葉雲仍昭世德新增社土表藩隅賢王不忝
周宗正上客原推漢大夫憑軾國門停上駟抗旌羽
衛擁先驅宴留夜月鴛央殿觴賜春風蛺蝶圖竣事
進知趨里日繡衣寧與彩衣殊

程仲權先生集卷之九

新都程可中仲權甫著

五言絕句

至夷陵

萬里冒嶮巇片帆寄生死瞻焉得平夷羈魂快烟水

其二

崖石奮欲飛峽流怒見東濕鬼日夕啼破冢出帆幅

讀范東生詩

嗟君未三十已厭居名下高韻世莫諧所貴在知寡

辛丑九月三日范東生入嘉禾胥外家拉予
與王徵嘉偕是日塵務冗集情致蕭涼部
署莫可了延至薄暮始得發棹因一一紀
之語雖不倫事實有指惟東生胤嘉會之
耳

致喧戒戚容尋好卜遠詣遙遙一束芻衣被僅成縫

其二

成美良亦勤居閒無乃賤車音詎不來日暮操空劵

其三

高垣綠花石萬株燦桃李垣外問鴉棲秋風儼舍痺

其四

阿咸武林來槖槖袖諸牘旅愁百莫申第領加餐祝

其五

大兒治蠙函幼兒但口語寄將數行啼散作兩鄉雨

其六

伯兄老無家小弟貧次骨酷為饑寒驅甘使起居闕

其七

曹丘非長者范叔豈寒士舉以況今人千秋有餘媿

二

其八

侍侶卒未至坐數隣舟女流盼方成悅其如櫂雙鼓

其九

從者二三指盤餐隨意陳乘桴豈終往行當歸食新

其十

行李即瀟索頗喜尋覊從亦知戒狂藥洗愛來塡胸

新安江舟中雜言

倚舷忽自怡直下悉眉睫雲葉亂高崖浪花撲回檝

其二

邇流愛潭長順流願灘駛去者仍當來褊心惑乃爾

其三

賈客百餘指布帆十數幅長年操脉膠石冭不可祝

其四

關征算及髮戕艑艭蹉栗十二如病商農何苦不足

五言絶句

三

新都程可中仲權甫著

七言絶句

白嶽天門

巨斧誰將鑿混茫青霞遥帶石榯香客來休問封中
秘玉檢瑱書滿石床

飛雨樓

飄颯初疑雨脚殘空飛餘滴到危欄如絲一半隨風
亂碎迸驪珠濺月寒

劉伯延携松蘿茗至

客携滿袖松蘿雲捲葉舒芽細不分理窟已推談塵
倦秖延清夜對爐薰

贈薛五素素十絶和沈景倩賦

曾珎一字博金錢玉腕銀鈎並鬬妍弟子舊傳王逸
少洛神留得半殘篇

右臨楷

絶愛香臺體製工方傳機上又盤中怪他游女逢江
漢彤管新教釆國風

右拈韻

蕭疎不向作家傳淺絳微施更宛然生色好追脂粉
外怕將摹擬逼黃筌

右寫生

鍼芥相投一語無髩雲化盡鏡鸞孤悟來止少脩檀
施珎重先分絡臂珠

右參禪

娟娟從知竹不如新罵猶溢向春初市中不待韓娥
去半闋移商淚滿裾

右度曲

瀏漓綠來雪色匀生憎花樣鬬時新寒窓日暮思成
疋安得留思問故人

右工素

截筒巧學鳳喈喈六律憑將十指諧怪底彩雲流不
盡飄來仙韻滿瑶階

右吹簫

金丸拈出玉痕纖絃絶虛勞鳳嘴粘縱道叠雙能命
中不應錯悞落鶼鶼

右挾彈

低鬟帖地肯嫌欹雙襪分塵最忍遲止道聰明誇掐爪又看搖曳鬬腰肢

右蹴踘

金埒香塵一道斜同將朱汗濕桃花相逢高揖絲鞭舉風裊楊花近妾家

右乘馬

吊宋鵝池山人 有序

山人名登春中山人度爲道士善嘉定徐宗伯宗伯謝政歸山人自輓一鹿車客隰陰邪大僕沵園無何辭太僕曰予將南謁宗伯囊生平所爲詩赴海死不欲後世齰齕知登春名也太僕罵曰耄叟燕趙悲歌士不死魚腸乃甕魚腹耶山人瞪目曰太僕視予兔松栢四周中人哉於是棄鹿車園井徒行而南明年有客過隰陰報太僕曰山人乘潮去矣太僕吁嘶爲詩吊之予與董明府次元和爲

踏翻銀海島雲乾貫月秋槎竟渺漫詩草並沉龍臥處頷邊字字夜珠寒

其二

沵園轄在客何之豈爲尚書有夙期海月幾圓拾不得錢塘笑殺弄潮兒

其三

扁舟南下不曾還半世微言老盡刪秘密秪知龍藏好更無副墨與名山

其四

乾坤方重布衣名望望中山感慨生城下滹沱難到海至今嗚咽怨潮聲

其五

重泯何處薦芳蓀俠骨難收俠氣存海若不驚瑤漢淨有招莫返汨羅魂

其六

珊瑚欲採萬年柯那睨神山上下波爲負六鰲去龍伯何勞横礪吊曹娥 太僕叙山人無子只一女

其七

自縱吟魂繞十洲翻嗟郭璞賦仙遊大鵬舌翼天吳舞寂莫惟教精衛愁

其八

滌髓年來骨可飛蓬萊弱水隔魚磯胥山白馬能相避夜半潮來見羽衣

上谷幕府九詠

巨鎮中逰九塞長高牙懸日俯龍荒清秋亭障閒燧燧楛矢特看入建章

右開府

旌旗十萬擁材官免胄胡兒夾道看喜視那顏千萬壽玉顏猶比去年丹

右行障

恩洽椎牛感沓深犢弓無事日從禽余吾水北陰山外萬里空懸馬革心

右饗士

鈴閣西頭馬埒平胡驑牽過赤繁纓翻身誰中金錢的斷入垂楊一片聲

右校射

太師申約馬新栽苜蓿風寒曉市闐銀尾揩雲時窣地郡中一半是龍來

右開市

誰從庚戌說當年甌脫春回萬井烟近會度支三百億空傳魏絳有鐘懸

右節省

身寄長城　帝寢西溫詞慰藉御書題莫言文綺尋常賜內帑精鏐更幾提

右錫幣

三朝牧養漢恩餘千帳哀求入塞居折矢束身歸部曲烏桓校尉不須除

右撫屬夷

渾河西畔羅旗麾霜入關榆戒獮期驊動黃龍旗影下凿犁撓酒醉閼氏

右□

託黃康生詢楚

經年別緒怨郵筒緘恨憑君問渚宮枉殺武昌楊柳樹長條不解綰春風

其二

纔說離羣便恰魂孤舟寒夢夜燈昏荒臺雲雨無消息野竹春來長淚痕

其三

回首荆門憶舊遊空江鴻雁下高秋只今猶絕湘靈瑟白芷青蘋日夜愁

其四

君行幾日到湘潭半劄題封淚滿函不道故人能忘却少原猶解泣遺簪

爲懐來萬兵使賦中軍鼓吹曲

傳食道左驕移營報說前茅接短兵露布飛來擒頡利軍中叠鼓一齊鳴

其二

赤幟如雲漢壁高健兒牽馬飲空壕亂敲石火燔殘炙醉卧城頭雪滿刀

其三

朔漠幽陵虜騎奔六師乘暇罷秋屯陰風半夜髑髏語殺氣纏將壁月昏

曉起

相憐日日馬蹄間楮絮無温枕淚潸纖月滿簾天似水五更殘夢失關山

督班洞

巧開懸磴曲中盤窈窕雲深石扇寒荒草路迷人不到月明魍魎語空壇

小飲鄒平城西

斜日桑麻水上村黄茅白板對開門當壚只解供調笑羞澁儂家犢鼻褌

其二

繫馬疎籬枯柳枝柳頭初壓未成醨琵琶終曲城烏起長白山前月半規

給史余五芝寓彌陀寺

市隱城隅朝磬幽繩床不耐曉來秋尼檀寺裡維摩像百萬何如領虎頭

其二

盡日何曾十指閒興來偏愜醉醒間閉門半坐爐烟細點染生綃出晚山

代張氏寄遠

記得津亭語未終牽衣死待石尤風秋波溢作盈眸血不是翻江返照紅

其二

青雀乘流畫槳雙庖檣懸月印蓬窗舟中衾枕情何限今夜凄涼宿九江

偕社中諸公後湖看荷花限水字

翠葉田田湖瀰瀰日暮菱歌隔花起難持顏色媚東皇滿柳秋風共湖水

送范惟守

柳色橋門操小舟秦淮新水豔如油子規聲裡春歸近不與遊人一處留

其二

省親何處結春裝浙水東流近故鄉宦久省衙清似洗雨過龍井茗芽香

謁小山殿下留讌丞謝

到來爲問校讐忙寒傍青藜夜已央縹帙牙籤俱未撿坐深花露滿銀床

其二

淮南曾訪八公還詞客千秋詠小山宇挾風霜今再見尚疑鴻寶落人間

其三

重閣留客解銀鞍小伎當筵舞翠盤執法好將苛禮殺滴殘餘瀝絳河乾

其四

酒闌簷露冷瑤笙碁罷花陰覆玉枰宮監夜收魚鑰去朱門深閉月華明

雙忠廟

江淮保障迄無功睢水東流恨不窮日暮孤城空鼠雀只餘庭樹嘯西風

偕祝給諫雨憩

腋汗沾絺午倦餘晚凉生雨遂巾車若逢關吏譏行李只剩焚餘幾卷書

新中驛

槐柳陰陰覆井花當衢修竄草墻遮馬蹄亂踏斜陽碎傷驛成村十數家

道中書所見

五月炎敲吹轉高荒原滴雨貴如膏箱牛服馬家番盡貢饋猶傳使者勞

鄭州懷古

嘍啰輿圖指掌間遼人猶恨苑橋關已拚歲幣收羣議獨策牛車甲夜還

家丁

雙韃斜佩臂鷹雛窄袖貍裘裂兩裾十五年時曾識字老誇弓馬未生疎

下寺僧

宿酲未解午飡陳脍炙隨時糁醬勻劈面問渠根木智多生種得闍梨因

東隣姊

幽處深閨不解情臨粧落得兩眉輕笑他韶慧東隣姊一到春來疾便成

琵琶怨

搊得琵琶日幾絃嘉筵未散又離筵苦留不住眼前恨那得重來了剩緣

過代州

彩檄交飛堠火迷年年俺答掠山西汾州未拜鐃懸賞貢馬關南動萬蹄

除夕太原府

雁門南渡路千盤殘曆猶從馬上看醉抱白頭燈影下錦箏搊殺不成驩

其二

老來筋骨病來憐葦簟泥床石炭然強放此懷當此夜怕聞明日是明年

其三

逆旅相留慰苦辛蕭蕭同侶二三人遂中誰譜梅花引已送江南十月春

其四

檀槽鐵撥素絲絃此技都誇三晉專里耳只今貪小令金元遺調漸無傳

其五

城闕春潛雪盡融誰家花勝出王宮更寒綴下歲䉿鎖元旦催傳進樂工

不寐

屛骨如柴抵布茵醫巫族進總無神病根不及霜頭草猶得潛窺一線春

嘲聞

袿襦常驗故時妝別後身材費酌量聞道楚腰非舊比怕從白屋厭糟糠

元夕飲張氏

柱箏行亂舌笙開侍女添香上博山綵袖障回嬌滿掬絕憐燈暈醉時顏

其二

佩蘭香息幾多年私語防人記不全惟有當時留半鏡怪他天上此宵圓

其三

將軍私第曲屛遮終宴分曹候月華盡道今年春事勝路傍不及故叢花

贈李姬

輕綃汗浥粉光流短拍聲圓閣夜幽最喜酒闌街鼓靜野風吹月上簾鈎

其二

小窗紗綱碧如烟日永金猊炷甲煎不信佳人南國恨就中試問李延年

其三

巧思難裁薄命辭陰魔偏惱有情痴心知終是膠鸞去且得花間奉履綦

其四

隣姬楚楚近成行轉眼鉛華半已蒼窣地茜襦饑幾褶至今空鎖縷金箱

其五

鏡臺不待啓朝奩無事金鍼盡日拈雁柱鯤絃君莫問田間饁婦自沾沾

麻姑僊壇曲壽[illegible]母

誰闕僊壇護紫烟蹄涔銀海幾推遷皮囊不貯人間酒一滴蘭生壽萬年

其二

養成雀骨薄鉛華象服雍容爍六珈青鳥何須金母使夕郎不比蔡經家

其三

泉書玉檢未曾摩千刼人寰詎暫過消息咯分丹竈火鹽梅已報鼎初和

其四

韶顏都詡證僊姿素德還知擅母儀自下圓龍聯軸詰倍添九醞五霞巵

過居鄭贈文娟校書

曉鬟盤出紺雲高識字何須記薛濤嬌面隔簾回一笑春風新紇楔荊桃

其二

杏衫窄窄茜裙鮮花底潛將手語傳宛轉觽人寧在貌靈心一掬總堪憐

其三

軟簾亭午捲湘波粉壁垂陰胃女蘿不必琵琶哀怨切古來薄命是修娥

其四

盈盈雙韈曲如鈎小髻前年學上頭感慨逢君衫已濕江州肯戀販茶舟

戲簡黃隱叔

東郊春事迓勾芒逐隊胡姬墮馬妝雪裏寒香持不固梅花連夜嫁青皇

其二

衢雪初融月倍明招邀巧託看燈行鳳凰橋下流澌漲窈約翻成誤尾生

其三

新年傷酒復傷春燭影鑪薰趂病身聞道琵琶閒院落枕傍流盻故含顰

其四

軟簾深巷兩三家垂柬曾同過狹斜縱使獨鳴丹穴鳳饒他不及白門鴉

程仲權先生文集目錄

記

緣起

序

疏

銘

讚

祭文

啓

書

詩餘

北曲

南曲

程仲權先生集卷之一

新都程可中仲權甫著

賦

靈阜賦 為黃從事作

天地兆宅岳瀆奠所當坤軸之東南稱分野乎牛女爰有隩區神明之府厥宇靈阜是為上土廣輪靡涯崇卑有度血殷丹崖肪截白堊首勒郭璞之編足窮章亥之步黨穹宇之崔巍嗽高雲而吞吐誠奇琛之藪澤為瑰瓌之麇庾若乃維黃岳以為垣兮畫澗原以為池基爽塏之釜起兮沇瀣鬱而四垂潤玄珠之璀琛兮紛生植之陸離璚花茁而長穎兮琪樹儢而樛枝若其靈菌輪攡旁枝葢張昌陽九節芙蕖千房鸑鷟鵕鸃嗈嗈鏘鏘摭陽坂之黃精擷陰涯之金光因睨彼疥土之不毛庶乎此軼玄圃而頡行爾乃灝氣渾涵岳勢峙矗人文降生眞宰所篤鄣都効祥江夏覃族靈阜夫子於焉宅卜於是結芳鄰拓彊宇倚裴徊澔容與帶枌榆之蕭散繚長薄與脩浦主人淫精殫思含毫拂素破鴻濛抉兮古罔象愁山精泣窮

宇宙之所祕闢聖賢所未語宛委蝺其藏汲冢羞其鄙遐冥搜於無朕反內視而忘已畢天人之蘊奧縡學優而則仕矢貞白之一心謁慈祥之吏治緊何期以遂初矯晁歟之委蛇抗雲霞而俱麗麋大官之斗米亂曰卓彼靈阜寥乎神兮三天子都其弄臣兮乘閼氣者疇其人兮江夏之子乃振振兮

程仲權先生集卷之二

新都程可中仲權甫著

頌

石林頌

夫河嶽兆魄擇地而鐘材星辰滙精順天而應世先生五常蘊智六經資德韞仁於崑石滐義於咸池振鐸南國分符下邑鎔鑄土殖調御民隱忽去故老於黍陽莫借循良於河內邇乃神京天路咫對於楓宸晉省月宵寸焚乎諫草綬若若而九垂職恢恢而六攝郊鄏鼎地黃屋雅崇豐沛帝鄉翠華如在是尊階殊秩咳玉振之賢鴻等懋列總金聲之彥庶職莫之敢愆諸典無不克緒金衡既設錯髮之異必懸銅墨咸計分撮之殊斯齊清畏人知忠邀主鑒積勞橫於天地存誠格於區宇盛譽殺於朝紳美名欝乎國乘乃乘餘隙旁敓什篇吮筆而蒸雲揮墨而開雨音合則林壑俱諧語契則禽魚欲和臨風曼引洹聲吟春觸緒哀歌繁霜綴夏述有簡而必經纂無言而非史爾其埋心理窟泛意道源恒河肆論秋水高譚宗教

雙洪白馬道其西歸道德無名靑牛逝其輟軛莫不機鋒溢出針芥密投而又履貴思沖居盈念損務抑華謝嚴裁參大截廉隅於百仞渟弘度於萬頃口鐘待扣外無竭聲心鏡俟窺內無勞影神不礙物水火如恬事不愧天雷霆可狎虛空之涯際莫循縱奪之端倪莫測杞杯石鼎雅勝大官之珍蕙帳松牀清點夕郎之署跡隨黃埴意負靑天邀煙洲而夢美門抗月岫而招子晉鶯園柳路藉草朋尊鸞月桑津宜風野袷雖綱國挺民之業方新而探奇鈎隱之懷益遠彼良史固待緘乎金匱吾小人特知頌夫石林爾

頌曰維嶽維匡維澤維蠡嶽峻以峙澤柔以滙間氣之鍾閒世之啓維嶽之麓維澤之溥既滙既峙欝是邃深嶒屺扶疎是曰石林士則完行仕乃盡職師之君之士民以宜豈弟之休戚之金石筆舞酉省臚是膺脊一攝六官一綰九篆剖心陳言九閶非遠欲售不售其如深宮疇導利源無累聖聰輪臺未悔我心則恫大道既隱蕢言日繁誦法於孔肆以曇聃如其闕之曷置勿譚必我之是我是則隘必彼之非彼非

曷害學人紛拏職是用昧爰耽永言律協聲比三百十九轍遵厥軌屬和益稀實違里耳雖用緒餘不楺至蔥雖居膴仕不忤夙好綴綫何拘煙霞匪傲石㒵穀㳙林或赤松匪㩦之壽他山之攻小子頌斯有慨於中

程仲權先生集卷之三

新都程可中仲權甫著

傳

金山人傳 有序

夫士以貧失職不得不遊大人以自見故率稱山人云山人之號不經見獨唐李泌以白衣無秩階示不受貴倨相加輓近奇行姱節絶少其卑汚者陽掾其名非罵座則搖尾壹切取厭薄於人而山人辱矣金君故博士高等胡以稱山人其必有以也爲作金山人傳

山人姓金名樓字翔龍海陽之五城里人幼治經生業有奇思置問師毎不得對爲社會輒傾其儕偶好爲駢語友人嘗舉舊人隻語難山人曰棗棘爲薪解斷劈開分四束山人應聲曰闔門繕屋折上裝下成兩間又曰雪壓竹稍倒地拜天求日解曰月移花影避風躲雨怕春催其奇䨇類如此治聲詩詩佳爲古文詞又益佳沉浮庠序者十六年受經請益者滿座俯覩一第終不得久之詣學使者謝曰生骨無貴法

才無俗情不願爲一儒冠所縶乃巾白氎走揚州眞一塵於瓜渚得錢半入酒家胡遇古書史名畫三代尊彝之屬不顧倒橐市焉揚州大賈多笑之爲之諺曰不善藏貨問商緡顧陸書鍾王賈而不良視金郎不善謀貨商周蛟螭匜雲雷舟賈而不脩視阿樓山人聞之愈益喜晚又受一廛長千里四壁圖書尊彝丹臒相媚以自娛行年六十色澤髮鬒一飲數斗又巧爲藏鉤之戲置十餘枚於握人不測其盈縮必中之故所向無勁敵初山人生十一年喪母又十年喪父三世皆以孤子當室娶於程甚賢能於山人坐薦雍髮欵賓客山人心德之不幸死繼室以姑蘇張氏性恭順習書數椎布操作山人安焉非張食不甘三年又死山人視房櫳即戚故寓跡多在燕趙齊魯之墟故友姚宜民以武試北上困於瓜渚不能進山人方不飽半菽爲辦二十金裝盡出於貸人語山人君無儋石儲奈何絕食徇物山人曰富而市者貨耳樓即市義也既署曰義尚以貧爲解耶終不問償山人外王父母及舅氏六喪未舉舉室無噍類山人曰寧我露居不忍外家露骨寧我枵腹不忍外家鬼餒蓋典其垣屋算器爲封樹龕主焉山人乃有丈夫子四人人任以事歲責一二緡爲養曰非廼公安其薄顧雖老猶可以故諸生月俸佐糜費第不欲令若曹廢子職耳然終以好義嗜古致困

仲權氏曰翔龍固已貧宜其土簋竹簞也而所御多商周遺器蕩魄怵目受一廛江淮突未得黔必壘卿圖史映四壁寧甘糠覈不忍其友之槀之稿是貧不能爲翔龍害矣文雄而恥爲儒義烈而恥爲俠其有鑿亂法犯禁之譏也世方訾山人名而翔龍遷焉予識其隱用世不得避世不可固爲是玩世云耳予嘗兄事山人當其初度曰升爲之贊

贊曰貲則匪饒德乃孔阜譏不遑卹嗜義與古親友之難視力而舉旁逮小技藏鉤駢語覈若玄微動傾其伍

陸翁傳

或有疏其屬而爲親之卹非其子而欲父之報者此爲非常恩矣於代王孫於其外家姻陸翁有感焉予

過王孫魚服遊蛾眉僧舍忽張目曰聞生能文章不矯而信吾有外姻陸翁欲父報之願藉子爲之傳予覛王孫衣不掩脛蘩蘩無所食止奚暇及無益也王孫則躍然畫地而數而予掇焉翁姓陸諱應祥號雲野世爲大同人父輔尚潞城王郡君生翁兄弟四人而翁晚居卑父與仲兄應奎先死遺孤敏善季兄應禎應禎女王孫母也伯兄應鴻攻制業家秉壹裁於翁翁奉郡君雖四十口粸糴不恒飽而郡君柔嘉無間伯兄舉於鄉又死遺孤敏德敏植敏捷敏權敏德

用貢陝西蒲城縣縣丞未及任而死諸塗遺孤有源有光有聲有典翁皆量材而授之儒與賈必使毋遊手食敏捷又舉於鄉今爲河間府同知翁二子敏才敏學皆諸生敏才以不第鬱死翁亦病病十年而死死之日期之喪猶三年之喪也里哭諸猶家之哭諸也視者覆面臨者失聲賵者倒橐也王孫之父雖貴宗稱貸不贍王孫又閿於吏胥絕歲請出亡在外母死久不葬翁曰孰謂吾姪女非吾女而忍之暴那瘞之祟封樹王孫惟吾母之念不爲遷則於翁若父之報不爲腆捘其所爲皆非常人所能乃爲勒陸翁傳王孫出其技鐫之金石則所不忘翁者遠乎哉王孫名廷雅萬曆乙巳休寧程可中譔并書朱廷雅自鐫石

歸三老傳

歸三老崑山人年五十鰥居城南壕上得米炊於牀足并日食而好爲大言丈夫居當華榱隆棟聯隧達衢出擁峨艑擿怒駟何致作賈豎握一錢惟恐從指罅滑去也故人笑之以爲狂疾鄉富民莊小舍者五

日一詣邑應科差會晚不得入城就三老宿三老顧室中無所爲蓐餔惟牀下雞新㲉悉截其喙距炰而進莊啜而甘之不暇問何肉也明日入城匄當館人置餐曰吾歆三老異味不能擘若若市脯噉我三老曰夜以咄嗟無具赤伏雌之族充君之餔顧安復得嘉柔引視數之政得喙十六距三十二莊爲惕然因謂之曰三老貧欲媒利雞寧如豬貲若貲斧入郡選市肥腯鬻諸屠肆當得息錢少贍三老曰諾莊歸持百金并舟徒從往三老道阻暮雨遙見一人敝裾悴

容彳亍鄧舍底雨勢少殺登岸問之曰林某閩人與計偕逆刼一僕死於盜一被巨創主僕不祼者僅厠牏蔽下體耳三老曰無傷請客移創者舁入舟爲具湯沐肉食藥劑創者亦幸無恙於是盡出其百金爲辦裝十割其八一無所市而歸後五日莊來問息錢何如曰萬倍曰何也三老語之故且欲納還所剩金莊感且愧而終賢之爲非常人委之去無何崑山令使三老爲塘長嘉其能所言多從乃林某者試春官以第一人成進士除翰林院庶吉士請告取道於吳

時塡吳開府中丞爲林某姻連昵甚監察御史則又其授業姪也咸郊迎金閶亭下酒半林某起再拜伏地不起至泣下曰曩余遇擦於此舉足成殍歸君塗人傾橐相濟窘空身歸於困此豈世人所能兩臺適官其地而能爲某報歸君如某躬所爲也者某且不朽兩臺許諾交下牒崑山急歸三老乃崑山令則以巳與三老周旋疑所部察讓急三老巳必不免三木囊頭遣行入見中丞臺中丞望見讓令何梏致賢者目令出引三老烏幘絲盤寘上座授餐見御史臺御史以仲父被恩深直下拜登致辭傳命令丞以下宴寵之自後凡郡邑大獄劇務諸所不理者咸牒歸塘長處分遂致珍瑤累鉅萬營宮室舟車服御一如往者言築橋門百餘尺郵卒操版蒲伏橋外喝名而入鄉里咸豔之此聞之崑山髯上人言歸三老五十三始有室嘐嘐之志不以貧老詘豈誠有所見耶卒食太史報享有榮名信其志者二十年市義之効何如哉莊小舍一村叟有槩於衷貸而不責益與市儈駔詐然諾若風者不侔矣彼其持一囊自固沾沾計得

何姝鼠窖粟豈人也哉

程髯傳

程髯髯尺五五世爲目醫長于市中環百里無盲人常言我何必歛上池而後見垣一方灑泰淮一滴可令疾者無礙視先是南京主爵素多髯功欲官之則曰自某禽技五世身於是寄口於是糊足矣顱顋嶄岩惟便巾一幅安能勝大冠如箕又髯長檜於郡受風而飄與垂紳相糾棼能得暇時與櫛理也吾淬金篦以當贊笏咀參芝以當大官之餼豈待若夏無且

以藥囊提人殿上而後爲貴哉會祝給諫以一身攝
六科事夫人佐於內餺飥饌糜竈煬必親致青名髯
視之投七應手瞭然給諫故善攝襟書題其楣曰大
光明觀者不知所謂歪以問程生程生曰夫曜靈匿
景昏猶故也是日無全功石燧一燔隨擊而熄是火
無定體究其光明不周於用奚大哉惟不待日而光
不借火而照前不着塵內不着根中不着視山河大
地猶之乎心肝脾肺心肝脾肺猶之乎山河大地而
後目之八萬四千功德始備髯將何所施其技哉雖
然髯非族工也

王仁卿婦傳

語曰坤德貴順婦德貴徇順則成物徇則忘巳女抱
一而從三惟其所在志必致焉夫二十年恃父母而
處雖志奚見歸而有家而後夫與子之願始矣仁卿
賢而宜其婦婦賢而不宜其子而竟以傷安用徇哉
婦姓畢爲新城望族祖亨大司空從祖其大中丞父
昌廩諸生母王氏慈孝夙成雖生長錦罽中獨好澹
約於時仁卿家自太僕卿而下通籍者十餘人綬若
若照里中畢以舊閥爲世耦故婦姊姒六人半歸於
王長姊事仁卿六兄冏卿六娣事仁卿十一弟撿討
婦事仁卿爲冢婦婦職甚修其姑榮孺人曰新婦操
作劬吾如憂其不少休何姑叔則曰丘嫂來歸室無
違言而上下肅睦時祖姑太恭人劉尚期頤緐恙見
輟撫之曰若眞我家婦隣左爲之諺曰畢竊其譽王
丁其祜以爲畢雖竊姆教之美而王乃獲宗事之福
矣仁卿以才難售常牢騷不自得必曲諭寬之婦常
病仁卿亦病廢來視婦藥輟推之曰婦病廢婦事而
又使若以婦病廢若事婦視藥如菫矣趣令善視仁
卿必仁卿勿藥婦始藥初舉女女殤舉子子殤婦巳
哀甚病作又再舉子子又殤悲號慟絕遂不可爲藥
矣萬曆丁酉卒年才三十有四獨二女一子越八月
子復殤先是冏卿姊以不能姙日夜積思前年死撿
討娣以撿討纂修國史積勞卒京師七日絕粒去年
死是皆以身徇夫與子者也予讀仁卿所爲婦墓誌
而悲焉待爲之傳

野史氏曰婦職不越夫脯糈之末德何繇懋其所懋

在所遭之不幸而後著耳畢自仕閱嚴姆敎仁鄉席詩書禮義之澤士行完婦何由戫脯糈以取譽而竟以子殤悴怛慟絕聞者酸鼻哀其志一姊一娣德同懿幼同處字同歸死同殉異足傳其奇矣

贊曰王畢之講世敎於里遴壻擇婦各協厥祉嗟是褦襶痡於劒齒殉身之同一姊一娣

舒古塘傳

吳中故有月華研圓暈數十道堅而蝕墨主人非精鑒三百石誓不售然以鈎奇耳卽三百猶不售也故

好事家多垂涎不可得舒古塘者梁谿人能詩以賞鑒聞鬻古器物爲利常悅吳趨姬貲盡粉黛又博失利不自聊曰安得左執研右執槊獲三百石於咄嗟何困至此蜎縞孤帆中信所之入陽羨山見牧竪弄圓石綠縢上暈道如紋曰明月豈在璞耶吾華之三百石不足收矣割斗粟易以歸潛摹月華欵製密授良工成之手摩挲十日瑩可鑒襲以重錦乃遍𧻓諸常垂涎者曰月華主人屬有阨將鬻月華爲解其戹在我我視賂居閒多寡爲離合人於値外增至三十緡纖截以歸吳中競賀獲研前置酒爲壽爲賦詩文夸耀之而舒驟獲志滿再至姬家吳俗所稱幇閒者麵其瀋蠅蟻相告於是吳人喧傳研已易主研主人聞之驚曰吳有兩月華邪而吾誕言厚値徒爲大方笑貲耳疑之乃詣市研者僞曰家有頑石十襲之愚累世頊以阨故屬舒君以售不忍如割腹珠聞君捐棲畝之餘得之某不勝少原遺簪之感願更一邇少解慕念市研者爲大張具酒酣捧研出啓櫝脫襲主人知其受欺於贋也若明言之必執贋責値而舒途

窮粟盡析骨無所償乃嚙齒忍不發第漫曰數世之珍歸君几案得弓猶是楚人何憾珍重而別至今吳研有兩月華人固能辨之云嗟乎舒君取雖苟哉然其技能令予者意悅不猶賢於竊與乞乎市之者見詒何傷於智人各有所嗜此皆吳人能事若研主人誠長厚君子豈易及哉

王素君小傳

太史公書最嚴簡而於日者三致其意劉中壘傳列女惟主節義慈孝誠以越此非畀下事人閫內之事

唐宋末造則有若聶娘紅線胡永兒輩皆能舞其術以階禍福稗史所不廢則素君可傳已素君先世故婺人姓王氏婺俗多以釀酤取豐饒其先嘗鬻酤至武林因占籍素君生武林三歲失母鞠兄弟子然依祖父爲命素君少具姿首有夙慧通女孝經班氏七訓諸篇惟恐失身異鄉爲門地羞乃贅得徐婿歸婺婿性憨而愎嘗與人博爭道舉局搏人訟獄墮其家業祖父亦死夫婦不能生活諸嬸姒憐之陰相謀曰新婦豔如朝日若入漁色之家必能以才貌鬻珠翠

且得値振良人息業素君聞而憤恚不食遂絕諸嬸姒然終無以策婿又祖父死未葬乃曰天不降衷阸我兩姓市門繡紋性所不習執經以完婦事則兒能其若良人與外家白骨何兒昔讀女史旁及天官書七政五緯頗涉其津擇一椽委巷底作女君平與父言慈與子言孝可得百錢緩死市豪少年聞挑之百方不應迫則謝曰諸君不聞唐寧藩不能奪一餅師婦志奈何萌非分之心相誘素君雖浮沉風塵乎而終潔自保性喜琴獨夜再一鼓若以賞音請者曰兒自娛耳終不能以琴心賈媚安定氏曰詩稱婦人惟酒食是議又稱哲婦傾城此君子道其常耳非所論於格之外也臧文仲繫於齊饑兵且至惟毋知其隱故子歸而免國於釁惡見其傾城也智曷可少哉素君一孱女子能權其術以自振外家之朽骨掩而自固不頻於亂是非善操其節義慈孝以爲用者耶非爲節義慈孝用者也子長子政而存吾知其列之右簡

湯表背傳

分宜當國其家督少司空操予奪之柄又精賞鑒故天下之珍瑤寶玩晉唐墨蹟畫片畢集惟以裝潢收藏無其人爲憾時姑蘇王廷尉其故大傅文貞公孫也以蔭累爲冏卿出入分宜門與司空有兄弟稱云屬冏卿購其人冏卿遂以所知湯表背薦極贊其能司空爲致二百金爲秣馬費至則相得驩甚常令居旁侍食見寵用往來二家門下足恭問對恒稱主二家亦以其能而不伐也親信之冏卿私喜以能置心腹擁翼左右而湯小人也瞰知冏卿家傳文貞紫金

巠盧踰鎰中盛漢玉杯希世珍也密以告司空司空屬湯求旃冏卿心念此吾先世重寶愛踰於命乃謬對曰功名富貴相公之恩司空之從臾也誠何敢恡司空幸與我大中丞理漕務我卽舉以爲壽功令無以廕得開府者冏卿特藉是爲解耳司空曰冏卿姑舍是吾請吾父晉君奉常大廷尉少司空出理河政是事權等中丞而秩階有加冏卿許諾適求得璞中玉如羔肪百金購滇良工日夜琢成杯與家所藏者無毫髮異幷其盤以獻司空喜甚一歲三擢至奉常

一日湯來謁冏卿與之槃矢口曰湯君故人吾有人乎司空之側杯吾太傅舊物卽償十五城弗易誠何有於空銜湯驚曰安得有是言在司空所者非邪冏卿語之故且呼杯來吾與湯君勞湯心久欲傾冏卿而巳獨當分宜聘昳翼日告司空曰冏卿篋主其博美官者贋也昨暮飮奴見之其良十倍司空嗔忿奮袖起湯曰冏卿不擕家篋笥具在臥內主且日往拜將訐僕十人搜其室眞杯得矣司空然之晨往冏卿有老家幹從隙中遙望見司空意弗善曰必以杯來急內杯懷中跳短垣外避司空入坐未竟起執冏卿手曰奉常官三品乃不如一酒觥寧忍以贋相詒冏卿曰向言相公恩出司空析骸刳胃不足稱報其敢以要領嘗斧質且杯絲縷如出鬼工鉅世間族工所能下官無家櫝篋具在請檢得之檢之得他杯十二皆下品也冏卿起謝曰人嫉吾蒙恩厚耳幸司空無入小人之言而猶不虞湯之搆也司空媿歸大責湯湯無以自白他日又過冏卿冏卿曰昨履虎尾幾不免而杯幸在杯來吾與湯君再醻湯退家幹曰郎君

慢藏安知昨日之危不自湯致奴且慮明日及禍冏卿頓足悟曰是巳是巳將奈何曰奴黎明懷杯潛歸嗣圖解官歸耳詰旦家幹甫出城而司空嫉緹騎百人來搜又不得司空慚失舊坐驩又疑湯小人爲搆狐疑於心終不可解而冏卿亦思有以報湯矣徵偵其所爲會會稽人持唐宋人畫三卷湯以百五十緡市之而因鬻司空八百緡冏卿密名鬻畫者曰若取卷來吾倍值酬若卽不肯若佯以刃破額彼必懼矣鬻者如指往湯果入告司空司空亦不甘心棄八百

緡也冏卿獲巻乃大張具請司空枉其宅曰湯奴背恩搆我二人其始入也自我之疎偶獲三軸聊以贖罪司空驚起曰巻奚自爲值不訾何以得此冏卿曰浙人宦家子欲薄宦京師無階將售此爲羔鴈幾爲無賴所奪奮欲自到始出諸虎口我以九十緡得之不足當司空寓目也司空曰湯奴役若是當令嫠吮其肝是嘗入吾皮謗乃公八百緡猶以爲不足而來告贖不厭才九十緡也冏卿曰湯憑恃威靈向下官索三千緡未予晰我遂以杯爲釁端賴司空仁察幸完首領湯橐中蓄已不訾皆恃司空聲名恫愒橫索恐不利於相公司空不懌罷酒去旦呼緹騎圍之籍其橐銀八萬五千兩他物稱是拷掠湯無完膚遠戍宻雲時湯來京師未及期今訴薦人者曰無若吳門湯表背也

二猫傳

祝給諫無功嘗館於溧水武家武家蓄小猫瑩白而馴善捕鼠有小童名雲寳不以畜畜之必滌魚腥飯汁爲飼臥則編蒲爲窩中加枕焉察視摩拊備至猫見雲寳亦帖耳搖尾就其懷得鼠輒銜弄擲放待雲寳命而後敢食武有壻高淳人見猫靈乞攜登舟去雲寳延哭如喪猫亦閉目絶不食壻憐其不食且死使人日馳二百里籠還雲寳迎喜若獲其喪猫亦帖尾就食如故焦太史弱侯舊居近成均珍珠橋之東河邊其門畛東隣數十家有猫善竊防少踈輒爲銜去一日享客俄而盤中失鵝首遂減客驩主人怒甚釘其四足於板棄之河中猫受釘順流下痛苦號叫畛西隣百家收得之者爲拔釘養之良久無恙遂絶不竊性多捕鼠食其家愛之謂猫性馴靈如此奈何主人賊而棄焉殊不知猫之有所懲也後年餘猫主人過其家見猫臥榻上手持其尾謂其家曰此妹類吾家棄時猫其家方申其故而猫躍起嚙主人喉急解勿脫至用利刃斷猫首抉齶拔齒抉歸竟用病殞死人言人靈於物不知愛憎之過之猶其靈也猫犬去人差近往往有異予觀二氏猫亦駭矣人性能置恩怨而後爲君子今猫反以是見詫此其所以爲異類也歟

程仲權先生集卷之四

新都程可中仲權甫著

誄

吴太學君遂誄 有序

休寧商山里吴君遂先生以大明萬曆之癸酉歲春正月辛於正寢越月之嘉平卜葬巫山之陽巫山東介予里爲龍左首於是墓櫝材矣予屬倦遊歸謁祠下慨蒼昊之不祭悲黃耇之遊徂爰綴蕪詞託諸毫素在禮少不誄長然哀衷所激非聲無以導其幽噫氣而洛非言無以彰其旨古人已用之予何爲獨嫌先生胚仁囿義生懋其資椭禮沐道學胖厥體内美貞共韞璞修能芬若扈蘭燕無惰容動罔舛跡至孝子含曲備而無方肄業師席應竊而屢輟割腴引避於尊庶飭廟矢虔乎腠臘誄莫勝衣譽從弱冠彪文鳳彩軼峻標於人羣雲鬱霞蒸署逸格於士品粱肉期而成驕疏獨習而誨儉牀第遠艾姬之御骫籌爬變童之侍加澤密屬濡恩遠落比屋晨突待舸庾而生煙載塗露殣仰周襸而拚坎翳桑奉哺寧示蹴與之驕遮道罝餐安致嗟來之謝隱德龎而里風變小効試而家政齊集衆美以飭躬無微纇之可摘他傳誌薔詳言之此可得而略矣若夫内虚海受外惠春施勁志冶金百剉而剛不回溫懷剡玉一瑩而瑕勿點紬芬理亂較焉析縷批觚導窾恢乎遊刃探妙要以歸三握圜機而答萬迥其絶俗嗒若遺世於是燕翼旣貽蒐裘亦闢止水澹其沖襟高雲諧而曠韻袯岫重巒一卷具其體勢吹漣激瀨九里沐其沾濡淤蓮千房井桃萬走幽逕導武崇臺敞嘯拈煙杖以移日命松醪於清暇夫何珠淵易涸玉崑先摧日月慘其照耀溪山失於憑依苟可起疾咸願減筭賁德音而爲訃變頌言以致唁有心俱隱無背不枯嗚呼哀哉木秀林而怒飈乘堆出岸而衝湍嚙黠結綠之鴻輝彫孔鸞之絢理灌莽樛雲堂封有㝌哀壑懷川迴湊孔閒嗚呼哀哉

誄曰物無定體人有同欲體備用周欲宜理伏於維德人不囿於俗彼其不臧匪溢卽縮澹然君子溫恭粹和謂稟於天天詎有頗謂受於師教術亦多曷不

齊賢而亦異科載乘往因具是根器慧定聿兼重之
精詣裕以達慈慈以運智推用利他含體自利逖考
祖伯實荒南服季子以降分國以族維商聞人左臺
文肅孰曰芝草不根而毓世服上農兼修廉賈既易
菑畬遂雄貲斧中葉彬彬儒術用舉煌哉閩藩筮士
始膴仰測神象頫揆岳瀆覆之靈秀承以均淑乃生
人特挺爲家督允恃亢宗豈惟潤屋雖擁素封弗踰
素位富不及奢予必當惠饑仰發庾幣待掩棤從密
逮疏視力而濟流澤博被毋擇逖邇自邑屋逖越

千里振墜捄頹除茀繕圮危梁垂虹冋道如砥天㣟
流行魃涝薦瘯㰂餤若飴庚癸呼鄰易子爲爨析骸
以薪哺之瘞之咸君之仁慥慥篤行削夸樹悖華不
外實德有其言肄業璧水翡英橋門允謝秩階貢於
丘樊學靡常師業厭拘儒謝歸爲同分趣則姝匪排
匪附握玆道樞太行摧蹦我則夷途謂仁必壽踰艾
其幾謂德必譬仄陋未起徽音虛流遺文徒斐指日
而詛胡不貰死雲溪藍川文肅少師世講勿寒重嬔
因之天造巫山琅源環漪滕公玉棺於焉是依我𨳝

積慶其嗣甚焉鳳沼聯翥鷺班並騫日直周廬右史
記言帝眷所生交錫重泉言追儀形言尸杖几在心
成思在誦爲紀鄉賢繼議美謚嗣擬允哉若人不媿
愴史嗚呼哀哉

黃隱君惟存誄有序

惟存先生含光茹瑋白首以處士終有子蜚聲士林
而未及祿養光靈漸遠日月徂化岱有崩崖善人安
倣題湊既肅夜臺永扃爰作誄詞用寫哀忱其詞曰
聲不位崇德以齒長世綱弗嬰追軌天放惟無可名

始符太上家廓太素載悃載仰惟君之降江夏芳曹
高源伊峨不忝閣右履仁戴禮安老懷幼沖襟所加
如被醇酎曠度孔淵任滿不溢撝謙若拙富巧豐藝
八紘無際不礙目睇萬緒叢萃莫遁心計結髮受書
榻穿當鄉劉輪致誚悟彼滯迹師說一㧕是非互擊
黜聰絕智或覿聖域雲颿飄揚稅於吳楚異彼騖發
用集貲斧樂觀萬貨以子權母散用市義豈曰徒費
舄夷猝合青㲪蔽原言言宮城鞠爲廢垣君寓壘中
布菽攸屯賊悦慢藏僅以蕣餐太梁盜俠託係逆旅

狹揄嘶吻徒侶氣沮君益市酒祖飲酣怒高枕示閒
盜窘遁去鳩茲之役畚築匱告輿言微君嘉績未係
浚下覆高僕痡形耗百雉蕩蕩寔維君造天菑流行
相屬無歲孳以澤畫十戶九閉惻惻減餐爲管櫝櫃
不訾之予弗諱傷悲嗚呼哀哉乃陋好修身詘志信
藏景蔽形合和保眞寄思玄極窅乎無垠糠粃品物
君庶其人華首之老比屋是師苟歷不明肅如秋颸
言軌行則令好有儀降言既永志矢弗隳嗚呼哀哉
日昃景西飈恬籟沉馳訃競塗哀舌同音林樾被霜
黯靄曀陰陽雁宵號寒螿朝吟高阡玄廬楸封蒿里
窀窆既襄埏隧既啓遺茲杖几矜式後死移謚紀芳
用昭來嗣嗚呼哀哉

王檢討[illegible]元配孺人畢氏誄 有序 代

維萬曆二十有三年月日山東濟南府新城縣翰林
檢討王君[illegible]以修纂　國史積勞殞於京師元配
孺人工部尚書女孫畢氏務面毀形崩痛號顙酌漿
不御竟死以殉於時匪親咸臨不訃皆悲引哭而八
風淒零涕而九逵潤有司疏　聞　特恩賜唁方輸

廣柳歸瘞淄水之壖列帳哀楊祖奠燕都之甸嗚呼
哀哉孺人毓瑞坤靈分符月采三能朗次表祖德於
元卿八卦司方膺巽爻於少女徽華蚤懋箴誡夙閑
金英之沉惠風瑤茁之涵膏雨飭若繁悅歸我瑯琊
機軋寒聲瘁蘭煤於夜燭蠶眠春令湛葉露於晨筐
莊敬弗違柔肅有則乃從仕宦於長安爰勗夫君於
內翰翟禕芬以耀軀璜珩鏘其節步婦儀用整閨政
克諧夫何太史奄捐玉署盤灰太乙之藜永謝金縢
筆槁石渠之草孺人離心絕志矢九死而從所天棄
七斷匙決片髻而指時日髮絲勞紺骨委銷儀巾血
濡丹淚枯廢視齒劍甘其若飴仰堇幾於可飽聲噎
吭於一喙腸縈棺而三匝瑱珠晦飾耀靈共墜於虞
淵蘅鑑韜輝織阿同蝕於朏魄虛空可壞金剛之質
不渝寒暑有遷松筠之性如一聚族若賈舉國同咨
嚴祠組豆靈風寒其素帷貞石龍蛇懿謚標於彤管
剞劂幽燬於國風庶以光昭於史乘云耳其詞曰
坤儀載靈方祇卽謚岱雲流英海月呈質元君降徽
玉女効壹載弄之瓦啓祥於畢服習姆訓秉敎公宮

剡玉成度扈蘭被躬端視無頗微動必恭詩禮有素
文繡致紅毓德遂闔珮芬名閥修容淹霞貞心淵雪
是綴是紉爰縞爰潔銀尺委蛇金釭郁烈笄其丁年
嬪於太史蘋藻惟虔紘綖以理致孝慈姑以逮娣姒
諸族稱焉君子樂只林第不狎矜莊自矩安戚惰容
辭拗謔語績以佐讀光熠宵炬吾伊之聲若出機杼
從宦於京魚軒言邁雖有翟褘不忘荊衿雖有綺羅
不忘管蒯襲其朝服雞鳴夙戒太史臥瘵歧跗技單
屏漿卻粒摧心隳肝百析其骸佐劑非難如其不諱

義豈獨完嗚呼哀哉爲善靡徵彼穹何酷戕我國華
靈芝士族憮栖既施梁稷兵沐言掬坎濬濺以自沃
誰侍於下九京孔遙羌其毋遽遲我山椒閉戶飾巾
引決崇朝無間殺死願言同遨故縑掩笥遺釵褪羽
驚坊訏戶臨姬弔女司牧以聞　綸章嘉予訃唁四
馳交淚沛雨嗚呼哀哉廣柳翹翹首丘桓臺傾都出
祖丹旐衝埃淄澠波咽云亭峯頹鄉老閭史羅企城
隈雲凝栢隧路闕松城珠襦炫兮金魚同扃樹之嘉
木是曰女貞石鏤負屭於宣令名崇祠言言時豆時

篚銷霞垂幄鑪薰結宇幽斯邃斯靈也來祔巫覡旅
進式歌且舞嗚呼哀哉人代悲涼山川遷謝玄廬輟
曉黃腸閉夜仙都以嬉天縠允卸臂彼日月尚或有
蝕於茲婞節曷其有極譬彼松栢尚或有踣於茲徽
音曷其有息雲裳月帔虬駟鸞輧恒臺之側泰山之
顛天壤可獘景慕無湮敬攄哀詞用貰重泉嗚呼哀
哉

程仲權先生集卷之五

新都程可中仲權甫著

記

無門洞記

天目西趨武林南北條夾明聖湖若舒腕無門洞當北山之肘宋高僧無門祖師慧開道場也朝露夕嵐仄逕易失故不為遊人所慕開公道行峻潔載高僧傳及佛法金湯中峯廣錄諸書理宗嘗詔入文德殿升座禱雨賜號佛眼禪師為建護國仁王寺須賚相屬少保孟珙丞相吳潛鄭清之輩咸受開示嘗說法龍興之黃龍山歸屢有光怪蜿蜒松上茀茀然知黃龍隨錫而至故禱輒應是以又稱黃龍洞云勝國末年毀於兵燹僧徒竄逸龍亦潛蟄寺僧祖吉屏居南山石屋每過故址徘徊不忍去祝曰祖道不墜龍當來歸因拓舊逕棲焉洪武七年旱魃殺稼都指揮徐某司馬叅政徐本憲副李質郡守王德宣咸聞吉公開復故刹黃龍復現松際往禱當有應遂得甘澍三日夜於是相率輸木埴為營殿室并祠祀黃龍弘正之間復爾頹廢舊蹟盡泯人遂無復知有無門洞者嘉靖初京口沙門員果號香林者分衛至武林晝乞聚落夜衣籐壁人見其苦行爭為具新衣上味厭之遯至北高峯絕頂覆束茅如蝸止觀其中與豺虎雜居者六年嘗隆冬蒼靄雪中十四日路絕人城中民夢關神躍馬呼曰北高峯古佛雪中絕食半月盍往供養當獲殊報旦日往詢會於湖濱同夢者三十餘人競除雪先登果公殊無憊容他日過六橋見長人前行疾追之踰紫雲嶺而滅茀見瓦礫成阜牧豎跳弄其間果公少憩磐石上隱隱見髻光疏之得眉相旋得滿月容牧兒驚報城市咸以畚鍤至須臾盡露周身又得斷碑讀之始知開公所鏤像也乃貫泣下拜曰員果與和尚同出南嶽豈以庸愚萬一可堪負荷故現靈相相示敢不誓捐軀命以報祖恩於是履霜臥棘圖復道場又司禮監大監郭某方武選九敘馮居士玉咸為紀綱隆慶改元督學使者下教毀淫祠里戾民錢某徼賄不得遂誣邑丞來巳徹瓦矣時主寺為眞海直前曰佛刹龍祠國家報德之典公奉

敎毀祠之淫不淫而毁佽德而長奸民咎將有歸適
汪司馬道昆過此語李直指叔和殷希知正茂而鄉
達顧方伯言力贊之得無毁海公徒曰如定如才多
與土著流寓諸賢爲方外交而可中偕潘景升一再
宿洞中因得悉其首末洞據初陽山脊領之際二石
離立其一東面抱山高二十尺卽開公鏤像其上像
占石十之八其一横伏像膝前者鏤那伽形傳言開
公短小利捷說法昇座必假重墩因鏤此像誓曰願
我再來自量等此景定四年十一月錢塘孫栱婦李

氏夢一僧舁一燈自通開道人求寓宿旦而得男及
長長九尺有奇肥白魁傑聰明絶世出家受具是爲
中峯祖師云地故微窊下因宫之故砥平之非洞矣
宫才四楹棲佛菩薩三軀面西政與石像脊脅相屬
也右隙隘廼爲塔院左个室面南爲龍神祠祠南降
石罅微陷草土翳之是爲龍窟龍有蟄現故漲涸亦
不常寮室厨湢十餘楹痺隘僅許蒲團擁破衲蒙頭
坐耳不足容五百由旬獅子莊嚴座南隙蒔桑十數
株盡南放生池半畝織竹爲垣戸以通出入巷石株

木皆栗公所營今定公徒衆五六儕惟三時經梵飯
不繼而粥粥不繼而拾橡採蕨又不繼而禪悦爲食
耳於舊不能少有增加定公謂予錢塘之勝多在兩
山湖涘而視此若幅員之外無異甌脫宋元之時斧
斤椎鑿日尋國朝始有厲禁剔膺傷脉故興暫而廢
屢國初耤賦二畝七分猶病不支萬曆壬午年履畝
而十倍之僧伽日加貧地界日加蹙地靈不効法運
寖汙果公不世出吾終虞洞之就湮瓦礫之不能不
封於像頂也因唏嘘泣下予則謂否佛以一大事因

緣出世則有祇陀捐地給孤布金孟鄭雖往而馮司
成虞吏部諸賢宰官夫非定公之金湯乎哉且六夢
之徵吏部豈遂漠然於往者定公無爲苦惱

平山閣記 代

高皇帝營金陵倚浦子口於北岸爲犄角故守禦司
設焉而城之東偏有岡平衍崇五十仞環七百武曰
平山瞰江而宫其巔是爲平山閣閣仰流而挹之曠
漭萬里瀰洴衆壑習坎之勢巖矣江外諸山莫不含
吐煙霞輝映水日空翠相發濃淡分色兼之黿鼉漩

蜃之屬宅靈府怪茭蘆葭菼之渚入蒼出碧檣烏朝翔鼓鷲夕振市腥魚蝦沙盟鳬雁柳子所謂曠如之觀無如此矣乃者保章辨星土之宜堪輿載宅兆之吉王尹首事崔君踵成負嶺祟基疏崖置牖藏事文昌以孕靈秀層軒脩廡游觀藉焉且大木浮來盈棟遂攺鑿石湧出煢址因堅固曰人謀詎非神祐哉余適當之員總捍陪京省事十綏梏腹寸晷無隙歲再視餉江北事竣輒復登斯獲暇日以銷憂望明月而獨詠嗚呼昔瓜剖豆分之秋朔北島南之號懸鎬洛

於姝域怙淮泗爲交河彼一時也戎馬生郊戰鵠塡滸蟻甲旁午鯨波沸煬方弃命之不暇寧登高作賦之是圖乎方今中天恢照溥海無烽射麼主皮牧放犖野兩階之干戚方陳二京之風聲比呷故得優游於眺覽酣暢於文章成弘嘉隆之際於斯爲盛至於持盈保成杜囮防漸迫天之未陰雨履霜而戒堅冰濟萑葦之匿姦予閭閻以休息四隣非守五敎是敷湛湛江流願酹文昌而質之矣系之以銘

銘曰泰階六符是謂文昌其穎有光文德乃章浩浩長江維京作隍軒軒浦城北㞱攸當鬱彼平山實惟魁父東障其頹屹然列堵冠巔成宮束腹引廡藏事明祇虔是簠簋武備既臧文亦有績靈豈地效運匪天錫閑閑詩書貴在士習熙贊鴻緒永保無斁

宣府內教場記 代

穆皇帝末年閫關受虜而與之市不特塞下健兒策怒馬而京營驛傳皆利焉減太僕寺勞費不嘗司計者執籌而量欸後用市賞視欸前用兵餉各二十年省戶部帑銀四千萬兩而免軍民於膏血原野以牧

耕穫之利不可以萬億計初謀國者鑒山西宣大數中虜扶傷養瘠不暇欲假和市十餘年以振勵吾蘼弛乃人狃於偷安以爲虜不我疾矣遂舉其戰陣騎射坐作進退而併忘之設一旦有猝視此不習之衆而張空拳欲無決裂得乎乃者虜巳稍易恫喝挾盈其欲我不能制而飮忍應焉者非一歲矣會廣平王公開府出塡而某來分守口北道王公力抑之某間有一辭之贊虜遂怗尾不敢踰格以請譬諸就擾之獸不餌則不馴不挺則不畏不有梃威彼且以人爲

無其不武是以日討有衆而訓之不悍韎韋跗注與之俱埒宣府大教場在南門外前臨洋河形勝傳爲諸徼第一惟是春秋耀吾軍旅大將希游而下莫不桓桓糾糾舉悅詩書而敦禮樂徒見死士驃捷疾赴弓無枉矢馬尠蹶蹀能肅軍容而銷虜氣宣府近其庶哉第講武鉅典非卜期中令閱藉數甲不輕舉而思於宴游暇豫之際令不忘趨距越乘而樂也是以有內教場之設焉鎮城西偏故有隙地環單戶落落不成市隧予出帑羨闢之縱布武三百而衡縮其七

緣而垣之所建屋若干楹於是文武協和風日麗爽退食之暇酒饁往焉而簡集其驍銳懸采物其前下令馬先及得之矢命中得之技擊勝得之歲無廢弛月有暇日坐作進退從容合度則習之之利也然則內教場之不爲贅設也審矣王子曰甚哉冑機而任臆者之蔽也漢庭諸臣搢紳言和親介冑言征伐此其臆猶各以其職所守爲解比學士先生動引喙議駁塞臣奚不信撻伐之威以國家有限之幣給無厭之虜不知虜生養馬上所習惟刀鋋弓矢而不能盡廢衣食又騃不辨生死舉剽掠是利豈暇計喪其元哉闤市之圜古人寧得已者皮幣犬馬珠玉之事其智豈今學士先生之不若漢高唐太千古英武之君率先爲之彼其審之必無善踰此者第所以制其和者恃吾有戰之具而已夫和則虜利於幣我利於馬各中所乏奚不可者而必欲兩物命於鋒鏑而爲快則蔽之甚矣衛霍之功實竭漢帑而又不有智武絕倫如陵廣者可鑒哉予竊謂漢唐禦虜之蔽不在和親而在徼功惟趙宋見虜而靡乃遺千古憤恨耳後

之寓目乎此者亦圖鑒宋之靡與漢唐之徼功以事我　聖天子萬年四夷之守以善二餌挺之用則予有厚望焉

築通州南城記代

通當江之委而浮於海淤南直吳會北濉淮泗外屏島夷內疏漕道歲收醝利以給大司農九塞其爲地也甚重太史公稱廣陵民精而輕通惟斥鹵匪旱則澇有歲易爲粱肉小儉則鬻少年跳而剽商舶波濤中矣其爲治也甚艱重之比者東事孔棘惡氛日熾

故爲通者承平猶難之而矧今日乎材猶難之而矧
乎非類乎不佚待罪於兹恭且再廪廪承鄉大夫士
父老之所詔戒因仍守壹惟恐其或踰以速官謗卽
有義與願待來兹爰稽通之成城權輿於周顯德履
武才二千二百在昔齊梁之際南北割宇而治民命
盡於鋒鏑井煙蕭凉　國朝生養二百餘年生齒繁
滋版圖視洪武不啻屣焉頃嘉靖甲寅中倭城下之
廬不遺甓碣城中民溢食匱有如處釜幾糜爛焉
世宗軫念澤國特設大帥宿重兵塡之由是軍民雜
居井隧益隘大都通居民鄉遂百之負郭十之城盛
者一而已求隙地如席不可得卽閭右稱丙舍之饒
而分箸子弟不能不外徙有識憂之先是開府某公
屬之前守俱以勞民未遑今又會伍募之使日趨徵
兵則兵徵饟則饟樓船千櫓責辦咄嗟顧通今日事
不急堂皇而虞絕域民不憂稼畝而戒海氛鄉大夫
士先事而籌不䘏室家而謀保郭於是造不佚於庭
而咨諏焉不佚避席而謀諸同寅遂上聞之郡郡聞
之監司御史中丞臺以請於　朝乃度地鳩材遴日

首事起於舊城東隅踰河而南包望江樓而西復踰
河而北附麗於舊城西隅計武千五百爲門若干爲
水門大小各二爲樓櫓若干爲鋪舍若干爲雉若干
爲費兩計萬有四千經始於某時竣役於某時爲日
若干是舉也德意降諸　朝廷成命受諸中丞御史
臺監司郡守相碩畫稟諸鄉大夫士吡贊賴諸父老
斟酌諸羨盈節省之間工伺諸農隙土代諸隍石探
諸軍山之趾不佚碌碌循行相杵以俟成事焉耳嗟
乎墉斯崇矣池斯深矣民斯恃矣而幸無中嚓無外
沮守寧敢自多亦唯是任事者謗嫌之府怨讟之原
苟有濟焉直以身承之耳因系以詩以示永永
詩曰我邦惟崇於揚東裔惟海之滸惟江之澨鯨波
稽天島夷是睨樓櫓弗虔實階厥厲爰有故墉權輿
於周匪晝之隘生齒則稠譬彼盛器溢斯潰流勿更
奠之孰職其郵爰諮前脩爰告庶士踰河而南百廛
之隧康衢崇坊羣處州萃經營相度僉謀於是秉成
於上申誓庸徒勿亟勿怠畚杵以需驅石於鞭告鎚
於斧蜿蜒巽方還及西隅百雉斯齊軒軒霞舉宵烽

小僧乘障張武強負來歸分井連宇故壘憑新益堅厥堵我夫其痡我稀其虛豈其迂謀寔視切膚爾勤爾怨我心茹荼幸不中療守罪用逋於皇　天子嘉惠下土邦域大臣駿蔫乃祜暫勞永逸嘉勣克樹繫築之難敢告來許

葛太學百可園記

徒鬲之閒地肥饒者樹木棉梘播黍稷利不啻倍之而斥鹵者即黍稷勿植也故地至頃不當畝閒者既收藥不足禽獸食而腴者人爭易之不遺一畛夫誰忍曠地力平昌之望惟葛則先端肅公之令德光昭三朝而司空奉　敕營幽宮去城東三里祠祀傍擴林水魚竹之勝再三里則太學百可園也端肅臣門如水祿入贍婣族之外僅辦饔餐而文肅公實當戶才極高屈未用世故家政齊而稍以裕太學則文肅季子也伯尚璽公某適園在南薰門外花石之麗甲東秦仲翰撿公亦將有拓會謝祿京邸其基歸焉爲猿鶴怨悼而邑諸右族鉅室率多別業要之館未粗者十八館壺觴者不十二也即太學雖稱園哉亦惟是大宅一區喬木數十章菜甲稷畦耳問其雲廊水榭葯房桂廚未遑有也夫豈有待哉太學曰先端肅以名臣弼國先文肅用大命世儒伯若仲列卿太史率能恢其先業某凝稚席廣大之後肆力於學不成更而肆力於畊而爲此亦猶是二畝半在田館若十八耒耜耳嘉木之陰足以息午作菜甲覆畦恃之代肉人之言曰能咬菜根百事可做某之業在是矣毋寧曠其肥饒高下臺沼縱耳目之遊觀而又令肆其力於耕者不成如學乎益某適已稱鉅美矣吾侍吾伯氏杖屐如行山陰道上應接疲矣退而就百可蒸梨剪韭班荊於嘉蔭夫豈無澹泊蕭散之趣於心又先端肅一二門生故吏問道境上郡邑大夫薦謁祠墓鄉閭姻族過從則咸惟某適歸焉伯氏任之矣若百可者吾以享田畯焉耳已是敢與伯氏埒美哉予聞太學言有槩於中而記之予先所爲記某適者記園也記百可記其志耳

恆山堂記

予客歸坐窖四壁八口啾啾如雛燕待哺壘中過除

賫逋負者爭譟戶下思遁仰山覺公房約族孫立言俱又聞孝廉趨德友族叔民逸先在彼乃謀就恒山堂人言恒山堂不堪荒寂不知予與立言荒寂政愜也除日晨與部署一二瑣務出門顧視簷晷巳午立言襆布花被予被艾納挹酒一瓢樽市柑橙胡餅餳糕各少許納巨笥中命雛奴道壽肩之中道道壽脿足不進告歸與母屠蘇予重傷其意縱之乃與立言遞負遞逸抵凹下日下舂矣望堂隱隱當山之半旣躋海公出肅客室黯無鐙急呼爨梢柮地罏中煨蹲鴟佐茗汁饑凍稍振就寢矣明日是爲萬曆辛丑元日庚子昧爽飄風振瓦寒色甚慄盥櫛拈花禮佛中爲無量壽佛左觀世音右大勢至堂凡六楹衡楝栱桄以逮甃甓几碣鐘虡之屬皆宋時物東偏寮室四楹厨湢六楹西虛力不勝軋巨木支之不則攞拉久矣屋皆裸立無繚垣簷外疃麥畦蔬畾深霡重生色甚悴懸竹奪晴泉徑注釜中甘冽頗助樉香山趾爲魚潭水面淢流石罅中汩汩雖曰潭寔湍也環潭爲曹氏里籬落蕭疎餘惟危峯四插耳堂爲先少師洛

水翁施予家乘載少師施佛場四十二區咸湮沒不著獨恒山堂東仰仰山西俯龍山巋然如魯靈光介諸季孟之間問海公古題誌無有惟版籍編常阿音戶輸賦後又更常阿蓮疑昔或爲比丘尼主堂事幾爲曹氏竹魚莊海公師祖曰月公力爭復之前此皆戴髮道人游食貧里晚棲佛足宿丌海公持律頗嚴師曰某尚未具僧儀徒二人作務一人咸熱面皴手單衣觕履斧冰錐火而給柴關晝掩謝絕一切曰道人無慧不能拔毛於他生報諸檀信立言曰聞一法平等無有高下先少師建置同佛力加持同龍山仰山幾埒布金而恒山獨宅狐室燕不讓與金身分座隆替不同固若是乎豈爲主之者異也予曰否否覺公嚴飾報七誘導羣生是以佛爲心者也海公攻苦食勞屏絕攀緣是以心爲佛者也覺公乘願力必使仰山等華藏海公持苦行直以恒山作雪山耳立言憮然曰吾儕凡情逐境生見而有隆替之分二公心如虛空安有苦樂相哉請叔氏記之曰諾

靈隱寺鑁上人開法華小記

佛法初至東土學者率教無宗達磨首煽宗風此悟
彼證外人莫知沿至末流兩家乃相軋焉夫頓不頓
頓必由漸積慧能因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以悟是
知兩家實相爲用酥酪醍醐非一非兩南嶽天台授
受法華三昧開導人天登菽一棒一喝又令學徒步
慢不悟智者窮精盡妙之旨而遽謂經文平暢易入
何用後世判科穿鑿嗟乎卽多生研求尚未易窺智
者智海一滴而可以凡情測之哉若曰吾必當機一
下便證無上菩提是阿難四十九年結習皆可指爲

剩語吾恐學者未可據當也先是永嘉鑾公服習台
宗積有年歲行化兩浙間遊吳楚王孫宰輔居士道
流隨遇皈信萬曆辛丑三河司禮孫公幣禮敦請開
講靈隱寺主僧道祇徒跣將事師至大衆請開法華
科註公以運當其季聖教陵夷毀不勝信誓以辨才
折伏魔說頂禮天台乞遙加被於是日勤延接晚領
經行中宵篝燈尋閱玄義文句釋籤妙樂諸卷隨機
演說四衆仰被圓音各以根器淺深受益一時上首
則有性證某某預聽次者則馮司成開之虞吏部長
孺陶太史石匱黃明府貞甫邵山人古菴虞居士僧
孺吳文學伯霖潘太學景升予以二兒蒭兆晚至其
開題於正月廿有五日輟講於四月廿有四日爲期
九旬一無間斷惟於佛日爲講戒律一日輟送介和
尙西遊再日輟衆無違諍人尠疢疾檀越隨喜匪匱
匪盈師惟艾納去來一絲不染興言返錫東甌安愍
桑梓攀留雨泣如失皈依衆屬居士一言記之予竊
聞法華勝會智者親承乃玆武林一卷分自鷲山小
嶺和尙遙契智者心宗續佛慧命夫法貴其人人當
其地地適其時松枝既偃願早西來髡塼所鏤岩間
諸像必皆爲和尙放光而證

仰山伽藍碑記

郡誌仰山在休寧縣南五十里一名蓮花山肖形也
上有能泓夏秋之間旱禱輒應故有寶公祠祠莫詳
所自始相傳人聽空中十二時歌故祀之予常覿藏
中所載俚不似齊梁人語旨亦不甚深類南宋人口
吻也祠故四楹蒙翳箐棘中予家乘載先少師施寺
四十餘區此其一焉今雖爲四方叢事然去汊口爲

差近所護持亦稍力初比丘如喧者住先少師所建龍山菴能苦行結侶薰脩人所尊信仰山之麓而村者爲程畢吳三姓聚議仰山靈蹟圮廢非喧公不可振隆慶元年三氏敦請以往公乃挾其徒性玉性覺剪棘伐石肩承背負與蛇虎雜居蒯衲不掩脰犴日脫粟粥一盂夜則就鬼燐分照耳然六時梵唄不輟檀信欣仰道場寖闢萬曆十二年喧復歸主龍山而屬仰山於玉覺布粟刀泉不募而集於是易叢祠爲精藍除蕪穢爲嚴淨矣志稱山距縣治五十里五十里至汊口耳由汊口遡珮水東行十里爲方山更進十里爲凹下又五里爲茶園茶園望仰山高半由旬登者如猱升木壁斗絕任趾不任踵直不可逕則繞折蛇行號十八盤進憩白牛亭度剪刀門時捫石爲固支杖自防稍衍可輿然不忍舁者汗喘也至絕頂稍東折下數百武始從樹隙窺見殿角鴟吻則寺扆峯而南面石田數十畝嘉穀時成決渠活活東灌於池下泄以激碓磨懸流合龍泓瀏石決壁而出石憻標其上入三門方池踰畝中畜文魚拾級入贊公[illegible]

殿六楹像藏塑瓦甓榱角墄楯之屬錯金塗碧眩目而駭心後爲大雄殿亦六楹莊嚴視前殿有加範良金爲三佛像相好嚴妙入目無多殺垣東偏爲樓四達皆四楹初達爲齋堂次待貯藏經次爲僧寮最後爲禪堂樓以外爲廚屋厠淘垣西偏廳四楹以飯客樓四楹以宿客衡屋若干楹以樓樵蘇筍蕨之晩地軒而爽泉甘而冽垣繚而堅簷翼而翥法嚴而森事條而理美箭陰涼嘉樹如沐塵垢絕點蚤蠛無聲它不敢知要之爲新安叢林第一寺雖冠山而宮而峯巒廻合非聞鍾聲了不知有上方在也珍禽奇卉多非耳目所及念此去人群幾何便爾迥絕誠阿彌陀經所稱八寶行樹其諸衆鳥皆出妙音演唱妙法令人益長念佛念法念僧信心玉覺二上座與喧公之功溥矣雖然像季之餘鬬諍堅固波旬化爲眷屬住我法中如來無奈亦且爲之泣下象教度生豈不仰契佛智苟有着焉則墮人天小果而闡提人猶張目攘臂以譏其後四大劫中已成而住其壞與空不免來襲惟妙明真心不逐色有不落空無如如常住者

能以是神通力住持茲山即歷阿僧祇刼終無壞相而我釋迦文佛且將以是授記三上座矣如喧字守静俗姓汪石坦人性玉字見源俗姓程崑玗人性覺字本源俗姓程汊口人予族父行也於歙汪伯玉司馬建肇林道場從弘濟守心度門諸師薙髮受具者

峩眉山金殿法嗣記

側聞賢刧千佛拘留孫佛首應機緣震旦五燈菩提達摩遠傳衣法乃于當時親承授記遂爲吾家的派兒孫嗣雖慧日之分輝類以宗風而各闢妙融心印

牛頭何做于旁支悟徹蹄筌度門登遜夫北教慨茲佛種之不斷累石危絲奈若魔事之孔昌沃膏虐焰緬維福登大和尚願力密乘慈心普攝津梁加乎漂溺醫藥應于疲瘵鑪鞴萬靈金湯四衆顧我大明乃贍部東方勝域瞻彼峩阜又輿圖西鎭神區坐可肘隱三辰動能趾躡五嶽佛陁長于芙推普賢菩薩象王獨標大行覆兜羅綿雲于刹那頃遐邇悉周現莊嚴刹海于毛孔中一多不礙和尚於是澄大覺海樹正法幢廣搜閻浮䆁煋之金巧規須彌殊勝之殿神鬼展其運斡天龍繞以護持千巖萬岫高示無雙四海九州尊稱第一金輪聖主實會上之大檀那寶樹精林信寰中之阿練若揵搥既飾香火斯煌盛集淨行善流妙選真脩古德恪循往軌嚴宰斯堂除大和尚福登不列外列其所立二十字以昭宗下世系于左方時　萬曆三十三年秋九月

舍利小塔記

自香姓婆羅門八方舍利乃至瓶炭爪髮衣鉢皆起塔供養阿育王一日造八萬四千逮康會虔求三七

始至予斯何人再獲至寶募工造塔貯施一切同此瞻禮塔址爲蓮座方八寸隅柱引楯負以力士穴座受趺並坐二佛側侍阿難迦葉龕下垂之雙扉呀然隨意啓鑰龕戴塔身六稜稜中水晶瓶藏舍利祔以金書經呪上覆金屋鴟吻鈴鐸悉具再上則頂相寶蓋焉下砥上銳中洞外堅翼翕肩承腹舒項束自跗及頂才三尺而層矗若刺蒼漢錯寶塗金規度嚴好捐資監視則弟子王象乾指示因緣則沙門福登施助石寶則內輔丘乘雲隨喜讃歎則居士程可中工

枝則王鳳高第戴權史相牛進第侯有功紀時則萬曆三十三年九月乃宣偈曰

聞昔婆羅門香姓智平均八分授舍利瓶炭皆起塔
阿育以神力能於一日中造八萬四千廣布大利益
我今蒙佛恩再遇無上寶造塔而奉供塗縷闍浮金
嚴好現華藏願以此勝因與衆恒頂禮

程仲權先生集卷之六

新都程可中仲權甫著

緣起

國朝理學名公祠緣起

德興祝無功先生以己丑科進士治休寧六年而休寧治去之日休寧之人謀築祠祀先生先生書來誚讓諸父老子弟謂予治休寧罔無他異第不敢違道以干百姓之譽得無詬於父老之口足矣奚祠爲且生立木主不祥二三父老胡乃欲死我而神明之不仁孰甚焉不覩先予而祠者歲時伏臘何嘗瓣香及之不過棲鴉爲鼠宅耳故休寧祠祀之義遂格先生在南垣所堅持者國是所薦起者國士所斥去者國憝此非二三父老所敢知但當礦權充斥之初宣歙之間民廣駭不知所爲急先生竭力盡智爲調劑之至眠食都廢卒之國賦供而民不擾即所中不過蛾蚋小螫耳視他官桎梏而民魚肉何如也此其概耳而先生苦心惟先生自知之不然先生鑑中之髮孰使之華哉故吾徽之民終無以解於心於時流寓應

天有程通判心德戴把總惟一倡謀所爲先生不忘
者則藹然之宮巳與雨花臺垺矣經營者初不以告
先生聞之愀然不樂曰予向諭父老云何休寧且不
可祠況晋都　帝輦之下公侯卿貳部寺臺垣其誰
無勳伐德澤若一一而俎豆焉卽盡更三条九市之
肆而爲之猶將不足人之耳目安可塗哉是誣我將
何堪亟毀之勿緩應天故有羅耿二先生祠而講學
者多萃焉然土著流寓理學諸名公向闕未祀潘文
學讓氏有見於此又憫成事之將墜也私請於先生

曰氏何知仁義饗其利者爲有德二三父老德先生
深矣不知先生之不可耳辭粟九百夫子以爲毋令
先生弗居稜以祀理學諸賢夫子而在必歆先生矣
且無廢功無拂人歆前賢啓後進豈不稱盛舉乎先
生笑而首肯之落成之日二三父老欲乞太史公爲
之記屬予述其緣起如此

宣府普濟橋緣起　代

予自萬曆巳丑以山西布政司糸政奉　勅分守宣
府口北道尋擢右布政使再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歷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五任上谷前後駐鎭城
一十三年凡耳之所屬目之所寓足之所按心之所
慮雖遠雖僻靡所不賅自纖自鉅罔有或漏惟以才
諏智諮鰓稽衆補乘障吾委諸防守訓卒吾責諸長
師轉饟吾倚諸戶部闤市吾酌諸舊畫威德吾宣諸
朝廷幸百執事不吾苛戮力乎提封之內黠虜帖馴
軍士戢和馬騾犏裕吒庶牧寧行旅露積于塗居肆
宵洞其戶乃致安阜不遜中土而剛樸果毅之風過
之撫臣所不閒罪于斯鎭也于百執事賴焉惟是城

南洋河狂丞東注蹴浪噴沙揭厲相戒無論夏漲涉
者臨淵而嗟迨夫朔雪秋霏谷風春煦而冰稜刃剸
于乍合欲解之際摧輪折蹄閒及民命又全鎭粟炭
之需南仰蔚廣咸于是乎取濟湯湯一泓屹爲巨害
予不量能矢謀梁之僉言游沙鼓盪探無柢根雖欲
施鞭石之術而址虛終莫可奠窮神殫思不知所措
徧叩百執事百執事計亦用絀焉子夙交蒲州萬固
寺道人登公具後得智施無畏力能爲世間一切難
行之事因遣香信敬而訊焉登公遂振錫來柱笑謂

檀越不聞器界山河大地皆由心造諸法以信爲基檀越若能具堅心于上大地必爲現堅址于下道人第虞檀越念不堅耳堅則山林江河道路之神當共讃成功德予猶不及深信卜日試使力士引鐵錐下刺不數尺果得平石如砥舉衆相顧驚服予因懇而任之登公亦幸欣然弗拒石畫既定貞材亦集徑度兩崖遠踰強弓二射疏空埀水者十有七空澗三丈基澗如之鋭而旁引各二丈五尺用分水擊空頂及趾高不逮澗者六尺而虒上虛下浸水暴則讓浸水

衰則讓虛橋衡可布七武層壓巨石旁縈周楯橋心擬樹鎮樓而衷砲石過虜覊志而未遑尚俟後之君子兩端棹楔甃以文甎四柱並立撐漢翼引捍隄防嚙蝕焉望之不異玉虹亘天萬輻雷驅千蹄飈馳頓除褰裳濡足之苦衆喙一聲歎爲希有予適西征不得復乘暇豫從百執事游泳梁上夢寐曷嘗忘之㢘頗思用趙人之歎殆爲我發念予待罪巨鎮亦久亦專於諸屑注朝令夕承靡所不得而獨難于是河即百執事智諝廣集終齒一籌詒我乃舉累鉅萬縉之役定于登公一言若百執事之勞撫臣不敢妨賢蔽善亦既高爵厚祿顯庸其身河洛禹功疇其見思雖復登公大願徧滿三千大千世界無寸許地非其度生之處必不屑然自功于此然吾人普享其利安忍不爲有德蔑人之德自蔑其心蔑心之人其誰與處故追術其緣起屬執事鐫諸橋柱使濟者知多登公亦多予之知登公

程仲權先生集卷之七

新都程可中仲權甫著

序

潘景升金昌詩序

景升自弱冠稱詩迄今集之已若干卷而金昌詩則最後客吳越時詩也景升吳越遊未倦故金昌詩爲卷亦未艾予得因金昌而槩論之夫序景升詩者大要有二其後言之者則謂景升玄詣無方圓機應萬芬舉須彌掬竭瀛海驅鴻濛而仇儵忽涉不見其津探不獲其象是見以爲後也有窘步而高遠之爲悍其約言之者則謂景升取必會心往必當物不造僞以率合不引妄以相詭與其濫於藻繢無寧契於神情與其託古之肖無寧貴我之眞是見以爲約也有蕩心而眞實之爲媿然皆何當於景升哉夫詩由感生情以聲咆其叱咤驩呼喟歎呻吟哭泣皆是茀諧韻而後稱詩耳景升由舞象年下帷發筴蘊蓄非凡隘天下一切爲不足爲而司命阸之進無以試其奇退無以宣其奧兩無以副其志傺侘牢騷憑憾莫泄故絕登徒之好而柔蔓雜陳拗劉伶之嗜而尊罍常滿千金急人擲快於拾其所感深矣即飛霜震雷崩城化石無不可喻寧能於聲律間以言索之哉予七年不見景升小有結撰微若意得及會景升於金昌惘然若盡失之退而又微覺有得焉其得者得之於盡失之者也憶昔與景升盟無咎於摩訶菴既而與景升盟季豹於瓦官寺操版以白世尊前曰毋違性情毋叛風雅毋貌取漢魏六朝初盛唐內自欺而時好是狥毋要譽毋避訾毋中離間之言景升實申約束奉以周旋若季豹之序景升無愧辭矣予將拈無咎而尋其舊要以不役古而能合之政吾嚮者失之於景升而後能得之者今海內諸名家善舉漢魏六朝初盛唐自豪者不乏景升咸在納交以神會取益尚何容置毀譽於其間若謂吡景升而阿好之也將誰欺乎

緩帶吟序 代

古稱三不朽立德尚矣其次功言志士亦各以其所能自見兼脩並舉古難其儔祭遵逢世顧惟其才饒

辦軍中姑若好以暇云者亦徒以其貌耳不聞其有述於後也王大將軍羽卿席世資以明進士發家南戡卭僰北禦河湟歷二十餘戰攻無堅不摧守無瑕不固爲國長城隱然萬里會海氛東煽上推轂大將軍舉淮海而奉制閫不佞以守土時承幕中之清讌雖得前箸固不敢置一籌矣而見無伐色無矜言無傲氣可謂功有其德及率業緩帶吟也而服羽卿之嫺於言益用心醉焉是編於體不必盡備而獨造其精於境不必盡化而各極其致其取材若因糧於敵其中律若申誓其整若堅壁其暇若歸小隊於秋原其赴節若銜枚而疾趨雖篇不踰百而字溢風霜卷僅勝軸而市騰紙價矣藉令匪精雖多奚貴今而後知大將軍之三不朽具焉彼投壺雅歌不過嗚嗚自況耳而求合宮嚼徵若是編祭將軍能不色飛哉不佞請時奏一篇以當前茅鐃吹矣

同寅錄序

肅皇帝御極之三十三年攝提貞歲而汉上予與同生者五十八人汉之爲里實我有唐先御史中丞公荒之一二鉅姓皆以姻連先後來集并其汲竈其煬吉凶其懽戚呫俾其師友者八百年於玆惟是山川融結生殖繁茂櫨欂相銜延袤五里巷逵衢引戶扉且千家服其政人便其蒔或執經挾筴而談古今或貿遷居化而逐什一或棲林偃壑而安耕鑿富食其羸貧食其力巧食其技雖所趨殊途乃嘻嘻齊年同隊之愛無異嬰時第以日月遷謝望艾非遙娛樂不數於是州萃而謀於耕讀膢臘之暇歲一再讌聚栝炙數行樂不及湎凉暄相勞誠協時間可中切謂衛武老而好脩詩人誦焉吾儕雖齒及乎不忘以德交相儆也則揚觶可爲師保不然徒驩然而集寂然而散讌聚爲哉夫寅恭也在官則政在民則事旣幸諸君汪如消稽飲若鯨吸喧梟喝雉濡首淹酎則安用此同降於寅寧能不以協恭相勵使後來知是舉之有臧於老也若少寡今聞老仍其惰日卽惂惂而忘寅之義則諸君尚何貴於同焉

編年拔秀後序

度索山之桃三千年始華北俱盧之人生七日而身

量遂與壯丈夫等非天賦有蚤暮其所自爲蚤暮者有因也孫君所編編年拔秀研搜代史旁及稗官始自誕生至於延紀其志良亦勤矣要之史不必盡收而收者事不必盡信予得推而進之初生之前猶有未生則若知懷異人寄辨母口之舍利未生之前猶有初孕則若履跡吞卵之稷契初孕之前猶有未孕則若墮環往探之羊祜廣成之後則西方有不死之國而色界天以刼爲日是皆當在所采也雖然孫君儒者志其常而予喋喋過矣夫生死猶去來也其脩短則適者之遠近也功名富貴猶居貨也其蚤暮則市價之緩急也嗤嗤之民執脩短蚤暮之數而昧其所自是將太公之必不敢望甘羅而蹠終賢於回也噫然哉噫然哉故書其後以廣孫君之旨

後湖看荷花序 代

僕自量移江南悄然自喜廷尉故署都冷曹而僕又虛銜註秩職事既無時日莫遣三法曹公署在太平門外不免衣帶日趨廳事古木蔭隄明湖浮堞維時涼秋在郊絺綌用爽寒流集坎芙蓉可褰良朋嘯命豈勞置鄭莊之驛鄙景略連毋煩投陳遵之轄水會

命匹山樹如沐悵越女之先歸懼吳舸之易盪紅衣狼藉曲渚生愁翠蓋傾枝空波亂沸於是朋樽溢醥折俎遐傳五斗既醉萬年斯訓爾乃散帙致韻分義陳詩詹晷未移金聲已奏川祭注而宮商調雲霞變而文章爛故已笑玉井之無文耶溪之不韻矣某年某月日

葛氏家禮摘要序 代

太史公曰齊魯之間漸聖人之遺化是爲好禮樂之國秦燔詩書六籍燼熄諸儒以臆憶而口授萬古微言幾於無存若言禮則自高堂生又徐生善爲容以容爲漢是皆山東產也到於今是秩叔代澆訛洙泗之風不振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故質樸日銷恩愛寢薄事睽光國禮亦從家　聖朝以禮治民故海內彬彬壹軌於節文上無僭而下無慝炳焉與三代同轍盛矣若夫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若是其繁縟也而必疾從之則騷騷爾苟畏其繁縟也以簡而舒焉則鼎鼎爾道曰失中矣欲從君子之猶猶爾者非執要曷

由哉此葛氏家禮摘要之所由作也長公承先公之垂範彙成是編爲卷五爲圖四爲目四十有四其法壹準於聖經其用倣於朱考亭間採程河南其所損益則長公自爲政不叛經不詭俗臚列析載以範於家俾世守而篤行之其文也愚夫愚婦見而若可斷也至若長幼一規小大由的整齊而不亂從容以適中如葛氏焉者躬行君子其難之矣人見其難也彼未習之耳記曰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悅長君藉是以爲葛氏師綱舉目張口之若菽粟服之若布帛

悅而從之從容而中文且勿知已安用脫推是編也豈惟齊魯同好禮樂之國之是遵即達之四海莫之或易而尚堂徐生千古益烈矣抑又聞之禮始謹於夫婦不佞於長君世爲婚媾而率由不愆者則亦惟竊長公之議以自淑其爲訓也獨葛氏云乎哉

萊州府志序

讀萊太守龍公總章諸賢所爲郡志而歎文章之不可緩於事功也萊處於東海之陂自有土按部之臣流寓土著之吐之外率不過耳而指之一海邦耳孰知其爲齊東陬區也志載萊野次玄枵潤涵渤澥結爲勞山融爲濰水斟尋寒過傳自有夏齊州莒介封於成周炎漢分王子弟若膠東西北海高密皆於其地宋代寇平仲之褒功　國朝曾莊王之分嗣即非實食而名署焉是皆爲賢貴重也其若樓櫓樾潮斥堠暵島海運之所趨鹽策之是恃珍藥瓌材文貝光珠之屬摧檣而折軸維岱之陰文學天性詩書藏於耕耨神秀所鍾賢哲代生愷悌之流俎豆用享關津之阨塞戶口之登耗貢篚時脩閭俗非獷舉萊廣輪

數百里之墟域上下數千年之故實疲驥足而馳求鑽古簡而鏡考稍口經時所不能竟按束卷而窮之其烈不偉於事功乎龍公之意非以爲事功可緩也予讀其爲脩志之檄及諸鄉大夫爲公紀諸脩舉之役也而知公意以民惟吾恃俗惟吾厚蠹賊惟吾殲呰窳惟吾振利惟吾興墜惟吾舉三年之間吏盡其能民變其俗市無遊食戶無逋賦而境內大治而公城郡城葺郡署置小學脩當祀之祀若干所皆不眥之費民來士集有歌無怨公可如汲淮陽臥而理矣

而猶亟亟於志者意以爲禹功既成玄珪載錫而無
禹貢殷亂既平以成成周之治而無周官則何以爲
百王之憲章萬世之典則也漢王入秦豈不以諸將
攻伐之力而知圖籍者獨何也彼誠知大且要龍公
用是道也不然萊則萊斯巳矣而安知萊之所以爲
萊哉若鉅典之雅馴足以示遠者雖衆賢之力而趙
中丞董廷尉二公實尸筆削云

贈毛醫博序

秦燄既熸聖言盡熄所不隨而燼者醫巫樹藝之書
漢興學官所列諸家黜陟非一若本草素問二經則
序列天地陰陽草木金石男女情性脈絡腑臟而治
疾病使無夭札其於民生甚於水火軒農功用夫豈
下於周孔弟其爲書辭古義奧世儒誦習在彼而不
在此遂蔑以爲方伎而不之講又庸工喃喃不能察
知竅妙動以人命嘗藥益取鄙賤遂令神聖心法紬
焉彼所列學官者豈敢盡出二經上予於毛君而有
慨焉毛君謂予醫之道難言由軒農而來良工其幾
代不及人其師承難素問甄樞文辭汗漫義理鉤深

其勢解難百骸九竅腠理累萬陰陽偏勝亢承相奪
取證九候於一綫其診察難本經所載金石草木巳
莫勝原重之陳藏器陶貞白諸所補載又華夷絕域
南北乖氣良苦莫析眞贋相詭其擇材難用藥如用
將孰步孰騎惟當其能烏堇之毒有時而仁參朮雖
珍亦可致殺其投劑難具是衆難而取効驗於片時
定死生於一七呼吸之間間不容髮專習者尚浩焉
其無津而可以語世儒哉宜其不爲學官重也人情
習者習其易柰者棄其難不惟棄之且以爲小技而
蔑之以飾其難也是誠過矣毛君故爲儒周孔之徒
果可與軒農之徒爲軒輊耶傳言神農嘗百草毒死
者屢黃帝北面岐伯而受訓彼不爲拯民生而狂爲
是乎予深惡夫非儒而僞爲儒以輕肆詆者夫人必
有口疾毛君勿藥之可也

廣陵李茂才春秋經義序

廣陵當南北之交固文藪也李君獨以春秋傾其儕
偶其門人新城王履端爲梓之而問序於予予之久
不講於此也安足以序之無巳則願禮端宜義焉禮

端之言曰士屈首治業於論學廝孟不得不肆其力徼士譽以求悅主司徼同徼否同否莫之遁焉若五經各有專而自爲戶譬猶循楚轍者不問燕卽稱務通姑名爲博焉耳夫經旣五其一而春秋又世所謂孤經得朋爲難治者益寡不啻百一焉簡百人而得偶猶或幸之則賢於四經者是已汰五之四而簡之則不必得是經義之賢不槩見也而況以春秋以一而傾百者哉夫求木邠林徼寶海藏雖獲瓌奇猶其有偶擬象是編北惟廣陵之瓊尊乎不根而植不芟而茁茹天精而吐地靈卽貞材珍卉莫不自廢矣

王懷棘先生□序 代

今上垂扆越二十載威靈所加莫不重譯獻琛効順惟是上谷密邇 神京寔猶寢壁之下俺酋璟衆帖臥籬外比於伺犬以攘他警駃騠騏駬之良又歲登於天閑芻牧之役若寄外廐其所以仰秣待飼者我何有於滌鼎之瀋樓敵之稗而不使一染指濡腹乎塞垣熒熒燧煙寢熄民狎耒耜地無遺力三尺之童提耳軛背侮虜如狸奴矣邇者 宸慮深淵見於久遠謂夷族類旣異黠驁是習雖見搖尾仍懼逸柙仍懷遠之恩過仁不戒之求踰制治治不過胡以支後其以重臣之間於機宜而威望爲夷夏所憚者往振玩愒而裁節之則 廷議以爲無如公矣公旣來上谷則不佞某實公之藩吏備指使受成命公則曰上谷之所能爲今日者在欵能制虜之不渝盟敗約而固其欵者在守與戰而能戰與守者在得民和而軍興不乏耳今恬嬉相沿百度弛歲偸取盈而民不免有愁嘆之聲於和何有民之不和安論軍威是戰

與守交瘝而莫欵之固也必無幸矣必將日尋於戰與守大夫種曰陸則資舟水則資車無乃後乎於是下按軍實鳩羣策作士氣補乘伍飭臺隍審偵望又疏錮民稅六千石無何虜欵關請期公卽集諸吏士曰戰守弗脩而吾無以懾其氣是欵終不可恃虜何厭之有尾閭之壑容可盈乎虜肆其貪實挾我怵以怵而應則彼益張非一日矣不大潰不已也公戒嚴而命虜使曰歸語兒單于賢王當戶通公今日奉上命來撫塞監兩家之好先單于初貢市馬碩大蹄

啜有恒規近以單于無天野多饑殍故撫臣便宜過
予用拯單于之不足單于不得援爲例 今皇帝切
責撫臣爲棄常市恩若能一準漢與先單于故約則
得欵不然不得欵矣且單于所得漢繒絮綈錦充斥
毳幕娛猴而嬉不可謂非天幸若曰舍好而事鈔掠
勿謂漢怯漢以所欵市金繒招窮夷爲前茅以嘗陣
繼以武剛車陵轢而左右馳何堅不摧令力士載大
將軍礮出壁門一發虜千騎糜碎矣願單于熟計之
虜素服公沈勇多智又偵近日所胥注懼失漢好壹
願從都那顏旨漢德如天白我先單于迄今三世人
畜安其水草㧞嘗敢忘今部落或弗戢妄希賞盡以
索戎從事誓不敢有佗竣事酎省帑金十餘萬 國
家久蓄屬夷居塞下藉爲偵聽扞蔽史酋忽叛去依
左谷蠡王安兔我曏之三年不獲會西單于縛以獻
朝議遂擬俘斬疏已入矣公則奮謂史酋雖老而部
夷之在漠北者甚衆咸視酋爲去就柰何卒然去之
俾夷望絕毒我必深寒無寧日矣夫扞我之與毒我
孰爲得策疾騎移書大司馬幸中調護須臾留之諸
夷聞酋在稍稍來歸矣安兔重禁之不能止遂奪氣
公在上谷且三年極北之陲皇路清夷氛祲如洗五
民赴利市權不苛增堠寒障食無冗員士無惰技踴
躍超距引滿而穿七札者交臂皆是衆心輯和同情
達意而無首尾衡決之患虜所仰奉號令不敢喘息
者亦三年矣 上以公勞苦功高徵入協掌院事謬
諂不佞某爲代奉公之舊章雖畫一之政具在治法
治人喜且媿焉維時以臆測公塡上谷拮据戎馬竟
奏膚功今雍容輦轂下又中執法也施設必益彪炳
公則曰外內異宜臺關異制談何容易吾於上谷也
吏卒也用命則賞棄令則誅吾以法從事虜也欵關
則示懷跳梁則示武吾以權從事其所運在我也今
乘輿之側 明聖當御俊乂比肩發言盈庭人各有
臆持論則虞激詭隨則虞比要必使國體崇而繇務
舉是之爲難矣公協院之明年 上以公院事肅也
又追勞上谷之績下 勅書嘉美廕一子入辟雍知
公忠藎深矣猗歟盛哉公之餘烈在上谷者未易更
僕數而不佞某獨於裁市馬收史酋二者津津若不

能蹈隙何也虜黠而貪狃於前咄嗟之易得一旦而若奪之於其懷而横挑其怒虜介馬如雲積蓐鞬關下齊於堞睨幣一不出矢即集於几案人孰不爲危公談笑帽[illegible]而革奪十萬計且勒爲定式毋爲他日端史酋之頭項刻磔矣禍福之機介在毫髮燎原之遺膾可噬乎而令後事者席公之餘威庇公之長策以保其暇豫斯爲烈矣然不佞某弟謂公持危之素豫應卒之提機以爲公材趦趄矣及闈入朝數語抑何舂容恢廓操大體哉眞社稷重臣之度也不佞某測公淺矣乃　上之所急名公者夫豈遽輕上咨謂公在外則　朝廷益尊在内則邊圉反固意深矣知人則哲　聖后爲難我　皇上之明其所以並日月乎

徐氏族譜序

人言脩譜之難有四言不雅馴紀述無次匪漏則溢則其人難兵凶不時宗祏驅遷朝胡莫越有如僑寓則其地難上抄貽脩之績中闕文獻之徵耳目所及夫其能幾瞬息之際巳成湮沒則其勢難系兆辨於戚疏統無嚴於宗庶近取而遠遺濫收而妄削則其法難新安介在萬山中兵燹罕見鉅族世家井里相望譜牒所承庋閣無恙雲仍奕奕纘述不替其地與世庶幾無議焉他若吐敗脂於奇窮嚇腐鼠於暴顯淆末流而沿接乖源緣間隙而攙入非類鬼以睊詇青非公筆而人與法俱舛欲望良譜得哉傳溪徐氏得姓夏后氏之封伯益後於穎歷自梁唐宋元以及昭代徵諸簡策是不難於其世穎封既遠樂遷於無[illegible]廟遷於沛郡霸遷廣陵東明遷東筦邈遷姑蔑裔昌遷東海楠爲新安諸徐始祖燕與萬里按圖而求若在敘蔡之下是不難於其地自有宋按察推官以至原靜諸賢紹明先業而益闡之是不難於其人其今日所纘譜冠之敘以沿其自條之凡例以標其目述得氏以覈其始載遷地以遂其支容止肖衣冠之像封樹圖墳墓之形系之以世紀以明昭穆申之以文翰以示懲勸嚴明典則鋪敘有方簡而不漏詳而不繁是不難於其法而後知譜之爲用大矣予謂譜之難不難於譜之不脩而難於無所脩其譜不脩則

吾罪在不文無所脩其譜則吾罪在不德不文則無以昭先不德則無以詒後不昭先則先德昭於簡策者自不容掩不詒後則後世有文亦安所施哉貴乎譜者後其世不若後其人後其人不若後其德諸徐欲益大梁太守之緒其以文德爲世

吳龜從四十壽序

吳龜從春秋四十矣其貌若初日春華其持滿若培遝智若機飄鬚而鬢益自始弱冠與今四十時無異也性好古墳典丘索諸書其撰構大都上則抉青冥細則析微塵辨激則驅怒逕幽邃則拾海月人既見飄喜曰夫夫非老博士安便便腹五經笥又長鬣而賢也嘗從博士師試師已賞其文及見問龜從年幾何龜從測其意故謬益其年以對師猶曰若文郎佳安用匿若齒以少向人奚知龜從時僅二十耳龜從至今與人言輒絕倒茲屆龜從初度其二三兄弟謀觴之於棣華堂欲有所祝也龜從則曰灼四十聞諸君有逐臭之頗而嘉惠灼惟緒之可進也諸君無所愛其策禮四十始仕灼尚未能其奚壽諸君愛之不已幸辱之片言憫其困學而矜其不畫不以祝而以勗之灼請誦之以當杜舉某楊觶起曰二三兄弟具在無斷無刺其何以謂仲子其謂仲子才也者夫夔錐則末見而胡弗售也謂仲子才是黨同也請浮此白謂仲子非才也者其言也人誦之其行也物則之不脛而丞遠不翮而飛高九萬之潤二三兄弟藉之久矣謂仲子非才是臆詆也請浮此白諸君終何以謂仲子於是客坐末座者曰諸君無然不見以丞相封平津者後乎仲子弱冠髯如戟其徵貴在暮仲子信非才其文行洋溢於海內不可誣仲子信才旦暮遇之耳諸君又奚嘐嘐不軌於中道也弟以一言勗仲子其若以祝五十之年行復奄至仲子且服官政諸君奏長謠佐兕觥爲大夫祝耳棣華堂者乃龜從先鴻臚公爲龜從伯實兄弟築也

潘南仲先生七十壽序

潘南仲先生之杖於鄉也步履無愆飲噉有加神理益旺今萬曆甲辰爲先生降辰先生之家督景孫去年以國冑赴應天府棘試先是景升結髮入辟雍負

才踈跡不能曲謹受大司成約束課期盡革不爲數
及慭焉開之楚郭美命先後來爲祭酒欲復之景升
不屑顧去適秦王東白來掌南翰林院署國子監事
才景升盡復之是時景升以先生壽期迫倉皇畢事
歸則於元旦雪中稅駕也會致賀之使四至以其辭
者則李本寧叅知致自楚王元馭閣老辰玉修撰致
自吳焉開之祭酒虞長孺吏部致自越阮堅之司理
致自閩鮑山甫儀部自其鄉方定之侍郎自其里是
皆海內文章鉅公也頌德則厨顧祝嘏則冥靈先生

樸茂雅不文訦是雖大君子之言有徵先生其能概
於衷乎二三友生謀所以壽先生者謂可中於景升
有社會之盟婚姻之雅文章之好不可喑無言以達
二三友生之旨可中曰二三子視景升情屬兄弟也
則而翁若翁義屬父子也上觴再拜致辭壹視景升
耳奚復以言爲贅然竊有聞焉當先生之初艾也汀
州公巳踰耄景升將及壯業巳著海內名於時則汪
伯玉司馬徿君御司理丁元甫明府實來其爲景升
來也者爲先生來也羊酒竿牘譁於里門及先生之

者而景升留滞江漢今先生稱老體彌彊德彌劭四
方大君子之言豈不爛然以稱景升舉褎其親之心
與汪司馬詳稱先生事類汀州公乃不知景升事事
類先生也豈惟事事類抑且甚焉惟甚於先生斯乃
遜於先生也嚮顧先生行其可景升行其能先生時
復有不可景升則未嘗肯諉於不能先生爲名高得
不問於父母昆弟之言足矣景升必欲延譽於天下
後世而後快先生好急人之難不難傾其橐不能橐
亦或巳耳景升則解衣寧裸其體推食寧枵其腹甚

則展轉稱貸以給而後快先生好聲伎左絲右肉翠
盤垂手以適耳目足矣景升則情鍾意致務中其歡
而後快此與先生不同其所同也汀州公仕郡而先
生不圖仕先生不圖仕而景升行復仕先生敬事伯
兄殊趣而不姝德景升愛撫小弱弟姝齒而不姝嫩
此與先生同其所不同也伯玉五十知非景升明年
艾矣安知其不知去其甚乎景升苟去其甚以合乎
中庸先生喜可知矣二三友生敬因先生之喜也旅
進脩爵願先生如汀州公踰耋而享景升之祿養下

撫曾玄令世世相類若此俾二三子快覩而取則焉
予小子可中請執是言爲他日左券何如

程仲權先生集卷之八

新都程可中仲權甫著

疏

靈隱寺建造兩廊中塑五百羅漢像募緣疏

夫自像教東流心燈燁於千葉靈刹標乎九垓立論分宗跂佛肩祖而震旦遂駈於贍部要以山川盤鬱風俗麗美緇素精潔則震旦無若錢塘至若鷲山小嶺分自西天古德迭興鬱爲聖賢藪窟即南朝三百莫之敢先晉宋以降隆替雖屆於運而廢舉實由乎人爰在隆慶不戒鬱攸豈或攖穢爲愆而伽藍以火爲沆八部失恃四衆無皈爾幸化身菩薩近臣宰官乘宿願力協於易巷通公主持人天紀綱刹海施以珍貴之資財臨以廣大之威德而公始得畢其匍匐竭其勞瘁程材陸海命巧般倕殊勝中開翼以介室傑閣重堂櫨衡衡引仰而飛甍礙日鳴鐸嘘風類而階碣鏤璃甃編貝抗崇垣以繚㗊樹周楯而遮蜺寮室鱗次厨湢無算嘉績告成碑板書之不盡勝緣昭遠龍天繞以無窮使靈隱之舊觀刹那頓復凡在

遊瞻皆生讚嘆豈惟戴宇覆而後知高履坤載而方藉厚若道祗等暨此諸寮花蕊衆哉但祗等既須成功竊懷餘慨夫報身圓滿靡或不周而華藏妙嚴忍容有漏千尺而不及泉尚曰棄井九仞而虧一簣豈謂成山惟兹純備之中而有微虧之惜顧是兩翼陛地各引四十餘武蕭艾敷春蛩螿依露不覆修廡殊損壯觀譬之龍藻備章不緣不成法服貂蟬載飾不綏無以正冠用是聲鐘集衆合議僉謀東西各建廊室若干楹內塑阿羅漢象五百軀方實殿有輔翼之

嚴法王備長隨之衆但以勝圖匪易經費不訾叩檀施則嫌於竭忠爲嗣舉則涉於喜事彼務先怠後者或見以爲可已若原始而要終者實恥以爲未周故奮其愚頑駕言勇猛願鬻衣鉢用濟毫釐況十方之上士必破慳囊庶三洲之名剎斯圓聖果敬白世尊誓圖共濟是則爲報佛恩是則爲報檀施韋馱尊天尚戒鑒諸

南京刻續藏經募緣疏代

益聞威音王以來寧止千萬億偈竺法騰初至纔得四十二章迨夫晉魏之間乃寶剎琳宮相望嗣自晉唐以後而梵筴貝編咸臻伏測爾時聖人廣長舌相應知此方教體清淨音聞慨衆生懵西極之教乃旣敢妄排內典之言恐諸賢譯東土之文亦未必全邑眞詮之旨筆須彌而墨海水未能書　佛所說之毫釐軸錦罽而皮琅玕僅可傳世所知之行句已說當說未說圓音不間古今上乘中乘下乘實相本非差別分宗立論率成羽翼之功判教分經俱探源流之會南京藏刻舊稱精工北紙價高少便流布兹蓋伏

遇　聖母命頒帑金補刻四百一十卷未備經文而南尚爾缺然住持沙門某誓効勤力躬充剞劂宰官居士寧無出世之圖信女善男當有慳囊之戒行使續編彙入缺典告完豈非象季之中興聖朝之盛事哉若曰阿難結習曾訶空爾多聞達摩西來遂許不立文字彼云則可予謂非然亦知教外別傳不信踏翻窠曰饒教言下頓悟誰拈老大鉗槌好裝殘缺未備之函恪遵信受奉行之訓

珠泉修寺募緣疏

竊聞六度以檀波羅密爲先多生以値莊嚴刼爲幸葢大地本空心非逐境而前塵不動境亦隨心故舍衛祇林豈爲唐捐之施彼華嚴刹海方徵依報之殊勝兹横江之浦定山之隈雲根汩汩石腹淙淙涌靈泉而乳泚噴神液以珠翻類西方能卷蓮胎自南海遠分蚌孕瑰奇莫比殊勝如斯自我　高皇帝定鼎金陵然浦子口爲倚江之扞雉堞霞擧樓櫓金堅鱗虎列中不讓軍容細柳衣冠開第何媿畿甸扶風井隧亞綺郊原錯繡宜其感靈脉之所融爲大夫士民

之衆適也舊傳香火特建精藍非徒恃其部署之勞亦將賴有繕修之責顧日月易逝風蝕雨蠹者無休材坑非良凫翻狐猾者何限畫橋圯而魚蝦吊朱棟頽而燕雀哀實居人之厚顔使游客之削跡也比丘共者夙乘願力深種善根遂頂禮於賢豪仍聲聞於遠邇粒糧寸縷瑣屑無妨斷甓残株故新皆可然鴻鉅非纖奚積完美必衆斯成聊破慳囊少捐豐蔀謹疏

祝禧寺精舍疏

欲勤淨行先立道場故給孤施地祇陀布金而後清淨講堂大重寶閣建焉然後諸大菩薩十方三世諸佛諸大弟子聲聞緣覺辟支天龍八部四衆人非人等圍繞方得演說妙義度無量衆也則精藍之不可不急也如是夫竊以安隱講寺比丘某滿月爲容虛空作量削迹而絶人羣掩關而書梵筴宗教雙舉戒慧兩修近以安德門外祝禧寺老禪宿夏臘已高津梁亦倦欲求法嗣以延衣鉢顧繩床不具香積無煙雖得誅茅似難注錫老居士雖有割肉餵鷹之心實

無以身負座之力凡爲方便告諸有緣銖錙鍰兩積可折衝寸尺尋常延能成疋使比丘束茅覆頂何殊刹土莊嚴撮米充腸便是閻浮充足

六安州菊花店建茶菴募緣疏

古者十里一亭三十里一舍所以爲行旅之居停耒耜之憇止暴雨烈日之暫避傳餐寄飲之少依而先王之善政所以亟亟焉胞於兹也菊花店者其要則簦屩之所必趨餉饁之所恒俟而平陸莽蒼廣野迢闊風雨之不時寒溫之乖候露處宵征倉皇躑躅前

村尚遥近關未鑰故茶菴之建所以爲濟物之慈也比丘其首立弘願頂禮檀那爰度地宜併鳩材植上以奉玄天上帝香火下置茶竈以飲塗暍冽泉香涌露茗霏芽龍鳳成團韵愜林中之杵旗槍始戰濤翻竹下之鐺舌本凉生甘露喉間香溢醍醐一椽業舉片瓦功高一縷一絲而皆可盈千盈百以何嫌敢告十方同發一念

程仲權先生集卷之九

新都程可中仲權甫著

銘

墨朱二硯銘

薦聯璧買五城守玄草摸丹經

筆筒銘

哆而口楞而腹漢封毛公周遷管叔苗裔嗣興于焉聚族

印函銘

倕爾程巧籀爾合章惟名與器君子維坊

水中丞銘

詞源峽瀉朕於涓滴有赫中丞奠位北極

秘閣銘

讓左縮右于以承肘吐衛茹鍾於何不有

麈尾銘

內心空寂前塵不起何取於塵而奉其尾

天然椅銘

無擁腫謂樗而材寔渝卽繩墨所棄而膚則膩弗槎

於星河之涘而牖下是寄無亦釋氏所稱最上乘根器

程新服新井銘

維井斯渫維幹斯設爲濟者勞爲汲者悅塞之鑿之孰明孰哲王明並福用告來桒

程仲權先生集卷之十

新都程可中著

讚

族兄汝玉像讚 有序

族兄汝玉少爽不羈徵爲王官不拜壯乃折節爲飾士才譎絶倫每能先兆以見利預戒以防患諸衆以謀始持固以慮終凡有義舉莫不首奉汝玉受質至今里中祖宗墳墓祠祀橋梁道路勝跡之不廢莫非汝玉手所部署也予覩汝玉像而思功焉故敬爲之讚

煌煌虛落緊我汊川文有其武史勒版鐫俗之不復實惟後賢汝玉覘之孰職其愆道塗不壞俎豆勿毀川有安流山亦靜峙伊誰之力汝玉是倚儀刑宛若纓冠趿履誦功服義嫺目盈耳吁嗟汝玉死實未死

黃友松先生像讚 有序

先生於予先君爲中表兄弟少先君一歲杯酒過從爲驩不間予小子捧盤案以侍

時沾餘瀝先君歿五年而先生亦歿予覩

先生像而心戚焉敬拜手而讚

憶侍先生逮我先人世講者姻密邇者隣脫粟濁醪晤言是親榻不浪下月無虛辰先生德宇侃侃恂恂百欲在側萬偽紛陳不滑其醇不淆其眞危冠垂纓博帶垂紳禮爲國賓放爲天民豈濁世之可倫耶

族孫太學光遠婦黃氏像讚 有序

自先少師錫於江夏蓋有宋迄今五百年稱世講迨太學受醮而迎則兩家各詫獲賢匹不忝世美然婦爲婦僅二十年兩折兩姙盡殤太學傷齊體之難齊眉也痛不自任於是儀文備物苟可以致其厚寧有過無不及初婦五歲無母失姆敎其絲繭麻枲烹飪組織之事愈益工太學父于行氏方豪俠好義咄嗟給客婦操作而前綴急豐嗇無不逆中舅姑旨太學屢躓於試牢騷不自聊感憤學於外四年不問牀第婦遺宛言相勗至病革不使通問懼以房帷之愛稍其衷及太學自留都下第歸則婦就木十日矣太學至今有餘悲焉先是于行欲庇其族置義田而紬於力婦毎以舅責是慽也遺言屬太學鬻其嫁時裝成父志子曰有功非婦出出諸氏姬姬蓋婦强從與太學娶之者有功雖幼能扶苴杖擗踊不納䤈菓其孝感深也不佞於光遠爲祖父行齒則略相若從遊數故稔婦行今覩婦貌於幣中惕然矣讚曰

坤柔含貞女德用愆江夏廣平重婚累媾惟我少師實貽明胄太學嗣武獲是嘉耦豐奩弗御椎布示樸歆我宗承惠及族屬孝敬莊慧罔或弗穀啥不永年形管是續

周秀才像讚

而骨何癯而德則腴而目若盱而貌若愚而軀若株弗拘弗迂握於道樞其所慊未宦達而所重爲師模奚繫得時則駕毋若茹貧而娛吁嗟乎丈夫

羅漢圖讚

甫超六凡界證果一何遠十地憎未脩得少遽已足
華嚴法會下聾瞽豈不惡神通安足尚精進貴自勗
打破陳窠臼跳翻舊機軸永斷頑空觀盡赤二乘族
軒渠擗踊一齊現此時方是眞笑哭

心泉族叔像讚

素餘資斧而恥稱賈好獵羣書而厭爲儒饒者是儲
窖者是需能剃其餘能委其逋以仁爲居以義爲衢
以天爲徒以世爲蘧廬此其所以爲心泉先生也歟

峩眉山金殿贊 有序 代

有明沙門登公肇跡山右應緣世間願力弘深因地
微密空量靈容剛愎者銷其氣巧譬圓音慳執者融
其欲壇幢寺塔在所莊嚴經呪律論隨時闡發當機
非小乘根器應手皆大事因緣鞠禮屈乎親藩致敬
馳于禁籞宰官長者接引忘疲屠肆婬坊矜憐勿擇
萬曆初年公隨喜雞足山迦葉道場道經峩眉因躋
頂禮見雲綿暖地石光潛日私心忻慶發願範金爲
殿而瀋潘賢主讚成公志予時巡撫宣府適有小眇
有爲功德屈公部署已于事竣珍重告别曰檀越努

力總制西南了吾未了予謂公特以謔見調也無何
楊應龍作亂伏誅播地夷爲郡縣有
旨以臣□爲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總督川湖貴諸軍務予憶公言方用憮然公則追送
予于雞鳴驛曰老僧爲不妄語當是普賢大士加被
檀越勺當國事老僧勺當佛事耳於時瀋王肅命治
裝于宮密置兼金于車箱底上坐大士象運以四輪
車公與徒衆均力推輓蜀嶺造漢左迫峻壁右臨深
溪一綫之道僅受偏輪公以繩懸拽其偏而行此實
神運夫豈人力哉抵蜀啓示徒衆始駭然吐舌以爲
車中像耳不知像以將金也乃陬日經度規治鼓橐
鬼物効靈良工運智櫺棟用屹複簷如翥谿疏牖以
嗽颷引脩椽而桂斗鏤奇鍍詭吐怪吸光雲雷閃奪
芝藻糾結以逮几案楗樋之屬莫不精妙入神位置
合式嗟乎如來衆生執相有殊器界根身因妄乃立
良以倀倀愚羣憒憒蒙隊謗正循邪昧業受果能仁
慈悲憐愍故示一切有爲佛事隨機應感欲令因幻
生愛因愛起信因信知脩因脩悟幻捨幻歸眞而公

權巧方便之心其在斯乎公猶以眞丹三大士道場
而于視音文殊闕焉不遑寧已竟于五臺補陀亦治
金爲殿壹視峩眉無或少缺皆不及紀獨紀于封內
耳系之以讚　讚曰
含兩有情囿于三有循三相續顛倒爲咎故佛示跡
權巧攝誘諸菩薩衆助佛成就曰經曰論具曰能詮
曰正曰依妙此莊嚴摩訶菩薩上首普賢行海莫際
毛端大千鷲嶺鶴林經標印度落伽五臺佛記東土
峻瞻西南惟茲峩峯日月廻薄天龍呵護於比丘登

涎大智力冠顛而宮精金煥𧺪榱題構櫨靡非純質
龍雲芝華光光攝入諸趣輪馳遺失眞性邪智狂慧
惟認勞瞪放言糅道幻門稗正拘夫曲士是非蠭競
側聞聖教開權顯實有漏塵國依空所立一切衆生
執此情識依正亦妄安事嚴飾此有爲法詰公奚庸
公曰不然意在感通像教之微亦藉聖蹤執假固假
觀空亦空陰入處界皆如來藏孰爲妄本惟眞之放
一眞獨露妄元無相況此殊特豈凡能量于時天龍
圍繞讚嘆兜羅綿雲瀰漫宇漢林樹巖石晶光互爛

峩峩峩山越絶震旦

見溪家兄弁吳氏嫂小像讚

謂兄與嫂食貧耶不當豫其體而粹其容謂兄與嫂
居饒耶胡男治賈女治績而俱勞厥躬夫苟能率其
職而士行以立亦刑于閫其敬而婦道以從又奚饒
南畝之缺郤去東海之梁鴻胡令于瞻而起敬者寔
維丹鉛之良工

璟川族兄弁韓氏嫂小像讚有序

族兄璟川先生徒七箸無恙有隱德而善

誼嫂韓孺人棄先生已五年其諸子募良
工圖先生像而默想孺人儀刑圖于側屬
予讚之
貴不以爵富不以禀受茹誠柔善誼不虐用儉非約
含垢非黷頎其嘉耦椎布操作式相夫子虔奉祀禴
杯棬之思千秋宛若賢士賢媛史乘勿略

新都程可中仲權甫著

祭文

祭茅鹿門先生文代

嗚呼夫生之道亦夥矣得爲人生中國稱男子古人已亟言之而後知先生之爲世瑞也先生生爲西吳世家幼稟狥齊之德鄉閭稱罕遘矣兼援魏科膺仕中外言以華國功以維世行以範俗邦國稱罕遘矣挾三達尊而調世靈壽僊僊踰九望百[illegible]嗣競爽騶騶鳳㲉天下稱罕遘矣世德萬禩造文千軸炳耀日月瞻腴士類非一朝一時功千秋稱罕遘矣有其地非必有其人有其德非必有其位有其福非必有其壽有其躬非必有其嗣有其文非必有傳而先生備膺而無缺夫非曠代之興遘哉予晚生在鄉曲之末又幸與先生家督同上協洽公車又同爲陪京司空郎交相勉以忠孝而嘆先生之家訓也今先生之仲又甚焉夫生生之道亦夥矣天何獨備於先生哉可履而畝其原非曠可縚而度其淵非深此猶其小者四時交錯分至代禪餘潤相承巧曆知之矣至若日重光月重輪海重潤星景而雲慶天時一見耳乃章亥之不及步曦和之不及算孰此以況先生庶幾哉先生往矣卽純孝如嗣君尚何莫焉獨海內之仰景星慶雲者先生無以猒之使欣然如失是足悲耳薄奠蕪言惟先生鑒之

祭朱封君文代

南條蟠東徽江如練天迴地游神含秀斂秦淮維潛鍾阜維巘龍斯虎斯鬱爲皇甸厥有人文六代以旋爰及國家九鼎奠焉臂彼辰極衆星衡旃顧是材藪爲萬國先赫戲朱公膺運特作孕精自昴降神維嶽濯質煙湖澄心秋壑五鹿維辨過之折角首擢賢科南省衣被鼓吹六藉提衡百氏廓玄弗啜無遠不詣誰謂江左空彌是事優游藝場涵泳學海燦燦七襄謂[illegible]績絲山樊或薦遺我蔥菲獨知之契千金尚晦筮仕南北在所尸祝父我明府毋我艮牧緊予小人桑梓獨渥兩舍之間棠陰載綠衢康道泰政成民率豈伊一弟能爲公躋於皇殿撰句臚第一　帝曰宗

臣公之自出殿撰視草依日之光烏衣甲第公其徜
徉吳宮晉苑春和載陽籃轝門人隨遇隨觴俾我殿
撰壹意魚水忠成於孝臣不匱子夫何太素不降衷
此一夕之訃遽捐塵滓蠹簡高庋淚其加[illegible]鳩杖嚕
撰化爲異物尸祝之氓徒歌蔽芾士林具瞻莫能彷
彿閒公遡源實昇海岱雲馭過之歲或一再東溟可
勺佐是瀛醉延竚容[ ]儼乎如愾

祭劉封君文代

四　祭文　三

嗚呼太樸未渙純龐沖融惟晉雲山輪菌鬱蔥含貞
萃靈乃生我公茂乎嘉聲粹哉德容紛有內美溫恭
肅慎道大益潛光韜未振猷宰所畀必擇其朕不於
公躬於公之胤厥胤伊何星精嶽靈庭訓弗督世德
惟嚮計偕上第鸞和　帝庭蟠陛簪筆虎觀橫經
眷命重臣專藩開府煌煌膚功溢於趙楚入中執法
爲國心膂晉拜銓衡袞職是補維　帝曰吁卿惟純
臣黜陟獻替弼予一人[ ]爾思源嘉爾有親璽書貫
褒如絲如綸我公徜徉庶其至耆銓卿在列萬方臻
理冀公期頤食報於子胡爲仙馭蹕其若駛太行摧
高大河涸潤凡在見聞靡不驚震哀極銓卿慟奉歸
輀於維大老天胡不憖嗚呼舉祝惟三箕裘第五我
公視之靡或不取是曰完人世豈多歎衣冠劍舄兆
非遺矩生享衆祉後蒙異典曰賵曰燧佝方所遣若
堂若坊樹築原衍卿賢特祀簠簋用展白雲嵯峨絳
郡帝鄉瞻望弗及涕下沾裳楚些毋勞晉乘有光炙
絮告[ ]公其洋洋

祭眞州李處士文代

四　祭文　四

鍪江寫鹽浮玉縮秀儁哲誕生適符其邁重之脩能
好脩用懋精純其操不見稗糅於若齒德舉世欽儀
言則蓍蔡行則璚瑤艷茲家邦式是士流屈蘭辟芷
聿昭厥休人遜顏行師席每避索丘旁洽無隱不詣
雖望期頤志不少異勒成一家光流削柿嘉子嗣與
廣有令名淥仁浴義經史緯經岳峙河潤玉振金聲
豈翁之媼宿夢長庚翁葆太素澤如嬰提世滓不涉
和以天倪偃其靈壽柳市花蹊僉曰人瑞彭籛可齊
爲國老更鸞刀祖割徜徉容與蕭然豁達衆美畢具
既予勿奪何其帝鄉去不可遏五濁粃垢命安可常

公則撫㦤世實用傷名山之剐於爲永藏閭里輟楷
士林朴準人倫之鑒孰定流品後來之儁孰爲援引
式廬匪由我心結軫

祭徐太夫人文 代

於維太母順含坤厚柔𥳑方祇祥啓令族聖善有儀
七誡既閑四德是師質輝金玉芬襲蘅蘺宇從淑闈
嬪爲名媛結帨及門允執弗諼升案於賓豈曰儀繁
里馳惠問壼牖聞言率禮稱詩夙慎内則跬未踰庭
聲不及閾相彼葅醢勤玆紝織懿範孔章閭戚是式

於維太母緊徵玄鳥赫有嘉胤能允如錫於爲登儁
敭歷中外蹐君堯舜中興名臣伊母之訓畿甸京兆
椎埋絶屏戚畹勳閥鮮不率正祆氛寖熄協風扇境
帝命能賢咸母之命爰晉納言卿其啓沃母幸善飯
雍容象服襦袯攸宜冰紈霧縠滑膩吳江爲母湯沐
詎謂愛日遽迫虞淵寶婺黯彩鏡月虧圓萱珮霜委
蘭幄風搴如何孝心崩烈怛焉於維太母母儀既隆
婦職□備名以德享秩以子貴吉祥善事綱目而是
今命考終可含毋覗嗚呼哀哉塋翟漸遙龍輴莫返
珠匣就閟玄廬扃晚遺芳羣頌餘美競贊煌煌女史
實昭彤管嗚呼哀哉絮匪芳旨炙豈柔嘉摛辭寫哀
託誼通家聊酹瑤池用薦碧霞洋洋珮環其來委蛇

新都程可中仲權甫著

啓

賀曹院啓 代

恭惟風霜開府帝臣首藉烏臺水土司空仙使適來蒼水乃廟堂舉最艱最鉅之事而簡書徵屢試屢効之材數郡紆眉萬手加額恭惟　臺下德固才融體凝用妙分曹領郡美不盡書副臬參藩善莫枚舉項剩山剷水礦榷之使颷馳倡士譁民獷稗之風波靡誠恐死亡之無日私吊閭閻幸圖覆露之有天高臨節鉞俘虜既久叱贊方資颷厥仁風[illegible]醲醇於江左嗟茲德水[illegible]爲害於國中蓋集謀咸謂國家孔棘之政而收功定待宇宙非常之人代豈及瓜秣不終[illegible]綠緹方底緘故篆而聽上方紫軸斜封捧徽音而廻中使享祀豐潔倘有假於金龍力役艱難曾何愛夫璧馬注新泇之一勺問舳艫可銜尾而過寒黃涸之千尋聽畚鍤尚相聲而舉梁宋漸黍苗之潤徐邳掩魚鼈之腥白麻且頒玄理亦錫緬以胼胝不恤將其刋疏鑿之神頃者陰陽少愆行且賴燮調之手儔識事之集也乃溫良恭儉不聞人而自聞吾知階之隮也于道充弼承非公倚而誰倚某謏成纇曾於世寡諧橫遭閔凶爲天不吊習聞鬼祭惚若忘人趣一日之安屢謝人言懼惟致國威百年之累既無奈巧飾情而終撓法亦何貴於外寬猶不能盡枉已而復尤人益以見其中狹爰恃私暱遂稅聽聞薄致弗良遠忱則恪惟　云

答劉兵備啓 代

恭惟　秋金礪質夜玉瑩神若機若衡七政以齊而陰陽理燮爲乘爲鼎萬民以養而品物嘉亨勑重權於外臺威齊受脤奉崇秩於行省階視尚書廉訪精而貪墨洗心誅罰行而回邪匿跡璽書鄭重幾甸敉寧是壓屈密勿之良而尋阿衡之拜者也不佞爲邑六年乏齊民之要術居垣三考拙格主之昌言髮短於心肉長於髀每悼山川之何罪乃懼非權之相加亦已竭下之微忠輒成留中之不報何績可奏惟過是求乃蒙遠使見存豐篚爲惠褎言亹亹情溢一

尺之械南望依依心佩百朋之貺云云

答湯禮部啓代

恭惟明公龍章鳳彩極纂組之神情玉韻金聲妙宮商於口吻騶虞暫出非追仰秣之踶鸑鷟適歸固讓伏棲之翼兕匡嶽而廓處枕豫江以濯清盍不大笑不足稱至玄之道亦必屢刖而後徵寡耦之珍眞册可就酌日月以抽添副墨斯藏敕鬼神而訶護門闢僊眞之徑窻朙筆硯之牀布誦者略刋勸懲之詞佐譚者旁雜傳奇之劇固已窮天人之致而軼叔季之

倫矣某岱麓鯫生海濱稗類薄㪽祖德之承偶快人文之會安呰窳之弗振少寡知名撫鑿枘以難合老不解事不虞耤令姻之好而因受君子之知傳以名言表是陋族予褒奪刺無久邇之或遺削穢縱華顧鴻纖之畢拾豈惟史氏之筆出入春秋誠乃賦家之心包括宇宙者也佩公之德白日不渝矢某之酬丹忱可掬云云

崔侍御啓代

頃者西垂弗靖夷鬼吮血於箐林北極維高親臣銜命於楓陛非藉監臨之使曷成吊伐之師貞度既仰於神羊次勞定先於汗馬恭惟　元精適會間氣特鍾振國紀乎臺中肅官常兮柱下代聖人而歲狩卿雲覆於岷江釐太史以消占法星入於益部剸決寒凄繡斧姦宄失圖刺擧風拂霜稜邪回易慮屬播酋之不逞慨蜀省之惟虞故赫焉而奮天刑乃從事於佳兵顯然而昭國憲肯坐玩夫逋寇前茅後勁芺憑烏府之威上薫下濯悉掃蟻穴之醜策勝者收指示之効雖不伐其無繇勇驍者致擒獲之勞欲並施

而未可此聖衷之朗鑒亦衆望之攸歸大賚須於上方渥恩貲乎私第淇諛承後事躬贊頌之未遑快覩前脩奉周遊之莫及僭治蕪箋薦脩芹敬仰干日昱鑒此葵傾云云

雪夜戲簡友人

卯辰積雪封条寒威賊戶層冰合於鶴眼淸霜零於兎毫敝絮縈愁空牀吊夢凄凉短句苦韻險而未安生死他鄉羈魂遊而莫續蘭膏念其欲燼蕙隙幸其册醒落月城烏咽葭蘆而皆斷驚飈庭樹觸金鐵以

皆鳴建布侯於百武之間輒慕李隴西之猿臂推角
枕於半宵之後竊同劉越石之雞聲鬢漸禿而毵毵
神何馳而憤憤交隱掩淚萬緒塡膺撫頽晷而百感
易來畏勞形而五官將廢老挽羲和之駕誰倩停輪
窮遵阮籍之途自迷回轍此日復來日景光忽其銷
沉今吾非故吾神理代其遷謝豈不離情絶志腐骨
摧心傷蝝息蠕動之俱生塊處虵行之與槁也葢聞
聽天所賦固安義履順之脩背軌而馳尤倒行逆施
之戒然雕蟲闒枝奚與於名高剔蠹紬編寧關於物

用故偏轅以疾奏功枉逕以近見取枯魚垂泣安事
江湖畠轂無成勿捐蔑稗稽天之浸非不潤而溉者
嗇溝澮之易盈垂雲之翼非不高而飛者慶榆枌之
卽至惟懼以蒲伏名侮苟且蒙羞是以將舉足而羣
疑生未終食而三嘆起也雖曰浪謔實自淵衷足下
何以敎之僕且信如詹尹矣

賀[illegible]太保啓 代

伏以[illegible]蕭除覩淸寧之載廓戱蝨就殄際安昇于
初亨銅柱之紀旋標金券之書有爛夫非叔世之曠
逢猶是聖明之異數恭惟[illegible]體備五常器賅百用
啓祥於輔郡分彩於周垣淵博朕夫生知淵奥誣其
宿契令言時涌坐驚而師席屢移雅譽飈馳奏對而
公車遂上從筦庫以涉鈞軸鉅纖咸妙其才沿郎令
而躋公孤中外各昭其勩一人需贊毗之倚四垂憎
撻伐之威經姬孔而緯孫吳渫韜鈐而漱禮樂嘉玆
東北旣殲榆塞之胡惕彼西南又嘯箐林之鬼佛猩
比耦地絶揖讓之薫虺蜓爲羣世飫腥膻之穢數其
罪雖多於擢髮恃其險乃足以遊魂嗜殺不仁固非

[illegible]玩刑無忌已成屢赦之逋逃戕戍卒如
刈稿菅暴部畊若[illegible]獸主撫者率文其辭而塞命
議誅者每搖於怵而更端久漸謂秦無人妄擬畏蜀
如虎飛練之慘怱乎其罔聞白石之兇苟焉而議贖
恃戎干紀族奢七姓以張狂畫土爲圜傲據半塗而
聽鞫夫安得不蔑王章而侮朝廷長夷奸而隳城邑
也於是九重赫怒爰專閫外之司百辟比謀用誠道
傍之築告諸大社命我丈人樹狠纛於煌標合虎符
於境上葢死力收於投醪之際而成算決於受脤之

辰威鉞生寒光揺太白旂旗翕彩色變穹玄礪繡刃於茲山刷汗駒於錦水鯡四集之衆有類烏合而七萃之離非能縺兇朱纓赭漢素線荼原麾指則逝波逆飛戈揮而頹日返舍□關邏拉而失守千屯飄忽以迅驅軍威彪振而孔張賊勢蟻旋而益蹙金繒不吝賞速奮身玉劍無私誅加玩冠武將驩而鼓勇文臣協以運籌峒摧崛虎之憑些喪海龍之險乃有疑狐不逞潛滋黨惡之萌伏竄爲虞顯斥敗羣之種用是前鋒霆擊諸軍魚貫而登窮穴土崩元惡雉經以

饜巷楊氏之鬼餒自斯時而播產之民甦於此日所恃重崖之砦柵燼滅煙飛幸開新域之輿圖井分壓布惟茲吊伐之舉遠豫於聖懷顧爾分胙之榮大慰於羣望珍頒內帑使肅中官緹綺霞舒鏤鏐雪爍臺閣之形曲肖鼎彝之篆行鐫史書爰揭於章章晉命滿持於世世公執撝謙而□□□□□□惟盛美之茲歸某媿謝中材謬承後事蒙昏未破甞焠火而嗣罷螢剸割何知淬鉛鋒以代巨闕慕前修之不易會未路之攸艱將蹇謭以誰明濤蹴同舟之游

方周旋而自惕坂遮共轍之塗剛恂百鍊之精化隨繞指熱茹一丸之血徒剩刳心六百里烏江之齊壤力攘之而附益鬼方數萬緡黃册之實徵廿劄焉而□王稅此誠何郵其之切齒萌恐不免公之撫膺人衆競詡勝天公恐頻笑移谷伏願起居暇豫暫歸闕下神仙服食便娟急起山中宰相盱錫春于綠野緜玉曆於黃圖大祥式以希臨嘉命儼其勸駕包涵無量將弁夷醜於玄同屹嶷不隨必風忠貞於叔季某徵衷久藴遠道難將訶筐篚之不及忱冀葵蕘之或能領可勝云云

賀陳江防啓代

伏以剖符江滸莫巨鎮於天心拜命階台佐司元於帝側芟宗徒茂臥轍難攀恭惟　文衡藻士武庫儲才鐘東泰十二之靈奇著南國再朞之豈弟齊治聲於渤海守家法於大丘清直飲冰苦惟茹蘖煙環萬井接絃誦於比鄰波湧千艘酌衡平於市隧沛若漸濡之德培彼萌生靄然化育之仁洽乎喙息霜寒水甸毋虞庚癸之呼濤黯江湖恐致萑苻之取惟撫

循之策善斯標冽之風恬用是惠風上加於蚩蟆渥澤下沾於蠢蛤矣伏念下民既幸胡不再借冦君惟是前席已虛終欲徵其賈傅天邊薇省依雙闕之星辰海上蕪城儼萬家之腰䏶亍殳黍職竊斗祿於部中偏版輸庸託齊民於境上顧銜恩之獨厚亦馬徒期願執役之末由鵷鸞伊遠

上□水部啓 代

伏以三公坐論崇階首鬱於漢官九澤載陂中國全歸於禹貢故塗山顯績玄珪必待其人昔蒼水徵祥瑞玉適逢其使神功需衆　帝簡維新恭惟　立極媧鰲濟川傅楫渥澤等稽天之浸夫何有潤稿膏枯重光沛浴日之波誠咸仰燭冥昭隱漢法申而戎索信紫塞粒寢青烽鼎地尊而帝鄉舊白門屽聯赤舄詎意烏臺天峻旋霖執法之威恭逢鳩署風清又肅司空之拜御馮夷而右顧屬河伯以先驅安恣濡而沿洄金隄高捍㕓別渠而灌溉璧馬初沉舳艫銜尾以雲馳茭牧次鱗而日利奚待下淇園之竹徒傳築瓠子之宮輸輓逸而時先廩庾陳而露積其層階下吏函席諸生幸獲服力以比輿臺願得宣言[illegible]陳歌頌伏願指盟如帶勒功德於無窮汗竹成編紀河渠於不朽行虛首揆而徵入釐勤中使以嘉存敬祝萬年允安九土 云云

車太守啓 代

伏以熊轓五馬亞　天子之六飛虎竹專城御部民之萬姓命從日下咸洽國中恭惟　五緯叢文三湘萃質文名耀世清曹長曲禮之班吏治秉時劇郡任分符之寄屏鉤鉅而不尚寓神明於至誠勤撫字以為先措躬行於實政仰而噓咈功化蜾蠃頻而响沫恩濡蠢蛤謳頌已殷於稅駕去閭當再任而成民社卽信於下車涖淛登待期而可圜端畫犴已騐久虛解後縣魚恐煩再致警龐犾巷無糯慨來暮之諧雛雉狎人馮軾望行春之至共畫道棄孺函席舊生憶南郡之絳帷執經已遠阻越來於衣帶申幣無繇撫膺增慚擢髮待罪伏願嘉禾並穎郊原祝大有於豐年秀水重波江海等無窮之沛澤下安車而徵太守入虛位以拜尚書 云云

上李漕院啓 代

伏以繡虎天行　帝簡内臺之執法青驄雲駛節臨
外徼以觀風故關中籍相國之功而柱下借惠文之
重東南徯雨遼邇占星恭惟伾嶽毓質德水凝華含
象宿之上靈蘊聖賢之至性身負日月氣釀雲霞卽
事成規置言當著才奇仕膴貞忠早結　主知志抑
功膚盛美允諧輿頌烏集肅乎栢府鳳鳴徹於楓宸
萬衆仰之而彌高千里默焉而咸應紀綱百辟振郡
國方岳四海之威稜輸輓萬艘備社稷宗廟百官之
經費舉賢剌否方竣代狩於中州佐緫裒贏新命轉
漕於外府某蛾蚋蜎生馬牛下走一經尚愲冒博士
之間員百里何能曠長民於下邑仰懷知遇虛剪拂
之洪恩俯恧薄凉顧結嚙之寡力頊因徵無藝時事
多艱白日任魍魅之揶揄赤子爲蟊賊之[illegible]蝕毁讒
[illegible]致危軀穽臨巳虞不可一日而居奚幸又獲二天
而戴伏願神贊其衷世[illegible]長之會運還其[illegible]寬
東濕之苛四民安畝[illegible]而擊壤土
云云

上鄧郇刑啓 代

伏以整齊民恩寄訊鞫於士師汪濊皇仁托平反於
司寇肅占法星之入部快逢后雨之沾郊究隱齊彰
罪疑盡釋恭惟　蠡江融瑞匡岳含醇鬱門地而
冠東南體道源而含今古行依斗曜忠弼乾符恩擴
天容黜巧詆舞文之察察威宣霆迅惡爲毉毛鷙之
芸芸事紊研覈案而求情得感下車之泣切惟塊如
蕞邑蠢若畸民間亦有投鉅之相傷豈盡無吞舟之
是漏惟至明不遺其闇大度之雍其苛小懲略施大
慾畀革某不習爲吏購視事之巳成深媿長民懼爰
書之或舛苟非台臺之覆露寧寬膏斧之加遺伏願
堯屋都封于門必大圜土之拘斯滅貫城之宿益虛
帝夢聿新民謳無斁云云

上龐查盤啓 代

伏以竹符載剖干城搆文武之權草澤維寧分郡[illegible]
民戎之政恩洽遐甸威慴提封恭惟　河汾美粹
絳翼英鐘琢句而韻雲霞厲操而寒冰雪萑蒲尤戢
襁褓咸歸循良接壤駿御峻[illegible]中州慷慨登車懋望

威塡南輔澤徧方幅以及鄰鴻繖都被身處堂皇而率屬遐邇具瞻某邑小如丸才薄等紙棲息庇鴻釣之內吹嘘厠槖籥之前庸濫匪流仰及寛政既蒙垂盻以奉風裁敢不革心而操冰蘗伏願榮施不匱頻引無遺旂常聿勒碑板爰[■]兵晨畫地而義安卿守卜時而入拜云云

戲謝友人惠香餅

糅玫瑰而拧英幽芬斯遠擷梅花而屑腦酷烈無加鳩材旁徵於羣芳軌法精研於百和都梁作使甲煎爲賓調龍涎以成規剃蘭膏而合質力能滌穢功可辟寒既越隣以外騰忽逆風而直上鸞鶴紛乎翔漢雲霞靄乎下庭去牀第十日猶聞拂巾角經月不散蟠蘷添爐睡鴨縈煙暢我鼻根感君馨德

答蔣戶部啓 代

竊以琯灰已應共迎長至之祥玉燭未調誰効永安之策一陽來復願君子之道亨四序告終祝民生之業豫春動六橋芳樹雪不封條兆書三登卿雲星先入部瑤械自遠墐戶生光下拜登嘉仰申遙祝

答勞蕪湖啓 代

竊惟否極而復善易者愼其微陽短至而長惜陰者寶其餘晷故喚咻務施澤而出入必戴星撫歲運之載周競誦匪期之化啓德聲之旁洽已占上最之期天子聖明願排桑孔之說君子道長頻聞龔卓之徵玉琯方嘘瑤械遠賁云云

答[■]壽啓 代

伏以風塵不聳郊環壽域之熙品物咸亨人樂春臺之餔虜聽老子塞垣壯萬里之威師有文人籌策作三軍之氣歲時每屆於禎祉遐邇不覺以歡呼恭惟

峙太和而挺質偉幹鬱其崟嵜展江漢以披襟虛懷濬其磅礴懸弧塞下卿雲擁而北祲全銷建鉞雲中恒宿明而南極獨曜剡障靜千屯之烽循階上萬壽之觴醉可貳參喜當千百某才慙任使疆場之任攸同心每瞻依川途之遙迥異矧當星精之舉說載逢嶽降以生申國慶眞材期膺嘉運陳詞祝嘏望台座而未遑鳳幣宣情歉涓忱之是簡反加重貺實惟有以媿之敢敬登嘉矣獨用其厚也云云

王太夫人重陽節禮啓 代

竊以金颷褰幄徵音振而協於清商寶婺輝庭斗杓運而貞乎奄茂届三秋之澄爽屬萬品之嘉成恭惟 坤道賦靈洛川瀦潤苞元精而啓胤篤是阿衡開姆敎以示儀標兹內則紫綬紉佩登高而福壽俱隆黃鞠當樽脩爵而曾玄交獻某金閨景德沃懿範之超倫象服瞻容闕循階之申傒自惟疏節奚道積晉兹逢韶序之臨敢脩么麽之敬采其葵藿酌彼潢汙人祝慈履之千年歲毓嘉辰於九日 云 云

壽王制府啓

伏以杓貞淵獻緊爲月之最良景次曲阿是謂日之始旭欲篤賢人而命世必自上天之降精出則有徵生爲不偶恭惟 應期翊運明道匡時玉鸞昔投瑞惟兆於千禩桑弧高表志亦違於四方濯洛水以澄神峙大伾而標質胎敎允依聖母胤祚用拓名宗紛內美其若虛勵兹姱節踵前脩之不忝邁彼芳聲黑髮九卿威望久信於夷夏黃扉一品贊毗今賴於公孤綵衣顧眄承顏人矜補袞玉樹葳蕤遶砌日報添枝庶倚接膝以致詞荒服因譯而獻頌欽膺霑恩入市先拜 聖天子而後拜都那顏封人祝嘏攄誠首願多富壽而申願多男子驩聲浹地淑氣蒸雲來深承涵泳叨居壽域之中夙被融和竊伏春臺之下瞻重庭而劉飆天漿深注九霞緬鄉座而飛籌瑞爵催行三雅笑言孔邇顧羈跡之不遑慶會初臨徒喜心之欲躍伏願彌高者其齒其德其爵益固者惟精惟氣惟神指大椿而閱春秋採蟠桃而餐華實某小脩筐筥媿縞苧之無文載酌汙潢報醴醪之非旨仰惟海函鑒此涓忱 云 云

壽鄭[illegible]啓 代

伏以世登上理恭逢懋德以昌期天贊中興特篤貞材而翊運乃賢人之出處關國體之隆汚故范老子之藏甲兵寒心醜虜郭令公之免鎧胄屈郄羣夷固彼盛名亦惟夙德恭惟 薇垣降耀環威弧之在門瀛海傳籌頌大椿而祝嘏烏頭宰相遑使從鹿豕之遊紫殿班行久覺虛夔龍之列雖南山之承觴壽杯暢其獻酬乃北闕之連霄聖語儼其對越頃自西

垂作訌大帥失律於洮河中策未成　聖主撤懸於
黼座青烽隱日白羽馳飈此葢舉朝之憂誰其挺身
以出帝曰司馬閫以外壹以任卿臣也非熊職以内
惟知有國遂載鉞長邁循九塞之荒塗誓衆專征作
三軍之司命㷀雞剪鶩殪兕殲鯨高旌揮指而滅妖
窮孽悲號而悔罪恩隨威建撫用勦成封薊關於一
九築朔方之百雉雄文勒於露布雅韻振於鐃歌不
賞之功如斯請老之疏何遽龍章題閣快綠野之新
成雞黍爲㢟遂香山之雅會家承文武章綬相輝動
在華夷旂常是信乃者鵬池之息六月忽矣踰期今
焉鳳闕之趨五雲遲其遄至伏願暫收東山之墅早
承中使之徵舉醇醲以福域中建太和以壽天下某
闕門地僻嘱台徧以祈年階戚天遙挽箕星而把酹
云
云

答[illegible]賀壽啓 代

竊以北徼銷氛扇協風於僻壤南山致頌被雅韻於
淸絃塞氓獲廣厦之安夷部保巖關之戍編劉歲葢
耄倪各保其天年林牧春融胎卵永遂其生育故提
封千里戴一人之洪庥列璧同辭祝萬年之上壽瑜
氣旁洽歡聲四騰某兼質不良深有慙於國士芝眉
在望幸借禱於封人慨是下忱之莫宣重以渥恩之
遠賁非惟附益其罪實以愧惕其心進使登嘉猥託
於少賤不敢辭之義俯身揣分奚當長者居獨厚之
仁云
云

賀劉太夫人壽啓 代

竊以天鐘淑德秉内治以承宗祚兆嘉禎裕後昆而
啓胤故行必簡狄而玄鳥始貞其祥才信青進而長
庚方入乎夢乃用坤柔之致壽又舒陰靜以成慈錦
帨高施上壽欣逢大耋金閨載肅名媛遠頌徽音諦
推虎觀之詞臣文雖華國因詫熊丸之太母範則宜
家對薦欵賓所以延士衡之嘉譽退朝問績其爲成
文伯之能賢此古則然方茲爲黍恭惟　卿雲
垂幄張綺席於宮中愛日輝庭舞彩衣於階下令子
起家金馬侍姬逸駕青鸞某世講實慙蔭昔逮乎桑
梓心忱久積敬近阻於芹葵足不滿於寸絲亦稱將
幣詠聊述其短韻具曰陳詩伏惟推孝子不匱之心

斯鑒封人願祝之意云云

餞莚請啓

韃裘稟朔第闡關市以貽恩林坂被霜聿𧶘師徒而戒獮千屯萬竈吉行而濟濟先驅三令五申節制而人人素肄隼旟飛而陣雲擧燕支黯乎若摧鼙鼓振而磧風生桑乾怒其欲沸斤堠嚴屯田稔數千里之邊境狎而益恬士卒良馬力強三十年之銳鋒蓄而勿用擧三鎭居㤻懞之下渥澤何私顧上谷在盻睞之中舊遊是藉若文若武莫不望風濺沸以自新曰臺曰隍用皆晝地濬增而待駕劍鈒夾道組練明雲其蒿目弗寧亟仰龍光之被蓬心塞欣當燕語之承雉莽除塗飾候人而計里誅茅肅館熠庭燎於通宵願言步及服騄扶輪以侍敢不身先輿隷負弩而趨伏乞少緩星駕之期聊紆電車之轍雖荒凉不整而瞻企實勞苜蓿落秋原未足爲飽來之秣樵蘇歸晩廓寧能充扉屨之供但小人采於中野積此芹忱惟佳日麗於高旻鑒其葵向云云

上□開府重陽節禮啓

金天氣肅鳴鏑靖而報雕弓玉塞風澄斥堠脩而布渠答倉廩而因陳露積士馬以踴距颷馳赤汗千蹄散雲錦於廐閒白題紛隊舞婆娑於堦墄叩關奉欵接帳連□擧種來歸充郊稐甸撫字之賜節而有經鞭撻之威示而不褻□邊圉之金湯崎　朝廷之柱石恩漸吏卒翼覆寀寮盍律師之丈人臨邊之元相也即辰菊英吐秀陽德亨而百祉俱臻萸佩在紉慈顏悅而千齡是衍白旄黃鉞雜彩服而奏驩梵筴夷書藉重譯而獻頌某葵心夙抱欣同愛日之誠貞幹難期勉勵凌秋之操醸月中之芳桂願託樽罍擷露下之落英聊供匕箸□慚不腆叱置爲榮云云

程仲權先生集卷之十三

新都程可中仲權甫著

書

與董見心明府

廿五晨興聞前訶以漏四下入衙然督郵馬已在庭迫行遂不及䁥訊下春抵醴泉寺峯巒環揖林薄蒨㟧澄湖直上眉睫可謂幽絶惟憾負離抱坎爲棄明卽幽若更置湖山之位而令寺南面焉宜爲天下叢林第一右迫隘而陡磵雷穿於左局苦不舂容僧言古昔同鑊而食者五百衆范文正亦隨衆就飯香積想山阿磵曲靡非園瓠寤室寺建於齊梁誌公惟存唐一碑文剝盡不可讀認有唐太極元年歲次壬子字樣碑額作八分書大唐齊州章丘縣常白山醴泉寺誌公之碑十七字甚遒健可愛碑陰鐫誌公像奇古俊雅不類吳道子必非族工手筆附以下截去餘絲髮不鈌題爲太中九年三月舍今不爲精研墨榻百餘幅後且并其像剝盡良可痛惜傷有天祐八年淄州軍事推官郝洙楷書題記點畫略存醴泉甚甘芳注文正公祠後小方沼爲敗甃頑沙滲漏絶無停泓之趣上有佛首石從地湧出僧云奇絶特甚今以紺金飾之雖復莊嚴殊失古意文正祠扁題刻㮕比惟崧少山人張覞八絶句餘無一字可讀三門左壁下古井周幾二十尺佳石所甃僧云深三十尺積水十五尺上虛十五尺極澇不溢極旱不減名八家井始剏寺時乃山下八大檀越所施也忽前年一夕涸僧徒荷揷濬之皆織葦布其下自齊梁來而葦不腐誠怪事要之地以人勝而今使古蹟寥寥者以無古德耆宿也卽十餘衆具僧律儀者聞之不識般若爲何物㮛山耕野之外便非其職誌公像欲乞明府搨數十幅爲聖僧作法施俾生分得一二傳諸江南明府行春鐫一二字於下爲玆石重亦是勝事非敢以不急之務望明府撫古愴懷遂不覺亹亹

與邢子愿太僕

羈尊俘許日所不卽遣者爲尚璽公溺置酒颯中髯髮淋漓殊無醒日尊命之辱雖欲剺其心肺祇益腥穢耳先生必勿用之恐累大雅非細故尙璽促先太

夫人傳欲及吳叟登石非但家禮序也

寄李雨亭觀察

昨奉詒雖裁得三日驪實是半生畐初擬追送京口爲他事所絆遂踉蹌東歸明公一督楚餉再察楚臬李本寧先生能官雲杜又明公意氣中人也必有以慰藉之當陽度門寺僧誨公爲生出世師此不敢有所請明公有緣或可一扣其奇耳頃聞祝融虐其邦域而鵠樓成燼二三大夫公暇得無乏登高作賦之所乎在事諸公有斡旋之伐能還天地一大觀實盛

德事誰能作權巧方便也明公舊刻其上湘君能爲訶護否

與祝無功父母

燕市一春飛雪故問訊之日甚寡迺寒方融則又度居庸出荒徼作飛鳥依人壯心爲減日望天官考竟以留京奉老父母雖副老父母夙心南北固無軒輊而輿論稍謂非宜顧其則竊沾沾而喜今之所爲臺省緘默爲縮儒是已然往往奮於一擊無論中與不中則見以爲盡職此豈敢望於老父母哉夫言也必度吾言之可行度行吾言之必利於國此是眞爲忠君否則塞責任耳致譽望耳老父母敦厚性成仁譪天植德必有言豈俟夫芻蕘巳哉老父母言自今將不作詩持論固確然境觸興生曷能爲巳六朝風槩時時馬首撩人老父母欲喑得乎若曰此綺語無當於大道則世間一切有爲法皆遊戲三昧耳上谷有大人先生見老父母法言愛如徑寸珠盖以未同不敢顯然布幣而求其僭有瀆於侍史其字樣屬太冲轉丐於案下老父母不以省中異居縣時而鄭重於子民則其幸甚

與吳伯乾

足下巳覩明星悟道乃猶作雪山苦行僕妻妾不安於室八口之家半事湯餌既貧且病卽善撐持人亦不免怵心況柔情如僕者耶足下可想見其苦矣獰惡之面不堪告人有一鐘一石奇古絶倫初意留以狥葬乃今枵腹之不恤胡爲枯骨計也足下羣從中有米顛之好者煩從臾之

與郝文姬

憶與張幼才飲卿家於時殘雪在庭對卿不啻瑤樹枝及至吳門見扇頭諸詩璠璵璀璨謝道蘊而下稀見其儔閉門長干即不能爲金屋深護差足謝絶俗轍何至就廣陵蒲鍛也二十四橋恐非舊昔陽翟大賈欲求如杜牧之作贊皇客不可得矣歲晏江寒金陵故人望卿白雪姿如救執熱幸檢寶奩急歸僕適有渡江之役圖與卿燒燭守歲

報孫筯石先生

我汶之有里討文獻而考之往代不敢知國朝博雅必載先生一人乃先生僑寄居安里自腴臘外歲不能一二日家食何汶上能生先生而不能有先生今幸挽駕雲溪闔扉自適里中兒以爲吾東家丘耳何汶上能有先生而不能知先生也不謂乃有晚出如某儕以爲知先生矣而踪跡強半在外即得暫歸不過造膝數語不遑執經侍側是知先生而不能師先生猶不知耳然即先生於世一何鑿枘之不入也不肖即謂非然先生鉤玄剔隱蘊者發之疑者信之是先生之知在千古之前片言垂楷隻韻流聲伐訛芟舛縷析條疏以嘉惠來茲是先生之知在千古之後眼前碌碌何足辱先生哉某比來小有譔述皆者舉者各半然皆無當於某某家有釋迦不日五體投地而求法要乃瞶瞶索途而求西方於十萬八千之外智者不爲矣日與隱叔由吳越而入金斗到處逢迎不乏率皆誇詡詐僞之徒求一眞實作家了不可得遊天下者知天下大亦知天下小也鄉里風俗日下以能作惡爲賢而善者所當魚肉也殊可慨又與隱叔圖所以爲先生著作鋟梓者決於明春矣

與陳紹文司農

某行乞道人因緣慳澁城邑聚落雖徧終無飽望行年五十行名俱缺念門下碩才卓行萬禾試一盲瞶之前藻繢故應自晦每動遐思深愧呂安之駕某十年之間六喪相繼一女年及笄貧不得嫁二兒長者十五詩禮略通少者十一猶見楚楚昔猶八口今且倍之爲日益窘奈何奈何常憶諸郎君韶英異常凌霄之羽已徵德輝茲舍親某者覲光上國慕義門下深願執鞭而不肖久闊之懷敬一託之面候知門下

食廉歲月半菽自娛倘舍親路貧乞加㖊沫猶不肖之免涸轍也不肖夢寐不忘武昌此時尚為人軋若得從臾雅以秋期浮湘上謁水落魚肥尚勞貧客歌鋏乎一笑

與光月上人

客楚十二旬溺曲中者十七侍猊座者十三耳障重衆生此時雖自訟其有及乎伏惟和尚安隱少病少惱世界多事象季莫挽白衣緇流俱值陽九埋頭自晦乃今日第一上策朗公以為何如茲舍親過雲杜訪吾師西來菴幸吾師慈悲分其舊時一單處之便是引兆羅綿手四十由旬接引也秋杪擬候丁先生便為座下長隨衆矣

寄丁元甫職方

旅食白門不充腹而為維揚遊其困滋甚徒以得奉門下為奇遇耳何時稅駕武昌閉門著述留夷揭車含芳吐秀足娛筆研也世路翻覆莽不可言莫邪為鈍而鉛刀銛矣近見邸報只增太息生此時急欲理裝暫歸力尚不辦已僦一椽於新橋俟稍可行便捧笠鉢就道劉仲偉有浮湘之緣附其半函不能一縷為侑媿死門下貧不能給客亦不敢以仲偉干幸舍一言一顧可使蹇超上駟也

與黃隱叔

東郭依依黯然入舟詰朝長發夜宿中廟阻風再宿十一日達居鄉大好湖山幾與吳中相埒令甥欵延無異其舅此中可作僑寓府城萬分不及一臥牛山橫枕城中南墩澄湖一望淺碧野田高下綠塍如畫城中闤闠雖隘而潔第城墉庳脆人家倚睥睨為牖疏漁舠商舶盡在高樓女曉妝鏡內尤為可愛人情民風似遜揖而欠廣大此正與寓公相宜惟庖廚遠不敢望郡城然出網魚蝦日羅道左可不必彈鋏而給幸足下急來此中風雅之士雖乏鐵中錚錚而接鄰交臂頗有其人加之令姊丈令甥如望虹霓而屋室爽塏明朗界於不鬧不靜之際諸美如此足下寧不趣駕耶夏令有謁監司之行致語留弟而弟去心如矢不得不須臾待之比日飲興不減在樓居而瘡痏大發痛楚不可忍茲命倪長來了前件因仲起居

併以訂入巢之期

寄李本寧觀察

吳生某者寡人之子也爲某密親又同遊久學律粗可觀其志甚銳其行甚潔其品甚孤其諸父曰吳君遂諱某者爲敝鄉第一悃愊君子誦義在千里之外門下當曾聞其人今死墓草宿矣其嗣二中祕一太學欲不朽其先懿徵重於海內鉅公之筆已有所獲會列傳非馬與班撰著不足以昭萬古於是吳生爲其諸父役索樂令書爲先容以丐於門下某久欲耑一介而憚於力因附半函兼爲從臾又吳生不揣其分以門生例謹上束脩不敢望入室得以次相授其絳帳之外足矣惟門下收錄之

寄孫芴石先生

不肖不檢自招悔尤路鬼揶揄委頓已極老人善噎而致先生將有覆醢之悲今日此身雖存已爲男兒七尺之羞不以下薦螻蟻上飽烏鳶先生強而振之九原尚使覥然而人面不肖循躬自反似不當獲是人謂往因則不敢知總之道行未堅陰魔種種橫來惱人聞菩薩脩六波羅蜜而忍辱居一不肖今惟請事斯語所謂寃親平等恩怨一如不肖犬馬之齒已殘雄心銷亡萬萬不及報先生知己之恩又忍記人過耶聞南方有布用火爲浣彼其之子內我火坑安知非瑩潔我也于是方用德已祝先生爲不肖感先生甚有詩一幅請政暇當耑函問訊茲不一

復族人某辨宗譜

承示論譜中謂人各臆見將使一族二譜貽笑他方足見老成用意深遠非復後生執癖見者所可及哉然先代遺文歷歷布於簡册此家乘具在通鑑綱目編年甲子此國史具在考之必無兩是之理若謂疑以傳疑者事理相背卽疑又無稽考卽疑傳聞於耳而實無所據則疑洛翁跋六世祖析牘後曰二府君諱亮都使長子此以銜稱也設當時數世之間有兩都使洛翁豈不以諱分別之此了然明白鄉學究能辨之矣何疑也卽誘曰此洛翁傳疑之意是時去都使未遠洛翁稱神童爲宋名詞臣家乘國史豈略不經意而乃漫然題此以爲後世疑而吾族今日始執

斂政之勦說此爲南唐都使淮遂以破洺翁數百年之疑哉是誠何心也由洺翁宋紹熙四年登進士距乾符五年澐公以壯年起義時三百十五年爲十世以三十年爲世計之僅多十五年此大約之數也且跋析牘云自景祐元年距今巳卯百八十五年矣此六世之年數也以澐公自乾符起兵至開寶初曹彬下江南諸郡邑罷兵之時僅九十年耳中間能容六世祖孫耶而沅且壯而掌兵爲岩將矣世數一何數也此五尺之童辨之矣又謂勿齋手記數世忘諱字是與史之編年圖歲次乖戾之甚勿齋手記一書吾不敢必其有無又云勿齋得之於鄱陽宗人者胡不持以示人而證之而徒脣舉舌引以求勝人爲也又在不必疑矣盍證之於元方虛谷之晉新安太守墓碑云至唐有檢校御史中丞都使澐公祭酒巖將淘公都使岩將兩房居休寧之汊口都使房又十世而端明殿學士贈少師珌字懷古爲嘉定寶慶名詞臣及程鄃之幹龍山世宗行祠記程士清之幹龍山世忠行祠碑洪潛文之程珌傳僉謂珌爲澐公十世孫此皆元時筆也班班可臚數者豈有彼五世者哉羅鄂州作程澐傳澐卒雅表淘爲岩將卒姪全禮代全禮卒弟金皐代建隆中朝京授檢校御史大夫豈有一世之姪巳入宋爲檢校御史大夫而弟五世玄孫之子淮沅尚居南唐相嗣爲都使岩將哉甞斂政修統宗譜時父子正在炙手可熱之際記室充滿一增一損一筆一削惟意是使槐塘山斗俱大族俱變其成籍而焚燬之當時老成何能一毫可否於其間哉松丘公洞識其故一遵雲溪舊譜可謂後賢而今一旦篾誣之何也所謂仲繁仲節南節者彼自祖其祖我何與焉吾族豈可因彼率合之言而以始祖讓之人乎其他不得入統宗者睥睨之徒未甞一日忘汊口而于一旦自壞其成籍誠如來諭所謂不知其所終矣

復丁谷初

弟與內人二十五年室家而內人二十五年苦不報弟與足下二十三年兄弟而足下二十三年恩不報弟鬓種種矣報何時哉乃五十里而須臾儀舉家無

小無大無不感戴礦使已來山東波及貧者神猜富
者臍碎郡邑從此多事矣奈何奈何

與丁谷初

前日入邑約過足下而再失期可謂垢顏塵抱矣家
姊又辱賜名以田頭牟麥將登以為一年飦饘之計
不收入爽不敢行然其念小娣之心姝甚弟甚訝小
娣一發乃篤誼若是翻笑鬚眉丈夫不如也弟病脾
泄又以饔飧之策不能遣日弱息以是月期潘家納
采百凡挈肘奈何明日遣蒼頭詣市買一二果品幸
指教適有病者覓海參足下必可得也

與黃隱叔

過遂所族兄樓居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道及足下高
雅即欲奉造樓中內列圖史外環巒嶂竹樹蔭檐齊
色新明目不能暫捨族兄七十老人類得至道足下
不可不一見族聆足下急來有商周唐宋物共為鑒
定若季豹已至同來更佳未至不妨先後行也

報董見心吏部

蘘不肖寓食山東來居宇下也門下豈以其才直以
窮見妝耳歸山六年寒燈餓影坐守四壁自是無能
三月聚糧跬步出戶至若王霽宇中丞聞不肖已死
而以賻來即此景象良足悲矣乃今盡室居白門閉
戶為不朽之圖詩文之外妄意撰一家言猶未就緒
何時得奏一篇令門下解頤也門下雅望重器世道
攸關國運所繫草澤小人何知政體前是銓衡諸公
動以堅操不阿為主委靡失彊為戒卒之譽不足以
庇身操還適以媒忌必堅壁而絕物吾見堅之終瑕
也孰若嚴閑範而少縱其出入不撓吾大體足矣今

日之事中人為政東南半壁天下糜爛已極括民財
盡錙銖刈民命如草菅米鹽泉布價倍平時設有數
百里之不稷其能無隱憂乎又聞黃河躍馬可渡巨
浪日拍陵園是何種種為雍熙之害也而銓衡任人
為尤難矣不肖杞人之愚自大可笑姑置之不肖茲
有不揣之言而敢輕為告者以門下明如日照量如
海內故小人得有芻蕘之獻也京山李本寧先生玉
瑩其神金堅其操盡節効官虛懷下士即無論文章
蓋世而廉介清脩毫不少渝身為兩浙憲長入計不

能成行至賣田爲葬其人品當何如耶檇李馮開之先生始蒙穢口終剖貞心雖去南雍至今環橋門而嘆者有餘慨焉玆閩儁寓武林數椽之屋力不克完日操扁舟明聖湖上弄煙水而已二先生遠居楚越不肖十數年不相見矣若自門下手而起之亦是士林美談也今過江寧丞魏頴超報績入京仰戴之私敬附一露函丞爲本寧先生妹夫不惟閑於吏治而淸才雅句冠冕南國書法逼徙世寡其倫職貧之故官辱其才朋儕咸竊慨之不肖極知銓卿天上尊嚴非下吏所敢覼縷此君南中諸大老咸坐隅收之乃不肖十年骨肉弟兄箴砭之誼伏乞門下越格錄之若不肖不即就木遊道未衰尙當摳衣上謁門下然不敢必也

報阮堅之司理

京口盤桓五日弟方抱隱憂仁丈以夫人嫂之册不至日有虞心卒卒無須臾之間訴所欲訴弟此時仍在白門仁丈所致陳方書尙臥篋中未投也弟入夏病肺病脾畏暑不得歸而穉恭來就試且完其李美人事傳仁丈不遺遠書時及其感次骨景升夏仲已歸促弟爲兒女子了婚嫁事季豹日縱狂藥失血之後絕無痊期大肉盡脫醫家僉云已在死法中茫茫宇宙喪此良友與少連部署其後事仰面假貸旣汗且淚文人之不耦固如是夫仁丈履任及冬則爲匝朞煩劑勞佚政復何似惟當屈柔其身降伏其心以從事碌碌庸人卽有紕繆人皆恕之不較而才德素著者人咸伺其有過而訾之必使無所過我也仁丈練達人情知必防此弟今年忽忽從愁悶中過頭鬢白盡將以與景升兒親迎後卽攜室入白門擬明年閉關如病維摩在毗邪城中聽諸人以鉢飯施之不然經旬斷炊煙可也仁丈法官廉如水斷不敢倚作遠檀越晉江人何喬遠字穉孝爲儀制郎諸官家食此閩中第一流人仁丈曾物色之否弟齒髮衰頹已及五十四方之志已絕惟圖老死牖下少有撰述以無負生於人道中一塲耳屬有郵使附之短緘二兒稍道上附聞

復秦藩諸王孫

置汝二母新來南京於不理又萬兒當婚計不肯久留於蜀行至太原病幾不起嗜酒之過以致脾濕下泄眞若不能自保一住十日稍健卽行正月入函谷關由棧道七百里蜀道難於上靑天誠非虛語家中此時急歟汝已長成知事體當謀處之我二月初五入督府中今一月有餘盡斷酒色晨昏向佛懺悔日止晨午二食晚飯都不御黎明服地黃丸日仄服參术散加炒黃熟米粉數匙覺大有益氣血漸已復舊然老態亦復種種可憎東經西營千謀百慮畢竟無効爲今送日待盡之計惟有念佛一途耳汝曹亦當知之吾此歸若得汝二母安妥汝兄弟二人學業略有長進則我以六十爲期且長在家與汝曹周旋若拂我意東林西寺尋僧問法之心十已八九猶有可向汝曹誇者今年學課何如我早起筆不離指燈下披書必數卷古人有云好學不已闔棺乃止世人自喜銅臭掩鼻笑我所謂卿自用卿法我自用我法汝事朝叔亦師亦父與百孫姪兄弟猶兄弟也我離成都定在此月不爽嗣後寄信不便在汝謀爲之嗟嗟吾兒汝父老矣謂汝父愚父實不愚謂爲不愚其愚甚矣是在吾兒勉旃若以愚濟愚是猶汝父之於汝祖也　美公其不能世乎

寄王思延

秦淮水閣別兄轉眼又復如許弟卽以是秋歸新安冬遣女嫁景升兒明年三月攜室住白門矣嗣後入燕入蜀歸經楚客李本寧先生所十日幼度念仁兄殊至知所質杯璧已贖回此弟心中所珍物恐仁兄以路遠捐之妹快妹快玉杯犀觴仍留橐中耶觴以救貧耶楞嚴經二十五圓通惟觀世音菩薩從聞思脩今仁兄耳根稍鈍何不六時中虔心頂禮大士心一向道貧窘都忘弟今年三嬰危疾皆在死法中而幸不死已灰心世緣專志眞如門於首楞嚴頗有所契近寄妻孥偈云眼前同輩幾煙銷多感閻君屢次饒雖則穿衣喫粥飯秖如死了未曾燒此弟近日見解也晤期自今杳不可定此生遂作永乖別耶弟此中與魏丞諸人約將以丁未歲重來京山京山去信陽不遠約仁兄命呂安之駕未爲不善如何如何

報黄隱叔

弟去年五月朔發滁陽六月朔入都門十二月朔出都門而北今年二月五日入成都經過萬餘里中間鄒嶧泰岱孔林則固杖屐下物而最奇最苦則以玄冬出居庸關由上谷雲中入雁門關積雪盈尋如盪銀海一望無間馬時時穿冰底行朔代勁勇之風凌厲難近汾陽蒲坂富饒不減中土然而衣絁曳錦絶少渡河入函谷道經華山窘於同侶之趣不及一登自下望其三峯不可形容其妙燈夕在秦中長安故宮今無問處驪山溫泉大不如居巢城北惟雁塔四稜存城南端然十倍不及長干寺中浮屠也秦藩二三宗室居然作家月之中旬進棧道雖絶險有之而上横丹嶂下瀉清泚其形象大類新安山中殊不覺苦然實亦無甚苦也出棧道凡七百里乃爲雞頭關關七盤上出天表雖有定力亦無不股慄者是爲褒斜谷口鄭子眞之隱處也自入棧道皆仄徑不得馳至褒城忽得平衍百里是爲漢中府即古巴子國也將近蜀境即得五丁所鑿金牛路而後知蜀道之難入蜀有朝天關視雞頭關仍高在馬上望恐悔此時欲返不得下瞰嘉陵江如曳一綫再過梅嶺嶺高視朝天關自是有陟無降如日馳雲外又陡絶多泥濘皆鑿巨石如城蜀馬升降如馳傯則蹲四蹄少息又進無不人馬俱汗者執撾上馬惴惴如不自有其身雖山處絶高形勢少廻即有小聚落桃杏梨棗雜焉山田菜麥如繡即關劉馬夏諸人必不能描正月未終百卉無不爛熳麥穗都齊蠶豆將可摘而食矣最可怪者蕎麥甲坼數寸過閬中飽食嘉陵江魚下筯幾盡三觔入成都中丞公偵騎延居衙齋如豚就笠然數月狂馳亦幸賴此以息又無奈筆札之繁中丞傾胆刳心不啻國士之遇然善後事巳竣止待代耳弟在衙中小有著述似有可觀者弟歸想待江水秋涸時買舟從瞿塘而下弟思家之劇夕不能朝而又近多衰疾今一切斷絶酒色一月之間體覺漸復中丞公施弟金彌陀佛一軀晨昏禮懺持過午食而不斷葷大約日御肉十兩米五合麵三合園蔬一二器視在家倍而有餘塵心塵境稍覺清淨非敢爲誑也

詩詞留連景光於世何裨秪增口業丈夫不必為之
此窮阨不宣者之所為也歸時與隱叔商確便向佛
前發願斷絕不為此技若詩能極情文能該事弟今
似頗有之而亦足下之所信者非弟之所急矣作書
之初夜夢與足下談然不記談何事此時志趣何似
故鄉議論何如尊慈及嫂氏以下多福二郎學業日
進二兒恃足下有師道焉有父道焉遂吾兒循循之
功其無奈二顙蒙何也累足下以家事弟歸力可償
老妻老妾終歲終身靦此良人何艮之有弟有由衷
之言於天下一切人都無所負惟媿家中二醜今歸
必將以七寶莊嚴之以酬其數十年之苦足下暇中
與其生兒言之亦以為慰也弟歸仍有合肥之輿急
將閉關矣前足下所傳語者誠金石之論足下能記
之乎卽骨董之說也古人染指而退不染指則以不
知味為歉而退則知其味之不佳也如何如何祝先
生竟以病請矣高曠之見得大自在然南中失此一
廣大教主吾輩將安歸乎吳季倫無恙吾甚妬不能
如君之得芳隣也謝少連學博中通可師可友別來
殊切思之季豹云亡弟眞如失半體年及之人顧詩
夙好無致中道頽棄佛前懺悔祈求此第一段大事
孫紹卿墓草宿矣傳誌之屬此弟與足下之責也天
界禪林常有僧出叅方者空其靜室以質於人多不
過三十金兄力猶可辦若得數楹脩竹之下弟擬與
足下於彼結臘念之三月十日友弟程可中拜具

寄王子廓司馬

不侍側八年於玆虜狎恩威稽角貼尾如擾兔馴犬
臥伏籬外民安耕鋤卒免鋒鏑古昔未聞有此自門
下西行虜覺狺狺起而欲嚙西事既已委之門下則
開府不當異同南中諸公亦曾與生齒及生草澤之
人不識軍國大事弟見門下於上谷時所以處虜者
必察情形慮終始折伏以威撫柔以恩予奪以信虜
方市馬無饜不避以身衷甲而肘刃與萬虜辨爭必
使恩制於我非為恫愒所挾門下以世受國恩洊重
每矢捐軀以報居常行方機圓能用衆智無固執之
偏故鄉慕門下者頗以生之言為然生昨隨祝石林
公入都門渠已轉符卿南矣生旅病假寓玉柯橋西

旋旅從候秋深附舟而歸此行得見康宇今身[illegible]年太老先生起居多福不勝欣躍西事既竣門下還朝有日生今五十耄矣無家可庇風雨有子頗能詩書今僦一廛於白門今年正月盡攜妻子安揷生初意擬門下必總督宣大生來了馬市考以爲盛世不刊之典冉冉就頹遊跡亦倦何緣再得執經如具美堂時言之不覺惻然見報房官宋德成兇寄此書萬里峨嵋卿月在望惟遙祝萬福

又報王司馬

息時與足下躬覩其機畢竟如何底止江南大郡不止吾徽何獨久被荼苦外蠹腐皮內蠹腐心誠然誠然

程仲權先生集卷之十四

新都程可中仲權甫著

詩餘

浣溪沙 分詠槐蔭園二十二景

山壓城南紫翠重春風披拂野花穠黑甜初覺報高春　浮蟻旋呼家釀酒蟠虬半老手栽松四時淑氣藹蔥蘢

右養和堂 四週俱松

鏡面廻風熨縠羅盤心瀼露寫湘波搴芳何處涉江沱　大華舊叢分玉井若耶清韻落吳歌南薰紅暈襯微酡

右藕花池

神掌依稀借巨靈弱雲狠藉護空青還疑奎壁聚天星　密罅經年寒乳滴小山過雨土花生圖中五嶽隱眞形

右五雲根

三月和風祓禊辰幾彎流水落花津隨花隨浪莫論巡　隔岸幽禽窺醉客浸波軟草潤華茵詩成不減

永和人

右浮觴處

影弄疎栖鶴夢醒龍唇膝上聽來清濃陰澄碧滿軒楹　簾外幽花香細細曲中流水玉泠泠爐薰不動午風輕

右據梧軒　琴室

天祿青藜罷校讐函關紫氣有書畱西來白馬幾經秋　蠹簡近沾芸草潤龍函深閟玉光浮閑門眞與古人遊

右藏經室

浥翠嫣紅花事多流觴引羽鳥音和石門深閉錦雲窩　韭葉被畦依露井晴莎廻徑引煙蘿朱明不許暗來過

右涵春洞

複道懸空踏翠微芳林過雨濕胭脂捲簾嵐氣撲人衣　半榻午陰銷剩暑一窻寒碧送餘暉曲欄十二綠成圍

右來青閣

蕚綠先春破雪痕羅浮曉夢魘香魂江南芳訊到寒村　竹韻茶煙同冷淡瑤華片腦寄溫存霸橋驢背月黃昏

右寒香亭　梅

素綆纏綿引轆轤汲將琦液注冰壺月明深夜濺驪珠　名壓楊雄郊祀賦品高陸羽煑茶圖文園消渴也堪蘇

右甘泉　井

霜老芙蓉水氣寒游魚噓沫濕欄杆石琴耳畔聽潺潺　岸卉粧紅臨寶鏡簾風吹綠縐冰紈一鉤新月照前灣

右枕流亭

飽露酣霜弄晚颸小園曲逕護疎籬素娥偏解媚秋姿　醲出碧凝牀下甕簪來香戀鬢邊絲黃柑紫蠏雅相宜

右餐英館

八尺罘罳障錦雲半階晴日麝臍薰葉棚蔓架枉紛紛　醞釀幽芬成百和遮畱春色剩三分輕風吹斷

落花塵

右結香昇

海上神臯夙有名隨波上下六鰲擎金銀樓闕遮微明　幾曲洞天玄鑰閉半庭晚照紫闌生琪花瑤草開春柴

右小三山

珍重新成七寶欄絳紗寮幄護餘寒底須傾國兩相歡　風度層臺霞彩亂日遲深院錦香攢醉沾花露舞裙斑

右天香館

能白能紅到處妍隨風隨雨困花天春情脉脉總無言　蹄跳落英嘶寶騎坐依芳草落金鈿繡郊歸路畫橋邊

右成蹊處

窈窕山阿若有人翠雲深處託比隣長松千尺願相因　臯臯東風裁野服垂垂磵戶冒綸巾紙窻石榻淨無塵

右綠蘿館

嗒坐閒亭幾片垂秖緣親友費新詩知君出岫本無期　舊憶從龍彌書宇新因度曲駐軒墀爐香花霧兩霏微

右停雲草堂

灝氣高臨湛露溥水晶欄檻逼宵寒姮娥有約過雲端　擣藥漫憐霜兎老聞歌新譜羽衣還莫教礁杵似長安

右延月臺

數畝爲園學避躔鋤雲耨雨種質蕃幽懷咫尺對瀟湘　密葉耐寒敲雪韵踈枝宜暑逗風凉龍孫滿地長琳瑯

右竹逕

丈許珊瑚臯釣竿寄情何用富春山月鈎纔下夜波寒　翠荇牽風磯石潤綠楊收雨短蓑乾不應連掣六鰲還

右釣臺

莊惠千秋不可招華林澗日數前朝山堂小樣景粗饒　薄靄晚迷黃竹嶼平波春漲赤欄橋赤欄橋下

戲輕儵
右濠梁

程仲權先生集卷之十五
新都程可中仲權甫著

樂府北詞

商角調黃鶯兒 羅子貽移居度小曲賀之

恭喜恭喜灑掃行窩鋪排坐位竈下茶香門前賓至

踏莎行

硯上祥光毫端瑞氣獨市單行販字攡詩伎倆無他
機關止此煞強似蒼蠅跟屁

恭大旗

椷脣禁齒怕殺小兒譏刺白首窮交素心知已易過
從難廻避魂消了五箇拳枚賸落了半盤碁勢

垂絲釣

酒槍茗筍眼見搬場兩次看四壁龍蛇行草淋漓諸
友題誰似誰眞誰非誰是

應天長

臂膊酸筋力弛金穴無緣屠門少味筆大如椽常掉
使較支給籌鹽米也殊無意

尾

客去靜雙扉書成珍一紙鳩鳴屋脊頭犬護籬根底笑此老着詩魔讓他人害錢痞

雙調新水令 寄蘇臺妻小一

錦紅香攢定箇玉樓人隔珠簾百分難近他雲間初下界我花底恰逢春央及的殷勤剛討箇點頭允

駐馬聽

月暈燈昏斗帳籠香春睡穩柳慵花困畫船逐浪水嬉頻近來費盡了苦精神就中略得此真音信自那日得相親似靈符把箇風魔鎮

沉醉東風

錦巢窩逼來傅粉花衕衕住得銷魂枉耽這點投明藥踖心未交那泒歸正從良運怨天排八字生辰屈指芳年過二旬不閃殺懷鬼胎那人着緊

水仙子

金鈿一線護眉痕玉鳳雙飛壓鬌雲鉛華兩頰生紅暈綻櫻桃筋點唇玉亭亭出落風塵看模樣無雙對論眞誠勾十分妬殺吳門

雁兒落

有分績前生繫足繩有名註現世姻緣本刷牙根嗽幾口研醋酸貼胸脯打一會交頭肶

得勝令

犂盤上疊起茜紋裙獸鼎內熄滅麝臍薰阮壁重來日徐娘未老身情眞免鎮日胡厮混清貧治中閨細討論

離亭宴歇點煞

不成呵怎撇今生恨待成呵難避他人忿請娘行試忖那訪有錢的積幾堆腥臭銅不識字的搜兩脚村驢馬喬打扮的塑一塊泥金粪愛梅花待雪開怕柳絮隨風滾衷情再申我是箇滌酒器苦相如竊異香賊韓壽殺野猪窮元振恩忘碧海枯盟壞蒼天殞再不到冰人前請印月老處投文只求小一哥批箇准

南呂一枝花 寄楚

殢行雲半霎愁立化石千年望笑銅鞮雙拍手比湘水九迴腸無數凄涼雁影回衡嶂楊絲怨武昌隔江花顏色先凋含苞笋啼痕升長

梁州第七

記如許恩情轉眼早知幾風月收場青衫有淚人無恙昔媚淚子由妬秋娘一腔心事五載星霜白玉祚尋不來窮閃殺裴航俏雲英等不得惱撥了瑰柴忘了這悶葫蘆千里外喬才信了他碎骨董萬人中天謊坑了我軟離披半路裏嬌娘忒慌太忙嫩胸脯弄出甚糊塗帳想舉動忖形狀磣可可渾身着火湯怎麼商量

尾聲

尾生橋險葬在這千層浪祆神廟似多拈了那一瓣香待撇開又兜上展轉思仔細詳也把王魁苦死央爭奈抓不着的心兒越加的癢（是人爲販骨董者所誑追恨不及故弁嘲）

南呂一枝花（寓嘲）

大招牌蘇小卿好主顧馮員外百媚神催打卯蘆席鬼告燒埋（把）菓碟兒鋪開（就是）紮一座香管寨修三層錦敵臺緊箍咒念將來眞字字頭痛檻四車找了去任肢肢屍解

梁州第七

苦戀着半面兒妖脂怪粉願管他一家的細米乾柴

（誰知）脚跟未離他門側（恰早與）張牙訂約李容和諧（他本是）溺盆終臭肉口難齋只賣弄你纏頭錦兩手高擡不隄防他陷人坑萬丈深埋打在他四面裏地網天羅遇了你八字中年災月厄奉定這五步內鬼使神差蠢才你聽來他囤積下這些邪淫專等你不本分的郎君買你道那箇糊塗那箇乖不怕你銅斗的家宅

尾聲

孔方兄洋洋去撇下箇空囊袋柳青兒笑哈哈叫燒了這紙棺材還是我另有防身好計策往前街後街叫爹爹奶奶拜認箇東肆長做門生好光采

七夕飲田氏（小引）

甲辰歲燕京自六月幾望雨霑不休崩墻壞舍枕簟皆筲決巷涵衢輪轅欲筝予與汪吳諸君魂阻巖城尸居蕭寺岑寂無聊鬱思成痗屬七夕遄臨雙星待駕因假芳辰以徵巧笑乃相約衝泥飲於田氏蘭館桂酒之雜陳急管繁絲之奏節雖少目成

不無意溺聊學北音用塡南呂庶可助當筵一噱也

南呂一枝花

雲封乞巧樓霧占穿針地風掀烏鵲駕水决絳河隄匹馬銜泥瓜果隨時備盤餐與夜宜那管他九門外路絶人稀只俺這一席裏調高腔細

梁州第七

他掩口笑疎狂老態我定睛看窈窕嬌姿相逢不是求良匹爲熬不過半牀淅瀝孤枕淋漓矮屏破扇敗燭流脂假趂着令節芳時私訂下舊識新知海棠嬌嬌不上醉後容顔蘭蕙香杳不過歌殘口齒柳絲柔柔不似舞罷腰肢百𢀶不辭空囊買笑尋常事本是有趣孩兒撞着知音老子俏門庭也賴做鐘期

尾聲

捽不開割不斷秖該埋怨着巳番將來覆將去畢竟想念着誰多情吹盡多情累爲天上分離惹人間憔悴問這段沒把臂的因緣怎價的起

朝天子 調張曉曉

言差信地弄得光乍乍當蔣曾許做渾家那一世來回話玉帝階前閻君門下直符神無處查眼花肉麻古董娘何時嫁

折桂令 寓嘲

甚來由爲這些兒又何妨死也無辭受用足餓眼饞眉神頭鬼臉冷氣虛脾死疙瘩同心結子悶葫蘆兩處相思再也休提皮毛上剛討得些溫存膏肓裏早着了箇殘疾

折桂令 贈田一兒

乍行來甚麽風吹巾袖隨宜子母相依唇絳微開額黄略整鼻粉輕施擁豐肌不十分旖旎濇柔情到一味眞實誰是心知不須禱天地神靈到底是露水夫妻

水仙子 寓嘲

陷人坑内並頭蓮打鴨池頭交頸鴛漫天網底雙飛燕藕絲繩死緊纏破銅錢眼裏團圓石磨扇隨風轉木頭人聽線牽苦惱姻緣

水仙子 村居

雲庄春老半籬花山徑雲深獨樹家石橋水漲雙溪汉小書堂茅代瓦黃頭婦到也賢達淡鹽烹雷後筍活水試雨前茶過老的生涯

水仙子 遣興

寒來布草體權遮興到茅柴酒可賒貧時財主錢休借向天工唱箇偌餓清閒賜與此此量無多千百盞書將就兩三車㪍了你窮爺

水仙子 調[illegible]妓

波斯見箇綗鄭堂兄弟同生石敢當鬢雲掩在臀尖上俏身軀五捺長橫行來掙破了襠拿竹棒挑開帳尋磚頭墊上牀半截婆娘

小梁州 酉別田小玉

攀妝欲上更躊躇怨殺驪駒風風雪雪慮前途重來處知有此時無心靈何用多分付一場空撒手分裾既娶行留不住加餐雙字寶作護身符

醉太平 燕京娶一妾臨行歸其父母

總非干下體且謾說齊眉有此南北不相宜莫尤怨巳錦波任展鴛鴦翅紅英回胃薔薇刺碧梧別鳳凰枝賠箇你還是你

又

任人吹野火肯自起風波算來事體略差訛轉思量不妥片時恩愛同行坐幾文消繳除災禍兩家現在扯平和落箇我還是我

仙呂點絳唇 吳次魯止啸堂

廿載鴻儒半生豪舉無憑據回首鄉關稅駕今何許

混江龍

置身無術到學不得綿蠻黃鳥止丘隅地分華氏野家傍鹿門居暇拍拍風候迎春占早潦綠茸茸燒痕經雨動郊墟從今後羞懷短刺怕曳長裾丟開馮鋏罷却齊竽人間畎畝業穩留番桔槔林表布穀春餘左揮桀溺右引長沮蓉頭餽餉犢角懸書私田既穫公賦先輸儘消磨乾坤七尺壯身軀都打疊文章萬古空名輿鎮日價躬承稼穡背任犁鋤

油葫蘆

綠泥璜源水一渠任荒凉隙地偏幽趣這的是遠辭市井避闤闠且隨時那有千年慮但由天不放雙眉

眾誰撈川南山白石歌浪傳來七月幽風句則消得
年稱大有人康庶又何勞牛後產駒虞

天下樂

生計從來百不如瓶無隔宿儲見汙邪逢秋忽滿車
恰三時農事完暫一身筋力舒則聽得雲碓如雷喧
杵臼

那吒令

憑着你走將來覓予覓不到山中的隩區憑着你走
將來訪予訪不出林端的草廬憑着你走將來看予
看不上田間的地主因此上高揖謝交遊一往無儔
侶緊追隨另有那舊社樵漁

鵲踏枝

只這俺牛背上勝龍駒草窩內勝氍毹總不知世運
汙隆那裏管子姓賢愚快心兒把荒田價種秫摸牀
頭常恐怕酒甕空虛

寄生草

誰似我千無礙百不拘這清時多幸偏遭遇碧山有
意常留住白雲無定閒飛去笑家翁是蒼頭識字老
農夫對山妻是黃頭解事賢村嫗

么篇

愛清話陪隣叟喜催租謝吏胥香粳釀罷初成醑黃
雞割下聊爲具寒衣慰定重裝絮小蹊開清清一味
摘園葵矮墻圍團團五畝栽桑樹

煞尾

常安排舊瓦盆不空過佳時序說不盡我田家縷縷
東作西成還自取向東皐穩步徐徐畏岐路獨行踽
踽更問那相逢荷篠人何語道四體不勤枉四方流
寓因此上老田間不敢變其初

點絳唇 調馬湘蘭湘蘭求止故未成

對客揮毫當筵調笑人都道儒雅風騷文墨箎諳曉

混江龍

當時年少厚調脂粉助手標咬文嚼字喚打禁敵年
紀三冬屆一指生辰半載賀三遭深掘就萬丈窖錢
坑高砌起一座燒人竈只教他不求來獻非是我屈
打成招

賽鴻秋 寓嘲

餞行杯哭比亡靈飯寄情椷緊似追魂限恤刑官未
倒相思案赦除書不免風流犯空將月老煩難學司
空慣怎生般與你收場散

沉醉東風 調病妓

頭上錦雲昏舞袖口中含玉冷歌喉香殘曉鏡花眉
謝春閨柳步香塵蹟滅雙鉤扇鵲空猜妙藥投救不
起從良症候

雙調新水令 張翀少賣藥長干市賦贈全稿盡失錄翀少先生之所能記者

三年兩度困金陵捺不下氣昂昂一條歪憷敬的人

自敬悄者任他悄這俁子先生強挺着脚跟兒硬

駐馬聽

青劍無靈窮鬼長隨身畔影錢財分定富兒虛聒耳
邊聲虛牌莫信口頭情安心且守胎前命也休辭多
酩酊天陰自有晴時令

又記其二句 招牌粉面字塡青上寫着儒醫張姓

程仲權先生集卷之十六

新都程可中仲權甫著

樂府南詞

步步嬌 程德徵翠微堂

寒流石畔松門敞恰恰依林莽閒花繞屋芳半霎高
眠幾回淸賞初日可東墻青山點點簾鉤上

忒忒令

正楚楚煙籠小窻又冉冉雲生委巷朝嵐暮靄萬態
還千狀都粧點翠微堂都粧點翠微堂這此時小主
人到神淸氣爽

沉醉東風

泚浮沉任天公主張且棲遲守野人勾當每乘興發
長歌每乘興發長歌空山應響對此倍添佳況帘飄
近坊樵歸遠岡憑君想像王維昔日故庄

好姐姐

逶迤竹下松旁一答地幽深川曠茅茨不剪從教三
逕荒眞高尚黃塵隔絕三千丈料理琴樽特故忙

園林好

帶林皋春濃柘桑墾山田秋肥稻梁洗藥池新添綠漲占斷了白雲鄉占斷了白雲鄉

江兒水

谷口朝遊慣簷牙午夢長千章灌木連天障幾畦菜甲如雲長半籬莿藥迎霜放造物悠悠無恙證得閒身不受樊籠鞅掌

五供養

疎櫺腔朗滄洲玄圃又在何方清溪分燕尾危磴折羊腸閒模細倣可比浣花西瀼鄉評多毀譽世運幾低昂勘破浮生盡歸虛妄

玉交枝

行歌擊壤杖頭懸西山夕陽鹿麋猿鶴皆吾黨熙然帝力都忘麥笛吹來無舊腔檀槽壓出多新釀引磁甌咱當自嘗沒嘉賓誰堪共賞

川撥棹

煙霞相■謝芬華辭擾攘與風塵了不相當市朝中由他擅場攀緣心已伏降利名關蚤密防

嘉慶子

身外浮雲付渺茫眼底生涯是隱藏總無聞那論家邦總無聞那論家邦婚嫁何時債少償茹黃精壽莫量玩琪花樂未央

尾聲

逢人非敢矜謙讓眞不愧乾坤俯仰就難得是清閒這一樁

醉扶歸 寫嘲

自你劣心腸甦死無人揜滿望俏魂靈惑了有時醒不向這當家手裏討分明到去那小官面上圖僥倖這冷窩裏冰裂了水仙瓶他熱頭上氣昂了饅頭甑

步步嬌

越覺從良心難定怕你肯他不肯看骨在徇還爭傷醋偏酸上梁不正行媒到處送年庚良人不定更名姓

皂羅袍

一向酒央花倩唧噥噥都道錦似前程原來肉重骨頭輕誰知面熱心腸冷橋西月舫壕南水亭黃昏暗號低聲小名狗兒叫喚貓兒應

好姐姐

哈哈神前舊盟只好去追風捕影三番兩次難道不知情纔思省改輕藥案回頭病塗了香疤別處瘵

香柳娘

問娘行一聲問娘行一聲三十將整舞腰可有此兒硬且須臾暫停且須臾暫停春事漸飄零東風不相等販茶船已行販茶船已行琵琶孤另妻慘殺蘆花月瞑

尾聲

風流相煙花命半老偏勻粉頸日出方纔打二更

湖上贈李如期 小引

如期姿首自喜指爪兼工蔓委莫持松長思託頃者逃喧北里弔古西泠期陳詩以自防誤匪媒之不固寧依茶客甘此輕離忍視餅師坐成永棄舜郎豪俠好義宴昵鐘情捐佩示心觀者嘉其有激當壚杭股主人諒其無他山館星邀湖亭露處醉胖橫睇媚散文波舞袖乍廻憨生柔柳吴山高頂遠感言歸楚客閒情空勞賦夢惟遺類景依微弱雲狠藉耳爰采麗情度新聲於左

刷子序犯

漂泊恨無主追思那年同載西湖向苦窟愁林摧殘花樣身軀嗟吁情分好新人工素血痕在舊盟難負斷橋前路立躊躕西陵松栢為誰枯

皺線箱犯

繞新隄攀芳樹聒碎幽情一片簫鼓還羞遇南陌金夫鬧心莫吐這病容也甘受胭脂數又虛過花老昔蒲錯誤認潘郎果車繡屏怕度良宵夢玉版愁題隔歲書曾分付這情沾了肺腑且歸來上山尋伴採蘼蕪

普天樂犯

剩歡娛殘歌舞水飄英泥沾絮汗雨浸綃水冰紈宮裊腻偃月犀梳曲終屢怪周郎顧粗罷從教秋娘妬勘從頭一覺華胥偏是憔悴有餘減腰圍開箱驗取合歡襦

虞美人犯

竊思凡藥宮帝妹悔落藉茶船商婦一徧紅亭忒風露芙蓉慢芙蓉慢不堪遮護青鸞馭趂疎星滿裾望迢遙吳山高處棲雲居

尾聲

絕世姿驚人句千古湖山兩相遇喚起狂魂賞白蘇

刷子序犯 寄武昌張卯

別了幾多時滂沱淚流揉損雙眥這烈石剛腸一旦攪作棼絲追思私語處花前燈背芳信遠雲中天際

酒闌曾記太憨癡悔翻殘潘汙羅衣

針線箱犯

憶初逢雲樓底拍動紅牙餘韻嬌碎匆忙許我唱卿隨雙雙正美野鴛鴦在花下權棲止羞風月忽遇狂凡顛沛罵長鬚奴這廝你香衾冷落朝慵理我旅夢淒涼夜獨悲相思字倩前襟當紙到如今指痕殘血尚淋漓

普天樂犯

美甘甘唇和齒血力力心連肺武陵桃空覓殘英草臺柳亂折柔枝香雲一絞千絲淚纖鐵無情在風墜猛然間變機藏機心事老天你知恨秋娘掀風揭浪忒施為

虞美人犯

脫髮上烏銀短笄分足下軟羅雙履半幅生綃出纖指勞勞的勞勞的未曾輕易成牽繫想宛家意兒肯從他潯陽江上販茶歸

尾聲

志誠心真實意索把氷下人再三央及便金榜上題

名也不羨你

六犯宮詞 寓思

梁州敘 是真和假似癡如夢恍惚好教難憶相思公案等閒一筆成供 桂枝香 誓海回頭竭盟山轉眼崩 排歌 心偏結髮轉鬆巫雲十二鎖愁峯 傍粧臺 也只道登場花月無前并誰承望到手恩情是下風 皂羅袍 靈犀已透幽懷所鐘可憐腰帶頻移孔 黃鶯兒 病忡忡從頭思忖憫殺乍相逢

醉扶歸 秋日西來菴寫懷

帶長林黃葉圍秋寺下空庭白露綴寒枝並鴛鴦好夢乍成雙聽蓮花清漏連催二矮墻垣月黑跳狐狸絶比隣風慘啼山鬼

步步嬌

和衣起剔殘燈藥風徹疎櫺紙凄涼這答兒時夜難遥踐更人沸兩下裏我和伊料應都難安中宵寐

江兒水

悔闖過鶯花市桃李蹊恰剛逢青鳥瑤池使便目成紅拂楊公侍怕魂隨碧玉韓童死記錦幄春風如醉轉眼無多又冷淡殺芙蓉秋水

園林好

駕油幢香塵帳遲迎青驄絲鞭緩隨結同心在西陵松底恍惚裏阻多岐恍惚裏阻多岐

玉芙蓉 贈徐氏

端詳我共伊細察眞和僞總難言並無一字差移可憐難摸娘行意必竟生成漢子癡糊塗謎疑心病怎醫這姻緣只徒眼飽肚還饑

玉芙蓉 雪中訪王胤嘉邸居

孤舟帶雪行一路逢人問向楓橋南去燈火寒村短籬蕭灑通門逕小酌尊常命友生眞相敬且埋藏姓名又誰知梁鴻雙去隱吳門

玉芙蓉 過除飲王胤嘉邸舍

村醪不論巡野菜無多品但家常最喜一味情眞隔墻香送梅花信入座寒銷栢葉春村居靜看燈花近隣對天涯明朝共慶歲華新

先君性耽詞賦業已見知海内第生平著作類倦爲草好事者為録成帙亦復為人喪去即匿如向莊譚化弗問也病將革萬兄弟以搜刻遺稿為請先君云敝帚宜急棄去兒輩惜之亦當自圖甚不必請序求校務使瑕瑜並見庶見真我萬兄弟兢兢受命幸藉一二父執得藏先稿而出之兼連歲捜録扇壁間猶百不存一故不敢借重如椽繩削且遊寓歲時悉難詮次乃分類為卷以待續梓近得借資客交釆事剞劂萬兄弟戴兹玉成之德詎有窮盡但以手澤散落未獲少分抱痛終天或當時就正有道及諸大雅得存傳誦未登斯刻者伏乞筆授俾先君精神藉以延于不朽萬兄弟雖血肉其心鏤勒又當為何如哉故敢攄忱卷尾惟鑒閲存亮為甚幸焉

不肖程僴萬僴兆頓首謹書

程仲權詩集十卷文集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程可中撰可中字仲權休寧人是集每體爲一卷每卷不過數頁其六言律七言排律及賦頌諸體至以一首爲一卷編次殊爲繁碎其詩亦七子末派也

豐正元先生詩四卷

〔明〕豐越人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天啓七年豐建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豐正元集四卷》提要

叙

詩言志卜子夏曰

詩者志之所之也三百

篇溫柔敦厚大都出於

聖君賢相忠臣孝子足

以章於當世甚至野夫

父閨人孽女縱其貧

慕憂思之所感託而欣

戚促舒中桃外引時輒
造於精微則豈非聲與
志通性為情毋寧獨樹
字飭句爭工拙於片言

隻韻之間已耶輓近詩
不稟性陶情直沾沾於
律呂之求叶登高摹
曠惜別摹愁吊古摹

傷此何異優孟之衣冠
甚者附炎集羶以沉酣
穢濁之腸而欲發清空
瀟散之韻必不幾矣豐

基仲氏於余同門兄弟
號稱莫逆因得取正元
太先生詩盡讀之余于
是而有以知先生之志

世先生博物宏才足以
大用而魁傑倔宕之氣
揉磨鏗華常詘於不濟
信其意調膽智足以自

高而每齟齬忤觸淺越
其芒角席清白之遺裔
囊無擔石家徒四壁而
獨溪沉寂寞課書課

子物逍嘯歌於煙雲水
石蟲魚草木之間以泄
其志而樂其心其歌行
五七言類李杜及盛唐

諸公而古作直追漢魏
而工之倏然而謠勃然
而興廓然嘲弄風月捲
舒雲霞雷變生動而莫

窮其際是所謂真詩也是卜子夏所謂志之所之淂三百篇遺意而不獨字比句櫛之為工者

也余每慨風教陵遲以為有先生其人焉允世勵俗高舉遐騫足媲附炎集鐘之陋習亦可以

風矣而徒曰詩也則猶淺之乎覩先生之志也基仲氏裒然高第品望才識為吾黨所推重雅能體先生

之志克振銓部公遺烈而光大之聊鐫是編以誌不忘想以余為知言矣謹序

晉江張維機頓首拜題

叙

夫陶淵明千古人物而閒情一賦鑒者少之出人於詩嚴於立品如此余謂一篇一什未足以盡人唯綜其集而參伍之則生平畢

具矣竊怪今之詩刻連篇累牘率題顯者之游覽玉敲金類致封人之祝祈窮愁于當路爲妖冶于隣家覬濤湧之餘甘輕爲之諂斷其品甚陋無論竊襲剽

魏晉李剽杜為騷壇惡道就令
采溪耶魏耶李與杜耶至子
奚取焉若是則孝子慈孫之豈
其親者不如無刻也已余同門豐
基仲氏輯其先公正元先生詩

二

壽諸梓其言曰讀其詩知其人
若是集也匪唯詩之必傳亦人
之不朽云爾余受而卒業焉則
皆離合于兄弟朋友蜴焉矣
感時序觸景物也涉游覽

之而吟嘯也外是如仕宦移慶
嬉之調謔之屬先生無一焉夫
先生雖邁奇乎而陶杜自命雅
好吟詠破寃壞壁皆滿所何以
有林泉而無城市有懷吊而
無頌祝有流連而無褻慢向

三

詠矯然世俗之表毅然情性之
正烏能一洗詩人之陋哉終則
誦先生詩可以徵品矣讀劇
而不囂閑而不默其寄托也

通而遠顯而微婉而直其高曠
然辛生於自然絕似淵明而
少一閒情賦竊謂過之或曰
先生才甚高篇經濟大畧詩
詩其餘而溢焉者假令先生

四

以信其才於時寧徒以五七言
與而已雖然以先生之才不可一世
唯公之位可蘄而骫骳之氣
不可降比所以爲先生之品與謝
才以信品品貴而才益信其所

以爲先生之詩與子瞻有言唯
文與子爲不朽以求新爲先生
子而使誦先生詩者究其詣
其人若先生者真不朽矣
山陰錢受益謹[illegible]撰書

二十

豐正元先生詩目錄

五言古

七言古

五言律

七言律

前林暮歸

孤城秋色

江上

哭大層司馬舅祖

平生

范莊與李賓父訪主人不值

早秋同楊伯璽舒子開過沈嘉則明月樹豐對

樓二首

春盡憶伯璽賓父

立夏日偶作

除夕

元日

三日

九日獨酌有懷已故二三知己

與友人舟泛

雪

早春

午日有懷亡友賓父倡和

登宋御校場次鄭少谷韻

又上候濤山

憂遊

子陵釣臺

江行

補陀山次層綿宜韻八首

午日與客

五言絕句

送友人之京

不寐

秋園感興四首

秋圃漫興五首

芒鞋

七言絕句

豐正元先生詩卷之一

古鄞　正元豐越人著

田叔屠本畯選

男建

植椿仝彙校

五言古

季夏集田叔舅求古齋得雨字

朱夏條將夕飛蓋集江滸別館何閑閑新蟬起高樹綠酒湛登尊玄談揮玉麈悠悠滄海懷楚楚高陽伍

會心在雲林長歌隘寰宇水玉忽生凉片雲暗前浦蓮葉淨黏風藤花亂隨雨懷哉濠濮游宛爾辛夷塢醉客已忘言主人猶命舞握手不忍去遠山月更吐

自城中歸作

城郭詎須入曠然歸路通鳴榔數峰出衣袂流清蔥攀采轉深密林芳半銷紅豈不憚叢棘感歎徂春風覽物易為惻孤生少所同潛虯有幽壑直幹無華蕤覩彼區中緣遵此川上蹤升高一長眺渤澥搖天東縹緲金銀臺想像蓬萊宮游戲者誰子安期偕赤松願念浮漚景俯衡螻蟻躬誓將鍊金骨永永御蒼龍

夏園

夏園茂群卉流眄翠如綺試看門前山迢迢遠橫綠好風西南來袒跣凉意足飲水思濯溪聽禽或倚竹片雲頭上飛聯翩影相逐歲月誰復知萬古共羈束本是無懷人頽然抱遺粟

晨汲

晨汲往東磵磵石何齒齒遊鱗既濯濯清流復瀰瀰天翠翻在下丹霞亦孤起泠然會我心濯纓乃空水撫茲成一笑因悟無生理長歌首歸路涼風襲芳芷

感興

白日麗西麓迴光照幽林清寧散原野翻作孤雲陰靄靄騎遠村翩翩歸夕禽列僧一遥矚山川何蔚深西岭赤水瀨東瞰丹山岑不見[illegible]崖叟俯首淨塵衿

礪刀

礪刀刀傷手濯水水成冊本愛水清冽如何翻自殘
舉首眺崇丘蕭然坐盤桓上有翠羽禽下有青琅玕
翩躚自沉浮無懼金丸山中饒深谷川上多驚避
山水夙所尚貴非憂患干

遊南林因懷呂山人中父

喬林清夏氣寂莫芳蘭縟修陂映沉深朝霞遠明滅
登高覽海甸迢遞山河列連峰接縣嶠江水包全浙

披雲始停策沿流復乘紲窺臨竟窈窕凌泛何澄澈
但獲賞心趣未徇金閨節虛心作矜名遺情笑先哲
因念沉冥友引領遲來轍

湖上

進舟前湖夕山翠烱復靜飛蘿挂冥色延眺紛不整
秋水涵衆容陰霞散諸嶺孤帆倚巖邃細路凌澗影
觸目欣賞交陟幽謝塵穽要眇趣何窮愉悅中自領
白雲忽餘態玄言默有省

晚秋涉江之石壁別業道中有懷梓北海

醉臥渡江水扁舟信廻潮闢門淨跡雨海氣連青霄
霽景晚和煦秋花澹飛條幽鳥時一囀安流生暮飆
東向湖色濃衆山青沉寥加逢故人語因懷雲外鑣
微迷阻江乘離思仍搖搖風塵走傲吏延賞空長謠

度湖風

泛舟凌浩渺瞋漲翻白日峽束風怒號厓傾景蕭瑟
掀拖駭浪妨欹簣飛雲窒向來殊晦明前峰碧煮卒

中懷臨深慎况乃徃颸疾纔岸得微徑仰憩芑蘿密
誰哉昨林臥蒼蒼看月出

歸自石壁作

湖上風雨廻扁舟返茅屋白雲忽無色青山空在目
回眺匹練明飛流洒空谷宛若匡廬冬楚艇隔江澳
惆悵幽鳥啼猶疑石瀨宿高樹轉長河芳草暗平陸
時維季夏暮村村稻苗綠撫彼農者勞緬懷高人躅
青精暮可飯新醪早堪熟何事從人間作顏小山木

秋郊同蔡子行觀稏竟過李五賓父餉酒至

稏竟野雲寂延眺空郊坰聚用鳴淅瀝大火淪青冥
晩來復澄霽絳氣横深汀秀色紛在目疊嶂東南青
惠子富奇解高談析精靈兕值故人酒逸興凌滄溟
且遂一歡笑安用邁千齡古來羇生客跼蹐垂空名

讀孫興公天台賦

靈山何紆鬱窈窕匿千巔瀑流白雲觸霞標赤城影
丰茸陽林麗棠客穆枝整石梁跨危壑蘚龕閟幽境

奇窅跡始昧逆流筭方永神真一髣髴頎步躡飛景
止觀湯遺塵象外發深省遣有已淪動從空豈爲靜
同體兀自然千秋默心領

止酒

止酒夫如何不止還傷生君看昨醉卧停午猶未平
顛狂類兒憑困頓如疾嬰旣嫚賓主儀兼撓麋鹿情
永懷高士詣靦顏幽人貞丈夫耿介軀沉湎非佳名

又不止

止酒夫如何醒者寧長生君看瑣屑輩戚戚氣未平
海客日已積亂紛日已嬰胡不飲名酒放我道世情
劉生信曠達阮令獲其貞勞生知幾何狥彼身外名

積雨懷屠田叔舅李賓父

秋來霽無時江光夕如纏徘徊空郊雲蕭條雜飛用
曠望極塡色跡花澹風渚層城有佳客相思一延佇
林霏春復合孤煙鬱平楚何當遲皎月長川下柔櫓

病中答蔡子行一首

異術夫何有清流今幾人只應春色好昨夜到西津
柳影垂江綠鶯聲傍樹嚬久嗟形是幻莫以鵬爲嗔
豈無多藥裹還憶少風塵世故尊前別人情病後真
青鞋堪秉拂皂帽或垂綸晩節心逾壯前賢跡未陳
誰云待知己磊落愧吾身

石窻

石窻啟幽豁青翠海天裏深壁雲霞生蹊橋日月徙
窈窕憩仙真蕭森閟靈詭吾將啟玄扉泥爐化金水

、雲南 有雲北一首入五言排

長日日光麗英英白雲整陽林何芊茸繁花亦循嶺
薰風襲衫袖鶴舞層霄影相期控雙羽吹簫凌瀨景

隣人有哭死者其聲甚哀感而為賦百年北印

諸什

人生無根蒂燁如流電驚少壯復幾時老大徒含情
蹉跎竟衰暮畢世胡營營浮名埒太華腴利薄青冥
擾擾趋萬塗忽忽競相仍臨化各死轉一旦銷其精

嗟哉脆弱軀金石難為貞百年自嗚嗚歎息將何成

右百年

朝出北郭門曠里北印里白楊何蕭蕭悲風鳴野水
荒徑饒荻蒹狐狸窟其壘遥聽振鐸歌旁聽匍匐子
素車及丹旐纍纍塚相似漢騎汝秋鮮泰馬悲寒枳
不辨賢與愚安知譽還毀來者胡紛紛同盡乞山址
一謝春陽徂永掩幽宮止借問平生親持杯昨誰是

山居二首 右北印

沸衣翠微裏朋泛滄浪前漁歌引樵唱餘響雜飛泉
惆悵清夜月徘徊暮春天新茗始抽玉圓荇已浮錢
念彼芳物變感此時序遷乞中晉古調谷口徒先賢
瑤草為誰發白雲自悠然惟應忘機鳥永謝區中緣

其二 排律附

叠嶺分遥海重湖逼太清地幽無過客春盡有啼鶯
徑轉垂蘿合雲流大壑平空簷巢翡翠曲磴俯鵁鶄
稚竹初辭籜新荷欲亂萍綠畦風勢引丹嶂石泉縈

俗朴惟傳姓花繁不辨名由來山水趣長此事嚴耕

七言古

偶然作

赤脚踏沙岈沙白翩翩光水風如有情時送菰蒲香仰視流雲忽奋卒何當躡取虛空翔

今日歌

今日非昨日聽我今日歌昨日東風冥冥動地飄林葉今日雲開日照還春波眼前錙銖萬事亦如此何

如飲酒且放歌須酣君不見江流滔滔東入海海日西飛竟誰待鐵數煙花轉眼空空使秋風雙鬢皤又不見洛陽車馬如雲屯萬戶千門歌吹繁即今但有嗟陳跡翻憶當年虛綠尊

層城行

層城闌闌曉霧高起看旭日懸江皐歌鐘華屋紛後動俠游賭酒仍分曹門前車馬如流水不是金張即許史孟嘗忽老信陵亡三千客散無珠履歌樓舞榭漫塵埃空使行人首重回即看今夜江頭月還照嚴陵舊釣臺

漁父歌

蘆葦蕭蕭夜色多前山影落空潭波月明獨刺輕舟去水鳥汀花奈若何石梁水急魚滑滑網罷雙鱸棹歌發家在卅楓翠竹西幾曲雲濤生起忽乎生爲厭市朝居蓬底時開老氏書却憐世上風波險頭白滄江只宴如

送李子同之晉都

曙色動滄海忽聞君遠行問君何所之言向鳳皇城鳳皇城頭山色佳有餘鳳皇城裏美夫人　如芙蕖京口酒可飲况有武昌魚勸君飲酒食魚看山兼看花無柰千里空思家君不見白門楊柳枝六朝舊事裊煙絲

綠柳歌送吳萬峰山人歸長洲

柳條日夜綠送君歸吳州江頭短亭春欲半轉眼風

光愁不愁問君別家今幾時春風又動垂楊枝梢絲
縈情侵憂思長條牽恨滯歸期歸期無奈滄江杳客
裏逢春長春早婀娜如聞茂苑鶯蕭疎愁殺闔門道
垂烟萬樹拂征帆作客經年此日還風外輕黃辭海
甸雨中新綠近吳門吳山千里隔煙波來往扁舟與
自多黑貂敝盡愁誰問一曲楊花入棹歌

蘆中人歌

蘆中人蘆中人西風起兮開暮雲君不見波恬浪靜

時已至兮江可渡君胡寂隱兮使予操盂而莫附

楚和氏璧

嗟嗟爾和凝絕足徵不泣兮璞不剖璞不剖全以壽
亦焉用刖伏而走

寒夜謠

北風吹天天雨霜沉沉夜色生橫塘攪衣忽聽雙雁
翔月白洲空寒夜長丁丁滴滴清川水孤城倒影波
瀰瀰一片南山翠自凝萬籟淒凉聲不起獨鶴長唳

天風廻滄溟流光僅一杯仙山桂樹紛戶牖側身東
望空徘徊空徘徊躡葉舞長林無人幽逕深白石黏
雲月方午

聞哭死者聲哀甚爲作蒿里薤露以代一時感
歎

野水涓涓逝霜枝濯濯分秋風復幾許紙錢飄墜蕩
紛紛樹根修剪經古道綵翣靈輀到何早城裏喧喧
歌吹繁城北年年葬秋草今人碑碣何嶙峋古墓無

人掃墓門今人墳墓還成古樹老鴉殘幾夕照君不
見甲帳珠簾已作灰銀海金鳧亦自飛莫辭束縛歸
蒿里且盡生前掌上杯

右蒿里

薤露映晨光秋深薤自芳露晞月照須臾事浮世人
生安可常哀哀孀婦那堪聞慟死傷生語不分郎聽
嘹喨山陽笛不見仙人駕綵雲綵雲隔笛兩茫茫宿
昔朱顏鬢已霜古來達士推名飲願借流霞不竭觴

右薤露

春曉曲

明星爛爛漏遲遲天漢無聲夜景移江流東注璧月西五嶽如指青參差曉光曈朧海氣低新鶯啼上千秋枝繁花凝露曉香濕人間睡足春霏霏

豐正元先生詩卷之二

五言律

東阡道中

杳杳泛天色孤村某鶴沉鳴榔應前舫分火度中林酒病江南客年銷洛下吟惟應故園月偏照未歸心

秋日湖上

朋棹湍湖雲來尋物外群石梁臨壑度霜杵隔峰聞樹嘯風相命花愁月與分更憐沙岍夕漁唱遞江濆

過呂中甫不遇

知君到城市門掩復何如蕉葉空留字梅花獨悵予江聲春澱轉野色暝鐘疎去去雙林外鶯啼聽有餘

讀書山中似社中友

舊業幽巖裏經春扃短扉巢鶯育雛去射豹着花飛金谷誰留翰空山獨下帷勿云長傲世憐取讀書螢

武林秋夜值潯陽友

月白夜啼鴉滄江檻外斜風高碪自響霜冷樹猶花

行侶潯陽客荒村越女家相看俱塵土一倍昔年嗟

早夏陽羨山中病起有懷湊陂舅季賓父

一臥春歸盡清羸寄翠微地偏鶯較少花在客來稀
江竹浸茶圃山榴冒葛衣風流懷二仲吟眺忽斜暉

送張之罘赴試南雍

六代風流地君行思有餘江山半吳楚詞客舊應徐
氣自高雄劍才還賦子虛玉蒲殊可泛折柳意如何

南峰 武林

石磴盤空翠炎風入坐凉滄溟流日采青壁抱霞光
野樹侵吳落江潮過越長從來畏登眺羈業幾銷亡

山居卽事 武林三茆谷中

空山澄西霽新月上窗虛石磴出幽谷松蘿藏隱廬
鳥窺霜後葉螢綴雨餘疏浮客渾無寐中宵理道書

中秋病中 武林

秋色半流水閒庭空月明年銷頻到客名熟乍調鷗
山轉澄江急林閒碧樹平如何栽鵬賦久矣悟無生

九日峴山

旅客秋仍病登高首重廻煙波浮棹入雲岫拂簾開
細菊垂蒼壁殘碑臥綠苔空懷羊叔子寂寞正冠來

林夜

林葉鳴風久清尊月又斜一逃城市隘長愛薜蘿家
野氣雲淸露溪光泛白沙近來常夜坐小閣是嚴棲

舟行

終歲無塵事舟行亦偶然群鷗飛欲下孤嶼望能延

曉用疎江樹寒流接渚田進廻成野飲會是醉忘還

空徑

空徑稀行跡時看拜雀翻林聲秋葉下川霧夕陽暄
道在浮名薄形忘幽事繁相過支許輩獨有洗心言

寒夜月

月色嚮寒夜偏蕭幽尚情溪光微有暈林影細無聲
萬井蚍蜉息孤峰風露清蕭然一延佇蓬島片雲生

山陰

今山陰道扁舟進所如有峰俱抱郭無水不通街
砌石禹功在風流晉代餘昔人嗟不見一間浣沙居

寄題方遜志臥龍祠次韻

臥龍猶此地祠屋映春松十族刑何慘千秋心自忠
夢懸滄海啼花放杜鵑紅有客緇衣者圜陵淂似公

其二

國是空長慟新祠長黛松僧留先帝牒族併一身忠
冉冉燕雲碧娟娟海蔓紅傷心遺令在叔也柰何公

晚霽西園獨酌懷趙同野

晚霽園林淨幽花忽滿籬開尊拂片石看月上清溪
野曠春雲薄洲空夕鳥低王孫遊未返芳草日萋萋

中年

中年事幽寂日日涉朋園草色偏侵屐波光長在門
山厨供野蔌漁唱侑芳尊時有幽人至悠悠滄海言

對酒湧興四首

野夢垂秋實疏篁靜晚汀廻風幾蕭瑟流水日清泠
已辨形為幻翻憐夢是醒一杯仍獨進吾醉自沉冥

其二

蔓草如無徑經旬自閉關霜天雙白眼茅屋一青山
洲晚河流急林空獨鳥還蕭蕭楓樹葉應妬酒人顏

其三

秋水芙蓉色山衣薜荔香徘徊孤艇上棬曳白雲長
渡落堪僧共幽偏與世忘輕鷗若鳥狎不用問求羊

其四

襟簌胡為爾酣歌我自真百年惟解飲片月故依人
舞影婆娑益林香寂莫頻馬啼吾所愛不是學角巾

閉門

閉門春欲盡玄晏意如何對客都忘姓披衣獨愛荷
綠尊開晚日白鳥下晴波無限空林色微風動女蘿

秋日過李過齋賓父兄弟

多病疲干謁秋風下小舠郊扉雲間竹江郭月生潮
過用桐陰靜聽詩爐燼銷愛君兄弟好華髮共蕭蕭

游山寺

白雲山寺徑冊苾野人家曲磴窺高鳥寒枝吐細花
射香依竹靜林影過溪斜其閒參同事清尊是伏[illegible]

江行自盧花堰夜還草堂

漠漠空江色孤舟夜自征疎星依靜渚野火入荒營
堰覆盧花白山廻寒燒明因悲為形役擾擾媿[illegible]生

曙

高河斜欲曙霽景淨寒空殘月魚關樹清笳海戍蘆

山光侵渚碧霞氣映冰紅坐喜滄洲趣還令靜者同

冬日郊居寄金沙陸西虞丈

數里寒林靜郊居愛日暄枯枝鳴曠澤飢鶴下晴原
洲煖水生草風疎葉滿園因思高尚者曾過峪西村

湖上同李五賓父二首

湖色青如昨朋來一振衣磵泉終日響山雨一春飛
好鳥啼空徑桃花滿翠微相看都老去未覺放歌非

其二

湊舟乘稍霽碧色滿濛濛雲覆春山外水流青靄中
芳菲花嶼酒空濶棹歌風誰能寄心賞容易占幽叢

不寐寄友人二首

秋月通宵白寒天逐更低細鱗俱水蟄衆鳥自林栖
洲迥聽蒹葭霜清聞木犀寥寥何所思喧寂理空齊

其二

窈窈長林夜蕭蕭欲四更月浮江水去潮泊渡船橫
賴意兼年長閒心與慶輕誰能拋世網共此學無生

次李賓父蔡子行个竹蕃蕉

个竹都無夏脩脩總是秋細香仍晚節孤影澇多愁
片籜堪裁笠長梢合過樓只須淇水上獨自咏滄洲

其二

名卉嗟初見蕃蕉可着花逢從粵水上直到野人家
翠葉搖鸞尾蒼鱗走樫蛇所思秋後夜深院月輪斜

雨岸湯與寄城中諸友三首

拍岸籬香靜通林水色浮疎風吹過雨長夏颯[illegible]秋

蜂點花鬚嫩波添燕尾流商絃有奇韻重爲奏中伍

其二

喬木垂雲氣長波走電光雨來川似洗林濕晝生凉

幽鳥窺人去飛花渡水狂今年幸稍健隨地與徜徉

其三

陂水仍需綠洲風忽度香白魚牽荇短翠篠過人長

滿屋攤書亂開尊浮雨凉眼前生死例昨日淚千行

多病

多病心仍放園春興甚長有生都是寄無日不堪狂

野水澹雲氣林風趺岸香柴門原不閉飛月又蒼蒼

客至

客至蒼林下黃花猶自香微風吹日淡孤鳥沒天長

霜葉明幽石寒蜂護落房去來心已斷相對意俱忘

李蔡冉過兼攜楚魚

胸底才難盡頗狂甯草餘傲仍存皆自憤詩已破[illegible]衫

滄海無浮棹名山有秘書梳遲音息不淺愛食漢江魚

禹陵

夏后藏弓地金書不可逢青天垂片石白日走蒼龍

袞袞千碑外乾坤四載中小儒瞻儉德猶自憶皇風

飲酒作

拂席惜今日開尊思故人風流竟何許杯斝不無神

滄海來明月秋風吹白蘋笑將如意舞栢落自吾眞

其二

浮白將何向秋林賞不稀萬峰都到水疎柳獨爲磯

幽卉含霜折佳禽占渚飛須知人自適故使世爭非

其三

醉較新秋健狂言自解醒臥看洲雨過坐聽草虫鳴

能事今初嬾閒心老更成試開江上目荒堆向來平

其四

達后心全放朝來興復新漲觴初款款窺甕更洋洋

秋事隨黃菊幽懷寄葛巾門前山色好莫與浪逢人

秋日過范少司馬湖中別墅

十載大湖陰秋風此獨尋池開明月動樓濆白雲深
鍾禺當年事氷霜伏櫪心賈生慚短計憂國淚沉吟

釣

夏木空潭綠朝朝此釣緡細蒲穿石髮新用躍金鱗
地登同濠上狂仍類楚人忽聞采菱唱別有越溪春

屠司馬舅墓下作

遺令殁仍聞精靈杳不分濤聲依舊堞草色上孤墳
罔象窺春水休鉏叫夕曛平生那可問旨箇覓徐君

其二

老成嗟忽盡臨穴一長哀白日沉荒壠蒼江走夜臺
謝公才不世房相志空摧別有傷心處殘花寂莫開

七夕

凉飈萬里至天漢淡西流遙津度牛女芳訊指河洲
珮鸞經歲結橋鵲一宵留別離應已解翻是愛逢秋

送余君房會試

京秋仍北上迢遞薊門行古道存知已清時負大名
萬言當世策匹馬舊燕城遙喜臨軒待今年得長卿

不寐

江靜初上月鷄聲早早分渚花秋自發林葉夜空聞
流水滄朋思凉風醒夕醺長懷郎孤往非復惜離羣

有感

雲護秋旻色滄江出晚雷早凉初衣袷殘暑更行杯
水泛雙鳧去風吹片雨來所思孤棹客曾度太湖隈

雨

秋入前林雨朝添後渚船水禽紛不去風荇弱堪搴
空逕蘿陰合中洲霽景偏茂陵無事病容易貫流年

陰

陰晴秋不定亭阜俯前灣遙辨江中樹因看湖上山
長愁惟愛酒多病不妨閒舊喜蒲團在仍思坐一圜

空囊

悄悄荒林色狂歌興轉長百年初解飲一月早空囊
霜雁求禾穗花蜂聚客房營營有如此絕倒楚廣桑

其二

士有不黔突空囊奚所愁人情都衮衮吾道自悠悠

暑水籬邊靜青山野外稠逍遙無不可及此賦清秋

其三

秋眼無空濶滄溟日夜流道窮關末世身拙混空洲

病千啼將夕叢薇長及秋只應翻鶴羽未伴赤松遊

其四

丹竈寒灰剩砂牀白石非約身謀自固涉世色多違

倚杖看秋水狂吟面翠微遠慚周二老長食首陽薇

病中作

獵獵林風勁蕭蕭浦樹殘晚雲紛著水秋雨薄生寒

頹性翻宜病幽居不用冠欲因行藥去直度武陵灘

其二

秋氣疎林爽泠泠返照偏久陰應浮霄多病恰如禪

挂壁孤琴靜張圖五嶽懸篋中餐玉訣幾日向藍田

寄呂中父

老去日翩翩歸來動隔年袖霑三晉雨巾拂五侯烟

海鳥原堪狎江梅絕可憐汝家千嶂裏莫易別山泉

重送滿女弟逐余郎入楚

愁絕此生離空閨遠去時風霜萬里道夫婿五陵兒

故園翻成夢高堂不是慈無然嗟薄命姑舅在天涯

立春日家兄弟草堂集

野日靜融融清尊兄弟同雁回初向北風至又從冬

水氣蒸汀草林霏泉晰叢最衡門足長嘯蘿薜日青葱

余司成招遊湖上別業二首

此地一銜杯春湖霽色開人從孤嶂出鳥逐片帆來

洞有青蓮界花多白玉臺還憐謝太傅長醉碧巖隈

其二

寒食東湖上絲絲煙柳長水文搖畫艇霞綺映山牕

鑿石穿雲冷飛花入洞香秪疑人世別野客一徜徉

午日山酌

郊靄夕含煙空林片雨懸竹梢侵戶靜櫚蓋亞枝偏

入手已行羣當歌欲度弦不能忘野思祗是惜流年

讀左太冲三都賦

雄都俱壯麗高辯自奇哉一劍憑陵久三分慘澹開河聲峯墉堞春色望陵臺龍鬼千年事狂歌一舉杯

郊園雨後淸放

小園踈雨後凉氣已先秋碧草引翻蝶紫藤垂隱鳩川明斷虹飲天豁大江流莫問浮生事丹砂自可求

復雨

稍晴洲始斂復雨夜仍殘野漲浮江濶踈花歷亂寒衰荷奉宿鷺躍鯉動層瀾獨有陽臺上秋來夢未安

曉度鄭郎堰

曙色秋江爽潮流靜自斜日華浮翠巘雲葉護晴沙臺殿臨滄海山川過爷耶我思張博望天外與乘槎

過名飲亭有懷昔遊諸公

飛棹遵前渚朝霞江上新我來尋舊賞魚鳥自親人野徑多綠水幽花轉勝春空亭誰解飲太息對江蘋

藝蔬

中園日已翠去去藝寒蔬一謝浮生念長翻老圖書故畦春水上小雨晚風餘欲寄山中訊臨流與問魚

獨遊

獨游隨所向徑轉出前林青野花爭放春風鳥自吟幾家流水抱數點白雲陰誰泛魚舟去悠悠長笛音

午日安石榴下與客

幾度山榴發空園爛熳春自携新釀酒來醉拗花人

五嶽閒中思三江病後身莫言無一事茅屋賦仍新

中秋夕與家大兄季弟

秋氣與天陰長林蘿薜深故園他日念尊酒昔年心白髮看兄弟狂歌寄野吟郎教兒輩樂競渡有餘音

不寐

鬢髮蕭蕭白宵中一惘然最憐秋後夜長似早春天雁字非今日蛩聲似去年山中有茅屋祗遣合安禪

雪中李賓父蔡子行楊伯翼聞仲連又過

柴門頻過屐衝雪愧諸公酒態妨吾飲詩狂與客同
天低空淑水竹亞漪籬風試開江上目萬里一冥濛

哭李賓父三首

寒食哭君時空江春草滋乾坤雙淚盡缸壑幾人知
古道猶頹色長吟失透迤那知未仲侶隣笛遽開吹

其二

三年喪妹恨一旦悼君情垂歿惟哀母遺言秪誨甥
流雲看世態過鳥識浮生莫以都如幻仍縣白日名

其三

竟灑吾徒淚猶虛淳俗倩手神偏解事幽獨最憐才
徑晚侵愁入林春與恨開傷心城下路不復小舟來

何限

何限長林色春雲拂地垂娟娟峰傍眼瀰瀰水通陂
葉亞新移樹蜂喧早放枝風光俄二月幽賞任吾爲

最愛

最愛疎林底冷冷反照明遥分雲氣入風過水陰生

酒醒幽花盡杯茗綠筍飲不妨仍嬾甚偃臥聽新鶯

寄聞仲連蔡子行

一春朋未得散步喜今朝看竹開流水穿林出野橋
幽香隨杖屨青靄拂藤梢聽取山陽笛招尋莫憚遥

送田叔舅赴比部

又是清秋別江流北向燕帝京萬里道越使幾時旋
閶闔垂衣暇仙曹通籍年兒多同調客天路日翩
翩

八月十五夜月

湛湛空林景蕭蕭似水流幾年滄海臥今夜絳河秋
眺迥雙江合歌殘獨樹幽一杯吾已醉不用下方舟

九日憶李賓父

强半秋光去黃花此日晴最憐霜后色偏向醉中明
水映孤城碧天垂萬樹青年年籬下酒長憶故人情

哭叔嘉自吳至哭賓父却歸因贈

哭友之一潸然相過又十年嗟君雙白眼拂拭爲誰憐

旅館春波上長洲晚照前鱖魚歸正美遮莫酒家壚

曝背

西日經林煖遲遲曝背情即看殘燒盡遥辨遠山横
寒水痕多淺空郊響易平痀軀便短褐不用獻君明

伏日過伯龔滄洲草堂

雲氣生叢莚風凉似早秋思君西閣卧鼓枻過滄洲
碧花開木槿翠實冒庭櫓何限長吟意翩翩下海鷗

雙桐

梟梟雙桐樹繁陰滿舍香青枝如濯玉風葉不飛霜
自解聞流水誰言下鳳皇何如三五夜素月逗清光

溽暑

溽暑西洲曲紅蓮已作房飛蘿垂映水小雨細生凉
老去身何事年來懶更長桃笙與葵扇永日得相將

登城

滄江摇碧艇粉堞俯青郊遲暮身何去登臨意自勞
花明草市遠湖白水禽驕傍眼沙頭客持竿應爾曹

復雨二首

歛歲恒多雨林扉隱白氛一春強半去百舌故相聞
魚艇生衣合隣桃蔌葉分幽居了生事南畝望耕耘

其二

爛漫芳菲月林雲秪自垂短畦通水入寒樹吐花遲
酒貴妨春飲年荒息晚炊官倉早散盡村遠尚無知

重過名飲亭

病後移孤棹經過不見君誰言狂醉地都作死生分

林際秋潮落庭陰夕照曛幾年心曲事不復使人聞

春園

多病謝春色閒園獨步時風輕垂柳葉露重小桃枝
地煖蝶飛早江清鳥去遲旅心仍自悉莫可更人知

其二

春熱醉不適袷衣初自更晚凉過雷雨空翠濕簷楹
水靜看禽白林踈繞舍青衰年何世事秪與攝吾生

得子行書却寄

萬里三年別雙魚八月回病多仍舊隱客遠自金臺
世態從魑魅狂歌信酒杯逢擣開口笑莫忘早歸來

補陀山

滄海浮孤嶼何年說法期寶華雲石髮香霧斂金支
日月清霄外風煙翠水湄梵音隨處是不用聽潮爲

烽火

烽火滄溟窄朱旗與浪翻共傳弓似月復道陣如山
精銳應堪恃軍需已自繁所思煩牧老長策報平安

憶茗川

我愛茗川好搖搖碧艇風孤城衆水上小嶼海雲中
白酒新如乳紅菱客作叢少年狂醉態長憶故人同

懷田叔舅

舅氏三年別秋來入夢偏關河殊薊越小少憶周旋
容易頭俱白艱難誼獨全縣知方朔與羸馬只蕭然

過伯翼脩園二首

野逕依新竹綠池蔟舊荷空廊閒度鳥孤槻暗垂蘿
同病嗟予在相知愧爾多不聞流徵調翻是異經過

其二

咫尺楊園近經過一惘然故人零落後世事夢魂邊
芳艸閒庭合青虫綺牖懸傷心無限意不爲笛聲傳

寄子行

久矣燕臺客蹉跎今宕何總憐詩句好不寄故人多
關塞永霜肅風塵日月過自憐陽鳥性長是愛滄波

春晴

新年恒霽色芳草茂春暉小徑通玄鳥高窻拓翠微
風輕扶蝶翅洲暖曝魚衣秖是幽期慣隣翁醉與歸

夜蘭

郊靜晚陰陰庭蘭春氣深霏霏風轉徑湛湛月流襟
疎影搖朋思幽香生遠心鳴琴方自適莫漫使知音

觀防海兵

龍騎臨滄海雲旗轉越峯樓船開鳳吹斧鉞下蛟宮
浪隱春烽翠門開曉日紅島夷今鼠伏邊樹鬱葱葱

醉

小雨乍霏霏繁花自掩扉海魚新滿市林筍客成圍
觴政發難定僉言聽易非片雲看漸夕故就醉時飛

其二

漠漠林光近離離庭莖輕衰顏堪自哂狂態許誰更
不識人如我生憎醉是醒朝來清盤罷閒筭酒泉程

聞蛙

草色通林暗蛙鳴欲二更月青微有暈江白遠無聲
欹枕侵幽夢怒檐散宿醒冊砂行定熟乘爾向蓬瀛

早夏

冉冉炎風候新禾翠羽繁水光流舍宇雲氣接林樊
樹密巢禽隱江清躍鯉閒魚舟相問訊別有海人言

郊遊

草色連江綠山光出郭青風翻鷹翼斂花點夕稜輕
曲水憐修竹高吟憶敬亭忽逢春又暮延眺一含情

其二

湖潤浮孤峽雲晴卷眾峯偶從流水上閒過翠微中
雙樹啼春鳥深溪隱暮鐘悵然首歸路來上月青葱

層城

層城玄嶠側靄靄翠雲封虹鎖春橋水桃開晚渡風
鳴笳江月白樹羽海波紅劍氣存牛斗誰知有佩龍

七夕

夜涼逢七夕秋氣轉清冷香拂蓮房細風吹桂樹青
踩雲銀漢合玉露月華凝自喜新巾易無勞白髮生

其二

最憐秋氣爽涼颸滌煩襟況此林中趣冷然物外心
浮雲看幻劫流水寄閒吟已忘名言理逍遙一任今

老去

老去長多暇秋來興甚新江雲晴似島城樹煖如春
恭局聲徐下林花香屢聞增前有明月流影更依人

雷雨

涼蟾方皎皎驟雨忽冥冥電閃孤城白雷分亂水青

大江元自盛喬木亦多聲幽夢方初覺猶聞蟋蟀鳴

十四夜月

殿月光將滿輝輝玉露新天空初倚杖夜久更依人
白髮還相對清尊合自親故園看只尺搔首一傷神

十五夜月

滿月飛銀漢晨顏破玉缸聽歌徵白紵敗席倚滄江
桂死通簫管金波泛石牀昔時同數子今夕影爲雙

十六夜月

小樹仍圓月中林況故人絳河簷際出彩再坐中新
蔦酒惟秋露醽醁稱綠尊古今同首外莫漫笑陶
巾

漢陂舅七十

今謝平生分相看揔二毛才名仍五馬簪笏已三朝
舅倩元仙吏瑶臺盡玉桃還期蹐雙鶴天外與逍遥

珠樹

珠樹幽庭景秋風翠水涯勻圓餘萬顆點綴向千枝
色倍珊瑚潤香從蘭蕙移秖疑零用久分竊下仙姬

病

歲晏身猶病江空雁自哀風林連后渚霜葉墜西堦
曝日經脣歎移卅問樂司庭前有寒菊何似一斷杯

至日

至日日光綠登臺雲物多寒汀通絳氣霜雁集晴灘
海接三山近城環二水過欲憑青鳥使一寄望仙歌

至後菊

至后猶黃菊寒花倍可憐霏霏搖曉日靄靄艷霜天
淑氣含清影幽香引素烟誰言梅最早爾更在春先

賦得[illegible]心似江水日夜向東流

老去心何放年來頻倍侵世兼人似昔醉與夢猶今
冉冉春方至蕭蕭歲載陰杜門便病臥幽逕草深深

壬子新正二日

延賞方新歲晉賓忽暮鐘梅香和月細草色映尊濃
流水通鱗沼長林接雁峯望深滄海上仙珮幾時逢

新正四日

年衰纔老高臥庭日未全陰二禪理夢中辯方書病後深

春青堦下草湖白渚中禽倦來身更懶誰與一鳴琴

新正五日

春至家何事爐寒酒復空自移花與草閒詠雅兼風

簷濶雲長度禽幽語倍工倦來還一笑酩酊亦名翁

新正六日

牀亂書誰帙頭科類是狂郊虛江樹近春早蝶風凉

掃逕兼移石烹茶且滌觴自憐疎嬾性無事更身忙

海氣

海氣林光接朣朧月漸高坐瞻庭樹綠閒聽水禽鳴

衰老心方細幽偏興未銷養生誰得悟吾與論逍遥

元夕

金吾暫弛夜扶杖亦衰翁萬戶煙花裏層城簫鼓中

飛星上銀漢璧月下琳宮隊隊姮娥度香塵引細風

春日東城

畔晚滄溟上登臨興有何煙籠闌樹遠雁帶角雲過

禾稽鳴春淑繁花照晚波雙江無限思只是夕陽多

衰髮

衰髮那堪適春缸晚更濃窺人上堦月吹面滿林風

籬外皆山水尊前即梵鐘還思仙路永雲表控雙龍

懷余皓泉

芳草春仍綠王孫去不歸楚江春水接越嶠夕雲微

夢積音殊對年衰世轉違飄零憐女弟何日返荊扉

返照

返照斜林屋高蘿蔓竹房郊居元有賦魚釣適無長

卷幔通雲氣開尊進月光病多誰奈得遲憶古人方

不寐

中夜恒無寐衰年與壯時每斟新釀酒長誦古人詩

夢醒竟何異形骸早自遺請看林外月皎皎露華滋

野曠

野曠天連水洲虛石抱雲謳歌侵薄暮耕稼徧山村

五月黃梅熟三江白水渾滄浪人不到秪許鷺鷗群

其二

野曠景逾幽陰晴異小洲踈風朝日爽原雨夏天秋
二水青如點諸峯翠若流欲逃寒暑去飛步躡册缸

七夕

又是新秋夕隹期銀漢深望中雲氣合坐久月華臨
仙佩生凉颸層霄度鵲音白頭還一笑尊酒湧長吟

中秋忽雨

三五秋中景風高忽滿江驚雷迅霄漢快雨漲滄浪
雲散天還霽林空月更長君聽蘋渡者金鼓隘横塘

九日

寂寂籬[illegible][illegible]霏霏雨細初秋風仍倚杖江雁又嘶蘆
歲序看流水人情洒鍛爐庭前有隹樹相對三扶踈

、雲北

古洞流雲氣陰峯亞夕暉人家修竹裏寺柄栴前扉
細路山腰約長林鳥翼稀忽逢幽唱入時聽采芝歸

雲甫凡五言古

・樊樹

夫人閑劍術仙去久空山風雷晉碉户遺樹俯潺湲
峯高天翠合雲浄樹聲閒歸來儵靈駕飛步肅仙班

哭屠黃谷

浪跡何容易燕臺命忽傾五年愁鵬思萬里別家情
童穉嗟誰在羈栖惜自輕慨然廻白首一倍感浮生

立秋日作六月二十二

炎日疲如昨秋風忽自來蟬聲侵薄暮林影亙蒼苔
河浄金天爽花明玉露催不須尋勝賞欄畔即登臺

菊

秋花有餘姿小院晚沉沉香遠傳風細枝明照眼深
鳳毛紛五色鶴羽靜繁陰况與芙蓉並悠然延賞心

夕逕

夕陽斜逕草幽綠澹陰陰扶病衡門遂歸禽浦樹深
長川帶鳴櫓華月轉高林不用床傘共涼風自滿衿

幽逕

□逕綠芳草霏霏細雨霑炎氣行欲盡凉飇坐來飛
白日侵扶杖滄洲入卷簾煙霞隨步是不用賦江潭

感事有懷張沙翁范明翁二老先生

遺后情還見依然憶二公冲襟渾似昨高論迥如虹
衰老慙知己風塵恥薄躬中宵坐回首那復昔賢風

戊午八日

□宿黃花徑清尊早自開幽香隨杖履佳景接蓬萊

□倚依丹荔江流照翠微悠然吾獨醉何必共登臺

九日

□日東籬外幽花分外香正逢家釀熟不待白衣狂
鳥語如相勸林風轉自凉莫須尋勝賞欄畔興何長

十日

今日猶昨日黃花倍可憐況有芳樽滿兼之細雨開
逢生原自放逢樂即如仙懸折更芳紫還應插鬢偏

病

一生強半病況復值清秋片雨鳴林過寒重繞幕迴
丹砂慚葛令白髮付滄洲獨有尋仙思還期五岳游

其二

早歲空華悟年年念拂衣豈知過半百猶自染塵機
泡影奚今昔身名浪是非只應名嶽去瀟洒閉林扉

客至

身幻從渠病心閒秪自持見扶仍隱几客到更吟詩
海國秋生熟林扉月上遲偶逢新釀熟何以醉辭爲

返照

返照明幽榻窗搖幾樹青長藤扶杖穩短髮縮絲輕
看竹時穿逕臨流忽近汀却思強壯日別有向心情

月

新月一何爽冷冷夜倍清天香浮桂樹玉露濕金莖
究究新年思依依少日情但充今夕賞莫問幾迴明

讀寶公十二時歌

□公何代佛妙諦悟無過洒落百千劫真常十二歌

起時還不是了義亦爲多秪今誰動口悟取任婆娑

臨觴

拂席更何思臨觴特復停有生誰世外無病卽身輕
月白夜如洗風凉衣屢更還憐小兒子繞榻數花行

夜雨不寐似李子年甥

驟雨懸滄海終宵響北風不眠增肺疾早濕減衰容
世事誰能料玄眞或可逢空餘卜居意秋水日芊茸

雪

雪片晴還下經春幾度飛平林一霑洒玉樹總芳菲
歲卜何多異農占定不違遼師勞久戍今夜赴戎機

子行燕歸相過

久客歸初到天寒過小舟暫風鳴木葉城雨暮江流
更覓情難測遼師戰未休李家甥敏甚與事解相籌

今年

今年身稍健百過酒如傾不爲沉冥慣誰狗禮數生
新春侵積雨市價倍香秔章句兒曹習春來就[illegible]

寒夜憶內

虛簷曾共倚梅蕋又斜窻明月孤霄影淒風悄夕房
家貧誰釀黍兒幼獨霑裳辛苦平生事悽悽秪自傷

憶內

予衰翻尚在爾健竟何之長憶勞如病還嗟鬢未絲
不堪俱薄命那復更齊眉滿眼多兒女空然誦楚詞

哭李子同

歲晚燕書至芳春訃早回不堪離別思倂作死生哀

金馬隣冊旐鄉園入夜臺白頭親自健遺恨莫難裁

其二

言念過從舊今垂四十年白頭如一日青眼轉相憐
世態狂歌外愁心旅夢間山陽何限淚小阮倍潸然

午日

雨氣疎簾映榴花小樹鮮積陰移晦朔佳節入炎天
素葛含香細霜華拂鬢偏停杯看稚子愁絕曲闌前

九日夏樓與客酌因懷余[illegible]在江陵

黃菊秋仍放清尊曉更開高樓恒對客何處復登臺
野曠卅楓出江空白雁來蕭條雙醉眼望入楚雲廻

其二

秋色堪誰賦秋花且自憐微歌留上客移棹閣前川
月縷金波細沙痕著樹懸殷勤紫萸盞遲撫鬢毛偏

憶內

洲月秋仍白林風露漸寒淒凉過別院寂寞倚闌杆
處向愁中積吟從病後殘開砧堪永夜誰理故衣單

其二

素髮今還短朱顏昔漸凋那堪今對月不欲可憐宵
露氣沾衣薄花香入夜遙堦前小兒女知汝恨寥饒

賦得高樓思殺人

夕風江炎碧凉月渚流匀遠樹看歸鳥高樓思殺人
調淒今奏絕書既茂陵新容易霜華晚幽花却似春

觀競渡

大河秋日霽亂鼓振中流萬戶花為市分曹龍作舟
影旗同電轉飛櫂逐風游戰櫂緣江合爭能定幾籌

其二

水戲江南舊風流霸國餘鳴金飛畫鷁疊鼓度神舉
晰影搖青帶波光蕩綠渠遲遲蘭棹別有翠簾疏

中秋月舊韻

月緣林梢靜秋來分外清一從侵肺疾幾度望金莖
笛轉關山思歌傳桂死清共言今夕賞絕勝去年明

月華

夜凉天似洗露鶴月沉輝碧海懸金鏡癡雲抱紫微
桂香紛自濕仙樂儼如飛欲泛靈槎去銀河醉不歸

九日諸人集小樓

滿眼清秋色黃花一倍香再逢前度客還醉小樓觴
天翠拂簷浮山清映酒凉自憐頭甚白不覺放歌長

舊居

空曲西洲上衡門萋草長碧梧藏晚鵲黃蝶泛秋陽
水逕若將合隣居姓未忘真同王粲宅寂寞峴山傍

對雪懷田叔舅子行子敏子惠

至後逢初雪霏霏入望遥飛總瞰江水懸溜滴氷條香裏梅梢重春歸草甲驕相思仍歲晏尊酒獨長謠

不寐

衰邁堪仙否終宵秪獨醒山光半窓白霜氣五更清浩蕩丹霞思氤氳碧海情玉桃如已熟不復謫僊名

中秋席上忽憶肩父蕭皐別墅

頻見清秋月連宵醉不堪桂漿和露泛菱唱畏人兼

新水西洲濶幽花小逕添芙蓉何處滿忽湧憶江潭

九日與客

轉眼仍佳節秋江雁又來每逢花共笑相勸酒盈杯山水籬邊出煙霞席上開淵潮有佳興重與更登臺

十日

共有今宵約還從臺上遊白衣仍送酒黄菊再充籌醉眼青霄濶狂歌滄海秋誰爲彭澤宰高詠且淹留

中林

中林新露清閒坐忽深更衣霑花氣薄庭轉月華晰小醉非因勸忘機不繫情久判形是幻衰髮任星星

九月十五夜月

悄悄今宵月輝輝碧海深玉舟蜿浮桂影鳳霄度倫音風露秋中景關山醉後吟瑤京如咫尺鶴馭儻[illegible]驂

不寐

砌冷蛩偏近秋高鸜苦吟秪添愁不寐醉可老誰侵

江靜蒹葭響天寒雁鶩深浮生何足問名嶽徧堪尋

出門

江漫水悠悠江花冐小舟出門俱碧岫鼓櫂即滄洲霧拂苔衣曉風生鷗夢秋蓬萊何處是只隔海西流

閏九日獨酌

南菊兩重秋東籬又獨遊補香侵早露山翠繞空樓歲月看流水乾坤信白頭遥心千載上陶令湯爲儔

送秋

忽忽清秋去寥寥雲薄自開卅楓萬樹盡白雁半江秋
蕭瑟悲歌霜鬢歌斜灑酒杯愁心天共遠搔首一登臺

林夜

林靜月微微林香夜入扉水禽棲徑竹落露滴垣衣
過影蒼梧少長廊淨時稀自便五壑性不是世相違

六月七日偶作

涼氣深林入炎天似早秋疎風吹過雨瀟灑異林丘
世態渾何似瀟湘合而求涉蘭與芷高詠對滄洲

其二

林濕露花氣好虛進月光快入新雨過清暑著小涼
值景夜三五幽庭鶴一雙近來拋夏坐併與道心忘

其三

雲細還依石風輕乍拂蘿巾林仍永夜栖鳥忽幽歌
逕轉江聲入樓侵月影過寥寥人境外喧寂更如何

野色

野色靜陰陰庭花爛熳深千峯迷舊隱一水寄新吟

雲盡高江月潮平聚海禽偶然操鳳曲不是爲知音

庚戌十五夜月

老去逢秋半天空月逈明最憐滄海靜還眺赤雲輕
對酒忘衰鬢聽歌與後生壯心銷歇盡說劍湧含情

十六夜月

露洗天逾淨庭開月轉明幽懷今夕異佳與昨宵輕
桂子香頻泛涼蟾動各生所嗟仙杵藥分寄莫餘情

九日

衰鬢登臨慣黄花奈爾何卅峯秋樹小翠水夕雲多
江海經遊思年華與夢過還將開口笑一聽采菱歌

再過伯翼脩園殯所

幽林三逕熟孤憶暮風寒言笑無時接風流已日闌
到稀庭果落殯几網蛛殘前后才名事空多異代看

七言律

西湖暮歸

湖上徙倚忘歸去水静蓮香度夕暉三竺梵鐘雲外杳六橋漁火望中微蕭蕭翠栢錢家墓渺渺滄江嚴子磯却憶春游醉吹笛九衢紅雪杏花飛

呂程

寂寂旗亭呂水隈蕭然艤棹憶重來疎疎祢葉客中

畫渺渺寒江風外廻雲岫上游分暮色露蟬深樹動秋哀片帆明日姑蘇道又過吳王歌舞臺

入龍江關尋慧上人

寒蘆洲傍石頭城百里龍關一日程雲葉半江翻鸑鷲浪花雙棹引鴉鶻中峰王氣春常紫南苑梅香晚自清却笑茂陵多病客閒尋惠遠話無生

綠蘿菴 無錫王仲山菴

春晨尋幽入化城東風草閣坐聞鶯煙蘿隨意綠千又水竹無塵翠一泓飛電已從形外悟降龍休向鉢中鳴自憐疎放慵聽法一笑還甘漉酒名

至石壁莊

一逕湖心通翠微入山先自着山衣繞籬野荳花爭放背日巖枝葉半稀漁散空洲秋水在煙横高岫夕禽歸閒居最得無能味自石蒼蒼是釣磯

山曉

山館幽扉生曙光曉風殘月共蒼蒼角巾自攬煙霞

色空遥時飄蘭蕙香日射女垣啼宿鳥露翻桐葉墜秋岡三山極目青右指一片閒雲似水凉

山晚

西嶺蒼蒼月又明空齋高掩白雲層山中都忘年華晚身外何嘗鹿豕情窈窕群峰低黛色參差喬木動秋聲不須更擬閒居賦且盡清尊泛落英

上候濤山

諸峰迢遞擁江門此日登臨一舉尊萬里滄波縣白

日孤城芳樹帶春雲風開員嶠煙霞近目極瀛涯易
溟分誰念菜田千載事人間擾擾易朝昏

再上候濤山

縈廻磴道出青葱絕頂重登四望通山色遥連滄海
外濤聲長卷白雲中漢家青鳥飛迴少方朔仙桃竊
幾空一洛浦聖恩脩繕早金支香度翠濤風

送翁存裕赴試北雍

東風楊柳綠毿毿欲綰長條思不堪驛路駹晴鶯自

轉愁江春漲水如藍孤雲海上勞歸夢片月花前引
去驂知爾甘泉能獻賦無云狂客卧江潭

前林暮歸

水禽曼曼歸飛急一縷輕煙靄暝姿孤村漁舍多黃
葉平楚踈篁有舊碑廟下秋花隨點綴江頭雲嶠暎
透迤百年轉眼俱陳迹浪把瓊簫無處吹

孤城秋色

孤城景物自透迤百里空江睥睨遲靄靄蒼蒼秋水

候風風雨雨暮潮時澄潭倒拂芙蓉棹遠檣斜連葑
荔祠何處高樓亂愁思數聲長笛動相伊

江上

蒹葭水國正蒼然漢節新廻下瀨船野寺昏鐘鳴度
水長堤秋樹遠浮天關門洄浪雁竿濕江閣疏簾睥
睨縣見說 至尊憂國計畫銷金甲息狼煙

哭屠司馬易祖

大星颯颯奔西垂病裏潸然誦楚詞朱紱三朝生自

貴玄書一卷死堪遺花開故第青春異燕繞空齋康白
日垂可是羊曇揮淚去西州城外酒醒時

平生

平生名檄壽眞音黃幘青鞋幾慶思遂有見曾尚子
累柳灰耕稼應門期山鏗忽變圖含翠汀樹長添海
月枝自笑浮沉灰底事擬拋身世待何時

光莊與李賓父訪主人不值

幽徑分林帶碧蘿范莊喬木拂雲多溪邊倚杖梅初

放竹裏尋扉客自過鳥蹟開塘寒雪暗佛香隣炊臉
煙和憐君酒態顛狂甚擬共春晴一放歌

早秋同楊伯翼舒子開過沈嘉則明月榭豐對

樓

相携狂客此登樓海内才名今白頭明月自臨飛榭
出青天長抱曲闌浮幽栖獨釣芙蓉水高調誰分叢
桂秋白杜山低江樹斷滄溟只在檻中流
茂陵歸臥興何都豐對樓成壓海隅闗外千花明實

樹深開雙燕拂流蘇山横雲氣通疎牖水湧秋光下
碧蕪漢𤨏商彝奇絶甚不妨五嶽配新圖

春晝憶伯翼賓父

梆梢花夢晝風微春盡繁紅尚未稀翠藻湧舒紅縷
細白鷗閒泛渚潮廻門前喬木連雲繞海上諸山撥
浪飛深逕所嗟侵茂草求羊早已謝幽扉

立夏日偶作

清江綠樹抱晴暉傍服春風早自歸小徑新篁穿石

磴空洲繁荇上漁磯即看花影飛紅合又見蘿陰轉
翠圍自洗雲册酒船開宿醞藥欄西畔月輝輝

除夕

小樓深坐翠微中又見芳春換朔風荏苒一年今又
盡蕭踈雙髩早時同眼空浮世三千刼足濯滄浪七
十翁一片紅雲何處至鳳簫仙樂海門峰

元日

東風拂拂草芊芊元日陰陰淑景偏林下竹聲如鳳

吹湖中山色似龍騫芳尊自可酬新歲衰髩應能更
少年寂寂閉門方謝客援毫湧賦白雲篇

三日

芳春三日雨霏微多病愁心上釣磯簷響細聽金雀
亂爐香雙臭翠禽飛匡牀錦石支高臥處館緗簾憶
舊扉林外長天生暮色白雲西望萬峰廻

九日獨酌有懷已故二三知己

前把西風已暮秋蕭然扶病一登樓長林遠共群峰

傍小檻平臨大海流黄菊自憐衰後與煙霞亦是水心
中漚櫌毫忽湧成惆悵懷舊吟成耽與儔

與友人舟泛

乳禽啼徧露桃枝春盡蘭舟湧自移修竹每從延野
眺茂林還與赴幽期江飛雁鶩舟霞映棹拂芙渠綠
水遲多病未須嗟縱飲白頭不似少年時

雪

春江渺渺思遲遲春雪瀟瀟脫霽時銀漢有雲皆玉

葉瑶臺無樹不瓊枝詩成梁苑人初醉書到瀟湘雁
不知清絕小樓中夜月梅花無數影垂垂

早春

乳鶯初囀柳初柔花霧林香一倚樓風外遊絲連映
蝶花中芳樹近簾鈎天青曉岫依屏列水綠春江學
字流踪頗不堪連日醉飽閒殘局客來收

午日有懷于友賓父佰巽

嵐烝五月佰雜霽照眼榴花湧欲燃江盛更添連

雨風涼還似早秋天玉蒲金黍魔風俗白髮清尊鬧
歲年屈指故人如昨日愁聞黃鳥自翩翩

登宋御校場次鄭少谷韻

天風海日迴蒼蒼絕頂猶傳內校場萬旆旌旗江樹
裏兩宮涕淚塞雲傍朱仙將死傾黃屋儼月堂成聚
御狀地下君臣相見否千秋南雁恨空長嶽廟有日斷天南少雁飛之句

又上候濤山

江流淼淼樹森森列岫連雲海氣深萬里天風吹客
袂三春旌旆入邊吟滄波光泛青霄動珙蓝香生碧
殿陰仙光瑶臺何處所魚關狼戍晚沉沉

夢遊

夢與二三所知擬遊廬霍即檢點就道因作別
家詩得峰廻一聯覺而足成之

暫拂荷衣下碧蘿遠遊名嶽與如何峰廻夕磴晋殘
照江送春帆湧漫波湖海連天流水去煙霞隨地白

節過匡廬衙霍生秋色會接清尊一放歌

子陵釣臺

羊裘男子去仍還片石荒磯天地間三詔頻煩徵故
友一竿裊娜弄潺湲高風長洒寒江淨漢代空留夕
照閒眼底雲臺何足問客星今是紫薇垣

江行

楓葉蘆花霽景偏浪痕沙影夕陽懸蕭條碧水秋堪
賦空濶滄洲興未還片月暫飛江樹裏孤舟閒泛海

雲邊芳籬翠芷無窮思一倍幽情惜歲年

補陀山次屠緯真韻八首

翠濤白日晃天中寶剎珠林湧梵宮萬里冷風吹漲
海六時花雨散遙空黃金繩界鯨波靜紫竹叢分菡
萏紅借問世音何所異（經云梵音海潮音勝彼世間音故云）須彌芥子
總相通

陰陰洞壑水淙淙何限潮音入短笻海霽華夷雲葉
淨門開日月浪華春金獅自悟無生理香象會參不

二宗萬國微茫欄檻外天風窈窕散晨鐘

青翠峰奇碧海寬蓬萊指顧接林巒栴檀飛霧香風
轉龍象浮空浪影殘禮佛金童花數辦聽潮野衲日
三竿宰官帝釋皆玄應縹緲祥雲覆巨瀾

不辨三山與十洲滄波萬里一浮漚直懸星近青天
合轉覺雲深大地浮楊柳幾枝搖法雨曇花無數照
瓊樓盂中半勺神靈水五月清涼海畫秋

海霧如綃畫亦冥淩波孤嶼轉青青一天慧日開金

殿百道祥煙起淨瓶寶筏徧超三世業慈航都載普
門經上方疊殿青蓮合降盡魚龍海不腥

春深綠淨浪茫茫風送緇衣度海航白日雲龍飛繡
壁青霄星月動珊梁紫標青幡皆僧施風燈冰丸悉
異香中使年年修繕早琳宮燁燁是西方

空濛紺宇浪千尋窈窕龍宮選佛林雲盡天空惟有
月潮迴風定悄無音鮫人綃剪朝霞麗龍女珠懸寶
筏深度盡恒沙多劫苦尋聲無處不悲心

層岏寒浪一僧歸瑤草琪花白不稀雲片蕭蕭霜外樹
席天光晶晶欲流衣悟來滄海如杯大覺後金莖與
世遠寂靜聲聞俱未徹禪機忘却是真機

午日與客

江雨冥冥其江鳥遲江檣初放照新枝煙青小渚舟横
處草綠空庭客到時高調不妨流水奏閑心長與白
雲期清尊華髮仍餘興隨韻分題更賦詩

豐正元先生遺稿

五言絕句

送友人之京

老向燕臺去迢遞何日歸帝京塵自好莫換薜蘿衣

不寐

曙斗低江色漁歌起比鄰夜原元不寐非復為庚辛

秋園感興四首

廿載飄零客扁舟處故園那知今夜月獨照昔時尊

其二

水靜魚龍夜園深艸樹秋空拋雙蜿蜒猶有片心留

其三

秪是清秋病團秋凉露多百年雙醉眼看盡暮禽過

其四

明月憑誰問天青夜景斜醉來無一語石上坐霜華

秋園漫興

寂寂閒園裏藤高却倒垂雙雙秋蛺蝶知不怕風吹

其二

草色通林暗蟬聲出樹遲白雲飛不去似愛小茅茨

其三

月白芙蓉開水含聲咬蝶長羨飛雨來秋在琅玕葉

其四

環洲流水碧喬木拂天青誰贈醉眠石秋風吹不醒

其五

雲白秋如水天青夜有霜玲瓏疎樹底片月上空江

芒鞋

水至亭西合山從舍北分芒鞋消幾兩秖爲踏寒雲

豐正元先生詩稿卷之四

七言絶句

春日西湖

杏艶桃嬌雨乍晴放舟湖上聽新鶯重來兼恐花飛盡遮莫高樓醉未醒

送李二

十年交態十年狂十日空齋倒酒缸惆悵江頭何以別柳條風拂稚鵞黃

村園

長川煙樹幾行斜風景蒼蒼近客耶多病不知春又晚村園落盡米囊花

春日懷吳興陸少塘王無夢

青門煙柳綠絲絲醉裏狂歌記昔時衰病陸機今在否山礬花發重相思 陸庭多山礬

王家宅子青塘上門對長溪水自流幾度溪頭同瀾醉楝花應似昔年秋 王有楝花風雨似深秋之句

湖山曲

曲曲湖山曲曲奇芙蓉千朶插玻璃峯頭月出雲生小水面風廻雨到遲

野雉飛飛只隴頭閒情一片大湖流山松葉密原無夏水蓼花開不待秋

青天四繞四垂天天景波光片月懸寂寂小樓常醉臥洞門流水落花邊

幾家流水幾家山雞犬桑麻白日閒但恐雨餘新漲溢桃花浮出向人間

十年

十年回首幾風塵今日閒園醉裏身一片輕鷗斜日晚前溪流水過西津

春日陳生過草堂話老父舊蹤相對掩泣

廿年飄泊憶親顏吳楚扁舟夢舊山今日郊園零落後空庭客淚共汍瀾

秋日諸公見過西郊草堂都寄三首

余君房

陂茨蒼蒼水徑斜湯湯仙客駐靈槎武陵秋色尊前滿未識于今是晉家

屠田叔舅

東山山色滿城頭忽過茅齋又暮秋寂寂全皐方臥病飛觴還憶少年遊

李賓父

柴門秋色自瀟條挽兩携尊方寂寥不是子猷饒野興平湖落日轉輕橈

江上

江籬寂寂曉風寒江上空洲興未闌一片輕鷗飛復下帶將雙槳過前灘

夢裏

夢裏題詩醒却忘醉眠閒憶十年狂東風二月林鶯滿目起開扉移石牀

老樹

百年老樹倚柴門樵逕蒼蒼野色分醉向溪頭臥明
月葉聲風細夜還聞

沙頭

沙頭明月過紛紛漁艇翩翩過白雲忽憶醉眠清夢
裏桃源猶有晉時人

夢父

傷心十載江湖事夢裏猶然待遠遊愁倚孤舟幾長
嘯醉彈雙鋏獨登樓

憶昆陵

昆陵閒憶舊曾遊古寺門臨水驛樓浩蕩征帆中夜
月婆娑銀杏百年秋

夢

蕭條白日總成閒何限門前百越山昨夜雨餘秋夢
覺五陵朋舊尚朱顏

見梅花懷張前翁

憶別孤城各惘然河橋重上[illegible]

里時誦瑤華十二篇

曇陽仙昇詩四首

瑤樓縹緲集靈臺大士親從說法來此日上昇天外
去琳宮都是向西開

還丹早就道機微三載人間萬事非去日不將雙鳳
舄九霄風露拂銖衣

雲車風馭恭參差阿母凌虛引翠旗禮罷群真何所
事四花無數照遐枝

香雲繚繞翠濤翻新上仙娥第幾班飛步瑤天三萬
里行宮直下是崑山

李氏自鋤圃見蝶

五月空江亂出雲踈風細雨一沾巾閒花祗解垂垂
發蛺蝶飛來不似春

有年二首

水田高下盡穰穰香稻醅成白玉漿爛醉老農逢祀
聖九斿龍旆五雲鄉

秋社楓木着處同桑麻雞犬屬年豐芒鞋老去渾何
事踏遍青山一萬峰

登西城

孤城西抱大江斜海上橋成接晚霞狂醉登陴閒縱
目兩行煙樹萬人家

塞下曲十首

塞下曲古今多矣類皆叙征戰之勞憫邊塞之
苦雖風世規時不爲無補而憂愁却畏甚非所

以昭聖武而光中國也輒反其意漫裁十絕雖
詞不逮于古人而體則正於今日敢貽作者一
笑

十載胡塵暗鐵衣封侯稍事傍金微馬啼自熟陰山
道玉塞沙中首蓿肥

黃雲衰草迥連空青海西頭近白龍廟算由來弘北
代敢云 聖主重邊功

太白光芒海霧銷曾經匹馬[illegible]騏驎臺已畫 君
恩重玉帳春寒賜錦貂

漠北秋深殺氣孤朝傳白羽破東胡天威合有堂堂
陣却笑和戎漢策迂

沙磧蕭蕭塞草黃天山八月早飛霜左賢遁迹狼煙
靜一道金河下大荒

大素風寒白日昏分催飛將出樓煩安邊不數嫖姚
輩微蹟休將報 至尊

貔貅百萬夜蕭蕭羌笛聲中漢月遥許國寧言家萬
里玉關少婦夢空饒

弓開明月抱烏號十下榆關九度遼萬帳降王今欵
塞那緣天馬出蒲梢

勒銘燕然僅廿秋壯年勲業滿邊州老臣猶抱韜鈐
策夜按營田自唱籌

萬里龍沙立漢旌拂雲祠外絕胡兵軍中無事夜揭
鼓塞曲新翻頌太平

七夕三首

[illegible]渡銀河經歲離情此夜多桂樹飛香秋滿
四望霄空自妬姮娥
采雲鎖盡夜沉沉歲歲佳期天漢潯何事昭陽殿西
月秋來偏照玉堦深
雲鬟綽約擁頳霞銀漢無聲夜景斜怪底天孫多易
別年年長此度靈槎

李賓父過宿林中談往事有感得流字

落日寒林喜客留孤燈中夜十年愁怪來風雨鳴雙

劍滄海潮通易水流

思仙謠

白日沉沉海氣寒千峯西走抱江干夜來一枕游仙
夢飛上蓬萊第幾山
萬木蕭蕭野水隈空林片月轉清輝誰將法曲傳龍
笛碧海冷風一鶴來

過李賓父自鉏園談事有感

有畦蒼逕春雲流說劍空齋客自晋山水即從江上
出乾坤都是酒中愁

秋日端居有懷諸公

大司馬張沙翁

傷心太傅平生意檢束酬知一惘然昨日秋風經短
棹嘯臺東去草芊芊

仲宇顏先生

龍山講席大江開簪笏當年濟主才諫草即今留御
榻杏壇童冠幾人來

李賓父

李生詩思極飛翻中歲沉冥獨灌園白眼更憐諸世
事衡門今日道堪尊

屠田叔舅

秋初一病自春殘別墅登臨憶謝安莫道空淵失雙
鯉滄江潮上水潺潺

沈句章

休文江海仍移楫雲閣綸扉罷會處春幾度相思勞問

訊滄江秋水獨乖淪

屠赤水

青浦秋山秋色深當年隻字重南金柴門未識神明宰愧爾先傳白雪吟

張之采

水樓高燕十年餘回首風塵自索居爲問臨邛舊狂令瑤琴何日奏相如

楊伯翼

文章突奧竟誰師太乙青藜字字奇得失寸心千古事前林椎辯緊人思

蔡子行

看山臨水與何窮日日濠梁憶爾同城郭傍人成塵事千林霜色傲秋風

吳與二酒人陸少塘王無夢

陸機昆自颺微風酒後須攲雙樹紅秋色似憐人六凡一 深賤雨濕共秋

王生爛醉自無愁著弁年華寄水流別後遙傳移宅去五湖煙浪最逢秋

金沙虞畹西

虞公避世誰與儔逕竹蒼蒼下海鷗萬卷圖書一尊酒年來飛夢度丹丘

龜城張前江

老年詩思薄中州秋色淮南獨倚樓今日風流零落盡後庭猶自解藏鉤

太湖鄭石南

太湖獨酌興光開此日秋風大壑哀憶昔青溪同聽雨冷冷天目水東廻

桂北海

孤舟相訪幾年餘回首淮陽數索居屈指鄰中名獨在蕭條作吏近何如

湖山

青山湖上一徘徊多病高秋偶自來一片殷紅霜後

葉始知春在白雲隈

茨菰

茨菰葉落野塘空草色蒼茫夕照中莫笑東籬霜后
菊數枝猶自傲西風

汀洲夜望

汀洲極望白雲寒一曲滄江山外山借問秋光何處
滿竹林明月轉闌干

嘲皇甫

昨讀左太冲三都賦已爲一詩予盖深有所不滿焉乃今覽皇甫玄晏之序而又過之嗟乎玄晏高蹈世所瞻仰亦爲是言耶其間稱述文體知本之風雅而畢乎淫放猶庶幾作者之旨至其隨盛衰而著清濁因强弱而語優劣逆順倒置偏正相反談何容易將謂百代之下人心不復爾耶茲文也塵德多矣因賦一絕以追嘲之

銅臺寂寞望陵初春色漳河思有餘終古奸雄多潛
穿秋風滿架是何書

瑤池小宴圖

蓬萊宮殿倚天開鳳管龍旗空翠來一片白雲流不
散三千仙女御風廻

參差碧岫俯氤氳絳節雙垂若木分青鳥不隨朱鳳
轉金銀臺上鎖春雲

阿母瑤池樂未央婆娑桃樹撲人香玉闌干外縣明
月倒映青天一片霜

鰲柱鑾笙度月華海光無數走金蛇不知春色千年
樹併作瓊臺一夜花

山中見梅花懷楊伯冀

臘盡東風已自吹獨行山逕雪晴時梅花滿地飄明
月踏遍寒香空所思

病起泛舟四首

病後行吟興復長扁舟載酒下滄浪獨憐窈窕西洲
曲秋水芙蓉澹夕陽

汀洲新雨足滄波蓮葉菱花已自多無數幽香風勿
動一聲清唱越溪歌

鸂鶒溪初喜新晴日日沙頭眼自明怪底主人如往
客秋風雙鬢獨含情

前峰一片落洲陰黛色波光秋向深何用別翻流落
調滿堤黃菊寄幽吟

吹笛

空林醉臥不知秋手采芙蓉下小舟明月滿天涼欲

水閒吹短笛過滄洲

送李子同之江右訪余明府

名山佳水大江西千里蘭舟漫自移君到西昌春正
煖煙花滿縣聽鶯啼

獨憐臘月早逢春別爾離亭却悵神無端最恨垂垂
柳祗向江頭解送人

、覽眉田叔舅蔡子行薊門蘼草

薊門蘼草一何新鄰下才名復幾人愛國望鄉俱涕
淚相思萬里各風塵

夢二首

蕭蕭風雨五更殘支枕沉吟夢又闌最恨今宵無限
思廿年所入曉鐘寒

風生花影露生香翠篠紅蕖入夢涼借問西湖湖上
月春來金縷爲誰長

十六夜憶內

月轉空庭與晝同雙燈開自照芙蓉無端生憶從前

事寂寂更深滿院風

子夜憐歌一悵然江城何事月初圓春風絲管無窮
恨屈指于今十二年

七夕

卿雲高卷絳河淨此夕長懸萬戶陰倚檻[illegible][illegible]如昨
日九秋環珮碧天深

離愁別思秋風畔清夢仍留桂樹陰彈指不知雲路
隔他生應悵此生深

風露淒清夜景秋蔚藍天上水空流阿誰拾得支機
石抛向波心總是愁

霓裳雲袂月華秋湛湛銀河不盡流孤負此生還會
惜九霄靈駕廻生愁

深心窈窕幾逢秋萬恨無情天漢流那堪更是今宵
永添得當年一段愁

采蓮曲四首

樹頭樹底光於露一片斜陽流水間隔岸采蓮歸少

婦滿船香載翠雲還

靚粧女伴輕橈去一水分歌小艷詞萬朵紅蕖照雲
鬢芳非無奈晚歸時

鴛鴦波上幽如霧翡翠灣頭月似霜多少新蓮與新
思新聲一半是清商

水綠天青花欲然別裁芳調冠當年翠翹羅袂雙蘭
槳唱到蓮心自可憐

憶揚州

[illegible]木抱城隋[illegible]舫淮橋入畫圖二十四[illegible]
綠楊花開滿舊江都

虹橋窈窕鎖淮流估客帆檣半楚謳雲鬢尚餘宮樣
巧瑣花不似昔時秋

龍舟宛轉風流在蕭寺荒涼客夢餘聽徹玉簫何處
所清淮明月映窗疏

淮山如黛水如煙江口潮生片月懸往氣即今勞指
顧海陵回首憶三山

送友之京

薊門西去路湯湯萬轉雲山醉裏看燕[illegible]郎今誰繫
飲荊卿歌後酒應殘

大帆影裏郎　京師極目滄江春樹移欲駕青牛向
北去關門紫氣畏人知

除夕

春回江上梅花間朧破洲西芳草風朋倚空樓獨惆
悵一年忽盡酒尊中

元日

多情練酒平生事祗自尋流與看山今日又逢春色至一庭梅蕊亞闌干

垂柳

垂柳絲絲黃絕可憐風風雨雨釀春天西鄰酒熟煩相醉鸚鵡杯中非少年

夢廻

蕭然一榻夢遲遲夢覺還同入夢時新月一鉤穿檻入泠泠流水泛空帷

多病

少年多病衰年甚長日惟勸種藥書轉恨春風俄二月一簾紅杏撲窓疏

秋日有懷余同樹先生往醉余公湖樓公勸危日相逢不飲空歸去洞口桃花也笑人先然今幾秋矣爲賦一絕

風流相國今安在蕭鼓東湖憶舊遊洞口桃花花摧落盡畫樓珠箔幾逢秋

不寐

寶鴨香銷翠燼殘羅衾夢斷思湯湯怪來半夜天還曙聽徹秋風曉角寒

懷余皓泉

楚雲湘水思何如十載王孫萬里餘已恨衡陽無過雁更堪長斷越江魚

飲田叔舅府夜歸有踏歌緩步後隨如送出城者漫賦一絕

六街如晝月亭亭小隊清歌逐後行水色山光秋滿底漫芳相送出江城

紀夢

春城花樹競翩翩淑氣林霏溢大川容與扁舟閒入夢瑤樓高倚泬寥天

睡覺漫興未了有懷賓父伯巽諸君

天空風細夜何其睡覺閒庭獨步時徙倚闌干對明

月湔堦紅藥露華滋
雲開寂寂曙光寒湛湛江流青黛山覺後大千同一
瞬任教雙鬢二毛班
詩清酒興每徜徉七十從人笑楚狂萬事浮生心漸
嬾時凭小閣賦滄浪
雲白山青水縠紋十洲仙境合中分風流回首竟誰
在月滿空樓獨舉樽
、秋日有懷已故諸公

、余同翁
相國高懷曠世情回樓飛榭憶頻登長江寂寂孤墳
綠萬樹秋風似雨聲
、張沙翁
平生太傅相看意孜老酬知愧未能今日又經聞笛
地山池松桂石峻嶒
、張台明
俯翩手度信陵才五馬頻煩問字回心事即今遺墨
在白頭雙淚爲君揮
、李賓父
平生古道如君少身後空增我輩哀寂寂孤墳鄰曠
野鵂鶹啼上月侵堦
、楊伯翼
子雲玄就身何在一代才名世所知竹徑桐扉猶非
月空簾飛盡野鳧低

不肖建世受

屡朔知遇止貽清白二字而支[illegible]單寒至王父中衰矛刃廹于骨肉先君甫弱冠以一身支柱其間日事鮮排夜手一卷每至五皷乃釋難稍平年三十始娶先

慈舉不肖不肖方[illegible][illegible]歲爲摩頂曰吾二十年從刀[illegible]火井中不忝俯仰祗爲豐氏宗祊計功名是物非吾志得爾以筍中托之吾偕陶杜兩先生尚年終身止矣不肖亦知侍養唯謹往往

俯桐䟐竹之下一觴一篋旁立受訓而吉甫叔氏少先君十歲先君爲授室授餐不難割己所有佐之而自處于貧怡如也每遣不肖邀過同飲時時口授詩法令鳴皐集其一班矣經年杜

門郊園散髮長吟偶一二親知過從至無從覔巾襪而尤不喜交華上人伸毫賡和如同志張范兩司馬余文敏同麓及屠田叔余僧杲楊伯翼沈嘉則李賓父數先生外指不多屈居嘗與

到即索筆直書破窻頹垣皆滿
不肖兄弟竊抄記之然風雨脉
望巳去什之七矣憶不肖巳未
下第歸先君病且亟呼至簀邊
曰吾平生爲人無它此去頗覺
耆然獨先祠爲豪有力所據念

終不灰汝曹勉之至於吾詩文
行否不足計也嗚呼人生數奇
窮止矣窮而遺骨肉之難難而
歷二十年之久摧殘坎壈禍[illegible]
俱析而先君凜然以名義自堅
以砥礪自持以行吟命酒自解

肬讀其詩知其人不肖亦何敢
汶汶處此鹿鹿河曹甞不黙清
自而以其匀餘值之梓嗚呼先
君生于
世廟壬寅之王正朔日卒從
顛沛中出故字與諱皆所自道

也又自號天放野人履詳于狀
天啓丁卯秋初不肖男建謹識

豐正元集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豐越人撰越人字正元鄞縣人坊之孫也嘗自號天放野人故千頃堂書目作天放野人集所載卷數與此本相合葢即一書而異名也後有其子建跋稱其遭逢骨肉之難故往往有懷咽之音云

甜雪齋詩十卷文十卷（詩存卷一至卷三文存卷一至卷八）

〔明〕單思恭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甜雪齋集二十卷》提要

鋟甜雪齋詩文集序

余自長安上書不報囘就五狠之麓牽蘿爲屋而遯跡焉泉石吾居也煙霞吾供也琴書吾事也自夏徂秋三徑不掃起視石上苔花都纍纍作怪獸蹲踞狀矣仲秋既望之夕月華如水樹影着地如荇余方獨坐焚妙香出桐君邀結璘成三客而語忽聞門外剝啄聲則吾社惠仍氏見過也于是揖桐君且退就結璘布席而飲飲且酣惠仍出所著甜雪齋詩文示余既與涉以幽玄復清新而溜亮余恍從廣寒聽霓裳羽衣曲桐君

在壁上亦錚錚作金石聲與余相荅和不覺狂叫起舞滿引浮白嘆惠仍之才大而趣深也葢今之詞賦家吾知之矣纔曉呻吟輒思摹擬偶爾酬應何與性靈就五七言固已難之況詩文兼詣耶其兼之者則僅吾惠仍耳其兼之而别

有肺腸都無塵垢者則僅吾惠仍耳乃惠仍猶不以行世哉明珠拱璧媚澤輝山正夷然自貴也雖然使畢世崴影不一呈彩人間安在連城照乘不與瓦礫同掩抑也惠仍笑不荅但盡斗酒劇歡而去余亦别結璘歸枕桐君臥明日輒

爲點閱付剞劂氏踰月告竣而桐君適在几上因憶昔人有言彈琴而與泉合作詩而與琴合旨哉琴之通于詩也其在嵇康琴賦曰非至靜者不能與之晰理則又通乎文夫詩若文曷以與琴通也昔伯牙學琴成連入東海登蓬萊聞

海水汩没山林窅冥羣鳥悲號而豁然嘆曰先生將移我情今試想此山空林窅水激鳥悲之際爲琴趣乎爲詩情乎爲文機乎解人正不得作彼此觀耳余于斯三者竊有志焉未逮而惠仍則固已妙于詩若文而通于琴矣試讀之其

天才横溢淜湃奔騰直令河伯咋舌其
結想幽靜如入桃源遇避秦人不復知
塵世間事其一往深情則又悽婉悲壯
泠泠乎木葉盡脫而羣鳥呼風也伯牙
所云山空林窅水激鳥悲者惠仍直以
一編具之惠仍其將移我情乎然則謂

楊序四

惠仍氏并妙於琴可也聲不在絃彈不
在指展卷之餘妙音滿耳知此者可與
言琴可與讀惠仍之詩若文矣惠仍家
徒四壁而終日嘯歌筆壓千人而曾無
傲睨才大于海趣溢于身方今儁人果
孰與惠仍者余幸得追隨社末異日者

絲桐稍進得以惠仍新聲翻前人舊譜
梵妙香對結璘弄之覺此甜雪一編字
字皆可絃可歌也益琴書吾事也結璘
吾客也而甜雪一編吾友也
戊辰秋杪社弟楊夊升題于夕佳園之
桐君室

楊序五

夜又可留正蜀但家事君尊無復
孫源里頭地招不肯隔絕爲此詩
志哉也當子翔以志我私子自爲
知己子寧子同時
時
崇禎二年清和月
社弟何吾之題蘇雲

自序

當公安之時天下以能詈濟南爲詩文不詈濟南不詩文也迨竟陵之時天下又以能詈公安爲詩文不詈公安不詩文也然則後此又將詈竟陵乎猶之乎其詈公安也猶之乎其詈濟南也反是則將譽公安乎譽濟南乎又猶之乎其譽竟陵也譽則諛諛則襲襲則畢然夫人而羣爲詈則亦襲則亦畢不佞請以純灰數斛一滌

其蠱牙也或有詰余子將滌譽者之蠱牙乎則涉詈抑將滌詈者之蠱牙乎則涉譽不詈不譽而游移兩可乎則又與奄奄自沒者無以異且也子之所云純灰數斛者何物歟而能滌人若是不佞徐應之曰也吾非以滌人也殆且以滌吾也衆之所譽吾亦曾譽衆之所詈吾亦曾詈雖然衆之所詈吾不妨譽衆之所譽吾不妨詈居恒挾二三同人嘐嘐懷古也穆穆情深也墨

瀋之所流筆鋒之所創意欲自王不耐屬誰氏隊中矣所憾才情殊短習氣滋深竟末如之何焉儻有成連子之琴歟吾願為伯牙儻有段師善本之琵琶歟吾願為康崑崙也噫嘻大海之中移我本情楓香之調舍我故技其諸不佞之所云純灰數斛乎吾方旦晚覓之祈以自滌而不可得也又暇以滌人哉姑錫焉以俟夫人之起而滌吾者

甜雪齋詩目録

卷一古樂府

勅勒歌

行路難

卷二五言古

雜詩三首

攝山棲霞寺看月

山中撲棗

賣文錢付酒家

家有欲廢先隴者不獲已挫產贖之悵然有作

過亡姊墓

燈下聞孫子讀書聲戲作

放生二首

登金山寺望焦山

病中雜言六章

送胡麟兮遊金陵四首

辛酉季秋夜焼燭默坐率爾命篇十首

雪夜餞別王貢蓮于見餉

送楊贊皇春試二首

飲山中新月下

夜坐讀名山記

題桃源圖

讀鍾伯敬集

讀譚友夏集

讀王季重集

再送贊皇春試時為崇禎元載

顧鎮之買南山獅子峯詩

王夢叟五十以句代觴

有盆梅為俗子踐折

顧允修月夜見過

送王靜觀還山陰

讀虞德園文

卷三七言古

送吳生還武陵

燈下讀書四首
為人題董玄宰先生畫
望江于攝山絕頂
覩徐之定畫山水歌
醉後别攝山諸友　東友人索酒
為陳于路題蕪映軒
張太乙使君罷官還大梁歌
衷山東　夷菜歌包稺修席上戲作

為衣開美題獨醉軒
延令朱長源邀看梅花中有老幹一株大可合抱而枝四垂如傘其下可布六席數百年物也歌以酹之時有麗人行酒二首
謝無災張公惠墨
飲青霞館桃花下時酒主人為戴象之少年妙才也
朱不疑投我董玄宰所書蘇米像贊字畫妍婉是太史得意筆而像復奇偉刻手搦手種種不悉因題一歌其上兼柬不疑　寄吳陵周夢翁
山中戲答人問　贈梁溪吳虎侯
包稚修母夫人七十社中諸子各有言壽之余以短歌為倡
嗽篌軒詩為顧玄默題
仲冬同顧去非看京口諸山時酒主人為姜士長士鴻士白　醉中短歌

歲杪送吳虎侯何非鳴暫還江南
讀遊喚　衣伯鷺雙馬歌
阿榴歌　題漂母祠
李漢臣為余畫美人歌
有見貽指環者戲為作歌　戲答
墻東紅梅　善女人畫障子歌有序
野人談上周了十使君二首

卷四五言律

甜雪齋詩卷一

廣陵單思恭恵仍著

同社楊允升贊皇閲

古樂府

古樂府之有擬也字而摹句而襲亦侻合矣而深於古曰合毋寧離離也者離而合也思恭曰離之為義大矣哉古有樂府今亦有樂府今之樂猶古之樂也能為今之樂乎去其擬而可矣 者

克商操

上問皇天兮下問后土伯夷叔齊兮何不直我

采薇操

采薇兮未死伯叔兮我爾誰謂商亡兮一成一旅抱器被髮彼何人兮吾將告語

南山歌

南山老白石磷王局已死霸局新嘻笑堯舜嘲湯文仲父之外非無人飯牛夜半長苦辛

接輿歌

楚狂既趨避不得言尼父乃倚車而歌命子路和之

老氏猶龍兮吾其鳳也小子聽之誰歟歌者既不為鳳又不為龍何以目之冥冥飛鴻

易水歌

待余客兮俱西豎子促裝兮虹欲低

垓下歌

項王夜起飲帳中為歌别虞美人虞美人泣而和焉

君當行妾當死江東父老日望汝

妾薄命

里第兮嬋娟姊妹兮東西兩頭西家兮小妹豐肌兮骨柔轉秋波兮宜笑横遠黛兮凝羞桃花兮捧靨幽蘭兮度喉玉尖尖兮許穿錦行纏兮

嫈兆芳齡兮十五正窈窕兮鮮愁徒驕粧兮自
賞奈緣慳兮好逑遲回兮顧影俄欲進兮夷猶
憶阿姨兮有女何齦唇兮歷齒既肩髀兮肘昴
又昌鼻兮攣耳翻有狂且兮見憐輒捐輔兮屬
髏望東墻兮太息妾薄命兮誰語

孤兒行

道上逢孤兒短髮蕭蕭難攬愁家中憐惜應無
人停車問有兄嫂不問聲未云畢孤兒欲言先

詩一之三　古樂府

淚流我生無他苦阿嫂正相侮尋常下食猶頡
羹況敢射牛云作脯食亦不得傴衣亦不得補
夏月飼蚊蠅冬月僵門戶豈惟不敢言亦復不
敢怒畏他牝雞時一鳴長舌有如鴟鴞聲兄也
但搖手慎莫觸令汝嫂嗔我聞孤兒言〻自淚
流不得止太息汝兄真婦人世間何處須男子

枯魚過河泣

枯魚肆中居馳犢上河伯同在水族中潛鱗獨
承澤所須升斗水奈何不相借河伯批犢尾枯
魚太不智區區水族中遽用相風刺裸虫號為
人猶多不平事侏儒恒苦飽豪傑恒苦饑嗜呃
一魚耳安用涕泣為

明下童曲

十五嬌女郎獨宿怨天公悔身作女子妬他明
下童

其二

詩一之四　古樂府

爭研道旁不住閨房儂是男子不效女郎

嬌女詩

日斜花底喚儂梳洗儂正欲眠重門休啓

其二

不知儂是女兒身但覺鴛鴦愁殺人

雙行纏

行纏潔如玉兩兩護雙尖嬌憨不着地翻欲着
歡肩

采蓮曲
隣舟女兒同采蓮並蒂名花不解憐将花容易
擲溪邊郎見花倩儂拾笑問儂是何物

讀曲歌
低聲但念歡歡豈無名字防人竊聽時敗歡與
儂事

其二
與歡約今夕憐盡欲来時来時翻得恨預恨曙
窓雞
詩一之五　古樂府

其三
如許夜歡来儂不譍背立櫻桃下

其四
笑歡狂儂嗔唾歡面翻言儂唾香

其五
燭花太無頼劇吹不肯熄要歡看儂解衣帶

其六
将身付歡抱與歡共一身無儂歡失半無歡儂
不成

敕勒歌
将軍横槊士荷戈驅萬駿馬千駱駝四野齊閧
敕勒歌敕勒歌縦横寫不學文人弄纖治

行路難
客云太行險驅車大有人亦云黄河天上来長
年三老如不聞畢竟世間誰最難恐匪山高與
水深我欲言之姑且停畏君傳語他人嗔
詩一之六　古樂府

甜雪齋詩卷二

廣陵單思恭惠仍著

同社楊允升贊皇閱

五言古

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歷下一人語也唐非漢魏古詩而有其古詩則天下人語也然則唐果無五言古詩乎今唐而拾漢魏古詩為古詩乃無五言古詩矣不佞

之為五言詩也知為五言詩而已不問其為漢也魏也唐也　明也雖然歷下復起當亦謂夫夫也殆無五言古詩而欲有其詩者

雜詩三首

少小攻六經掩扉日操觚恒苦事章句徒然竊其膚聞諸張子韶學佛乃知儒東魯洵妙論竺乾非僻書偶為展數籤讀之皆啟予舌本既玄著神明與之俱褻衣耳食人應自目覩疎明窓多暇日試展定何如

其二

工部謝文章龍門避詩位因知古人材有至有不至吾代起婁江得手良不易詩文兩界閒兼諳差無愧公安俊男子胡然過為詈直欲祧桓文而以壇坫戲筆墨徇鬼才時或出新意無一固缺陷有二毋乃累

其三

公安所北面乃在田水月同時湯臨川情文更超越物論各有趣矯衆徇所悅西泠有虞氏持議不可滅臨川饒棃眉山陰著磨蝎袁郎稍晚降所具滑稽舌婁江亦有評不妨後先埒獨訝誚眉山太媚既朽骨

攝山棲霞寺看月

寺以霞得名霞棲于何處不見霞往還翻以月

成麺月中如帶香因風散煙樹依依來媚人一步一回顧生平賣繪事妙手無由遇請看山水間恍然張絹素

山中撲棗

秋至暑欲歇好風時一過棗樹羅山阿儼若看山坐童子六七人竹竿三五箇顛撲聊作嬉山僧或來佐辭枝溜明月入口生芳嗤市遠無酒澆薦茗亦清課快啖三百顆飽即林間臥

詩二之三　五言古

賣文錢付酒家

筆耕即云苦粗了麹生事妻孥慎勿前肯為汝曹計醉語調當罏醒眼看滌器此中或有人何必臨卭市

家有欲廢先隴者不獲已挫虀贖之悵然有作

城西十畝田城南一杯土愴矣蓼莪篇悲哉沓令語先猶供養長早孫弟良苦松楸即無恙對之亦酸鼻從茲春雨過何從學為圃

過亡姊墓

纍纍荒塚堆淒淒北邙道四望莽岑寂冷風吹蔓草中有韶顏人長卧迷昏曉棄彼呱呱兒茲猶在襁褓而姑日抱持茲亦漸衰老而夫黯自傷逢人訴枯槁而弟更轗軻居然障煩惱著書及篋箱不能易一飽死者不復生生復不自保感茲再三歎哀聲振林杪驅車歸去來黑雲起天表

詩二之四　五言古

燈下聞穉子讀書聲戲作

一燈正熒然萬籟俱嗒爾拙婦強解事持編課兒子呼余質難字高臥弗為起婦前發長歎君殆非人理有兒酷所須弗破詩書壘過庭鮮良謀疇能測所以余時默不應胸懷自為撥憶余髮未燥受書塾師始齒牙頗不鈍才情輒堪使稍長弄柔翰居然負深詣濡首醒壷均沉湎腐

太史莊叟歷韓非一一標其旨餘波乃及詩逾自沾沾喜所願為軌鞭彭澤杜陵耳旁及香山禪更倿長吉鬼　明興諸俊人亦復無多氏不名一家言不雜諸家澤並袒左右肩汰瑕采厥美聊以餉墨兵轉戰未云已僘賦争齊秦焉肯襲邾莒容友吐肺肝毋乃為君訾適燕北其轅茲非適燕軌因之改厥途冥搜六經裏晝短喜夜長焚膏以繼晷博采時賢義淫思攝其髓閉

詩二之五　五言古

户事丹鉛縱横兕十指同人遞標觚欣然共鞭弭或為良驥馳或任偏轅駛或矯如山岳或芬若蘭芷詣境各不倫咸鑿混沌竅浮譽頗見推吐辭半成綺庶幾獲用世猶然傲青紫胡為嬰所患望亨翻得否頻荒李子褱屢割郢人趾東隣奏鼓吹西隣肆筵几材具豈殊臣臣門獨如水親者日以疎譽者日以毀生號具鬚眉鬚眉竟堪耻以此再三歎不如挾弓矢雖為百夫長猶能耀鄉里以此再三歎不如親耒耜縱復水旱虞豐年猶可俟以此再三歎不如商賈市獨身搭奇贏猶不呼庚癸以此再三歎不如星相士佗語落人間猶貴洛陽紙誰令事詩書笑冷他人齒欲訴輒含辛強茹不得止回頭看婦孺瞪目徒相視漫起剔殘燈揭示胸中痞去去復去去復轍無庸擬

放生

詩二之六　五言古

横目稔殺機弱者無完肉碪盎刀俎間恒為諸蟲哭此舉生幾何生趣差不侃學一先生言不綱不射宿

其二

不綱不射宿吾聞諸孔氏西方有聖人亦復同斯旨翼自翔高枝鱗自沉淵底此意覺悠然持示二三子

登金山寺望焦山

金山昔未登遐哉境何似暨乎身歷之目境乃不侈茲晨望焦山作想亦如是乃知山水趣遠睇愈可喜深巖多靜者或不昧斯旨

病中雜言六章

腰背時作楚昏朝難宛伸誰為受楚者因之悟真身亦生細事耳況乃富與貧

其二

生平慕陶公五斗不折腰此間有傲骨病魔來見嘲高臥省酬應所得乃逍遙

詩二之七　五言古

其三

行散望前楹蛛絲羃屋角多病故人踈古人非妄作遥傳要人居座客盈如昨

其四

貧病晝來侵宵乃夢身貴方其夢中時不知病為祟世間繁華物達觀亦斯類

其五

應門老長鬚單衣纔掩脛不閑善攝生强健自有命所得彼應多安能與之競

其六

多生饒風業頗復溺書帙置身藥餌間一編猶送日沾沾語醫流此可愈我疾

送胡麟分遊金陵

世間妙異物京師特紛積北猶若塵沙東南號佳麗行矣悉收羅如君復何忌

詩二之八　五言古

其二

世間妙異物一在詩與書若無秘典册何以為京都嚴持冷眼定無循俗所趣

其三

世間妙異物一在朋與友東西南北間咸為秣陵有君到儻相遭携與痛飲酒

其四

世間妙異物一在水與山水具清人韻山閑遊

子顔莫但貪城市烏衣馬糞閒

辛酉李秋夜燒燭默坐率爾命篇

此夜異畸昔淒然宵籟沉功名是何物來滓達士心微笑語婦女良人無德音許儂御冠帔青青徒子衿

其二

婦女強解事趣前欵相慰一慰一含辛甘言轉無謂翻憐蘇李婦胸懷不少諱誰能茹赤貧誰

能吐華貴

其三

不知造物意何以生我身筋力苦柔脆難師負擔氏文心復自喜難師時貴人反覆自酬對擇術良苦辛

其四

仲氏但糊口蕭然生計疎伯也艱一官選人正躊躕弱弟復爾爾為計當何如相向咽不語仰看床上書

其五

便便新安賈大腹饒金錢朝籍大司成暮軏冠進賢調笑素心人讀書擠兩肩不能易寸脯況乃要人憐

其六

先子二十餘　顯皇正初服名已列賢書何曾數千祿　今皇復建元父書祇釀哭人生僅百

年去者三十六

其七

人生具雙眼瞻矚殊不易譬彼日與月雙懸照天地寄聲諸少年胡然遽相睨吾自不見吠何與旁人事

其八

今朝新貴人當時不售者當時陳墨瀋今朝競傳寫始知新與陳輪續不暫舍始知貴與賤更

送無真假

其九

若云奇不售自顧反無奇若云畀見斥畀亦素所喚十指七寸管僕僕空爾爲奇乎高畀閒試問安所施

其十

一悼一自解解以人勝天時文雖小道此中芭聖賢愼勿效蒙士食壓不復鮮歲月殊可念過

詩二之十一　五言古

眼成三年

雪夜錢羽王責蓮子見餉

風雪凄以緊樹杪昏鴉濕餓傳剝啄聲童子門前立損餉自王孫餉以蓮房實寒泉活火閒纖手閨中拭因憶采蓮時蓮房青欲滴蓮女唱蓮歌轉盼忽已失寒威来逼人萬感紛来集誰能風雪中辨此幽人物亟呼童子前對之三太息多少富人居夜深籌赤側

送楊贊皇春試

宦遊太莊嚴縫掖若羞澁獨有孝廉船北上殊氣色既無吏道縛復異儒生式琴樽列船頭僮僕咸自得左圖右詩書隨意手一帙關吏不敢呵長者聲嘖嘖堕手入燕都快意更何極夜月長安街晴日西山側往往挾胡姬捧觴奏寶瑟履舃交錯時黃金能幾値仗境湧文思筆底風雲濕同人遞相推先達聲賞識一日天榜開宮

詩二之十二　五言古

袍尚方織走馬看名花樂事紛来集壯遊誰及茲願言君努力

其二

願言君努力不獨一科名前言戲之耳毋安世俗榮一頂進賢冠人品爲重輕知君得意後應許入承明不然或郎署不然亦專城各有千秋在一一對君呈承明咫尺地匪徒簡貴聲　國史久未著誰能習西京郎署非閒曹經世大業

并祇令東事亟尤重食與兵專城雖小吏要在愜輿情高爵良易致循吏難與爭在昔希文氏縫掖已經營况君指日間擬冠千人英願言君努力不獨一科名

飲山中新月下

新月如新人覩之如有異嶺月探不窮探之從茲始啚毫欲抽思恐復無新意何如手一杯與月共成醉

詩二之十三　五言古

夜坐讀名山記

三萬六千日萬八千煩惱瓦壓與城圍復令目眥小篝燈發陳編俄然心目皎天地有至文山水多奇藻讀之當臥遊幾遂忘昏曉臣今卜其夜何殊畫登眺譬如餐秀色圖畫亦得飽不然日溪眠翻嫌韻情少

題桃源圖

何處無桃花此間特幽異洞口幾尺天武陵一片地即今看畫圖亦如有香氣渺渺此中人時時抱花睡雞犬木石間俱啚傲人意漁郎世間子胡爲不相避乃知漁樵中至人或攸寄焉知此漁者不識秦皇帝

讀鍾伯敬集

伯敬號楚材不染公安氣竟陵一片土乃以斯人貴取材經史中遊神筆墨外如茶有别香如泉有别味試舉竟陵評疇能贊一字

詩二之十四　五言古

讀譚友夏集

譚子一操觚長語不出口游迴靈朴間妙想無弗有秋山與夏雲咸来集其手誰云數卷書精靈儼前後呼君君或出便如與君友

讀王季重集

謔菴既詩俠文筆尤森秀一點及一畫萬玉與萬繡每一把其新頻令失我稽山陰道上人固應有天授十載但神交能無惜清畫

再送贊皇春試時爲崇禎九載

新皇初御極氛祲倏如洗　二祖十一宗神靈在天遍陰翳既已消文運亦更始此時計吏偕況乃真才子何葉不制科何科不造士誰如際清朝一吐胸中綺不後復不先君子道方起所欣良在茲絕匪艷青紫同人領斯論各各動眉宇一語微自申爲不我與爾

顧鎮之買南山獅子峯詩次馮雅游韻　五言古　詩二之十五

胸次結碧痞乃在五山峯近即五片石遠即五芙蓉旁立最奇兀獅子鶴天工忽遇買山氏頓使天無功勝情與勝具咸能闢鴻濛滌出土花碧鑿開山骨紅峯奇如人奇百幻百不窮雖猶在人境鎛與江流通陽侯望氣來甘爲作附庸自今有主人請以春潮從因溯疇昔時山僧太愚蒙久矣委榛莽何幸盟此翁結廬或有待石丈已相容登峯試心眼境境來菁葱恍猶圖畫裏筆筆生玲瓏願操一丸泥嚴爲俗士封但許二三子雅會張絲桐媚春睇旭日消夏延晚風楚楚梧月秋凜凜巖霜冬戀影一峯外送目五山中遥知千載後爲撥開闢蹤詩留石壁間庶令識羣公

王夢叟五十以前代觴　五言古　詩二之十六

品韻故難兼古人多自量屈宋與巢由往往各相讓曰誰兩挹芳分域似有限吾黨一王郎天壤恣奇尚胎骨本孤清神明獨立曠讀書與身齊不屑梯鄉相大旨易老莊微詞或禽向時時吐佳詠乃踞時賢上或曰王右丞或曰陶元亮猶然默不譍吾自無依傍學易五十年但任天倪龟外則二三子文事相跌宕內即擁佳兒硯田畊作養東山草堂間閒拈白雲放試手怡雲編十指仇塵鞅偶然走西粵腳踏萬里浪所過眈菁葱臨風發高唱咳唾落遐方羣令拜宗匠

兹辰桂花發秋光薄亭障萬里一歸人繩床引佳釀何以持壽君新詞競前餉既推文章伯復許山林王一時遐哉軌異代誰歟抗從此五山下歲歲奇光漾爲有斯賢在山靈永相仗

有盆梅爲俗子踐折

老幹繞一枝風韻已不淺譬彼高士傳一人亦堪闌生憎庸妄人相厄詎能免雖復自惆悵忍與花神餞猶起弄殘枝無爲騁妍辯不見半彎

詩二之十七　五言古

月乃更添婉孌

顧允修月夜見過

何宵無月痕何處無花影恨少兩閒人清光未遑領今夕是何夕良朋坐幽景麈尾與毫端俱來助玄静呼童進茗時氷心玉壺冷

送王静觀還山陰

自從趙宋來羣媚西湖姣晋人手眼别特佞山陰道古今時不同山川與遲早身所未經陟憑

君代品藻品藻夫如何未易爲分曉察君眉間色似言過江好即匪秋冬際時時耐搜討但恐過湖上頗受湖光惱

讀虞德園文

嘗讀李賀詩鬼神于一緉爲唐一屈指次指弗敢前五字或七字前賢與後賢惜也文章格翻無此立言五百有餘歲乃獲一人焉神工亦有鬼鬼才亦有仙茹古復噎古愈駭知愈傳誰謂

詩二之十八　五言古

賀無偶周周集兩肩試問此爲誰西泠虞德園

甜雪齋詩卷三

廣陵單思恭惠仍著

同社楊允升賛星閲

七言古

七言古詩其詩中之文乎可以長言短言縱横言可以往復百折而無所不言葢才人之技始殫焉無如余之短于才也或曰猶龍或曰猶鳳吾未之或能也假我數年則鳳質而龍變者殆願學焉然無如余之疎于學也

送吳生還武陵

武陵花事殊可憐此時湖上荷花妍越女新粧湖上船汝歸及此計亦得好弄芙蕖卧其側不然越女無顏色

燈下讀書四首

紙窓竹屋閒燈火剪燈隨意攤書坐李唐以上姬嬴閒四部九流無不可心目時時妙想閒彷彿其人與盧左張融小子何足道妄云古人不見我

其二

讀未見書神較親見巳讀書如故人但令心目善更易翻覺故者俱如新故書偶然幾迴讀昔嘆無奇轉娛目乃知昔讀猶逐聲神賞應須在幽獨嗟乎此意不獨書與詩好山好友皆如斯

其三

優孟衣冠即云假古人不乏真風雅若云古人無足存易詩書禮何為者祇是文心無盡時結想勿受前良欺果能雙眼踞高座日擁古人誰不宜

其四

生平不解秦皇帝當日焚書強多事吁嗟此案未可翻小儒翻案徒遊戲即今存者各成家種

種都無襲齒牙肯若令人拾殘液動即著書過一尺曾借羸秦一炬来換取當時二三策

爲人題董玄宰先生畫

自從此君舒十指世間不復須山水爲他筆端如有神能令山水傳其真即令含毫寫君賦亦復何煩更攪㕛由来畫即無聲詩請君熟玩君自知

望江于攝山絶頂　詩三之三　七言古

金陵山水天下無此山此水尤堪娱兩山屏障夹梵刹一水明鏡環天都不登此山最高處不知此水真畫圖試舉雙眸拭江水頫視諸山皆作奴

觀徐之定畫山水歌

徐生好畫兼好余寫余貌得煙江圖攝山山色青刺眼對此便覺天糢糊嗟余亦飲秦淮水渺渺余懷隅鄉里狼五煙霞只臥遊焉能縮入徐生指

醉後别攝山諸友

别諸君諸君何所道相視各頽然無言但長嘯下山惆悵弗復停謖謖風吹叢下草

柬友人索酒

年来杯斝廿余口不惜黄金惜紅友祇輸彭澤數畝秫空憶新豐十千酒閙君釀得焦家方似欲封侯領醉鄉儻遣麴生来就我我當署爾糟丘王　詩三之四　七言古

爲陳于路題蕉映軒

書生有才莫憂大廟廊祇藉書生做書生有室莫厭小即令蕉檝亦自好何必定學前令君坐處嘗教三日芬又何必學郭有道每過逆旅輒灑掃偶爾来過蕉映軒軒中主人無俗喧縱使塵飛懶縛帚示我陳蕃佳話言曰余掃除天下耳區區一室何煩爾祇應一榻挂軒中旦夕儻

過徐孺子

張太乙使君罷官還大梁歌

去年十月西風顛使君五馬去朝天今年二月春初好使君匹馬來門道世間公道那得公不爾胡然失此翁我知此翁真循吏不獨催科饒撫字試舉肝腸亦復嘉愛士何曾惜齒牙憶昨郡城初罷試咄咄書空時作字御史東來帷乍褰使君折腰車馬前寫言尚有珊瑚在休令鐵

詩三之五　七言古

網無光彩以茲棘院複周旋死灰且死幾復燃其如造物仍相弄昏靡不發明王夢使君對客涕縱横有才如此慳諸生頻令四座減歡笑爾時復得罷官報嗟哉使君翻罷官闒茸高位疇能安孤也樗材不足齒天下英雄使君耳擬將任俠報君恩信陵已死何人存他時儻獲嗣班掾請列使君循吏傳

哀山東

哀山東山東良可哀亂頭粗服誰家女大車小車裝載來自言半是豪家族久矣曾經住華屋低頭見人猶自羞何期胥豎來相逐猶憶臨行訣二親太息非關棄妾身祇是蒼天故相惱遂使紅顏多屬人前年大水渰禾穀山田何處驅黃犢官逋私逋兩無措已令十家九家哭去年赤岸復千里坐擁黃金猶餓死草根木皮食殆盡縱有黃金安得米貸他一飽驅妾行瘦骸欲

詩三之六　七言古

哭無哭聲廚中十日消煙火是日炊煙人盡驚前途女伴知誰氏不用相憐且相俟獨不見隣翁老羸難賣身竟甘坐啖牛羊矢又不見途間一媼泣且烹釜中死骨兒縱横棄捐不免烏鳶口朝餐且當一杯羹彼時觸目還生顫置身俄在他鄉縣偷生已度幾朝昏父母知他今尚存我聽斯言淚如線古來罕聞今罕見仰面問天天亦窮含毫且賦哀山東

煑菜歌包稱修席上戲作

俗儒飽飫肥濃裹腐腸狂藥汙牙齒何物書生饒別腸手自調羹絕塵滓亂切菜根三百顆佐以江東鹽豉耳三足銀鐺活火燒一尺溫泉沸湯馳大碗盛將自建窯明玉晶晶湛秋水狂來傾碗似傾杯食之以箸勝以匕不在辛酸甘苦間別有芬芳過蘭芷天上仙廚不可知人世色香覩止矣翻笑豫章猶小巫爛蒸羊羔何爲乎

金山老僧亦多事時憐坡老爲燒猪誰能甘此澹中趣其人遠心多遠圖眼底寥寥竟誰是惟我與爾有是夫

爲袁閒美題獨醉軒

少年往往矜獨醒自謂能讀離騷經醉中賢聖不挂眼世上何人稱酒星袁生頗識此中趣肯向靈均拾殘旳日坐高軒手一編不稱獨醒稱獨醉吾曾閒飲袁生酒時或一石時一斗淳于先生真聖人吾與袁生或其偶屈大夫閒汝口世事祇應杯在手恨不餔糟兼歠醨千年勸爾一杯酒

延令朱長源邀看梅花中有老幹一株大可合抱而枝四垂如傘其下可布六席數百年物也歌以醉之時有麗人行酒

世間快意乃有此身入梅花如屋裏層層雪浪橫撲天片片玉鱗斜映水祇聞香自暗中來不辨花從何處起遠誇庾嶺近孤山入眼平生那得比好花況逢花主人青鐏白盞烏皮几當杯在手莫教停大叫狂呼能已已嗚呼吾家白狼距此三百里恨不移山向花底北山愚公不可借但須獨擁花眠三日耳爾時行觴佳麗人自矜絕艷無纖塵閒儂此語倚花甚不語向花空悵神

其二

重進酒須再歌奈此名花殊色何我欲連宵擁
花坐座上美人愁殺我欲含名花向美人又恐
花神亦自嗔不如携就梅花下對此花茵弄杯
斝時時花裏看紅顏弱態偏宜疎影閒令人却
笑唐天子不擁梅妃擁阿環

謝張無灾惠墨

我但能操三寸觚畧不能工八法書揄摩入手
亦長物感君分贈遠躊躕昨來偶向高齋坐看

詩三之九　七言古

君落紙雲煙播好研君墨為君題畫才似此誰
能那

飲青霞館桃花下時酒主人為戴象之少
年妙才也

人言嵇阮難教入酒肆此語猶然鮮風致但須
人似竹林儔何妨率爾供遊戲偶過此地桃花
妍花裏從君覓酒錢直就壚邊消一斗那惜囊
中倒十千相携便坐桃花下主人況是如花者
一瓣花飛酒一杯不許桃花容易灑

朱不疑投我董玄宰所書蘇米像贊字畫
妍婉是太史得意筆而像複奇偉刻手
搦手種種不惡因題一歌其上兼柬不
疑

朱生貽我半通紙上有髯蘇與顛米邊旁筆墨
數行題云是江南董太史太史書價傾三吳朱
生貽我何為乎我不能賞鑒好事如大蘇又不

詩三之十　七言古

能如阿顛狡獪據舩呼朱生貽我何為乎昨宵
酒酣試展玩便若蘇米兩翁來畫圖其一籜冠
方衣裾其一芒笠竹杖扶低聲問兩翁古人似
爾俱狂夫當年聚首良不孤可似吾與朱生與
爾時醉眼方糢糊彷彿兩翁顏面舒欲應不應
如躊躕紙上相對猶欲絶千載以上當何如旋
讀贊語筆筆殊淋漓滿紙皆夜珠董太史今董
狐生平論書羞人奴筆能扛鼎驅墨豬何必減

他未與蘇但令賓此帖如逢異人讀異書饑可忘食渴忘飲醉可下酒傾百壺乃知朱生貽我殊有意會須持此歸敝廬君得其神我得其膚日臨一帖聊送居諸鑱錢癸鬼酷非所須縱饒萬錢亦勿沽若教換羊甘禁屠肯將名蹟歸豎儒但好裝潢挂齋壁儻有蘇米後身來物色

寄吳陵周夢蓊 詩三之十一 七言古

嗟乎我生三十三猶然未共周郎談每過吳陵輒惆悵恍如適周未得逢老聃偶來延令看山坐大俠朱家時就我兩人對踞松根旁為待周郎且虛左更有纖纖一女郎亦復為道周家狂示我花間新樂府字字皆堪熏媚香噫嘻我已習君久詩文在手人在口床頭新釀百餘罇每一談君消一斗祇令狼五奪余還暫緩扁舟一水間區區尺許藏山業手自標題待爾刪

山中戲答人問

問余何所愛問余何所嗔所愛佳山水所嗔庸俗人借問俗人者誰子不愛山水其人

贈梁溪吳虎侯

君來示我熱肝腸我亦對君舒眼光誰言我眼如箕大倘識君才似海狂有我無君不成我有君無我或差可試讀君書尺許來為言我亦甘虛左

包稚修母夫人七十社中諸子各有言壽之余以短歌為倡 詩三之十二 七言古

醉菴言語妙天下一萬里間無抗者美哉文不在茲乎問君何為其然也頗憶篝燈丙夜時阿母丸熊手自携但教好作驚人語莫為投人不敢奇吁嗟此意人知否世上鬚眉應閉口生世俄經七十春社中諸子前為壽何物能開慈母顏瑶樹琪花皆等閒祇是佳兒文筆好杳然別境非人間曰此稱觴良足矣阿母能母子能子

我亦寫詩奏母前愼勿持佳兒文筆來相擬

㗖簾軒詩爲顧立默題

㗖飦日一升徒然飽殘粒下箸日萬錢猶餘紈絝習誰如㗖簾標風流佳境漸從牙齒入何境最佳人不知曾聞當日無聲詩髙韻俱從十指出丹青合使千年思妙畫通靈不可再虎頭後人有君葦坐君軒裏聽我吟君有江左風流在

仲冬同顧去非看京口諸山時酒主人爲

詩三之十三　七言古

姜士長士鴻士白

人言秋山秋色多偏我來斯秋已過人言春山饒春事偏我來斯春未至吁嗟此語殊未然兹辰何減艷陽天木落山空如太古轉于枯寂呈幽立片時對坐碧欲化一石破瞑天無權好友良醞佳山水縱有寒威那不憐

醉中短歌

杞人日夜憂天墜積氣至今曽墜未今人但笑古人迂古人留與今人憶偶然磊塊須酒澆亦復攢眉不成醉即令遼左方用兵半尺毛錐了無味烈士常懷烈士心書生終有書生氣

歲杪送吳虎侯何非鳴暫還江南

床頭檢曆驚歲暮故歲故人俱不住生平慣作有情癡徒步送君江上路天寒木葉眼前希風勁潮聲耳中怖莫謂君歸妻子歡妻子雖歡友朋妬吁嗟乎天生友朋左右手一身豈為妻子

詩三之十四　七言古

有閨中少婦任攢眉我欲遲君大江口

讀遊喚

遊屐時時易傾倒每見峯巒輒言好得君片言爲喚醒翻笑從前昧草草此後雙眸且自嚴尋常山水不須覗爲他丘壑無窮意不在山間在筆尖

袁伯鷟雙馬歌

春風經過桃花下花外垂楊映雙馬臨風兩兩

驕欲嘶一馬青驄一馬赭傲儻權奇骨法殊畫家妙筆應難寫誰其主人太僕孫天上房星夜不昏祇今猶自照君門太僕已矣典型存珊瑚爲鞭白玉鐙黃金絡頭雅相稱有時迴策妙如縈試騁蟻封復如砮入眼平生此神駿誰言畫馬差不韻閑道邊塵日夜飛我欲從軍儻堪贈不然同作曲江遊桃花馬上春衫勝

阿榴歌　詩三之十五　七言古

娘娘髞人花下立韶顏不借胭脂濕爲他小字石榴花任是紅裙驕不得臨風往往弄纖腰嬌態不數鄭櫻桃粗服亂頭都自推乍看諦視總成妖有時含笑來行酒綠羅半褁春纖手停眸斜睨欲窺臣縱之酒腸消一斗酒半情奮薄發頳微呼茗汁半含情貪看座客爭投果忘却擲頭頭上橫幾度挾來花下語芳唾微飄不成拒從此應歌明下童須解作歌人愛汝

李漢臣爲余畫美人歌　詩三之十六　七言古

李生作畫如作詩千奇萬怪紛淋漓有時數筆意已足有時濃墨細入絲山水花鳥擅名久淡掃佳麗尤云奇茲辰偶然爲余作解衣盤礴當涼颸毫端幻出妖冶態嫋嫋纖腰弱不支恍將桃花捧雙頰宛矣遠山橫翠眉凝睇向人若私語彷彿幽蘭氣欲吹履舄衿帶種種絶妙好却與身相宜李生李生寫此時呼余爲題黃絹辭余也作詩如作畫直抹橫濡爲君灑報詩投畫頗相當與君千載成佳話

有見貽指環者戲爲作歌

今夕是何夕解贈所歡纖指環開簾佇纖月清影長依歡往還待視此環如此月含聲欲吐防人泄

戲答

珍重復珍重細撫絲視妖且姸他人不辨賞惟

儂十指解生憐爲道非憐此𤩽好此𤩽安得許
窈窕

題漂母祠

漂母一婦人識乃過男子呂雉一婦人收乃過男子可憐王孫七尺軀口腹頭顱憑婦女一衣王孫一殺國士淮陰城下氣猶生未央宮中人已死誰謂母也非英雄誰謂英雄隆準公王孫付與牝雞啄始向高臺歌大風

詩三之十七　七言古

墻東紅梅

誰云脂粉涴顏色似梅花涴不得翻疑素質轉無奇不敵紅顏梅風格美人沉醉倚墻東兩頰都作胭脂紅妖冶偏令惹心目濃艷與彼姿不同我亦曾甘瀟漠者孤心不在梅花下尚白其如太冷何欲買胭脂學花寫

善女人畫障子歌

善女人者燕地名娃也風流慧黠宛轉多能文錢菴太史得其畫障以貽顧元善余就其齋頭展焉筆歌墨舞恍坐尋香人相對也爲歌之

生綃七尺明如玉墨香浮起波光屬咫尺如看萬里遥十指何人差不俗乍疑毋乃大小米展轉延睇覺非是瀟湘中含妖艷情不是男兒是女子古稱燕趙多佳人美者如玉驕青春祇聞弄色能添嫵不道含毫更有神誰其珍此虎頭

詩三之十八　七言古

氏誰其贈君丈太史誰其繪者善女人誰其詠之善男子

野人謡上周了十使君

野人煨芋團欒坐板扉茅屋紅燈火大家拍手説昇平鼓腹含哺百俱可問君何事得爾馨神明使君来活我

其二

世間何地無光彩間臨五山望滄海三年海水

波不揚五片芙蓉青更倍若道中無賢使君山
川爲誰顔色改

　贈江欣父新婚時欣父就郡城小試

婚何必桃夭時正此嘉平候梅花開滿枝試何
必金陵月正使廣陵濤亦復稱佳絶我欲投君
花燭篇不如江郎筆底自生姸我欲爲君壯行
色不如提壺挈榼邗溝側一杯在手共尋梅此
花原號花中魁第一南枝定君折歸来笑擁如

花説

　罵賊歌爲徐長興作

長興一夜羣兇叱令君頭顱提賊手薄也奮前
不顧身聲聲罵賊寧絶口直将頸血濺讐戟頸
血須臾化成碧地下同遊石令君誰道讐忠肯
從逆兩片肝腸兩寸丹薄也小臣應更難官卑
祿薄衆所忽斬頭陷胸亢可嘆血裹與尸葬鄉
里身後猶能動　天子忠魂忽慰璽書間凛凛
英聲播徐氏年年尸祝在長興彷彿如看英奐
騰生飲長興一杯水炊薦長興甃豆登陳牲祼
酒熒燈火石公徐公兩虛左鞭風駕霆彼何人
許遠張巡来上座

　壽湯慈明先生八十

五山障江江劃天大江以北君最賢分明首握
山林權生平雅尚無俗緣有口不道阿堵錢有
手但令畊硯田所不朽者詩一編邦君大夫爲

特鐫装以異錦顔色鮮熏以妙香風篆姸曰字
曰句兼曰篇一一撑出真珠船真珠箇箇盤中
圓有時潑墨飛雲煙折古釵脚毫尖懸水痕皆
自屋漏沿淋漓終日十様箋乞詩乞書檻欲穿
令也八十逾翩翩老手争推勝少年精神矍鑠
心力堅昂藏九尺鬚髯立恍将萬巻通神仙嬴
魚三食非浪傳從此歲歲操筆前何止歌君百
歲筵

送王夢舆之粤西 赴張揭伯先生招也

我聞五岳外別有奇山川往往生僻瓌反奪中州妍麗如經史外別有古異編又如市塵外別有人中仙即今百粤一片地遠在西南天其間山水詭異種種不可狀圖經野乘紛來傳王郎我好友泉石填胸詩溢口百粤名山應避君此日居然落君手落君手無纖塵主人況復賢豪人千奇萬怪逼雙眼吟鞍游屐何妨頻嗟余措

詩三之二十一 七言古

大眼孔小坐戀家山輒言好鷺鳩自笑但榆枋題句送君困絕倒

題陳于路蘭笑室 時于路方新婚

宜男草生蘭笑人李賀筆顛無限春提將蘭字顛君屋屋中蘭氣縈嬌玉玉人私語度香喉吹氣向蘭蘭倍幽廻身欲祝宜男草幽蘭笑儂儂暫休

錢五長初度之辰一歌為贈

天生奇人竟何限看君標格過余上造語紅杏襲齒牙揮毫碧藻翻波浪倚馬千言不復刪鏤賢雕肝如等閒今人那可奪君胱胱在齋梁晋宋間有才如君尚貧賤致身何日金華殿一領青袍滯似人會取潤醪澆筆硯我亦肩隨可若何錢郎錢郎為爾歌硯田自古無荒歲筆戰終須樹績多頭顱況爾纔三十鎮日淋漓惟墨汁百年儘可恣胸懷尚餘二萬六千日

詩三之二十二 七言古

與客談陳眉公先生

生平喜述幽人式於陵仲子猶溪刻處士都無處士名千百年來此君特幽人況復兼丈人屈宋巢由共一身客來娓娓話風格并令牙室無纖塵余也時時帖括裏久無高人拭眸子每把斯賢情倍深欲往從游隔煙水

顧鎮之桃波小集 同馬稚游顧去非王叶道

酒人狂踞山城路一笑迎余入花處似欲將花

況後人遂須借酒留花駐花應笑余無酒腸白
衣翻欲倏醉鄉余亦笑花非解語請看十指拂
拂流出春醪香聞君昨向南山下買得春山如
笑者醉墨應教及笑時不爾三春空淡冶

任孺人六十詩白壽鄉母也

不知其婦視其夫母也夫握文壇符無署魏部
之尚書當年豪致宛猶在治釀佐讀為誰予不
視其子母也一兒弱冠稱名士寸毫逆

詩三之二十三　七言古

光尺幅飛來雲氣紫生兒寧馨良足矣
猶復九熊類十指古來賢媛能幾氏更有猶子
未夢明王時解衣推食何其奇尋常鬚眉豈辦
此始信母也過男兒美哉初度清和候滿堂詞
客咸與令子相追隨或陳古誼或奏新辭或拈
香山致語或諷太任雅詩或誇文佛下生後或
徵西母桃熟期持此侑觴差不俗羣羡慈闈有
清福預想他年紫誥聞亦復不同諸碌碌

王宣孟洗兒歌 芝兒孫字

過君户外詢阿芝啼聲朗朗非凡兒蘭湯沸沸
氣初馥侍兒捧進閨中時少婦輕綃護雙腕纖
指斜澆紅玉肌須臾浴罷懷中持銀錢繡褓金
鈴垂此兒正自王郎宜烏衣馬糞風流滋長公
定須發清籟不待他年公□口

此

我自惜自娛差亦可

其二

時或濁酒橫澆遊戲之筆墨亦復紈灰小滌塵
滓之肺腸兒事我生以前哲匠之妙手弟畜我
生以後同人之勝場書以金粉桃花五色之妍
紙貯以明光白地七綵之錦囊展以雪齋雲斂

九宜之佳日熏以欝金沉水百和之媚香醉後
自披還自笑爾許珍重徒清狂試請持將易片
鬻東衢南市誰爲償

其三

還惜霜毫否若使著書成應須充于帚

讀蘇長公文集

可談一杯長爲山靈酣兀兀背坐誰能堪咄嗟
五山胡不拱北而拱南

其二

山靈雖不言恍若向余道君自得吾膚何曾測
吾奧大江波浪何漫漫南面廢足當其瀾須回
向背殊有意莫似尋常谷艮旨武芝

五山拱北歌

咄嗟五山胡不拱北而拱南大江以南吾所言
名山居七川澤三遊履到處鏡幽探安能隔江
復汝貪咄嗟五山胡不拱北而拱南大江以北
殊渾涵即令斂賦非邾鄭弟畜江南應不慚奇
人奇癖事事耽好山好水時時勤此五片石差

甜雪齋文目錄

卷一序

卷二序

卷三序

甜雪齋文卷一

廣陵單思恭惠仍著

同社楊允升贊皇閱

族譜小序

譜之為義大矣哉萃渙而合離親疎而疎親咸是焉在古學士家秉筆車載矣而不數家傳諸異代也擇焉獨精語焉獨詳者蓋其難哉例之不可以廢也述例義厥初受氏本一人之身耳

其後也遂至于莫知何人迨莫知何人矣而欲仍遡諸一人之身雖賢聖其弗能也木本水源姑存之以代結繩述氏源元失其鹿豪傑並起而亡元桓桓鼻祖避難來遷爰卜居焉白狼之前耕耶讀耶世守其傳述世系龍門作史姬嬴而上則微詼也則章班氏之叙傳也其于彪則詳夫先人于吾乃亦可揄揚也述家傳人亦有言杞宋之事孔子傷之文獻不足故也足則能徵之矣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識什一于千百此其一徵述藝文君子有穀貽孫子我則嵩之從俗而可為而不可為也我則吐之凡我宗人金石著之教誨而子式穀似之述宗儀思恭曰余益因譜族而深有感也先君子見背蚤藐焉孤時方六齡且不知筆墨遑問其他迨稍長矣抽先人故笥取遺書讀之未嘗不涕涔淫下也曰嗟乎已矣先人其弗可作矣幸有知也網羅

其行事附諸家乘庶不至泯先德罔聞乎則起而就伯仲氏索譜無有也因遍就族之長老索譜無有也諸老人曰是子之責也夫維伯若仲亦曰是子之責也夫于是竊有志焉每歲時伏臘輒把三寸柔翰以從從諸老人諗先世軼聞得輒書之閒爲整齊其事久之譜成矣幸矣其少逭于罪戾矣雖然猶未也古修譜諸賢其人皆能重姓非文辭瑰瑋則其位望隆崇者也又

不然則其強有力者也夫後兩者即不關論著乃若腕中有鬼其何當于先民小子之罪戾滋甚所得與失孰多而要以先民有言三世不修譜牒目之不孝又有言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奈何任其寥寥而不爲私淑諸人也不遂終寥寥乎哉夫如是而又何可以弗譜也作族譜小序

包稺修白狼草序

制舉家修言用法每遇先正最率意之篇輒指

某句爲某法某字爲某法數墨尋行不復敢自置一嚬自伸一笑間有妙脫蹊徑超然陳人外者羣起而反唇稽之鮮不爲法受屈矣嗟乎法者筆墨之餘事耳當其儻然而往劃然而來筆情墨妙不可勝用而肯拾既殘之瀋强名之曰法乎哉古文辭優于法者至檀左考工聖矣而後來習其語者已若唾餘莊周氏鬼神于文不法而法而千載下讀之猶若新脫于口乃知從門入者果未是家珍耳此非獨余之言也亦吾友包稺修氏之言也而陳崑山之衡吾稺修文也又嘗言之其言曰文之絕世者必自成家然以誰爲絕世而追之則我已入彼家矣噫自斯言出而稺修之文品從此遂定文價從此遂張前此山中之業與今日闈中之牘真所云不蹈前良不埋自性卓然成一家言者時文雖小道此中豈遂無鬼神于文如蒙莊氏其人耶所嘆

者稺修未售之先讀書白狼社時一褐一椽一楮一墨即令手全帙易寸鐍市人誰應之者甚則目之爲狂爲僻欲加誰何而今則寸楮皆香點墨欲活無不就稺修而問奇矣此其訣稺修之影似妄欲入稺修之室而稺修則猶時時舉李北海之言曰學我者拙似我者死試聆斯論則其人其文仍獨成稺修耳彼曹子何多事焉葢稺修人品更自落落穆穆不肯與俗作緣其

與文之孙行一意皆自畤昔然者惟吾黨二三兄弟夙知其人故夙知其文想海内之自行其嚬笑者讀其文當亦如見其人也

五言古詩稿序

詩之有五言也自蘇李河梁昉也至唐近體出而尊之曰古其稱五言古詩也自唐人昉也唐之爲古詩甚工也至　明李于鱗而非之曰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

文一之五　序

古詩弗取也古詩之非唐則自于鱗昉也歷嘉隆以来未敢或非其非也其非非唐也則自楚人袁中郎昉也曰近體之有宋也賢于其有唐也古詩之有唐也更賢于其有漢魏也斯言也是或一道也雖然余未之敢盡從也唐之無五言古詩也有其古詩而無古詩也宋人之爲五言詩也無古詩而并無其詩也然則從于鱗乎曰于鱗之于古摹擬工而廹欲肖也譬則叔敖之優孟也吾弗能也中郎之于古矯枉而過正也譬則操戈而反射也吾弗爲也夫以余之有弗爲也而猶弗能是誠弗能也雖然不敢謂世無其人也有其人爲余未嘗弗知也何也鑒西子者不必賢于西子也葢余久而獲一人爲其持論古也其取材古也其于近代稱古人而于建安居家嫡也吾何以進之哉無已則曰玉工之葉玉也何如化工之葉木也雖然未易言也

文一之六　序

夫其境稍岐也即古作者猶難之而奚苛責也夫其遂無異也即令唐人反唇而相稽似不得曰　明無五言古詩也或于鱗復起而持衡似不得曰有其古詩而無古詩也又或中郎繼起而矯偏似不得曰彼爲輸攻而此非墨守也將古詩以斯人重抑斯人以古詩重耶斯人爲誰廣陵邵潛潛夫也序之者爲誰同里單思恭惠仍也

何許卿先生全集序

思恭來遊延令有私恨焉有私喜焉客曰離況索歟土風樂歟此非思恭所由恨且喜也顧念遲吾游十許載令吾眼中無生許卿先生而又念幸從敗楮中手錄其遺文成帙令吾脘下猶不死許卿先生于是乃爲序序曰吾令知異人私材于天固别生美氣也蓋談構撰于今代竟難乎爲材矣語韻者束之以徘儷之以格其什

文一之七　序

五酬送慶吊非必其所欲爲也卒無不應者辭多而情寡衰也滋甚間一二工矣又多詘于文苑的不得五七字外篇不得什百語外文其詩而詩其文兩端相笑未有說時更可太息者則方童子十餘齒先入以講師蒙說既乃中以薄士制義悲哉徃而不返也美氣絶矣焉得材思恭曰吾讀許卿先生構撰而乃知異人私材于天果别生美氣也客曰何如曰客且無遽衡先

生構撰試與道先生狀不佞蓋聞之延令人云先生二十年授經餬口宜淋浸齒頰者論語諸書而止又所得脯資隨手散去且不能購古籍何由漁獵即爲孝廉小展矣而猶十年許溪思制義不攝魄不休其狀咸若與詩古文辭左益頃數年而天下始好以才士之業合制舉家言在爾時猶未也一冠進賢復苦作吏手板簿書了當公事已耳乃安從得此餘晷世上異書悉

文一之八　序

從兩眼入飽朐腹間而出之脘下泠泠乎傈傈乎其詩即刁刁乎調調乎其文即鏗鋐大篇寥寂短章或縱横衝擊或游戲徘諧咸極要妙意其人眉目唇吻間盡靈異之色一以爲騷人一以爲文人有美氣而無蒙氣今死矣猶有生氣而無死氣若此者客以爲何如也且客不覩夫吾魏之先才鬼乎以予相之韻言而文筆縛焉不副況乃其下者賴先生一宕其靈而脫其縛

也孅哉廣陵遺散不在天上不在地下而在先生七寸管耶是思恭所由喜也恨乃不勝喜雖然雅閒先生酒人仙吏半世風流姝不自押嗟乎嗟乎使臣得遇何先生當有心醉神酣不虛吾游履者乃嘗吾世而失之徒令渴遺風于十畒之故宮二三之老宿與夫寸楮尺編之上且其遺文散落者猶什三也客曰噫是乎所由甚恨耶喜乃又不勝恨矣

東游草序

世間所最旨者情情之逗為韻泱為才其波流也自餘勳伐名理都朽具耳不佞嘗視古名人作矣緣其構撰量其情而合離之以知其人百不失一暨友四方諸名人傳其情衡其構撰曰如其人如其人亦百不失一因其嘆母太比于情耶然自不能遣此頃客延令首晤朱不疑氏覺其眉宇閒情字隱隱欲下已進余戴立九氏如不疑已進余丁文開氏如立九每晤輒歡去輒悱惻而神不怡何遽旨人至是立九不疑盖差伯仲文開盖先余二十年許余何敢以雁行進乃文開不爾也呼余小友為問所構撰出東游草示焉東游者去其鄉筆耕齊魯宛余游延令云但余所為筆耕百餘什多兒女子語大人先生不顧見之以視東游一編其倍余十矣余之遜是編者情歟才歟韻歟是三者必居其一

而三君子為余贈言一曰惠仍能令語才也一曰眉語色飛語韻也至文開氏直曰冷眼熱腸語情也噫夫子自道也盖如其人矣余則安能閒語不疑不疑曰噫有是哉子之貌文開氏如文開氏之貌子也雖然亦兩自貌耳且子何以多兒女子語夫兒女情多非古名人語耶時有尋香人在座余笑睨朱生不應已而次其語曰是可以序東游草矣恨立九已往南國不共来

把讀之

匪莪軒制義序

東海之側有五山焉其間為文者恃山川之氣雖時楪亦好言竒而余不能竒頃游延令延令人强號余曰竒而余始不得不自以為竒雖然余惡夫已不能竒而心害人之竒更惡夫已不能竒而謬云不必竒吳陵周夢翁嘗語我所欲手自批其頬也余故喜夢翁之竒而延令友人

張無災則語我夢翁友王德仲之竒也讀其詩我以上人已更語我德仲長君大美之竒也讀其文亦我以上人人盡賞與已同吾獨賞與我異其同我者阿我者也其異我者抗我者也夫文之不同有如其面吾豈能必子面如我面哉抑亦但知大美有手不佞有口無災有目夢翁有友德仲先生有子而已鋟成顏曰匪莪志感也盖大美見余亟道其先君子為流涕焉余先嚴早背其數之竒與大美同乃文之竒則大美似過余三十里余無策以企之也歸且問之五山諸好言竒者庶有以策我而茲先以鋟之大美之文之前

日譜序

嗚呼此白狼陳適于鼎所為庚申十六日譜也譜成之百三十日有竒而于鼎死矣死之後十日不佞為有韻之文十章哭之又十日而其兄

于路于到以日譜來問序不佞不佞遲遲則曰惠仍自愛鼎而不愛于鼎即後世誰相知定于鼎者余聆斯語復哭輒展譜讀之讀輒哭哭輒乙乙又哭又輒讀之輒又哭且乙盖隨讀隨乙者數四而乃卒業也譜無幾耳余太比于情耶情生文余能為于鼎序文生情余又不能不為于鼎序也憶于鼎從余游時甫十齡云而所為文業竒甚閒舉一試目授之余方吮毫于鼎稿

且脱矣嗣是相依者二載無日不朝於余而夕於于到若將尸而祝之而余實心愧其能每太息以吾一日長乎爾吾茂如也其明年與余同試有司不售諸同人為余流涕于昺亦不自於邑而為余流涕也余因去為延令游歸而于昺益嗜奇如渴刃發繭抽諸推吾黨者極推于昺且也于昺貌腴而中堅下至談姑布子卿之術鮮不卜其未艾者有何天法僅衣青青者矜以

殁其去褐寬博何幾也天乎余將排九閽而詰焉當亦無以應我既而思焉曰噫有之夫于昺之年則春也而其人其文則不啻夏矣實成矣氣肅矣秋而冬矣歲既冬其又何之焉即令所為日譜小言耳言而哀言而激言而怒言而冷言而與言而幽讀至三行以下便有長吉鬼才之疑中人肺腑溪刻夭折其然是其然乎柳司命者既奉于昺以如是才而復責以老壽以顯

榮求多無已司命者寧不揶揄且于昺寧以彼易此也語有之楚聲峭厲而悲壯吾譜于春秋為楚令于昺是譜而傳即不敢與沉淵之騷辨爭妍而能使讀之者生情而釀淚或亦以楚聲被白狼乎然生世十有六年置弗譜而獨譜庚申即庚申之餘日置弗譜而僅譜十有六日也此又何居豈其讖耶吳虎侯曰于昺再来人其以十六日當十六年也是現文人身而說法也

可無悲也雖然他人可無悲也余則安能盖余讀春秋之絕筆也于獲麟于時亦庚申云而尼父掩袂反走泣下沾襟曰嗟乎吾道窮矣

二游稿序

山水者文章之肺腸也每見老生宿儒胸有宿物不以結寸巒勺水之緣閒與目境謀焉强以隻趾赴之而神不許也即窮年濡墨竟日吮毫徒剩濡耳誰能以純灰數斛為滌其肺腸哉惟

夫文人才士之胸則不以貯米鹽而以盛丘壑信一山宿一水其胸中常為之峩峩焉洋洋焉即不爾想之所赴魄之所營染翰之所及臥游焉筆游焉一吐語而墨山筆海出沒于紙之上腕之下山水不言而此若遥以代之言然則文章者山水之齒牙也吾友江郎契此濮仲分大小阮各具妙才有讀書西于湖頭之約濮仲遂行契此以問字者多履及于室皇而止其所居

故隣江上讀書之室薜蘿縈繞極力娛人契此每拈一義輒對薜蘿作湖上想因字之曰蘿游而會濮仲湖游諸篇至自湖上遂有二游之目持以示余縣讀之文耳諦視之非文也其生韻撩人則六橋佳麗也其老筆紛披則孤山疎影也其澄空映秀則湖心之員魄娟娟也其奔馳奮擊則又錢唐之怒潮勢洶洶欲崩屋也蓋兩君夙饒奇癖而山靈願與締交直乞靈十指為發舒其勝耳故曰文章者山水之齒牙也余䟽勝與兩君不異而濟勝之具則立度以下人即狼五几案間物而畏陟其巔陟必以筍輿也輿人告勞乎止矣朋從體便登陟者余對之色飛而口呿是安能為勝游而又所居城市近買薜蘿削色吾猶爾爾何以笑彼胸茹宿物之老生乎無已則從契此乞江上綠蘿被余屋上日夕坐卧其下取二游稿對而哦之庶浣淨吾數年來塵土肺腸也故曰山水者文章之肺腸也

罵古篇

近代之工于罵古人者莫如李温陵袁公安氏其辭河漢其議傲誕其意好翻一成之案而立一家言當世能言之士其尊古者非之其非尊古者是之而余以為皆過也蓋余嘗為之說曰温陵公安正佞于尊古人者說在眉山長公之記蒙莊其言曰莊子蓋助孔子者人自得莊子

之淺耳楚公子微服出亡也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為非事公子之法則可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說又在白狼胡子之治經生言其言曰今人多嫚罵我者妄意我眼中青白不少借人雖然即戟手向我我不敢反脣而相稽也維是罵古之癖時時有之知古人無恨也蓋所申申而詈者無幾焉其才倍我者罵亦倍之其

文一之十七　序

才什我者罵亦什之若其才千百我者罵且千百之矣不然縱有喙三尺豈其不解作磨兜堅而曰古之人古之人也由是頗其讀書之室曰罵古標其投人之刺曰罵古題其所著之篇亦曰罵古余讀而前說之曰甚矣子之佞于尊古人也甚矣子之似溫陵公安也甚矣子之似長公之說蒙莊也雖然蒙莊也長公也皆古人也溫陵也公安也今人也而不當子之世則亦今之古人也其為千百子者乎其為什子者乎其為倍子者乎其為僅足當子者乎之數者有一焉其不免于子之口也固也乃子之才而倍于今人也其罵子者亦倍子也子之才而什百于今人也其罵子者亦什百于子也嘻可畏哉夫其口衆我寡胡子笑曰有是哉子之佞于尊我也我豈古之人耶子過矣子過矣抑有人焉為楚公子之隸臣令我得脫于門者焉斯已矣

文一之十八　序

明世說新語序

稗官非正史儔也然而兩漢以前作者之權在正史魏晉而後作者之柄在稗官唐人稗官家至百四十種幽奇怪麗鬼神于文視新舊唐書工拙較然其最著者也曰姑舍是不有典午氏乎一代風流最堪摹畫而讀晉書者甫舉其凡已捲卷而思睡矣臨川世說載記不殊獨以齒利舌甘筆歌墨舞遂使稗官張價正史無權為

千古韻言之冠後世師祖風流者何氏輔之弇州補之輔之者猶是大官之餘庖補之者直躋晋人之兩廡余蓋為弇州左袒云惜也 昭代之闕如也弇州當時但因何氏本書而稍芟之故未遑及每時太息二百年來清言韻事湮没爾爾豈稗官之統中絶無傳耶意頗欲為采輯奪于制科之半卒卒未成而屬坊間一雕本業先之矣亟取矚之異如鄭玄之遇服虔悉捐舊

文一之十九　序

業而展卷之餘囅笑不禁且愈動我采輯之思遂成此集以佐酒杯而間有一二友生起而難我謂前有義慶後有瑯琊藝苑諸賢故難馬足何元朗才小不逮便成吐棄之觀子豈其凡事元美而弟畜元朗耶余聆之而未有以應也然間竊取弇州公之談藝矣其言曰千載而有子長不復能成史記何也西京以還其宮殿邑詔令辭命不雅馴不稱書矣其人無藉信剕轟

原嘗無忌之流足摹寫矣其書無左氏國策韓非呂不韋足奮叢矣嗚呼茲言則豈惟史記哉即世說猶是耳彼其所載嵇阮王謝之風流典午而外希有也所引諸公列傳譜錄文章典午而外希有也蓋至于宋而深中厚默之說與所稱清言玄致又希有也此固弇州所不能強齊子長者而安得不絶響于元朗也其又奚責焉我 國家日月重開一洗前朝舊習弘正嘉隆

文一之二十　序

之際則作者代興焉迨 顯皇帝壽考作人蓋復彬彬郁郁文采所映波立雲流多至不可量載微第就唐宋諸賢取夫彼故當遜席而逃浸假跡司馬氏而續古史記即臨川心折矣而若之何其難一稗官哉且也坊間雕本既已流布人間僅供撫掌若遂舍旃將令後世以 明無人也必曰千古而一臨川不應從門吏入則余之不屑臨摹久矣維是惜他人之酒杯澆自己

之磊塊茹之吐之奴之主之鼓之舞之較諸坊本或差有微長焉耳縱彼唐人百種猶難驕我裨官之權而别夫巳氏也是可拄難我者之口矣是可拄難我者之口矣

十五國風删序

輦轂之下四方所瞻籍名虎觀君子六千曰鄉序困人而取償于燕入宫見妬功令束焉雖然北方之學者似未能或之先也删北都第一

維茲南國　高皇所都毓爲人文闈闡詩書虎穴探于龍頷得珠大江南北咸有是夫而區區耳食者必欲左吾郡而右三吴吾黨聞之曰噫其然豈其然乎删南都第二

武林西湖天下甲也菁葱藻潤人所樂也清冷幽奇人所畧也山水文章允相若也吾所取者脱人縛也與其煩兮無寧約也删浙江第三

制科一道東人耳眼吾所服膺臨川若士鬼神于文衙官百氏詎徒曰大江以西一人而大江以西之奇寔萃于此後来畸人皆其弟子删江西第四

吾每思啖生荔枝而猝不得一顆每夢游武夷九曲而醒猶高卧又每欲盡搜其閩中之奇者配焉而衡鑒太苦善乎羅景綸之言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删福建第五

搥碎黄鶴踢翻鸚鵡楚有材哉足以張楚吾所

疑者曰楚國之風何以不録于尼父而吾所録者直尊之曰靈均以来此秘未覩删湖廣第六

齊魯文學自聲教繩趣尺步多常調畸人諸義從吾好讀之一過一狂吽下士聞之則大笑嗚呼老氏言何與不笑不足以爲道删山東第七

晉國天下莫強焉力不足者多學而識之述而不作何以謂之文也彼所謂豪傑之士拔乎其萃郁郁乎文哉是以謂之文也删山西第八

小戎諸篇秦風為盛誰典公車未開超乘已酉之役公安為政寧稗而奇毋蕪而正遂令擊缶之遺不滅南風日競然則秦楚匹乎噫楚人勝刪陝西第九

南河之南是為中原中原之音或曰中聲是役也為舍昔而求諸今為標異而汰其平簡兮簡兮無可增毋乃太簡乎曰可也簡刪河南第十

東粵偉人楊貞復氏宦成諸篇殊有深旨閩中

之牘差可商耳小加琢劘無間然矣餘光映人來者未已刪廣東第十一

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故東南之儁倦于服而勤于舍三代之志善善也長故百粵之間特寬其法而簡其良一進一退各不相妨刪廣西第十二

明脂大肉久當厭去珍錯小品噉之惟恐其不繼吾所取乎蜀中正爾貪其小異脫令北學于中國不知當復何似刪四川第十三

黔之賓興殊少快意壬子開先筮為吐氣讀其名程開闢天地竟陵嗣來拔新領異茶有別香泉有別味詩有別才曲有別致旨哉竟陵太史之言庶幾伯敬先生之趣刪貴州第十四

麟經之錄邾莒其事不悉書焉然未嘗不列之也延陵之觀周樂自鄶以下無譏焉然未嘗不奏之也噫嘻以此觀風可以搜僻壤之踪而又

焉知滇之無雄刪雲南第十五

南宮吹雅錄序

洪永以來風氣未開宣泰之際體裁粗具粤推正宗僉曰成弘為屈一指王文恪氏樂平雲間具在所刪請益無已更一屈指錄成弘第一

吾于正德得文之正胄焉其兄事成弘而弟畜嘉靖者乎嘉之季則靡矣其不靡者有諸曰有之嘉之初年于斯為盛雖然歷數科來幾人而

已古語曰才難不其然乎錄正嘉第二
戊辰之一變吾不能掩其功雖然其視辛未則
有間焉江陵之相度吾不能掩其瑕雖然其搆
程式則靡加焉錄隆慶第三
顯帝初服文運更始南宮一人皆天下士大暢
玄風具區而已凡具隻眼者盡知其美而吾最
愛臣虎之言曰獨闢悟門曉暢玄旨嗚呼噫嘻
蔑以加矣姚江漢陽安得與比錄萬曆甲戌至

庚辰第四
歲癸未日方升開變局演奇兵吾師乎湯義仍
晉江叟徒冠軍越丙戌歷己丑衆所推陶祭酒
彼玉蟠僉曰否匪私言論定久錄萬曆癸未至
己丑第五
無障之興也其王霸之間乎王非假王霸則眞
霸嗣是以還凡尊王者皆在其籠罩之下嗟乎
如其霸如其霸錄萬曆壬辰至戊戌第六

或問近科諸元曰同安爲勝問同安曰人也奇
耶乎耶惟世所定雖然余惡夫一子遴出而作
者袖中皆有子遴則夫後來之儁能不爲子遴
者乃能爲子遴者乎錄萬曆辛丑至丁未第七
文章之道茹者吐之庚戌諸公奇情鼓之譬彼
開山蜀丁五之癸丑嗣興空靈輔之科不數人
遍相舞之維其舞之是以不吐之錄萬曆庚戌
癸丑第八

丙辰之役匪無名賢而何至今匪人據其巔斷
么絕六千古舌端然則自此而元燈尚傳乎曰
夫燈也惡乎不傳而但余惟嘉其紙上之研而
又安問其爲前茅爲後勁爲中權錄萬曆丙辰
己未第九
子書雖奇襲之則否乃其移入制科也遂極盛
于乙丑繁露塡膺太玄衝口或曰前此奚昉乎
曰是風也盎昉于一二國鄉書之手而南宮之

牘則未聞有前者唱于而後者唱喁也錄天啟
壬戌乙丑第十

甜雪齋文卷二

廣陵單思恭惠仍著
同社楊允升贊皇閱

崔瀧浥制義五刻序

鶡冠繁露之魄相遇于道而交相質也曰若奚為衣冠敝敝也曰吾驚焉吾名為子家而學于制舉解吾襦傷吾珠而剝吾膚也吾與若幾無以自存于是相率而質諸制舉之先正先正曰

我無是也君其更問之古人于是相率而奏諸尼山尼山曰非吾徒也若曹鳴鼓而攻之于是左鴻烈右太玄將相率而剔其穴詰其攘正其皐且逾徼孫吳操戈中商定案以雪諸子家之恥漆園氏聞而笑之曰無庸爾也夫彼法中獨不有真才乎第取真六銖衣之而石家之火浣自裁作奴衫矣第取真彫胡飯之而劉邕之痂嗜自無煩食指矣第取真麒鳳瑞之而蛇神牛

鬼之怪形自望風掃影矣夫制舉家獨不有真才乎于是始相率求焉而得吾灉浥崔子崔子有五刻行世大都吐靈心霏香唾而隃麋側理咸有自然之釆者祥麟耶威鳳耶人間彫胡末耶天上六銖衣耶試讀焉而以崔子為崔子是真崔子也因而使竊諸子者讀崔子不將自悔其諸好乎于是諸子家遂相率而交相賀也曰嘻莫余竊也已

起雲居制義序

月有閼風有雌星有隕閃太驟霞太冶雪太孤天之文種種莫如雲矣雲之變者如布如車如行人如倉囷如絳衣此兵家者言也雲之慶者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瑟輪囷此天官家言也其于雲之摹畫極矣而猶未也唐人出一語曰坐看雲起時五字耳而恍無定質恣態橫生是繪家所不到雲境耶詩境耶文境耶吾每見文中有詩文中有畫而今乃見文中有雲坐起雲居讀壽鄉文氤氳從紙上浮也則請以語壽鄉曰他人之文吾文之壽鄉之文吾雲之則請以天之文繪壽鄉之文曰有月之圓滿而無其閼也有大王之雄風而無其雌也有閃之光焰而無其驟也有霞之綺雪之潔星之燁煜而無其冶其孤其隕墜也蓋白氏家世受書而壽鄉方舞象時則已搜其家大人篋得古異

冊種種或抄或讀十指兩目悉以從之至是而胸中有字安得筆底無雲哉況乃遣筆之時淫思彌日每一義竟消鬱半眠不似淺人藏拙口口微雲澹河漢也其曰陟岵則壽鄉方讀禮焉蘇瓌有于李嶠無兒諸名流且移此贊壽鄉而壽鄉泫然也往往坐看雲起輒曰吾親在其下耶和嶠生孝王戎死孝壽鄉兩者兼之其人其文皆非世所易覯諸名流盍以此多壽鄉而壽

鄉歆然也藏修息游如恐不及噫嘻人哉文哉文哉雲哉

漁素閣制義序

作文如作字善作字者運腕之際意在筆先落紙之餘韻流墨外正使偶然數筆能令我見猶憐其不爾者雖復竟日墨池經年筆塚而舉止羞澁終是婢作夫人耳作文又如作詩每見妙于詩者別趣別才韻腸韻口情之所注一往而

文二之四　序

深因復移此手腕入彼制科便覺賢聖齒牙欲歌欲舞矣若夫株守老生之箋詁自縛心靈又或強麼無情之應酬輒云聲律詩何詩文何文耶吾友錢郎五長一俊人也字染晉汁詩味唐臠字中有詩詩中有字嘗以小楷行書薦其甘言秀句當之者色飛魂授如對麗人至其俛首博士業也亦復如是每拈一目倚馬立成無不葩吐春華韻浸紅玉所謂文中詩也且也墨瀋筆波時浮紙上傳眸一視宛宛欲流所謂文中字也人皆屬目天實生才咄嗟錢郎差不愧五山長矣余不佞腕中有鬼十指如槌墨池一辦香閉目搖手絕不敢道而未免賣文為活五七排偶時一及之誚余者至以為妨制科書也今幸得五長兼才為我吐氣試取漁素閣諸篇諷之何異使遠山磨喻麋令十四五女郎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哉然余更願五長溫君家舊事高

文二之五　序

唱湘靈鼓瑟詩也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唐人省試詩至今無兩五長其研仲將之墨拈諸葛之筆大書仲文姓氏以顏卷端俾人知君家世譜在風雅道中原自饒富貴也五長好為之

雙嶠亭詩稿序

詩一也有腴人之詩有瘠人之詩有具人之詩有畸人之詩腴人之詩肉食者是應制餘材臺閣故式順風而呼莫敢彈射瘠人之詩蠻覓者

是腐嘆傳聲風蓆剝㬥逆鼻而聞酸風滿紙具人之詩投贄者是滿腹應酬都無分別渭城一曲朝朝不輟乃若畸人之詩則奇服者是目攝今人多所不可吮毫冥搜古人見我單子曰余所旨葢在畸人詩云夫畸人則吾未能也雖然吾目中有之矣吾耳中有之矣吾葢牙間有之矣吾葢牙間有之讀其書也吾耳中有之遥聞聲也吾目中有之數晨夕也從來任目賢于任

耳則吾社顧非子氏吾得而論次之非子眼明而膽决心空而腹饒胸次種種高于鄴侯架又復嚴于九秋霜也故其為詩寧險毋易寧冷擕毋褻媚意且寧為藉弗為季哉試取而哦之哦其篇篇無阿格也哦其句句無阿響也哦其字亦字無阿叶也雖居者十之一巖居者十之九北山之麓有亭焉輒詩于亭亭側之水有舟焉輒詩于舟一切花之晨月之夕雪之霽雲之歛楓之紅草之碧茗之熟醪之香無弗舟無弗亭者則亦無弗側弁而伸紙者間有一二刹啄來請應酬語乎亟掩扉謝客至閉目搖手絶不肯下一字矣以此能自致其造亦以此能自貴其品令試掩非子姓氏第拈其詩目離置今人中奏之未始不暗中可別識也而矧乎誦其詩耶即令玆所論次雙嶠亭者僅其丙寅一歲稿耳篇無艷也然而有迥焉者矣峻焉者矣幽黝而

巇嵲焉者矣試傳之同人則已有為之瞿然者矣穆然者矣油油然勃勃然者矣夫如是則奚而畸於人焉單子曰吾所為畸人者畸于胦人也瘠人也具人也彼夫已氏者殆紛紛不乏人也夫如是則奚而不畸於人焉

王夢叟近詩序

嘗戲設一妄想于此聃周禦冠曠世高談也而惜不見其有韻之文假令莊列擻吟猶龍分韻

當有掩曹壓劉隸沈役謝笑盧駱而嫚李杜者或曰非也騷壇立壘各有肺腸正使相兼不如獨詣或又曰非也不見陶公乎清微玄遠都以五字出之試取而哦焉何必減莊子休列禦冠噫美哉古之人古之人遐乎邈哉單子曰又非也何必古人今之人有之矣吾讀夢叟詩見遠情焉見逸響焉短詠之為躍然長思之而未罄其體則唐也其品則元亮之遺其旨則聃周禦

文二之八　序

冦之所秘惜數十章正復勝人千百帙也盍夢叟巨目孤心宏文冷韻都不關世法中人棲止東山草堂境地幽絕翻覺南山南北山北古人猶未是勝場耳更有佳兒畊道芝茁蘭芳仰而屬和就時牒中已饒風雅余別有序茲先序夢叟詩三十律云或曰夢叟詩古別盡芬讀之惟恐其竟胡佀多篋中秘也盍悉請諸單子曰嘻買菜乎求益也且予不解蒙莊氏耶善讀者三十三篇祇須內篇一帙就內篇中又祇須逍遙游一句兩句已握玄珠不善讀者即使得盡傾夢叟篋中秘恐未免蜩與鷽鳩也其安從知夢叟之九萬里而逍遙之

壽湯慈明先生八十序

詩非小道也自留連光景者小之耳而古今刪詩之祖至昂其說曰可以興觀羣怨可以事父事君富哉言乎不復能益一語矣而不佞請即

文二之九　序

以尼父之微言竊為盍之曰詩可以樂水樂山可以動可以靜可以樂可以壽夫詩之可以樂山水也動也靜也樂也人知之至其可以壽也非深于詩者或未之知也于何徵諸于吾社湯慈明先生徵之先生生于五山下五山雄峙江湄吞吐潮汐其異氣所孕不乏詞人而先生持為詞人之冠每一登臨詞鋒飈發益自有先生而五岳之巑岏與夫萬頃之澎湃不在山水而

在先生七寸管閒他游人雖復竟日看山恐山靈未之許也且也先生游屐所至嘗之燕之越之閩矣已復之金陵之豫章其所過山川便為生色藉令其胸中筆底無此我我者洋洋者其能出而與山川抗乎哉故曰詩可以樂山水也先生即蕭然一老諸生乎而才名滿天下自吾里益卿思進兩司馬以至婁東兩琅琊四明屠緯真臨邑邢子愿無不折節為布衣交者其後

山茨社開先生主盟異羽朝而不佞夕焉每覯先生縱橫文酒跌宕詩歌往往踞諸少年上而終無倦色四方來乞詩乞書者戶外屨恒滿而終無拒色閒以其餘游戲為手談亦復居第一品也先生異人哉然當其側弁而哦神往來開元大曆間輒竟日喈如矣即後先守通者晉江林公江津周公咸慕說先生甚周公至為梓其詩以傳而先生未嘗至于守之室也名士風流

高人品格益兩兼之故曰詩可以動可以靜可以樂也乃若詩之可以壽也何居詩者天地之靈氣也其得氣之全者造物亦不得而局之令試溯　明興以來山林之稱詩者有能兼總諸長包羅萬象如先生者乎雖世所艷稱太初茂秦百穀輩有能盟齊秦而薄邾莒如先生者乎有能當八十之年而詩興益酣文心愈王韋推老而才進如先生者乎夫得氣之全者則先生

獨也故曰詩可以壽也或曰洩造化之秘則真宰盍仇諸是殆不爾夫鬼才癖腸則造物者默仇之矣先生淋漓元氣出之自然是晚近良箴也真宰方藉先生之永年為詩壇坐鎮而庸怯居諸耶且從來詞人多不護細行又或誕傲多矜忮而先生風敦孝友尤獎借後進至老而彌篤也是詩人之得天者也故曰詩可以壽也或又曰彼庸庸者不壽諸是又不爾令夫太清之

上猶無頑仙而何有于震旦國中晝蚩蚩而宵夢夢者縱有遐齡直偷蔭桑榆耳可謂壽乎以先生之才之學之識而將之以德也閱百年則不朽百年也垂千秋則又不朽千秋也蓋必有如先生也者而後可云壽也故曰詩可以壽也矧先生懸弧之辰為四月既望夫四月則純陽月也純陽者丹臺石室之所貴焉又其日稍遡而前則瞿曇氏之初降也先生雅負仙才讀其

詩已令人飄飄有凌雲想而胸次更灑然塵外少壯時嘗手散千金了不問家人産迨晚年逃禪對酒自永族外不以供匕箸也覺摩詰太白香山去人意不遠者則請更為益兩言曰詩可以仙詩可以佛直與尼父之宗鼎立而三之先生其許我乎至于令子之冠袴綵與夫孫曽之多汗血方將用毛詩起家而先生眼看四代耳聽一鳴益不待驗發之期也可以先持為先生壽而不佞竟以詩先之者知先生不以萬世換一朝且以徵夫詩如先生詩之為道果非小也

王畊道制義序

時義之于古文辭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往昔排比猶是沿門托鉢今兹帖括實為踵事增華試手數科來名牘覆之有可舞可歌可餐可咽者矣謝朝華啟夕秀翻陳案吐新靈文人之眼文人之腸文人之舌蓋無一不麗于紙上馬騷

壇藝苑之英卒亦無能踰乎此也夫如是奚而異然則時義之于古文辭遂若是班乎曰噫不盡班也夫古文辭之路寬矣題之前題之後題之左右無不可肆言之也目前之景薄海内外之物無不可漁獵之也且也不得之通都大邑則得之名山大川往往後炏骨而朽而以俟百世而時義不爾數字之目就而摹之不得溢于目以外也金口木舌各有指歸縱饒子史之籍

巧極工錯竟非其倫則一切旁趣不得闌入門以內也至于風簷之役非以自娛寸晷無靈便成殘液彼其問世之不暇而暇埀世乎哉夫如是又奚而弗異異矣然才士時吐其兼長同乎然英人或挫于尺幅余間與眒道衡此未嘗不互為三嘆也眒道尊人夢叟氏風雅之宗人人尸祝而眒道復勝驕腦貴迥異時流天上有籙地下有藏枕中有寶帳中有秘悉耿諸其胸矣

屈首為時文字高奇玄博吾黨所推而俗眼不同猶多按劍諸知眒道者曰以眒道之才何患不遇遇不遇命耳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每詠斯言堪為賈壯矣勉旃必無易故眒道領之諸愛眒道者曰以眒道之才何所不可能傳世不能入世豈眒道所甘哉勉旃不妨易故眒道又領之而余不佞既知眒道復愛眒道則請劑量于二者之間願眒道姑先其應世者稍後其埀世者或徑就其埀世者小寓其應世者其同其異眒道自饒為之然眒道將無詰我曰若之析同異酌今古河漢其辭亦佹得矣而其數奇亦復爾爾何也余猝無以應之為自笑絕倒而更質之夢叟

刻觀世音大士本紀序

觀世音大士本紀者緣起於王弇州氏所編六部經呪而不佞思恭與同社楊子為增定成書

者也以諸宰官居士之力授之鋟人既竣役而客有難余者曰子儒生也不傳東魯之竹書而緒西方之貝葉且西方聖人其書三藏而獨孜孜于大士數種也何居余應之曰客且以為西方聖人與吾東魯老師有二乎哉夫二之者則褻衣訓詁之流魄狹于咫尺之垣目束于徑寸之睫故買櫝遺珠悉以第一義歸讓之瞿曇氏耳若令小涉其藩當不至河漢矣至于大士之

耳根三昧尤極玄微而委巷之言妄巾幗其稱號遂使巫媪之屬口實不休其稍知尊大士者亦僅習普門品一種耳而他固未及斯編之所為不容已也然則其首心經者何也曰弇州氏不云乎此我大士妙明之本體也其次普門品也我大士圓通方廣之用也其次二十五圓通也合體用而廣大精微之且以證其始也其次二菩薩授記也極樂之界相道得而因以證其

終也其次大悲陀羅尼姥陀羅尼也謂秘密雖不翻而種種心印可以奉持也此皆弇州氏所先我者雖然前四種則仍之後二種則小删之也其删之者何也曰翻譯者非一人矣有強增焉有複說焉故删之也其益以隨心陀羅尼者何也曰是白衣大士之心印也求胤嗣者尤歷歷如響焉故益之也其次以十六觀經之一觀也是學人所以見大士也不容已也觀止矣復益以蘇王兩氏之撰述焉何居曰善乎大蘇之禪喜也以綺語作佛事非綺語也夫韓歐之文而識闇于此焉宜乎大蘇之迴絕也王氏之志核矣夫雖然其初非志也是六部經呪之序也頃有為大士志者焉余讀之其文殊不斆王氏也其語更不足闡揚我大士也故取王氏語小裁之而志斐然矣大士之本紀備矣何居乎稱本紀也曰大士之尊也無異乎南面王也且也

弇州氏已微啓其端而不佞思恭不過為暢其旨也令而後大士之本紀如日中天矣即吾東魯老師而在亦當為首肯焉而客之難余何為者既已答客難因以斯言遍質諸宰官居士及社中同人焉而借置之編首

徐仲康白狼游草序

吾黨生于白狼山下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而今茲乃見吾仲康仲康之來游也

筆耕硯田以為資斧雕腎鏤肝以為勝具畧不足則膏繼之而其將歸蘭陵也遂盡傾我白狼之奇入其文焉以去諸居白狼者爭之曰白狼山吾家几案物也乃倏為寓公有耶會須從仲康腦後攫得以来毋令奪去傍一客解之曰山水者天下人大家之山水也能躭奇者便是主人何必攫還任其携以去耳又一客曰嘻山水之奇久已在仲康筆墨間矣欲攫還則不能任

其携去則又不可盡留其文于白狼之下使其奇中分焉余聞而進諸客曰諸君子皆奇人也欲攫還者奇欲任其携去者更奇欲中分者更奇之奇雖然合之皆以成仲康之文之奇也請志之仲康之文之前庶以徵吾白狼之下至于斯者多君子生于斯者或亦多君子也維仲康亦曰君子之生于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

湯慈明先生續詩集序

今天下名文章家大江西南有二湯臨川宣城是也大江以北亦有二湯則慈明襲明兩先生是也一時風雅各自成家乃兩先生胞係肩隨金昆玉季以此方彼更為難耳余獨怪未得臨川之深者往往極口詆歷下弇州以為快論試與平心持鑑則歷下之摹擬誠不耐其同聲若夫弇州之大成此亦何容輕議彼其之子將無已甚其齒牙予善夫慈明先生之詠之也曰作

者吾宗有二湯臨川詞曲冠詞場宣城制義堪變絕但願無輕罵李王斯言也不可不使詆李王者讀之又不可不使泥李王者讀之益惟先生能不為李王乃能為李王亦惟先生不輕詆李王乃正不復泥李王也余讀先生詩閒為蠡測則先生之逾勝前人者概有五焉從来詩部之司盟者率多冠蓋蟬聯而相與為順風之呼其勢加疾而先生獨以布衣之雄驅騷命雅遂

使少微之光焰不減台垣一也即從来韋布之最馳聲者亦不過郛莒彈丸沾沾自喜而先生坐擁墨兵非齊秦之賦不出維時同操觚翰之秀咸頫首北向而稱主臣二也今夫玉工之業玉也與化工之葉木也工既不侔巧匪並儷兼此兼彼益戞戞乎其難之而先生工巧之極歸于自然其工則凌雲臺之材木不爽錙銖其自然則又宛乎元氣之所呵成毫不煩締構也自

非天實生才人力胡能爾爾三也詩在今代厥體實繁工五言者或詘于七言習古體者時艱于近什加以慶弔酬酢率疲津梁而先生一一饒為之靡請不應靡體不妍欲傲先生以所不工而不得也四也至于老而才進昔人所難頃惟弇山一老庶足當之而先生大耋之年縱横跌宕詩腸愈繡詩筆愈神試取數年来近什哦之奚翅諸少年難為勁敵即以先生自視乎轉覺膂力方剛時猶未臻此境耳漸老漸熟乃更玄微五也之五者得一焉亦足以霸得其五寧不自雄而且也棣蕚荆花自相師友吾殆欲以我江北二賢驕彼西南兩氏也彼循聲而輕詆李王與夫循聲而受役于李王者其能衷彼往哲成此一家言也乎哉盍先生之衷李王者又有詩曰新篇朗月數千觴耐可風壓不離脣變態縱横千萬出始知元美筆如神其定論久已

若此更安所庸不佞贊一詞不佞贅矣

馬稚游近詩序

稚游與余同騎竹馬已乃同耕硯田余後稚游生者千餘日稚游恒弟畜之自少迄壯頻出其情神以相嬉也猶憶稚游少年盛氣時兩眸子横睨一世多否而少可日夕神飛古俠烈譜中馨其俠骨往往碎唾壺而鼻端火出矣憤激慷慨狷介自喜是一稚游也入世以来多所閱歷

拓其胸次遂可呑雲夢者八九衆中別識咸目之曰豁達曰通方束髮時裂眥説劍之風澗焉頡淨是又一稚游也然皆章不鄙夷不佞不佞頗自號知稚游者顧非予曰若惡知稚游若所言俱尚非稚游也然則予知稚游乎曰知之予其別有一稚游乎曰有之于是不佞乃莞然曰予勿言予勿言吾更知稚游矣有物于此爍熠晶光陳玄和濡毛穎抽良萬石受成而登于楮

先生之堂其自賞焉者直欲護以異錦享以妙香而二三同人為字之曰取裁一代振響三唐然而非古人之餘沫也云出自吾稚游之腎腸是又一稚游也雖然稚游盡此乎曰未也稚游稚號書淫酷耽詩癖嗣今以往日月方遥彼其意蓋晨數而心燈夜爍者其有已耶來之視今無異乎今之視昔稚游之十倍我也益自騎竹馬時已然其十倍于今也則更自今之一編始也顧非予曰有是哉予之稱稚游也近而遠約而賅綽綽乎其前途乎是又一稚游也

贈庠師楊述三先生序

從來冠進賢而為　朝家造士者内則大宗伯大司成之屬外則督學使者與師儒之任耳然而閒嘗為之説曰師儒之任倍難于内外亦倍急于内外何也大宗伯距下士遼邈徒以空名相隸大司成日循故事而班之往往貲生視内

者居十之九即學使者號稱教父乎然風簷寸晷之外士辱常無敢望顏色焉惟師儒之于士子朝斯夕斯鼓之舞之耳提焉面命焉夫士固難以令迫而可以教成也故曰倍急于内外也諸内外之任率由春秋兩榜要以朱衣首肯不無邀一日之靈焉乃若師儒起家多自明經高等試由此而遡之夫其饑于學宮者越幾歲時而後膺貢選膺貢選者又越幾歲時而後沾一

命鱣堂一席地有不從下帷攻苦中出之乎哉
故曰倍難于內外也　國初科貢兩行而師儒
遴擢時時有異數及之亦曰此中有人自不可
資格限耳吾師述三楊先生菰澤宮者再稔矣
聞之淮陰人云其家世受書無裔宇嵬瑣者而
哲昆司農氏尤駿厥聲先生與偕稱二妙乃由
遴人來司鐸也五山下光可燭焉而先生靡驕
人之色先生自令義津梁且家世多畜古異書

文二之二十四　序

經師與人師並口諸弟子手時牘請削及借古
就讀者多彌日也而先生靡拒人之色廣文夙
號冷署先生尤如水自盟苜蓿盤空與朝旭光
相映也問其槖中之藏仍來世時所挾牙籤百軸
耳即月俸升斗與諸弟子涓滴潤幾里耶而先
生靡慍人之色先生春氣所噓士多自愛州大
夫曰吾兩其黍苗而先生風其桃李則心折焉
而兩臺使後先行部至品藻非常其薦牘且繼
此宵馳矣而先生靡干人之色諸弟子間日羣
相語也曰吾師乎吾師乎則請詰時貴受言以
贈先生無已則請借時貴姓氏以序先生而先
生靡許人之色既而曰若曹以貴人齒牙為賢
于縫掖乎我則異于是因呼思恭曰而來前而
為我受筆札之役蓋先君子與哲昆司農氏並
舉南都而思恭又獲以文辭北面兩世皆至誼
焉乃借口于衆曰兩臺之知先生也固也雖然

文二之二十五　序

先生重臺譽者也非以臺譽重者也令夫霜嚴
之口角誠不易陽春然膺之者猶或萌愧色而
先生聲實兩衡美無溢格在一時品藻中正爾
軒軒若朝霞舉也即旦晚　上召問臺臣諸勝
序之長誰歟一洗暮氣為不可資格限者令具
以先生狀置對不且重臺臣之咨諏曰囊無遺
彥乎哉若夫先生之自為地則尚不肯借筆舌
于炎貴也至下需冷士之片言此其品韻何如

者而直待兩臺一交口重耶諸弟子則又聳相語也曰核矣夫其斯齒牙耶先生果重臺譽者非以臺譽重者也雖然兩臺之鑒焉可誣也夫以不易獲臺譽之冷官加以不欲借臺譽為重之冷人而譽必及之則其急先生也難先生也殆亦不肯以炎炎者奪矣思恭曰審爾雖謂臺譽重先生可也贈先生也亦以贈兩臺也夫

桃波墅詩稿序

書畫家逸品在神妙能三品之外而賞鑒家至有列之三品上者其以文評書者或曰右軍似左氏大令似莊周然而人之嗜莊周也固賢于其嗜左氏也維詩亦然李杜之神逸右軍之父子也至畫格參差適多別鑒米之顛也倪之迂也其脩然者矣逸品流傳新意錯出有作洗硯圖者不須人物但于踈林下畧露灘磧委一硯草中耳又有作洗硯圖者則柳枝沙岸邉一老傲立而更不須硯惟題句云烟中雲樹出復沒風外柳枝斜又斜秋色不禁初到眼偶因洗硯立平沙此又以詩為畫較之畫中有詩者不更逸哉吾每過顧鎮之齋中閲鎮之書如其畫閲鎮之畫如其詩閲鎮之詩如其人總之氣韻瀟踈風格灑脫不添塵一點也而詩尤韻絕往往吟興一發輒走桃波別墅招其李非子暨諸同人分韻拈之或走南山下策蹇道中一吹天籟

間就山僧買得獅子峯哦焉嘯焉浸有卜築終焉之志蓋匪直紙上數言即其人亦殊饒詩意矣若夫書畫之與詩通也又其揮灑焉盤礴焉者也無聲之詩與有聲之書畫橫見側出皆令人所不敢望其項背者洒杯茗椀之餘出口就腕之際宛乎江左諸賢遺韻焉然則鎮之殆非今之人而晉之人也晉人多逸品吾所絕愛請與吾鎮之共之

廣陵單思恭惠仍著

同社楊允升贊皇閱

江汝敬先生七十序

遷有談固有彪甫有閑軾轍有洵有開必先豈其然乎而吾乃請爲之說曰談有遷彪有固閑有甫洵有軾轍設令世無深山大澤其安從產龍蛇而瑞之故不知其父視厥子不知其子視厥父千百年品藻之殤未有易者益自吾與江契此游因以知其父兄因以挹其風氣伯仲叔氏皆儁人也而余之知契此者較深其學自十三經廿一史以迨九流百家其才自制舉業以迨詩歌古文詞其交游自東海白狼以迨吳越閩楚其知名自髫齔以迨今方壯其無咎自大節以迨小物而契此咸不自居也居恒持論必本其趨庭餘淑曰吾翁面命之力吾翁耳提之

力甚則曰吾翁身示之力維汝敬先生亦曰我常自教兒也間嘗得先生一二大事以鉛槧摘次之先生之出後世臣公也僅與所後母盧抱影而居其家人產悉以屬北源公而先生不問也曰吾所自出也其後家道屬齋宇公宜問矣而先生不問也曰吾所肩隨也即齋宇公讓形于色欲予契此而平其產異以報先生而先生仍不問也曰夫人兮自有美子也此詎晚近恒遘乎哉乃若視母盧亡著及其身後而以孝著惠盧出之女兄而以友著日擇人師經師善課其子若孫而以嚴慈著且也上自族戚二毛中及比隣同室下逮驢媼魚儈而以善物無忤著衆實有口俱無間然而力葺宗人之塋域至塚中嗚嗚有聲則感且及枯骨矣然則先生之有子也有子而賢也有賢子而多也多賢子而稱七十觴也宜也故曰不知其子視厥父也或曰

猶未也以諸子之才名不難聯翩决起旦晚稱新貴人而加以諸孫曾之茂異會須人扶半通之綸以爲先生壽乎而余終謂此夫有待也其以貴子壽也賢于其以常兒壽也獨不曰其以賢子壽也更賢于其以貴子壽乎且不覩夫貴人者之竟泯泯也而因以其親泯泯也彼其所得與先生孰多故又曰不知其父視厥子也則余之壽先生也仍請爲之説曰遷有談固有彪

甫有閑軾轍有洵

楊贊皇副卷序

隃麋不律之靈氣每三年一聚于春榜脱士子之手腕侵主司之眼光往往與鬼神爭一日之合其爭而勝者能令人姓字俱香齒牙都韻然勢必借幾許詅痴符爲之點綴故一榜中名儁與倖収恒相半也至其爭而不勝者未免書空咄咄路鬼揶揄然亦必借幾許俊人爲之增價故其靈氣所飛萬難遏抑愈覺攝人眼光能使衡文者再欲甲再欲乙而卒無如鬼物之妬何并能使旁睨者一爲贊一爲嘆而已無如淡墨之定何則吾社贊皇氏其翹然矣贊皇文故英奇夭矯茲更靈潞清真一絲不挂辰之役闈中遇段王屋先生針芥投水乳合也乃以溢額故収而復漏奎宿懶啟事歟朱衣吝點首歟一日之合有權一字之合遂無權歟而余謂不爾前

途故在特小遞期何遽爲贊皇佗傺今試馳其牘于十五國中諦爲展玩恍有雙眸烱烱從牘上迴矚人也世自饒目成者恍有冲氣拂拂從牘上出迎人也世自饒氣應者又恍有心血數斗從牘上隱隱來没人也世自饒心折者以視陪位中倖勝之品價誰縮誰昂誰甲誰乙則隃麋不律終自有權即司命之靈何得不避三舍哉乃贊皇又示我同人之牘爲昭陽李士澈氏

亦受賞閱中者驚怖其言河漢無極殆與贊皇氏稱匹敵焉此皆余所謂幾許俊人爲副牘中增價者也筆墨之靈氣今聚吾廣陵一郡間矣

四書窺序

今天下子書横流矣闢子莫若以經經凡十有三也自制科欲而士顓一經治四書者乃倍蓰于他經惟其童而習之故浸與相狎以爲平平無奇不若他籍之可喜可愕而余則謂四書之

列于經也具洙泗之淵源亦可爲史屬聖賢之手筆亦可爲集即以子求之孔子之稱子固也曾子子思子孟子不亦子耶審爾雖以四書當四部亦何不可而鶡冠鬻露之殘魄輒欲安分一席地及質以孔曾孟氏之堂室猶然未夢見也縱使輿語難字填滿胸腹具安所用之故真博雅人讀盡天下書鮮不由善讀四書入者所憾講貫之家胸中無物腕下多塵則猝然遇五鹿獄獄又安能折其角乎吾里湯襲明先生今之真博雅人也才映千夫學淹四部向嘗經馮開之祭酒賞識非常乃僅僅以一領青袍僨其久餓文人之厄如何可言而先生不自侘傺間與哲昆慈明先生揚扢風雅壇倡荒㢘一時大江南北誰弗知二湯者先生則又今古迭陳彌精故業也益問字者恒數百人下帷者已四十載始成今帙曰四書窺集諸家之大成透一人

之獨悟高不假途于葱嶺卑不拾瀋于甕甍千百年金口木舌之神宛從隃麋側理間呵之欲活直是著書者筆兼手口固將使閱書者疴失膏盲耳至其外言一種釋縛解黏復饒别趣不是他說家舌本纔過輒味盡言中也吾輩久注斯編勤請開示而先生老婆心切爰付鋟人今制舉家而手一編也一切仰面屋梁者可坐逸也豈惟制舉即講學家而手一編也一切坐擁

臯比者可暫撤也又豈惟講學即工諸子家而手一編也一切詰曲聱牙者并可索然無味也先生之功夫下偉矣夫而余更謂以先生之才雖表章經文亦奚難者蓋昔人有言擬合羣籍中尼父諸語奉以為經其諸賢之粹者以類附焉因以爲傳庶幾配五經而六之乎是一說也大學中庸出自禮經多所紊亂頃漪園焦氏始取政和間石經本寫兩傳之善否完缺一覽瞭

然浸假更定成書縱考亭復生得不爲心折乎是一說也孟夫子文筆之奇爲韓蘇所自出而世所傳老泉評本殆貫人妄爲之者獨未宜別如評測令文焰一新以拄諸子家之口乎是又一說也諸如此類自非老于經學如先生其人者曷任哉雖然此猶就四書論也試更進而求之詩之祧卜子夏而躋新安也禮之屏儀禮周禮而雜以陽翟大貫也春秋之外三傳而内康侯也孝經之為尼父手著而不列學宮也即尚書亦有今文古文之別焉所未煩商訂者獨大易耳先生以治四書之餘力因而及之乎十三經之盛且如日中天矣闡于莫若以經願先生終任之

闕壯穆紀定本序

闕壯穆之在後世愈久愈顯其進封爲帝在吾朝萬曆間而其有雜行諸紀則已久吾友邵潛

夫戴方生氏務舉其全而汰其冗因名之曰定本而問序不佞不佞爲竄其著述之旨凡十有六蓋井井如也繩繩如也又烺烺如也二君子之于壯穆良有勳哉不佞亦幸附以傳焉爲一一叙之首叙其世系曰人盡知先主漢裔不盡知壯穆龍逢裔也又不盡知鼎草之際猶餘裔也前數千年之有以前後數千年之有以後天且弗違而況人乎而又何有于麗氏之么麼彼

龐氏者殆真忽諸次年譜曰壯穆生而建安壯穆歿而黃初雖章武之大書猶遺恨乎一隅然則此數十年間建安之所以不遽黃初者伊誰力歟譜壯穆也所以譜漢也次封號誥命曰由漢而唐而宋而　明由侯而王而帝君由漢壽而武安而協天歷代之所以推尊者至矣彼夫曰魏曰吳曰曹曰孫固已播爲冷風蕩爲野雲而至今談及者猶唾棄其姓名嗚呼噫嘻然後

文三之九　序

乃知髯之絶倫次實錄曰昔人有言無一事不可與天知無一事不可對人言斯人也三代而下誰哉誰哉必也豪傑而兼聖賢令試稽壯穆之行事有一不炳二曜而燭九淵不觀其自云乎心之在人如日在天次遺蹟曰壯穆之神蓋無所不之也壯穆之遺蹟則太行之西也與夫荊楚之隩區也過其地者洋洋乎如在茲也筆之書者遐哉有餘思也曰自有斯地以來寧獨斯人之生于斯也嗟乎地亦有幸不幸焉彼蚩蚩者蓋猶未之知也次論辨頌贊曰自陳壽之帝丕而武侯以迨壯穆無不受其輕詆自後世之有定評而如龍者龍如神者神如鬼者鬼曰論曰辨曰頌曰贊猶庶幾乎春秋之旨讀之猶足令頑者廉懦者起而儼覩當日君臣兄弟朋友之誼陋彼壽乎與丕等耳次奏疏碑記曰令天下之尸祝遍華夷者惟吾孔氏之與瞿曇乃

文三之十　序

壯穆之祠宇更不啻鼎足而三焉甚至三家之村十室之邑亦莫不香火之熒然維茲有碑版者賴文以傳猗歟盛哉其無文字者又何止乎百千次詩詞祭文曰詠言之在他籍不過燁燁采于詞人其在于斯則實可以興觀羣怨實可以事父事君匪數公之獨賢也曰邀惠于壯穆之靈雖片語其猶謦欬區區聲響之工拙夫何足論而又況乎陳牲裸酒之文次靈異曰今膺

儒争言無鬼神矣而一闢壯穆之靈異也亦自心折焉而不敢有異同之争惟其真故也則請爲暢言之曰子不語怪亦不語神特不語耳何嘗曰天壤之間無怪與神是宜二君子之備志以徵亂曰志壯穆者多矣或畧而未備或備而未核或核而未馴兹紀也詳而確澤而雅潔而有體洵哉其稱定本也非博雅君子明于大義者其孰能與于斯哉蓋二君子曰其事則徵其文則紀其義則某竊取之矣

楊晉公制義序

吾社之談執者言人人殊有同盟而無阿格也嘗一夕酒間互評諸兄弟各自成家至晉公則或曰深心或曰大力余更曰兩者兼之方爲定評因索苦引滿置晉公前曰請以此酒澆君筆墨如余言不妄者當使字字隨酒氣拂拂上飛晉公受而飲之諸兄弟各各首肯去蓋晉公冷悟鞭心神工助腕居恒當吾社筆戰時余强從晉公後然余性跅弛或談言錯出又或乂手步中庭遇奚奴以果茹餉至手自奪之用爲戲笑迨舉燭而始蒼皇就坐任腕疾書以爲常他友人亦或有微似余者時時相戒勿爾尋復蹈焉獨晉公拈一目輒危坐遠想恍揖金口木舌于前一一酬對不暇共吾曹語也視吾曹愢愢吷，墨時則晉公已精光適紙欲索筆而呼飲具矣

氣定神閒往輒破的宜其爾也每傳其義不待三行以下始詫神來即落筆一語往往如獅子捉兎全力赴之已動我生瑜生亮之感嘗欲取晉公之銀鉤鐵畫者鎮我之輕浮而不可得又欲取晉公之意蕋心燈者遠我之凡近而又不可得則意晉公殆天授非人力歟乃晉公下帷攻苦與其伯氏賛皇爲玉葉之雕者非一日也猶記酉之役伯仲兩氏偕就宋羽皇于京邸各

質所業羽皇爲交評之云伯氏之文每欲夷然入雅仲氏之文每欲超然入悟二難真二妙也已復云伯先飛去仲也其嗣振翮乎維時伯子果如所射而晉公數載以來猶與吾儕同係一衿絲也何日得踢翻虀甕令茲且擊碎唾壺耳然羽皇之評久已傳播人間首驗吹壎次應及吹篪者矣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曰深心曰大力非所云超然入悟乎哉晉公勉矣其知君

文三之十三　序

筆墨者已不獨吾儕二三子矣

邵潛夫別集序

古文辭之著述往往爲他業所消者一曰經生之業吹竽小技日夕寢處其間昔氏賢文祇借爲風簷寸晷耳羔雁耳初何益世間毛髮事一曰代庖之業崔季珪貌雄遠國固自雅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反埋本色此不足欺匈奴使者況其他耶一曰應酬之業令日祝懸弧明日慶遷秩非必其有半面識也徒强勉從事其何所關性靈噫以此求余蓋三業咸有之乃吾友邵潛夫則洗去三業而專精著述者其別集具在可考也蓋潛夫之言曰吾憤彼交游之有市心也而懼夫四倫之果缺其一也爲凜凜焉爲皇皇焉因是以成友誼錄吾睇彼細民之恃有長吏也不啻弱子之賴有茲父母也能無爲惻然乎哉因是以編循吏傳吾生而善病乃所見醫

文三之十四　序

師率多幸肺腑之無語者衛生之經治于未病蓋可忽乎哉因是以有引年錄亦可云小益于世界矣然而此身如束恨不能學諸幻人吞刀吐火變眩百出令世間貴賤貧富得更迭爲之也因是以志幻錄終焉不佞所聞于潛夫者爾爾因自嘆半生精力何至徒耗于經生業中即稍及古文詞乎而代斵之斤削與無情之應酬不能悉謝去也舍是亦吟風嘯月耳其于經世

之著述或云有待尚爾寥寥嗟乎安得不時時
生悔愧也潛夫少負勝情輒謝舉子業不問所
性復狷介多矜重數十年來竟日杜門手一編
門以內無雜賓也故得一意著書種種皆屬宙
合大事不似余輩書生自前所云三業外亦徒
增綺語業者雖以所爲韻言深入漢魏之室諸
名流久已敘之而潛夫猶秘諸篋笥不以示人
意似謂其十之一小渉酬應視別集之有益乎世

仍自不佯耳潛夫真广時有心人哉讀書如
潛夫始爲有用居巷如潛夫始非無人嗟乎余
之時時愧悔奚解也雖然可解也得友誼錄余
不必更搜金蘭之籍矣讀循吏傳余不必更翻
經濟之譜矣且也引年一錄余即善病如潛夫
不必更覓尊生之笈而志幻之怪偉奇變洗目
鞭心余又何必更揖齋諸而拱虞初也蓋潛夫
居其勞而不佞享其逸不佞幸矣其愧者雖自
愧而悔者殆無庸悔矣不佞幸矣

吳虎侯遺集序

自屈原死後千五百年而梁溪吳寅虎侯復以
異才沉江死且其受禍倍烈不死泥沙之中而
死羣盜之手天下聞而憐之惜之不減宋玉諸
人之弔屈也然虎侯之于屈氏不獨才相似難
相似即氣之莽蒼鬱浡亦相似蓋生長吳會而
乃得齋楚之氣爲多就其生平持論所極口者

惟尊古之歷下生夫談歷下于歷下之時誠不
能爲剽襲者解乃談歷下于虎侯之時則歷下
之盟冷矣談公安者方且人人痛詬歷下以爲
藏拙地而獨有人焉起而反之習乃得創恒轉
見異自非具大豪傑之心眼其誰能爾爾耶即
余不佞亦妄好持論猶不過爲兩行之語其于
歷下之文筆竊謂在今日反是珍庖至其有韻
之言終未免致疑于千篇之一律也而虎侯不

爾徃徃從衆中奮臂疾呼直欲與浮慕公安之徒明分爲左右袒令其籍具在試取而讀之則滔滔大篇寥寥短章遂無不攝古人之髓而遺其魄吸古人之液而棄其滓者而文筆矯矯尤稱獨絶然後知虎侯之真有大力也惟其能不爲歷下所以兼能用歷下亦惟其能自成虎侯所以并不妨時時口歷下也令一切尸祝古人者悉能如是又何至受公安唾哉歷下于騷賦

文三之十七　序

未及爲虎侯于騷賦亦未及爲而吾竟以莽蒼鬱浡之氣古今有真同調者宜其嗣汨羅之統折詞人之心更似跳歷下而上之也不則子安之倫才鬼沉淵者正不乏矣而何以弔古者獨爲下湘纍之淚耶此吾儕手是編而爲嗜吁太息恍然欲置之于九歌天問間也或曰子所言猶前數十年之虎侯耳既來白狼則方日夕以瞿曇氏爲師而空諸所有雖一身之寃憤當且忘焉而奚有于腕下之工拙與夫往哲之異同不其眇眇歟噫虎侯能空諸有矣故自視或然而吾未能空諸有者其安得眇眇視之且瞿曇氏之言猶不無精鏤與削鬼神于文也者而況虎侯又況品目虎侯者也虎侯之籍蓋散逸者八年而門人孫郁離紫文氏能不亡其師也爲隕涕收之遂以付梓其籍在白狼以後者十之三而余尤俟其十七之未渡江者

文三之十八　序

楊母戴太淑人六十序

社中六七君子自不佞外皆得奉其慈氏觴也而獨贊皇晉公之慈氏戴得稱太淑人則猶以先大將軍貴云乃太淑人當大將軍時一再御冠帔輒屏去不復御時時呼伯仲两氏前曰吾幸不愧爲人婦矣更欲不愧爲人母也二子其各以冠帔進乎益大將軍爲國虎臣封疆在念不屑屑問家其義方之訓太淑人半以九熊代

之故江存倍切每遇社中筆戰恒從屏帷諦聞作韡上觀往往手自調酒脯甘芳付童子以出慰勞備至迨兩君晩視匕箸未嘗不諄諄詰問今日之役某某義爲最某某爲次及二子今日義云何爲最爲次吾早已望氣而俛得之子其語我兩君一一具實對皆符太淑人言又未嘗不撫掌歡笑詫射覆之工也吾儕聞而私相告語愼毋以文事戲恐太淑人笑之齒冷即伯仲

兩氏亦以此私相策惟懼負慈氏言焉酉之役伯子薦賢書太淑人舉一觴觴大將軍曰慶若有子大將軍則移觴太淑人曰慶若能成吾子也太淑人趣受觴既而曰嘻此豈遽吾兩人稱慶時耶伯有前途在且更有仲在也居久之大將軍仙游而太淑人之課兩君者益以懔懔聞爲理大將軍前語相勗因頻及社中筆墨事社中諸子心儀太淑人甚時從兩君問太淑人齡

則甫六十耳伯仲氏之前途未艾太淑人之崦嵫亦正未艾也社中羣集而商所以壽太淑人者或曰金母之桃乎安期之棗乎三神山之丹乎液乎曰不然杳誕而不可致也則曰几上之三鵠八俎乎筵間之五色八音乎曰不然世家饒有之而不足貴也則又曰守相之羔雁乎戶外之千旄乎四方諸先達之筐篚乎曰不然夫此靡靡者竟何裨也則又曰諸詞客之詠歌乎

頌禱乎胼章而累牘乎亦既風矣雅矣曰不然恒見而莫之奇也則又曰以述古乎陶母之奇宣文君之烈乎以侈今乎太淑人從前之婦德之婦功乎曰近之矣雖然相習爲諛詞陳格而靡有異也太淑人笄而夫者安知其不吐棄之耶則何以壽太淑人不佞聞而莞爾諸君子求之外宜乎其未得之也吾求可以壽太淑人者太淑人自有之吾鄉爲借之耳且諸君子獨不

覩伯仲氏之二絲、、搽摩成矣聲實衡矣今古
合矣筆墨之氣且茲為異采而輝映庭階矣此
皆太淑人九能所得也伯氏之看花長安以此
卜焉固如取如携生春明榜中色而仲氏之青
青者衿則椰神九烈君亦染汁以胥雁行中標
兩名士也試操此二編以進太淑人當[illegible]然曰
吾今茲果不愧為人母乃益不愧為人婦也二
子之各冠帔我以重光而父其斯物乎則且具

文三之二十一　亭

大將軍所貤冠帔為御馬以受觴而因呼社中
諸子前俾各以此意歸觴其慈氏

甘雪齋文卷四

廣陵單恩恭惠仍著

同社楊允升贊皇閱

寓攝山諸遊記

遊金陵而不問佳山水也問佳山水而不及攝山棲霞寺也猶之乎入祕閣而不問古異書陟通都而不問知名士也其缺陷正等雖然緇流住山矣婦孺面山矣庸俗人狎山矣強目之曰

文四之一　記

遊乎恐山靈笑人無已時也歲辛亥余益寓攝山云則以北面張賓王先生故維時比肩北面者閩蜑吳越咸有人焉然客子常畏人不能一一過從投刺也第以一刺山靈幸山靈貪我周旋自夏徂秋遂踰數月每櫛沐竟則遊于賓王退則遊于山水間也好鳥涼颸明霞秀月時時極力娛山山亦極力延之欲以娛客而山僧更從旁撲棗見噉薦以苦茗鼻舌甘芬心脾清冷

(冷)幾不信世上別有炎蒸界矣因與山僧約須盡採諸勝以荅山靈而雙趾妬人未之許也進而質于賔王賔王曰盡則安能身到莫放雖宋人語亦殊有致焉且予好遊乎吾語予遊遊于山不如其遊于人也與令人遊又不如上與古人遊也慎遊哉余笑應曰有是哉師之進吾遊也非曰能之願學焉蓋賔王方刪秦漢間書五種津梁學人余悉取就山間讀之隨處配擬目

文　四之二　記

遊耶古遊耶筆遊耶管子一書高立古碧削峙孤孽其山之絶頂乎余間扶老僧過之望氣而止吃公子鬼斧神工千奇萬怪勢欲合而疑開徑繞通而忽轉則天開叢也不知巨靈五丁何時闢此異境躭奇癖險寀獨文人七寸管哉至戰國諸策或宏而肆或歙以歙或百武三休或千仞一壁余登千佛嶺蓋庶幾焉維石叢叢諸天環列巧匠斲山骨矣公羊也穀梁也賔王之

嗜之更賢于左氏也啇迋灑宕別饒異味置其然乎吾以品外泉當之試以語泉泉聲瑟瑟似有應者因思桑学𤘽袛解讀左氏傳耳乃復進而質于賔王賔王曰甚矣子之好遊也昔子長好遊以遊境奇其文章今吾予好遊以文章奇其遊境甚矣子之好遊也雖然遊止此乎余笑曰未也于是退而過靳尚祠動屈子想則遊于離騷暇而讀江總碑動明徵君想則遊于六朝

文　四之三　記

又暇而捫禹王碑動開闢想則遊于三代又暇而訪異僧三空動竺乾想則遊于內典且也晨夕于賔王數聆講貫每一登座則妙義隨口而流從遊者日更一友筆之落紙如飛手腕為痛而余幸得與于斯文也壯遊哉則遊于賔王無異其遊于管韓也公穀也戰國諸名士也意行無車馬倏忽畧九州安在必遊屐所至而況攝山諸勝種種殢人種種在望即雙趾妬余而兩

睟子未嘗不逕相許也余之遊于攝山者奢矣縱祇看山僧稱吾遊婦孺浪吾遊庸俗人弱吾遊其如寓公自謂善吾遊也作寓攝山諸遊記

五山拱北記

登五岳而小天下登五山而小通海然則五山其通之五岳乎乃五岳猶相聞不相望而五山則並峙如指掌五岳又皆與大江不相及而五山偏若與江水作緣也每一過之覺五片青芙

文四之四　　記

蓉奇秀萬狀而白狼居然稱長若刀及若黃泥若馬鞍抑其弟也軍山宛在水中央則更饒別境焉而波臣澎湃徧走五山之趾狂欲吞山山水相得欝為大觀不復知世間更有五岳矣夜郎王問漢使者漢孰與我大也此雖浪語正自雄耳所未足者五山面若南向州人士疑焉將無于我不屬乎嚴使君為之解曰山之陽金碧布地何如山之背峯峭摩天山之陽雕飾延睟何如山之背天然秀削造物者鑄此名山故當使巨靈獻奇六丁殫巧而登山臨水者乃欲甲人以乙天乎且也山靈特以狂瀾故南面當之要其地脉之廻環精華之燁煜正何嘗不北拱也而不見而州之彬彬郁郁闐闐詩書其秀者且以生腕下之色而其賢者更以樹竹帛之勲耶蓋五山之靈于是為大不穀文吏也方于此中稱五山長焉即不能效愚公之移山獨不能

文四之五　　記

以一杯酹山靈且判之曰五山皆拱北乎思恭曰善乎使君之判五山也自此五山洵拱北矣浸假南山可移判不可搖也請記之使君笑曰未既也余且將移文五岳俾盡如五山之拱而州舉而州之秀且賢者悉以人文甲天下蓋吾願始殫焉思恭曰允若茲則使君賜乃大也請得從使君後潑彌天之墨濡扛鼎之毫更為之標目曰登五岳而大通海登五山而小天下也

其可乎曰可

塞牙橋口碑記

余嘗反覆東南之大利大害無先于牙橋口之開塞也開則病國者半焉病民者半焉塞則有全利而無少害昌言乎病國也國家漕賦取給東南而揚為轉輸孔道揚之他邑盡澤國也獨泰通二州如皐海門二邑咸恃淮水入上河以為漕而牙橋實據上下河之衝下河較上河陷

文四之六　記

十許丈故淮流日夜自牙橋赴之勢若建瓴而一綫之流不勝尾閭之洩僅一月不雨其涸立見于上河矣則病漕至諸鹽官場之運其由上河者十之九獨富安一場在牙橋下流耳而上河水涸諸運坐困豈以一富安之通易數十場之關哉則病鹺上河屢涸而屢濬亦隨濬而隨涸然每濬輒費帑金百而牙橋口為漏卮焉則病帑且也牙橋之開始自勝國之季偽吳張士誠急運私鹺轉鬻吳會而我　高皇帝開國之始首詔塞之業已二百年矣萬曆初載羣不逞祖偽吳故智合謀開焉自後私鹺紛出莫可誰何而潛引海寇浸釀禍萌則病防昌言乎病民也四州縣之桔槔廢而畝若焦即沃壤猶石田也則病農數百里之飛輓艱而貿易不通計無復之矣則病商采風之舳艫不易前而候人惶恐勞費百出則病役以至生徒之就試負擔之

文四之七　記

往來俱舍舟楫而竭蹷于車塵馬足之間奔走于短堠長亭之下則病士若旅凡若此者有目者盡能睹之有口者盡能言之也而一塞則轉害而為利且轉大害而為大利是宜沉璧馬而興版築不俟終日矣然而歷五十餘年厥利未興也厥害未去也上河之道日壅而下河之流日溢也版築之聲日寂而伏戎之患日深也即有調停僅立石閘焉而必待我李公然後塞者

則何也曰是有三難夫羣不逞者利在私販而
不怯行萬金以畚輿援其輿援者皆大力而不
易撼也則難諸居河之麋者有孝有勇職為亂
階而羣小復捐金以市之俾朝夕潛伏以伺我
朝而木焉竹焉石焉土焉我孔嘆矣夕而盜决
之也一鋤任耳不勝决亦不勝堙則難守令之
權輕其上而臨我者非一人且非一時甚或此
可而彼否前甲而後乙而請事者復首鼠兩端

文四之八　記

未有以堅持之也則又難噫難矣而我李公来
東皐遂若無難焉者則又何也而後不佞仰嘆
公之心也力也才也識也為皆不可及也蓋公
之心計非一朝矣有尼之如前所云者公慨然
誓曰所不塞此有如河由是身肩其事任所以
齮齕者百端屹不為動因歷請于諸上臺咸報
可而會其巨憝數人為上臺所偵其人故力倡
阻撓者也則以屬公傳爰書公如法逮治既伏

其辜矣因間與約若曹力抗牙橋之役信自徒
然能轉敗以為績乎能則吾當請于上臺悉貸
若罪且旌若功巨憝知公得其情自救不暇即
蒲伏應曰諾而其家人反先衆負土填河遂無
復有尼之市之盜决之者而庶民子来不日成
之矣嗟乎精誠之至人定勝天上裕國中贍民
下寢奸厥功偉哉設前此者心力盡能如公何
至任其受病若彼而最偉者允在因乃人集乃

文四之九　記

事能使彼夙號渠魁者不自用而為吾用此其
先事用識臨事用才有古名流相視莫敢發者
乃益嘆成天下事果不可以一法盡也經權常
變之交大利大害間不容髮嗚呼難言之矣公
所利在東南不獨四州縣也而四州縣之德公
為甚于是通海之士若氏輒先来請碑也曰公
利通海者千萬年通海之報公者亦當千萬年
矣公名衷純字允白浙之嘉興人由萬曆壬子

科鄉薦来為東臯其政事種種例不得書書是役之顛末以紀厥成而示来茲之善其後者

記李母諱殉節事

金陵李應章氏為剞劂家妙手其来吾州者十年許矣吾州士大夫有事鋟人非應章弗善也蓋其心手之靈捷特高出等夷云或曰非獨其執然也其行且敦朴無浮聲諸知李氏子者至以為孝或又曰非獨李子然也乃其母諱之殉

節抑何矯矯烈烈過鬚眉男子哉余細詢之得其狀則應章之父新塘客中州而殞身逆旅其母諱聞訃音即撫膺痛哭欲絶者數矣迨應章兄弟扶櫬歸金陵諱日夕搶地呼天直欲以身從逝者應章輩環而守之得踰半載竟以哭不絶口致殁嗟乎此其視夫之死如其身視身之死如其生矯矯烈烈果哉笄而夫矣應章曰至今闃寂無人之境風雨晦冥之夜猶若聞其哭聲也即有事剞劂時每一念至猶若聞其哭聲也噫何必應章即余輩聆應章之語而遥想其狀亦恍若聞哭聲于應章齒頰間也又何必齒頰即今受應章之請而為紀其事又恍若聞哭聲于吾儕筆墨間也嗟乎包胥秦庭之内與華杞城下之聲皆以喉著節君一而已夫一而已誰謂巾幗與鬚眉有異哉人盡夫也雍姬之母千古罵端是不能為馮道諸人解也今此聲乃

在閭巷聞即矯矯烈烈果哉笄而夫矣士大夫之重諱也而因以重應章也是母是子皆不朽矣并其執可傳也為並志之

甜雪齋文卷五

廣陵單思恭惠仍著

同社楊允升贊皇閱

錢佛民小傳

嗚呼吾友佛民墓草宿矣吾不傳吾佛民生而忍傳吾佛民死哉雖然吾而不傳佛民誰傳吾佛民者蓋幾援筆而恍然如見吾佛民也旋取赫蹏書之輒復無下筆處我真善忘耶強為摹

似僅志其大都耳不能為佛民寫生也作錢佛民小傳

傳曰錢佛民者名端明字敕卿佛民其別號也生而多病恒委身佛家奴故自號佛民云為人倜儻有大志不屑曲謹唯諾與人語率吐毋茹晋人讓塵而遇所不當意則又竟日不交齒牙也居恒嗜古一切經史子集以迨小說稗官無所不獵所酷嗜尤卓老焚書余戲為詩調之曰君才十倍溫陵李何事誇他爨下餘佛民報書曰百端明何敢望惠仍況溫陵耶惠仍者不佞思恭字也然佛民才寔倍不佞方垂髫時已胠其大王父侍御公及其大父民部公篋得遺書輒讀讀輒解時甫從塾師受章句也塾師恒苦之禁佛民跽而請曰弟子章句之餘以時獵之為他日地何所不可塾師始不能禁亦聽之矣稍長失母淩孺人佛民死孝哀毀骨稜稜支床

遂病嘔血因屈首制科書曰一頂進賢冠庸詎禁我我以報先慈地下耳乃其為制舉義竟不耐就時格第取諸名家義日夕丹鉛之又不屑為摹擬每一下語輒欲探鮫宮而入虎穴也余嘗攜其文謁張賓王先生為賞之曰是駒甫汗血者令老其才不一日千里哉雖然操此而應童子試也青眼白矣余歸諷之佛民笑不應其大旨終在千秋名云而竟以褐寬博死年僅二

十有一又未有子也悲夫次之歲為壬子冬仲是歲夏猶就試郡有司見擯其尊人上舍公欲借他貴人為道地佛氏力止之人問其故復笑不應遂歸歸而病日甚養痾雙薇閣內讀陶白蘇袁四家詩意欣然有會輒以韻語發之飄然塵外無頃日詩人習氣而手錄一過貽余侑之以書蓋絕筆也詩載雙薇閣集中其書曰余以七月朔歸來金伏欲起火暑謝臟涼颸拂拂自

文五之三 傳

簾外輕動我羅帕子也病魔愛我醫師戒嚴乃退居雙薇閣雖好友各天王塵冷落不無星散之感然俗緣畧歇鮮兒女啼泣聲得一意安眠凈飯早起櫛沐竟遂爇異香禮大士飯後則茶娘獻茗童子弄藥餌差不寂寞更有我輩人知余有花癖常致時花作供值夕陽欲沒涼蟾漸升則啓圓牖徙胡床就之目倦乃已無月則挑燈靜坐片時童子肩枕簟涼且就睡矣至案頭諸書亦不甚揀擇偶發陶白蘇袁四家詩讀之咸領異趣大抵陶令真長慶潛東坡逸中郎新每讀至快意處輒命童子錄之而手為標目此近日養痾安樂法也猶恨樂日苦少病日苦多恐不能恒有此境界耳乃即事成詠得如干首格律頗傷知不免為二俠繳責雖然十五小女郎正爾責漢官儀不得也此語自王郎曼倩外勿令聞之蓋佛民所推獨馬氏二俠及余所

文五之四 傳

愛則王郎曼倩耳每一業成非余不以示也嘗有詩贈余大俠詩工杜陵小俠文追司馬單生乃有兼長吾將質諸天下而曼倩有微恙至手調藥餌進之其篤于友誼爾爾余輩固心儀之矣而先是歲辛亥余中讒口避仇舊都佛民時時仰天欷噓直欲手及讒余者已復為詩十章寄我攝山郵中語語憤激皆他人所閉目搖手不敢輕道者維時讒人方以刀筆用事炙手可

熱故人人謂佛民狂生余聞而笑曰佛民不狂誰當狂者然自此譏人益目攝之矣佛民初不顧益覩余至忘形跡余猶記一日有小牘致佛民誤語蒼頭命若往阿年許阿年佛民小字也而蒼頭遂當衆前大呼阿年佛民笑批牘尾阿年兩字祇許若輩呼之恐不許方面以下人呼也余為絶倒又一日佛民過余坐月余留與飯盡脫粟一升矣時齋中適有冷虀一小甌余戲

文五之五　傳

語佛民若能復盡此乎佛民漫應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遂起手一匕食之幾盡回顧余曰又一氷壺先生矣子其傳我其任誕若此

級蒐生曰甚矣王郎曼倩之似佛民也佛民稱詩王郎亦稱詩佛民孝友王郎亦孝友佛民無飲腸王郎亦無飲腸乃至佛民貌瘠王郎亦貌瘠佛民善病王郎亦善病卒之佛民夭歿王郎亦夭歿佛民無子王郎亦無子佛民内人倿佛矢靡他王郎内人亦倿佛矢靡他也悲夫無之而不似也斯無之而不悲也夫

吳虎侯傳

虎侯之生天下莫不聆其名其歿也天下莫不悲其人虎侯蓋天下士也然其生于梁溪則亦曰梁溪吳寅虎侯云虎侯即家世閭巷乎而家世受書迨虎侯生而大志殊常童子時甫搦管即豪傑自命每從塾師受書歸輒嘐嘐然曰古

文五之六　傳

之人古之人何齷齪若今人為也薛玄臺先生見而嘆詫何物少年遽作爾馨語大奇其大父亦自謂吾家有此孺子洵奇也因出先正名家制舉言讀之則喜已又稍稍出歐蘇所為古文詞讀之則又喜喜輒摹摹輒肖寸晷千言風雨集而魚龍遊也是時虎侯之名已浸浸播里中矣乃虎侯既長益取羣籍縱觀之輒復憣然悔其少作也太息曰丘明子長吾師乎曩者吾不

早習之彼乃以我非壯夫也于是上自春秋戰代下至北地濟南無不擬議而變化之蓋慨然欲以古文詞命世視制舉義土苴耳即其為制舉義亦欲借今人之排比運以古人之繩尺能使經史子集之語出入時牒而不見跡就時牒中自具不朽焉同邑馬君常君閣傾倒特甚亟邀入社曰大兒文舉小兒德祖其謂我與爾哉鹿城何非鳴偶來梁溪于馬君常座上見虎侯

數文輒大駭異立起就虎侯定交至謂當借秦皇帝炬盡焚今人書而讓虎侯所著書獨傳其為諸曹偶所推重如此然虎侯數應有司試數不利益頭顱三十矣而猶然赴童子科藝林相傳皆以爲咄咄怪事其愛虎侯者至貽書相戒欲令降格爲文勿以嗜古自悞而虎侯行意自如且漫應之曰彼曹子能奪我浮名亦能奪我手中彩毫與胸中繡腸耶則愈日夕沉酣古籍

間語不驚人不休也時海内方盛行公安書而不善讀者徒浮慕公安口語甚至巷市俚言亦起與濟南爲難虎侯喟然曰審爾則村巫降神里胥罵坐皆可據詞場一席地矣且人人與濟南為難也不亦人人與公安為隸哉堅盟君常諸子遂濟南故位而其所著述則又自成一家言畧不拾濟南瀋也其持論大旨具所為顧顴之湯玄甫兩序中其序顧顴之者有曰夫濟南

之服膺古人也蓋非是則弗雅也不為雅則為俗俗可為乎而悍結撰者乃曰古人徒滋偽也吾以存吾真耳惡乎雅噫彼何以知雅者之必偽俗者之必真也今夫三百篇豈必桑間濮上真而關雎麟趾盡偽乎今夫古文詞豈必稗官小說真而六經子史盡偽乎今夫人豈必斷髮文身真而章甫縫掖盡偽乎今夫樂豈必琵琶羯鼓真而笙鏞琹瑟盡偽乎且試登俳優之場

彼一人也能貌楚叔敖亦能貌上官子蘭鄭袖其將使優孟之徒盡毀叔敖衣冠而貌上官子蘭鄭袖以相媚耶抑將率天下之人不為假叔敖而盡為真上官子蘭鄭袖也噫亦但能禍雅耳惡乎真其序湯玄甫者則又有曰以余觀古昔文章家能匹千載並立不朽者皆能孤立獨行一意者也孔子之世有老聃其書與孔氏異趣然至今孤行于世儼然與孔氏樹敵國此真

文五之九　傳

能匹孔氏者也孟氏之世有荀卿後之好孟氏書者皆詆訾荀卿以為與孟氏異趣然荀卿之言亦至今並傳浸假荀卿氏必與孟氏同趣使當世儼然有兩孟氏孟氏傳似孟氏者不必傳矣吾代文章家稱濟南其好濟南者非濟南言弗言是非能好濟南者也公安起而孤行其說以詈濟南其言不必盡當然使後世稱濟南必稱公安是真能好濟南者也乃今之好公安者又非公安言弗言而羣詈濟南矣我知公安氏必愈然地下曰夫夫非能匹我者也言不如速朽之愈也虎侯既以持論與時左又不得志于有司乃稍放浪山水間為汗漫游其游金陵也自謂得最勝者五曰　高皇之壯也鍾山之秀也方正學之烈也傳遠度之韻也艾子丁之博雅也而梁溪舊侯許同生方任國博于虎侯有國士之遇亦時時往游焉其餘即當世推為龍

文五之十　傳

門者不一見也梓行所著詩曰金陵游歸吳復梓行所著詩曰菰蘆居是時虎侯之名益大噪江淮間矣虎侯當稠人廣座或竟日不能出一語然中實了了如鏡飲酒不能容二升然熱血固時時欲灑嘗一夕同陳真長飲真長大呼曰子亦知千古佐逆有竄身清流至今貌榮名無已者乎虎侯笑曰予不過讀司馬昭九錫文耳真長黙然人以是嘆虎侯胸中益不可測也自

此游道日益廣詩文日益奇而窮日益甚戊午
之役值越中駱流灘先生来督學素有知人鑒
者得虎侯牘為破格賞始得青其衿而虎侯則
已生三十有八年矣其明年虎侯渡江為白狼
游而先是虎侯舉一子為字之曰阿紀愛之甚
益自舉其長男中女後適一紀云乃生八百日
而夭虎侯哭之慟即渡江以後猶淚潸然也其
哭子詩文亦梓行之曰八百草而日走招提延

文五之十一　傳

緇流梵誦輿以寘福資其子因是手檢内典忽
一日恍然悟曰死生細事耳此一大事因緣尚
未夢見奈何欲以文人了一生耶即日屏去肉
食不以供匕箸而貝葉之緒與牙籤相錯一切
雄心勁氣頓化為烏有矣時北面虎侯者為孫
氏三君曰郁離曰紫文曰伯謀而相與朝夕摩
厲者為包稺修江契此朱摩詰陳于路于到胡
麟兮及不佞思恭輩至陳于鼎伯衡則師友之
間耳然咸在文士習中而不佞尤夙稱善病多
懶癖虎侯時時以出世之學導我絶不憚苦口
藥石其于他人即不盡爾亦往往寓此意筆墨
間益是時虎侯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口之所吐
腕之所書無非宗門棒喝者偶與其門人談中
庸為孔門妙諦惜為俗儒所障因口授手書遂
成一帙皆若畧不經意而機鋒之妙直可前無
龍溪業已得大解脱法門矣其又明年之仲冬

文五之十二　傳

虎侯歸試江陰吾輩送之江上相期以獻歲之
春仲北来乃至期則猝遇羣盜江中而虎侯竟
死矣咄嗟異哉死之詳不可得聞而羣盜隨獲
吾輩失聲于有司之庭苦詰盜魁則云有布衣
幅巾者索其裝無有也因擠之水咄嗟異哉多
裝誨盜無裝乃誨盜耶計虎侯所富者才耳名
耳盜憎才耶憎名耶天上玉樓地下修文需虎
侯七寸管耶然虎侯修大乘尚不貪果位乃往

天上往地下耶往之因耶令之受耶然以虎侯之才之學之頓悟應是再來人耳其夙生豈真下劣耶可解耶不可解耶安得起虎侯于沉淵而問之虎侯遺集久已散佚其門人三孫君則伯謀已前没而紫文氏手録其存者偕其伯氏郁離為梓行焉然其散佚者亦過半矣虎侯一子曰夢鶴性太朴無文且貧不自給僅自畊半畒汙萊其孫雖幼然頗慧需其長是必能讀虎

文五之十三　傳

侯書而世其家者

單子曰余之得交虎侯也所見異焉所聞異焉所傳聞異焉其傳聞之也曰落落不可一世人也其聞之也曰英英度越一世人也其見之也則般般容納一世人也傳之為名士可也為文人可也為英雄人厚德人學佛人世外之畸人湛淵之異人俱無不可也余之傳虎侯也安能種種僅具體而微乎雖然亦足以傳虎侯矣

甜雪齋文卷六

廣陵單思恭惠仍著

同社楊允升賛皇閱

文士賛

文士之于今日也稱極盛矣有識者虞其衰焉蓋取大者無幾也余暇日蒐羅往牒因取古今文士自盲史至弇州凡若而人人各為賛自附于闡揚之列其托旨深而寄況微哉

文六之一　賛

乃其辭則蕪不稱矣雖然余聊以為志耳一二罪我至譏余挂漏夫此乃非家乘也又詆余諛詞夫余乃又非董狐也獨湘纍文園之于賦青蓮杜陵之于詩将一二漁獵焉又懼非文士旨也請與毛顏氏盟之而需諸異日

左丘明

左氏盲老公雅擅多聞作春秋傳而鼓吹麟經仲尼素王丘明素臣迨宋時經儒先生而謂賔

不勝丈乃躋康侯而桃丘明嗚呼噫嘻知有管
晏爾誠齋人

莊周

楚有莊生猶龍之亞隱于漆園意泊如也著書
萬餘言詆呰儒者儒者仇之擊而不舍歷千餘
年而眉山長公定其偽者曰讓王說劍漁父盜
跖

韓非　文六之二　贊

韓諸公子韓非為人口吃見擯于世述孤憤說
難洸洋自恣來遊于秦秦王讀其書嘆賞不置
而獨李斯顧其速死曰無撓我權勢噫臣斯如
是臣高亦如是

賈誼

漢孝文皇時有洛陽賈生年甫二十輒以誦讀
聞吳公薦之對于帝廷痛哭流涕力詆大臣出
為王官而弔屈平笑語屈大夫胡不歷九州而

相其君漢興一統而主不好文為傳無狀竟以
身殉

司馬遷

有漢一人腐太史遷奇事填胸溢于筆端曰紀
曰傳曰書曰表百三十篇前無所擬後無所傳
孤行宇宙閱五十二萬言酒帳肉簿皆自妍即
令未全何必全惜哉贅疣褚先生

韓愈　文六之三　贊

韓氏愈者有唐貞臣力挽八代而修古文天子
佞佛骨用賓于廷上書切諫乃忤帝心朝貶潮
陽夕遠帝京精誠格豚魚而賜璟無聞乃援琴
而歌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

蘇軾

大蘇先生生于宋代宋無文章獨此翁在別有
文心筆墨之外問其前身曰五祖戒現宰官身
了不為碍着罪人衣了不為害竊儋耳則嘻笑

為太守則風流居侍從則忠爰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思下拜而當時盲宰相何以欲殺公而後快語不云乎少所見多所怪

李夢陽

李生北地而遷大梁任　孝　武朝守尚書郎醉罵壽寧侯力折其芒迨瑾勢滔天而出補豫章觸悍御史傲骨愈強歸據上坐坐客下床晚信陽傖父羞稱雁行後三十載而得李王始為推尊曰　明興作者李氏夢陽

文六之四　贊

李攀龍

維　世宗皇帝中興有外臣攀龍于鱗為邢州大夫多飾左馬語不近人情改博士師稅駕于秦鄉人殷中丞移檄來撰文棹頭西出闕著書歸杜門嗚呼不朽者文不晦者心貽書江左而稱代興一

王世貞

江左王氏元美偕六七大夫官與鳩氏出治兵青齊家難而止　帝察其寃蕃誅嵩死進大司冠而歸卧于三弇之趾稿成四部才兼七子上下千年縱橫萬里展也大成斯人而已有弟師兄而稱小美

題兒箕病中小像

昔陶公兒頗遠紙筆而爾居恒惟圖籍之朝與夕昔謝太傅常自教兒而吾生平無善状以為若儀然則爾之似吾竟不若圖之似爾又何煩盜類上之三毛亦安望加頸上之進賢與夫腰間之青紫但願而今而後貌爾者每十年而一徙而貌加腴而神加王而年未已夫如是是為惠仍有子

文六之五　贊

題兒箕亡後小像

嗚呼昔之贊爾贊爾生也而今忍復贊爾死也贊爾之生爾猶讀之而曰文生于情贊爾之死

仍欲呼爾讀之而令亡矣情耶文耶何以贊爾第請為之祝曰而今而後生生世世願得常為父子何以盟諸賴有此紙

其二

謂余為贊是淚非字謂爾有知是像非爾雖然是淚非字胡然墨漬是像非爾胡然酷似吾不得而知也姑拭淚而問汝

王宣孟半像贊

文六之六 贊

拙工繪人徒得其貌即具體而微乎猶或真而不妙此半像耳而氣韻之生動者乃更饒乎風調余驟當之幾不以為寫照也但覺王郎在前作半面笑輒欲從旁與之吟嘯而復訝其何不全身相向為我迎勞久乃悟焉知為繪工之肖

其二

昔子瞻之贊此君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乃余之贊王郎也亦曰此像半面耳而具全身之致王郎讀之將無舉似人曰此贊數語耳而得子瞻之意果其然歟請益數竿修竹于旁以為之誌

湯慈明先生小像贊

魁梧者形稱其志氣高尚者情溢其眉際晶熒煒煌者筆墨之逸神與夫胸腹之奇字恍乎晬于面盎于背施于十指十指不言而喻其揮灑如意者已八十有餘歲矣而老手之縱橫柔翰之游戲者盎優然其有餘地噫若而人歟其殆布衣中半千載之名世而五山下第一流之人瑞也耶

文六之七 贊

續文士贊

往不佞之贊文士也蓋在丁巳歲云又十年丁卯讀之而恨其少也將無持論有過嚴歟雖然毛穎氏業已有成言矣因請蹊焉大抵就一時意興所至偶及之耳其未能盡古名

人也猶之昔也其未敢及今後亦也亦猶之
昔也盍再與毛穎氏約而再需之

屈原

三閭大夫楚之宗臣問天問世獨醒獨清沉淵
之魄一息尚存乃創離騷文生于情讀其騷者
情生于文而吾特愛彼蔣氏之評曰若鷩瀾奮
湍欝閉而不得發若長鯨蒼虬偃蹇而不得伸
若渾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用若繁星皓月

文六之八　贊

雲烟蒙蔽而不得明旨哉斯語吾欲別贊一詞
而未能

宋玉

宋氏玉者騷人風格以賦續詩居然匹敵風雅
之孫屈平之嫡一徃深情溢于不聿楚王曰譆
蘭臺之側有若而人方許好色彼登徒子咄嗟
何物

司馬相如

長卿之初小字犬子慕藺相如因以名擬子虛
上林猶是常語其最奇者在卓氏女琴心一挑
夜奔相許滌器何傷當壚不恥善病文園意亦
爾爾同時公卿誰挂牙齒稍可與言臨卭令耳

陶潛

有晋徵士厥氏曰陶晋宋之際有托而逃公田
種秫頽然溷醪彼五斗米安肯折腰歸去来兮
五柳自標新詩淡遠厭彼塵囂後世談者陶謝

文六之九　贊

同褒公曰否否吾非若曹羲皇上人庶幾吾儕

李白

太白仙才供奉翰林天子傳呼猶稱醉臣况肯
從逆事永王璘下士妄語誠如蒼蠅白也何玷
飄然一身斗酒百篇游戲此生腕有仙骨筆無
點塵宜乎作者不自知其所至而讀之者目以
為神

杜甫

杜陵先生讀破萬卷李唐一代遂為冠冕詩史之名儷于二典歷千餘年其位不貶所未解者曰唐以詩取士而公不見選自薦得官猶多淹蹇晚依嚴挺之兒亦時憂乎不免嗚呼噫嘻彼一時人是何心眼

李賀

長吉異才鬼神于詩嘔出心肝唾地成璣貝古錦囊得輒書之笑彼一世號嗄小兒漿皆欲㲉

文六之十　贊

帝曰爾思趣使來召赤虯緋衣白玉樓成需此異姿太清之上憐才甚奇而區區耳食者猶強為之說曰鬼才夭折法當若斯

徐渭

秦田水月生有奇癖倔強成詩不蹈古昔詩奇于人人奇于文文奇于疾其生也知已一人則開府胡公梅林之延幕客其歿也知已一人則楚人袁中郎氏之能賞識或曰真奇或曰太僻

湯顯祖

臨川義仍深情不朽拙宦南都山川為友出尉徐聞羅浮襟袖晚得一城其大如斗而猶不免于上官之掣肘乃盟青山棄彼墨綬藻筆在左歌喉在右玉茗新詞萬靈奔走讀其牡丹亭者真覺啼笑聞聲妖魂宛靚何物傖人妄加點竄曰不便于吳儂之口吾不罪彼忌才之胸而深笑彼塗皴之手王維雪圖汝揭得否

文六之十一　贊

袁宏道

中郎俊人舌鋒莫當俊語辨博痛罵李王人取我棄別有酌量而一二淺人輒欲分袁氏之末光狂言沾沾強冒中郎曰嘻此妄語耳誰謂其狂且其昌不觀中郎之華嵩游記與夫瓶史廣莊

亡姊像旁有鴞鶚侍贊

慈顏者誰是余姊生時愛弟如愛子況也愛子

能不爾目睨吾甥如欲語似曰生兒幸如許鵬
鶚秋天鷹在汝

自題小像

貌太癯骨太清神太疲始而思中而嘆既而疑
亦習儒鮮深湛得其膚亦佞佛見何肉猶然癖
亦好道嗜莊生資筆調亦學詩欲成家徒偏師
亦學文欲洗滌徒平平百自好百不成百自笑
笑其迂笑其誕笑其痴痾日至手一編胡一罷
噫生于書淫于書病于書噫

文六之十二　贊

甜雪齋文卷七

廣陵單思恭惠仍著
同社楊允升贊皇閱

枕銘一

古今之傳睡法者以希夷為主盟希夷曰吾師
乎栩栩然之蝴蝶與夫蘧蘧然之莊生莊生開
而笑曰吾與蝴蝶則必有分雖然吾不得而知
也乃騎蝴蝶徃夢中而問之惠仍惠仍不荅笑
醒而書之以為枕銘

文七之一　銘

枕銘二

余性喜夜坐而晏起其夜坐也托之乎焚膏以
繼晷而不免晏起也時其餘幾善乎祝子之小
言曰善讀書者于夢寐之中得其髓執此解嘲
人曰可矣而余更請日聽雞鳴之首韋以提吾
兩耳

歙硯銘

端硯有眼何嘗有見汝雖無此而尋常之筆墨懼汝能辨者似未敢來黥汝面彼何以貴汝何以賤

扁竹杖銘

印竹太方常竹太圓不方不圓之間汝以全汝天吾以防吾顛

癭爐銘

妙香與汝周旋久汝雖質木自天授勝彼瓦與銅臭

文七之二　銘

手鏡銘

汝之知我勝我自知能知我之肥瘦又知我妍媸每一相對輒相與嗤而余因自為解嘲曰瘦固勝肥妍或遜媸

螺杯銘

鄭泉之魄化為爾幻形為螺以障酒人之眼耳

甜雪齋文卷八

廣陵單思恭惠仍著

同社楊允升贊皇閱

讀四書

人盡曉五經文辭之妙不盡曉四書文辭之由妙也由視為童習之書故相率貿貿耳孟子文宏以肆學庸之文精以深尤覺論語之寸而與淡而遠雋永而有廻味也試一洗眼讀真如讀未見書者惜乎蒙師口角薄士筆墨已訓之詁之阻其入路而順有偽行卓老之者又復槩無軒輊每輒言佳反使賢聖齒牙妙境愈掩抑而不傳矣安得爾許明眼人相與捐其故胸作未啓蒙時想讀之耶

文八之一　讀

讀史記一

史漢之分李廣程不識之分也吾謂不獨史漢即左氏亦爾蓋左氏即饒有變化百折然其琢

字琢句必欲求工吾不病其浮誇而轉病其謹嚴矣史記則不然無之而不疎放也無之而不揮灑也酒帳肉簿皆成大書令後之字摹句襲者于左則肖于史則靡然返焉嗚呼此其所以為子長也

讀史記 二

李于鱗讀史記嘗二三歲乃得周有人過廿中見其方讀秦皇帝紀都不快許但捉管點

文八之二 讀

河魚大上人頭畜鳴八字以為奇絕此又于所不經意處偶一拈之翻見冷眼不似酸班生漫誇章法句法字法也是真能讀史記者

讀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往往與韓非子並稱余讀之殊為吃公子短氣也不韋賈人耳其所為書亦復以賈道行之其語多剿而少創其境多拘而少變其意議多膚淺而少特見不獨以其出自衆手多雜少裁也吃公子視之將無目笑乎哉即芟之似無可着手也何得為其先秦古書也而槩諛之

讀關尹子

弇州之讀關尹子也以為偽以為距關尹子廿遠噫夫關尹子而非人也則可關尹子而亦也所著書不過如是止耳其間闚天人之奧五行之秘往往有老莊所未及洩者試

文八之三 讀

妙義紛如不得置也可以入心可以外貫穿乎二氏之籍而吸其神其偽也乃賢真矣嗟乎如其偽如其偽

讀司馬長卿諸賦

長卿之賦聖矣乎雖然其于宋玉則尚非倫也況屈氏耶詞多而情寡靡靡有餘而渢渢不足若之何其騷賦並稱宗也後人服膺長卿者專拾字句以為師承而屈宋益邈矣故徑為之說

曰屈氏之響續于宋玉而絶于長卿非過也然則長卿之于聖其猶未矣乎屈氏神宋玉聖長卿工而六朝之有别調者巧

讀繁露

董賈漢儒之粹也試與分左右袒我則賈生乎治安策之通達國體也鑿鑿矣天人三策不常談衍境焉新書一劄記稿耳其文詞之古者取繁露之上駟當之亦安能望賈項

文八之四　讀

人之佞子書也而并佞繁露也剿其字以相矜重吾謂真能讀子書者胡不尊其其意議望其氣而徒剿字獵句為剿字獵句沿習成也鴻烈太玄皆上座矣不獨江都相昂于長沙傅也

讀昭明文選

人未有選一書不肖其自運者即不爾亦未有不肖其一時風氣者昭明之選選昭明也選齊梁也詎選歷代乎哉雖然昭明亦何可厚非也在善讀厥選耳余最奇沈幼真之論曰世嘗學選取穠語麗詞夫穠麗者賦家相沿習耳翻是其不佳處若乃清英特存渣滓盡汰韞含有異采不發頴于議論而見大力續無痕涵胎衆妙玲玲振玉落落轉轉舞三嘆言之不及此真天下之奇已噫出不獨為昭明解嘲抑且為讀文選人棒

文八之五　讀

讀韓昌黎集

昌黎之于文復古功大矣其佳處尤在人之影而陳言務去也碑銘之類每一一變即自法亦不肯襲焉崛強之氣子厚諸記辭小勝耳其于韓終非匹敵也各自有勝場焉然唐人所難者不在詩而在文詩至中晚乃逾入妙境若文則三百年一昌黎氏而觀止矣詩人之文亦寧無軒輊乎哉故昌

黎之詠言曰餘事作詩人

讀三蘇文

宋文之有三蘇猶魏詩之有三曹也吾欲以明
允當孟德以子瞻當子建至子由或以嘗
乎子瞻之文偶于明允而雄勁則大
子非允弟也令人之佞子瞻甚矣于ゝ
弗道者其猶以耳食歟雖然遊戲解脫
年子瞻之得力葱嶺不少矣惜明允胸ゝ
有此一段耳

甜雪齋文卷九

廣陵單思恭惠仍著
同社楊允升贊皇閱

奠亡姊文

嗚呼慟哉自吾六齡便失先嚴吾纔
織縑爾時先慈床褥猶淹强起施衿訔
送姊出閤姊曰不可一手攀孃一手撫
得留我但覓果遂歸于錢離孃右左姊ゝ
母遽沉疴兩襲相望半載纔過姊來撫ゝ
靡他曰身猶可稱弟奈何嗣是以後大
余稍護依姊仍失息念大母老失明ゝ
弟衣誰勸弟食曾幾何歲大母尋亡
顧影徬徨雖有兩昆終丈夫行衣食瑣ゝ
悉商維姊念余招余閒詰推食分甘有如厥子
每一接余欣溢眉宇每一別余悲填心髓迫余
既長姊亦多男聞余夜讀姊為劇歡憐余數奇

原缺

甜雪齋集光緒州志不載卷數王方伯棠鈔僅錄其詩一首蓋皆未見全集也惠仍先生之當明季詩文率皆時習氣未能成家然先賢著作流傳至今亦足寶貴其集蓋嘗刊行後未久佚此鈔從印行移錄是否出於何人先生家藏則不可知矣三百年來得此殘缺之集猶留十之四五陳之珎焉壬戌秋日 杕菴識

甜雪齋集二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單思恭撰思恭字惠仍揚州人是編凡詩十卷文十卷氣格纖瑣皆無足取前有思恭自序大旨以竟陵爲宗

謝耳伯先生初集十六卷全集八卷

〔明〕謝兆申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崇禎玉樹軒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謝耳伯詩集八卷文集十六卷》提要

謝耳伯文集初序

楊子雲之詞病其艱深者固多若深嗜而篤好之者不少夫古今人之評文大抵評已文耳以已律人往

往如是則何惑夫病玄者與好玄者之不一也子雲亦自云後世有子雲乃知子雲豈當世而病之者多耶抑以後世必有子雲其

人者而始足以知之耶如是則後世子雲是必子雲之前身也以身傳身途亦隘已雖然文患其不可傳者文不可傳則無以為身

身之不成又安能有後身哉余友謝耳伯之文楊子雲之一脈也耳伯明人而遠遡西漢太玄之脈以為文不亦好奇乎哉世有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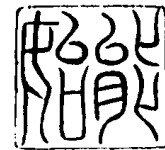
玄者未有不好奇者也有好奇者未有不奇耳伯之文者也然太玄有意以擬易而易理隱耳伯未嘗有意以擬玄而玄理彰何者

文不可以有意為而易尤不可以有心擬也有心以擬易而去之遠無心以擬玄而去之近豈非賢聖之辨哉此刻在耳伯為初集

而余僅一敘之而耳伯有續集余知其又不囿於此矣孟夫子云寔有諸巳之謂信大而化之之謂聖耳伯固寔有其身者也光輝之所發越豈不在其山寺枯禪事理雙遣時哉大而化之其可幾矣

皆

崇禎庚辰歲孟秋之朔友

弟曹學佺撰

謝耳伯初集序

今有商彝周鼎於此色澤蒼然一注瞻靡弗珍爲法物嘖嘖忻賞矧伊人才夸倚馬曉嘖詞賦古貌挾古心逼現疇披鍳而不淋漓擊節哉要以能古從博古始博古抑從嗜古始至借筏前修之古以布陣自性之古念彰嗜之淵能之摯

眡織組成古奚翅判風馬矣舍姪士贊東坦家政王丈廼敝季兄尊五老先生弟也居綏水久茲賓鴻霞鄒姪寄萍踪與英子謝君僅傾葢耳不謂邂逅驩若平生英子爲霞鄒姪述渠尊先人耳伯先生行狀且屢比祭曹論云耳伯補弟員業才恢八斗氣横千禩

堆史如林喜方外遊遍覽
名山川成一切詩傳序記
誌狀箋牘抽毫疾書天花
亂墜儘足登作者之堂入
辟廱價騰燕市薦紳先生

洎都人士見句敲驚人三
復歛衽一字一金頡令洛
陽紙貴且耳伯又有書積
金陵僧寮旋新淦夢黄粱
劉玉受老先生董役爲衕

書藏葢欽式所從來矣屬
綏水諸名賢謂異代神劍
不應久瘞烝鳩二三仝盟
叩英子扉懇尊先人笥中
秘函簡數帙付剞劂英子

訢然以應仝盟各捐貲閲
成之囑霞剏姪馳書入莆
丐言於余兼齋耳伯錦囊
來教余手浥薔薇露捧誦
玄酒太羹其味也且聲叶

大呂黃鍾冰壺秋月其神也且骨挺孤松老栢流水行雲其趣也且度整佩玉鳴珂步步揷奇峯覩者應接不暇洵皆古而能古之

極寶楙夌霄江左風流庸有媲乎諡余遜不斂廻念諸名賢兼英子與家政王丈之殷殷謂何其罔慰之也余憶壬戌冬　第拜

中書迄　按兩淛西江粂三楚舉郡邑之先輩之時流以風藻踞詞壇者匪高山仰卽盧左延之邇何幸復得耳伯也淵佳製什襲

累牘連篇未易殫僕數茲露一斑而出匣光芒羣不敢逼眎夫讀其文便想見其人余卽不晤耳伯乎顧尚友情深一邂已恍晤耳

伯矣恍發晤耳伯二十載前矣惱彼蒼妬奇虞精英過逗竟弗假以年爾使耳伯至今存將進攄名解羽經翼傳大有功表章

天子　召入　經筵時需講論又焉可量哉雖然不朽者魄不泯者精不可磨滅者名議今特與諸名賢聯襄斯舉尚俟深知雪調者閱蒐續梓俾史采收金石還想耳伯生前之旅羈燕趙徘徊鄒魯諸聽悲歌閱文學可存不論獨是煌煌綺籍日星長懸天壤共

敉殊堪俯二酉高百朋快千古則謂雖逝而未嘗逝意者其在斯乎意者其在斯乎

莆田李宗著撰

謝耳伯先生初集序

夔弱冠時吾郡城芝山寺聽天恩法師講經見一人緣服而癯弱不勝衣而緇素咸敬圍繞過於法師其人坐禪室中支許送難清雅樂聞心服爲異人詢之

知爲綏安謝耳伯先生而耳伯初不知有夔也耳伯不遇時長齋學佛文字日奇蹤跡多在海内名山大川又脫化於外閩人鮮知之况見其文章次公英子能讀父書珍藏遺稿崇禎戊寅

夔遊綏安李又玄方刻李忠定梁谿集英子出耳伯文始得披讀然英子貧甚莫能廣其傳夔倡綏安諸賢分任剞劂僅成初集携至武林示人而禪僧西吾如見故舊悲喜交集西吾言耳

伯生前高行甚多其爲文衆中立就不加點竄以令讀耳伯文尚不能句即句而不能解意必鏤心鉥骨三年一楮葉孰知流自胸臆益不經思索非其性靈迴則服習神益嘆三十年前所

見禪室中異人增警叢耳自俗學取甲近易售而盤誥檀考莊騷玄冡諸筆法皆無途轍韓退之推尊樊紹述而樊文不傳僅有絳守居園记一篇豈非畏其難而莫之讙邪然唐元和自韓

柳外如劉蛻孫樵皮日休陸龜蒙段成式諸子爭奇異洞駴我朝則李于鱗羅圭峯虞德園今得耳伯為四家駕元和而追盤誥款與盛弋變嘗欲合選四家而力未逮斯文出而箴膺之

在百世海內必有是吾言成吾志者耳伯之不死也必矣耳伯所得于佛學變不及知若其下筆不傳之秘似多學楞嚴維摩楞伽及天親陳那諸論學者以是參觀則思過半焉嗟夫

耳伯生忠定之鄉以忠定集埋沒五百年今始梓于李又玄諸賢復共叢耳伯之藏文章神氣隱見有時綏安雖小國多君子禹摟領回同道孟尚賈鄉同傳變何人斯得躬逢其盛亦不虛

此生也

崇禎庚辰歲孟秋朔日三山後學周之夔頓首譔并書

胡子威先生（諱鳳翔羅陽長州人甲辰進士官御史僉事）

贈邵武謝伯元先輩

嘗李朗語我云嶺海之間當有異人出予謂前有李何後有王李非其人耶俟謂未然謂曆象授時璿極運度橫分踰溢當有出而受定之者若洛下閎僧一行其人乎予忽遇閩謝君心駭焉予自意憑負不覺慄然自失其人蓋能推步覽稽故自山海間步至江淮又將至河洛求天地之中測景考乾正曆度短長乎予不能知天

炟雖從君言亦夔夔耳君謂今天象小差予聞飛伏升降璣衡之運非耳目所及或於地之底或日月蝕旋若七寶盤漏五輪沙漏若今司天頗有其制乎昧昧淋淋安能窺傾天地參負君之義乎夫提挈陰陽重襲九竅九怨娉梡決離旁薄宇宙稽數自七變以至十八變而用周若紫慶炎允地母制靈之篇其可參用於今之曆乎且考步積算蓋自天受必靜謐淵深天下之至精乃能有所裁成變化範圍不過又若星辰

之失度日月之薄蝕刻期不爽毫髮藏言未來涉於禨祥予不敢知君又欲擇揆時月以肆其志若王燭負書而游見即採拾問發於詞所謂獨浮游於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從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倪者哉一代之制自君而再變夫文擎之術烹以鬲鑊而不熱鍾山之玉炊以爐炭而不燔休於天鈞處於冥昧湍瀨旋淵千仞之瀾不能留也太行崔巍飛猱絕宧淵壑之阻不能難也君負此而遊遊何所好予惜朽憊不

能強策以從君曠浪之野觀於未始有無之源校筆三嘆乃知天之生此其將闢造混茫更制六度平準萬有法通而有紀泄趨而不彰乎將以前數君子退且失步悵然變色乎夫自昔至今文亦累變歷代諸作者君將盡蓋之予亦厭襲其舊欲掃而更之顧力不能今乃得君予願悉屏棄所業而從事於茲始矣

沛國劉鳳

送謝伯元還邵武序

夫天之於文欲時有變焉則然其不使遂淹熄哉即往者命代各有其人漢氏以前其盛也極後不可復幾矣若嗣後姑弗論即我　明以來則有李何作焉吳之徐氏乃秀出於何而竟早失之未踰一紀而王李繼與李之精練殆踰於前而王乃可兼數子遂自謂蓋代而今[illegible]有閩謝伯元氏作遂欲闢開榛莽別造軌轍自建堂奧更立門戶見者咸駭且懼曰是將使我束手不得措一語乎逮來遊予亦見而驚焉乃知天

之命此也久矣其不使燼滅澌盡乎昔賢固云惟陳言之務去乃舊其淺膚之詞庸腐之舌以爲能盡削去谿逕刊黜舊聞然卒不能出一格創一體可以傾動流俗是不謂陳陳相因乎文本新新不窮是元氣之流行漸於根荄而溢於枝柯其繁茂則與時而新焉得終不改柯易葉而卒如故乎今謝子乃與巖蹇棘遂僻嶮幽且取裁於秘典銘鑄於恍惚其所採拾固必有所自而莫究其始文酌度訓耳目之外使人[illegible]於

口慘於股軫戾不可句然其義燦然今米哭於
洞穴之底石匱所藏神禹之書其文皆蝌斗詰
詘翳眢糾紛而得盡撥他人固茫不知其謂何
而讀之如流故其出之也自莫測所以而欲盡
通之顧豈易哉閩出其所自裁機彀在巳羽而
括之其發莫禦若有所探拾而不知惟意所向
何古之拘今人乃謂近者未達不敢求遠小者
未審不敢言大故欲讀其文成舌結不得下口
噤不得啓而謝子亦翺翔拚飛而謂何有者且

大荒之經岣嶁之書或竊出人間者多訛謬謝
子訂之謂其言明淸其義修備變文以著名題
德以別操織芥必挺以彰大故將盡洩天地之
秘而繫表域外其光煥啓使宇宙再朗日月更
輝是則天之有意於文而使命世者作變而新
之卽使起前數君子於地下見之必有怵色而
悔昔之未工者其言若九州九部其沃其洴其
濫其肥州距而上异茅靡波流是河圖之所演
乎幽遯不可稽所謂一桃之法陽受以九七九

七者四九四七也陰受以六八六八者四六四
八也是固數之自然乎是固陰陽不測之謂乎
雖巫咸之鍾賢世季咸之矜跳蹈其著成於剖
判之先而暑度於數見之內予何以知其然哉
故知謝子方起而執文秉其裁成會通以開一
代之制卽性鍊有淺深而運移有遷往其重繪
混沌而覩攡靈貌則亦何近何遠何顯何晦何
若而非光景之昭回哉

沛國劉廖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一目錄

序

目錄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一

閩　綏安謝兆申耳伯著

晉安周之夔章甫

同邑黃　弼君贊

黃開先申甫較

序

謝贈劉子威先生序

先生笠古而創不襲之辭也嚮其詠則與之爲

謚曰棘府棘府不爭詬伯遂詫而謚之曰蔓哉夫夫夫殆封於蔓圃者乎而圃亦弗爭也往予千載體各世標來予千載極各世建皆世也不皆有苞之世才也皆苞也不皆有創之世才也苞創之相稗㧑矣皆不皆之相忌久矣不皆而之於皆則才空愿世䏶世空若才也斯眢人所爲悶其拙也方生則不爾時在省瓹粵粵瓹豫豫瓹歸歸且瓹耄又瓹耋矣其言固曰夫古不可幾雖復假我以季吾力烏能出周秦哉今不

比古則鄙野擬似過則若企隨故夫辭莫不善
於襲也而詔之蒙子蒙子寧异人乎哉人莫不
亟异异莫不奇變佹乎變非异而人也佹乎异
非人而异异也郎所謂文亦累變變而爲詭言
爲麗言爲恢言爲惟言爲洸言爲博言殆空之
世乎毋容詠焉爾者先生惡所眡蒙子於目而
曰君則盡甚作者於歷代乎先代獻吉有作謂
文有法式惟物自則學不的古若心無盇然則
天下將族而今法古乎將無族而古法今乎法

今冏代與命古法古又冏代與命今命今莫如
無法無法之命爲古鏡命古莫如法自法自之
法爲古甲若不然者人踵而我踵之雖我所躡
不爲後所躡也故屈不躡莊孽子不躡仲父鴻
烈不躡祭酒腐令不躡長卿豈古有足而今無
足哉足符其躡無以鄭人信度爲矣後躡不符
往亦無以鄭人亡自仰爲矣于鱗氏之帀履也
聡聾瞽之曳踵而施其步於屬辭比事蹻然擬
議藉以成變變則今矣古無化也元美氏之帀
屐也賈其富有自謚之以無專家進之以尼以
詮其變蒙子則嘗飾賭子而愛之曰若其大矣
之以意先生爲若不眴也夫獨拍無聲聲之斯
響大笑匆應應之斯赴使先生如有沿也刓乎
剖乎胡惚怳而無倪乎是則其苞世是則其創
世也竅不襲之籟化比古之足洞琅函之秘測
襮釜之篋繙梵譯之藏耿外家之緒其先生獨
也乎緒圜乎錯鐥無不彬矣藏艸乎禪禪無不
悅矣篋啟乎冡冡無不與矣秘冐乎籙籙無不

惝矣足軼乎軌軌無不範矣籟巽乎爐爐無不
彌矣命古命今其極一也其體异也之一而异
周秦之出也而誰與敵一之异而一出周秦之
爲出也而誰與敵异哉异之而畫异于以變之
而畫變世且奇侅而名之曰白鳳吐於此則夔
白鳳而孕之者可不駴之爲象苞者邪蒙子則
固蟠蟠乎含若耳何先生氏爲彈也夫使蒙子
㢟而見圍則一蛣丸也又何有所稱飛狐絶險
也君與隸與烏敢夸以奉尊第先生齒不息髦

文不息夔學不息㦝則寧古有匹之者哉煬和
莊子有言羽者翔慮而神鳳王之凡此無有法
式而物自治焉大臣解日法人惟重老重老惟
寶允哉允哉是惟先生誦矣

壽劉子威先生八十序

蒙子幾壯遊吳始謁欵先生悅若異代則先生
名溢乎世且久蒙子幾乎古友友今哉匪古惡
且有今匪今惡且有古今者來之爲古古固往
矣眎先生斯不在乎先生日若來若來命代若

才蒙子不敢晉而唯而否也于是六月先生稱
八十矣厥惟壽何稱哉六月者于時于以竊于
怒于以息于樂于以二宮爲徵于豆實于以煮
梡桃于土于以長而王于辰于以未味並其徵
也然弗古弗乃壽壽矣而弗必名弗壽弗乃名
名矣而弗必壽故之麼之摧若楊烏七歲若中
散四十歲其于先生歲孫耳名則名子耳人歲
孫有以祖而名子虔以父況衆名之父不爲忌
府乎衆歲之祖不爲世古乎夫忌則不可虞矣

維彼衡行心實生伯伯而不足也遁盟盟而不
足也遁舉舉而不足也遁好好而不足也遁盜
盜而不足也遁爭爭而不足也遁詆詆而不足
也遁怨怨而不足也遁軋軋遁險險遁陷陷遁
佻佻佻佻之至維噂維沓維翕維訿佻佻之反
則不居一焉而名溢矣溢名者屬乎滿也而莫
之與賓也故愁其矜先生則有與賓之矣而詭
爲愁之也哉往先生自謂爲剛頛理椽煩深歲
時然得遍閱其山川秀邈林洞凹幽道之險仄

觀於海之瀕宵舟之上下島嶼間夌風倏忽恍
然神往故亦樂之其既御史南院時獨典衛巷
兒女爭言則湫矣視就外傅嬉時緣竿彝橦
學溺於淵作諸危險事則又慄矣乃先生至自
痛如云以戲弄啇不直一錢動遭人訕詈困於
井閭爲時凌侮獨何庸爲則茫頹之落落也然
莽乎滓乎其滔以肆也謷乎滲乎其矜以誕也
則文若其海而人若其名也不然則遐騁之爲
寄拘攣悖之矣不然則長寫之爲適鄙固逃之

矣不然則立權之爲儻倪儞咍之矣不然則槃
清之爲厲饑顯蘗之矣不然則亮誠之爲性回
攜謠之矣不然劫巽而柔從商霖而無營而誕
罔之士欃燥之徒又曹而詘訶之矣奈何哉飫
以不宅矜人愈傳其溢侻以傅溢人其歸其忌
忌之祟也名名之永也壽委必至于人所不足
而操不朽于人所有餘故天繁其祉綏之也非
作夫滿人飫其煦煆之也非命人滿身演其美
名避其姤空喻證之也亦非命名滿斯滿者涵

之之謂也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義于人者
胖其神矣神靈之化也精之構也生之來也壽
之命也天人壽以萬歲劫歲計乃如世千百歲
計則不終有盡乎哉而養壽之談則謂莫之傷
耳夫傷莫憯于斧斧莫利于滔先生郎雜孫子
女選伎徵歌不以同寢迺又不以至老侵是無
剃命也者安得不永乎大齊者千不永一焉大
耋者百不永一焉柱下史吐納且八百歲矣猶
然恢不壽將匹籛氏者伊誰久耶肇巾曰壽涵

季也名涵聲也然歷以世者恨不若歷不以世
膺知覺皇之年則壽塵沙而未有紀也先生嘗
于畤函之奇耀貧焉而已寓諸庴肆矣晚乃棲
心淨土思一生蓮花爲極樂則烏有夫三莠五
濁業哉滿若涵咸出于待待若不待咸出于盡
請舉無盡之觴薦于五豆之側于斯祝焉嘛乎
先生遽收垂芒而稱曰子善頌哉酌我以卮矣

賀昭武太守閻府君膺薦序

府君以司寇郎守治昭武諸劭農厚俗薄賦輕

繇廣儲積惠困窮輿譽髦之教惟謹慎封守之
政惟格其所爲得爲爲不於非得若得而專專
而不得無不衷所憲而弗承其猥也居未滿一
歲譽輒溢焉會大中丞金公解撫篆去薦郡郡
邑良吏有概於是府君若吾郡守黃公僉以新
淮在首剡荐亦異格云夫是匪忠信其可取親
若民夫是匪溫慈惠良其可一物治而單厥猷
而聞乃上吾聞其憲布物程舍趣定矣無好惡
惟我佐而準類焉其效無裁驗惟我獨而稽貲

焉其平無交至之爲䀛壅竭之爲匱瑣纖之爲
蔽而亦無不周之爲困不斷之爲格而昭德於
是乎被遠邇也蓋煦嘔之撫之矜哀之遂之損
益之通之俾吾宣叙之始不紛於淟涊以秩其
定莊夫豈嚴乎驅馭威乎厲宣而紱繩之是棘
也府君殆將朞月其可乎哉郇未厭繹於乃澤
疏蓋已稱褱則其器冰雪其節干以振倜㑥循
則茂暢其風猷旁溢其德意又爲得謂端固純
肅必須奏要而後覩其瀀溢之所淪化乎歟予

董意于寧寧予建利董子率辜於以敦若惠曰
時守之利於以保若業曰時守之惠於以定若
功日時守之業於焉動則時時則所以給濟力
則紓紓則所以豐物求則阜阜則所以周徧俗
則無敗無敗則所以徵恤教則行行則所以保
本行日惟定無敗日惟保求阜日惟敦力紓日
惟建動時日惟率徵若是其何賴於政之有焉
非若是而圖焉幾匱恤焉幾憊詎能庇之以植
而利儕生遂將燕以無恐哉第介倪於服始而

信未衷洽則必乜日乃孚聞之府君若曰居初
則鞏也用黃牛之革不爲也殆革言三就而可
乎吾且予之慮徑便事仍俗求莫奚其待於錯
質而庚論禮俗以相勵由吾且予百若羣吏胥
憲無俾我謾吾且譙伯格長若里尉若游宗於
什伍焉以申乃命而藉審吏嗇夫爲我布之郇
我亦無所縈俯文辭俾上下戲厥令恭若寄政
焉以其漸爲匡道道以敦論諭以綏靖靖以啟
厚厚以謐易而昭武之治蒸蒸泉乎風乎若放

於春泳於澤也嚚險亦沐浴於休德矣其在革
之占曰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則府君將有之
哉謝敬冲曰吾不作王者吏後乃力飲如弟滿
言彼直聽耳郇雜事一不省惟綱紀焉問其胃
守若何以府君仁恕長者臥閤理昭武乎撥之
何有猶朝夕壓而飾而曰無其吞聲服我乎則
其遁者乎不則無其荼蓼穢而未朽乎則其螟
螣蟊賊或食害我田穉乎詩曰田祖有神秉彼
炎火　高皇帝曰奸慝去則善良安吾豈有愛

馬亦唯見知故纔監臨部主不坐法者不以毛
舉耳蓋府君痛桓束之役爲德傷是以教先罰
後幾若淮陽次公而所爲參考其陰伏者府君
勿由也曰察陰非詰惟明允其喆有豪不可鉏
者犯姦往往如山其購言告劾惟是擿萑徙息
爲有司牘濫而又工請寄縣道官嘗披籍廉治
之不收也願以府君寛和爲易與輙與大姓訐
而府君案其狀卽將立具伏辜諸豪且慹無敢
動者志有之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

鋤項頸鷙朴擊賣請則廉平仁恤之吏不忍㨿
於屠伯今府君廼扶羸與滯撫弱斜瘝禁奸慝
而懲辟槩　若其埏焉陶旊以度俾不入乃詟
猳不産乃苛慝而後賦事發功硎範而軌正非
其僭忒也以湜吾武徒又士無行與惡子無帀
籍者訟府君則引由我辠曰禮教晦而人心陷
是惟我有司羞至所禮厲行士則折節諷焉昔
門卒諫延壽得毋虧化而延壽卽舉手與中日
㣲子大守不自知過此自府君亦納善如歸流

將以與於禮容流於絃誦其庶哉日揖讓和樂
府君之陶我也而後中和樂職之詩士且倚而
詠焉詎不休有令聞無斁於大中丞之登德哉
以其猷徵其永暢以其意務其永溢曾未淹時
而得奏薦於　天子　天子必曰昭武二千石
其良其爲閩西戸負扰且府君業爲五屬大夫
而胥憲於南曹矣廩廩乎唯邦成其稟況專郡
以信理庶績則　宣宗皇帝所謂守令　國家
所寄以安民者安之何居則府君所稱毋虧令

者也予佐南冢宰於府君習度政平訟理故易
易效於守惟府君其益厲於久立乎請以是後
令長諸君得爲府君誦

賀都尉鍾使君臺薦序

中宿鍾使君爲卲武都尉可三歲矣掌佐守典
武職甲卒若清匠若詰盜鹽法郵傳業有筦鑰
司是政職常不具著第使君於都尉理無不疏
剔簡核綜緯無不中程襄毗教敕文法壹唯典
所出卽赫然秩比二千石秖守長蒞我不代收

譽所救賊曹卒無憂盜救曹吏守若舍救隷卒
游徼𡚱泅乃陷落敕遂師鄙師鄰長使相糾受
𡚱忽而使君部置爲效王吏抱案咸重足立囹
有詆讕奸成牘不服者其院道官所下事爲亭
疑法重入　印定鮮答掠所逮當辠名報之不爲
憂引連撫而其捎捷抽笄者輒立捕下郡邑符
令籍穿窬剽客狀故剽客匿亡去乇郡諸發𨓏
股栗庾治壓聽里夫籍而亦無桓束恨至其輿
發大後輿賦叜調米鹽無問齊咨關其手輒平

盜御史察使君治㩻然異其經濟焉中丞大夫
遂延見使君與語兵畧恒移晷諸擇將選募練
訓什伍靡不借箸若軍諮祭酒矣方平囚告棘
赤白之羽賁相屬於道中丞公竊卬屋歎謂倭
由薩摩風且東汛將旦暮犯我彭湖島我吏無
伏餱寨無銳士戰艦五綜游䂓海上亦無當戈
艘橫海者柰束手何則檄使君從烽火南日諸
哨道詰所備海戍諸哨道官以故倒餽取途塞
使君厲謝綜覈陳獎𢫬伏匿無敢譁者於是條

要害方略上之幕府所施設足鼓舞甲胄色矣
而其大要乃在選將懲脧練卒實刷斥堠建白
非如幕府且恃使君爲島寇緩急重仰闖以西
乂可高枕也然使君咨詢需海壇將軍甚急闖
宜州洸游擊家君久力爲中丞言材將度無如
洸已符令乘傳至仰以總海壇事洸撫輕騎推
金帳下募敢士從下厲出沒風濤時以其規略
上記開府開府亟稱焉謂鍾若知人哉潘盧之
用兵以斷致歷剿犀象雖依飛安得罪其利今

千里而外筴其人不爽吾鑑馬未介鼓未執甲
未坐而使材武驃勁者令衆訓齊竟能彈壓驕
躁使君功洸耶洸功中丞耶兩者奚居竊以爲
使君重洸爾顧使君恂恂穆穆絕口無德色郁
何挹讓君子哉居有頃府君李以　覲往臺使
者檄署篆時司倅視使君攝綏縣而司理趙使
君移攝漳郡昭武令且懇倅去使君兼攝稠濁
勞苦甚矣而弗謂官寓姑窒責而可諺曰摩之
若痛𤸃之若喪是亦㢡使君綏靜慮徑便事亭

午刺訊不逾夕下郎文亡害吏拱手受訖緣絕簿書蔑由巧詆而未有懲其苛背者諸渫惡奸宄造僞亡狀一語服辜不令里中復爲恐患苦也芟稂良苗合耦於鋤無亦稂莠是去無亦驛驛厭厭忌螟螣我害而秉畀炎火豈其傍如荼空扉鞭楚乎不然直匡之不得皆繩之不悛姑日是愚顓冥扞者也矜之如下者穽將赤子撫璧慈母不假夏威之耶御史疏薦稱清嚴斂稜是使君之爲操施乎使君何以尉效尉撕效撫

而戎痠戎無不獲乎上也者當世薦紳介冑士輒病相左而疇庸兼憲爲且使爲成黃既与推輪伏輒委斧格席帶中飽蟊孰与摘赤黑丸於掌耶今弗論使君畫筴損往將益來將爲是有餘於控守郎所憂召兵易銷兵難不服稽貿賈不將汚潢遯萑蒲魁乎則將終養之尺籍日荷三尋超距爲戲乎疏所謂養深識卓殆覈其徼者與訖捓有言郡司馬秩非功非罪有吏隱耳是吏隱而素遁也者安能秩秩有文武郡歲之

若真守上挾之若儒將耶書曰知人則哲安民則惠其謂使君耶若猶是　上計績且必齋戒受贄以共成質諸　上尚亦顯錫命以荅異效則唯茲薦疏功使君矣使君洵不挾所重顧重而養其急不急而恒得所重請執管爲使君賀使君將無謂屬令而私佞鄉人乎哉

賀司理趙使君臺薦序

重夫賦法輕重得亭疑讞詆則惟司直縶邦治哉司直則郡國李官於地數守府金布之慝與

縶訊獄豻諸刑罰之如比壹佐守詳決鞫所隸郡或旁郡無不移聽是矣于內蒞諸士古曰師師言法以弊庶民獄訟則唯邦汋邦賊邦諜若犯撟諸成象而外乃鄉遂縣方以所爲聽察辨異聽於各麗其刑刺約盟屬圜囚戮則又重以司掌使墨而門劓而關宮而內刖而囿髡而積而守蓋慎哉其執禁亢而觀警痛也呂命曰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則任人乎使君實式任茲理式有慎以用于列中矣其庶獄庶慎

惟我使君慈惠密克中于信莫不平反攸尉豈
其憑意須斷無必科懸姑遜以恩貫邪縣令所
上事郡守曰蔑左蔑竟理甚疑簡簡疑甚辠蔑
奏當郡守受而傳挈令辭驗抵罪不下吏若伍
疑移簿責之郡理曰是當疑簡甚辠竟理它獄
具上撫監直指意大府文深或舞或骫下郡理
口無析律乎無文惡乎無少反乎無掠立辜乎
使君立解縣報當爰書矜情旅隱所反白辠惟
亦慎憲所云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

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固有孚惕中有吉
無眚者弁顧逮繫詰對跡以單辭而詰若盡若
不盡之情畏出哀入明清欽恤鐇而梏拲桎欽
對者慶非惻成不可變歸而遣又以食舊若女
奴獄宛俾得脫諸德錢濟成者逾頌使君使君
非式敬爾由獄乎性敦乃維實猛酌乃維寬體
弘乃維豈情流乃維惠執儀乃維教德懋乃維
祇精揆乃維理文飭乃維學寧其省刑象簡瀝
爲守建邦三典而訟將窒將際辨罡廢康察刑

害耳飛聽目飛聽明匪飛目聰匪飛耳胥吏隸
輿讐我使君訪谷焉寓焉惇焉察焉愷達焉齊
給越有顯蹟以不府辜功疑也夫弗疑弗于伺
監司胡憚上害于防于際敵直指胡憚上玩于
責于洮問維劾手于嘗文微于中惟訖于戒休
茝威詎訖于冨冨黃乙有問奏誣蕭甲妖變使
者按部下使君鞫使君簡聽謷差甲固惓擁道
亡妖狀實乙詭瘐痛庚守尉論如初訊誣乙服
威罔奪貨惟辟惟允上服下服惟適節世輕世

重惟國用穆天子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良矣
夫使君壹以靜寧龢以廣遂平以乂孚蘓以順
肖慈以廸叙該以曕密沈以因厚融以宜肆人
矣慎俗政矣慎度時矣慎物風矣慎化慎下爲
翼上慎上爲制下惟周公開之文考與民利仁
能收民獄義能瞀民過德使君非德于民何哲
刑尚乃有譽哉職辟磊落職辟宏深惟亦廉厲
介厲公矢明矢亶指其簡茲高第理使君其須
厥　召敬忌用人越顯聞在時庸褫旌郗尉又

庸攝篺守纂轄易地務綏受斯使者隆命亦越
用勤歲郎功攸畜攸利休畢以無憾于御事而
用其義刑義罰畏于勞休于裕仍于誠胥于保
異哉理署它守艮顯庸也泰才率兼也展譬火
于燀固定止哉嘉績登德汲薦以爲榮施竊曰
公降則信明畏則褒介履則洊廉勵則隅庸庸
倫倫祇祇比比齊齊威威先令後律正正簡簡
成乎下輸乎上之以利焉氏則安之以宥焉民
則樂之以師焉氏則讓而率之大夏則猶父禮

毋禮乎爾張法掾言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
之要理綠縷擘如紛焉其如理爲　高皇帝矜
戮詔建貸城勑關象中虐則刑平官無废私欽
哉王言賛易出滯律鈞律呂内寇外理數貫時
弼越覩于執法惟亘指象今使君彰癉致禮致
刑致刑成德於易乾胏金矢咸庶于中下史弗
依誕敢術其敘副於碎書

送李皡如任肇慶府推官序

董安于曰吾迺今知峭澗之可以爲治也豈固
然哉必峭則于暴于暴則濫束濫束則傷恤而
不幾滔者幾乎何以曰刑者司理之官乎曰理
者求情之機乎曰情者心神之使乎吾友皡如
氏之理姑孰也奉憲如奉承絜令如引繩壹惟
恐承人其若推繩人其若枉故所雪冤獄革大
者無慮什數然名必應罪罪必配情迺報當御
史監司不當則出之周内反諸生議殆不失銖
鍼迺以謂非明惟明非慎惟慎惟克簡乎庶廸
弗留獄乎是時亘指使者牛公劉公先後祇皡

如讞報當迺已於是先後誤鞠若故繫成鍊者
不無俠慍而皡如且受危中矣中者旣坓心皡
如賴牛公力乎其賢乃適徐州判官徐故南北
衝䏔姑孰劇且九之又適則上宮之操則長忌
之誘則議訛之處於若宮若忌若訛之地而皡
如善治自若於是總督李公乃始重憐皡如薦
諸　天子而後皡如得隨牒收肇慶焉肇慶郎
據粤上游爲領以西孔道然孰與姑孰股肱畿
甸乎孰是才皡如者而遣其憊也夫適也以毀

皡如無造毀焉政也以譽皡如無造譽焉豈皡
如自置于乍貞乍悔爲是劍焉而乃文無害哉
能制不擇務致身不擇地苟隆劇而簡簡美厥
而醜調則縣官豈頼寵於若臣爲且僰峽之間
據邕桂賀三江之口則是海珍之所饒也賈船
之所輳而推剽之所出沒也夷獠之所錯而虜
也則郡非猶郡理非猶理也其自征蠻幕府而
下風紀與司馬兵戎與詰馬耳目無不與飛焉
以是微毒虞毒微軋虞軋以是淋間獻囚則微

賁虞賁微示虞示彼几治功乎倖賞乎詎無誥
乎我摘悍乎我刺也而我亦相掣相縻欲引繩
而必直操刃而必割勢其可乎其若旁睨之指
拾何況佐郡則其牧也執理則其士也倚法則
法乃如海而淵道治之將無水駭者與皡如初
理則稱良折獄矣微人程大約者爲怨家有力
陷大辟更數讞皆共手視成案而皡如獨矜出
之六合有盜俠佐某者以行刼獲而被刼者欲
滅其種謂童子實執燭焉童子則佐某長子子

也獄業具童子坐當辟皡如刻其辭不驗出焉
於是時最指使者是皡如讞然猶收諸繫倉佐
某撲殺其仲子支其屍而焚之有告言童子與
焉者童子以此竟得釋往予過姑孰皡如亟爲
予言佐童子事則嘆曰天豈忍絶人後哉誅盜
亦不誅盜家無辜子柰何以掠立治之令亂阱
也皡如殆長者哉以理肇慶將推忠及之衆莫
不自斸乎夫狐不敢憑里鼠不敢穴稷而虎不
敢咆於鄉者豈析楊梏拳之所讐必刑獄而德

乎獄刑戎而德乎戎廼其佐牧平乂之耳矣不
然而明清不足以蔽有罪簡辭不足以懲不格
平反瀹滌不足以出幽滯則二三其聽其焉害
克令詭以競得無縱爲人詭以競得無縱乎詩
有之曰不僭不忒鮮不爲則稽理則皡如之求
情也仁致獄也果雪冤抑也哀非其刑象職憲
之爲廩廩矣史稱包孝肅嚴明不苛而推本於
忠厚其知端州則不縢硯貢以遺權貴比滿歸
亦不持一硯周書蓋曰誠智必有難盡之色誠

潔必有難汚之色誠勇必有難犯之色予視皡如盎有三色焉然貧而贈言詎忘爾規予故以孝肅事爲皡如薦於是皡如受之曰蓋言哉予豈敢渝初理乎以辱予布衣昆弟之命

贈當塗令王季重先生序

世有材達者乎其橋夫大人也無其開智早其兼能給與而政乃官官乃睿于維勿專于維勿怠于維勿發于維勿椅于維勿遂于維勿留以精知而率行之曰自六者而取之也是豈非所

意而若然然司政以其通司績以其敏則予始聞有季重其人焉今乃見季重矣而後異其異非凡所位志以執召聲奉聲賴勝命者也夫徵諸清焉能發鮮度諸察焉能盡鮮潑於窮焉能達鮮錯身於立方焉能遂鮮則治志之於廣知可幸幾之者乎人佹以幾之不是幾也而季重則若新硎之亦觸之立批卻不敢易族耳而必戒豚止焉故嘶焉而聽惟闓惟允非俟其折之惟良乃察于爾筌矣郎不咸嘶則稟諸而父而

畢辭悉以明清則智資自父而斷資自已亦一予奇之治矣故佚可佚不佚侮可侮不侮於是乎處衡其似僻理劇其似簡綜棼其似緒而無必星出星入以康乂當塗矣蓋當塗鄙陪都之南受皖徽寧池之委距釆石而遥遞南北輻輳之役邇奉中丞直指按部而又屯奉督學若軍鹽倉江諸御史涖是者亦惟悍悍勿勿怉怉乎隊之恐失日予與季重游聆季重坐飛紛處酬獻賓客並覽牘答牋聽受詠謔則莫不四應而

四瞻而色皓然而神泰然而理節節然術然以定嘒然以樂予何以觀誠肅乃有徵乎哉意其濫之荒矣而不荒故若昵之狎矣而不狎故若醉之舞矣而不舞故若喜之倫輕怒之倫重矣而不重重不輕輕故若其度其潤其箴其啓其言其曲其行其備之謂之誠焉且其直也弗傷廉也弗隱美也弗飾而其隱也弗隱其過也弗防寧詎是無質而貌見物以自將者乎蓋宜必自意唯季重其秉行之乃季重則异予論政古

政令也則有異吾序能聽維聰而曰非名物其誰材乎吾端能造維思而曰非構架其誰材乎吾機能見維明而曰非達識其誰材乎吾意能辯維辭而曰非贍給其誰材乎吾失能擲維捷而曰非權捷其誰材乎郎不然而攻能待者守守能奪者攻又不然而予能易者變矣而曰非持論非推敵非貿說者乎則誰材是八矣能則逵不能則蔽能非能則依非能能則神吾與若其何居故談有鋒乃有攻闢闔有機乃有侵酌

搦有陳乃有武囊筆有刀乃有搏來而月有芟乃有倫鑑吾之以邵度之以仍世乎其可若使吾也含瑕而實玭其若生而有陰陽焉何哉不庸不茂不獨不建世之憲命於人詩也吾亦渠能弗遵宗杜則殆於老其為儒也窮祖右丞則儻於大其為禪也解以岑許階悟則王堂可登杜史可束矣蓋朝堂雅樂惟杜彌拙而憂事憤世惟杜始工故風變杜亦變則名變杜之志也豈俊之三百之遺則豈溫柔敦厚而畢有於杜

哉有化者存而惝怳乎無端澒洞乎無迹足鬼神泣而千古感者孰逾太白乎托騷鉛鬼涉乎樂府而令人三歎邪吾度神境之所旁薄與寄之所綿邈非劌結則不可旅古古不旅則不可命今苟阿衆于名而不展材于實以專斅于獨則惡用有王郎哉謝生曰聞之物至不勝權衡乃不殆矣形至不過影鏡乃不窮矣以季重才而衡政鏡世則明別白黑如其聽子衷論今古如其參伍是故以師陽盡時以寧而郎以避陽

矯時以詩詎不姚乎其有譽者郎今制令之於邑無以異乎書憲書教者而旁且引之怒之使不得財如畫而季重則獨恢乎綽乎閉以斷也而上獲下譽則寬歸諸察察歸諸義耳宓子之得諸仕者三季重不其有哉學益明維季重政則制親戚若友朋益親維季重政則民仁以無偷矣予曷懸益之言周祝之志曰自開智也者故不足榮華之言後有茅季重而智餘師若父言榮儀若古矣大老包英大言包聲下衆彌上

晤用彌明季重其尚將爲天下藻鏡𢙣平無第
平予爲知士名也季重名某山陰人二十有一
歲而成進士郎令槐里者三月已内服闋而補
當塗三歲歲乃壯蓋古之人達今之令傑也猶
虞仲明英秀風烈至吳而温等乃服焉邵員始
愧其比屋不能甄橎則是時山陰共有若人乎
於季重者與予不倭又馬譽馬以私予好其亦
於季重之能兼有徵矣夫閩綏安教下友弟謝
兆中頓首譔

男謝元英子輯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一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二目錄

序

錄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二

閩　綏安謝兆申耳伯著

同邑後學　董邦言庚之
李鳳翔羽儀　較

序

送邑大夫華芳倪公擢南刑部序

今　上於陟典慎予中外吏郎選部徵天下治行高第以達其雋而推而上諸　陛下若類若

卑若勑十不能當　上可之六我大夫始令江浦積薦剡無慮陷什數矣是時蔡冢宰業爲疏上當徵不果頃乃謁補泚我下邑支月未洽李太宰則類推焉而奏爲南刑主事郎得　上可我士民則胥與慶曰　天子乃異循令秩乎則又皇然聚族語曰　天子畀我豈弟父母矣胡德非久而我焉奪我其困在坌乎終哉予曰否哉　國寄令而代安令慎安而躬寄寄以明德德以契取耻也是其爲循勸者毋慽乎其似奪也若惟乎其慎當天而弗極乎其爲上貸則昭事非我錯昭朵非我展昭賢非我利政不幾乎私爾德哉大夫意動於其行而泐色以自詰也曰靜爲宗矣徐行若於其不敢而肕執忠於其不回也曰節爲守堅爲處矣閑㒳非其違節也道於進不道於競曰以政爲儀矣何止非正何正非義乃其涓潔不以暴介德郎敎於簡易素樸也不以困貌德大焉有不適善也善適其循也則僊也豈必宴我以久若漢世令長長而有

蒿宮焉其以爲澤之浥洽乎政江浦之有以循理也陷爾恭政我下邑之有以循理也期未及而質爾要績於宰士則我下邑其德維始大夫其德維終矣終則不祡焉而可寓爾舍焉而可而大夫則若紆紆然者若隨隨然者若頤頤然者故似乎其不能然而慮若痺巳若鞠無不慎焉時用以昭乃靖大夫盍曰吾聞之先大父参知之教矣理莫如靜靜以節堅政以堅壹絜以正貞吾不能貌以飭焉以要忠信純一之寧也

故加之無以情抗容之無以欲拂而養之無以動狡故介倪於我邑始而若習其教者先令聲之耳今令管令其政一也夫詎以我下邑易江浦而庾治耶周文公不云乎撫其民力相更爲師因其土宜以爲民資則民所繇歌大夫鴻鵠將將者也考德則非畏惟畏唯牧之寧矣考憲則太府之藉惟令其犳矣美哉乎禁民行義行義司德矣夫然而徙以司刑不殆於違嵩者與曰不然本典之志曰能収民獄者義能稽民過

者德故教也遠刑之辟也刑也善教之弼也辟不辟民始麗於鑕弼不弼民途卽於僻故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有保無威斯豈有忿疾心而令民畢棄其咎哉先於罷民而寘諸圜土書方著背以幾其心改則莫不有教道焉徵乎萌則止忽則坊不得已而質聽訊宥竭意論慎測以求其生則慎之乎至矣今大夫善慎入而佐大司寇與論其刑名徙繇勾覆關禁之政令卽不必中德於傅比讞請而亦有所致欽恤于月

要貫城之內大夫得月從事於提獄則囹圄雖茸械紫雖固而且愀然時飲食之隱然時醫藥之大夫寧不式敬由爾獄哉鼓抑而不得愬禁日淹而不與決者剸得主事齎察爲大司寇白其狀以聽於治大夫其尚若徐司刑者身湯毛而法泰山以衞生民命則一切奏當若照駁若參駁若犴而番異若再異而下劄齎者在南都若徽隔於輦轂而大夫亦得與司寇廷尉潛然中論其法蔽否是不將法不私惠意不游法者

乎大司寇奉法以贊　天子弼德大夫亦奉法以佐大司寇爰書其義裏與其爲德隂成之矣侀成不變徵是慈惠之士師而壹槩以邦成以懲姦慝則凡所長我王國詎於諸士有訾謪昭皇帝之勑吏部若曰自今刑官其擇廉明公正謹厚之賢毋俾憸人得肆枉濫今　上旣不輕召爲吏則非其廉明公正謹厚者必不在徵車中矣我大夫得　上旨乃顧易豈江浦時令上心知其賢久耶今勿論緰冗費潛淤河爲能

永詒江浦利郎議後東葛與江淮兩驛走遞如故而罪嗇夫已更命矣不亦仁溥乎哉雖然大夫郎以誠長者處衡錯地而豪猾有緣伺侯伯爲姦市者大夫則又執之訖於威不少貸其家監郎誠意猶誓而謝過則何異洛陽强項令哉令雖平不以伯横撓法則士司刑豈以妄彈侵直反當阿意無亦憫焉教出而刑入以襄大司寇將明之材乎郎因時爲廣　天子祥刑之德惟是靜以綏之節以持之政以正之而且涓以

淵之爾以司民命其毋苟曰法輕曰法平以保民命其毋亶曰民服曰民安於是倪髦衿帶之屬有爲歌大夫之經政也者而曰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有爲歌大夫之澤德也者而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亦有歌大夫之于征也者而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不惠乃舉觴而獻之曰天子惠我大夫以德綏我下邑乃遷於南部俾江浦伊邇我大夫我下邑抑豈能忘民父母郎大夫官遷矣政將安遷大夫曰吾何德與而敢遷吾政必哉吾將秪所安而已於是不惠載筆爲行李贈

賀綏安邑侯華芳倪公擢南比部序

不佞往在南部則蔡冢宰爲言江浦倪令賢云江浦距都帶水而適爲軍民錯比之地囿水陸之所輳而舟車之所踵也郎有令度不能以撫字寓催科亦不能不飭厨傳以供過客而且長目飛耳不能周縱以博赫赫之聲自撫監中丞而外而督儲而督江而督鹽而督冏自監察御

史而外而視江而視倉而督運而督河人得以其意爲臧否故十人薦而一人彈循聲輒損適侯則無不得薦者當是時冢宰疏入當　召爲郎矣而會侯去肆今補綏安視江浦難易不啻相百綏安故介在吾閩西偏無縣道供億之費亦無乘傳飛遞之苦又其民人樂令長溫良慈恕而悍縣官鷹擊毛摯以故操下如束溼薪者人郎暘服有吞聲腹誹之耳侯至則以廉平自將寛不廢明簡不弛法一　切兆象傳憲務予民

情相蔽而未嘗淬法於情之外撓法於情之內故其吏民莫不敬愛之倚所訶廩廩庶幾德讓君子哉侯有其遺積矣今大冢宰嘉乃績推奏為比部則折獄致刑非其溫良慈恕不可為士師法非諸士制而大司寇所以亭疑法則諸士得雜議佐之言足以生亦足以殺若其重成若畏奏郤相顧而視寬抑與淹禁則雖月司提獄之禁亦獄椽耳習千乘見寬攻經術為湯奏讞椽郎以古法義決疑獄兒乃侯良令寬不良於

士哉惟　天子制刑于中恒以生道矜痛抵罔之元元無異時危峻之法而侯亦可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與大司寇交伸所以求生之德意則勝情之法與勝法之情亦交相蔽而不為厲不然而皋同論異則姦吏巧詆先蒙諸士舞之矣故令於邑獨其不受欺易而士於曹衆則其惡好不耦其不受欺又難矣不難江浦矣夫豈難一中士第察諸天牢之象其中虛若其中有星或有星而明否耳不佞職在冬官於置獄具具如律得并秋官諸司刑者相出入而世乃薄刑為閑曹矣毋若爾可也侯豈以不佞髦言重哉侯之丞若尉為榮其擢也介而請不佞不佞授簡以為侯賀

賀邵武邑侯商大夫奏績膺薦序

邵武父老叩予頌大夫治狀予乃知大夫所以治氣也大夫會稽名產也以進士高第涖邵武而邵武地在閩以西則其土田賦役什不能當會稽之一其關市魚鹽諸課什不能當會稽之

二其訟獄章小大之數什不能當會稽之三其人民戶口什又不能當會稽之一夫豈足盡大夫才第邵武在汀劍肘腋之交附府而府贅附縣而縣劇簿書期會之間又遞相旁午而令始難矣又其民氣獷而輕闘其賦積久而善逋急之則益其忿緩之則縱其詭而令又難矣夫世難令為其近下而易謗也為其近上而易迕也為其恤下而收上謷也為其迎上而領上毀也而令亦以此自難難則畏畏則思勝勝則必擾

孰知擾之道在靖靖之道在不欲不欲之爲無事宗也夫何夢何劇大夫則其克擾者矣則其克靖者矣則其不欲者矣吾知其安之也其自安也夫莫勝者民難安者身莫底者事難持者成而大夫乃五歲如始也平以銷其鬬義以收其遒使民不負官官不負國則豈其令有必難之贅非贅之劇非劇之旁午非旁午則豈其令有獨難故徵令善也必無瀾乃實無赫乃名權名則有情必集伍實則有服必章御史方公之

薦大夫也以績殊大夫之奏績也以安效人爭效其所勝而不必效其所安是無故安不勝欲耳惟大夫則不難世難而畢而牧而沖而特則豈非廪廪德讓君子哉往燕陽公按吾閩也大者斧斷小者海畜而壹以靖民爲政度條鞭所佐行者壹以利民爲政今大夫是政是憲舉民所疾苦一切蠲除而且懼其似擾其福民不大乎是不愧厥祖者矣厥祖以御史爲名卿大夫必且爲名御史名給事以徵卓異以比於褒德侯則方公知人之灼大夫安民之治不益有龍光哉是績也卲武其懋乃始矣

賀建陽周侯奏績膺薦序

京山周侯思皇以進士高第令建陽且三載矣當聽賀於太宰會巡按御史方公廉守令治異等狀則舉侯以聞謂侯蹠乃傷班追乃召杜諸文學數官乃命諸生謁予曰不腆敝邑藉侯擾訓我庶垠庶士我庶庸底綏時維侯胥匡以肅貞憲罔有險膚囂怙以逸若繩其罪若閣上書

若方版著若背以恥若罷心維坊其梏荼而桎若桎梏若梏維上下其簡乎無豐乃犴獄其財若地訟予告劾者禽犯乃貨兩劑鄉部乃業不追乃隸攤其史胥諸役畏乃若神罔乃婪索其征乃藝代若攬乃格限如章催如限民乃輸不憚乃繕其歲運額金四萬兩民費將乃逾四千金侯度官捐月廪五百金可佐運郎罷乃將例其履畝覈若逃僧田得二千畝有奇隱占田得千畝有奇閱兩歲侯乃得益餉額五百金有奇

其籍戶口宅縣率不率當道率數騐侯如部例得當乃不自能讓周丞能其鄉約道若善乃署鄉紳若士先儆若民者奉爲植民乃胥顧若箴其懲若豪右俾若不自災以災若儉民共披我較士致志俾若鼓若僥詐弗距躍聆侯維旐其罔弗力聽侯其維庶罔弗靖其維肅罔慢罔有侯罰民罔弗率以玩若政維予侯共無競哉願錫之言予曰唯哉職常維常舉常維職漢仲翁公君豈不誕有譽於父母乃仲翁務當若民典

若民利蔵灌增至三萬頃戶口以倍盜賊訟獄以衰止君公節儉以誅若暴示若威省愛若役斂推進若名士其爲上蔡成阜維樹惠乃終古維譽維積其懋維舉異其維常常哉速戾其鰥速譽其乂晳儒廷富譎威不克熙乃績維威威富富維爾潭其胥以役侯則乂哉已有進曰維侯輯順用康厥土維猿人張逆謝屯扇我良以靡於奸慝震我兆民侯乃威克耤若黨俾惛折若獄俾弗濫疢其賚予生哉予曰時其肅德茂

揚哉刑一生萬阜良辜慝維武犯難維義收獄維仁與利非是胡德胡績時登夫令易治貧治治治富治亂乃罔底有績夫乃治富治治亂治維能維辨庸叙茲質成承茲薦狀亦維侯越有敷閒丕令令則信信則獲獲則生之日母禮長之日父禮以有民也有令以有令也有民士於斯師教乃克廣德非元康神雀維樂維侯其麗哉我聞之曰飾言無庸竭行有成侯成在竭將徵輿必簡矣諸生拜曰政政匪文文匪政譁

兼乃古乃古者侯榮華之言班揚爲茅楚材其尤侯師太史李氏予曷師若賁然徵乃嘉德之辭請爲侯司契

贈武庫郎徐君擢山西按察司副使序代

徐君以武庫郎得擢爲山西按察副使治軍鹽驛傳之政於是同署諸君子請贈言於予予時貳司馬不得有言以大司馬闕而署其政令經戎馬之治以贊 天子則又得有言曾 天子命予督兩粵之軍政與徐君一西一南各有

事於潘甸則又不得不有言邇者欽州之役
天子赫然有怒於封疆之吏言事者遂憤然有
議於督臣特創小醜耳廼議易而置予代予何
敢深言粵事顧山以西與廣爲政則有十百難
粵者自宜大總督若提督雁門等關而下若備
若牧若屯若倉咸各有受事事各有所格惟軍
旅之地議清軍則補若勾若不補不勾益難議
鄉政則司道之符詰易遑符之詰又難又歲賦
之外一切供輸皆仰給于河東之鹽課今則課

益矣而塞下無邊商之粟郎不論宗祿不可支
郎持金如礫以餉上而邊軍之折色一月不能
易半月之粟則理鹽政於河東抑又難以佐與
明矣徐君將焉省而可且南曹優而西事劇劇
以跡故則沿可支也不可支矜壹以更救則委
承而東之莫可觸觸之莫可展猶也徐君將焉
謨而可諸君曰徐君則嘗能令矣黃岡之劇且
囂盜且優治矣　天子召入營繕則又能繕部
矣今爲武庫而掌戎器尺藉符勘諸政令則又
能庫部矣其精勤其謹毅足審足集足恪足任
將焉所而不可濟哉予曰濟哉其可可能使鹽
戶恤鹽糧臧鹽窩禁如異時輸粟邊倉乎可能
使無丁必豁新軍入伍而不以不黠突逃乎可
能補不補勾不勾曠然罷勿清乎郎不然可能
邊歸邊近歸近而無疑於閩軍制乎可能使募
其死事如衛軍必報以無虞伍虛乎若失置驛
之政則侵冒奸宄之所穴也浚膏不可役給縮
裁不可遽施可使郵無蠹費乎徐君信三能四

足無難一臬副然畏難其克難置難其玩難易
之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惟意惟承則有猶
其克有幹郎予畫粵而徐君佐之道猶是矣徐
君第往幹而可貞貞焉有吉幹而不可貞則不
可貞其中矣今提督魏公則予同年友知賢而
濟難者也徐君又何患乎承而莫觸觸莫展乎於
是酌之酒而授之以言

豐城張侯考績序

官積成　國課積其祿氏無營無妄無濫無諂

者乎其視政有屏若菅若妄若滿若揣者乎榭
權則守大於令必志則令專於守予邑侯　張
公則予友也其蒞予邑則謂今故事先乎志矣
致其精焉以厲名致其察焉以綜實致其惇焉
以臧仁三年而民洽焉民曰其慎其用其信其
質乎士曰其學古其輔乎胡政之逢所也鄉大
夫曰其公其體其典其飭乎其無疑蓄無忽蒞
也是其守之則乎於是侯質若成矣御史大夫
而下守相而上靡不予侯治狀有循吏規鄉大

夫則靡不謂侯斯爲德讓君子矣予謂政非則
何守則非典何度典非學何經學非信何東信
非慎何篤慎非公何膺是故物民則先身矣正
政則先飭矣民貳身焉政不足與也身身民焉
邑不足理也予邑故水國也溢則食防防毀則
浸浸則苦溺而害穡蒞焉者必防是罔勿俾激
而潰渠也予以是徵政焉利隄則違水害利水
則受隄害矣害有必避則利有所必擇擇也者
准水而殺之利之道也善利民者則因乎水善

因水者則血乎地水多用多水寡用寡水平用
平水怒用怒怒怒而平平焉寡寡而多多焉其
都居曰水其樞曰政其龍都居政者乎則身樞
也身樞者本乎身者也世令莫不急簿書而廷
德教以爲防菅禁妄訖滿罪罵其足聽訟獄者
乎則何貴乎長民志乎然則非民者豈以非非
道必歸本矣知本之謂之善學善學之謂之善
政如以政學焉末矣況不學而政者乎侯盎開
知本之學者故舉德以政視前令有杜召父母

之譽焉予以質諸宰士必曰是其吉士媚於
天子若媚於庶人者與詩曰不懈于位民之攸
塈侯則有焉或曰如其政也奚學之務予曰否
否　昭皇帝不云乎天下之廣豈無皐夔顏曾
之徒誠得一人可當千百是不斷乎政學一者
乎含學而政政乃斁由學而政政乃熙熙則能
身邑身邑則能身安身安則能譽隆課譽者而
貴聲焉予不敢佞侯今侯而自貴學也予請載
筆紀學道之政矣鄉大夫曰異哉身學之外無

政也若吾侯治行非　天子所將徵卓異者乎
遂以予言爲侯賀

張侯考績序

蓋鄭僑有言維農有律政實如之如畎之有畔
思其始而圖其終此非令之所胥以茂建者乎
予葢兩爲令矣然屢屢奉職無狀不能爲　天
子宣德意以令觀令絛衜之或以射捷楪之或
以射解徵而努之而穋之莫理焉或以射郎理
焉而簡若煩稽若速張若弛乎亦或以射其在

敉邑則騰射速於蜚譽以是乎令者矜之也矜
之則其勝之惟所胥匪其謐之惟所攝也我侯
則其攝之者乎頃予以使事役　上命會侯以
治行最當質成於寧士奏諸　天子里中諸髦
士則謂予故習爲令且習侯善治狀願以予言
薦諸侯往予執事諫垣則已聞侯懷寧之政矣
是時侯得補敝邑予則爲敉邑慶得侯也比侯
至則以慈惠爲經以予愛爲質一切訟獄維信
維折一切租庸維義維無逋一切奸宄瀰府維

智維陰剔維我邑環於水𣲖陡是賴以無虞於
浸而魚我廛厲我畎維侯則節贅梭略嚴地而
殺其食愍焉若我魚我厲者維我諸事迭競於
文而質或僟侯則衡奬我髦彥以標我士誰勿
上敏乎其誰與勿上耆誰勿上明乎誰與勿上
聰誰勿上惠乎誰與勿上縱侯葢諸乎攝者矣
夫仕爲令者重於得大家豫豈其重於得百姓
豫得百姓豫豈其重於得髦士豫三者豫之則
其令有用心者也兩豫之則舌揺孫豫之則聽

惑矣上而守若監司又上而御史大夫若巡行
御史靡不聽聽舌舌其間以睞其績以槩其品
而令其何與豫之有必得之非所得之非必得
之庸得之然則侯曷取之哉曾者仲尼之告顓
孫師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一有忌勿遂
行事勿留人有過勿發失言勿椅務此入官則
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侯以政崇譽逮奏績而終
無射焉侯殆以乎安身取之者矣諸髦士曰若
然則　天子其召我父母乎予曰魏相國不以

茂陵令著乎今　天子業徵天下卓異有律者
待鑣赦下需　命然度可予共此民者共圖國
治則又將首徵我侯矣諸髦士曰　命不數俞
者其待我愷悌父母至　闕下　帝乃曰俞乎
予曰然遂舉予言以贈

羽林衛經歷鄒子壽奏績序代

明憲京則有上十二衛而羽林居其後若左焉
予季友鄒汝海氏有仲子子壽則爲羽林左衛
經歷比奏績例得贈封其父母于是諸衛幕請

予言曰聞諸幕褎以若父僉事河南怍相國張
公罷居里不得封若母若昆褎舉於鄉亦不及
贈若母而褎以名弟子員藉例佗是衛且徵
典贈若母褎益終日皇然若卽命若父母也者
顧是幕中榱棟若僾然見若父母咨容也者顧
是列幕而官若藹然見諸昆季狎鄰下也者顧
是軒貴與食藹然若乃曾王父文莊若王父太
常若考按察程學講德也者望之若痒不勝服
郎之若恬不忤氣與之語若訥見臧不見否焉
亦絶口不道人過爲人謀忠與人交信行若不
先人必惇言若不腧人必恪稱若無所能必辦
晏若無所事必敏以是獲譽嘗事若不鬧舉以
是咨世職否賢不負上若不見不負是不稱幕
賢有譽藹乎哉且聞諸若鄉稱若六行周族鄰
婁以逮施路施衍靡不惟母氏命惟母氏懿是
承也者則豈繄榮若父母以贈無亦榮若父母
以淋者與予曰猗與子壽乃克有是乎其不厚
若父汝海氏乎其不厚若文莊世學乎夫學爲

人子乃克爲人臣學爲人弟乃克爲人昆學爲
人友乃克爲人官而子壽不猶是幕不異是幕
乎夫詭學弛行則固者詆學詭行蔑學則悟者
卑行而詎以職崇崇庳庳也乎哉文莊嘗以致
良知學太常乃以敦行學汝海氏則以堯舜可
爲學厭弟官允汝光則又以辟易學學若世矣
紹學則非世子壽吶然若不任學焉而家君官
廼若是淋備不愈乎詭而弛行者哉汝海氏有
言臣莫負天子官莫負百姓則渠父若子以焉

乂曰古人廸吉由我今則以吉在天吉自我求則子壽以焉祗汝海氏謝相國不訶不能祗汝海氏爲劉傅兩御史具葉不能然而洑則有徵行則有崇矣若等第勉子壽毋斁若始毋[illegible]庠毋靡若世學則亦不負若官若贈典矣諸衛幕廸稽首謝曰謹致袠請謹受命毋違毋佚以世

丁母孔太夫人九十壐令子長公七十序

予與丁米子遊且久乃習若翁鳳梧公若其季父鳳竹公孝友狀以知其克孫亦惟若母孔之懿教以祐修先業　上三十有三季十月朔日是爲孔太夫人九十十一月十有一日是爲長公七十始母孔三十許歲而寡長公十許歲而孤第以貞衛身以身衛孫孫乃賴生以繩厥祖祖乃蕃殖以長若孫時維庚命愳未亡之弗廷以壽斯今耳豈虞德開乃順鍾順乃祉介祉乃緐以衍引於曾玄而壽母猶若艮食壽子兩人猶若孺狎滕下時所進七豆適所御燠清是脩宴宴于于以顧乃天奉乎惟兩公其亦越有義罔燕及於爾壽母龔爾旨熾纚纚章服斤斤檢柙以張爾徽懿其若皇天俾爾壽臧以顯休茲有遐其亦歷歷純嘏綏爾昭裔寶茲多亨于以馮若洪霈宣若景問則豈不昭受顯錫哉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壼類非孝弗嗣壼非則弗範範曰貞嗣曰順母母子子維玉生乃艾維翁生乃祚乃維壽母瞿瞿敬教日維姚之率以不懈於夙夜日維爾子若孫遜學立行以揚我先君子之隱德母俾有浸僻破禮浸沓破義以擿先舅之約德其恭祗乃先舅姑維允維孝則維老不替是能乃婦以能乃母以能乃太姑而長公乃以能子矣長公豪不爽慶諾不爽義敬不爽禮縩不爽智施不爽仁殖不私一錢而老不爽行按記僞談乃不挫於爾辦杜室周慮乃不佚於爾燭維質其似儒維直不欺其似俠維愉不肆其似矜維內不二色其似道行季七十強固康豫而乃養乃友乃如始孫則母曰子其克

顙弟曰昆其克長矣邁歲　上詔郡縣輿梁節義吾綏氏士則首上太夫人鄉燕憲老則介以犬公維爾家孫維賢服官維爾𣑱孫季孫維士譽髦維爾曾玄翹以林立則爾後維艾矣是日獻壽客乃酹言之曰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其柔歌崇丘者則又酹之曰何類不繁何生不茂物極其性人永其壽於是長公𡗜公乃前爲壽曰嗷嗷林烏受哺于子增擧爾虞以介丕祉諸子乃私于謝子曰禮珪動則先姑

奉但八十有九壽母乃登九十泰娭之教厥流五世壽母乃施五世登陰精所奉其人壽將貞順之惕爾天休也謝子曰徵福維天隲徵天維德司徵德維節彝神格爾徵也徵維日無射厥徵也章如取如攫匪其私壽而閱歲逾歷客乃旋辟謝曰徵子曷斯乃徵

贈盟長王仁翁序

予以憩廬山淨妙得數覿星子王令公已覯其從子梁祿已覯其伯子仁翁後先皆在淨妙皆世畸人而伯子於予翁盟則又畸始伯子從其尊甫知非先生論學益先生高第弟子謝天眷相礪謝固奇節獨行人也而伯子則篤躬自履不尚榮言郎星子舉孝廉若令若不與焉而第遂居松竹間薜艸蘞蔬自放於農圃焉居則嘿嘿不妄訓人語比見予則深夜娓娓不譺遂自矢與予結靖廬棲淨妙之東谷焉將以銷藉習了生死爲大事夫大事大矣豈語之所詮豈道之所免豈思之所洞豈心行之所損益豈不殉

不後之所遺脫豈生之所生滅之所滅亦豈苦集滅道之所不生不滅亦豈智得之所生即不生滅即不滅而證性競命者或病禪枯或病玄爲偷生之鬼然則將安適而可伯子今且六十矣即永若長壽之天稿若入萬刦之空定能無生恐乎能無無生恐乎伯子嘗遘異人受無上秘要且未之用設用焉亦術爾非道亦粗伏客塵爾非不遷不輪不去不住之實義伯子今返麻城理靖廬自息之策即予尚未止藉伯子大

舍大休而舍焉庶其不枯不偷矣乎然亦幻舍幻息爾豈不幻不滅者耶伯子其惠我示我周行耶予拱而竢之矣

男謝元英子輯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二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三目錄

序

目錄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三

閩　綏安謝兆申耳伯著
同邑後學廖元廸徵吉
聶　芳桂侯
李玉如能白較

序

贈王先生擢南通政序

今冢宰楊公推擇廉謹公忠之臣爲　留都作

天子喉舌則以先生名上　上曰可而先生始擢議通政矣故事藩臬大臣服闋則詣　闕下謁補補如故官迺擢鮮郎家廸補者先生以杭嚴備兵使者爲母也服而不赴補迺郎家擢焉且陟爲京秩蓋異數也或異　天子冢宰以殊格用先生先生顧以殊陟辭無其名太立乎子謂冢宰而推賢則必賢先生而讓能則必能夫豈名焉爾哉詩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楊公而俾先生貳納言之司也其與正直不三有宅心乎是恭之屬也夫國治故以官和官和始乎推讓假受爵而不辭豈其有讓乎哉何以詩曰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何以詩曰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而交讓於澤宮也故宣子之讓有遺美焉而先生以喉舌出入爲廩爲祗則慎之篤也其辭則難進是將而弗以善爭是禮之表也人廩廩懼離爾位祗祗若不保爾位而俛然若鮮寧日以爲是俗者當路郤者不

膺其仕而先生則否服官三十有奇年恒宴若郤焉始爲令不以令詭爲譽已再爲守不以守赫爲政已備兵杭嚴又不以憲而重劾爲威壹是惟謹身飭行若廉之或毀焉其節如砥其名如礪殆古矜而不爭其人哉晉而忝議　留都則　上命下情皆得介宜達焉諸司出入移狀奏報若四方臣民建言陳悃若渾情聲息若雨澤災異若月奏歲奏若藉錯誤類奏皆得審署參覆而左右其上下焉若驗正日照皆得佐記

其出入焉其職與分臬異其權與葦啟之下微
異而出入司風議則其署尊矣第官　留都則
或寬憲法而嚴清議故人亦憚其所嚴𩊚其所
寬以先生之飭慎豈亦泰費乎出納以淴佚乎
文墨乎其必有齊也而不爲競絿適克承　天
子之明命以揚其休不然　天子何殊擢及之
也詩有之日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
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則先生程焉先
生嘗事鄧徵君汝極故廉德維閑謹德維衛而

公焉其體忠焉其質其登三事而出納王命乎
其克舉乎德維仲山甫是似可矣職舉曰能德
舉曰則願先生毋終讓焉綏安教下通家子謝
兆申頓首撰

送轉運屠田𡵆先生遷辰州守序

田叔先生丞我閩鹺大夫則困關司焉秩滿遷
守府徐子惟和與公若陳子伯孺玏孺若而友
繪地贖所道各斐然賦之也兆申乃竊言乎何
以以先生鹺政乎毀成弗於籍伐生弗於等改
生弗於籍郎隱情弗於籍第奉　帝命于海王
筴亦唯謹正課若大曆家鍾當米六斛四斗以
逮人數問子禹筴商日無不疏滯剔私如於海
乎淖如也商修爾通國修爾利哨修爾檢而猾
脩爾市其有州大夫枉撓以壅若法則力爭所
必籍而月人錢之籍不挫鋒鍼計十二兩七銖
一黍十分而升計所升百而釜加分𧸖而釜五
十加一𧸖而釜百加二𧸖而釜二百而鍾二千
其籍之也非於諸君與吾子吾子食可二升少

半不若大女食乃三升少半又不若大男食可
五升少半然而鬬之地食千不當渠展一歲糴糶
十不當淮三無慮其其苦其散其形其飭不領
於天官戒令而亦罔菹是伐罔庸是聚則維淄
墳生早膜鹵簿生霖潦徹時爲佑先生固令賈
佁子乃弗雅于腫以籍于圍國而腓爾停戶於
是正積如條條所爲栅主巡徼竭民市猾扞禁
至具以次報當一切剷沒若餘鹽鈔郎不弛於
㥶賣已削益意固曰然者赴利不赴法法宽于

利爭小法嚴于利爭大而可脧以大爭乎生息在雨暘旺閉在時令利害在進卑儒者何乃謂利末哉雖博而受猥而無愈於農田則腐論爾語曰原大則饒基削而仆敬仲官海錯陰王之業要以通變適節稱時順俗則先生有長利乎弗利胡德弗利胡惠大哉先生元乎仁商亨乎秩政貞乎不回利乎不費以美而不言德其象乾乎關尹占授德經其天理四墨見乎奚其諦權而張守守掌治力教而後罰若黃次公允由

全安利則關政政之爾於來予黔乎何有且辰沉為婆羅施薇望若陳虎豹巴子五溪長麗採外錯所通所適所稱所順惟先生控諸蠻俾酉陽險於複類無異時豬豕童牿慮閉關而當利用以臧頻頻借行隼旟載揚善遷見陽否曰不善益益損損無褒無揮飾夫政而莫覃本詎與夫先生善哉故曰乃巽而然乃巽而不然名之曰遷修夫法者遷修夫遷者德修夫德者利利乃成德德廼遷遷乃法法杲杲乎放於春分乏

振窮長老字幼掖能興滯夫亦把海而官乎其賦事登德允矣哉先生將往而續是程萬曆戊戌一陽月昭武謝兆申撰

黏陽滕侯御史中丞臺薦序

大中丞金公涖撫吾閩則以遂大夫帥吏與甿以進三登者不可旦幾而鄉里之委積以待恤民之艱阨則古遺人之掌可與今守若令議積貯矣乃昉耿壽昌所築常平長孫平所議義倉而令郡縣儲峙以所登京坻程所積般晁已於

格而中而後薦於 陛下於是滕侯之政積也得穀三千四百八十石有奇首舉刻中益多其勞來勸課為不登豫為諸縣道先如此余惟民食日食人四鬴上三鬴中二鬴下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粟詔王殺邦用而司救且以節巡國中及郊野以王命而施惠焉此餘三之政惟古其豫孔子所謂三季有成成是功焉爾已故善國必平爾糴善糴必視爾歲故熟大糴三而舍一熟中糴二而舍一熟下糴一而舍

一故饑小而發小所斂饑中而發中所斂饑大而發大所斂故糴貴甚則傷民賤甚則傷農知是則使民無傷而農勸故雖有饑饉而糴不貴也不貴則民食以足而發收之節適糶糴之平涌則壹惟令所衡冀矣先臣吳給事世忠有言莫善於常平莫不善於義倉則稔其弊焉而使輕重布之爾今義倉仍而糴買平豈惟中丞法不刓於弊則侯所奉憲廣蓄使令不宿而以考成於歲會者哉中丞釋鉞康所部能令而以侯

利賴於黏陽地也自非侯少茶其馭育以繁阜之則何以給困貯而能繕完俾無淹於較陳也不然氏以令效之職若修其賦斂以備經入賅數尚亦征繕不遑而顧奉穀藉以實廪之爲恤乎則豈能以是道獲乎上乎夫惟邑不以小大劇易惟得其理要之與治故成治微乎所積積以民輸輸以令勸勸以儀入穰以野蓄則夫通匱振之可若何而俾惠之不殄可若何而經法是貽毋俾更替可若何而燕民以利備生遂俾

恃而無恐其自侯庇覆之有日非是則何賴寵之有往予請告歸里縣昭武而黏陽以道問不令傅相聞郡邑大夫比入黏陽則父老郊焉而飲我茶酌我醴由然若夙吾習也而亦不知予故貴人也者予益嘆曰恭哉夫民令之教乎禮之帥也惇以愛厚之俗也其猶蒲治之遺耶予益未入其庭而其政可徵也語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則侯固貯之大命以封植焉惟邑之爲富也庸與知其野習於長而與屬於徼畝爲也且

黏陽距吾邑三百里而遙德見則心膽心贍則輿頌所以豐利養其民人者緊侯德之咸暨以髮爾社土夫豈教之未狎慮之未純而淹習箇服耀然以漸於茂淳之化乎不然矣其爲丞若簿若尉業無不侯焉是傚爲民遠害而昇之利故其爾侯績若曰墾草千谷闢疝于荒時我令之利乎悝之遺教也三涉爲病而橋以成成以俸三百有羨問與昇父老酌橋亭上問所嘗疾苦若孺狎焉時我令之濟乎輿梁之遺政也茲民

利販錢文以亂敎之甚徼爲利甚博而私錢買
雜而肆異用急而壹之乎動格於闕戶而獨弁
之泉流疏其壅捕其奸吾幣而操吾贏者而泉
用如故特我令之柄乎泉布之遺法導而下之
之符也其大乃與學讀法爲士若庶訓奬於彝
而弗使有慆心徼倖豐則貴取饑則賤與之爲
斂歛也而以是稱介文學謝君爲侯政賀謝君
耳伯則綏安閭人也鄰侯所治而近近譽或溢
豈徼諸遙遙而見符訑疑於近予見若政其徼

者矣丞若雋若尉寧其私爲侯有譽云乎哉且
予嘗默大冢宰與計奬天下六廉之吏令見侯
治狀質於宰士如是將最考爲令者觀矣而大
中丞乃舉爾所知則詔最之格有今天官在吾
髦矣又何知之與有

贈邢默菴之遼左寧前備兵序

憲典大臣制邊莫重於脊撫若贊理諸撫臣次
廼在守巡備兵使者矣備兵之責各專其地轄
其衛堡于以脊其屯馬則固翼撫臣制夷虜之
命洞機宜之要者也豈以非埜能職其任哉頃
遼事告亟　廷議以爲寧前故虜衝非夙負幹
濟能晰機制虜者不可往於是諸戶部郎皆讓
不敢任曰微邢君其孰可勝此而備兵乎廼推
邢君爲備兵焉而　制曰可諸部郎廼請予有
言以贈君予惟遼自劉江之捷而倭跡絕矣邇
者倭訌於東國君之先大司馬經略其事以剪
伐爲肅將以封貢爲虛餌竟以獻馘爲　廟筭
焉而是時君已與籌幄中矣今豈患不能既東

建諸衛哉自寧前遙東而抵開元則鄰兀良哈
三衛而朶顏最矣自開元而北遡松花江之山
寨夷不有海西種類乎又北抵黑龍江之江夷
而江夷最矣自湯站而抵開元鄰建州毛憐海
西野人兀者諸夷而建州又爲最矣然自帝貢
以來虜受吾縻若外圉焉頃乃日以建酋爲患
夫建酋豈足多慮哉彼進則吾以朝鮮躡其後
然且屋居而耕食不專射獵第大寧捐以與虜
而虜據吾腹使東西隔於守埜卸吾以遼海三

以濬陽鐵嶺遏其衝即吾以金復海旅順諸聯屬嚴其守即吾以鴨綠長城爲固遼廣寧遼陽諸屯各有重兵壓其勢即吾以錦義寧遠前屯五衛西翼廣寧增遼陽山東諸堡以扼東建乎然而防守不隳使虜不掠我男女而易畜產則固難矣今晝堡而狹分兵而守若不失尺寸焉然守者不敢豫傳虜警虜至如雨烽未及舉而二百里之內人民畜牸業以一空矣則協守叅遊之謂何何備兵使者之不爲誚讓也豈拱手

聽爲固然乎將兵散力寡不能禽制其命也將虜縛吾邊民勒諸城下而吾誘而捕之以捷而貸譴也葢遼事詭至今益難言矣君豈能以大司馬馘倭者馘虜耶自刺督授馘以來士卒之疲極矣而仰遲二奴與阿台互爲脣齒卒虎兒罕兄弟與東虎腦腦毛大相媾則二奴不得出沒遼陽矣然則除阿台而可耶頃虎兒且殘吾將矣將焉截殺而後可伸吾　國威耶夫制虜無定形羌彊則有石畫營平列燧屯田得以便宜行事則虜固在其目中矣今遼左沃壤迺以虜掠我而成棄地焉故腴屯不具在乎列畝而溝洫之植榆而壘濬之豈謂屯營不足賴而僅仰給轉餉爲也則寧前何以蔽扞山海關乎即有車二百輛能赴衝口堵截乎即新設遊兵不入衛能疏遼薊之咽喉乎中前所之孫危甚矣仰遊擊練卒一千能備戰守乎予不知晝之所出矣君必有制禦之略爲遼民息命爲邊陲固圉焉予知久臨之將卒得君作之而旌旗且變

色矣遼東西不藉君而漸有生齒乎君往矣十季生聚而大寧後則獨石開元不猶吾故圉耶何憂乎三衛若建夷也是則　天子命君翼遼撫意也君必兢兢自矢曰予豈敢負　天子之命以爲疆吏羞

李順昌平亂序代

縣有令則職六官也徼徼則親綏爾牧發爾衛俘治爾獲亂爾御御之振也康文紀武曰維思靜維旌時厲故之仁之生厲行之義之殺

厲剸之智之設厲樞之勇之臨厲深四者非以
遂咎故不撓非以助柔故不張迺吾建州亂民
賊建以猿人教改曆建帳恣逆謝屯實逼邇於
厥邑焉賊出建則道吉陽距一百二十里而遙
出順昌則道盤嶺側徑六十里而近遙則聲
恐近乃實懾故執事各怵怵以追權將誅不勝
鉞招不勝威守不勝障以是處是戰以干無侮
是利時則稽司理練兵乃飭鄉以保作保以家
衛特則順昌李侯以鄉教練以城教守故順民

埶順無與於逆民埶逆焉乃建黨逆民潛順昌
以襲順昌民士則惴以內賊賊曷以荒侯不色
動第率以厲之俾里各堅乃衛乃門則以諸生
二十人邏焉手如其耳耳如其目以是民若士
鼓士若官指稽逆潛則殺之稽潛逆則杖之賊
諜于以奪賊部十餘人後侯命辭倨挾侯侯第
縱予歸陰遣部兵途戮之賊氣以讋部鄉徼閩
侯斷則勇倍而仁[illegible]里則懷戰倍侯乃夜率丁
壯倚謝屯道遇賊百餘人斬之已乃殪賊首吳

建及黨數人餘黨乃奔賊亂乃以定蓋賊建將
寇順昌也或曰寇順昌走死地其賊必殊或曰
寇順昌犯侯順其賊必襄或曰民杖侯仁士杖
侯智兵杖侯勇則除逆杖侯義是城固維者四
賊畏圖者四賊必殲矣何寇是危危曰儆嚴嚴
曰同患侯乃不悚不動不巡不援委丞則丞如
丞委簿則簿如簿委史則史如史而堂不下是
故取行生物德取割生武權取樞生制機取深
生擊殄凡此者不動之以襲戶也襲何不敗夫

敗襲者靜順土是保維侯共民實乎閭監司誤
乃耳疑侯善殺侯曰逆民不殺順民不生姑息
一逆反攜萬順非殺其咎受功是受侯蓋不張
哉曷據之云疾乃民士訟司道爭保侯御而侯
抑抑弗施以居也蓋民士力嚴戒侯司桴司道
或鬨溢侯司讓讓乃獲桴乃昭牧牧乃發義正
違惕務應趨司事于正長固圍于制約不然所
謂則臨權而擬必離其实矣周書有之曰不困
在豫慎除害在胞斷安民在知過勝大患在合

人必佚則具焉順民以福佚則生焉善哉康紀民所父母視之無數矣咸予其介其以告予不以佚予戚也佚矣績佚之績福民以無極焉庸詨後其碩

龍南廖君詩冊序代

是冊也予季友汝中爲若考輯焉者輯焉何居不沒若考之志若行也曷志曷行繼母戾適以驩棟家嗇乃以豐賓窶予告匱乃以予貸不責償姻有寡鬻子乃以代贖代娶割畝予哺食寡

若孫十餘歲不問若粒直錄宗譜諭宗簽吉遷厥祖塚無田祀則設田祀焉宗隣有構則釋釋不論則泣導之嗚呼是其可誦可詠世爲宗則乎汝中於是乎不誣若考矣其有或沒乎夫考善弗稱非子誣考詙善非子子之稱親也懸微必益洪微必章志微必紹行微必數言之而匪若行則辱父辱父則謂他人父矣孝子云是乎哉物而教之致慈焉追而頌之致哀焉永而宜之致思焉其有非迹者乎迹非復也則求復之思焉爾汝中不善思若考乎賴以南龍南益有嶔巖穴洞焉其地奇窈其人多獨行磊節若考豈其獨焉磊焉者耶汝中所嗣若考稱二鳳焉豈其螭焉膠庠鼓篋以始耶而教懿則有若考植焉矣不猶夸廉中潤泉閟流者耶夫泉險瀠而不盡薦承瀠而不滿則有泄之者爾豈謂泉有不溢耶溢爲若考若嗣考又溢爲若則殆乎有神漢之矣夫樊山神而祭爲致福也班若考行而詠焉不爲致錫者耶詩有之曰孝子不匱

永錫爾類非是之謂耶汝中之考諱仁恩嗣考諱鳳市其稱二鳳者其御劉梅園稱焉與安遠丘來鳳茲鑑者矣汝中與予貢金選徵公車業並不第而汝中急揚若考焉則導源之志有不志乎亦世者矣予言曷足龍若考耶

楊生名蹟冊序

予友南孟和亟口楊生伯仲也蓋義篤云者比余遘伯氏承寬仲氏承藏則歛然麗藝人也而所游必雋所嘗必藻所儲所賞必名書若畫以

是快其壎篪焉誰故儦如楊生哉是時仲子歸
自建業意軒軒乎其若張也且艷然予出是
冊示焉曰吾於書性不得三功不得五致不得
四思不得二若侯之乖若合則又不得一焉相
古則不必如鍾如與相今則不必如文如繡第
時伍其月以游於是以測椽鐙錐伻之遺以得
狎友四方卿不然有神友焉予曰曷不之古曰
古之古恒不石則形形則神遠吾鑒者邈如郗
露如也曰曷不之今之古曰今之古奪於力不

能遮勝奪於好不能遮蓄奪於賞又不能遮褻
是焉得懋吾而歎然爲也曰卿有翰予能得形
古者乎能古者乎將彼爾奴古者也曰吾奚品
刑在則奴不捹指矣能在則刑不捹指矣有聯
士鑒焉則畢不捹指矣曰若是何解也曰吾將
窮吾游盃之游窮而游與游者庚盃之曰盃之
者妄予能不損乎曰彼妄也吾焉役妄曰繭矣
于之竭宗也而乃翰焉役也曰誰非役者能高
則役下彼役手吾役目吾且有不役焉者豫焉

觀以之泰躁焉觀以之靜喜焉觀以之淮憂焉
觀以之解而目若瞀焉神若適焉彼聖彼病若
鑑鑑身焉曰予殆瞭乎觀哉人形心而予鑑身
其神今者矣神今則奚患乎古遠

福建丙午科鄉試序齒錄序代

歲丙午多方將縝俊於鄉主者實爲勸駕余既
弗克辭大邪之役則垂繭而走無渚境上未濟
驂騑從事棘闈功令告成事從司爲者授簡紛
葩乎九十其牘無不得于虎穴探珠龍頷者一

何競也何言之不讓享禮既陳曹耦參列極日
快士有來蕭邑斯已濟濟矣無何諸士私覩燕
於閭黨易其曹耦以齒差次有來蕭邑後逾翼
觀一何讓也諸士進而稱曰昔日之燕佘雉爲
政既在鑪鞴敢不品題是憑今玆之燕地則其
祉儕則其昆業孱椎擇名爲孝廉亦猶是舉鄉
選里也燕毛行古諸士恬焉余爲蹶然洵哉觀
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雖然此其貌也而知
而之氣乎長者皆事歆然不欲先人少者壯決

不難勃躐而上而知而之東乎走所欣惟恐弗及郎少不曰我實居後避所苦惟恐及之郎長不曰我實居先雖然利害猶未出於門也諸士擔簦上國必且影纓拖組集於鄉之塲矣得無以腴競乎浸假而誹譽矣得不移塊決矣能不以身競乎雖然猶利害之凡也榮名在私實賴不詘於君父能以名讓乎籌筴在躬休矣可移於儕列能以善讓乎貌讓讓也衷讓眞也讓鄉小也讓朝大也讓名讓實則至矣雖然亦有不

容讓者縣官養士幾急是賴旣已委贄而不委身猥云謙讓未遑無乃中情實怯常仁之謂何何名國幹也諸士行矣始進則讓當官則不讓何讓古不二心之臣雖然不競榮者乃不讓事則異日之不讓又自今日之讓始也余何幸得逢其揖讓遂紀其事爲之勸焉

丙午科福建鄉試武舉同年序齒錄序

歲丙午湯侍御旣奉　命試武士拔雋五十人錄之矣已諸士庚以齒序而問言於予予惟科以文武殊而貢以齒齒不異也第嘗騎若步彎弓而射靡不競鵠矣誰爲釋志者逮雋名升而不敢俗上迺惟齒焉而昆弟之壹何讓乎雍乎其有禮教也夫競德之督也於功功毀於能能損故將者患其上人上人則據我於是乎恥詸而勇其斷攘勝而伐其積爾士鬪若矜競則疇不扼腕怒視羞與偕厲𣀻鞬周旋乎師旅哉無異故未骾厥砥則能審爾覘及砥仁鏡輒嚮乎爾辨其身謨太工則其國謨拙耳詩不云乎濟

濟多士克廣德心彼德心之洪廣而哆三宮五意我洞乃機八門九江我悉乃要五旗五麾六毒我善乃陳郎令握奇衛而宮式風后乎殆吳子所稱不和於國不可出軍不和於軍不可出陳矣昔狐偃致讓於狐毛趙衰致讓於欒林君子謂之上德而是時悅禮樂敦詩書者使將中軍迺弗讓諸讓者迺弗訦迺弗讓則國和以耳然則弗讓如郤則義之府德之則利之本胥身服焉爾士試度科進者曷乃浮淮其非科進者

号以崛起行伍今而往張功而弗讓無其弗讓乎功立乎驕能而弗讓無其弗讓乎能集乎夫競乎而立而集則國其有利乎是齒之習讓者大矣爾士若無以上人也而上德是競予請以致身廣心之義爲爾士鼎蓋征播之役予實與聞焉交誅逋伐郤柄在晉臣而勢險節窾破之闕如拉朽鬪萬衆如一人者則其將用命耳爾閩自戚將軍剪倭而後粁羅彭湖之役至今海船不敢逋倭斯亦奇已試絜是時爾氏故將俞

將軍者畧龍與勝將孰與大乎夫靜幽正治則俞將軍庶有焉爾士倘則劉子羽之功焉而全蜀杜子斯之策焉而扼淮且四美乎旂常矣不然齒讓矣而願讓賢乎名將則三歲策雋第令欸段驂駕耳爾士其繹之

華庚澹月齋詩稿序

詩之道本教化形民風蓋緣情而叶諸聲者乎世不惟情所不能已強而樹宗帝高曰是夫商唐者也支唐者也非是則越唐而芭六代者也非是則野賔之宋元斥之矣於是耳學者爭憲而才高者爭伯訖嘉隆以來勝流競立幾欲與風雅衡行而詩以孽矣予閉卷舌下一星摇動則煩言與詩行其孽非動氣其微矣哉夫詩不動以情冒以氣感以風則所云知政治失得者何謂予見華庚滋松溪賢有頌聲更滋吾土承戎梦之後疾必致乃忠愛悉乃廥祭宣乃薰戒而靖之以和平俾風有慓慓渫惡壹錯之典不貸而民以洽莫若露渥膏雨焉或曰侯詩人耳

無或淵於政乎予曰否否達政者其於溫柔敦厚深乎今夫詩風以情其自也隧而雅以性其風也同而頌以通神明則其風神矣故南則風始雅則政本本爽始乖則功蔑以成奚其叙奚其勸以歌乎故有太嘗乃有德育茨蓋諳風哉予徵諸政矣已讀庚晉遊慷梧政餘諸詩則知會事寫送際境悼懷陟渉贈訓莫不極情所暢規詠唐風乃其曠乎以夾窩乎以栗潙乎以融嘒嘒乎以亮其駕於吳也詎亦飈若厲若疾若

乃稱俊風哉州鳩有言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
矦葢具焉夫樂之作也律出乎聲其高其正其
下其陂其險其達其微其同其侈其弇其薄其
厚其爲律失其硯其緩其肆其歛其散其處其
繇其衍其筰其鬱其甄其石其聲郎失失聲則
不和失律則不平矣夫詩豈弟唐而始從律葢
趙彥肅所譜鹿鳴十二詩以爲叶諸清黃清商
者不必不諛然無奸律而詩者矣故記禮者曰
長國治民論政以喜悅與民之陽德以愀歛與

民之陰德詩以動之被之聲以知時是故大明
在亥是爲水始四牡在寅是爲木始嘉魚在巳
是爲火始鴻雁在申是爲金始于以識五際而
察六情則今之詩古之詩何擇乎侯詩不廢政
乃有餘政政不廢詩乃有餘詩其捹群雅而揚
德風直緒耳嗟夫世所爭伯獨以聲律自雄耳
焉足與侯絜風雅哉

黃兪言二陵雜著序

名父子文者漢則談遷彪固宋則洵軾轍今則
吾泉明立兪言父子矣彪固之於談遷則又父
子洵軾轍之於彪固軾轍之於洵則又父子矣
兪言於明立則又能似哉或曰明立千頃汪以
博宏以富其浸若渤澥兪言二陵筆如吞棃如
英凌風如蹠實其鳴若飛瀨其激若瓊波或曰
父御長長不嬰短鋒鋒敵萬子御短短不枝夵
矛矛亦敵萬于門是豈葢若父子哉父師固不
固其史而史於辭子師軾不軾其幻而幻於變
夫味繇乎雅趣繇乎風風感人微雅感人穆彼

其味父不得勝子其趣則子不能不勝父矣知
軾則今趨盛知洵則古趨盛然則兪言將軼父
而御軌乎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兪言其似
之乎異日舍軾趨洵舍洵軾趨固舍固趨兪言
千秋而匹兪言於固則自兪言今日始萬曆四
十有四季丙辰九月望日友弟建寧謝兆申書
於清涼之唯心禪寓

男謝元英子犇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三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四目録

序

目録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四

閩　綏安謝兆申耳伯著
同邑後學陳大儀六子
宋有孚顒若校

序

諸書字考略序

字之具聲也生於文文生於形主形則以手傳以目視主聲則以口傳以耳聽夫知字而至於知聲則六書之義可稽之矣故天下之書可以目學惟字則必有耳學而後神今之為字音者皆覩形立而聲隨之耳母子之所以生形聲之所以合或不必解焉蓋六書軼傳而小學昧則其譌書而譌傳譌音而譌讀也亦無或迺者王融林銓部豲盧氏出是考示不佞不佞繙讀其所訂則如格澤之為鶴鐸也王長之為望掌也

龜兹之爲丘慈也可汗之爲克寒也㤘㥢之爲色色言言之爲閅閅也戠析之戠爲以佛肴之佛爲悖馬蠲之蠲爲奎是之其異音而譌焉者正之也辟歷之爲霹靂溟沐之爲霡霂屬婁之爲鐲鏤卑居之爲鵯鶋辟睨之爲俾倪枹之桴須之容頻之鈍恍之通宛宛之通佛佛之同遥是之共同音通叚而譌焉者正之也霸之本魄鼎之本留瀞之本濡須之本頹紅之本工冰之本凝颸之本貝也乃爲貝摎毒之本劉霧也摎

乃爲嫪枹機之機本几也乃爲機功苦之苦本盬也乃爲苦三商之商本滴也乃爲商彜之本彝岂代以尊回之本酉也盎以雨㗊之本鄙而乃爲圖取之本輒而乃爲取冡之本蒙而乃爲冡是之其音義異若迷其本而譌焉者正之也適爲敵豐爲豔盬爲艷反爲幡司爲伺按爲遏何爲荷龍爲寵敦爲屯爲頓爲孱區爲匀爲歐爲漚邪爲徐爲餘爲爺虔劉之劉爲盧敗師之敗爲拌分攴之分爲忿余且之余爲預余月之

余爲舒太末之末爲閻何扶之何爲譜伯陽之句爲鉤宛句之句爲劬是之其轉音而譌焉者正之也鹿角解之解音懈壞麻之壞音怪張音漲輕音罄則動靜譌之易也灾沴之灰則旁譌之易也孛星之孛爲悖茀之同孛爲勃摧酷之酷爲故則二音通而譌之易也若夫古音而今異則鴻臚之臚太守之狩古字通而今別則是爲視氏爲是甚爲飛飛爲非而爲如如爲而假爲何何遐爲假斐爲匪理爲里騆爲訓景爲影

飑爲偪傀爲怪牙爲衙衙爲魚古音而譌讀則家故盌而讀按玉宋之孚尹故筠而讀尹旦故神而讀旦荼故舒而讀荼疋故踈而讀匹列故詠而讀列厲故賴而讀礪戊故茂也避而讀務耳故仍孫之仍也混而讀耳員故云也韻也諛而讀圓是皆習譌以爲是欲是之而不勝者也而姑正其凡故日略舉其界也而省而奇而三合四合之音而正生而正不生而正生之附本而正生之歸本而兼生而並生而託生而反生

其辭若義則紛若矣鍇眒之無其芬孫約之無
其漏偏故之無其蔓是故本之經史闕乃采之
韻其凡故可樂也不佞惡乎知其凡又從而介
其略焉豈不謬矣哉漁仲之志曰說文眼學禮
也廣韻耳學樂也故目見之而成類者耳聽之
則不耳聽之而成類者目見之則不比叔仲僅
得之象形諧聲而漁仲亦但葢之假借耳其或
以指事爲象形諧聲爲會意則曷愈乎法言之
以子孳母也況俗之訓故後之四聲時錯以方

言方音則諧者不能皆叶故必究形母聲子之
徵而又徵乎非一亦非二之合以至非二非三
亦非四之合乃得其所爲生相續者而後見聽
悉以成類不然不以象形爲本而別之以七音
則聲有所必窮焉能知義若情若其制之故哉
是故耳之於聲該字寡故一音之外必別反而
後別字未若一母字而貫數音之神也夫七音
之學不佞茂之聞巳尚幾稱盧傳之以正耳學
之誤乎漢有尉律以教小學則稱盧是編其功

於正形與聲大矣殆亦文字之尉律哉迺爲刻
之以歸稱盧氏

序流覧形氣卷

古聖者所以順天實民而全其命也殆毉大乎
所以相地藏傀而順其反原之變也殆廟焉貌
神乎卜兆焉歸體乎故醫師天之隸也先其歲
氣而毋伐其天和者也族墳墓以安萬民則地
之教也仍本俗而本焉重毋故土焉懸而去也
其正其位其掌其度數使域有私而墓無闕則

墓大夫之禁於葬其深乎於以藏體鬼而昭爾
昭穆爾穆一廟序乎爾故道隱而術顯於是方
若伎者郎有神有聖而萬不可一而庸瞽者踵
焉以生爲不治則無爲爲奇咳其病病道少壹
怙其形若氣則詡其奪神功而攺天命以相誕
相簧於焉溺者惑福禍可代庚而竭其規搆之
力暴其枯骸弗痛矣其毒民命而罔天道豈不
泰矣乎哉嗚呼百物之情山川備焉生息之機
坤霧育焉而奸而竊之幸隂地以徼天能無身

罰而罰世乎班志有之曰形與氣相首尾此精
微之獨異數自然也則形家之度蕤之矣柰何
乎巧者洞其生死而拙者則先督於利害也惡
得無戰戰惡得無犯造物况形之形際日而察
之則可非形之形而度乎目界以旣之庸可幾
乎其神以变神氣以感氣止乎其若散徵乎其
若止微乎芴乎其陰陽之會八風五行之藏秘
也以目則其性情逝而莫之會矣然內氣止而
行則在形心充止而機則在目人目之於天曜

兩而有者也而藏而氣五而有者也而緻而丘
九而有者也而經脈而經水十有二而有者也
而肩膝也而高山而腋膕也而深谷而衛氣也
而泉脈而募筋也而林木是其於天地非盆有
之以輸應者乎而宗氣一隧則受於天充於身
搏焉而不行積於胸中以司呼吸即陰精之氣
分而隧營陽精之氣分而隧衛而所以命繫而
不絕者惟宗氣為之海宗氣者真氣也相形亦
然經曰形靜而有常位氣動而無常所故聖人

[illegible]位以乘氣因氣以相形以此知幽明之故以
此盡養葬之情而立人鬼之命即以此而竟彌
綸天地之大業故其詩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
斯其俯以察焉而止旅廼密乎夫陟巘景岡逝
泉瞻溥庯以體風稱野而與阜其民生則其審
曲面執為都邑宮室度者必其觀著乎確然察
微乎隤然而後允荒耳而藹者神之曰天光下
臨地德上載於是景依三垣薵張恣幻貴艮亥
為氣之所生其氣真則法當乘亥其氣雜僞則

法當乘艮以是為星臨氣鍾降精孕質豈不亦
時中而用形察氣之微日窮日杳則愲乎無所
以立人紀者矣人之生也本乎地而命命於天
氣息而生氣散而絕生而不已者天德也絕而
反氣者地德也故曰反氣納骨以蔭所生則地
德生之也棟之種也復芽亦復衍實而童山則
一章無矣磽土則合抱鮮矣是無故地質濁氣
有所不至氣行地至有所不聚聚則冲和止焉
故相其水則金可乘即其木則土可穴木形之

毛也水氣之子也有母無子其氣不著有體無毛其氣不和此法所爲必乘生氣也因勢而行因勢而止不乘其止則氣全而塟左不原其脈與骨之勢則鬧於千尺來百尺止鬧於來止則背其所欲乘而趨其所欲避故氣陽而胍陰則有形而陽則無形失諸有喪諸無得諸無徵諸有故氣依脈止而脈因氣結然絪緼騰上流潤滋下非逆不足以配霧爽而息化機其逆大者其聚大其逆小者其聚小聚有小大而散之

遲速仍之蓋天地有時以開洩亦有時以闔翕故當其生則巧者善乘焉比散則王氣衰而休氣盛雖相形聖而不可解免也是造化所以遞而生也人何力焉天象起於角而開閶爲天門地脈祖崑崙而發源於乾維東南薄於大海則易所謂天與水違行者也故日月五星不右行無以成歲而宗氣之出入不反吸無以息呼是故人者天地之合也而不遡流反源則神無與存而化無與贊蓋大德曰生天地有氣機焉而

成生者德人不可無受氣機焉倘罡其義命之致而窮乎開三閉五之道郎精審四神而巧符三合爲足藏天經理地宜而永其福澤哉予嘗讀形家言竊疑其恢詭譎誑藉玄女赤松青烏白鶴之屬爲名高耳烏有所謂鬼福人者耶彼夫帷民依宿納甲象緯若理氣神易錯以吉凶禍福之徵張弛肆啁無慮愚俗怵眩雖曰予知而蠱覆彌甚動以無師之智駕悟之譚自雄其秘郎不然以神授師藏故奇其術而扇爲神姦

若延翰駕誕於海角以文其金篆之訞其謊譎不倫易燭於應罔而後世目論之徒乃寶若球圖抑何異乎業食者之將說而利罔也嗟夫嗟夫可不痛哉然烈鏑池當後舉此而罪燔之矣詎其俾裘設猥託鬼物而陰祟天下蠢人之脈髓邪雖然祖經明術尚亦近古相家之遺者景純氏葬書云爾逮宋蔡氏發其微庚繹其髓而以剛柔動靜諸微言標立地之道則猶俯察之緒乎哉第葬書外於附會郎茇夷之且有餘稗

矣仲相廖先生者往與余論形氣若此余亦謂
小道何以爲爲庚子仲冬答樵會曲江羅佛汝
存先生過焉問命余曰世言四神非所以藏理
而亦其理餘也辨四神非所以藏察而亦其察
餘也故知形勢之情則可以言地必知幽明之
故而後可以言天小子其識之余時猶懵也而
夙疑庶其正焉歸語仲相氏仲相爲余橫從之
且曰地道可一言而盡也了其說約乎余奇其
言退而發相冢書伏而紬之而後知贊者之欲

辭其可也庚往質之曰葬乘生氣其盡矣乎仲
相曰然蓋仲相嘗受詩於其先葬鄉令矣而不
屑麹蘖鄉較中頹慨然欲玄通陰陽之秘則侍
其先令北游燕睹　天子宮闕陵寢之盛則
喟然嘆曰北絡其極於幽燕乎其北則崇岡千
壘其南則岱宗雲發其大河則於此入海與鴨
綠會而東夷爲之障其下其前則夷地千有餘
里豈非萬世基哉已遊楚登萍實臺而望九嶷
之秀分天隔日則又嘆曰陳之呂其舜藏於是

乎是亦可以宅形之而念眞矣其論天下絡幹逆
逆指掌若跡而至然若類此然非狡猊而不可
兄諸參驗蓋其窮究化機與其伯兄學尹折衷
符契覩千秋來而百代來等景而過爾其伯兄
且中折而仲相氏益控攜橫行止生之竅安以
代步愁以代飽窮無窮以代神友逃而偃仰於
叢桂山房者又十季所矣假寐不已神若告啟
乃又與其從弟德秀東論精微自然之數而德
秀故在于衿中薄公車業無能爲不朽獨謂此

理孔神非碩儒徹天地之造物則不入其室也
於是仲相與之陟降巘原佈友郭蔡爲能察其
升雲降雨行乎地中之勢而竪儒妄飾顧共笑
訕之以爲山狂度水狂怒人狂其謨者乎而仲
相昆弟爲不顧也者而哂而謝之令戛首斗指
常伞之維仲相氏則適予而謂之曰居邑屋而
不得流覽名山大川於以蹤跡乎古之神陵勝
冢郎坐可抉微妙之鍵謂來者微而不惑何吾
將寓吾目而寄古以參吾今乎子其遂衷言之

予曰唯唯予所謂受氣成生則王貿氏萍鄉君業有之矣抑叔若德秀氏恂恂乎長者隼鴻寶之遺論而乃遠紹景純近𡨚張蔡則神工天道宰詎焉術為奪為攺無其生道不害所蔭而後無期而襲生氣地耶夫陰陽之消息止則生不止則不生故地生於止之謂吉氣而人生以止之謂吉道故曰惠則廸吉吉凶廸𧗠雖然診色者而回生於人一身則其功壽命相而仁育佐相形者而蔭生於人身世則其功死生安而造

化順不然可觀恐泥而玄通則窒則悔於身無若其身世甚矣可無廩廩乎勿有悔軟仰相曰賛師之伎恒以無形而蔵有形吾則願以有形察無形庶鮮其悔哉生德之義是所專承于子矣敢不謚黽以荷天休如日徬法而竊生化之機吾則豈敢予乃拜曰叔行矣山厚者天凝其勝力德厚者天錫其綿福閱蹟於古古何與𢩌吉於今今何𣪊

漫語序

水相乎漫則洪涂人相乎漫則洪紀言相乎漫則洪物矣彥乎而若是乎哉彥乎觀漫而寓語漫猶其觀町而寓語町也町按而不辨漫辨而不激不激則違非得失之質壹似乎水是物之準矣水浮天而載地高下無不至焉萬物無不潤焉而言曷不由是也可與微言則澠淄之合不必別而知之不可與微言則當其合而莫之知矣彥乎其亦水為都居者哉畢無若水而道室焉演無若言而道樞焉水弗流防水以敗言

不孫理言以禍人有禍言則自溺其口耳柰何乎詰其毒求其割而不淖濡潤下師也易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彥乎是語有德僕焉讀之而悠然不濡乎物有教則焉記曰清水音小濁水音大彥乎則澤乎清矣猶未能流遁乎濁也容成氏不有言乎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彥乎則猶居美而爭乎善矣其言恬以析放而有倫其畢必平而盈不求概也不其似法似正與若其浩浩乎

固不居此也不似有道與准物莫如水准道莫
如言故軨軨自斗而天下水焉人則咎歲滂矣
歲屬霈滂而彥平是書率無洪物也殆言無罪
而聞足戒者與微與乎其以漫為道也

答采怡情序

始予讀先生桴應編蒸廩然已讀是編則又怡
然已聞之彥和氏曰繁采寡情味之必厭古言
雖濫萬觸可契情或不一焉是故片響玄通必
在繫表覽文興託恒以素襟使厲心致尚見知

則貴言八騶若懷眞寘符至境則抗高木食斯
其篤名逃廬各有極懷而身遠名近亦咸自取
暢矣乃有壯心莫耗栖之泉石則雖古人聕於
薀汀餘生寄諸蓮室況之許伯哭世不泰以悲
元璩臧影不泰以亢殆亦假觸詠以棲情味遐
言以表志乎夫情塵易梏言陳易捐行塵易穢
人陳易腐古爵之朽多矣散儒之語陳亦久矣
陳迹與感違言解心誰先而契我誰後而賞我
誰偕吾先後而我愜我哉頃予遊武夷也陟丹
崖探幽洞仰睇飛泉俯泛碧流自謂丘壑之奇
樂將勝是編及再讀之則颯乎生涼風於絕壁
爽乎悟玄散於吉先也先生其辟塵而湛蓮居
外塵而清聽遊者歟非夫桑苧誦詩名隱於苕
溪者矣

太醫後雲翁劉先生六十序

不佞遴先生則惟徐先生茂吳以哉以者何亟
頌其司義司悳不失之劈交耳一日謁款三日
廬旅宋無邑故不仁幾令不佞挾筴萬卷不得

避燔是夕先生命紀綱者來始得脫其熠蕃裝
倣而後旅庇焉德矣並不佞正之以福矣于是
日習其義司狀未既也先生有子贅婿陳君策
亟爲不佞術所以其先世禁方政不難共乃事
制乃食其方診六徵之技十可不失一其詩以
騐志思以授意無弗迭旅之以與也其唯第茲
是恃是怙非昭以孺慕致於喘斯喘矣致于傀
斯傀矣語及屬離輒涕下能無思孺乎孺昭而
醜遷雍甚背黨非昭以寵交而趾錙于是也才

譗接彰毛薛貴庭郇侍姬蔑有笑跛者能無思賢乎賢昭而酖爭唯坦不回唯樸不競衷中于忠非昭以人質也而賜以示人能無思忠乎忠昭而醜訴于行絜以瀆於涓非爲窮爲窮則藥餌未入其槖而已出于待給之人矣宗人飫之故人哺之姊氏麋之非昭以子行也能無思義乎義昭而醜貪人有病輙予之哳哳無弗愈者郇宴人曳踵丐劑輙予之劑不劬自燥髮黍脈一擫而見其應于是因于太淵論得肺輸因于

太陵論得心輸因于太衝論得肝輸因于太白論得脾輸因于太谿論得腎輸一切陰陽内外藏募在腹俞在背俞在背募在腹故自當生者瓲之霍之耳而未始橋引按之也而未始爪幕决之也君策得微謐不佞乎非以誕也不佞客於廡下見先生座蒲無虛日蓮診塈于淦就診充於捐無虛席揖先生醇如也爽如也廓廓如也客至則出所儲孌童歌數闋佐酒陶陶如也其有醫德者耶彼夫巫咸事羌無寧獨有鴻術術也不則鬼其喬洧子而神明之耶不則六十于此三豆而六豆始也而尚未爲人父不與太倉長俱患緩急耶間見客覯之置妾爲後先生適衛而曰吾舉子若而人矣非有我委蛻也可無知命哉子子也猶子亦子也子以似似之以爲子猶子以嗣嗣之亦以爲子若不然而或天和之伐我方求腎翼全也則顧乃遺體之謂何不佞曰醜命也而生德醜後也而生孝先生殆明醜乎明醜乃上賢上賢乃析忠析忠乃樂義

樂義乃知莫之致而至于子孫是達之至矣惟醫師哉楙惠而不瘛保和而不殂誕懸弧而爲侑肉又誕懸弧而爲兒齒誰哉壽乎佗爾十大季而後德之司契也厥唯燕及唯後必昌天其綏之綏壽乎願舉觴上先生壽

寒山艸小序

余客姑胝而識倪阿馨阿符昆弟也則韶言以焉則文義以焉抑之則其人以焉阿馨落落不凡與於里黨而阿符脈脈亦不受賞於儕偶蓋

非之者曰是夫公子驕語人耳余曰不然驕語古人則二阿有之哉跡態其似矣微心則豈負公子而亢哉或非非矣王生文中曰兩阿蓋有玉德焉瑜則瑜瑜瑕則瑕瑕之不之掩之不之病則貴矣彼渠能礱珉而寶者耶乃阿翁不妄以一字義示人而阿馨則示我寒山草余仰王生其讀焉則燗乎其豐縟蔚乎其藻麗也笑謂或曰是故有貴慶耶辰玉先之矣爲岱宗且爲海王阿馨仰不如世義寒儉寧窮富美命滿志

耶平原之患故在才多阿馨之患亦不在驕吝倘以多爲損則售世直掇之耳阿馨聞之曰持世則無必合持滿則無不售吾與若其售之乎余與王生遂沐浴其言

包彥平町語序

悟乎哉彥平之語町也若塍之辨焉曰且以志野夫治野者而爲其溝封也則徑則畛則涂則道則路以辨其爲遂若溝若洫若澮川耳爾彥平奚稽而語若是任土事則必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積任述事則必辨代有今古之疑而物其證矣田之爲陳也田踐之處之爲町也跡踐而町崇焉蹟古而言陳則言者逝矣而聽其代爲是爲是者且無必正也不猶乎衍沃井而縣畢牧乎牧井殊而物土一耳況陳人之言乎未可起而遞達也則訂其所疑不訂其所誣互存以著其異異同同異以疏其關是不將言叢乎叢者訟而彥平理焉其若爰書其若絜書也博按之云爾不必亭疑也故讀者如比爲思者

如讞焉而知彥平之不讕不誤也來將裹焉矣譬夫近郊而宅士賈牧遠郊而官牛賞牧甸稍而公家之邑殊縣若疆而小大之都亦殊其法則皆物諸地而已今彥平之物諸言也散而有領微而斷曲而條兼而有秩要非建之以已言也已識畢焉詩曰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陳常則秩秩其經矣而陳言則秩秩其緒不叕叕乎似利澤澤乎似深乎不緜緜乎似應乎又不秷秷栗栗乎其似穫積乎夫苟爲訂互異同焉

一後哉何以諸彼正若相正之末有止也彥平則有漫語則建乎已言矣未淺乎泆也又前有清賞則撫乎清事矣猶豪寄也豪寄之彥平易而語町語町之彥平易而語漫日出陳食餞倫日出新消果人彼豈爲目焉爾哉今之事目學也而不知字知彥平者尚以日學求之萬曆三十有八季夏六月友弟叙安謝兆申謹書於蕪之竹堂禪寓

感應編序

德清潘仲孺先生感善必慶惡必殃也輯是編焉見順生有自逆生有原因不至果果則因因是故厥維孝順毀傷不敢爲殘爲賊百殃斯感厥維尊敬卑順成讓凌侮自訓禍胎犯上厥維和睦維恐廼敦大隙基小自害無門厥維教訓義方始肖愛恣禽犢墮家以召厥維生理素爾本業負求梯賁各安則悉率履越斯實底放辟罷民若怙戮民甚磔毋放遊食毋惑譸張凡此非爲迹圯買七首釋聖諭第一皇祖聖謨全生之經明帝作師天鷹維霧三善三惡維日所造降福降禍如影司報有凛其神司過紀犯奪人紀筭重盡輕減德陰報陽行隱名昭應必不爽自求若標次述靈篇第二援神設教儒道以尊紫府太微格由度開功奇七百過彌八百相折相除無隱無斁月終再書一季是究罪福自知寧問休咎次述功過格第三善惡維心毫髮不昧人巧於機天報巧倉述魏元君勸世第四心地聿存于以俟命饒恐退息陰善莫竟述梓潼

君陰騭文第五史皇作書鬼哭雨粟感神天台鄂鬼空哭於維文字三才之轂述勸敬字紙詩第六無日不報此感彼應種穀必收箭往復定果熟蒂落後因今證述寶鑑若凈明忠孝問答第七三經一心不在大藏三想一幻覺能照妄外感內生欲緣染長理重事輕性靈金爽寞寞陰德彌積彌長德進心開用儉事平叶有餘不盡各留以還心影在行子孫具聞宮貴發危見開思謝懿彼名賢省心渠謝寧退毋先忘似自

蓮土田無慕聰明無誤性定心安恬澹靜覬佛
性皆同殺生恐濃述先哲格言第八周箎改壽
欽演感應居先孝行仙籙斯揭善徐受祉泰氏
崙熾君實及兄文正感第二賢吾師篤倫好衆
原盧召弟疴迺父事析家兆子少季獨第茂先
拒奔慶延後昆叔微攻醫陰報呼五何澄正色
危不亂婦禹鈞善行壽延子榮李謙陰德耳鳴
自知承事兒撤乖厓實俤君行入京貫籍誠欺
允迪劑川殺族勸學必大除籍種穎崇爵馬然

移島天符是保消父還妾錫子司契忠獻遣張
益助守義鬧哭贖女孝先不取前令女嫁王令
增壽還廢女三彥賓無疾允文補錢舉子如貫
何公平活授策如美叔通定婚宰納啞配泰嫁
姨女宰受疾妻孝基為塔還財不負王老埋金
歸商縈後陳遵見夢省兒免溺李善乳主進偲
少室擇之厚恤士珖馮語延季好施掩洞安處
崇禮施棺謙光得解陽雍聳槳種璧非怪練氏
全城子貴德徽徵賈拯溺難免墻厭李卒敘還

舟溺不洽祁君還珠增季驚遊酒工活蟻得登
盜誣揚序不短活億萬別真人救蛇聿受僊方
沙彌渡蟻式似斯長放龜銀坑引路脫厄夢榜
揭名牛肉絕食異哉株宏放彼蜈蚣說法乃去
含鏘可通若乃仲達諫艸以惡念多而減半李
生常第以念棄妻而見察受金枉斷則侯鑑變
相考官賣舉則有地莫葬李登降甲以不恢無
良陳睦不偶以故殺沉香入死勿祭故弗登仙
吏杖雞豚兒故無望有子史堂薄妻卒以非命

建德妻悍震以怒霆給毋得金家業旋失取金
推婦家口皆溺誘駢馨貲寇掠報施盜米干途
雷誅其辜鬭合爭訟乃還宿業期生獲薄延死
枯舌以至性毒薰蛇肉塊宛爾一心造輪三世
迴軌莊言則勸諧語寓指借往風來覺非歸是
述因果第九鳴呼天以徵人人以徽天刺惡何
嚴道善何殷胡盜天權胡泄天符人遐不欽人
遐不模櫝是編者毋幾術慶悔善是懸法毋莘
無娛上惡是遑以為丹書其何福不除哉

鴻寞館序

諸談藝而稱鴻寞館詩者爲休吉李子作也休吉於書若有飛鴻戲海狀焉於畫若有幽蘭孫篠狀焉於印若有印泥畫沙狀焉其遊豫章則宗矦鬱儀父子南安孫㳺美兄弟以逮諸宗名三藝者靡不貴友休吉矣葢鬱儀鴻學多通嶭所可世而休吉得可焉諸宗人迭以藝矜不相下而休吉交得驩焉是將參知丁右武平昌今湯義仍兩先生者以文章命雄故不輕通一客

而客休吉休吉故無以有遠世也而恒有遠心諸君子悅其溫惠且直也以爲是人之遊乎不人外其遊者乎則㳺美所繇命鴻寞以高休吉者也鴻以翼而飛人以識而遠人弋者之所不得篡也以其寞寞人遊者之所不得疾而射也則非必以其寞寞然則休吉非善寓夫寞者哉世之所貴者貴藝不必貴人貴人或以貴藝亦有藝侇人貴人挾藝貴者亦有藝終古貴人人不終古貴藝者亦有終古不皆貴者亦有終古而半貴終古而全貴者亦有終古而貴人賤藝者人貴藝賤若賤人而藝損貴者休吉將何擇焉擇何貴上藝則人將下矣貴何度上人則藝將上矣而不聞漸之繇乎漸之上九日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而不聞鴻鷇之說乎羽翼六全而巳抗心四海矣而不聞孔子之見龍乎孔子見老子歸三日不談諸其弟子曰人如飛鴻者吾必矰繳而射之吾今見龍矣令休吉而貴鴻儀不猶有射之者耶邾能以紙爲陣以筆

爲刀稍以墨爲鍪甲以圖畫爲蓟蘋以水硯爲金湯以玉石爲爪節而壹以心神爲帥則雖今無發其勁權者古不有先是藝而雄焉者耶夫鴻之不免於離患也緝其毛以爲裘亦可以渡江而不漏然則休吉之度世而不漏者其亦三藝爲之毛也夫若日遠世而後寞則予不敢以休吉爲鶣矢矣休吉盍以予言問諸鬱儀右武義仍三先生

男謝元英子輯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四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五目錄

序

目錄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五

閩　　緱安謝兆申耳伯著
同邑後學丁應福九如
丁應會嘉侯較
劉䕫麟麟長
南平　姪謝　耿介子較

序

黃若木四書序

莆有若木與朱比玉爲友莆士葢稱黃宋云若木曰可讀書一寸而比玉旅焉若木家壺山下其先畜書故富而若木博涉之下筆輒蔚炳千言比玉家近東山讀書禪閣觸象松林於是遡焉若身在晉漢矣兩人交契也而以讔相語則相顧而哂莆士始則愕巳則誹之曰是夫交儆者也而比玉則通朗簡率目無世士以是得謗如蝟若木則外癡中慧顚於不恭故士謂若木長者是時若木過周方兆讀其壁規廼知方兆

士也而友之方叔則樸訥不吶則終日不欲
言鼻若木居頗類與比玉頡則若水火矣若木
俔友二子以雄千古而不能忘天下士也采眉
先生於東海結稽士翹於餘不此所錄有書者
四也蓋若木季十九而上綿亙書幾萬言年三
十而答士翹書亦千言言多寡不足蓋若木言
巳言言未言亦不足蓋若木若木之能雄古與
人之雄若木於古也豈莽與其修滔與其蕩蟣
蟣與其積細狷與其棘㸊㸊與其靡夸與其若

誕總總與其若薈滃滃與其若眢瀆與其若慭
濫濫與其氾無紀曼曼與其衍無極緩緩與其
寬以雜漱漱與其輕以疾泆與其放瀆瀆與其
縱以逸也夥與其修其廣也奓與其振其藏也
而以知若木則不知予讀上眉書爲其慱而未
可寥言巘是故洩之以眢錯之以綺襲之以褻
刺解之以繁麗欲使人怖其爲河漢而非若木
之河漢也予讀與朱書爲其狂肆而未可璅言
薦也故其情曠其詞霨予讀與周書爲其狷謹

而未可廓言陳也故其情急其詞悲至答稽書
則掩卷而嘆曰知言哉論宋周其似矣論予則
其過矣予之匪倫也以歲丁酉遊莆而得友黃
宋以歲庚子客晉安而得友周以歲庚子客建
安而得友嵇始嘗謂黃子才可一學可二識可
三朱子識可一才可二學可三周子學可一識
可二才可三由今覩三子則予固哉其論貌矣
予不能上三子故恒下三子而兄事之今士翹
則乃有古矜介之風矣故論友以品一見若木

以爲土木形骸夫若木之似嵇中散也亦貌也
若木之不似嵇士翹而亦合也神也書四與四
子爲友四子四書與一若木爲友是書與若木
爲五也若木日誦萬言而四書不溢數萬言則
予恨其寡讀此數萬言而後嘗古萬言則予恨
其多多者衆之所驚而若木故善寡者衆之所
簡而若木故精如以多畏若木則失若木矣世
或爲若木患多則彌失若木矣多之上少之下
少之上多之下沛然而溢於筆決然而充於氣

乃其湎然而滿於才者也予以知若木之多不
方也彼所患者人妻而以勸若木不知其陋之
非傲乎則傲者乎夫達於知則其肖若木也非
是則其友也非是則其笑也非是則其謗也笑
不如謗若木之得笑不如比玉之得謗明矣惠
子之言曰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是書
也予特取若木半耳其他書仰不有五車若木
姑姨之萬世綏安友人謝兆申撰

德清澉溪嵇氏族譜序

氏若姓非一古矣合焉而氏冒姓姓淆氏矣則
豈知姓或以異氏或以同氏姓之同或以名而
異故以質乎故姓於氏可代呼而氏於姓不代
呼者別之也何別貴則氏賤則名氏名同則婚
姻可通而氏之姓同則不通微矣哉祖姓宗氏
之道須慎辨之也宗氏則稽氏斯譜其邈與非
凡所侈遠張族非凡所離實誣先者矣夫稽之
爲稽也嵇之爲嵇也故以地而稽若奚之改而
嵇也豈氏異哉嵇祖姒奚祖任其姓異耳其支
會稽而氏稽或嵇則其後夏之季杼者非然則
其後漢之徙譙者其支銍之嵇山而氏焉者則
其後嵇康者然康之先故奚氏後也避怨而後
乃氏也其爲奚仲之薛而奚其爲薄奚氏之改
而奚康亦未諦所宗也而望則出譙國矣迄今
言譙國郡者於稽嵇任姒之別不其憒乎哉祖
遂莫辨其始詭如世邁而宗乃可明明宗則不
追祖祖以尊不合族族以類是譜義也譜則有
之吾今乃見諸司李嵇公矣公王考之創而譜

也遙而高鄆出宗弗宗又遙而中散疑宗弗宗
又遙而季杼或宗弗宗獨宗其落澉溪者是惡
乎率哉或以遜無其徵疑疑以逸無其徵出而
出之自高鄆也傳夫耳受而目無稽則寧若其
信信寧若徵其落葉脫於枝而歸根於土櫟孫
枝於地而幹之生也復本於枝此其宗落也其
無肖遠之謬乎吾聞璅帝之嵇有太史爲嵜瀏
所羼而與澉溪之族合公之考義不欲附益思
誤也夫誤豈亶疑焉爾哉傳與閭交異則徵其

徵文獻則徵其無徵文疑則無徵其必徵乃溥
安汪氏之譜則有異溯其身而上至魯公之族
且七十餘世矣而諱字卒葬歷然如目汪則其
詳也殆不勝僞嗚呼僞詳則誣若祖誣則背本
矣夫人必反其始本始必貴其真公則自伯八
公以來代不濫稱稱不濫贅壹惟真焉斯述之
已耳予小子讀其義例則知世系之氣脈一焉
而無誤祖之爽則知行第之褒貶寓焉而有勸
善之意則知大傳外傳之章懿貞範焉而不爲

浮貸之譽則又知祀產之所以繼孝則又知文
乘之所以輿稽而譜法具其都矣譜也者所以
序世統資周晉也弗普則奚其都是公所爲慎
乎鄰僞也公於族蓋嘗武其存仁公世麟公若
其王考若考而敦爾睦焉聯宗若身慮或疏恭
兄若父慮或墜奉嫂若母慮或怠畜弟若子慮
或猶周詳簡慎于愛廉絜以則其祖考焉慮或
替郎司刑而訊刺若痌得情則哀郎寧出不經
而不入無告焉慮或宛抑不當平平反斯其具

諸心哉仍諸心諸義乃以行徽譜義譜文乃居
術夫是謂之真晉世徽是普心而碩文焉是修
則末耳是故尊祖莫善乎敬身身所出若出所
出若所同出若出所同出而人不知所以禪續
則不敬不敬則不尊然必綱之以祠祀之以
宗法著善以春薦褒錄惡以秋薦貶以是義例
格其來昆格則削之而不格則經筆之俾行與
德迭尊者以月吉諭廸之則人善而善族其可
不然祖詒不必派孫族衍不必賢類而況貴削

方之例乎何以幾守且必傳也夫人善若公則
雖無譜收族將百世傳而冠氏矣矧其身先教
後矧其睦先收後矧其以貸人纂貸事則其貸
情有不與貸義將哉是可世勿替矣似緒之者
尚亦率公善以爲譜宗乎萬曆歲在甲辰孟夏
之朔後學嵇安謝先申頓首謹序

刻武夷遊詩序

予友樵仲遊武夷者十季往矣予乃錄其詩俾
剛氏鋟焉而序之曰何子樵仲古所稱逸民者

也而有勝癖居恒笑曰遊仰遊矣臥而令衆山
響也無乃有情癡乎吾其有清音洗吾耳乎於
焉與宋[illegible]韞等爲人外遊逍往躳幽漢濮狂來
飛舞世莫知其領契也而訴之曰狂徒兩人披
襟自賞如嚮也乃思闕奕三士之致相與之武
夷賡而詠焉予嘗誦其詩有曰斷虹垂飲澗彩
幔散游雲又曰金莖時泣露寶月欲孳珠輒欣
然幔亭仙掌問矣葳之徒維淹茂徐夫子獻和
以陳泉之勝出我杉關而道憩乎山房焉旁故

帶九曲而踞諸岑上流也予時侍爲記記諸士
會於斯耳不得徼洞君勞畢濟吾勝也僅乃入
小桃源中則其詩所云溪門拒短橋也已而歷
雲窩則其詩所云入洞荼烟冷還仙丹竈存者
也出雲窩而階接筍則其詩所云度棧多捫石
攀[illegible]半護藤者也坐接筍而望天游則巖巖對
峙流懸絕壁予乃降而陟焉與江仲魚邂逅而
夜則其詩所贈辨雲長護種芝人者也詩曰維
其有之是以似之其樵仲也乎仲嘗謂予吾柰

何一鬨鼓吹唒然傳響爾耶將無逆隱不厭而
玄遊於是耶不然想山阿而蘿薜在眼惡在爾
谷兒之拂白雲也予曰仲不聞閭丘言乎經世
有險易隱顯自存心夫豈招予於嘉客易我而
石戶之果與秩以大猷中以權清亦各禰志焉
爾矣抑辛贖之詩曰明明天子如日之臨山無
遁民水無潛鱗若爾寧其有如玉玉爾音邪今
我非僑也焉知其忍焉而遊而樂乎濠乎仲覗
予而笑飛而歌曰意邈澄雲神爽靜波獨寐寤

歌永矢弗過於是以予爲度勝也而神契之相
於同遊奧島未有期矣俄而莆人宋永延亦以
矜期遊吾綏也讀是詩而嘆曰仲也而有遐其
心哉而妙有生之志寘一壑之懽也詩則有之
可以棲遲可以樂饑陶哉仲也泠泠乎其音清
矣或誦之而且辭之曰物候不關殊衆壑其孫
氣爾爾奚而藏名去也況仲而急人雖有君子
之退讓然於樊仲子田君儒之倫斂砥行義聲
乎千里吾讀其訪趙之章蓋云諾有千金重則

矜乎自謂者與予曰否否彼不伐不矜而自飲其德也能爲無名豪者也是故世以詩名其詩以遊名其遊吾則以其無名之品名其遊若詩然其遊亦情癖已耳情以發詩詠以持勝其與廣矣言惡乎而弗求嗚呼叔蹈徒遊而化已逝樵仲肱折而髮尚宣元天之上誰與致造物之謀哉後樵仲而和武夷遊者則馬季聲氏也然康元龍則謂其當置丘壑中矣其人皆我與仲友也仲則丘壑人也亦云志盧款一時之跡爾

豈其過之也乎哉乃今而後將檢乎羣雅若若士馬蜮而雲中遊矣

張玄逸集序

始豫章十二子結爲匡山社則張玄逸張曼胥胡賓美李雲將四子與焉已四子磨礪益篤後自爲社以爲世詞宗古者知則盛不知則初知則古不知則選其則六代以命文者知則初唐以厲徘耳矣而不知則韻於六代乳弇超而漢魏乎是亂乎岐矣必塞是淄乎蕪矣必薙是憭乎族矣必辨於是四子之詩若文必得諸選若初馬越選而非選越盛而非初則又博之以綜其變而逸是者必斜斜詩則又嚴蕊剣乎詩之救於宋宋而詭於黃也嗚呼詩非宋始救也敝乎無情而追似古強悅今耳四子者而力反諸古可不謂振靡乎哉靡詘不可以物陳靡兵不可以制戰由選而弗變則亦靡矣而玄逸則又不蹟乎是諸子褫黼其華而玄逸則鈐韜其備其舉武元於鄉者再矣而棄去不肯竟業或謂

玄逸直文人耳弱不任武焉得躍馬取印如斗或謂玄逸恥武而輕武耳焉得智戈勇甲身爲社稷干哉予曰不然玄逸不武不短玄逸玄逸而武不長玄逸予覩玄逸狀貌僅中人耳家屢其行介羣柔其骨剛而識玄逸者第貌尚玄逸以詞則玄逸能麗魏晉不必能上魏晉以武則亦能首介冑不必能璜璜武義以征四方于則服其勇智焉取古則勇舍今則智取長則智舍短則勇夫不度我之所短而妄取古長則蹶右

矣不度我之所長而妄取古短不蹶我邪予請
玄逸文若詩知其不殆乎蹶矣或曰是不殆乎
蹶者不可用武乎予曰可人可也而武可不武
可而詞可不詞可詞與武緒也至詞不詞至武
不武前非千古後非非千古則誰而可伍於是
雲將笈曰吾不敢爲王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
尺而以是用詩不有極乎予曰善時其表而辟
侯其至而無易其自玄逸顛之哉是爲玄逸之
集

邃古記序

稽邃故之茫曶也若幽介莫詰故載言則神乎
誕邃傳則限乎淵而遏聽則錯乎熒爲乎不可
世格也而譏若蕩惡若荒將禪通而上上而混
敦不濛乎茂哉宗庚虙儀氏以孔子叙書始堯
是爲紀道溯堯而首盤古氏則豈其若亡若夌
億無得而徵乎一哉存乎徵存亡乎徵亡簡乎
徵簡僻乎徵僻則猶墳典之逸緒也吾志乎史
與事而已吾擬乎仲尼之志伍同參異蜥不度

乎道斯已矣是故天地肇位盤古首君神天聖
地乃述盤古洞神訖皇溯及初中豈不益荒長
源侶之爰綴丹壺旅撫則支粤考天靈斟元陳
樞無爲化成乃述天皇神聖十二爰定三辰荒
極是治乃述地皇九頭別長結繩刻木太古未
往乃述人皇五龍攝提以逮敘命命曆叵稽循
蜚而後丹壺紀世訓曰不謬大巢監穴構木樐
巢避害人悅乃述有巢遂皇教燔炰水范金夫
婦遂倫乃述燧人庖犧繼燧始教十言六佐成

務八卦始畫決疑通德圖書是則九九裁制分
節定元立部以勢後有女皇正姓辨婚神化無
方次有大庭又十三氏襲犧攝繩乃述太昊炎
帝繼作教民穀食鞭艸別藥通市作貉圖地經
國重演八卦既伐補遂夙沙自定相傳八世乃
述神農有熊習兵三戰阪泉蚩尤後刑是代神
農立輔制官常先大鴻聿昭衮冕備棟制刀丈
字始譔定歷制鍾論醫作占畫埜建封職天經
地紀倫序物龍龜兆異乃述黃帝厥嗣登位鳳

鳥適至民無疵癘乃述少昊九黎亂德高陽起正民事是亟共工則討曆象初作式修帝道乃述顓頊高辛繼世命堯為侯執中而治乃述帝嚳堯受世推敦睦平章曆象授時明禁廣詢治兵服縣節儉身敦仁昭義立德博化廣俊乂畢集禮樂既備麟鳳來遊使舜攝位乃述陶唐帝舜好學三徙風移取善是樂孝友夙聞帝試二女嫔若其神試政政舉攝位受終承天立府曰在璣衡類禋望徧輯瑞頒行巡狩四岳兆州十二封濬地絡爰作象刑四皋咸服惟恤惟明暨位格祖詢闢明達愷元克舉禹棄稷契皋陶益垂夷夔並列爰定車服備官貞貢布功散德恭己無為式舞干羽有苗共來乃述有虞其肇而經天奠地歷而神聖君輔與衰亂理博而禮樂兵刑書卜星歷数醫雩祓不可物紀者鬱儀莫不定其經敘以綿蕞其蔑澤以雅使人若閱萬歲以前而不熒其誕濶焉則其功三五之隆不倍於倚相乎哉或謂倚相而讀墳典則墳典為

不亡逮孔子刪而諸子百家滤然紀乎墳典則墳典為不盡存況易首伏羲書記堯舜其典存二其墳去三惡乎取刪者而攜志之哉無亦餘於史事不足於道乎不然則豈欲勝仲尼者乎曰否夫子非惡其庬也法訓未具則匪經匪則闕是以述史自唐大堯君舜而譜一日辯開古昝為蹤也夫道太古則猶今齊州耳傳昏忽則猶今耳目耳而人則今信古疑今疑古信以及乎晝不信信廢存不信信亡者可不謂僻哉今鬱儀廢霖三五如身際焉慨燕皇甫束項氏之藉已湮而路史猶未沒也病其春惟不能闕文則將就信古歟是其師仲尼之信述而服闕疑之教者也其述而濶質簡雅經經而奇綿焉則亦上古之書矣

附朱鬱儀書

始弟讀路史貫穿三古旁通百家謂可無世紀諸書及弟作邃古記進經奇黜浮蕞竪齊羣言歸諸典雅謂世間便可無路史乃今讀

夫之大序刪綮舉要語語高古世間便可無
用遠古矣其知彌精者其語彌約信哉言乎敬服敬服

楊乙易序

屠使君嘗語蒙曰一切道術陰陽五行星歷王
遁龍德庥刑干支祿命定中相形依三垣貴艮
亥莫非窮理而盡性善易哉言乎夫混闢乎而
天地代明乎而日月錯行乎而四時播序乎而
五氣于以紊紊焉翕翕焉亭亭焉毒毒焉生生
宛宛焉盈盈虛虛焉于以觀象觀形觀鳥獸物

土焉于以取諸乙焉于以通神明類萬情焉于
以雜撰流形焉于以使人通志而成務焉于以
敘書之府元焉禮之府亨焉詩樂之府利焉春
秋之府貞焉于以闡天為宇闢寓為宙焉于以
今無今往無往來無來焉易之畫也故從之六
虛無外橫之萬象一體綦大則綦小矣綦小則
綦繁矣新新無乙故故不遷生生相續故曰生
生之義易道祖也宓犧之象奇象偶蕊其精也
於焉兩盪而四四盪而八八盪而六十四方圓
圓圓而變化具矣夏首艮定乃能應商首坤藏
而後發文王演之明人秘著彖繇以前民用上
經性諸天天道下經修之人人道周公經玉尼
原之兆其體百有二十其頌千有二百乃賓三
易爲國大訓從龜筮爭命焉於是爲繇辭以觀
時物之變孔子學易比五十而知天命贊焉不
敢論作十翼卒愛其序由乾坤窮之井困由咸
恒反之姤夬明後作者以次而受於無窮不遠
天不過物盡性命之致商瞿以後焦京各象山

陽名理二家抑主縣理則不抑於象縣象則不
抑於理而子雲玄矣誰知夫惟象顯理惟理顯
象易所謂孔神者乎迨楊子篤悟訟扇而後著
之論曰易者乙也乙之變化也夫凡體也而謂
乙乙焉謂非乙非乙焉謂乙變化乙變化焉謂
非乙變化非乙變化焉皆謂也不易者常易常
易者未始或易故曰似動而不移似變而未嘗
改是故我之乾坤抑天下之天地我之兌離震
巽坎艮抑天下之水之火之山之澤之雷之風

我之首腹股足目耳口手御天下之卦御天下之也之性而其憧憧往來者御其何思何慮者術初非動彼以之此亦非改此以之彼也孔易不云乎一世二世爲地易三世四世爲人易五世六世爲天易游魂歸魂爲鬼易地天人鬼不相易而易焉者是亦謂也上案閒諸虞翻曰言易則焦京太玄火珠猶傳象焉又曰苟知兆物本通何假聯緝一知互至旁閒形骸是則物不格而通非所以開物也若然則山墳氣墳形墳

將無異曰不其不同也其同也者若然則羲文周孔將無同曰不其同也者其不同者若然則楊子乜易將無異同曰不如其乜使君欽之函關離署也如其乜而孔子附居解附焉何居其極乎道之渺微五至三無五起致於三無私一之乎禮其諸深乾亨者乎斯亦楊子易矣楊子慈谿人青田陛子高第别有遺書易傳虞子蒙之師禹杭人德園先生也使君鄞人今爲閩部司農丞田叔先生也蒙問大易養之以蒙夫蒙

則未發而以之言證於使君使君則曰夫論易者豈知易者乎乃綴末簡以成洛誦

觀察使陳大夫三世錫典序

明制按察使如十聯以率是惟風紀聽以振揚予廉非蒲予若誥閒錫誥誥身及恭人及其父母大父母說如使爾典待虚爲褒數異大官受若命而誥王罝以下司功不俾碩于奏惟歲推陟而錫以永縣矣按察閫者庚百使弗一錫焉大夫居百有一爲萬佹不及冒而徐之以曆異

一推以聽宰陟以聽　天子大夫四聽而四不得聽若　天子肅玉陛乃數文若隲于天莫敢虞助無亦　天子造于大夫符爾人信而得聽王言異二得之而欲封大夫及是則父鄭鄉若子于篤效而父以降之我孝養而或格并致涖致弃及迮誰則若矣故致隆有必獻致及無必慨損獻何慨損慨何獻在損何際際于獻慨何錫非孝異三天隆巧於出福人隆巧於出耻往大夫侍桯下代守夷衛柄臣訥如鶯擎于憲

于粵東于參于粵右懍懍矻於厥烈今所得按
糾讞平雪諸枉禁詰諸官私豪無予奸治乃敎
蔽以囹圄而弗縱弗悛民亦有言柔嘉維則古
訓是式威儀是力時臣共制維　天子下賸錫
俾父祖覃施炎昭大夫遹有德自世以世豸茲
取茲隆異四異四矣縣以百一爲稽盧以百一
爲實聽又以百一爲政異時　天子申錫爾階
爵勳封大夫其亦若資德若正治上卿若自速
降則惟天降人則惟人約天　天子若曰往欽

哉封聽朕告汝乃將世享臣乃今賀大夫膺異
典矣

觀察汪大夫錫典序

大夫副觀察則惟軍郵政三季奏方戎績上于
宰七且囹齋戒受質以乃成質諸　陛下綸
出若曰是唯顯有錫命俾諸獻計以風亦唯茲
答爾大夫殊效其身予誥若厥父母厥配如之
而後賚茲閫部華矣寵哉象服國於外臣甚亟
亦若有嗇匪若於內秩三載取褒罔不若寄大
夫得錫厥貴二人所其成身時懋乃兼績乃庸
成親式顯是惟　天子精郵臣私命盆祇祇陳
梟用勸孝德于大夫于慈德亦式訓于尊大夫
大夫拜手稽首對揚于　帝之休命不敢過茲
畀黃燔于地下誕敷王言寧曰弗躬榮于衮賁
其有藉于命豈惟今乃與炎施衍在溫陵宜于
爾民民日愷悌我守君守君時昆又薦如章于
典惟錫錫守弗得於監乃大報叢于厥身崇于
厥豫式靈承于無斁肆大夫或有誳於舊邦父

老懽呼載道兢舁若狎慈母莫釋于說芰遯亦
有閶以監于庠序其克敬以敷于寬使率彝憲
訓以弼若教不違于厥度乃厥侀成片勸明德
慎罰恤孫絜慈慈以矜情罰以恤罔罔不忍殄
情不忍麗司德于有契司命于有成成乃圖厥
政哉今　天子懲侮于東無俾毒我是勤虎臣
矯矯以綏士女惟亦西是棘是疚庶有殄于厥
愊尚將肅命大夫建纛中丞使賦于驅以載寧
我　王心于集慈孝尚勸于王命時錫小臣

乃頌詩曰虎拜稽首天子萬季以從大夫後賀

參知沈公泰垣奏績序

初公以背學使晉秩參知而鎮我南劍也盖人共頌言之曰昔爲八郡師今乃爲三郡父矣是時公與觀察劉公後先分道而治而壹以惠和安攘爲三郡帥自郡守若貳佐若令丞而下無不惟公是則者郎公所與諸屬約惟是毋湲于以封毋武徒于以傷醇化亟先事攘于以不靖我疆域其有渫惡椎剽恣姦富而扞 國憲者

則窮治不予貸以故汚者爲之隱刺賊者爲之隱逆犯者爲之隱詆刕者誣者爲之隱其周罔邪妄而講民煽亂之黨亦分伏陬莽而不敢竊發當是時趿而附之者愚道愚且瞽道瞽也而訛者愈以靡若狂而不可飲止之也識者謂特有公鎮德在居未久而公入 賀且得侍尊大人於納言之地尊大人故宛然博厚古之長者不佞往所舉以勸卿大夫者也而公式承之今天子所簡寄公若 朝論所歸褒公莫不以

公稱於所使承流宣播爲稱外大臣之體則所謂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者公以之矣先是建州有逆人者伏法而其黨實竄於四野險夢於三郡之間逮公入 賀且逾季乃稍稍集亡命不逞之徒造亂謝屯於時三郡洶洶共謂沈公而在南劍則此屬必不敢及關中襟喉必不首受賊之害其西戶必不至有賊出杉關而建溪上流亦不至有賊走長平矣乃不五日而賊遂見殪則劉公練卿兵之力焉及公還莅我南劍則

民且歡然若狂而後皇皇者以安以安則其鎮之素也人情於摯武則憚和惠則戴故憚之也其變悍而未可遽靜惟戴之則由然不恣奸法毛毛然不恣和亂故亂有所伏禁有所不能止情有所服則亂有所不能起公以是安攘之政而上績於宰士則善則敬則正則能則法則辦六者必有計也非若公廉而執是第上考不怍乃保鰲哉昔我 昭皇帝謂旬宣大臣隆重矣而朕未親識其人又不能悉其姓名郎臣工善

不善而上忘之於勸戒何有乃命具姓名履歷揭諸西序得秘品隲焉今　天子若問公安閩之績無異於雍容暨學之日則必持書之屏以勸夫于藩于宣者而都御史徐公乃以陟按察使爲公請請得復分道爲閩部鎮也　天子業心知公能宣布德澤安輯洲擾故僉諸藩臬推者皆得可夫大臣未奏績而推則績有必㫖矣聖天子不輕可人奏陟而乃可陟則必有悉公善者矣邵武守嚴公以不佞知公獨耽而率

其屬介謝生兆申乞言不佞不佞則日夫勝訌者靜而民不見勝績殊一矣載物者厚而民不見載績殊二矣糾扞者德而民不見糾績殊三矣惟民不能忘公惟公亦不能忘三郡之民而天子乃嘉乃賢以終惠我閩民則師之牧之刑之教之公其具之矣謝生曰善請復諸嚴公爲吾師賀

辟絲編引

經於麗難霊也實也疏於麗繳阿也閡也其於歷非大餘乎非小餘乎　明制列之爲義絲矣而不必精也卽精矣而不必散氣與之應也然而纍纍乎連貝也非日生而日生者乎不佞弗能詹也聞之史區有遺則焉抑豈以楚産第詹于島衡乎哉尭之繫南也貸翼精乎爾舜之繫中也貸斗精乎爾禹之繫西也貸參精乎爾湯之繫北也貸虛精乎爾文之繫東也貸房精乎爾近絲而象圖象書若辟絲明則集于秘府今天下則家秘府也視散錦爲益爛矣詎是遊河

而告帝者耶將告以期期將若絲一矣將告以謀謀將若絲二矣將告以書書將若絲三矣將告以圖圖將若絲四矣將告以符符將若絲五矣玉苞之瑞不終秘矣有客星于此甲以權爲政乙以銜爲政集制義而編之命曰辟絲夫辟晨出曰青青甚章不佞怖其河漢也而無紀君豈有共德藉耶不則無寧簇之楚耳胡爲乎大都客星曰不吾黄梅亦分軫翼矣翼爲羽翮主遠客軫爲車主風吾客甄甹也詎思與巽同位

哉制義之在辟也如其繻人繻之于天也彼繂
之于我也烏乎落落如辰和不倭不能難仰眎
綷河煌煌哉道術其行矣夫客星則楚王亂生
氏也巳不倭與劉伯子語伯子狂喜立授司棃
而後遇袁先生坤儀左徵焉知若羿聽之肉眎
者耳姑相與矣疑始之誦可乎

男謝元英子輯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五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六目錄

序

目錄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六

閩　綏安謝兆申耳伯著

姪立銓上簡
立平秉衡
明寵仲弼
曾姪孫珩楚珍較

序

李本寧先生五十序

不佞居讀象觀曰觀我生生哉易乎道乎其必假季以學而後知天命乎乃尼父五十以前惟大學矩則進退我者易術旣其知人惟天旣其知事惟命不將我進退乎易哉故大衍之數百年界焉而一不用用何以所云天之生氣以虚來實耶不則奚其其用四十有九耶伯玉又奚其　知四十九年非耶夫非矣非不非也非非矣非非生也生我易也生易我也我以之生天以之甸地以之梅陰以之質易以之爻形以之

性行以之正之盂之植壽以之譬譬艾也治世者也指譬耄也耄譬耋也鐵譬者也胡例之距朱儒也而稱若朱儒之距酪漿也而瓜若若者之不相幾幾也惡庸誕而洗髓誕而代毛以為是金馬隱哉隱矣心晦乎文而文不煙柔曰玩世者耳隱其隱矣韜幽閉貲曰避世者耳彼固無與乎命斯世也命斯而生斯天下莫不俛其譬久焉以為光寵則莫不誦其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且曰樂只君子壽考不忘然是生之狎為踵乎莫必而是命之狎為肩乎莫必以莫必則首然惲然怵然孫然皇皇然喁喁然覷覷然回回然以莫不則僉然其顯顯然洽然其聲聲然抽然其訢訢然懸然其悒悒然猴然其跂跂然而況登季及艾非禮稱服官政者乎太史則豈惟始服政于今者乎嘗其為王吉士史修撰也生二十有齊年而以司典為政矣蓋聞盜洽物益博風刺益微文諫益譎突而劄王允寧之席而踞其左焉其與訌偶不能無娟而其秉

國者又不能不與忤其爲背學使關西也生三十有奇年而以司校爲政矣夫自獻吉崛起關西嶽立冠代而何徐之倫相與揚鑣騄乘比于鱗後宛謂文在茲若將埃諸名世焉而後倨語人曰能爲獻吉輩者能不爲獻吉輩者乎太史氏後于鱗而視學而踦若罔也秦齊楚爲能踵肩相狎安在乎一姓不再興邪其爲大忝忝河南也後先大夫十三年而繼而行事視先大夫爲詳矣太史氏固曰卽文莫猶諸夫亦吾黨之

小子耳先大夫豈敢冐楚材而貪其寶以徼無耦之譽而太史氏以其先大夫故則父行晉不佞先大夫頎太史氏丁肅皇帝王氣之餘鬱勃鎬豐綢繆禮樂距五六子在肅皇帝時不得一人紬鐀室則閒矣無亦玄夷之金簡闕諸楚而後太史氏剖其符乎故夫以蹟倚相之業以藐王稗欽之才則其忤也而無爲憚憚者其罔也而無爲匆匆者其莫猶也而無爲斷斷者卽五十於此而已家食爲政也則貴如㳽如占之九

二而貴其須又占之六二矣太史氏將無珍身者與夫隆位罔雄雄其罔穀穀耆雜幽維彼庸如是生於炳隆政罔璵璵其罔彤彤截莫布維彼黼如是生於極隆名罔緌緌其罔禎禎素鮮曜維彼玉如是生於內隆進罔躁躁其罔儒儒祿靡同維彼涓如是生於質隆退罔閉閉其罔亢亢悔董貞維彼明如是生於止之止乃明之質乃消之內乃玉之極乃黼之炳乃庸故察變則律乎天矣察理則象乎地矣先民謂年壽有

時而經國不朽則篤乎文矣夫文人之榮文也性於辱道非文人之好道也性於醜文時其輕訾朽骨時其輕詇生易時其輕皷獶行時其輕詡跨足曾是而以足抵齒太史氏乎太史氏於蕞君也儼乎若朝典恂乎若夏楚像乎若卽於榱棟於是有甫栢之瑩焉於佴毋也孺乎若適瞿乎若梅若藺於是有不誣匡毋之狀焉於諸弟也若乎與之友不若乎與之兄毋同乎毋異乎與之體於是有㳽泣之道焉詰其文於其樸

不佞見其非夫散儒者矣其有以跦於世也其無以橋泄於世也其有以遻於世也其無以濆淖於世也故秉不殆焉而殆樂惴不共焉而殆嚴行統類焉而殆修條焉而殆井臧人所臧焉而殆熙否人所否焉而殆隱章焉而殆榖能久焉而殆厭孫焉藐焉而殆莫之隣其有不必非者乎先大夫有言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有至富而非金玉有至壽而非歲年知其所至而超焉於其所非是至人也其謂太史氏者乎夫楚人而爲楚騷楚人而爲楚史太史氏頎乃兼之亡秦必楚於獻吉何有旦暮哉江漢之詩被之以南而屈宋之相師友至爲刪詩弟太史氏以三百爲崑崙以漢魏六代爲龍門積石以唐爲溟渤尾閭而患夫濫觴之過無亦郢中白雪唱和千秋自今以始蔚然楚風也哉古者蓍雲如蜺圜軫七蟠倚斧之人卿軫而嶟令非唐史之策則歊遺炎煙以耀而精遂消也今故楚也非故唐史也然太史在于今其有慢命僭宗廟者

執管而無從則貣之艮其繇可睹矣曰清人高子久屯外野逍遙不歸思我君母公子謁請王孫嘉許其節之繇曰君明聖哲嗚呼其友顯德之徒可以禮仕若太史氏猶是畫策亡難乃莫有怵然爲天戒則何以也乎哉不佞匄先大夫誌則嘗謁太史氏睹其不善飲而飲善者睹其不釋披而披人釋者先時東問弇州者西問吾下雉者躡屐而奏雲杜貣相望如郵也而太史氏睍不佞猶畜弟焉不佞不逮其生之辰爲壽乃譔其所以命世若自爲命者附諸太史太史氏必曰五十以學易是我生也夫

刻王君萬國門制義序

去秋秋予客蓮華禪寓劉特倩客龍泉唐宓之以病客淨業而王君萬客德海皆以蓮華海環而寓焉冬仲袁小修亦至龍泉與特倩君萬課命矜之義初予遘君萬於無窮師所翩若羽師之御素雲也異之已君萬與特倩宓之衡義不置予以敉北自放於山澤不敢言義君萬頷屈

焉予見君萬欿乎若弗自含盅乎若弗自盈实乎若弗自見淊淊乎若與義皆生卒乎若不自已杲乎若登天淖乎若在海也折折乎忽忽乎渺渺乎若在側若弗得若無極也盍異君萬君萬父高第令曲周不肴其鄉身少薦於卿不驕其薄見友必抱不形其簡有義必索不貸其羸荔若素士焉所旅是約若谷往焉所受是極矣偶見昔師論了義君萬則又悵乎若式若入不以未聞格也則又異君萬視予義害乎曲而

違予視君萬害乎㕓而近則願兩衡焉而君萬焠掌不爲轗亦不病予予則宿害不可藥已君萬則日淬以精軼以上如張正鵠焉四鏃乃如槸也日操管而持其鏃焉卽特倩小修並謂君萬縣其合矣豈定心固爲精含乎今歲君萬果成進士如豩取焉然則世不有必得之義耶必得之於不得縣矣外賞之衡以是非內賞之目以近遠近則得之君萬之手遠則不能必諸司取之目夫手與目詎相去遠哉予不得以手通目彼焉得以目眹吾手耶君萬殆吾師矣君萬殆吾師矣君萬之義布諸國門則天下有鑒目焉然目以見異見以好殊好以識匠識以學遷于所定君萬義則皆吾醫師爾三歲之內聯吾肱焉將以君萬瘳我

刻尚友錄序

若錄乎尚友者何予舅祖之孫廖賓于輯焉者也何輯乎是繫其姓名若事綴其祖孫若子父弟昆若羣從且族以韻稽乎日綴學匱乎該尊

往匱乎綜相世匱乎展閱英匱乎名溯代匱乎析旁諮匱乎洽善臆匱乎遺摘事匱乎畧疑兩匱乎判討賾匱乎裂夫是十有不一匱乎賓于日吾腹不畢紬紬諸匱吾目不給寓寓諸簡吾畜不備德德諸鑴焉爾矣何韻乎是日宅有者籟乎詩宅無者籟乎文夫籟乎是有不代古者乎今不至乎古焉得不代代則日貸諸今爾壹不貸焉古不至乎今矣誰遷古而今籟乎賓于日訛古而有今惡乎不謨乎古訛今而有古也

又惡乎不鐸乎今何昉乎是曰譜姓統若好淩
族氏源姓者好懣惡至乎仲連逸公宮滔逸南
惡至乎弇角哀曾述左伯梚壘徵惡至乎王商
而賢否兩王覇而仕隱兩李綱張齊賢而宋唐
兩乎賓于日彼惑一吾以兩彼錯曾若壘吾以
協彼僻逸吾以盜吾其不踵乎淆乎何簡乎辨
㜷姓曰隋唐而上有圖譜局焉選舉宗乎簿狀
婚媾出乎譜系閲五季而佚弗著已漢不有鄧
氏官譜應劭氏族聊氏萬姓譜乎晋齊若梁賈

弼王弘王儉王僧孺不各譜百家乎徐勉不譜
百官乎宋何承天不有姓苑後魏不有河南官
氏志乎唐太宗不志氏族柳冲不録大唐姓系
乎路淳不譜衣冠韋述柳芳不譜開元永泰乎
柳璨不有韻畧張九齡不有韻譜乎林寶鄧思
不有姓纂姓解乎越而古不有世本公子譜乎
胡述乎凌氏姓統譜而綿乎氏族姓源若諸牒
籍乎賓于曰湮乎弗昭宣乎弗覲遯乎弗載通
乎弗絓吾詎俾雲歸乎山水歸乎淵乎彼賤㜷

而貴姓吾詎貴姓而賤氏乎彼㜷姓二而前古
一而後古吾詎別㜷姓姓㜷而區古前若後乎
吾志吾友爾何尚乎是曰世經而人緯人經而
事緯韻經而姓緯姓經而名緯望經而僻緯著
經而隱緯同經而異緯音經而後緯宗經而裔
緯是不賢古乎不膠古而貌耳乎賓于曰迭今
後古迭古後今吾衡今焉弗友今衡古焉弗友
古乎古則尚今則肩不寧淵宗山銓乎肩予與
尚尚予與肩不寧古後今前乎予曰善夫善乎

善夫且弗友乎鶩今乎後乎終古者不則乎前
乎終古乎夫裔太昊而爲宓宿爲須句爲顓臾
爲風爲佩爲羲爲希爲包爲庖爲鮑又裔而氏
臾氏束氏束裳氏朐氏須朐氏任氏姒氏宿氏
囿氏伏若虙若宓若宻若服其㜷異矣能姓殊
乎能韻歸乎鄉溯予謝而垂而伯夷而泰嶽泰
嶽而後于申申伯邑謝而後有宇有申有申叔
有申鮮迄後漢謝服以出征而有謝有射周賜
北海公申徽而有宇文魏賜謝徽而有大野能

徵先不忒乎賓于日予非是賢惟友是物微子
娭質惟予其唦請傳子率以名予術於是序乾
萬曆四十有五年丁巳孟月同邑謝兆申謹序

洗從先詩選序

從先詩先後槊四集云予始不識其狀已乃識
諸陳叅軍幕中神相脉也從先故鮮與游狎者
知交可數人耳數人狎從先豈繄稱詩喻志則
其介立婞㔽不爲烏鸒鸒也夫初雖後咄陰𦛠
陽犖予甚苦此屬而從先至閉戶相謝漏不蔽

雨墣不蔽風衣不蔽䣚筆不蔽耕而弗爲病也
狂來則乞隣僧酒耳熱遂頹然放矣從先豈市
詩幟伯也與哉不帀詩幟伯而澹乎自脉窮愁
之所薄鬱結之所發以啼以歎以吽以喝以刁
以調以謠以諷漢風風之魏製製之唐音音之
之其所型範之於古而樂古矣之其所變窮之
於近而律近矣予與從先論詩而漢魏固六代
偭也而六代則工於象不盡漢魏臺臣也詩而
六代又李唐偭也而李唐則諧于槩不盡六代

詩臣也至　明興而仍之若𢡟𢡟之爲臺爲隸
甚而爲優不恥而恥非臺隸優則偭之於後將
無後之乎哉從先曰野之薄李唐非六代敵國
也薄六代非漢魏敵國也可爲目論者語耶謝
生曰予讀從先古若律有如敵國語其於律廉
于古篤者與故夫格降矣而體沿有不沿者詭
謂來優有不優者詭與往沿何獨誦從先竆工
也夫窮乃工有不失工于非窮乎則濫者乎不
濫則顯于詩窮矣是從先之詩也夫從先脉予

大叏益應卒語予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夫不
獨拍豈患無聲也予曰咄若無聲聲傳烏響矣
尚慎詩哉予是從先有詩選焉故稱從先詩選

刻商孟和叅珠樓詩稿序

予旣識孟和也以詩及讀其篇眞訑也則以仙
乃今朝夕横論也則又以人人哉孟和吾見若
溫矣無德貌矣見若稿矣無盈志矣見若理矣
無㛊緒矣見若澹矣無靡嗜矣與之居殆不可
親去之似亦不可踈比予卯焉則朝言之不旣

久久言之不旣朝而後知其有異授焉夢者之非眞也覺者之非夢也不夢不覺者之非夢夢覺覺也孟和蓋瞭焉而廼父不知其瞭也已而後知其瞭也則子父交證焉以仙爲命以詩爲毛矣其詩則以柔澹爲宗而不與世帀詩者競戶蓋有人乃有詩哉詩之道生以乎情恊以乎聲永以乎味廼其非神而神寄非空而空寄焉則莫妙乎韻韻也者以音聞之則爲空音爲神音不以音求之則傾耳而不可聞竭口而不可

宜故聲可譜而反切可諧也人也而韻在聲音之表則非人也天也風之聲樹籟之發風也𧬊不聞其翏翏見其刁刁而吾以爲氣之作也聲之屬也則詩之所由發也廼工詩者徒取諸聲不必本諸情亦不必嘗諸味焉何哉徵其詩以其情則萬不有一徵其聲以其味則千不有一徵其情若聲若味而以其韻則又億不有一矣故情迫而後聲則其味永其韻悠然而不可以詩盡若有詩而無情乎則聲律之所較皆拾影

耳予讀孟和詩蓋竊有悰焉工若不如今聲古若不如古味而情情則情情志則志情近則近情遠則遠情合則合情離則離情凡則凡情仙則仙一如其素而勿餙焉然其由情者十六其非由情者亦十有六則諷之而可盡者是其人之用也夫人天介而韻不可傳今古介而韻不可成譬之樂焉韶非忘於天地也孔子之忘味非聞其聲餘見其容澹而以爲美善之至於斯也有韻存焉故情形於文有必盡者盡之善未

若讀之而無盡之善情形於詩有不必盡者盡之亦善未若盡之而復無盡之善第達其情於詩而情御盡於詩者吾見亦罕矣得見孟和則有情其人有情其詩使吾忽然而忘其人又忽然而忘其仙也廼知盡孟和故不以詩盡孟和詩故不以今日然而有盡者也非無盡者也無盡之味吾賞其人而之仙無盡之韻吾將待其人而之天夫惟神則逸空則清而後孟和有大悟焉正寄之若反怨寄之若慕諷寄之若譬刺

寄之若美憂寄之若樂歎寄之若羨頌寄之若規則孟和之不盡於詩與詩之不盡孟和也不幾幾乎仙哉仙玄而無色詩韻而無聲世或以聲色索孟和則孟和必曰我愚人之心哉非予所云見若者矣萬曆三十有三季歲次乙巳七月七夕日從安友弟謝先申頓首譔於樵川客邸

删正明宗課選序

吾郡之有大社課也自己亥冬始吾郡之有課

刻也則自庚子春始始予與諸友約曰自世混學爲業故業萬而學一夫業之謂業彼謂之業學學之謂學此之謂學業業舉而學廢者有矣哉未有學舉而業廢焉者今吾郡忠信鄒古剛毅迥今邑不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共明孔曾之學乎則鑄人我乎鑄我人乎我與若相庾鑄者學乎願言交砥於止止修修以無負先聖之訓以不背李徐兩師之宗教盍唱于喁于者若有風焉而後結社屏山論學課義又若有旨焉然學不勝業矣於是談秇者日盛而妄以予爲災木司予亦妄彈之不諱凡所閱秇一千七百有奇乃亦妄收四百有奇已於庚子之役王惟信洵方翼明遇熙者得載賢書而後其藩始賞已於李師宗譙氏取正焉而汰其非絜令者半而後其論始定嗚呼價定者文乎哉其金玉者定之也有美鏐而水以之麗有蠹采而白虹之氣以之旦旦上燭矣璞琢小鍇誰其相之誰其買之不售哉今　太守嚴公壹以與學淅士爲已

任將俾我邑仮文學得比於齊魯盍其化文翁之屬哉予乃與丘若損王惟信庾次是編志予過焉夫學之不逮而末焉是獎將無貳吾業而墜乃緒則予之罪益滔矣然上有敦好則下必桴而懋學予與諸友其毋忘相鑄之礪若猶僻廢也請以玄礦爲佩萬曆三十有三年乙巳之夏武夷石居士謝兆申書於樵川五曲墢客邸

張將軍孟儒閒居雜詠序

夫詠永之也牢騷之思鬱而遏之無弗永也彌

雜焉物不相雜無以物物人不相雜無以人人言不相雜無以言言錯而出之而詩生焉情之之也之學士而韻之辭人而韻之才子而韻之武弁而韻之郊廟鬼神之朝堂讌享而韻之棲遲之鞅掌之風議之幽愁又之玄賞之旅之閨之遊之娛之怒之怨之嘆之病而韻之窮窘之斷鼬之砧杵鼓吹之羽客釋子而韻韻異其詩情异其韻奚獨居閒之不已已也閒無營居無事則莫如自永然而非爾謝生曰將軍而閒居

豈無營無事與乎哉余三復其詩至拊心酸鼻太息乎不能竟也亦不忍竟將軍之先以馬上世其家而翁故善詩爲元美氏所推轂孟孺亦然家徒四壁不怨其褊祿者而甚有廉搡不苟一介客至故不能具饌卽蔬飯飾客恬如也然其貧若病則療求于詩矣世有諦夫聚族而詆之曰夫夫躍馬不勇而氣顧耗于腐毫毫未腐而戎馬斃于郊矣惡用詩一日武弁不直一錢以廝役前驅僞之耳卽帶旁佩劍故不良于武矣惡用人謝生曰是惡用非也無用用者則亦無用之也安病夫詩而人哉敦詩者悅武詩且不病武何識焉孟孺之詠其諦之乎抑寄之乎微予孰督其情乎故不能竟亦不忍竟先是孟孺徙家專諸巷始巷居人不識其爲將軍也已長者車月賁而後巷居人識其爲將軍也予遊吳客劉則孟孺久焉晤不休矣予覩孟孺瘁不勝衣貌不勝磬折抑抑乎不勝自下人或許置杯酒而孟孺益吶不敢出至其竭義篤友若躬

負病而顧不理于口則孟孺之爲人窮矣哉又何但扼腕於詩窮也

古筌序

劉子斬古春秋內外傳若腐令書若孟堅書若魏晉以還唐宋代有其人人有其選名之曰古筌筌則古人語言是也予維勢之挾筴者傳古而繹經經不能不病矣古愈病柄經而鑿古古不得不裂矣經彌裂故爲經詁詁所不臣爲古屬又屬所不隸其不得古猶之乎不得魚耳筌

者在魚魚得筌忘古固善喻哉而予復喻之可
乎夫漁弗一事事弗一器爲釣則餌之靜之爲
罶則魭之舉之爲𦊓則䍇之佪之爲罛則施之
濊濊得之發發于是焉罾則綸之罺則橑之罾
則曲之罹則編之槮則積之于是焉罨之于罧
也算之於鰕也籗之于蟹也銛之于黿鼉也無
寧獨茲筌爾也夫筌亦謂之笓笓之斯取魚矣
棄笓而幾幾乎獲魚魚去之不入其篝執笓而
幾幾乎漁山宿沙必曰筌可救吾雖善漁固不

可徑一也古亦然焉善古忘古古未始無筌也
古惟我善古惟我忘筌未始有古也然則誰筌
之爲古乎又誰爲古筌之乎以往尊之我隸于
古以來尊之古且隸于我矣倘貪于古迹彌以
失神貪于魚喙彌以失筌則不知取之爲失故
也靡所不取惡在靡所不失哉吕尚曰魚求于
餌乃牽其緡人食於祿乃服于君君乎緡乎貪
之所以爲得得之所以後貪不貪則得之欲不
奢不奢則筌之取不急不急則得亦忘不得亦

忘忘筌于魚無必竭漁忘魚于筌無必竹編左
太冲所謂䨇則比目片則王餘是亦得魚之喻
矣予固貪古者何以謂善謂忘廷劉子與乎哉
劉子則已古筌乎爾夫知其筌古乃可忘忘乃
不失劉子其勉旃乎不失者邪則亦寧病與裂
之與有

送戚不磷遊大梁序

粤孟氏以囂囂尊遊道而馮軾之士縱黿兇以
横歷則身有夫不失義不離道也哉其後孟堅

叙緃三遊乃命爲德賊則言有所激不可謂之
篤論君子矣計俠烈之氣競偹吳刀不足比於
敵國獨然諾以委命則大類賢豪長者耳因條
侯所欲急得劇孟也劇孟一洛陽俠至乃繫天
下反側之舉遊可痛賊之哉第節俠殺其骨而
氣俠出氣俠殺其敢而財俠出財俠殺其散而
盜俠出或實或名或沉或顯而遊益微於是四
豪之任替於縉紳逸於處士處士不暇其技才
掾其勝以遊大人先生一遘尊寵不壓而走其

爲名高者匿於俠其爲雄斷者亦竄於俠動遊訕辱至不直一錢而天下言遊者始戒首山人矣山人不之山而之市爭市之朝爭朝之俠爭俠爭俠則俠譁不齒爭朝則朝譁不齒爭市則市又譁不齒卽公子無忌在能樂與遊不辭此屬哉夫公卿引重山人允若貴士山人引重公卿豈亦貴貴者耶然意寄江湖者自貽桎梏而跡遊朝市者實痼煙霞則似絜似汙有比肩於是乎爾若寫府之士豈其然乎傲盧遨於雲中

儒者雖訶爲悄罔使盧遨洵挾足廣安得如若士無聞無聊不可以久駐也一以爲神遊一以爲好遊彼直寓焉而語其遠耳予覯不磷狀貌樸如志意恬如殆盧遨若士之友歟不磷吳人也業不能與吳兒鬭譽亦不能作吳人蜚語閒遊戲乎烏書之流若管丘若閔若范胥共緤不竟張皇其名以故元美氏深相引重根雖脫也元美逝而鑒不磷者寡不磷故簡澹窮偶居恒悒悒思與期九垓之外卽不然思一遊信陵若

原缺第二十二葉

倏挺而其學迭勝或利或鈍若不得而物焉而砉髦自若也今年青蓮欲南遊太學發憤其雄業焉或謂青蓮才故當發藻太學或謂才矣豈必太學而後售或異之日若何爲而亦偶太學生也予日否世共隆太學也以羲才以捷於登賢書其共簡也以例以蔑才而藪愚焉是橫目而論者也賢者則否太學教化之宫　天子所以造士俾異日而謀王謨國將康乂天下爲也非第以制科自庸爲身易利祿也　天子而是

教士而非是學焉　天子豈顧樂有利祿之臣而使之哉如其不名儒而實儒不言儒而身儒則世隆匪隆是謂學豈於射策乎若掇之耳而不以技攫中也則青蓮之所志遊也日然則射策非學與日惡乎學惡乎非學學先聖之道在所自篤不必於太學也而太學之師則師乃教焉吾以利祿學則仁義爲利祿賈矣以先聖學則利祿亦行義導矣日今何必然亦何以予之潤言爲哉日古麗經爲業者視其性行而身比

焉而今不麗乎哉若斂而逵若柔克而温若恭
而愿若和靜而弘深而今豈不若人哉而德弗
以古成成材弗以古逵逵也無故今學漸之也
有非今學者乎則爲馮爲翼爲孝爲德惟 天
子使焉之謂之吉士非是者之謂之陂士不若
廣厲之所訓廸而苟於奸祿焉之謂之靡士予
視青蓮則温恭斂逵不以才上人亦不以行下
人者不殆古之吉人乎哉王先生廉謹公忠壹
以飭行爲學而率履乎是者有三子焉青蓮可

謂不愧是子矣曰飭行者其學與曰學之靡也
以行汚而學之振乃以行恪有其恪則殊乎今
學矣猶非古學也昔郭子横之遊太學通秘與
也體忠烈之節故光武嘉焉馬融之在太學節
賓客如雲而佻香乃曰 天子設太學豈但使
人遊談然則今之太學詎爲遊名爾哉青蓮抱
節行以往予無所爲遊談㬎矣節科名得之若
拾豈足重青蓮乎青蓮故有重於科名者矣予
將亦北遊太學感今學之非學也故舉古之學

與青蓮交厲焉庶日共承我 天子司成之教
耳

送劉冲倩歸山陰

已酉秋冲倩旣罷南畿試不悒悒乎弗售憤也
猶訂社中昆弟稱冶城之盟進曰而賓穢偕百
二十餘人而結百百人以歲會以世守以文萩
敍通道德焉將一社而洽四國雄千古矣始冲
倩與伯霖吳子惟士王子課義才五人耳俄而
響至者盈百豈聲召之哉冲倩所交率傾天下

賢天下賢率以樂附則神之接彼也人志得則
風志不得則爾交貧則隆呢比貴則遠彼故盍
非孚也詐慶乎得朋朋者射鬨而來者赴矣矣
羣人彥而比莪以正爲質乎世則媢若羣人彥
而講德予見其不主不旅不伯不亞也而詐笑
之矣冲倩故師周先生海門李先生楷山爲聖
學距今十五年而學不收經生義日以命世世
弗收使冲倩竭收天下賢而爲谷往宜冲倩之
穆如也今且歸矣景升潘子玄龍黃子九逵劉

予惟士王子並予送之燕子磯而賦詩焉酌江水爲别數子回天下賢而皆有脊䞘冲倩之固天下大哉固物莫如地固水莫如海固文莫如天下賢故賢身則無賚賢友則善弘水之受水也無蹟豈賢受賢而問乎哉散異地聚無異神善集則散無異聚然則冲倩於予與諸子其聚乎無異神者邪歸見周先生當亦日學有緝熙于光明是其不忘宗歸也夫

男謝元英子輯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六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七目錄

記

目錄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七

閩　綏安謝兆申耳伯著

同邑後學熊　楚祖郢較

記

黃山遊記

由巖鎮適黟山記之一

謝兆申曰黃山故黟山也以黃海著則昉自吾友吳升氏予讀黃海六稔矣目遊亦不敢信目

景升曰曷不至海觀乎予至景升館則景升玄龍于凡並以歲除不予偕溧陽宋獻孺先予至慈光禮普師則遘三日大霧還予獨征焉是日羅遠遊歸呈坎僉予發十五里逕潜口又十里逕楊干寺則遠遊要予入命予記大悲閣寺故負黃龍山趾其帶溁水則自六十里源黃龍與曹公溪分注又五里逕容溪則阮溪曹溪合焉而注閭闔溪其峰曰容成高九百仞其下有紫烟之源源有容成之址以容成子常息游焉故

溪曰容溪又數里逕長潭夾岸多竹帶潭二里許又數里逕石壁折而逕洽舍其民皆衣水擁壁而居又數里陟嶺則望見天都峰是日宿山口次日踰石礁嶺以東橫川而館者曰徐中又二十里逕楊村又五里逕水晶蓬曉公將闢此息雲水遂逕薌石其石依林薄又十里逕芳溪其舍數百其林木猗鬱如有文焉是曰芳村出村則蓮花諸峰突立又數里絶浮溪而北則圖所謂浮丘谿也谿東南注逕石壁與曹溪合

流其源則出浮丘峰雲門之水注焉峰頂蓋有浮丘翁仙壇云又數里逕湯口口以南水皆注浮溪逕芳村與容溪合而入豐樂之水口以北則注湯溪逕烏泥嶺出太平縣由長潭而湯口則山率環谷水率環帶入谷谷窮復入一谷其周峙如郭或如闕其湍激如飛矢或如旋輪由湯口至湯院則水簾洞峙其右天都青鸞紫石峙其左望湯泉則烝氣沸沸予度淵浴焉其上甃石如洞其氣香其瑩徹於鑑其湯從地沸然

毖若珠其側鎼涼泉出焉和湯而温浴之可已宿痾已復踰澗至蓮花菴則桃花澗遶其下蓮花天都鍊丹屏列其前如在霄表入菴見香几巃㠑鐘鼓二架皆輪囷岐旋取諸木株瑩若截肪而几尤詭異予乃度澗絶白龍潭而北陟慈光寺三折阪而入

至慈光寺記之二

予至寺禮普門師則雲棐者鍊三焉師見予如故識予與師陟巘降岬周眎山脉則寺故踞天

都之隴而坐夾桃花蓮花二峰左則朱砂青鬱紫石右則疊障雲門並外翼焉砌睇如嶧雲翳則峰內見峰矣其麗脉而股爲內翼則左右如藩予問師殿將安構梁將安止門將安撫四面佛安像師曰兜沙經稱四面佛盡四維上下無不化身圓現法界不第毘盧遮那佛爾爾吾將令構四面殿嚴事之因導予至一室眎殿式式高不盈四尺面皆有極有宇有棟有榱其柱百二十有四其中殿高四面有丈其柱不至地

麗而構之不使離蓋而撫之不使吐方而匡之不使側互而比之不使撓眎其阿四阿不病阿焉眎其堂四堂不病堂焉眎其門四嚮嚮不病嚮焉蓋竭五朩之精矣其度若筵若雉而廣而高若矩而宣崇而尋發而咫莫不校如髮焉予歎曰是不爲中天臺乎師曰是四法界也予曰若然則四而四四界如一界一界如四界乎四界亦非一界一界亦非四界乎非四界亦非一界非一界亦非四界乎非非四界亦復非非一

界非非一界亦復非非四界乎亦復非非一界郎一一界乎亦復非非四界郎四四界乎亦復四四界郎一一界乎一一界即四四界乎亦復即四四界一界即一一界四界復非一一界四四四界一乎亦復一界非一界亦非四界四界非四界亦非一界乎亦復非四非一而界四界一乎亦復四界一一界四而非一四界亦非四一界乎亦復四界一此一一一界中皆一一四界乎亦復一界四此一一四中皆一一一界乎

亦復一界無一亦無一一界四界無四亦無四四界乎亦復四界見一一界見四見一界所見無量一一界見一一界即見無量四四界乎亦復見一界無四界亦無一界乎亦復見四界無一界亦無四界乎亦復無量一一界不見一一界亦不見一亦無不一不四乎亦復無量四四界不見四四界亦不見四亦無不四不一乎亦復不一界不四界見一一界亦不隱四四界見四四界亦不隱一一界乎師曰若無妄言吾將

建焉予曰曷建曰建之異堂異事亦建之異堂同事建之同事異習亦建之同事同習建之宗非教教非宗吾不兩非建之行不非解解不非行吾亦不非彼非亦不非彼不非於是眎予願約予曰是殆俱智俱悲願深乎海者邪師葢葂憩朱砂菴郎更曰法海或詆之曰菴幾何黃海海幾何若法幾何廼是稱邪師不顧絕粒飲水者九閱月僧七十餘衆並師忍餓不散已得上賜四面佛像像七層層四尊凡一十有八皆蓮花坐焉層各有準提七居葉中是爲四十有九界一葉郎一佛佛不啻萬計其重者廼度湯戶郡邑大夫若鄉士紳或凋若事綴　君命焉殿亦無相葢　上命慈光寺則迷　皇太后懿願云自師止法海始闢文殊院闢蓮花峰頂基闢普賢藥師二殿基闢洋湖蕪佃基闢諸嶺道闢十方禪海選祕剔勝歷冢陟岨率非意所至第自稚而壯收傭艱阻蔑不窮具亦蔑不徹具矣見若願約則黃海其摶埴縣槷與

由慈光寺至文殊院記之三

出寺南踰地藏東緣山肱趨北其庋洒其東紫石峰則若趨壑焉踰淵淵出掖後涤其東沃其汪虢虢而洌其磵磊而磓或礐礐而盤又踰西東揖朱沙峰睬其壁半上ナ下吐是曰朱沙巖巖有丹沙埅之若崩葢聞黃帝取是沙液丹云或云五百歲洞闢沙出遘者殆仙矣普師嘗獲沙不實曰是塵乎詎惑我邪其下洞若石若溪皆曰朱沙朱沙之溪是注湯泉溪已憇覩音巖

巖敵立如側蓋焉已復歷隥企則陟者如冠苕頂頻則下者如伏吾踵焉有峰崒如危如狀如鸞蹲又如異僧擁僧伽黎是接天都而天都復崇數百仞是爲采藥之源其趾天都而谷是曰香谷已遥老人峰峰立石如耋僂焉予陟其冢則天都支而東爲青鸞朱沙紫石支而中爲是峯峯蓋五伏五起垂寺脈焉剡爲臂肱圜若宮馬其縣厓多異松松率裂石詭出如側如臥如蓋如旄如爪如掌狀不可物已緣天都趾西趨

又北陟巘望有石焉如導師慈象介而立天都之北已授松降危級附壁蟻緣道絕度棧是曰斷凡之橋折而南走壁石摩其頂鞠而陞焉度坳奇松錯臂入虛鏬鏬裂兩石如隧如闕東脈天都僮僮聳聳如金剛幢建戶外焉壁斷復裂鍔如舟側度其附峰立石各有片片各如蓮凡歷鏬里許石皆中擘曳數武顧天都則狀旋易已壁絕石復上合榦出穴表乃折而陟臺是曰文殊之院蓋普師乘宿夢闢焉殆如幻師有幻

象矣院故負勝蓮之峰左擁石如象右擁石如獅奮吼擁羅松二如蓋而擁石如覆袈裟其上有趺跡其下無臨地其望曠其裊離頫脈五伏五起之脊如飛隼下擊其狀岌如其側崩如其側則桃華峯麗焉峰故居趺石之足桃花之原出焉汪之湯溪是曰桃花之湯並勝蓮峰而西則蓮華峰獻夢焉中斷而挺稍南有峰則如菡出如鐘立焉其東拱天都則峋如嶫如如旒倒垂焉望其陽則削起不可躋望其冢則有石屋

如望其陰則阤如普師嘗登冢見兩石如壁上有砥石覆之其東西則洞如云已復循壁鏬下緣趺石趾之南橫度三觀嶺嶺首遥菡鐘之石則如京石鐘從空墜焉又遥蓮花趾趨西登降天梯雲梯之隥乃憩汪氏景和淨室室左望蓮華峰又在雲中矣又其西有洞如門普師將建門入大悲頂云予躋險捫其壁入其門有鏬可以升冢是夜大雨雪且日見雲霧彌空瀰瀰如海遂蹈雪度三嶺嶺皆冰雪不可跻至天都趾

而南則無雪至觀音巖則雨霰雜焉入寺是爲
甲寅除夕是夕景和亦自叢睦至

由羅漢級歷白龍潭記之四

是歲乙卯正月三日大雨雪五日數日乃霽是
月家嚴七十有四予爲禮佛祝曼壽祓度次日
普師導予篩地藏殿俯出君子亭折而南又折
而北入澗則天都青鸞朱砂之水注焉從澗中
硌石北望天都𡵓立霄表矣其石纍纍夾豎嵌
倚𣏌展衡翔並轃澗內澗口有石突如瀧澒中

挺一松水界左右涯而下合其圜若鏡普師曰
吾將跨澗口建飛彴十丈橫有半跗彴爲殿飾
導引佛令阿羅漢可絕級而升矣其界左右龍
石疊而泞激而飛射若二龍赴壑焉其左霤有
穴深二尺許注之若井中有白石二僧探得之
其指入鑑朗於水晶寘之水與水一色微見其
覘𥩟諸掌墮而碎焉不待其質其中不則爲羅
漢級級凡五百景升氏集名彥爲檀人鑿一級
級澗五尺鑿纔二尺深有尺高有咫其三百級

而下鑿未竣從下眂級若梯掛焉從上眂水若
帶圜焉其南則紫石橫出其趾亘如閾焉而湯
泉出其麓其級絕於澗有數巨石可絕而度而
涳浸其右可鑒眉髮普師曰吾將見一册之梁
爲羅漢筏矣其趾復夷下洒上可亭其流南注
湯溪其橫澗有橋橋外有巨石如符普師將架
石爲杠砥焉而山門當其孔道是曰霞旦勝峰
之山已浴於湯泉浴已將涉湯溪遠光曰不可
入湯泉則巖寒可浴出湯溪則盛夏不敢涉矣

乃歷亂石至白龍潭潭上屹巨石有二其水注
之石則如龍屬其深則丈許其魚泳沙石間則
歷歷如乘空焉慈光有僧嘗遊此見魚欲舉鉢
呪之鉢出而白龍遽見僧始愕反走蓋候雨則
潭有雲縷起候霽亦有雲縷云遊者不敢灼爆
灼則雲湧雨至其崖有蓮花菴則故宋刹址刹
僧每夜覺有盜香積飯者覗之見白狗焉逐之
則走入潭三日而大雨山崩其刹亦脩今亦時
有孽焉澗故多采石白者如礝赤者如丹黃者

如蒸粟碧者如水碧黝者如玄磩予與遠光用
和緣澗拾數石焉已至虎頭巖其石坐道左虎
鼻額具焉穿其口可爲廣室已入澗得鍊丹井
如臼深可丈許澗溢則井沒涸則井崇於澗予
持石英歸偶劚而爇之則淅淅然聲爓爓然光
起如液金焉俄見五色罝諸水則明如礬白如
雪命曰火浣之石

由蓮華峰至大悲頂記之五

十有一日普師挾予若景和用和本空錄朱砂

澗歷老人峰背趨三觀嶺予問師是登嶺越三
命觀邪曰否東望文殊院則觀文殊是曰智觀
西北望大悲頂觀觀世音是曰悲觀又西望普
賢殿觀普賢是曰願觀已歷中嶺陟蓮華峰則
徑如荷莖道有石如象踰象而北陟嶺數級有
石如門側身而入東緣壁徑僅錯趾穴洞過首
俯其頂一石如削一石倚焉其罅漏光復登降
數折皆於石腹得竇倏隱倏明徑皆積雪石亦
縣冰蒞日不及暴矣至勝水之池池亦不冰又

陟數十級乃造丈室室居峰半因厓蓋其後則
圓其屋予問師此登其中觀邪師曰否非智非
悲非願亦非中矣安得命之以名已緣厓陟險
度逅則下而復升升梯三級則險益峻行者或
以手附石已復梯梯之下阬裂數百仞見者多
慄不敢升已升十許級絕而石椎其胸緣石
而起則中裂數尺越數尺至冢冢中凹圓徑數
尺如蓮華心環石悉如瓣睎天都若俯而揖焉
諸峰簇如列戟持盾肅而伏其下其北有厓卑

距峰百仞田田如荷中有積水不溢不涸普師
嘗陟焉曰可西嚮而室初並陟者本空景和用
和景和至象石而返用和至冢不慄降梯慄普
師曰並予陟此不慴見居士與朱白民耳葛水
鑑繄布登降猶蔽其目不使睎梯下險險哉孰
升降異邪時有飛雪從空而舞邈景和淨室宿
焉質明雪彌峰谷而日出白光有耀乃還洞門
而西又徑石壁如障其側有石蟜如龍首西睎
則如螺迺徑小一綫天天不容數尺光道不並

兩人趾水溼溼兩壁注焉晴亦如雨是日雪浚脛以上繞西出洞門北迺陟大悲頂則中前後海眞焉是曰山心東可出蓮花溝丞相源諸所西可出翠微諸峰西北可出藥師殿洋湖諸地北可出石筍矼仙都望仙諸峰東南可出天都朱砂諸峰而洞門當其南頂有石如龜普師將闢其腹建殿焉奉　東宮所　賜大悲像云景和嘗哀母欲鑄般若鐘置大悲頂會普師至曰獨鑄不可當與衆鑄鑄重則萬觔次亦五千四

十八觔景和則鑄其次他日普師過淨室有僧道其夢大悲頂當鑄巨鐘具如普師語其神異若此既憩頂雲忽起天海一色異光晃耀如佛座焰目不能正䀹已見頂之左有石峰右與鍊丹峰並峙東南則蓮華峰又東則天都峰屹焉並頂而西道平天矼出鍊丹峰北逕西則飛來翠微諸峰林立如筍踰脊至峰半普師將建普賢殿焉前踞鍊丹臺臺如六牙象是曰獅象之臺已趨臺西眺則佛手諸奇峰如劍如盾如干

如戚如焰如雲如伏百萬金甲攢然欲鳴枚然欲止鬖鬖過之則明滅隱自若見若失矣已趨東徑指月菴菴側有清泚又逕天海菴故趾菴故五十三人所構普師嘗止焉更止朱砂菴是爲今寺又東趨里許逕故道是爲洞門之西歷峰以北雪尺有咫踰蓮華以東雪則釋其松產產石奇狀不可億計皆鬱然萋綠不沾片雪至初觀嶺望趺石有僧坐其上如在雲杪普師遂陟文殊院已並予從寺左繞山翼而還兆中日

予遊黃海十僅一耳然文殊蓮花徑故窮絕普師願海行役澗絕㠯亦三昧海門見此微塵剎邪遊者見山不見師㠯師見微塵剎不見無量海門邪文殊指普師南殆不然矣

雲龍菴重建禪堂記

雲龍山距金華縣東六十里而遙其民故工賈服穡於氣嗇施不知有佛可事自寶月浩公建化始郎是山菴而居焉萬曆戊戌構廠廳壬寅構廠殿庚戌構廠門甲寅浦汀余氏聚族而檀

始徹禪堂更構焉且翼以廂而廠徒如果贊焉工既果至不師謁予記予迺謂之曰自僧居院院鮮禪矣禪而僧者千一禪而堂者亦千一焉叅學則之講不之禪行脚則之苦行之莊嚴福報不之禪矣然則禪豈絶影朕哉無禪則堂可不建堂禪則誰可建禪乎即令禪禪直指且曲矣衆衆稱禪且非師矣將焉建是刹將焉徹是刹將焉居是刹將焉徹塵無不在是刹將焉大地無不具是刹無不化是刹乎即盡雲龍攝

土等大千佛土此堂不廣不窄即盡浦口若十方大檀施等恒沙此堂亦不益不減而詎以堂任禪禪任堂乎任禪非堂任堂亦非禪矣將有任任禪子乎無任任禪子乎果曰尊宿織履不以堂有禪俱胝一指不以菴無禪木陳住三十年無一而假功成新建住而不啇小師亦不以任無禪則有禪人任堂可無禪人任堂可不任堂人任禪可不任禪人任堂可而吾師曷繫乎繫曰重建志堂志曷繫曰禪堂別非講非行亦存乎直指無師云爾予曰知無師既禪則可與西壁胡相見矣是記

楊千寺大悲閣記

越臘子發巖鎮潘景升所道二十里而遥逕楊千寺則羅遠遊要予憩焉予問寺何始曰始咸通閣何始曰始佛閣閣圮千佛無跡矣問何構而閣曰徽是濱公挾悅公如都如閩如浙如西江歷戊申以迄茲八載孰爾檀若𨍏若予族累金二千建是乎孰爾衣鉢捐訖厚有終乎孰爾

十方與若堂皷鐘與若二樓乎湯院鬻産爲嘗醞需是濱是恍不善舍乎請子亦施言代景升諾焉不可乎予曰可濱公不手千手乎不眼千眼乎非濱公諦言音聲則檀物焉攝非濱公大悲獨具則諸生焉愍願焉起非是起是愍是攝則大悲焉是像焉是閣乎濱公曰某曷手手大悲手曷眼眼大悲眼邪予曰不然豈第師是無量億衆生是手具即大悲手具是眼具即大悲眼具矣眼不自眼則此眼無量億眼亦此眼手

不自手則此手無量億手無量億手亦此手悲不自悲則此悲無量億悲無量億悲亦此悲矣非是師豈能得檀手如師手檀眼如師眼檀心後如師心乎非是孰爾諸佛慈力同孰爾六道慈仰同乎非是孰爾般若行深照蘊無凡聖法亦無聲聞緣覺法亦無菩薩法亦無度一切苦乎非是孰爾圓應三十二相得無畏十四施乎非是孰爾眞孰爾清淨廣大智慧孰爾悲慈孰觀是衆生爲作依怙乎非是孰爾爲穢土衆生

導爲淨土衆生導乎非是孰爾過去號正法明如來後夜成等正覺號徧出一切光明功德山王如來乎非是孰爾不辭生大悲斷衆生苦住安樂得寶藏佛宇觀世音乎非是孰爾令無量百千萬億衆生一稱名字即解脫苦惱且離若欲若瞋若癡乎非是孰爾頂髻華冠中放大光明照耀十方剎土及三千大千世界皆作金色乎非是孰爾闊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呪一發願即時千手眼具足乎非是師亦焉爾巖閣如

閣巖像如像以及十方皷鐘一如師指乎蓋師手出生此大悲手師眼出生此大悲眼則構者得釋願焉檀者得悲行焉聞是法者得果證地證且得發菩提心焉是惟師舍手巾財則千人舍手財矣師舍眼中寶則千人舍眼寶矣非舍何閣而建非閣何地而興夫何願何酬乎遠遊曰舍旃舍旃師亦其然願紀之予俾諭齋捐濱公曰匪大悲誓將不成正覺矣遒記

重築楊家壩碑記代

我姑孰自　太祖闢天蓋其首善云而姑孰之溪則受丹陽湖東南之委與龍山橫望煉堆諸港水會其上則過青山之陰又過麗浦之潭下則逕浮丘之下西折而橫入于江則采石峙焉談者謂水射城南而瀉且距城不數十武衝波相薄俱潰即形家言亦以水從丙丁方來不利於是德靖間有郡守林公者相勢於河壖因築壩楊氏宅傍基廣長數十丈是爲楊家壩矣已祝公仍其築事而建之亭焉樹木其上望之則

鬱然一巨觀也葢是壩築而西注之水少障而東入巽紫於城南之濱異乎昔之奔駛者矣嘗是時閭里坻積科甲鵲起故老葢猶侈功於形勝云七十年以來葺者不繼而南奔寖嚙頹者且礴礴矣而薦紳物力亦若少絀焉萬曆丙子省菴王公令我邑逮己亥復守我郡則念壩日傾也與僚佐議所以治狀如浙中伐巨石築海塘法則購浙工謀之引緶而下約五丈工故憐其湍也漫計費可七千金有奇而王公亦以絀

憚姑輟之矣會王公　覲而司理李公視當塗篆則屬之壩工至殷李公則慨然任曰公命亦予志也則集父老子弟咨諏其事是時水已落而湍自若緶之亦不下四丈公則又麼額謂是而沉土累石也不將委金錢於壑乎迴視壩北則有淺洲廣可半畝公卽悟舊壩當南面而嚙者與水爭道耳遂議棄故嚙而築於洲則基實而力亦省況河面故廣迴以洲浮於東則河隘水益激而西日洗則壩益隋其下水益深法當

從東洲開一支河取彼土以益此壩則河逶壖東而西矣是水不旋而激者不爲滸乎僉曰可哉然慮費莫支也則有議勸募者公曰柰何乎以便民故而又醵民金耶於是則稽帑藉所載艸場稅金可六百餘兩卽以見貯者急應木石需而其不甍輸者諭民卽輸無後於是則議征夫於里里各三名箕畚而派分日以直而畚鍤於是乎鱗集矣公則勒以伍法令掘東洲填北洲焉甃以石而錯以樁使駐之徐欽麼謊數萬

罌布囊數千實之土而下之深湍中更以船數隻載石沉樁底交戟壩頭以支水東去而水遂紓折壩下深不二丈計矣已復建亭廟而匝以栁竹焉是役也計稅金外益支帑者可百金征里夫工可四萬有奇官募工可一萬官不耆費里無科歛而民爭效其力自庚子十二月朔六日訖辛丑望前才可百日而工郎告成長廣若干丈方是時王公適還郡且驩然交相勞矣已而又計之曰費郎省成郎速異日不虞脩葺乎

於是查沒盜田若干畝請院道使歸院歲徵其子粒爲脩壩地萶倡議則昔守王公核成則今守鄧公尨鳩襄美則邑侯王公而殫瘁以底厥績則李公身任之矣不佞從浙西入　賀取道枌榆閒步其上則喟然曰諸大夫之嘉惠我土萶其利哉抑西流而東走則氣以水鍾利一矣捍奔衝而障横流以砥我邦邑則百世以鞏利二矣壩成而河亦成則役不再煩利三矣擇勞而佚使則終事歛利四矣費寡而功鉅則人文

之所茂發生聚之所阜蕃以屢振古以溥來茲豈不於是壩焉受之陰毓哉利五矣貽五利而不以造福見跡俾嚮五利者而亦不以受賜見澤則猶乎古之德讓循吏哉不佞故紀其事以診後之郡邑大夫其以似續嘉賴我土乎王公名繼明永嘉人萬曆甲戌進士鄧公名思啓閩縣人巳丑進士李公名春燦建寧縣人戊戌進士王公名思任山陰人乙未進士前郡守並進士林公名鉞晉江人則以嘉靖七年任祝公名昀饒桂楊縣人則以嘉靖十四年任因附記焉庶不忘所始是爲記

爲贛縣江東廟造關帝殿記

距贛縣東數百武有是廟何祀秦石氏神也有是帝像何舊遺諸將故坐諸廡下也今廟有別殿何則吾林師造之也殿宜創不創而葺屋於東以寔爲殿者何則支屋且懼朽而顛以及像也舊像武而韜今易以冕袞履以舄何則尊今上制也帝舊侯今帝舊謚壯繆今謚協天大

帝又謚三界降魔大帝神威遠振天尊何今上欽若天命崇之也天必有帝三界必有魔魔在欲界毒生民甚焉匪關帝神威其孰振孰降哉或曰帝之莫莫孰昭之覺林師曰否上帝降衷眎我　皇帝帝有尊命豈曰無朕曰若是則帝廟不在神廡不振豈繫是廟迺克有耀乎曰否吾見若廡非可廡見若武非可武故設之殿若鑪几章之冕若服尊我帝封爾必若云者則今封豈㳄帝亦豈易昔侯昔謚耶曰關帝果帝

則封之帝不益仍侯亦不損矣曰否帝廟徧郡
邑民所奉也不章之封謚則民罔知帝帝亦罔
與知皇皇帝命故帝之命民命之神焉爾矣今
不崇以殿民不仍廡將而脉帝乎哉曰廟祀桼
石神以代有贛功爾祀帝不將不類乎尊帝于
天不置石王于地乎曰否功贛贛祀功上帝則
徧　明郡皆祀之矣豈獨贛豈獨石王不得顓
贛地令顓祀石王仍像而別祀帝焉豈曰不類
曰郡各祀其地祇則石王固其神爾越神祀帝

無乃桼與曰否帝神有赫見於今　上天下祀
帝在昔迄今毀之不敢仍之豈桼曰帝之有祀
或以忠漢帝之見聖豈亦忠靈耿不滅與曰否
忠漢則宜漢祀如其漢則張將軍亦徧有祀矣
豈帝獨徧若忠而不滅則古忠非第關帝豈一
關帝乃見神今　上若陟降左右邪曰非忠不
滅則非忠如帝義如帝可與曰不可不滅不以
忠不以非忠非忠者非滅亦非不滅忠者非真
不滅亦非滅滅苟不滅而以忠漢則忠而神滅

者亦有矣豈帝乃不滅邪曰帝不以忠不滅則
不滅何居曰聞帝嘗見神問我頭安在矣聞師
曰汝既無頭聲將安出遂豁爾有悟而頭在其
首則帝豈徇忠乃不滅邪龍沙豫祀帝兆護先
奉曰降魔　上豈近誕幻民耳曰邪贛民事魔
民魔誰伏魔惑既張熙帝龍降藉帝緒義格斯
疆予友恭凜帝忠靈愧斯人於懐貳則吾爲殿
役惟帝是依焉爾於是或退而謂湛公曰微林
有命予不知帝之福贛而至斯矣湛公曰廟令

昔將帝不知今已帝予不知帝聖知有今　帝
命矣乃與林師脉殿成命予記焉林師者吾甫
口人名元白與湛公善湛公攝殿廟將讐魔屬
令石神附帝亘乃護不替云林師建殿若續祀
別有覩故不具具帝所以必祀俾贛人毋忒毋
惑焉萬曆四十六年戊午三月日建寧謝兆申
稽首敬書

拜梅集記

是歲甲寅正月錢伯衡王于凡並飽元則過予

禪寓廓談焉已並予遊吉祥寺覩梅梅故錯幹
成身狀如交舞枝旣迎空復樛及地如偃蓋焉
予與伯衡于凡直歎其異耳而元則已鞠躬再
拜矣予復異之曰元則嗜奇至此邪于凡曰彼
非奇若梅特拜若母生卒有異耳予始問故元
則曰先母氏生也外王父以學傳仕楚而外王
母娠焉是時四子業林育矣外王父曰若產女
郎不舉遂母氏將生外王父若外王母皆夢空
中飛白梅一枝從風墮其帳若懷中及母氏生

欲棄之各道厥夢始舉母氏小字曰夢梅命名
曰郢秀志產郢也比從先父三十許年操井臼
羃酒食壹以無攸遂佐焉劬不聞其夢事已五
十有四母氏病則恍惚若聑脈脈不語者移時
則見白衣大士授之偈曰雪裏梅花雪裏開東
風吹下一枝來雪梅不比尋常見陣陣清香上
玉臺葢誦十九過而母氏始甦始語予曰我不
病我得偈於大士矣於是予爇香向空再拜願
母氏遐壽閱三月先母卒度所授十九則九十日

耳是時先父歸予泣告夢偈事父始語及外王
父母夢曰此殆空中幻一梅耳踰年予與友氏
山行見梅如雪不覺泣下拜友氏大驚曰子殆
顚耶而梅是泣予曰噫予泣何及耶能追予母
氏逝耶於是友氏異予拜梅命曰鮑顚而徵詩
四方以不死予母氏予則安能不拜予曰噫豈
繄子有母哉而目瞿心瞿梅梅不豈也子將安
巳元則曰安巳哉將請諸厥僧締一菴以事大
士護厥梅使予母氏致白衣像則著依是梅則

似予母焉母氏不冕歸大士乎予曰善夫元則
之寄孝思也遂爲之歌歌曰圃有嘉卉兮梅榮
乎其思兮永寞母之靈兮夢生夢生兮空飛夢
死兮雪詩東風恖兮玉臺思元則遂起拜曰先
母氏不死矣異日菴成當勒此以諗予母氏

男謝元英子輯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七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八目錄

目錄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八

閩　綏安謝兆申耳伯著
莆中後學王家政元正較

記

黃山十方道場普門惟安禪師發跡牧羊
碑記

黃山舊無十方道場建之自普門安師始其有
欽賜　龍藏及七層寶蓮　四面佛像大悲
像也亦自普門安師始然安師之有大行願也
則自困苦流離始其脩嘗楚撻也則自童齒牧
羊於盩厔趙氏始安師幼失其母逮萬曆八
年師已七八歲矣五月間忽憶母不見而慟遂
蕩然西徃月下直傭劉邦寧者拾師置車上載
歸盩厔焦家里送兵村中趙天爵家遂爲趙氏
牧羊竪命曰收兒然趙氏以路拾之故但使之
牧羊不復省視其衣履及餒凍狀故蹲坐之際
兩手撐足竟不知爲誰手誰足及喚使行走之

際則頸縮腰𦚾腿懸有如雪中鷺鶿焉間拾婦女破屨著腳度氷則似新屨之適焉夜宿麥艸洞中得其微暖則似勝於絨氊厚被焉有喚不應則被赤身痛撻至破肉出血似與淚相關焉每日牧羊二次偶有羊犯他田主苗稼他田主見之卽無不痛撻如官鞫罪人狀焉蓋至十七年巳丑而萬楚備嘗矣是時師歲漸長事漸省殊不以爲苦也而往往發心速出家後念趙氏十年畜牧之德乃詣趙氏謝趙見之嘆曰汝故

異人也而督其子但能爲吏耳不及一牧羊豎嗚呼牧羊豎不知幾億萬矣能受撻與餒凍不知幾億萬豎矣如安師以此立行願者幾人哉杯渡帶索襤褸不蔽其身蜆子夜宿白馬紙錢中而澡先則夏月衣褚冬扣氷而浴彼固幻示其跡耳玄沙食纔接氣龍湖飯木實飲谷而住彼亦爲法而忍耳而安師以牧羊豎卽具此忍力不幾爲牧豎示苦乎哉予故表而識之一以勸牧羊主人當行撫恤毋賤使人豎一以勸牧羊童子當忍餒凍毋負主人牧羊之命是卽安師悲願所爲度衆生意也安師姓奚氏鄖縣人豎之石者盩厔縣知縣某而記之者會稽某也是爲陝西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安師嘗至京師受　欽賜藏象而去予嘗識其人爲方外法友是以志其發跡之所於此

麻姑山觀瀑堂記

水之激於峽而噴也爲飛瀑是谿谷之奇波遊觀之所炫矚者也麻姑山之奇峙也以盤亘數

百里其奇流也則以雙瀑覩焉者或以耳或以目或以韻賞或以神寓又或過而不睨睇而不樂也而瀑未有敃然世於是往川於是閱人於是觀矣始予從太守朱公司理吳公遊是山也過秦公夔故亭憇焉秦公予邑人成化間守是郡恒以省農爲政予讀其記知瀑之得秦公秦公之覩奢也望其湍則奔如飛龍之壁淵聽其響則積如怒風之赴壑也予蓋目不及眴耳不及注矣朱公則嘆曰雄哉是瀑惜射亭腰耳焉

得仰承其飛沫哉與公則笑曰亭其美哉其遜
際瀑狀而未近洽夫瀑情者乎予曰唯然水有
異觀之地必且有異乃屬部民某度山腰得址
焉庳故亭可六丈許闢上而東有故甓道焉疑
宋以來雙練亭其地也於是屋焉前爲堂朝瀑
榜亦曰觀瀑後爲軒則榜曰一覽滄桑蓋爲楹
者六爲旅房者二堂外爲臺者丈許爲費凡幾
十金則二公倡而予歛焉已落成予復從二公
後遊焉踞軒東眺則墟邑疇隴若聚米然黎肝

二水若衣帶然遠則閩嶠島若若屏近則從姑
二石若蚌而東芙蓉諸山則纍纍若坐廡下然
蓋憮然若海而田者矣踞堂而觀則兩山夾瀑
如關瀑口有巨石峙焉而流界爲二其右則緣
壁而瀉其左則衝石而飛是曰雌雄之水其壁
乃如鐵其皓乃如雪湧其鳴乃如神鉦之擊其
下則石盤焉如坳如級復如瀧瀬其沫灑灑則
下而復上如霙舞焉齒齒不間分流而後合注
也二公始撫膺而曰異哉今而知觀之非昔矣

豈其奇變哉地當乎水水爲之爭飛人當乎地
地爲之易勝矣已予以政暇輙數造堂覩焉度
澗而西一石平可坐一石稍高曰半覘之臺臺
以西水出石陰注爲池池坐數石是曰流觴之
池繇池而上有臺三襲面瀑十尋而近而瀑益
眩目是曰湧雪亭之址曾子固詩所謂飛雪一
支天上來寒影沉沉瀉龍穴者也前有石横踞
澗中而倍臺三尋石上有凹受水植蓮是曰石
蓮池池畔趺坐數人則瀑皆射面予疑視之則

忽若微雨旋風忽若驚濤涌浪又忽若雙練之
曳曾霄矣日暴之則晃晃其若霞縕縕其若霧
矣其南有層崖則石積如纍縣危如隳帅术騎
而峪岈錯焉其翠若滋水而滴其崖下有石則
跨水欹立而濺流伏焉予命之曰梳流之石瀑
之下有石池焉或曰是鄧紫陽所投金龍處也
或曰投龍在水簾巖下近瀑而左有石孤峙予
則命曰漱石予嘗坐漱石而面南崖則水石若
競勝矣側而仰視則其壯也若崩其疾也若飈

風迅電子然後歎觀逝之微也其原也乎哉瀏
瀑而上數坎爲星潭其石如星爲月潭其石如
月爲稚潭其石如臼其他奇石或竪或倚或蹲
或臥或鍔或齒或窪或竅盤折不可勝狀至水
簾巖下則龍湫在焉而礲斗石若塞其口矣月
潭之下星潭之上有石墩焉予搆之亭曰枕流
或以爲三峽橋址或以爲宋枕流亭之址蓋其
水導自南源北源合而遷仙壇至峽口而石斂
焉其下爲壑是以激爲水簾又鉤鍚十數坎奇

石間不勝其闘是以激爲飛瀑其澗身皆石其
飛白瀉碧則皆石爲之戰盪是水經而石緯者
也清如是水貞如是石兩盪而奇鳴焉吾知所
以觀瀑矣人於世之盪也不翅海田互變其如
石如水不奇乎哉是役也予故樂觀之有地也
以語二公二公亦曰善以耳目而游乎神韻庶
可言觀矣朱公名與翅海寧人吳公名釀相晋
江人所與捐貲經始而今以擢去者則郡丞烏
程閔公達慶也惜不與觀厥成有客叙安謝兆
申與予快觀焉其言瀑也春怒則洊夏怒則瀉
秋則潺而冬則瀧其於觀也後耳無如目後目
無如韻後韻無如神予亦曰善記之以待觀觀
者

七枝菴十方常住記

德勝門之西有是菴也自無窮法師始其搆爲
佛殿爲前堂後室也自李御史始其剏市之民
間仍故椽而居法師也則自湯祭酒始祭酒不
爲常住市爲法師客京師無寓寓之耳御史不

爲常住搆爲其面西山而挹蓮花海於榛也可
以散官囂懟世冗而締之則皆寓法師之寓外
爾夫寓外則十方釋子持之耳而寓者歸之爲
我建我有則無繩而縛固焉無任而任膠焉豈
若御史祭酒爲法師設焉而不建有司哉法師
曰吾幻跡於是吾且不有吾也而有菴乎菴且
不有民若僧也而有予乎吾與菴直而稱七枝
常住則予與十方迦寓於斯而稱十方常住矣
而提之物非一人所能舍亦非一人所能取取

之而任我取舍之而任我舍則疑惑其任矣吾
何居焉其寓諸十方之爲無窮乎其寓諸無窮
之爲無窮乎吾殆不知不任之爲任矣任之郎
不任矣其有不任十方者爲七枝任乎彼不任
則代任代任則恒不任矣吾其與之寓寓外乎
嗚呼是所謂常任常任也矣今蜀僧跡在天下
莫不欲攘臂登壇而行願勝者至飯僧千億萬
稱善知識焉然而徧容大師之剎有千佛恐菴
之剎有慈慧則罷諸不億而一人耳法師之有

是七枝而復寓諸十方則亦億一耳然則法師
不自任十方其亦不任乎不任之爲任任不任
之爲常任是無窮之所以不任無窮也予故記
諸常住如此蓋法住法位則十方師僧亦任十
方之位而已無窮亦何建御史亦何締祭酒亦
何寓乎吾爲無窮言之亦謬矣謬矣法師名某
某縣人得法於壑浪恩師恩師登座者四十年
有奇爲南部釋學宗師蛻乃構飯僧之舍於望
亭至跣而給水爲十方僧衲炊焉而法師亦置

其菴與十方共住其禪解之學亦嘗得證於恩
師故其晚歲相紹皆克類云法師年六十有三
居京師者七年以法施十方不至疲厭薦紳學
士多願與之遊聞其法者皆得解焉其爲人類
散聖不可以毘尼法繩束之矣於是乎記萬曆
四十有四年丙辰二月之朔閩西建寧葭法弟
子謝兆申稽首書於　帝城之北蓮華之海岸
上蓮華之菴

龍湫亭記

一谷之水日鈎錦溪當谷口而峽束焉其縣數
仞其霤曰水簾巖巖腰蓋有石鋪焉恒以簾蔽
不見也簾之下有潭焉是曰龍湫左右皆石壁
距潭二丈許則巨石臥焉相傳謂鄧真人禮斗
石石可坐十許人其北涯則峭壁數仞而艸樹
翳其上跨簾而橋曰三峽近郡人易曰龍門守
朱公丞閔公理吳公嘗與予度橋則聞水漸漸
耳俯欄而窺則深黝皆然亦不見簾狀也第從
橋外瞰焉適觀瀑堂成復倚橋而構是亭於是

簾之隱橋下者如噴如躍如與日謀也則三公功也亭成閔公已擢去予從二公至亭上則見瀉者白而沸者綠簾淙淙其激石水悠悠其歷坎矣三坎之下有潭浸碧焉天光映之若不流者其下爲月潭則雲影翻於波上望星潭則窪如也而石墩砥焉望觀瀑堂在下則卷如也其外有山則釜如也而悍焉其視疇隴墟邑若二江若諸山則愈隱愈邈而獨島君山屹然東峙如鬻如黛蒼島君閩山也而是亭適賓焉二公

則曰是亭不勝於觀瀑堂乎予則曰觀瀑以瀑觀簾以簾簾近陰瀑近陽知瀑之險是謂柔而用剛知簾之幽是謂斂而斯張其曷勝劣哉唯所尚羊耳矣予於是宿焉凌晨望曉色在蒼茫中盎嘆是亭之奇勝也適與謝耳伯綠南崖而下捫而坐巨石上見簾灑灑下注旋如車輪則不勝神越矣其梁跨峽間僅如甕口天乃在口中其峽中石則爲巖爲峴皆翠潤若古銅色其潤橫不溢丈而獨以削壁幽險奇其在下視日則僅在壁表郎日午猶凜然似秋風厲也出梁而右有洞黝如南城志以爲桃源洞第桃源洞在霧應山南麓云予嘗觀春漲則水不勝涌而激射砰湃橋若爲之震盪瞰者亦悸焉蓋泰人峽以北爲北源峰以南爲南源其坳覗間各瀉爲瀑布而會於是亭之下其歷險其折奇其蹈淙其力壯而其致遠不放諸海不已甚哉水之不可不觀也謝生曰水必歸歸墟性也宋以來有忘歸亭跨焉則言賞也獨不聞龕龍捩而黃

龍見乎龍湫之南爲亭爲廟享有宋之封以食於斯土今則圯久矣無禱之者矣能聲於淵者不階尺木以升天乎榜之曰見龍曰乘雲其可乎曰否如其龍湫也吾亦曰龍湫云

三忠祠記

三忠祠何祀則祀唐撫州刺史魯國顏公真卿宋節副建昌軍丞相李忠定公綱王嘗建昌軍仙都觀信國文公天祥也祀之者誰則嘉靖知府臨海王度也其後葺之者誰則知府潮陽朱

廷臣也祠圮矣續而祀之者誰則今 上萬曆
二十有五年同知烏程閔達慶通判錫山華仁
夫推官溫陵吳寥相與予與翹是也予守是邦
時陟麻姑山訪其故跡閒三忠之祀蓋亦屢易
云始魯公之有祀也在宋十賢堂內則紹興間
知軍事胡舜舉所建而元季燬於兵者也其十
賢則宋參知政事贈右僕射陳文僖彭年太學
說書李盱江覯中書舍人曾南豐鞏守尚書右
僕射曾文肅布翰林學士曲阜開國侯曾文昭

肇天台令王禕之無咎布衣呂灌園南公尚書
左丞贈太師鄧安惠潤甫國子監司業朱公京
刑部侍郎顯謨閣待制朱公彥而紹興祠兵馬
監押權軍事蔡延世所繪而祀之者也自堂燬
而 國朝之祀魯公者或闕矣逮王 公而創祀
三忠共祠則在仙都觀二門之西所謂雲堂其
址也嘉靖末守凌公立始生祀巡撫胡公松於
故逈真堂而偃蓋松焉則以公夢麻姑松而生
且公駐兵恒朝松坐終日也已而羅 公汝芳建

三忠祠於白雲祠之址而胡公祠亦易置焉並
三忠祠而西則萬曆甲申歲也距今二十餘年
耳而敗瓦腐棟乃無一遺豈賢祀而中泯乎哉
諸公乃謀所復之予始易諸今地橫廣若丈深
若丈有若尺析為三間中置神位以別異代其
右則距偃蓋松二丈有奇其胡公祠則附如西
何猶故祠地也已而華君儕若功焉則謂予不
可不記予維魯公之得祠麻山為記仙壇耳信
公之得祠麻山為主管耳然特居使廳耳乃遂

重山乎是山罷有公而人有公於山也若靖康
間之竄忠定也授以節副建昌軍安置尋以上
疏論辨再謫寧江其後郎為江西制置大使恐
是時謫至軍亦無暇為茲山友也並祀之若何
崇乎忠也崇忠於山若何奇乎山也山得元君
而神矣豈不繫三忠而奇哉議者曰唐不以魯
公振魯公乃以殉賊手振宋必以忠定不南渡
無忠定則不得不南渡逮寶祐咸淳而後不可
支矣而信國獨仲大義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

則君子有餘恫焉然則三忠逝而仰止者不啻山並乎哉或曰曾公之形仙也殆無集琳宮而受事元君者歟予曰何必然記有之仙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其忠而三公也奚其仙奚其非仙奚其非非仙於是作歌以侑之其迎神之章曰世曠兮靈脩冉冉兮神遊驂松蓋兮濯錦流春茲壇兮暫留神之降兮一谷雨斯民兮旣渥𤎼洋洋兮上下盍將奠兮飛瀑桂有尊兮蕙肴𩫖將潔兮蕭燎連睠兮容與屬屬兮予交其送神之章曰山之陽兮水之曲蹇誰留兮神之屋酒寒兮鼓不拊神歸兮何速忠魂兮烈烈受樧兮安節樵水清兮未改螺之采兮詎臧越三忠兮齊光與日月兮相羊俯新宫兮猋舉彷彿兮幽芳

重脩從姑山靈峰寺記

旅麻姑而勝者曰從姑山其西則盱水縈焉其東則黎水合流而是山中介若嶼其冢立奇石一一曰天柱一曰藥珠或題曰飛鼇若巨靈擘而峽焉者其石㮇其色黛其狀若踞若蹲若拱若俯若蓋若壁周四面皆有異若俯而瞰郭焉予登其上蓋感於廢興者云山故有靈峰寺飛甍回檻緣巖下殆遍異時遊觀者憩焉勝賞之士僅東探秋澤洞南躋紫雲巖北望一線天耳爾嘉靖甲午寺再燬蓁莽中巖洞始歷然可指是時近溪羅子始引綆而陟天柱藥珠之峰矣其後乃招故僧仍寺址葺之署曰長春閣閣後嵌巖而啟並巖而左曰觀音巖其署曰冲虛冲虛之左石稍軒而下邱其署曰邱空其巔懸薜蘿則署曰滴翠其在冲虛之下則署曰前峯書屋前峰者羅子之父也其側有竇泉聲淙然則署曰玉冷鑿石池方丈許受其浸則署曰浮光浸碧是曰浸碧之池蓋仰邱巖而碧者也巖前爲潛光軒軒前爲見雲堂則皆羅子所署而志志者也堂前爲閣則署曰朝陽蓋環閣而陰綠者其梧林也從長春閣下望之則並巖蓋其上其從廣可十數丈許其危若崩其列若屏其稺

若騰是曰藥珠之峰厥山維中者也葢從姑之竒以什數而是峰雄矣折而稍西有亭焉則麻姑疊嶂在前是山若仰而侍者也循亭而右則倚石爲殿以祀斗母其閣曰寶光閣其下有白業堂則前兵憲王公所更署曰正學書院今以祀羅子者也予遊是山者再覽諸閣俱就圮則噫乎慨曰山有石而不泐也豈以寺故有葺之者而今乃莫之支哉於是集材鳩工俾隷臣飭焉葢以旅楹累以重郎系以後格乘以移礎蔽

以板簷晝以悉靨既役則可遊可憇可馮而周望焉予迺署靈峰以著其舊僧迺請曰寺故雁雁鬱攸矣環山皆食爲民業矣羅公築葺而後浸復焉鐫題守棟日以漫漶而巖洞始煥若矣羅公逝而豪者伐其松萬童山遂童然矣當是時備兵使者王公太守孟公力禁之寺始得有茲山焉邇諸閣之將廢匪使君䖏飭之者孰勸諸石以勸乎登覽者乎予維山有主也而人自客有不廢者乎則誰與之也任與則人或重山

矣山不石奇不名人不石貞不奇塡予遊麻姑則仙壇燼而復宮矣十賢堂三忠祠圮而草茂矣予竊慨焉麻姑之神茲山以魯公之神麻姑耳忠祠自予復構而靈若馮焉靈峰諸閣自予再飭而羅子若靄焉葢從姑以二石桀峙奇麻姑則以雙瀑飛流奇水之激也有奇鳴石之貞也有奇韻焉或以遊奪政或以政謝遊則予不知其䖏激䖏貞也請以問諸麻姑之水從姑之石

南城縣兊倉碑記

沿江郡縣之運淮而兊諸軍也自陳平江議始已成化中用都御史滕昭言則罷瓜淮兊運嘉靖初則又爲改兊焉訖今　上監兊使者出且以三月過洪爲殿最狀矣江以西葢有南糧有淮兊云其在建武則運南糧貫頻縮而淮兊爲尤甚兊淮則僉解頭運諸豫章迺兊諸旗軍焉於是旗軍纍纍得恣科索槪量得恣䗆溢而所募艦頭得恣漁食且與旗軍互緣奸利居半矣

其守兌則水凋粟浥耗不及防捍不及司撒灑不及斂撤剝不及程舟蕩斛歆亦不及平一旦水怒舟沒則全輸不及兌至破產亦不具償而流輸始歲歲爲患害矣然不能以害廢輸故水兌則害泰無若倉兌建武之有倉兌則自通守華仁夫實功創焉異時無籌尖淋樣米晝會頭舵江司外水鋪墊灑倉諸例無論費浮額不可物校卽批頭歲僉守兌若而人里遞津貼若而兩解頭守候若而月而牙役市儈胥此焉牟貪

則斂諸幫運十四出之虛賍且十七矣設有漂粟之害則額外之額卽不槩及諸里遞而釁產破家之禍解頭且痛受之矣昨歲南豐新城解至水次者凡六千石有奇會颶作而溺方伯陸公糧儲詹公等聞之愀然念民不堪此溺且設賍將無所出是時華君以部運至則慰詹公陸公曰是不難于是召解頭至爲太息慰藉解頭則皆叩首流涕願聽華君畫華君乃擘授之去不出半月而六千石粟仍得如兌則功民功國

其具備矣蓋華君嘗脉新城篆其民戴之若母而南豐則君故所部覆者是時新城溺粟過半民乃爭赴義焉而南豐附之已而華君遂上議兩臺監司惟倉兌爲利則擇南昌蓼洲建乃倉焉爲屋二十八間爲楹三百爲廳事者五間爲翼室者九間用木千餘章瓦二十萬口甓四萬提計費千金有奇而華君綜之令葛君承之諸父老所鳩度靡不飭所派靡不輸恐後也而後四邑倣焉上以赴郡守朱公司馬閔公司理吳

公者謹惟命蓋環五邑無弗慶以生矣於是諸父老諾予而言曰往任兌都各一人焉夙猾則藉名若獵村氓則苦兌若戍且幟旗軍若虎今兌諸僉則名核而軍亦不肆吾虐矣利一往賍征則桶肥償賍則輩虧今壹准諸官斛則升龠無靡粟焉利二往鄉遂坊市以選守兌爲市則無不疲於津貼矣今守兌革而民力始紓利三往解頭視兌有如赴淵卽幸無漂溺而諸無名冗費不啻剜肉今里遞各催粟如水次上倉則

觧頭無獨槳之苦利四徃僦巨艦則艦頭得高
其直與觧頭頡頏而且例取盈以竊五緣盈以軍
郎觧頭第拱手受剝耳今守兌省則僦費約而
艦頭亦無所肆其食矣利五徃守兌則粟浥而
色敗無論數莫可核郎耗郎挿換郎撒灑郎撇
剝郎斛量有所不平而譁與鬬是乎今不升是
守而弁是兌則諸嬴自剔利六徃旗軍什伍謀
聚爲兌則無不勒掯解頭者設不得郎諸生爲
觧頭彼挾而隊諸水矣今輪伍接篳則謀者戢

勒掯者寡利七徃守候則幇運之入不支曠日
靡濫之出令貼守旣蠲而靡濫遂節利八徃舟
粟或沒於水則敗粟者有甚于溺而民以將運
徙矣且九空矣蓋有歲運郎有歲害有積運郎
有積害令六千石巳溺而六千石復輸如出濟
焉民不稱厲建之兌弁則捍勞勞我實以生我
俾永無溺粟之憂利九九利興而百害除則王
討者寔有世賜焉頫君載筆使斯民勒珉紀之
予惟我建武以是疲命至惻而莫有以鬬爲着

迺令華君則力辨之如脫之湯火則民豈復睊
睊快于脫觧役乎夫不快脫而快輸則民以蘇
漕以給矣又何論過洪以之最乎

蘭露齋記

客有饋華使君以建蘭珠蘭者使君樂其芳清
而遠也鑿一池徑丈許搆一齋從廣二丈許深
如之而列蘭數盆爲堵且度山經水牒其間其
南則高樹蔽翳陰池水皆綠焉使君訟理之隙
輙引客詠嘯樹下客坐之則舉體馥馥若遊藻

谷矣使君顧自喜吏豈俗人乎哉人俗乎吏耳
其稱騷曰秋蘭兮蘼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
枝芳菲菲兮襲予予其飲蘭之墜露乎乃扁其
齋曰蘭露其視蘭如珠非其承露亦如珠非是
神液之所滋也清芬之所襲也和氣之所津而
凝焉者也豈香露其成沼乎而棲息於是焉芳
清如蘭氣清如露一以是爲國香一以是爲神
漿乎且以是徵使君之祥矣客迺頌曰徃通守
鞅掌爲督賦役猶不能舉職舉矣猶若督虜不

遑者而使君傻焉兩姑諸谷之奇勝在几案而耳遊者不樂使君乃搜飛瀑餙靈峰若不能一日忘水石間也豈宴息而忘蘭露哉予曰詩則有之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使君其殆有蘭德也夫

由淨妙遊凌霄木瓜巖記

予自山北龍湫旋淨妙以伏秋息焉越二旬南昌章某至欲亟遊乃約鍊師李元丹導於是新昌鑒師並將適萬壽予與鍊師遂適凌霄木瓜

矣初並循淨妙西磵稍北逕道人菴南踰澗而西始分徑予二人乃歷磵西循隴北陟望木瓜院如在山腹望凌霄峰非峯則華葢峯之西北陲爾華葢固淨妙山冢諺謂之菴塲崖自淨妙望則如寶葢今側望則爲岡是爲淨妙後脉而志不紀華葢豈凌霄謂耶然舊志稱凌霄巉巖萬狀上揷層霄其上爲詠真之洞是唐女真蔡尋真李騰空所嘗飛符鍊丹地也但在昭德觀後距南康北四十里有奇則非此命峯矣是峯

在五老峰麓南其奇石峭立立石下則崖在霄表從北躋則崖在山脊予從林翳越磵而東其窪則爲嘉靖末徧峇師叢㢢志所稱凌霄院焉大師所建者也亦曰明真之院拾磴而上有石屹如如捍焉循捍而升始入巖其頂有石如葢其側有石支焉瞰其刹則宋嘉定癸酉四明史泰叔拉雁蕩赵季清攜家來遊者也而萬曆己亥間蜀僧懶慵居此則前爲室面左老之金鳳峯而供者盈室已遷其上東坳而屋西面漢陽

峯而供始幾慵師遂北遊京師矣今則大乘繼息焉始慵師憩是則鍊師聚觀士恒給米云予與鍊師少憩老僧爲烹瓜食予已出林樾北陟逕椅石又西北行入木瓜院院址有二一在今院西南今院則鍊師所構脉自五老中峯降焉而微股而右則爲木瓜巖巖在壁半距院百武許其東爲石船峯其西則團山團山者由五老之四峯斷而兀立如團扇者也介團山崖東則有方石如鑪世謂之香鑪峯志無稱焉南降則

謂之亂羅峯其麓則爲西太平之址其西峽之
水則趨西太平其東峽之水則逕院西東南與
石船水會而注東太平之磵是曰閘山東磵由
院睇羅峯則如虎伏其門而東古玉京諸山在
西南則如覆簣土蠡湖匯其外則如鏡沼左蠡
衡其浸則如門閾北傾五老則如負扆西睇漢
陽諸峯則如張帟焉而凌霄巖則在其南趾矣
於是度莽歷蹬至木瓜巖之趾趾亦錬師所建
爲巖蔽若又歷蹬入巖其石覆焉傾而南垂其

葢皆五色細若青田之石其後有幽洞焉鞠而
入可立五尺許久乃若牖明焉其右有小洞穴
頂而光其口而巽俯睇則若瓴建傾崖則若石
傾是唐劉混成習錬種瓜處也距白鶴觀五里
許彷錬師院成則三日大霧霧中聞鶴唳數聲
不辨何鳥已聞樵謀則見鶴鳴其西謁斗之石
而來其頂已集茅屋之極頃錬師鳴若六始唳
空而去山故無鶴此其異徵矣比錬師獨居五
月歸覲今乃與予並遊云出院而南則仍蹠南

康郡脈行其脈亦自五老中峯中出其降而東
者則爲華蓋介其中有尼菴址焉今月池建室
命曰白石是爲淨妙西磵口之源其水自東而
西逕凌霄巖始注道入菴南屈而循淨妙磵西
之山又東乃與淨妙山脉之水合而注白鶴觀
之東是曰黃婆磵其磵西則犀牛塘之水來注
之彔紀乃稱此水一與犀牛塘會一與太平磵
會予相其會則閘山東磵注之太平此水不越
山西與太平磵會也郎白凌霄以西般引灌田

或注之犀牛塘然磵道在青牛谷之東亦不越
山爲會也比予行椅石稍降乃見凌霄巖之頂
石白如雪而入巖乃見其黑黑如突登巖居固守
黑者耶凌霄而五老踞山之陰木瓜而湖乃在
山陽錬師與僧可呼而應也於是日夕蹠牧牛
之唱而歸時七月晦日也

男謝元英子輯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八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九目錄

目錄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九

閩　綏安謝兆申耳伯著

同邑後學熊　震亨子較

記

信豐縣南棲霞菴記

距信豐南里許曰南營營者何嘉靖間信豐南境賊有三巢而參將蔡公所嘗駐兵所也今曰棲霞菴者無覺濟公所建也始濟公出家即寄

諳杭之雲棲禮芳公剃度受具於蓮大師執侍三歲遂從其師還會稽華嚴寺以飯僧爲佛事焉越十年而念其親老歸里侍養則二親已歿矣濟公即遠墓所念佛者三歲而南營之祟遂息前是文成王公旣勦浰頭諸寨建縣置令已定南河源諸境三大盗崛起歲歲剽刼殺人桀貨爲信豐患故信豐郭外環四營駐焉是時有賊八人直入信豐遂稍城破而民死於賊者不啻萬計逮蔡公奉命來勦三巢始以不背兵軍

水東以浙兵軍是地而殺賊若犯令者又不啻
萬計當是時濟公僅十歲許輒往賑救人不恐
也巳蔡公爲督撫其公所誣劾卒飲藥死獄中
由是露骸陵積南營遂成鬼窟矣雖從杲日猶
然陰曀晝慘往往日未及夕鬼輒相聚爲魅罝
涉塞人口鼻悶郎舁女婦過者輒曳諸亂塚上
不測所以故行道相衛必十人互結其衽始
不爲鬼所雲而畜魚者魚悉擁腫如瓜狀似人
頭皋亦刺之則皆血爾自濟公至此徹夜遠行

爲鬼說戒而嘯者頃刻遂遠十里於是邑紳黃
公率四十八人爲濟公買山始以萬曆庚子結
屋斯地濟公乃始施燄口禮四十八願爲鬼謝
幽怨於是鬼窟化爲天宮穢土郎爲淨土而游
䰟寃鬼遂寢其怪矣是時濟公以道有坑穽墮
者悉爲鬼壓郎每夜自肩土四百擔積等道平
建亭其上以憩行路馬郎日受惡詈不恤迄今
後道如砥夜可獨行是濟公利民靖鬼以有是
菴爾令蔡公而起能令鬼不厲哉鬼旬厲民郎

佛不知怨鬼今無厲民郎不驚不知德佛然則
是菴之功信豐不大乎微乎詎第濟公行道善
若身焉巳哉濟公今越六十尚走百里居靜廬
走西十里置茶亭令行道僧俗冬夏皆可休飲
其不疲厭類此是菴則有田池圃二十石墾荒
田三石靜室一區可令嗣者食力自濟公返信
豐倡雲棲淨土之教以導衆信而民輒歸之若
嚮郎事外道者亦稽首格篤焉幾令信豐悉成
佛國郎有干戈政令豈能盡殺無道就有道令

民自遷善至斯乎助王綱翼世教壹以不令而
民化則濟公其一徵矣濟公姓郭泰和人家於
信豐黃公名某丙戌進士初爲大常博士巳擢
禮部主事巳擢浙江副使不赴又十年補湖廣
控澧州道亦不赴今年七十有六初亦距佛巳
受戒雲棲見僧有裂法者輒絕之不一引見惟
視濟公則終無間言

創法菴尼師菴羅院記

業惟心造感惟業會故業幽而不可詰感微而

不可物則因果形焉天人錯焉林微尼故天女
也而生於菴羅樹華國人以是封其園女亦以
宿善冥熏守護其園而奉佛焉佛即受之而爲
所住是非尼而尼焉云爾當佛成道後姨母求
出家不許以阿難三請迺令傳八敬法能行者
始聽出家已而制布薩說木叉焉若比丘尼犯
波羅夷八罪者不應共住若犯僧伽婆尸沙法
者猶許悔過若犯尼薩耆若波羅提提舍尼以
至七滅諍罪皆難持易犯者許其應當學而不

列罪名則凜凜乎於防止益嚴矣其後迦葉實
阿羅也以其度尼得突吉羅罪則毗尼清淨半
月半月一道合之鮮也蓋道戒之謂解脫由斷
惑故事戒之謂別別解脫由三業七支各各防
非故而其破戒者則以三業不淨則以聞定怖
畏則以不爲泥洹則以貪著我見故正法久住
則先乎淨戒焉經曰戒如大地生成住持夫不
生不成不住不持則非聖種矣今尼師法菴如
廣則應山張氏女也出家德安侍其師自然禮

補陀大士久之寄止常熟益自然業睹其父親
見文殊預告西逝方以禁戒自嚴而法菴即勇
於閉關甫及兩期自然亦寂今可十年有如冰
雪於是僧若尼服其清淨而宰官夫人若白衣
信女咸致其供焉睹其關所監甚則願市地更
搆以爲師院蓋施者若而人買價若而兩葺搆
佛殿費若而兩莊嚴佛像者若而人費金若而
兩將令佛昔佛於是焉住人女天女於是焉護
而檀那衛法亦於是焉固蓋戒光所攝導其信

信根所發欽其戒惟戒則能生衆生人天勝果
矣欲感勝果而非戒則不生非戒則諸佛功德
皆不得生不生則遠法羯磨之所擯也經曰諸
佛解脫當於衆生心行中求良以衆生心行即
如來種一切世智解心即般若種則一切低頭
舉手即解脫種耳法菴不求施而施至焉施者
不爭德受者不貪供二施不等乎等解脫矣若
於一切恭敬供養不能忍而不著即非菩薩生
忍即於一切寒熱饑飽及瞋恚憂愁及諸邪見

等亦不能忍而不動卽非菩薩法忍夫非忍則三婆羅不得而禁也是故開士萬行於戒善始菩薩十受以專持先其有散心則器覆已其有忘心則器漏已其有倒心則器穢已戒哉其猶舟也覆之惟檝度之惟楫法菴堅忍十年而不墮是名眞精進矣佛言菩薩以始發精進習成一切善法以終成精進分別一切法不得自性是名眞智慧矣律諸法菴終成將有端焉耕夫先生曰予聞晋尼始於淨檢其羯磨卽有冂殊

香焉今予邑尼不犯波羅夷者亦罕矣有法菴師弟子稟制脩梵則猶柱焉而波立也佛所云女人身者須知佛性則是丈夫如法菴戒焉防遯以護其性靡不涤貞不變不幾乎女而丈夫乎今日諸信之樂施厥有召之矣予盍記之予曰唯唯作諸善業是生滅法無作諸善業是不生滅法法菴住是院特幻寄生滅中爾不覩菴羅樹之生天女乎樹忽而有女以女爲果法菴忽而有院則以解脫道爲果署曰菴羅則記其初非有女而今有女護之耳護之則命之曰佛住也夫有佛住焉而衆檀之功德可量乎惟此衆檀亦如佛焉以四法徧施衆生俾人得四益焉則可作菴羅院記

遊寶相寺記

予舍五明訪吳延季則稱寶相焉寶相寺踞歙縣東故唐光化間刺史陶雅所建宋大中祥符所賜額稱昭應禪院者也寺且圯予得西宗淮一師角洒樵而新焉佛像則見夢許無聞無聞

飾焉韋䭾尊像則見夢畢公著公著病問而飾焉右則鐘樓雜吾法鼓前則萬羅朝吾佛坐吾且與予遊於是乎明日則集畢據之愁護程敬念師聖江似孫紹前汪儒孫祖肩洪亮卿朝宋黃象之成象許無聞志道楊爗楚軫光爲一日宴談飯蔬於鐘樓登樓瞰寶相則出其麓迺並予出問政門折而南入谷谷窈然襟山帶竹入門則故蕪陛殿則已與如朝佛則威如慈如覩韋䭾則翼如訊諸師僧則儼如宴如予與遊者

則翔如儵如熈如啗如不知歲之臘矣於是季
延謂予曰是寺嘗遷城內西南隅矣正統間始
後建於斯斯不昔地焉待今構乎予曰昔乎今
乎豈有遷代構乎圯乎豈有住壞佛乎馱乎夢
乎像乎豈有內外豈有離會僧乎若乎住乎遊
乎豈有適監止邁介然而幻有斯遊儵然而幻
有斯集矣昭應非寶相乎寶相非無定相乎延
季曰不然像法以像吾像焉斯已爾他日無聞
後集諸士於寶相則沿澗而出見奇梅三本焉

離奇樛幻踞壓倚澗狀若幽人卬天而嘯諸士
從澗下望則拂拂若㫒霄矣萬羅山則若賓焉
似孫曰谿谷卩入是澗則寶相幽焉森夏行則
有蔚焉水號號有梵音焉秋冬行則蕭焉漠焉
寶相則穆乎清矣濟矣幾不可相見矣予曰詎
遊哉而見是寶乎作遊寶相寺記是歲甲寅臘
月望後三日閩人謝兆申書

房山縣爲石經山香樹菴補頒護經記

距予所涖房山西南五十里蓋有石經山云山
故名涿鹿記稱幽州西南則曰白帶之山以雨
積不孔經歲則清香有異故稱小西天以隋琬
公石鐫釋藏經藏焉故稱石經久之予與石鐙
程公遊其地入東峪則爲東雲居寺是爲七洞
之址洞初有二閒琬公鐫藏竟則火龍穴其五
焉是有七洞今洞則貯石藏而幽其寶焉其闢
而可入者曰雷音之洞東介三洞西介四洞則
法華維摩金剛三經貯焉經故可塌雷音之顛
則爲小五臺爲金仙公主碑趨西則爲西峪其

寺曰西雲居寺前有藏塔則穴地而鍵其戶鎮
以浮屠焉其北塢則爲隋琬公塔其南麓則歷
唐宋金元刻藏諸師骨塔附焉是日夢堂之菴
今稱香樹郎記所稱香樹林者也何稱乎香樹
則貞觀五年鐫涅槃經成而山大吼者三遂生
香樹三十餘本云今住僧則日周悅程公則受
紫柏達師命護是菴者也其骨塔之北有濫泉
焉從石竇湧出有聲如雷繞香樹而南其剏寺
則自隋始更今名則自貞觀始蓋貞觀五年刻

大般若經成六月則有瀑水浮大木數千株乃
更構是寺云崇飾則自元和間玄宗之妹金仙
長公主始其南故寺地今瑞踞而莊焉蘇山戶
趙菴瀛則莊扼其吭焉予訊諸程公曰是菴控
浮額之徵久矣曷徵是苦乎程公愀然涕下曰
苦久矣飛來之額不除地不產毅責輸官不恤
額浮惟額是需僧不能辦輸則惟徵是逋曷少
蘇乎予曰曷浮曷追曰浮則有初萬曆辛巳丈
量是圖予手田翱用者索僧賂不遂詭益是額

踰三十年額外莫輸僧逃則堀歲在壬辰　慈
聖太后爰供吾師師及是山則靈塔巳刻山木
畢翦馬牛縱牧樵畜有踐洞穴將夷誰護是藏
誰經若產痛哭三日命徒藏公走告太宰陸公
奉命謀諸薦紳以及太學吳氏惟明挈金三百
益以諸檀乃贖是菴但僧苦歲輸又半有逸迄
于辛亥洪水大溢沙湧地沒青草不出徵額不
貸四歲靡恤抑又養馬負彼重怵將汰額乎惟
補是秩予曰若何利若產憂若浮額乎曰菲何

利產產則有繫地以賂僧僧則護地有地則菴
久有菴則藏守一歲不產僧曷棚戶再歲不產
僧不遐走乎萬曆之初菴割于豪剗翦牧踐鑒
弗遠耶某豈爲寄戶訴地爲招乎且師有遺命
藏必續鐫一日不護過則彌天矣予曰是藏巳
固刼火莫燬豈必爾護乃後不毀乎曰經於大
地宛如虛空大地一塵如墨點中石豈能鐫火
豈能滅第假石有藏則假護不絕耳况人畜踐
穢其地在陷地獄若趨不爲衆生粉骨是利是

護慮乎予曰有是責乎而願堅於石乎曰石有
時以泐藏可以復勒隋迄于元代有續畢惟明
未鐫願豈遂息耶第浮額一華僧乃休厥力耳
予曰唯唯迺覈菴廢地額得三頃八十有三畝
五分三釐請諸屯田侍御過公以太平里墾荒
之地不在編額者得一頃三十畝償其浮額且
除見額一頃三十畝焉今止二頃三十畝有奇
則苦亦少紓矣山不需僧護乎僧不需地護厥
經乎第墻莊扼其山吭不能不貸吭而入腹矣

有大檀如異時陸大冢諸紳則不可不復後有令長監十是額是護則藏久于劫德亦偕藏久矣乃作是不詭之記

房山縣爲石經山香樹菴補額護藏記

石經之山距于治西南五十而近山故名涿鹿亦曰白帶之山亦曰小西天以隋琬公若唐宋金元石鐫藏經藏焉故世稱曰石經其東西二峪則爲寺二一曰東雲居一曰西雲居舊皆爲護藏設今替久矣萬曆壬辰以來始復是香樹

菴護焉菴在西雲居之比郎故夢堂菴之址記所稱香樹林者也何稱乎林則貞觀五年鐫涅槃經竟山郎大吼者三生香樹三十餘本故曰林林比塢則爲琬公塔琬公暨諸師所藏石經則有七洞二塔焉一塔踞西雲居之南一塔踞香樹林之西則皆穴地而鍵其口建浮屠鎮焉踞南者舊可入穴近傳侍御光宅巡關始閟焉侍御者紫柏大師弟子也循西峪之塔而南前有寺地則瑞踞而莊焉其東偏隙地亦皆寺產也由瑞莊而入香樹則莊扼其吭矣循香樹而東則爲七洞洞故有二逮琬師藏竟則火龍爲之穴其五云其冢則爲小五臺其下則爲雷音之洞蓋七洞皆幽穴而是洞獨陽介三洞四洞間有法華維摩金剛三經可埸循洞之南麓則歷朝刻藏諸師骨塔在焉爲豪所刬毀者十九矣香樹何以獨稱護則都中石盤程公受紫柏師命而護是菴者也予何以除其浮額而補之則菴故揭浮額之若久矣額飛至不除地不產

較責輸官不恤浮而額是追僧不能輸而後是逋誰詰若自而少蘇乎予詢諸程公則曰浮則有初矣萬曆辛巳丈量是圖亏手田菓索賂不趨詭盜斯額誰克有輸踰三十年僧逋則墟而巳歲在壬辰　慈聖太后爰供吾師師戾是山則穷塔巳刬山木畢翦縱放馬牛樵畜有踐洞穴將夷誰護是藏誰經若產痛哭三日則命徙藏公走告太宰陸公奉命謀諸薦紳以及太學吳氏惟明明則捐金三百益以諸檀乃贖是菴

但僧若蔵額又半有逸迄于辛亥洪水大溢沙湧地沒青草不出徵額不貸四歳靡恤抑又養馬負彼重怵矣予曰僧何利若產何憂是浮額乎曰僧曷利產乎有地則護菴可久有菴則護藏可守一歳不產僧曷糊口再歳不產僧不遐走乎萬曆之初菴割于豪刻蔚牧踐鑿弗遑耶豈以訢地為招乎且師有遺命藏必績鐫一日不護過則彌天矣予曰是藏固矣劫火莫燬豈必護焉而乃不毀邪曰經豈石鐫亦豈火滅第

假石而有藏則假護而不絕耳況人畜賤穢使彼枉陷地獄有不為衆生慨邪且自隋迄元代有續勤獨明闕焉豈遂息邪予惘其志為之覈廢地故額得三頃八十有三畝五分請諸侍御屯田過公以太平里墾荒之地未編㶊賴者一頃三十畝補其浮額而豁其現額一頃三十畝合之得二頃五十畝有奇則僧困亦少舒矣不需地而堅於護藏乎第瑠莊在坑不能越坑而入腹也有陸太宰吳太學其人焉則復之庶矣有命長而監于是額是護德不偕藏而久邪予故豫記夫不記之記

予自南師書 予既代房山張令作記因與之書

護經記三易稿矣昨暮始定送上覽正贖莊之事舉之亦易但有莊而不刻藏則亦莊家漢耳何有紫柏師復此菴地今有師護此菴尚須滿十許年不刻一字恐琬公諸師不免笑師耳且有師不績鐫是藏亦枉作護經僧耳後此有僧誰發此願邪師既波波挈挈度

此十許年不曾動得一片石則去此十年又十年豈能永劫不壞身邪舍此虛妄欲佚之身發虛空無盡之願刻虛空不壞之藏不勝於前此虛度耶以師之慧不減南嶽思大乃不發願如思大師何耶豈師見骨塔千餘為刻藏者亦不免刻滅遂爾灰心耶若論佛恩衆生恩郎粉骨碎身未足酬其萬一矣豈以委委隨隨有負諸佛及世世衆生父母及琬公紫柏諸師耶眼前安樂為放生度生為一

切在俗度生度雖無量恐不免賺過光陰耳光陰似箭勢不可回又如水而波平下流寔急師試自度能復少壯不自奮爾耶不發大願不起大勇欲續刻是藏決無有是處若說緣到即刻此亦自誑耳實無是願焉有是緣乎況有願未必緣令乎柰何無願而待是緣也則必自師今日有願始謗師如此即以代懺伏惟宥原

遊寶竹三谷記

松菴師謂予有僧住寶竹今八年不出山矣盍訪之予遂從菴度淨妙東磵陟嶺東北行松林中望華蓋峯如寶蓋幢幢折而降如幢幡豎而五老峯則勢復東趨不正在華蓋後但陟岡愈高則五老巉削並在霄表矣折而入谷可三里許則故寶竹寺趾也竹皆中空此谷竹皆中實故云見僧黯如是曰一禪問其產則曰無錫茅屋一椽下睞鄱湖如在谷口其故柱礎皆徑二尺許其泉數道活活皆鍾其址而僧處漏濕恒

有晏如也僧導予出谷西行復入一谷曰許家谷谷口舊為許氏屋昔自淨妙敗而僧退居方竹寶竹也復為許氏敗二竹遂廢也許氏亦以絕廢今僧敬堂寂慧則居谷內新構數椽遙見左巖正直其東南而僧已它出獨水淙淙響空谷耳出谷又西行入一谷則方竹寺址也昔以竹方名今無竹矣而僧法藏居焉其室橫縱廣皆一丈六尺而梳予而午在谷之左其階礎之石皆寶竹故物也今集池其下將構而面震焉其谷有卵塔頂曰賜紫大圓慧覺禪師以俗盜發而掘其塔今亦不知慧覺為何代僧矣此三谷者並華蓋峯之東踰嶺度華蓋而西則為凌霄巖而方竹為第一谷許谷為第二谷寶竹為第三谷則皆肘腋相比聲響相答而俯瞰淨妙則已在平地矣其三谷之水則皆注淨妙東磵而五老亦並扆其東北予遂從菴歸見夕陽反射則五老華蓋且半在陰崖中矣時八月朔之二日

武夷山房大會記

山三成曰天柱其熊熊光乎其虓虓氣乎其司天九部爲陸吾乎記曰崐崚乃元氣之所合五帝處其陽陸三王居其正地昔者黄帝登焉歸而遺其玄珠之謂玄寓外方之神神其亞佛矣能操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而元珪訊焉曰不乃謂有法無王無法無法無王無心之謂空寓其降婁玄楞以負東海而萬物庚生故新相代則封者宗岱

以爲長昔顔淵昇孔子登焉而見繫練之狀於吳門外之謂目寓維孟子尊孔子以小天下非夫淑而學者私而私張之也岡曰天大孔大大何本本乃大大乃莫配配天者孔子乎天德何大生終古以命孔德何大生終古以學言無言無言言名無名無名名功無功無功功惡有巳命乎哉而乃有巳學乎莫師之或蒙莫宗之或臏矣君之作非其相帝佐而崇之長也亦使師世也是故學者以爲君而無巳以爲師弗矩無以學也弗經無以世也綜經必自矩絜矩必自本知本也者左之以胝其左也而非右之以胝其右也而非後之以胝其後也而非前之以胝其前也而非上之下之以胝其上下之度也而非故下下上上後後前前右右左左也握一本焉而至舍我柄天下家國無我堅騶物知意心無我堅吝謂之知止止之也者以命入以本宿也入而宿則至乎於穆而竅乎性盡吾師乎徐夫子矣夫子紹諸李夫子李夫子紹諸大學其

言曰脩身爲本性宗也宗巳清則繼不能緒也宗巳尊則於學終古爲大也故淑人必以其明學君焉堯舜講於俞咈矣師焉孔子講於洙泗矣夫子于臬督學于藩叅政帥閩士而講有學俱焉者身至之也非至之也風也望而揆其景欲其圭標而度以正也默而識之順帝之則也循而誘之無所厭之無所隱以鄰倦也七年以其日爲之儀若者彌爾性也越惟　帝命簡我夫子陟按察使矣將西歸登武夷惟乃山房説

焉諸弟子曰行矣哉師乃不延于予小子率而
陟巻以後于夫子車無邇遠用戾于九曲之上
倪氏汝中趙氏天發胥夙戒于乃有事諸弟子
夏日夕見夫子請盍夫子乃大會于講堂命之
若曰士職惟學乎明學惟友乎合友惟會乎惟
日而離於爾群則惟日而廢於爾學惟日而廢
於爾學則作其主之爲而止其客之爲而爲而
入其客出其主則於職必曠爾而日苟爾曠於
而日則於任重蹶而道遠怠頹爾如其委何教

之出於弘狹爾如其餒何弘之必以教止止而
止何所脩脩而脩何歸何樞乎三極何宗乎一
本以稱若物物以揆若事事以不舍以不遺以
橫從乎紛若爲物宗也而摽乎無聲臭者乎而
囊乎無方體者乎大哉乎知本知之至象其世
以爲極則世錯而變適則是以大盡乎經綸雖
有象莫之能膠世煩而執簡則是力有防而功
有歲也故至寂非以主而至虛非以抵則雖有
方隅亦弗之狃且雖泥弗濂也無禁而若表無

端而若度則是千聖之秘符也今夫摽轅而直
也且無撓則篤地乎其高下利於準而登陁則
摯不與節謀雖勸登馬力而緇其牛後其輸爾
也必易且性必踐形見也管必本身止也夷者
之爲地也險者之爲陁也曲而汪之爲準利且
久也斯其爲德必不脩以夕惕以爲學則豈異
恤焉憂棘於不講憂棘則欲樂其群也必不有
辟欲友其依攝也以有壹必不有呢於其靡爾
以振於其渙爾以萃譬膠欲熱而水火相得

則居早不動居濕亦不動矣會已可乎哉昔道
一弟子一百三十有九人謂之入室爲一方宗
而各居一焉是故受其所薊而轉其導化爾往
矣往學弟來學師吾道不有宗者也乎哉學者
如繼焉繼者如生焉生者如孔如天焉身天身
學天學以生天之生民夫是之爲大學諸弟子
嘆曰今而後知學之生人也是會也弟子則鄉
貢士三人詹玉鉉李誾部朱以淡以建陽至選
貢士三人則旧居中以泉州至朱鍾文以建陽

至黄應宇以崇安至歲貢士三人則楊玉成以建寧府至陳威以歐寧至王大仲以建陽至國學生一人則莊鳳章以泉至諸生六十二人福州則陳萬言連江則周國祥陳祖念長樂則陳長尉延平則王志伊黄汝渭順昌則廖汝畢黄正誼將樂則蕭來鳳邵武則劉靖傳以立王新德周弘機建寧則小子兆申王家材泰寧則黄克正李開泰泉漳則以待督學試未竣惟泉王鍔以讀禮得至興化則李夫子新館馬惟黄崇

翰至建陽則張竣林文郁吳道坤章一鶚章文紹丘惟一黄泰階袁袞朱洧朱世濟王庭槐林惟棣張汝梅李日新張汝楠林呈輝熊紹祖崇安則金其學安夢松章文明黄應奎呂汝萊黄應斗江褋黄應用闞學曾黄應相范國璉黄一晉吳世俊董粹若藍光台吳世濟藍載祥范景文藍載道彭季申藍慎中倪日中藍光奎吳世望司督一人則建安倪士和司贊一人則建陽趙光孚司鐘磬二人則甌寧布衣劉覲大丘惟

直逸士一人則莆田吳元瀚先四日至與是者鄉先生則督學御史海澄柯公挺以家甌至大行人興化黄公起龍爲夫子門人以使歸至建陽令則魏公時應署崇安者則建陽教諭劉崇正學師則建陽教諭黄思謨爲夫子門人崇安教諭朱繼周訓導張昇皆以屬部至老於夫子者二人廖汝畢七十黄正誼六十以步至小子乃記之曰美哉夫會聚以聽瞽以明惰以策散以翕而紛以亂沉以醒而痼以瘉微夫子學胡

若棲鵠於斯也微夫子之生人也詎是明宗而遡其生曰李子等其脉曰孔子乎同亭之宴會記神武君矣猶張幻也彭武彭夷嗣鏗以宅於茲山矣猶泯聲也考亭源稟洛學惟日儼然不講若不終日攸五曲抗壇而天柱諸山由此峙望庚五百年李夫子寄於寶山會乃大集矣庚二年堂乃成成之三年夫子乃式臨焉學行而身寓乎止時以止客耶夫子時以止主耶倪趙之子時以止客客主主耶則二三子矣他日聲

清而遠聞者其軒懸矣夫學師者于以生來學共非空玄寓矣夫

男謝元英子輯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九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目錄

傳

盧節婦傳

嵇少南先生傳

嵇長公伯明傳

嵇文學埜江先生傳

目錄終

閩　綏安謝兆申耳伯著

謝大年有兆
姪　謝大銓驚八　較

傳

盧節婦傳

予閩周學師道盧節婦事益愴然心異焉已得覩其兄思訥語及節婦則未嘗不啼呼泣下也

曰嗟乎冤哉吾妹冒不孝之名以死且以一令故而枉以匹夫之諒則豈不痛哉孰是傷化而冤乃節者也予閩其狀又不覺拊膺而太息焉乃作節婦傳傳曰盧氏耿娘者順昌人也而嫁同邑趙官周爲婦其父起爲學官弟子其兄思訥亦爲弟子磊磊有奇節始耿娘四歲趙文輔爲其子乞婚也父則許之九歲父死兄則撫之比官周十餘歲許文輔令就傅習爲制舉業輔妗俞氏則誶之曰汝讀書被黜矣柰何復誤汝子哉第令汲水伐薪其奴灌園作業可耳於是官周日負薪矣然憚母不敢避勞季十八遂病癩疽而輔又素懦嗜酒酒醉則狂舉大叫見俞婦來乃緘口不敢號已而爲官周婚也官周故不能具服耿娘則盡出其椎布衣之又不給則時時叩母若兄惟恐舅姑恚焉居久之文輔產落乃析諸官周與其少子自光而官周妹夫何俊全者故豪胥也利官周屋乃啗其弟將及周周乃許之府其父若弟反爲何左袒遂坐官周

罪官周既痄而又罹苦逃則時時詈何不讓其父乃告縣官周不孝狀官周卻逃入古田歲餘病瘵始歸歸數日死父母若弟無一人哭視者第耿娘鬻其奩具而思訥爲之治喪於是耿娘日夜抱孤兒若女哭水漿絕不入口獨骨立耳不浹旬而翁遣人詣盧母議再醮盧母哭曰哀哉何恐何太迫我女也然翁數使人促盧母不置也踰兩月盧母乃從容爲耿娘道翁迫嫁狀耿娘泣曰女子豈有再醮者哉而忘吾父從一

之教重吾夫九泉之恨耶卽翁所授產不足贍衣食兒卽紡績佐之以撫此呱呱耳諺曰出賣寡婦豬狗母兒豈丼此不一死耶於是耿娘懼翁必嫁之也又懼豪胥業已分吾宅而居焉一不測將奈何則携其兒女子依母氏焉而是時豪胥慮死者孺儿尚在不能有趙氏屋乃賂俞氏母弟旻促文輔告思誠虜其家財物漏夜迫寡婦出嫁矣且結庫吏游應賢書記劉若鶴爲之交諸當是時學官與弟子員百餘人力爲盧

生辨而縣令王九皐不解居半歲思誠以辨復事赴延平劉若鶴遂上狀首耿娘拒翁令不孝而以翁少子自光若豪胥子爲證又會自光之姻林訓導者往往爲令言盧氏不孝也令卽信之立遣徒卒數人卽盧母所逮耿娘訊於庭謂婦旣得罪翁姑大不孝當絕遂背令除官周孺而徙其主婦當立嫁亦不得更依盧母於是耿娘則歸見姑跪而泣乞容逮黃昏姑與少子婦拒耿娘門外不許入耿娘乃抱主赴井而死詰朝汲者見耿娘死面如生也而駭譁於市觀者以萬計莫不酸心隕涕胥其令冤死節婦云盧母聞之往伏其尸而哭之曰冤哉吾女而死是耶遂收之已而思誠控於巡撫耿公定向語侵令下當道訊當道曲爲令解輒諭節婦死狀而坐思誠訐上繫之獄其何胥據屋劉游等供縣後如故耿公乃再駁其所上獄詞曰盧耿娘往以夫故生不成其孝今以兒故死不得名其節則豈不痛心哉切詳當時劉若鶴等以憑社迫

脅官所趙自光等以貝錦文諸翁前屋據而夫主未離家釁而遺孤甑發想其撫膺自裁捐此七尺而棄彼哺稚則腸爲裂矣招擬若此死者瞑乎耿娘之死爲若鶴等威逼明甚而縣官受賄該道亶白其誣卽置勿論獨不憫無告耶耿娘胡不愛生比哉已又移檄讓令曰盧耿娘故煢煢未亡人也其舅生員其兄生員其父盧起又生員之有志行爲鄉里所崇前賢守所賞式若劉若鶴一庫書耳游應賢一罷吏耳今一受

其倚案之詞將士族之婺婦賢士之貞女令隷卒拘縲械押舂然淩轢而辱之衢市爲民父母可忍耶不可忍耶幸此婦一死不爲士林重辱如隱忍不死斷令與積棍無賴之徒同堂而居忍乎不忍乎蓋深痛至於此矣乃令以其屋立祀節婦焉而署篆者爲通判黎公又格不行思訟則上何俊全等復占屋狀於是耿公據案以爲何俊全林澤威逼盧氏之罪浮於若鶴矣然是時若鶴等業乞名公其爲之居間而會耿公應召入掌南院事乃解先是楚有周柳塘吳少虞方丹山者將謁耿公道順昌驛舍目激節婦事爲之頓足哀歎及見耿公則謂公夙抱明哲矣必能雪順昌一冤婦狀也然耿公叩三人者則三人又不言比聞道若府所申狀則私相詫於癈所耿公始得聞所以乃更哀及盧生也謝生曰予識盧生時渠且耄矣然倜儻持節尚不衰慫每一論節婦則傷公道不畢伸云其言雖激然侃侃標概有足葩者乃知耿娘之烈與不辱其父兄者矣

嵇少南先生傳

嵇錫字子佩德清溦溪人也父雲鳳生三子長郎公公以父號南陽故號少南年十六補弟子員二十五中嘉靖庚子科浙江鄉試公少居約及舉孝廉再仕爲令率以廉介素樸終壹未嘗有泰志焉其父爲乃考構難家破則恒戒子弟曰毋以家破破吾行亦毋以貧兒役用富物哉蓋其教諮諮而行硜硜皭然義不少涅以故公稟之爲能飭節儉云公之先傳自高郵嵇家莊而系已軼以伯八公徙溦溪故宗焉或曰嵇康後或曰非是或曰璉市之嵇與溦溪氏同一姓族嘗合而南陽公纂譜系則第昉自伯八公不綴遠胄焉是時璉市有嵇太史世臣者溯其支自嵇康欲昇公合族公謝曰僕豈忘祖所出不追哉伯八公而上不可徵則無徵其必徵如其傳也妄則誣吾祖矣南陽公曰然誤祖誠不如闕其父子執德皆此類矣公篤學嘗爲取室杜

門一月則以手繕五經一部其後舉孝廉卽一
切請寄謝不腳而攻苦讀書至夜分自若辛酉
歲亘大侵日所需饘粥不再餐矣會督學使令
所部孝廉各得薦一人補弟子於是里中子間
致百金幾列薦而王宜人且謂饑甚又惠自上
姑皮之以俟公歸及語之故公不可曰卽窮餓
可易志耶況一受則焉能復廉覓卻之而署同
産子名上學使者去是歲憲副李公與其藩臬
大夫宜公舊德以在事關得全錄公卷乃第且

亟請公公謝不見亦絕口不及乃公事或謂公
饑窮甚矣受故人周不可乎公曰曾子養志不
飲盜泉吾方愧不逮彼可累吾故人耶卽無故
人將望誰免餒邪其施不居德窮不易介如此
越四季乙丑公念其父已逝母氏且老設祿養
又不逮若何則赴部謁選得如皋令故令如皋
者歲例供縣官費可二千金或受令掣鹽鹽買
俔亦可盈萬金而饋贖之入不與焉慮無弗損
賢應操者公至則裁罷歲例而獨慈惠惟民莫

是恤居有間巡鹽御史則命公如儀眞掣商鹽
公則如法驗私挾若不而買人大駭不敢餽已
六日而事竣卽郡帑給公費百金亦請革焉故
事掣但拱手高會滯三月以例百金上御史御
史且首薦若令而公乃空手見御史御史則陽
譽之曰公敏乃至此乎一邑何難公治卒不署
公薦公亦廉治自若邑盜夜劫分臧財故棄之
地詰朝土工十八人來不知其盜餘也競拾之
卽爲游徼捕去誣服矣是時巡簡欲論已捕功

則力請公讞決公顧心疑之曰寧有臧露而不
遁者乎第使廉之吏廉廉者果得眞盜論服刑
以此盡出其土工焉盜俠魁余顯故百戶也其
部黨亡命千餘橫行海上劫殺無筭院道官禽
制不能至赫然遣官兵捕而爲所殺傷亦不少
是時公業已廉得顯故客則召而屬之曰閒顯
善若若能致顯貰若若不致顯卽先死若於是
瞰顯獨居邑屋則遣捕者四人跡故客詣顯俟
顯送客出捕者卽詳跪請顯顯欲絕裾入則又

前撫其尤獷之致延下自斷已伏辜諸豪桀則
莫不自惜謂千兵不能禽寧不畏四人縛邪頃
之公以邑故泚圮泚兵往且錯寓民舍狠不可
禁則豫廝空舍若許編署其許寓其伍又衛其
物償令平易焉比泰將李錫至則虛禮饗將將
驕甚公乃昇語巽時苦泚狀今幸將軍賢諸兵
其毋仍舍民屋毋仍擾民物毋仍橫買民食貨
所不如約而藝吾民者請因憲繩之何如泰將
曰諾即下令就舍毋相擾會將如揚州兵遂以

橫買民魚致格殺嚮者公即下其兵弁中自將
將族取若兵去自斬之公曰若兵既妄殺吾民
若何蔑我侵我三尺法邪則具狀上巡撫諸當
道而巡撫馬公則嘗寵用李又嘗屬公善視李
者比事暴李則趣鞫馬公馬公以此怒公公暴
之獨巡按御史孫公嘉公能不撓法云屬歲不
登公則以羨餘糴千金有奇為民不能輸者代
税馬及編審則頓釐其夙蠧里甲無不快稱善
者孫公由此益賢公矣當是時馬公檄取官餘

錢佐泰典葺學宮費公持不可曰吾豈以民脂
解中丞怒邪第役狀邑學宮次且議修圮塡之
則又檄餘錢給軍典公亦不可謂此額外需不
敢奉命於是馬公論劾公不給軍典當調而孫
公聞之亟止其奏則疏已發不及矣公歸則蕭
然一介不幾微有怨色亦不欲諾謁次季戊辰
乃以母命赴部補安鄉既補心忽動聞空若語
曰官不止母則死竟匆匆不受憑以歸舟中望
見里邑予即推訊我家無故乎應者曰無事而

公遙聞似謂母死則椎心大哭家人力爭曰渠
但謂無事耳乃收淚然數問則又數大哭比至
家則母死果數日其至性感通乃爾逮服闋當
補則又愀然念母既無矣安以宦為卒以宗
族故人力强之乃行也而補慶符也則以犍為
距家八千里而遙奈何效王尊叱馭驅九折阪
耶是時宗族故人則益來謁公曰公豈可以王
陽孝廢王尊忠公於是又强之任任纔數月遂
投牒歸而巡撫會公則已器公不予會九絲城

乎所爲相土田建城邑置學校者曾公大抵屬
公故勞勩居多焉公自辛未爲慶符可五季而
前後請牒至九不得日夜惟恐不生還見父母
丘墓爲王陽罪人致事不署者半歲曾公乃始
特疏予公告公得告歸則日從里族中父老敖
人時時招飲作劇爲樂或勸公買宅公曰吾老
矣焉能爲子慮哉子賢能自起第不賢則諂之
毀耳公家食將三歲所恒謂諸子吾仕爲令日
惟畏百姓耳畏之則不敢得罪設事或有違心

則民將背議能不内愧乎吾雖揣無善狀第忠
愛二字殆可無愧心矣蓋公生平篤孝友尚狷
介澹然穀利寵辱之外其質行固無忝乃父云
先是公葬父母於後純其地近卑隰相冢家或
謂不吉而以子姓繁不敢遽動比公將訣則歎
日生亦何恨惟父母墓不得遷高原則雖死詎
能瞑哉公卒檢其俸餘錢僅可給喪事其遂子
汝漢伯明爲太學生方嚴偉獨能文章孽子二
汝沐仲新今爲建州司理慈惠廉潔溫良有讓

人皆服其哲獄汝浚德卿爲邑諸生有名司理
公長子之楚士趙伯明嗣子之森士茂皆諸生
美文學而行義尤篤能紹述其祖父

論曰古之循吏不必循行今之廉吏誰不殉名
嗚呼名哉赫赫上以慄慄斯其矯矣子佩賢廉
不上譽顯雖恭斂之鑒能無耳人之格哉卒乃
見器曾公又何以也鄙俗乃曰何以孝弟爲財
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
爲勇猛而臨官此伊漢迄今貪吏所爲沒首臧

墨而不竊也嗟夫子佩何乃毣毣然行治皆潔
乎其廉有古矜之疾矣或曰廉矣奚其廉爲曰
廉盜得盜大貪可止故徵廉之能與廉善儆夫
豈害其心之無欲害哉乃爲贊之曰景茲循令
孝友是政嗜學師經安義若命澹弗泰志狷豈
灰性德非券償傲寧郤請爰表百城財側標正
讞郎釋寃貪魁斯平去聲伏帨助賦代輸則並繩
卒以憲忤上吹柄蕭然靡怨調渠足病邅廻悼
進勇退何勁胡罷曾公力請弗耻九綵徒勤掛

冠始竟僨克生還遺體式慶儲與卒歲壹維絕
貿追彼先塋抱此難瞑有旨忠愛不愧匪僾徜
與素節職秉無競我儀風徽逖矣私敬閔綏安

通家後學謝先申頓首謹譔

稽長公伯明傳

稽長公名汝漢字伯明前如皐慶符令少南公
冢子也公少有雋材十五補學官弟子員弱冠
食餼廩吳士皆目爲人宗焉已而入太學則又
名傾太學生矣公僨久待徵邑邑不得志乃肆

爲古文詩賦以自名其初爲應制義時胡公友
信業以經奇不可世士然獨奇公每讀公義輒
嘆曰微我典試其誰舉子哉蓋見賞如此公爲
人豪爽行義方嚴居恒莊厲對家人未嘗有嘻
色諸從弟見公者莫不凜然侍必齊如不命之
坐不敢坐雖坐亦必危如有從弟某齒若公者
偶言似戲公卽正色不答弟則䩄貌前跪公謝
過族子以此憚公一有軼禮輒避不敢見公有
慝輒匿不敢聞公矣公兩孽弟汝沐汝浚皆少

公二十歲有奇公友䘏之不異已母所產以故
乃父絕寵之凡背誨兩弟亦不異衆父云初仲
弟始昏不卽詣舍學公則敕一小奴跪室限前
感諭之其後仲弟且壯而卒爾詿誤公則厲色
相戒不少假焉仲弟每見公戒卽慄慄若無所
容或燕見睹其尸如則惴惴然侍移晷亦不敢
舉武也一日仲弟侍食因從容進曰從兄某故
嚴事我兄者卽有過幸少容之公怒起曰我豈
過疾彼哉遂罷食入臥閤仲弟亦潛入候閤下

周櫳徜走至夜分不敢去詰朝仲弟卽具衣冠
如公榻前謝公曰吾過矣吾過矣公所視仲弟
諸子往往與之共寢食卒有病恒一夜三起不
能解帶若戲狎公必禮諭之不許見者十日公
嘗舉子未一月死會其姊舉第六子不能乳公
見大母意故憐之則爲置乳母焉及姊且死棻
裂產授其子五人人受七畝獨無以贍此子耳
以視公公曰不難異日當剖數畝養之矣叔乃
瞑先是萬曆癸酉公將應試順天族姊共者願

俱如北比狀彪天方閉凍公則解所衣綾絡之
類殮之而更置絮緼以御觱發又不悄重貣械
其柩歸葬焉是時彪狀之兄惑於流言謂彪故
非所則日來呼譽譟公公第賚給之卒不與辨
居歲餘益惑乃率其弟發竊發棺視之則死者
面尚如生而所衣綾絡與所納餘藥橐中餘錢
並宛然盡棺特物乃始歸持公大哭且悔且感
矣公鄉迴其發養焉蓋公於宗族故人姻戚凡
所鰥寡衰廢不能自食者悉分給之亦或畜之

家雖窘不倦以故家無餘皆歲在戊子大侵公
生産益落則愀然念宗人屢者何活遂請之母
氏以其壽木一具可百金直者貿得米數十斛
歸日散給宗人次季侵彌甚母氏病且革公亦
病然竊慮其力不能贖所貿木歸母不諱柰蟲
蟲不可待何而以不肖之施禍母則焉用生爲
乃受給者私聚圖不忍負公各貸贖之頃歸稱
昇之公門及母卒公則哀毀骨立踰兩月亦卒
卒之日命仲弟以母氏遺莊若某所田一十五

畝界所乳弟而仲弟且益田二十畝宅一區爲
之取婦焉故德清令陳公效素賢重公已而擢
爲御史公是時睹西吳連季侵甚每扼腕自歎
誰與鄭此饑餓流離者乃詣書奏記陳公曰竊
見西吳去季水災等滔天矣民命猶可延活者
前一歲未災故耳今且繼之大旱彌望皆赤土
矣非直七月則苗害固未甚七八月而丁此魃
則旱之禍若孕婦而燔灼之民之苦屢侵又若
倒懸而箠楚之矣所望㒼鄭之詔旦夕下焉庶

少緩須臾命耳乃聞入賀者以全熟上聞審爾
則今歲之租無爲望貸而去歲之租亦必取盈
竊恐旱潦頻仍之後新故並責天人交阨豈其
使孑遺之民無噍類乃已耶去年米直至今季
始乃漸長今未逾冬而價已踊貴直者至無所
告糴而上之者適方急則激之歸耳安望其宜
布主德哉詩曰民之無祿天天是椓今厄羸戢
道殣路藏野則故視爲常談乃其不流不亡者
竊發蜂起使孫村窮簷堰不帖席則阽危者將

何底極今門下立於殿廷得以言四方水旱災
傷矣而不爲西吳尉此饑沴可耶書入陳公郎
具疏言請蠲請折爲江南兩請之當事當事皆
不可又會兩大卿爲攺折事爭論不决遂以其
空言無補也罷弗奏當是特公不勝感憤而著
之私論以爲北方不毛之地至五月艸始生者
故無足言而西南諸夷則一歲再熟者比比廼
天竺之國一歲而四熟西墮婆登之國一月而
一熟則民豈勝食哉今歲旱潦豈無一月雨

暘之若使一月一熟則亦足支一歲食不鄧塡
溝壑矣安得驅此不聊生之民爲墮婆登之民
哉蓋傷之至於此公嘗擊法吏受賕若遙吏媢
虜狀至謂豕見在則觸隴山異獸見番人郞邏
起食之見漢人郞曳尾而止今焉得多豕處貫
索之廷多異獸而置之邏園而民宽酒國愾舒
乎乃有受賕而陷無辜如輪情夷虜且臣事之
者視此二獸何如蓋其所持論類謣諤非公正
不發憤而責友善尤爲切直不少阿焉始公所

善顧公爾行供應癸酉順天試而顧公舉孝廉
去及丙子公復如順天是時同郡李公樂方貴
爲御史而顧公企羨以爲仙侶已而顧公成進
士亦得拜御史公則寓顧公書曰憶癸酉丙子
同遊京師時李臨川在諫垣足下致慕之第古
今所崇臺諫爲其得明月張膽舒鬱塞不平之
氣耳今足下則爲臨川矣將舒之乎抑緘默若
臨川已乎第不能著評臣論顧所望足下則甚
足下之望臨川矣其後公竟抑厭又嘗苦病無

善醫鬱鬱乎不得疾瘳也乃作逐病魔賦以自
解其辭曰爰有病魔恣霊罩敷忽徘徊以綿孿
乍遴洊以沉痾使食纖纖其進寡貌纏纏其損
多其始進也亂我守需之臺觸我旗成之氣震
我龍烟之雷鑠我魂庭之意怵我威明之雲變
我育嬰之雨隱我人宅之光顧我華蓋之所其
倏甚也使侯爽其氣志戶牖窒其孔竅征伀吰
其耳目殗殜困其言笑其少去也或世餐而酌
飲或先發而後攻或度帶而嘗藥或撫牀而搏

胸我鬱我恚爾則婆娑我息我歛爾即來圖憒兮憊兮如醒如酔白日假寐清夜呻哦口欲言而噤歎足欲行而跌蹉目欲瞚而惽惘氣欲攝而螠哧膏粱畏鯕麴醑頻陳鼓鐘弗考嬌艶無娛遂首垢面削骨羸膚壯士爲之失色紅顔倏爾彫枯淅景於兹流逝隹辰忽其日除憮此百憂爾毒孔鋪爾猶居居弗即於途吾且訴之上帝磔以昆吾不然稽和緩之法而鍼爾痛筩長桑之法而逐爾荼爾其疾去毋俾我悇余言既竟彼魔縮首吐舌而言曰子奚予逐予則何辜造化小兒晨夕來哮我維彼命爾胡我訶凡厥民生失意彌多何孽匪福何平不陂貧賤憂戚王爾如磨彼生莫予識佚則佚衰惡知無意外之怵其有恃予莫識者則將耳無聞哇目無睍眹鼻無聞馝口無聞餕肢無聞逸而縱之適焉適醲乎樂極之恤矣若夫病小則憂乃微病大則憂逾危病緩則憂或遲病急則憂逾怪逮其憂與死隣則思生與福貫則思防我其或爾癒

保躬其或我玩於是維康維祺雖有卒瘡而[illegible]神則舜不即予亂今不予德乃覆維予寘無乃大詆調乎且予而訴之上帝則靡所禱矣若曰藉和緩長桑之餘術而攻我去爾之衰我則焉惱而不爾敵寔唔今之爲六微技者我知其病以試藥耳渠能知剛柔之有輕重乎能知進退盈縮之有節節乎渠能度節義而候溫冷乎能叅脈理而合重輕乎能量藥石而應疾病乎能諳鍼砭而解絡經乎維吾所居彼毀吾舖華若風雨束手莫謨偶予或去幸中自誣德乃功己咎則諉吾吾寃已久請討彼辜彼能淵腸我斯逖逮不能格我彼則受鈇嗚呼我躬不閱遑恤其佗爾弗我留我寧爾痾顧予所不愸然者維爾情七借爾得失維爾欲六借爾禍福維爾府藏俞募偕爾出入相傅靡不有初詭誓我符予不召我我孽自徂今將舍爾情平欲寡之士郁彼鏡昏牖閉之府蔺爾洵無伐性之斤攻心之鼓我豈能病淨名之一默而不違彼樂土爰得

我所邪主人曰善氣宜宜吾勿過之矣體宜調吾勿矯之矣神宜平吾勿挑之矣性宜得其和吾勿撓之矣吾爲子束之生芻餞以桃蒲再拜進子子毋我徙禾謝子逊弗復相過霍然有瘳是用作歌其後公病篤宗人莫不繹絡環寢所視公且禱禱幾公復息焉公有女子伯嵇是時季才十五爲泣顙廢寢食者數月閒刲股可愈也又自度下體不可則閉戶以刺繡剪剪其臗上肉肉不斷則又口齕之是女痛絕死且半日

乃更蘇遂紿司藥婢去置藥中進公公竟不起得年僅五十有四自公結髮事學則昂昂嶽峙不輕下一人或遘士可與語則降抱推挽之士以此多歸焉其生平慷慨振人之急不恤有無亦不肯侵一諾君子則以爲行義在儒俠間矣公仲弟今任建寧推官廉惠洊問有古循吏風仲弟子之楚之森皆邑諸生之森嗣公其傍身循檢爲能不愧公後

謝生曰予見公從子士翹縷縷誦公大義每自謂崴厲倬獨不能如世父及晤公嗣子七茂亦云乃司理語次公行事則常咨息泣下嗟夫嵇氏父子兄弟閒何砥行若是哉司理廉而惠似乃父伯明義而峻似乃祖然伯明矩儒無其廷類俠絕其武其於天道有肅氣焉至今聞其風殆凜然生非泉下人矣予是以贊贊曰嶽嶽人宗勝流胥讚鴻將高翮蟄乃伏歎經藝綿義屐方脈崴豪氣風踈慈情雲織愉如敷和凜斯秋霜覸貌懸閒齋危欽莊爰戒尊弟儆若朝典丁

內質米宗給葬免一諾不侵割產食弟衣周卹衰載框歸地秉此任卹名俠焉如況憐才窘寧亢時倨肆摘英孫神獨逸遐儀公亡不亡足述闕綴安通家後學謝先申謹譔

嵇文學望江先生傳

予覽嵇氏傳何代有凜凜厲行者乎其或軼焉若稚鷹鶚之奇鑒豪於洒其子子咸鑲之斂斡雄於散亦各負能致所尚爲非苟而冐誕飾者迺子咸於羣從子中第其聽宗恩則其好慨廓

不斤斤檢約似之耳予友士良所述乃父宗恩
事殆於予成稱亞旅焉予故爲之傳傳曰宗恩
者名汝沾號望江德清之澉溪人也其祖雲鳳
雅鳴爲儒生冠帶世父儒子佩爲如皋慶符令
僉以庶諱名行著而其父鈇子軾居第三生六
予公則其長也公生即無能於其母幼以貧學
爲農圃不能請之父學於鄉塾識字數行使覓
讀亦不能祖一日試公義破公應口即對亦不
能注思祖以爲頗可教也而屬其世父是時子

佩以孝廉家居恒督課其子弟於是則置塾師
誨公而時時自提命之公以此折節能强記然
其母輒詬詈公曰畝爲爾治家人作業乎而有
飯飯爾子佩則且食公公由是益發憤能斐斐
成其文章矣嘉靖辛酉公即補弟子員時季十
有七久之父且强屬公治生產公則度墝田不
數畝耳雖疾耕詎足供數口於是推所生息之
道必智足與權變仁足以取予義足以聚散勇
足以趨郤乃可用饒而不爲訾後不則錐虜耳

已而澉山祖墓有鑿石之役大構於訟繫者數
歲而公亦率其智勇宣力支焉蓋澉山葬其曾
王考有年矣其山四面皆石爲餘杭德清諸下
流障而鑿石鬻者爲其航便則嘗聚黨千餘舉
鑿成需走利成市而墓隧亦將穿及矣當是時
山民故利石工分鬻其息悉舍主之遂以此多
瘝痺疾不顧獨公世父若冢從兄汝漢伯明若
公父子若其從朱錯子鋏若其從弟汝淳宗厚
竊竊焉計請禁鑿不得會其世父令如皋聽調

歸諸昆弟子姪僉從上澉山謁墓而石工乃橫
甚輒禽子軾等兩儒生者公即詣院道官泣訴
得脫乃父而搆自若也每歲除夕公亦不暇啟
居往往客武林舍中慮石工卒有反異其後石
工衆數以瘐死人命誣告冀傳致傾當事者而
其邑令陳公將坐工等誣遣胥靡去又更郡守
黃公司理孫公堅議不利始得禁焉公嘗念其
世父捐貲費而父又爲彼所禽辱恨不即吹
石工以慰曾王考地下之靈則豈以勞瘁爲憚

故其與從叔從弟戮力者亦數歲而公所櫛沐險阻尤甚逮事解而公亦願息於文學凡季四十餘竟謝儒生服日與宗黨中酒人酬笑不輟蓋自負其達生云公爲人多才畧英爽自憙不拘護細謹然見馴行篤躬君子則獨欽之其從父通判于咸每引重公以爲快士公間請其比田數畝以廣宅子咸郎詒請與公亦不二諾其相然信以是始公爲家背時饒田僅六畝屋僅數椽耳及公所營治更忠苦耗費亦不貲而後

能益田爲三十畝益屋爲數十楹以故不樂爲儒往往自放其言曰人何苦傴僂作老儒枯蝦狀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得有居食完郎一日醉足矣母氏聞其誕輒訶譏公然公入事其母則曲爲婉愉幾一當其意母氏竟不快也郎公婦張氏故能黽勉有亡佐公茹荼者而以公故亦不得姑驩公第署座右無不是父母以自咎焉公季則與伯明若寔嚴事之伯明則嚴威儼恪未嘗示諸弟色笑者公見之則常凜如立則齊如聞言失而似戲見伯明止色不答則前跪謝過蓋終其身不敢以狎進而諸弟有或桀敖者公亦不敢以悌諍恐害怡怡但柔愛之已耳其於兄弟友恭若此子二人長之相郎士良次之述乃公脫進一姬所出士良則視姬猶庶視孽猶適有孝友風

論曰子咸廓爽逈敬子佩宗恩似之子咸好散而乃益產營宅宗恩亦似之契賾故有以哉跡宗恩涵酒人自放其或有逃不必達則又似維

薦矣聞昝維鳴以檢維薦上軼子佩以檢子咸上軼逮伯明以檢而宗恩亦軼並其兄履質行而弟乃服奇不謬爲相師然其友恭則三世一范焉何故今見士良則又介奇質間鳴呼稀氏之族豈不英多矣哉

男謝元英子輯

謝耳伯先初集卷之十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一目錄

傳

目錄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一

閩　綏安謝兆申耳伯著
同邑後學陳　藎　綸芳
陳　範　錫周
陳　琦　奇玉　較

傳

閻封君五雲先生傳

閻子音者始為澤州吏目已擢為大同府照磨已乃以子長公僑甫令蘄水秩滿得封如令故里黨率稱曰封君封君名　別號五雲其先世則綏德人也至其大父而貢士琮者乃始仕合肥縣主簿九載罷不能于橐歸乃籍揚州家焉家故治戴氏禮公以此補弟子員第一矣至學宮謁故所祠鄉賢也者輒卬然自撕曰夫非鄉人也乎哉胡若而祠春穐不絕也於是動僶莊莊乎其無或苟而言笑由是顧弱且病不任

值畢以貲入國子而且數試棘闈不得利又會
生產且日落公則卯坐而嘅曰吾父少爲合肥
公蔑所斎事去從外舅治鹽鹽郎爲鹽筴祭酒
以饒吾郎不曾頻之若立而乎吾且游於鹺賈
以觀權變取予之道矣於是遷貿湘湖間者若
而季亦不得當贠賈之三盍其賈也無以異爲
儒義不妄取一錢客有復持百金償公者亦以
百金而復償朱賈公郎謂客是故償我者矣柰
何而誤而我復哉郤之使歸客朱亦義公義也

而歸之客且感且歎且率其婦拜願公壽而昌
矣是歲朱病疽篤神則見讚夢曰而當死疽而
郤金之義免耳以語公公曰異哉神吾郎夢異
若然豈倪報而反邪其陰行德乃爾其後公且
大困公則舁馬安人安之不爲阨也比謁選公
尚猶若諸生闈中一騎沉哦不郎成義也卒收其
卷無一字王者擲之授澤州矣公不以秩卑也
隱其能當是時澤右　叔姪者競而搆其母起救
之一跌云　須而當事誠麗大辟屬公驗公爲白

其狀曰若端競耳競耳詎歐母若祖母律比第
八十老媼跌直其競耳惡得遽辟若僕若二人
死法邪當事廼庚讞之反末減督學使者較澤
澤士誤褻時義爲游徼所持公會卒探巳褱中
偶得片紙郎詳呼曰紙耳非挾義犯禁者而士
由是免其褫也其務庇覆人不忍絓人誤大都
若此矣居三季而遷大同澤民士無弗若慈保
離焉者則相與立石頌之曰是夫不擇害利趨
舍不有古循吏風哉是夫害必除犯必罰民以

愛之畏之者也是夫銜盜而竊衰止巡鹽而私
販屏跡者也是夫捐祿市棺而殣行死若莩不
可穰指者也是夫蠲我坊箱保甲非時之役而
不令破吾產竄吾生者也蓋歷其保惠明斷之
政殆於遺彼愛者焉既而大同直虜入貢胡馬
督府則業能公者檄公市繒往勞之公繒靦佗
所市後虜得之大說謝公而去會長公成庚
辰進士第四人而公郎致若政歸弗問艾可官
也初揚人士無習爲禮家言者自公伯父發家

責不少姑息於是親族伯叔益以孺人溫惠根不一覩其面以爲母庶師矣比少南公遘疾孺人則爲之不解帶不交睫于以旦夕奉湯藥仰夔毀骨立勿恤也余觀仲新氏欲道其母狀則往往聲未出而淚先下也其言曰世側室寧不苦哉而忍苦茹詬則獨吾母甚矣吾欲有所將於吾母不得吾欲有所解於吾母不得仰吾幸附賢書庶可破吾母顏而母氏且臥病不起則又不得今南遊竊祿則已不逮養吾母矣痛哉

有以薦鱃爲也而無以薦鱃爲也尚忍言吾母哉余聞其言而愴然悲之於是次孺人之懿狀如此孺人生女子一適某男子二曰汝沐即仲新氏曰汝浚則邑諸生

從甥潘某曰余稚恒聞余母道孺人淑慎有古塞淵風逮余長往來舅家則益習母閑則事今且耄矣每儆捆儀則未嘗不歎賢婦人如孺人者故寡也頃游建讀嵇氏譜女傳乃謂仲新何以軼母不傳仲新則涕下曰吾何敢稱母賢賢吾母其若私何哉余曰曷諦乎其私之也攸爲之傳以爲庶範焉先廷尉嘗序斯譜至仲新而義例傳著始爛然能闡其先德孺人益有子哉其淑慎於是乎不沒矣

姚長公傳

姚長公者名學顏休寧之清溪人也年十三見父以食指有疥瘁輒憐之於是公大父以劇試公公輒應不戾大父指十五輒掌會會饒度貨所奇贏爲賈然以廉取倍之而公父始息業於

公矣公三弟皆公所畜稽不以勤乃父乃父五十二有毒大潰其背背孔多且穢公則旦夕手拭百金搆醫醫皆謝不敢眎公始仰天太息曰天乎冤哉豈吾父早息而受此奇毒耶吾亦何覥然爲子也則請於司命曰願損吾未死之命以續父使飲啖如故則吾猶藉喘鄉下不則吾身俱逝耳是夜公父夢神受一七次日遂能膳已不藥而愈人以是稱公篤孝云公曰吾何敢欺天博孝譽於里閭哉吾行賈於武林攜李間

不取不義是爲不辱吾父耳吾何敢齒孝盜海
陽俗所矜懱不肯下人人耿勝以族族鉅勝以
力力健勝以名故而義者悉如賈馬白獻吉嶺
梅山諸賈猶不詭贋迄汪司馬誄賈而賈行宜
與古賢配義矣故至行非賈賈義非名者羞與
是馬若公者取不敢司怨與不敢司德恐德三
怨五以日爲賈憂其友人張遂辰者讀書懷玉
獨行白許亦不妄許人入戶然時時許公遊以
爲能爲義使公則曰吾安知義哉㫁公等所不

爲不取做之耳吾何敢一日辱父志父之勞悴
哉盜公父殁而母胡患噎反食治不驗有進神
水可療者然鍊之百不一成公事玄帝素謹至
是竭七晝夜敹獲少許和藥進母一下咽輒轆
轆轉五內若脫重負然食始如故已不節復劇
有導養翁者季八十矣公聞其術走千里泣拜
請受郤疾功轉授母不兩月而㾓漸進洟辰夜
復作祈禱翁不知所在則從大士菴請僧自懺
適隣有獻芭蕉苷露者其母聞其香遂啖之入

口爽然若在京界焉盜飲食者三日其致孝致
格大都類是其在虛漢則以千金築垣墻使人
不病涉其居里則恒以一語衡衆競於是人則
歸義長公長公曰否否賈則人賈耳吾何得不
義義則吾義耳吾焉得不賈盡其人賈不爲賈
行若此

予聞之張遂辰盜亟稱長公云長公恂恂自履
不自知其能孝夫匹夫致孝鬼神來格豈顧擇
賈哉賈無擇孝孝無擇事有擇焉則僞行耳若

長公者殆亦可以風賈矣

吳孝子傳

吳孝子者予友君章之高王父也君章之言曰
孝子一布衣乎是時張太保昇羅侍郎玘左布
政蒼黃悉議清江僉事徵夏文選良勝咸引重
焉太保於讌集非坐有孝子不赴故其子布政
思亦以父行事孝子也當是時太守曾琠鄭源
洪李珣南城令孫甫則皆先後標禮焉賓飲孝
子且十有五矣其所詒贈詶倡亦幾數十冊迄

再世落而逸族子手矣余爕髮輒緝錄其遺蹟二季間得數冊裝褫焉又得孝子像贊焉蓋燬若有生矣未幾並爲火所燼嗟夫不仁哉火而燬及孝子像邪豈有有有無必至是邪予聞而悲之采其家乘若邑志作孝子傳

蓋正德間南城有孝子懷英者文華子也文華之父墍蕃祖希凱凱之先故南豐青與人徙於南城是爲小竺吳氏蓋鉅族云文華取南京刑

部員外郎袁柄女是生懷英懷英生九歲失父而事母孝食必侍有疾藥必嘗出必稟反必見母而後就室母疾篤則夜籲天請代者彌月而母以安乜母以疾歿則與妻竣椅櫓於庭中人蓋[illegible]爲老蔑子焉邏失火延燬數百家懷英則[illegible]存也其友黃泰議[illegible]格天人云嘉靖[illegible]季及六十者得[illegible]粟帛米肉有差並得[illegible]十一懷英且幾七十

矣推官危德祝邑核其狀上而中丞御史陳公者遂召見懷英講鈞禮其後直指使者李循義高其節予旌焉已而母死懷英則廬墓三季寢苫枕凷不以老廢禮其孝慕類此蓋懷英居十季所而後卒季七十有九則嘉靖甲午歲也先是寇竊發一郡淘淘而攝郡者爲通判方綱度計無所出則召懷英懷英則跪請母母許諾乃出於是見綱曰古不有結義社以集民兵者乎綱題之則署懷英爲義兵長它門亦署如長焉

懷英乃結民敢爲義兵者以捍城北賊遂潰民皆扶堵則懷英力也其後條爲義兵者自此始已分守王公徙城闉而太平橋而守安奎亦議增築東門月城業開懷英有畧則屬之董其役至今頌懷英功矣已懷英瞭而嗜長生術目益炯炯如壯行季六十其步如飛是時懷英故爲萬石長猶于役不懈張太保以此益賢之性喜蒲石署其軒諸薦紳鄉先生友懷英者則皆稱蒲石公矣方五十許業舁二子息其業子璨亦

有孝行瑑生岡鳳已又生三子子無嗣瑑弟瑚生三子子亦皆無嗣岡鳳生文辯爲倉大使始懐英得遺金歸其主而文辯以鄰貸不能償鬻其幼子則立焚券歸其金焉其操質行多類懐英子世鄉則君章氏也

外史氏曰張太保有言袁母踰八十尚如少婦徒者以安於孝子孝耳又謂孝子公有瑑猶袁有公也豈其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邪然是時太保諸公皆貴重而友孝子若布衣昆弟豈不猶古之道哉今也則否吊不勝貴矣嗚呼觀孝子者於其友焉不可觀世乎哉

黃守中傳

黃守中者邵武人也字無言其先世故受儒父亦以儒顯譽比死則守中尚幼其母煢然與二孤食貧也而守中十歲許輒能晝母以此奇之於是使師同郡塵白白故高自矜許一時靡然第從之游者恒叛去而守中事之獨謹人則能色養其母其兄亦樸不任治生而守中事之如父族里皆以此賢重守中矣守中故不能書數行字而議說皆鑿鑿依義理能立節行不肯妄取人一錢其同里生黃應甲者居鮮與可而獨亟稱守中爲高士守中顧恬如不苟阿一人也人以其無忤亦樂與之遊於是守中遊日廣矣一日守中與黃生飲劇黃生大醉則罵其里中慓悪少季少年皆走避不敢抗而守中獨正色謂黃生曰若豈可爲酒使乎黃生遂笑曰吾過矣乃益重守中直諸與守中遊者遇守中輒痛飲守中亦痛飲比醉者傲傲起舞守中則第笑覼或憒憒衷語而已於是遊者又服其酒德云是時陳生故與黃生善因善守中而陳生三十許尚未舉子其婦妬不得御一女侍偶以婦歸寧得私焉產一男子產之日諸友皆往賀陳其婦方詬詈撻女婢不悉聞而守中適至遂咄咄讓陳生曰若不聞後爲大平柰何令妬婦斷爾嗣也徑出陳生止之不得頃之陳生婢鬻而子亦死守中始稍稍與陳生遠矣陳生故惟詫守

中不數來守中亦終不言其故其後數季陳生婦亦產一子七日而亡亡亦如前婢子狀守中聞之乃竊歎曰嗟夫天綱夫豈可漏哉然陳生自長者何可令無兒也其篤友如此先是守中以畫遊龍溪令王公士昌士昌器之因謁其兄士琦公是時士琦方貴爲川東道使者遂載守中俱往而士琦好登覽苦視不遠毋遊則守中與焉慶葵之間故多奇山水而守中又好奇遊當奇勝處輒叫絕欲狂往往作圖示王公王公

笑曰子得之目又得之手矣予乃僅得之紙乎予將使絲化爲山川子乃使山川惟手所化乎益奇之矣已而公仲子立程善守中畫强守中如阿房宮賦作圖焉居半歲而後圖成其殿閣樓廊架谷陵虗上下相連重屋數十相爲拕覆其繞驪山流二水複道隱屬若帷帳鐘鼓皆工極位置而凡馳者遊者若宮中之粧者鬟者坐者嘆者其人物計六萬有奇各極所變立程乃亟嘆曰是何富而愈工密而愈潤乎於是立程之嗣父士松亦以繪事重守中守中[illegible]端慤約爲置田宅家焉守中以母老辭其後守中數遊南城南城則守中族人在焉守中乃客許公洛家洛死復客其子大鵬所時大鵬搆家難人共陰毒之守中獨以忠告當大鵬大鵬遂與之莫逆也於是數遊麻姑山作麻姑山圖凡周回四百里許巖巒峯岫嶔嵌嵂崒若壘崿複嶂若萬壑飛流坡落而隴[illegible]皆曲得其盤亘奇險透迤幽邃之狀又爲麻姑神圖其象冉冉從

雲中下若有簫鼓聲也其清曠類此是時鄭公汲王公一言聶公鉉並以此奇重守中而守中亦恬介自若也諸郡王欲招致守中守中竟不往或諷之則曰予散人耳可作王門客乎毅安謝子居恒謂世上爵而下藝也豈顧論人質行哉質否則貴者猶辱於義如其人也藝亦榮焉今見守中敬寡嫂如敬其母畜兒子如畜其子季踰四十而行愈邵是不爲儒也而儒其質矣予故紀之爲非質儒者愧也

王母傳

王母曾孺人者處士承家之婦若之母也其父子胥故大田訓導母以十三歲歸王王自若高王父浙宰澄邁也政多循良百姓賴之留宰者十六季矣以故子孫息故業能益用饒而率多夭比母歸十季而承家且死顧執母手相視泣第嘿嘿不言母亦泣曰子豈以二母寡而老而弱子懼人魚肉耶即不諱吾以死衛之耳是時若才一歲而母腹有遺孕焉慟且幾絶矣懿親

爲母解曰死即死有所矣不有後爲太乎誰存爾孫且誰事爾姑也二姑亦相對泣曰而脉脉者非孫耶非爾誰餔耶孫無餔不絶而夫耶母始節哀曰吾矢爲未亡人長此二孤以奉我二姑矣既喪葬畢如禮而所生姑張氏後承家十年亦卒張氏則嘗提三歲孤承家以逮孫死而猶稱未亡妾也者又明季而適姑徐氏卒其外家昆弟若昆弟子來競攫徐氏簪珥服物而去母閧家人格欲弗予乃亟止母格益發徐氏篋藏分給之來者反大說承家故有姊寡無子其贅婿弗爲養也母則請歸如弟事兄禮謹無怠居二十年而後卒其贅壻又弗爲祀也母則捐金四十兩爲置田祭焉是時王氏宗人故無田祀亦無宗祠以秩昭穆也母始命若創祠若於是始有田共先世祀矣嘗二孫幼宗黨無不欲蠶食之者即橫逆時時見侵母不爲忿也第齊其厚薄時給予之以此族黨姻婭咸服母賢爲能敦宗郵困也逮若五尺以長治弟子業不屑

與里中兒偶母始喜曰有若而崛起布衣亢吾宗乎吾且使顓也治家人產矣顓故遺腹子與若異鄉若慷慨爲儒俠所傾交皆當世名行士而顓獨嗇不妄用一錢遇若急亦嘗剖貲奉若遊也或謂母曰若散萬金有如揮礫焉不速貧乎何不爲顓也聚者母曰散如若焉何病哉病爲蕩子散耳茲若恒傾貲恣游母則蓄租以待匱於是若游凡廣而長者車至自四方訪若者亦無虛日母以是益多若非里中兒也初若出

遊母亦嘗止之曰若母以爾父遺體爲閒關殆
也若跪而請曰若豈敢毀傷以殆此遺體其亦
徧謁豪賢長者以立名行以齊兒識乎母始許
之曰若若此乎吾死無憂矣比若歸爲母誦四
方大人名士若山川奇偉之狀母則有喜色已
復愀然涕曰惜爾父不及有游耳益若游吳楚
閩粵間始遍每出别母母未嘗泣比遊東粵則
送之閾曰恐我病或不得見若耳因泣數行下

若至粵忽怔怔動若乃驚急歸侍母則母已死
矣得年五十有三方母葷族戚來候者皆病若
遊遠不得見母死母顧慰之曰若自能死孝耳
吾何憾益王母於夫若姑若夫姊若子皆以德
終之矣其賢如此
外史氏曰予友王若恒稱其母以父弱冠未舉
子輒慮丁寡爲父置妾已又從治命爲父嫁妾
已氏婦以奸事自穢欲死若家以陷若父家人
皆走母獨從容慰諭氏婦卒以感泣去以是爲
母之無妬也故然然於姑藏散於而囪曰智於
之藏散於而宗黨曰仁於子好奇遊散於而四
方而不慍曰達識有母若是焉得不王若子哉
世有男子而刀錐競者乎聞王母事當媿死不
遑夕矣

董烈婦傳

余讀烈婦行實謂守不如殉誠有所激哉而竟
以縞帶經烈烈乎得死所矣余益傷殉不易云
於焉作董烈婦傳傳曰烈婦者董教之女周時
武側室也時武故博興簿又上虞丞也先時時

武年五十十董氏焉教之不予教之在尺藉中
貧且酷至蕩無四壁然不肯以女市其所知交
行則吳中名人也其後教之病疽垂死度不起
烈婦私謂母曰生女固不如生男生男辦藥餌
易兒生十六不能承大人驩卽不謫奈何生不
能具餔病不能具藥卒不謫衣棺能有出哉雖
賣兒爲媵爲妾固其乎實綏不若早予周得其
訾什三而嫁什七餔藥救父父尚可起也則向
母哭母亦哭語父父亦哭於是則予時武而教

之病亦愈矣比既揆故稱良侍姑甚婉嫕姑七
十有六恒㾓病郎謝藥是時時武將之上虞烈
婦請曰姑病妾當留侍藥病已乃可往閱三月
姑良已則偕之上虞已上虞簿爲令所中時武
及焉氏遮道訴上得莅事如初烈婦曰去矣將
不利于夫子居期年時武竟罷無生產可問烈
婦則諷爲塾師以糊饘粥時武則塾受徒居三
年所時武又病瘵不瘳矣於是執手訣曰若必
且無子若父且貧病郎吾家兒徒有四壁耳恐

不死若著服闋更事一夫子吾目乃瞑烈婦泣
曰無乃言設不幸不百日遂我時武則頷而死
死之日教之且往哭視其女毀骨立耳烈婦泣
數行下謂父守節殉死孰善父漫應曰守善烈
婦曰守則偷生㫖博旌譽耳無乃異僞相欺乎
不如死魯於是教之歸語其婦婦虞女且死郎
往慰至三而烈婦志益決乃曰兒身父母出兒
心夫子事兒固願心死於是母氏與起居半月
矣終不得間一日給母曰兒徐思焉可不死幸

母歸十月三日母來供費則澣洗可延歲耳母
既歸閒使季子候則謂曰若初二日偕父來毋
誤教之則往視烈婦曰夫死于今百日兒待父
亭饘來耳則指時武像乞父讃焉已送父之門
父曰吾女誓不踰戶今乃越乎烈婦曰兒生不
報大人父子之恩今日絶矣故越語未竟哽咽
返其室郎遣婢以夫治命屬曰兒惟葢事畢乃
父遂闔扉慟已紿婢曰若勞苦且睡婢睡矣取
明鏡置胸復置一盂水旁懸一扇作氷清玉潔

四字懸其頸以縞帶時漏下數刻矣婢覺倉卒
不及救詰朝計焉父趍往哭寢眂死所㨂有神
相將闔棺而色尚生也其父命肖烈婦像面輒
發赤竟不忍肖其死亦烈如此先是其母詰烈
婦何爲死烈婦曰兒在上虞時產女七日而不
鞠且哭成病矣夫子給假視兒疾兒垂篤不甦
甦見夫子在謂之曰何乃侍藥妾前而應事不
問邪夫子語之故兒曰妾死可復娶何乃敗而
公事夫子徐謂兒郎有故解官作塾師固可奉

毋母終天矣夫不復娶兒豈忍負泉下言不佞
死殉哉時武於是乎有妻矣方時武死烈婦擗
踊屬尼割二棺請以死殉家人相聚不肯諾時
武恚曰阿娘卽不死不可終阿太乎阿太吳語
大母行也乃烈婦竟百日死䏻謂守節難於殉
甚乎教之遂其女行實不甚具余縷縷問其故
蓋穆然痛之不覺淚下矣是以傳其事而論讚
之曰厥父是從卽從榮䏻先而風厥姑是侍卽
夫子亦代而事其在時武莫知其烈而烈婦眡

死如玉潔則時武以成其夫周母以成其姑教
之以成其父而不孤則烈婦之殉也豈洵誦說
詩書爲能與死隣穴居哉烈婦幼頴讀書輒成
誦然乃以不食言重則竊生者癢癢耳余又聞
烈婦才數歲有母姨子至輒避不同食曰彼男
儂女其至性自天爾乎夫烈婦死僅二十有三
則不死者永矣嗚呼見危不致其命謾謂就義
則從容之難彼烈婦誰速其死也與哉

義僕傳

南城諸賢謂予自羅公汝芳逝而人競勢矣勢
倨則父兄不能敵其貴雖親戚朋友貴又不敵
已貴也以是主用僕以行威僕又用主以行牟
食而狷絜直已者衆或嫉之誹之甚惡正醜賢
詆曰爲黑所漸非一日矣其賢正者獨謹繩自
衛卽心知其流失放濁不敢出法語攖其鋒攖
則衆共訌擠焉而職爲恣睢者衆反吞聲畏之
嗟夫不有諸賢正矯然自砥以匡世教其不胥
國而溺乎哉予覩李順事甚可敬異焉李順者

李某僕也好拳勇每酗酒臥地輒嫚罵人人憚
其力不敢鬬也見主有失則諫主亦憚其義直
不爲昔也已而主娶妾焉其適有一子而適卒
順恒危幼主之遭毒也護之甚備已而主出順
則負幼主他所奉之逾年而主歸順始奉幼主
入白主曰奴今始得保幼主以見主矣主幸善
視之於是主妾媳順無狀狀主怒撻順順不怨
也逮幼主冠頗諳事順則請於主願出家爲佛
弟子主許之順婦止順順卽拔刀欲斫其手婦

不敢復强願順遂出居北郜外神廟中斷葷若
酒誦佛號惟謹人或辱罵順順亦受之不復報
罵矣嗚呼若順者使酒能斷罵人而能受罵護
其幼主而不傷父子骨肉之恩焉豈不十賢於
倨勢者乎是時許大鵬有僕豪而賊主主制之
不得已僕盡伐其故主墓木千章故主者故常
熟令洛鵬父也而官司訊之亦不得伏其辜焉
而孝廉[illegible]者其僕恒横虐賣菜傭不與直
傭等不平訟諸監察御史史公公屬之推官吳

公吳公鄭訊知鄭故閑人與故縱異比第論其
僕罪卒以諸孝廉互請得免焉是時又有饒氏
僕忝其主母者主覺而詰之第以盜主物及置
諸法其僕反訟主奸乃妻屬吳公更讞之吳公
以爲盜又不實法不當將反故牘已廉得其僕
大逆狀爲不可爰書見也而痛梜之遂仍牘刑
爲徒僕乃以徒斃焉嗚呼諸僕當服法而不得
盡於法也斃獄者不由爲主忌乎若順者豈非
聖於諸僕也乎哉

外史氏曰余紀六義諸僕爲義者樹耳昔李次
孫勇主以亡而養主至生湩焉卒理主舊業視
李順不又賢乎然順能護能遏蓋亦罕矣乃士
大夫而亦貴桀黠奴何也主僕之際世風之幾
慝區焉君子而慎履霜必不以僕張矣

男謝元英子輯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一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二目錄

傳

目錄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二

閩　綏安　兆申耳伯著

姪　大鉦鶩人較

傳

畢兵馬傳

畢力忠者字公式歙縣人寧州知州總長𡤡總舉嘉靖甲午鄉試以避　世廟諱改名效欽仕南昌府通判已擢寧州是生公若封御史力德若總練力恩少尹力念公生有奇兆故太母白鞠之比三歲大母眎中饋心輒怵怵動宗公則已瞰層樓數仭下墻坐矣已樓居鄰火薄烈則走而免母以此異公已五歲授書則月數行下父亦以為異已弱冠補邑學弟子試輒冠已入南國子七試列乙榜者再已用例謁選主爵者大異公才超授北中城副兵馬而選人有以母老宜北請者公則請讓北於是任南京南城副兵馬已擢東城兵馬司指揮使凡四載列首薦

者三卒以特操忤當道[illegible]而罷其任南城三月報
政則右都御史海忠介瑞大巽公不避權貴折
節詢公得利病即無不次第舉行以故民爲之
謠曰上有海下有畢清如水明如日夜不驚晝
不拾蓋南都稱二海[illegible]云其明年戊子大侵革殣
塞道死者相枕藉至無所殮公惻然則稽內監
所匿 高皇帝欽賜傚堂三所請諸當道給米
若粥日活以千計移各城皆𢘓公册如公給所
不活公則給棺收瘞至捐俸典衣脫內珥又不

給則要若僚共給貲收之而自觸暑驗葬所[illegible]
憩殘寺見斷碑則摩蘚讀之始知 欽定漏澤
園故有七所而沒鬮右巳久無可跡物偶步[illegible]
石見八號二字因推覈至一號得地二頃有[illegible]
立出之即命工立[illegible]招葬焉是時公所葬無[illegible]
若民自葬者無慮億萬計會禮部賀 聖見[illegible]
丐倒地叫呼號寒欲死則爲區置逍遙樓[illegible]
閒屋百餘間居丐而倉應天給營首價令[illegible]
日索丐錢是時有稱趙翰林公子者謂[illegible]

百戶改授新安衛指揮以刺謁公公度無是例
則遣後如上河以刺誘而捕之得所經有司餽
若驛置所支廩馬律當戍而所供諸邑法當罰
俸例亦得題加塱紀錄而公顧不願有功也遂
改戍請徙其所部民二人以匿失火法得申究
而一人以病告公即許免之後鄉故人饋蔬二
瓶婢子取之得苞焉以告公婦婦以告公命仍
納苞召故所免一人者授之歸其爲德如此是
時趙公志皐爲吏部侍郎有戚某者自上海市

貨爲人詐布三百許金從上海跡捕之不得以
告趙公公曰吾策諸舉司城其可幾乎公得趙
牘適問遣者李貌一日謁客報恩入門遇一負
布者貌類李所言公遂叱其名指其詐布狀其
人色變張皇不知所措遂自服得布於僧舍以
報趙趙大以爲異其明年居東城則業閒東城
白骨積牆下不可數所繫獄百許人非死罪死
者相踵公則命瘞骨盡出其繫僅存大辟徒戍
數人而巳而是時盜賊方熾公則撰五歌諭之

俾毋盜娼毋悖逆毋博飲毋爭鬬毋輕生且令
鐸者夜宣　聖諭誓之偶除夕聞衙後一人宣
至四鼓聲獨朗令召之至則年僅十五問若奚
不更巡曰小人有母元日無養藉渠等募小人
錢可十將母耳公則給之米錢俾歸壽其母焉是
時修　奉先殿則都水若公副焉而內竪攬費
萬金公則省其什九不數月告成得　恩賚上
班焉前是誠意伯告家人索租溺死欲坐佃戶
而御史以下南城公則力出之已女醫索病者

謝病者以故償四十金券予之索息三金而負
者不能償醫則以素往來誠意家訴之誠意誠
意卽捕逋者叺券貸劉而索其四十金撻幾死
其弟赴愬吏科杜公杜則下諸公而公辨其寃
立釋之叱遣其家屬而去誠意以此銜流言擠
公矣是時施御史啄東城亟稱公才守一日檄
取徽墨公以墨應則郄而不收㠯何土豪杜某
者索佃戶逋租告御史所擬徒業斷房求贖不
許則執妻女經死杜氏之門而杜某移置他所

告其妻女經死誣某其妻女亦告於御史御史
則坐其妻女故殺祖父律當死下公復訊讞法
司公則反律坐杜某而御史恨公入骨矣異日
則以所杖胡尚文者畀置公所追贓公見其殘
斃則寬其罪爲請便宜上御史御史故事兵馬上御
史牒則辰上申下而御史故持七日則文已斃
矣趣見御史御史乃大驚曰若柰何杖斃此囚
耶聞其妻貌美許州同納之久矣公始正色對
曰臺下門畀東城時已將斃矣東城固未嘗加

一杖也敢斃人耶其妻卽貌美不識謂何於是
御史遂假它道劾公而它道方任七日不知公
特守亦不知尚文妻故許州同僕婦也葢許名
憂熊初爲南京職方主事以大計叺外而尚文
故搏飲許則並其妻之已尚文更事孫又事閔
則盜閔藥箱諸物閔則徧捕尚文置中城不服
上御史而會州同部擢至南都置妾以尚文盜
繫中城也故收其婦傻而它道所劾者謂公杜
斃尚文以遂州同奸　命下刑部勘其誣得復

許官而公遂削藉矣南都人士無不爲公寃者公故有至性侍其父母郎欽容屏氣非有命不敢退其父任寧州爲南昌舊僚所中而罷公聞之則挈資走荆州日夜行一百八十里挾五旬始至而奉其父歸朝暮必朝問小疾必不離側比父華命析產公不忍曰第徐之比卒則終夜哭不止已而淚皆出血越九月母亦卒公三歲骨立幾滅性矣其弟三人公皆護之如手而三弟兒時徧體皆瘡楚則倒身依公公則吐沫傳

其瘡瘡自愈荆州之役其甲偕焉業已持斧將不利於公公則夢見父母哭而覺而有奴已奪其斧矣明日以告公則誶曰彼固禦吾寇者耳豈寇我哉遂遜而謝之葢自淮文簡講學於歙公則已受詔碎唓而在江右則又受父命嚴事鄒文莊又其王父文潤珊故受學於王文成以故得遡聞良知之指然公自律甚介與人甚讓居官訊訟甚恤不肯毫髮妄加人罪郎爲當道所擠蕭然旅食有問者皆爲公動色而公故泊

然泰然不以爲恨其學務安踐類此是時吳宗伯悌許文穆國方司徒弘靜余司徒懋學鄒太史德溥余太史孟麟張少宰一桂劉太史日寧吳中丞仁度顧太史起元悉以公爲益諒多聞先後定交而顧太史則自未第時聞公清方濬博則造館諮而師焉以爲是固蘭陵祭酒矣公好讀書以文章詞賦爲藝學而特遊之以寄其適其子四人仲懋謙則與予友能詩介亦似其父賖其人不妄諛父者予故爲之傳

大乇氏曰銘志狀傳莫譽於歙歙莫譽於賈有力之賈有力莫譽於世名文鉅公予何敢私譽一貧兵馬哉貧兵馬既得譽於二海則亞不愿其爲鄒淮學矣兄令從子御史狀參政誌焉有不永有後譽乎予則曷私予則曷辭乎莫私

張處士傳代

張處士者諱某別號石峯休寧之蒸溪人也其先明公則宋常州守以忠諫謫五城巡簡後遂解官家焉故世爲休寧族望十幾傳至鸞豸以

慷慨拯人之急不爲子孫生事計迨處士十歲
許家亦中落矣比處士有識則請於琢公曰使
兒挾策讀書不能飽餒腹不若操贏奇權子母
之數以無貽我父母劇憂也公則諾處士處士
始挾貲遊吳越間度貨所急緩與賈所貪三廉
五之際爲之化居則無不奇中者然不作守錢
虜有困無可告者告處士則解橐佽之卽身無
長錢亦躊躇設貸以赴其急蓋處士修髯貌皙
善詼諧識人之隱與人諾無不令人願自解又

雄飲卽酒酣亦無醉色以故四方識處士者無
問少長輒欣然親處士不拾其後處士家鄞與
相國沈公遊沈公故以處士善賈且善交於是
縉紳皆願識處士矣未幾返休寧所負者數百
金處士則聚負夫議曰若果窘乎恐負我乎窘
則需後非負則寧恐公等喪行於立索耶遂還
其券其後七十許偶負忿諸子則請以醫進處
士則叱曰是焉用艸木以毒吾腹哉生老病死
所必然耳何必醫已數日沐浴長寢而逝方疾
革則命諸子曰爾旣能子矣爾有子爾不能父
哉吾亦何憂蓋處士之行如此

廣陵顧生曰予見謝公耳伯亟稱張卿子賢恨
不見卿子耳聞卿子稱處士則亦非妄譽者矣
嗟夫令人賈而父子子父相息以善守則豈不
賢於詩書自餒者哉予廣陵故多大賈如處士
者似亦罕聞故爲之傳

吳元翰小傳

曹能始恒曰布衣而人眞詩者其元瀚哉一搜

簡而槁如也睎之則形廢而灰如也顧元瀚以
聲詩起雄乃今則以淨任稽白業焉卽四十有
七季於此矣而自其束髮輒之吳之越之燕之
楚以旅廬爲家室焉家不浹旬則又厭苦妻孥
戴笠而去是以甫人士恒不得友元瀚而元瀚
所至則莫不傾天下名矣元瀚者甫產也名文
潛其先則朱梧州刺史世延徙吳塘家焉是爲
可塘族矣始元瀚之散髮而牧羊也不專治書
生業乃頗持漢書選詩誦卽年已亡不知也比

遊薊門從江將軍作揖客則又慨然拊膺曰丈夫不乃當封狼居胥哉搏塞挾策胥一卞耳久之咨合浦會其帥爲臺使者所治而潛爲其守言之得立解帥師則餽五十緡上潛壽潛則郤之曰山民聞若寃亘爲吾故人守白之耳柰何取若酧耶與之痛飲而别益其游於貿人也殆於以身徼澤而往往以取護游以無取護絜故其游能素勝於是名士大夫相引重潛以爲素交也當其客嶺南鄧太史時是時歐楨伯詫潛

謂黃孔昭之後閩乃有子一人哉已而見徐茂吳茂吳亦云見屠緯眞緯眞亦云嗚呼閩豈一人名詩潛亦詎一人而名我閩哉而潛於是數則潛如也日若病幾與死隣則從雲棲蓮池大師受具又以病不能如酒律於是乎白社有酒人矣頃居武夷山將以髮僧飲水吞檗以除現業而是時夜或不寐則見黃衣童子持金字示一日井露長生松樹上醴泉自到石橋邊蓋其靈異如此一日與家人訣曰吾期至矣入深

山荼毘耳乃留偈而别云夢幻空華亦非眞五蘊空中誰是我本不生今安有死丸塵圍裏總爲家道道道夢青衣數十人以爲閻羅天子所遣也則膜拜毘盧而自維曰此心不動生死者誰乎於是青衣乃散而潛益窹寐乎蓮華藏矣先是潛幼時嘗浴於水並溪漲倏飄里許見水光熠燿中有人語曰子詩僧也俄而出潛水上子蓋蛩之潛曰蓮池吾導師哉吾何以不落陰界也而蕗與僧介焉豈其餘此髮爲而不能入

有餘土也是眞爲灰如者乃眞潛也夫謝生曰世有似詩潛則允持批有似僧潛則善荷因往非變塵沙惑現若知含土寐者斯寤唯眞不毀于以無已茂哉元瀚詎隊予讚

女士傳

女士王氏者宋國麟妻也氏十三而歸婉愿孫順輒能事其姑舅若冢姒若夫子夫子曰吾婦哉吾無梱以内憂矣蓋氏所御果轡不進姑舅則不敢嘗所將姑舅則先其意而不逆所動息

則廓密必親所紀庶務則皆持大體而慧幹往
往出麟意表麟所與謀伊事吾所不與言亦未
嘗不喻也若侍姒氏則必待命始行麟母以是
絕愛氏至不忍一刻離伊麟父廩廩以氏操履
亦嘆曰吾兒有婦哉無虞家墜矣先是氏九歲
逐其母事父啬郊伊無不宜伊於書一無所授
第病聽塾師授弟子輒自了解其大父池州君
則奇之曰異哉慧若是乎比歸則書筭文義皆
不學而通麟以狡奇而服氏氏侍麟閱書寓目

輒誦若宿習焉則嘆以爲慧絕然氏故慕阮氏
識若鄭婢詎也曰恨無女世說耳豈令臨川獨
有千載乎其與麟雅譃清言故冷冷韻也伊家
人有忿悁鬧氏諧語則無不莞爾解也伊家內
外若族從親表若鄰嫗無不敬愛氏以爲大士
現女身也氏故不孕爲麟置兩側室卑身待之
比媵舉子六歲猶以身受兒睡不一置枕十歲
猶不能一日離抱方麟往古心律師所受具時
氏以子疾奇晝夜療護身亦幾斃矣而氏恐[illegible]

自若其慈字如此初氏歸麟也構理僦工柔趙
亦至匆延之則體香襲麟麟以此好狎氏而氏
故內剛又素有潔癖卒不樂也第麟肆業館所
則書記往還日以十數覘過廸哲若盜友焉不
能一日忘麟矣凡麟所肺腑交者過從麟輒雄
談竟夕氏亦花具佐之不少衰怠也麟皈命覺
皇也氏則嗜放生如渴也合衆爲蓮社教觀每
一誦佛號則見白蓮從空遍繞若不知有身焉
每中夜跏趺冥想則覺頭上晃如有光地亦變

爲瑠璃焉而觀世音現其身以梵典披示之氏
每語此輒獻欷淚下曰妾柰何受此女質乎也
麟亦氏相宗則又喜曰妾以身驗之歧如數髮
焉第相伊心相耳心空相不空乎也麟自雲棲
歸氏則嘆曰妾恨不身偕若供我雲棲大師耳
也病棘但囑麟曰若其爲我塑觀世音像及禮
千佛名懺乎而誦華嚴佛號亦不輟也也命掖
之坐曰我其速往西乎則又誦佛號笑而合掌
曰幡與佛至矣其待我須臾乎語卒不及他翌

日午命婢子呼麟麟寐熟未至第舉佛號若華
嚴經而逝始氏謂麟曰婦人之性貪服飾飲食
無已則戀其夫若子耳我則不有此身亦幻無
可貪者緣盡則離無可戀者死之日卒如其言
豈不異哉自宋生十三歲爲予友今且二十有
一年矣聞氏淋慧甚習于故傳其事俾徵女行
者得考焉
淵夫宋生之言曰婦人而慧辯者有矣乎誰飯
依者飯依乎誰通教者通教乎誰死而不怖恐

者已乎吾婦兼之而幻有生死吾何悲哉吾不
如婦慧婦則逝婦不如吾愚吾則居吾豈智死
而愚生乎予曰否若婦固生智哉正念不回逝
者詎頹時曰女士其現而身來哉

陶楚生傳

予讀茅止生傳其亡姬事甚異跡生不欲耦姬
時宿句曲旅舍則夢一羽衣朱顏者隨一女子
雲裾霞珮若抗體私相語然已見生揖之曰若
豈從三茅見爾祖耶生曰二千季以還吾曷由
見吾祖哉曰無他此子欲暫託客耳客幸無拒
生瞞睞之則恍如故所見陶姬也比姬事生三
載生歸舍省太夫人而留姬在南都姬病且死
生則夢向羽衣見訪且謂生曰予奉上帝命召
西玄洞主耳生卿驚覺心益動使急足訊姬而
姬訃亦至矣一慟幾絕浹旬乃始聞姬未瞑時
召蒼頭使致郎君幸努力畢事吾將待見於西
玄洞矣異哉夫姬豈不斷人間欲而遷王厥洞
邪將茅生故洞中人墮人間世邪予攷漢中有

西玄洞廣袤二千里則十大洞天之四洞天也
其天則三玄極真是爲裴君所理並青城峩眉
嶓冢諸山以佐理西嶽者也何洞主幻示侈跡
且暫耦茅生邪萬兆芸芸鬼神杳杳莫不以情
生情死豈洞主假此覺茅生邪任生之於紫素
裴生之于雲英一以不耦再生一以願娶入洞
又若有冥配焉何哉夫冥情之道非異女男老
氏不師無上元君乎盈若固衷不受隱書於王
母乎不受交信之盟於霸子乎生郎不冥情亦

不以情死矣然姬情有異跡伎而心生耦有異
則不可無傳傳曰陶姬者武林寓伎名可字楚
生本江都胡塾師女今以伎妾事元儀者也元
儀字止生故歸安鹿門先生冢孫水部薦卿先
生冢子季十歲許仰以才抗祖父駿厥聲逮水
部卒生纔十四耳識畧盖上所交率父行英名
若海內勝士而會族屬里兒搆生太夫人則命
生遊粟南都焉生素謂天下士大夫莫有眞知
已者知而不盡所負盡所負而意不傾心不熱

則莫如女子一而希雖然世豈易有是女子哉
吾寧槁若已爾于是時生客武林方㦖㦖有心
疾遇楚生於友人坐上若不屬耳也者而揖之
而楚生故心屬生矣其明季庚戌楚生則含淚
語陶媼請擇人而嫁母負兒父相更一歲而十
九兒不死報父乎媼止之日若無躁毋以身輕
許人也會生赴戒公約客西湖上楚生聞之則
亟訪生道爲人所要則命侍兒與生期兩日
客爲生語之故生頷叱曰客無妄言予不識

生楚生何自識予而物予哉已追侍兒來果如
所言盖楚生於所遊中日陰察渠才性高下且
度渠信以定託其與某生某生遊若將身託焉
然卒以不惬罷最後見茅生將見客談名理揚
抗古今楚生輒衡論其表使客舌咋於是客有
詆卓老者楚生則又極辨辨客客不能難也而
詰楚生所竪論則又與卓老異於是生盖奇楚
生而楚生仰欲以身許生矣生固辭曰予不幸
未畢家難而敢集於麥乎將浪遊南北不足爲

卿辱矣向所許卿當爲卿謀卿宜復家廣陵予
亦遊白下郎不得之此生予固當爲郎死矣楚
生郎嚙生臂曰兒不願從三君予而願從君也
君可拒兒使靦顏入廣陵乎兒有一死以報父
耳郎拔生牀頭劍自決生急止之曰郎且俟當
爲郎謀之矣於是彌留四日夜未決而會公府
召生生不得已與楚生歸見媼媼仰曰郎君幸
無作負心人使兒失所也生曰予豈敢負心哉
恐負楚生耳於是約小除夕次日當俟來會邑

有大猾役不得發生則貽汪然明牘與楚生更
約是時楚生方自妝閣使至輒不及擢髮索牘
牘故在然明所楚生卽如然明所眎牘而生巳
追至見嫗嫗輒怒曰汪季何妄言哉生曰不妄
但令予見楚生足矣卽索導跡汪生南山竹閣
不値遂絕湖而渡是夕風如霹靂浪亦撲天舟
幾覆者數矣二鼓始泊湧金門又循湧金逕衕
山道始得汪生舟客見生至皆驚邇而楚生殊
無所言但相覷而巳於是汪生客皆散而生與

楚生雄飲楚生意益篤不可解矣越除夕生與
楚生步長堤上下至孤山將返楚生迫生甚力
生第曰今日負卿小耳使他日負卿何以見卿
地下哉語未竟楚生忽驚蹐指曰此何物耶生
反顧則見一猙獰怪物躡其後三尺而傴行若
獲狄叱之則走追之則反止且作鬼聲曰咄無
妄言以干天怒生遂驚不敢追怪亦不見是夕
民家悉舉柴火光燭天有如日月湖亦爲之晝
赤而生與楚生坐堤上楚生且迫生元旦禮天

竺生曰吾將卜諸筮龜矣未曙卽之天竺則見
友人張德懋踞坐石上生卽摵散問之曰若何
獨至於斯耶德懋曰吾昨夕不能寐逮將曉夢
一怪形鬼告予曰若急趨天竺待二客至以予
語語無庸卜也生始驚語其故及禮天竺大士
遂不卜而還懋故爲祭酒之快雪堂見遊客如
織楚生則謂生曰此何如昨夕之杳冥耶兒亦
若是衛德懋曰快哉喻鬼神固命予告二君矣
當爲二君妁楚生則大喜舉觴壽德懋次日謁

嫗曰兒事偶矣可無負父若嫗矣嫗亦大喜遂
置酒爲生壽生曰是不可不聞於太夫人矣太
夫人聞之亦大喜曰兒遠遊正不可攜婦有姬
相侍卽兒飲食者寒當無患矣於是太夫人自
至武林爲治眷珥帷幄之事比十二日進楚生
楚生進謁太夫人則又喜曰吾老矣吾兒爲宗
人所構故使遠遊吾今以兒託汝矣汝旣衆中
識吾兒不可使吾兒猶衆也楚生遂受命曰終
不敢負太夫人敎先是楚生父胡翁若以經教

授里中甚奇女才五歲輒能誦唐人百絕句且
奇女相當專貴人其母故陶嫗妹也陶嫗故商
人婦也乃隸教坊一日省其妹見楚生郎奇之
日此女必貴當傾天下無憂貧矣於是楚生母
以女屬嫗嫗不忍語楚生楚生郎號慟不已無
何其父死郎語女當女陶俾得共術爲楚生則
又泣不受命已女陶教以諳聲擫拍輒艴然不
肯習也十三將破瓜則又悲嘶累月郎不得已
受嫗命然心恨之不欲與貴介睨貴介遂銜之

適婦翁某大吏女自經死索所致故在宅使面
貴介郎譖以楚生對索嫗甚急嫗郎趨武林依
故戚家焉士大夫自廣陵至者無不願見楚生
而楚生終不喜逢人遂忽忽然幽憤幾死然一
交楚生者郎忿去楚生則又幸其見怒可不鄙
死耳以故鬩者益恨楚生及楚生見生命侍兒
委心也則已爲有力所挾然明至冒顏說其支
使楚生來見及見生四坐名妹無色矣而客且
耳語相駭生益疑其非楚生也而詰然明然明

第掩面笑已乃識其真楚生也則引滿酹湖且
壽楚生然不能致一詞楚生亦若不能言者是
夕相對皆口噤目凝若嚴客然訖未嘗寢也次
日辭生郎喟然道慺慺曰兒所闚君固天下奇
男子也今幸見君生平之願畢矣君豈坐視檻
猿不爲兒計耶生亦曰卿既心知我我不可心
報卿矣而是時有力者復促楚生去生亦奉太
夫人命以歸會宗人假里胥事攻生生遂以命
如留都是時生戚屬故徧識長于諸伎乃大會

賓客爲生重生閱諸伎無一人如楚生貌亦無
一人可與言者已閱賓客可託楚生者亦無一
人當也於是道句曲歸則夢羽衣託一女子遂
作異夢志累七日皆夢見楚生生歸則以太夫
人命趨避武林於是見嫗嫗曰君非茅君邪兒
相君非誑人者果然更三日楚生忽趨湖樓上
見生曰不意今日復見君矣生遂氾湖與楚生
飛爵恣言忽聞歌聲徹天若郊廟所奏樂然然
不知所自客登艦樓望之則見一容長髯鶴髮

坐斷橋上二青衣爲之歌也生與楚生遂跡之不見而望者見長髯客坐橋自若耳生卽心異之曰豈夢中所見羽衣者邪然秘不敢泄客遂出異夢志示楚生生卽詭曰鬼神事豈足信哉楚生曰君必不妄言鬼神者奈何反詒兒邪以是楚生卒事生矣比楚生事生而生宗人有飛語焉德懟恐生爲所中也勸之挾楚生歸比歸郎謀居楚生別館楚生不願願得事適如太夫人其宗人又假鄰媪說生婦相誶然楚生事之

甚恭謹但鬱鬱病幾殆耳而生婦遂持楚生不令偕生出生業以怏怏不能廼郎謀所出亦不能以口舌爭也而楚生遂密好鄰媪鄰媪郎願爲楚生死於是誶漸解而太夫人始命曰吾兒可挾此兒行矣生始情喜而是時賓客送生者以百數陶嫗亦走送吳閶門曰吾兒今始不失人矣顧妾老願郎君有以慰老妾及趙南都度中穠楚生則請更置一姬以報太夫人畢孫之念如邵家兒秋水君不郎諾則有楊娟生者乘

故少過秋水百倍生不可曰吾納卿特不欲負卿耳豈爲此溺惑使卿如前日病哉而楚生意不已使人覘楊則已它適矣楚生殊怏怏不釋也假渡江至睢陽楚生不欲解衣寢恐有異不可不備生顧笑曰盜豈爲吾敝衣紫帙齎哉是夜三鼓盜果乘大風至一呼若數百人生驚起與楚生亦大呼盜亦少郤生則從旁門出幾爲盜刃所中而楚生以身捍得脫遂挾楚生踰墻走墻故高丈許皆不知所以越闢一民家戶欲

入民家婦以夫出不納郎以情告益恐不納楚生則拔短刃挾婦婦見刃不敢出聲始得坐民家焉已跡盜散則負其卷帙去以爲重貨而衣篋及里費反棄不取乃始改由漕渠入長安矣居長安而四方客與生善者率挾胡姬過慰楚生楚生最後得一趙姬張第五乃大叫曰異哉是姬南方郎有佳人非其類矣是可舉子矣生曰卿以父術相夫乃以是相子邪楚生知不可奪遂不言已而楚生恒竟夕不寐生詰之則曰

君才豈在一第然必第乃足慰太夫人若我家姬耳生日第不第詎可執劵奈何以沉憂傷命乎然竟不寤也壬子元日遂絶葷不茹已生不第客山中楚生則治具使縱遊香山碧雲間以破其憤而後乃勸生歸省太夫人且請以一婢僕僃輿而行使不必備盜餘卷帙率遣附舟未至豐沛有二盜挾弓矢露刃躡數十里生欲僃楚生曰不必僃僃則盜疑渠見吾蕭然當自反耳其智識類此已至廣陵訪其父則已先一歲

殁楚生遂大哭於墓自爲文以祭父曰父以相得兒兒以相得郎君兒可見父矣母以女女姬姬以母母兒兒可見母矣所喜者兒藉郎以聞父母藉兒以不死所恨者父母不能待兒兒恐不能待郎君耳及登舟楚生遂病至南都生亦病比度歲則皆强起盥櫛而客有持楊宛叔書走示生者楚生見之則大喜曰此固兒向所稱媚生者也特以小字行耳已復召姬姬至楚生郎霍然起謀所以報太夫人者姬曰邵家兒已

歸一儒生矣蔣奈何楚生曰焉用邵家兒哉兒已得百倍者矣遂與生縱覼建業山水曰兒願畢矣君當歸覲太夫人毋以兒病需此矣且兒復有娠令太夫人聞之必喜生遂歸瀕行則已情輸宛叔使邵宅客侍生則所謂百倍邵家兒也且謂生曰君曠省久矣當日娛太夫人前毋以兒爲念且語太夫人亦無念兒兒異日必報太夫人於佛前耳比見太夫人果念楚生不置聞有娠則又大喜則命生待之湖上當僃擢糗

如雲棲飯僧會太夫人自青不得行已聞楚生死生遂嘔血數升累日不能食太夫人亦不進食生郎强起慰太夫人召訃者問楚生狀則聞楚生未卒也夜嘗聞鼓樂聲家人以爲怪而楚生不怪也且有二青衣執拂持幡以待侍兒皆見之及華無所痛楚一瞑而逝而是時天方暑經晝夜不變其斃異若是於是生瘞楚生西湖之上而自題其生壙曰布衣茅止生之墓若楚生者其亦偶有冥配者邪

□□氏曰死生之際豈不甚怪而人以託跡生
死爲怪焉豈非夢哉夢羽衣託而來又夢羽衣
召而去則洞玉抑豈茅生所有哉茅生痛之至
以爲才情交著意氣交鬼神交則又過矣令茅
生竭其情才意氣必不能活一弱女子郎弱女
子希第鼓茅生傷耳嗟夫世豈有不輪不墮之
鬼神哉亦可憬然寤矣建寧謝兆申譔

男謝元英子輯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二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三目錄

祭文

祭李見羅老師文

祭錢景行文

祭鄧先生文

祭某文代

祭王母黄孺人文

祭瞿太僕文

祭宋室王宜人文

祭吳中書文

祭劉潛谷先生文

祭陳母林太夫人文

祭謝母李大孺人文

奠顧先生辭

墓表

明文林郎江西萍鄉縣知縣致仕鳴溪廖公墓表

碑陰

書□□□李公南遷祖墓碑陰

目錄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三

閩　綏安謝兆申耳伯著

同邑後學吳秉常能經

吳秉悠能久較

祭文

祭李見羅老師文

維萬曆三十有六季我師見羅夫子卒逾歲矣我師自閩歸里者二歲甫及八十而卒是歲二月十日綏安弟子謝兆申始得絜酒爇香哭而奠之日嗚呼痛哉我師旣逖陟降在天岂日文喪厥維學傳學以經世孔魯是師大學班如厥譜是資在昔紛紜罔知歸本格致輊軒如車斯輗溯諸孔學祖述焉系還而攷經開宗何義堯舜文周達則道行孔一聖眞窮則道明維彼弘

毅任學自矢孟死不傳昔賢非侈懿彼純公微言斯著青田後典立本爲據亦尟文成維聖之達標旨良知功覺含茷於維我師紉行必矩龤悟此知竅從何起已繹安身易訓是遵精神著已庶幾有倫旣悟全經臨戎益證獨往獨來知本則聖覿體如斯爰詔學士古義一陳學宗始職獨謂六經提宗則不修身爲本莫大莫久試知本身乃爲性學孰知歸本知止其鑰止惟一法爲至命根本末始終實惟止門事物歷然先後有式修卽多方本之則一知本知至止無欠餘剏自孔子學始有樞我師述之徹見性大以是立宗布局匪外一物不舍一事不遺止善之地惟本爲歸浩然一身全樞三極洞開慧覗時維學的我師握此如矩出閩聲色不動折衝無堅洱海夷格讒人詆誣幽憂七載福堂自如

天子聖明謫我清漳居田益辨斯學益昌維時徐師哲學吾閩是尊是行止善本身閩士如雲遡師所受風動草靡將學是究以教以興十年

以振維蒙後至始疑終信蒙故學禪思以見性
竊窺世儒解所定命逮侍徐師凜然而貞巳事
我師昭若揭冥愧弗克承有作有止箭鋒交拄
徒為虛擬昔自東山十若閒二再見去乎二若
不契蓋歎我師如蝶如夢明學洲人不厭不疲
以經說學師窜隱蒙蒙雖耳說反躬則慚𠜶別
三歲幽明異宅蒙方有懷欲質而隔大耋如師
道通可歸[illegible]哀行邁曷放曷依乃今追痛性天
莫問[illegible]泗[illegible]蒙豈復惜

[illegible]景行文

維萬曆三十有八季庚戌贈君景行先生既歿
令子廷試第三人之命遂寢疾焉且葉遺誡令
子曰若宜以三不朽自立毋以三不卒自傲而
令子有風木之痛矣逮令子奔喪歸予始獲以
辭薦焉予既不識生贈君胡以悲死贈君則以
令子夙奇奇贈君則以羣彥歸賢賢贈君贈君
卿奇賢得年五十有七不云夭夭卿孫孫桀諸
士問不得身貴自試得令子高第焉不云既[illegible]

卿贈君益年而共登上方之賜令子則有[illegible]
養矣贈君則不必色意也彼自堂堂登子將[illegible]
彼自矯矯登子將表將功不世伸而誰屈若[illegible]
乎將德不世見而誰隱若言乎將生焉得德而
死焉非德得乎將生焉言立而死焉非朽先乎
人爭乎言惟贈君乎不言者識前人爭乎德惟
贈君乎不德者遺則蓋古有無功子光之論若
傲放焉以秘其眞而世之擯名教以采身者不
啻腐草之與飛塵矣嗟夫贈君詎免死而不赴

詎要生而得固孰貴而脫死以超乎冥路孰不
貴而促生以寢乎長暮予意贈君不自悲死以
為終必之此抑或自悲乃生詔命何弗升乎以
屬纊之誡揆贈君之价其有異乎陽厲陰壞者
曷生不辰違之足怪也遊乎生乎人不命遊其
生如糾休乎死乎人不命休以死為羞而贈君
不糾不羞若有冥乎怛化而薄乎蜉蝣者予知
其君識[illegible]乎淪榮歉飽故不願乎第高品耿是
其神益乎富貴祿秩之表其魂不將升乎太霄

之胥胥乎將令子且光大賢君之教以舒吳天
之不弔矣予曷以些招爲慘哉爰作啓辭以和
紼謳辭曰
嘻嗟乎而時死不復歸何愴悲篤彼駟馬不得
追寃其高堂猶聞首旂歸而拊楮哭魂衣霧乎
歸魂其來施
噫嗟乎而顯鬼何促返命何淩神明既徂容何
遠生遠膝下雖終違膝下覗哀彼賢聖死不免
何如色養長穀戢穀戢方來胡遽云翦反面欲

語腸如輪轉
嘻嗟乎而征魂其升乎英其霧乘箕尾乎爲列
星悼梲塊之惸惸惡知不死之明明闞彼幽室
若冥冥歸哉籍兮誰死生曉而予兮豈其日寧
仰吳天兮胡爲獨以傾

祭閻先生文

維萬曆四十有四季丙辰七月望後二日雋治
下邵武府建寧縣門人謝兆申謹束香虔楮致
奠於大方岳立羽閻夫子之靈曰於維夫子告
氣禮經庚辰有燕南宮須英筮仕維道吾直吾
繩彼兎爰爰于脫于營豈謂夫子維羅于鷙鸌
則坦如蕩蕩其平官評既昭德維不恍若浮若
沉不同不搖泰前倚衡惟學時標標日明心克
明克趨守我昭武覗民以傺如砥如矢居上不
驕瑕抱鄉紳諸爾謠俗越惟虞怙變于悛睢予
時拒衣夫子屬日道存簡靜自正自奇有弗率
廢如彼市辱矜若悶悶時廼穆穆民日悖德室
闞家訟曰恤其閔曰訓是共爾孝爾弟挈獨是

痛凡有心知彝則有動既蒸既艾夫子是頌云
何艱去覗天若夢壬寅以還良者其誰所共愁
歎訖牧訖毗瞻仰夫子日控邊陲雁門外內克
恤克威逖徼用撫邊塵不飛如彼磐石式奠于
西　朝則有彥疆則有禦方推杖鉞何遽云變
一朝告徂星隕不見開道可久誰曰露電去冬
既徂今詎睊睊嗟我夫子其鑒予薦尚饗

祭某文代

萬曆四十有一季癸丑某月某日友人某謹陳

以糾縣山陰兼簿靈無易禩幽閒素樸老無濫
願婦順聿章宜爾其汯嗚呼嗟乎能是婦也孝
能是適也教能是配也鵷能是姑也傚能是終
也曜能是豫也磬孰是愚也紹嗚呼嗟乎不旣
者茀不留者顯不卒者啬不蔑者佛不報者鞠
不死者殉名等拜親執紼與哭式靈金玉儼霧
怳惚薦酒祼鬱申哀寫曲嗚呼哀哉尚饗

祭瞿太僕文

維萬曆三十有八季故太僕卿故邵武守瞿公

以其月卒於河東轉運使司爾月公介弟暬學
副使以柩歸殯焉七月邵武部民綏安謝兆申
始以香燭致奠而曰維我公祖蕊樵甸七角瑞
舍組時標則嗜倜而涓武棠覯輿出公夬若濡
志密罔咎誰曰次且筮巽用南載征于辰後黃
守三戟升晉運司鹺河東式墳厥聞　帝曰若
茂盍錫于卿太僕渠騄詠公曰仕匪載攸宜公
豈斯潰介公日介餕莫身顯出卒命誌棠謂若
蕯駁世作持廉頑則幹若標飾攜戩修矜柙行

蘊彌尊蒙讀指月意公弗指喻水全渤邇閒」公
遊計日甚淨或留刼契邵翁告公不腐生死焉
術洞空棠則智昧徵歸致叩叩寀求讖叩曰誰
疑獨乎不生寂尸其自爾與先死曷知俱去乎
去去者住乎不去乎俱非俱者如乎如乎如
乎犯化孰居非乎非乎何寞何魋胡變殀殉胡
入風輪胡火三昧胡龍奮挺身胡入月輪胡雨
舍利胡化攀楙胡頹委地胡立胡臥胡倒胡坐
胡枕于滕胡事而畢畢安之乎否安離乎之離

安二安遽安歸何求死相弗得爾狀何壞弗隨
[illegible]臧弗萎瘠陵叨奪誰廝誰豁能圓孰叚能莽
[illegible]斷能雜孰壞能縈孰解相著法惡造善豈覺
覺豈輪善善墮曷箭曷與怙行曷趨蓮質曷惑
若生曷慧若日曷沙刼歷曷豪許薦曷淨餘識
曷瞥餘見嗚呼胡了逝則有杳嗚呼胡腐法月
塵得嗚呼公歸將焉格思尚饗

祭宋室王宜人文

維萬曆三十有九季四月朔日制友伯謝兆申

卒弟兆南兆周若子明儒明偶從子明佐謹以
香燭致奠於吾友弟婦宋室王宜人之靈曰維
靈淑惠通府之孫維靈夫子夙惠其温翳而克
配如佩蘭蓀覩爾夫子曠世而英絶我倫等聖
童是緇維彼輔嗣天人孰儕昔歲辛卯夫子十
三藻如葩淑慧若瞿曇予長一紀捫舌莫談乾
霧既歸勝行殊邈夫子具宜如琴如簫一飯覺
皇而惕而覺現而女身顯而德福有子其奇有
殷其奇爾碩爾畜出入時腹維霧慈力意其夙

來聞熏聞修厥始不回而身非轉天女其諴聿
將化兮施象觀音念無正倒安養唯心厭土并
穢非往誰誰詒言夫子三千佛禮佛不去兮靈
詎來止霧佛何殊何生何死懺者既竟誰罪誰
病靈兮無逝亦安有性乎何嗟乎大命以正罹
婦既閱二十寧殀男大亦婚長夜亦曉維爾夫
子寧悼爲綠嗟彼少文未易可達三復至敎而
傷始過荀而夫子豈不斯谿於乎疏先於乎孰
延於乎孰遷於乎孰捐化既式遊霧兮安縣尚
享

祭吳中書文

維萬曆四十有五季歲次丁巳二月　殷上中
翰弼垣吳先生親翁之柩道載而歸於是某等
借戚友縮酒蒸豚嗷辭道奠爲哀譖之章以召
之曰譖乎魂乎歸徠乎止乎胡儵離幹而不反
乎譖朔天弗傭鞠而紀乎譖魂兮其歸華彼耀
靈曷徂西乎譖　帝闕峩峩曷永辭乎譖若神
何犇何閟扉乎譖魂兮其歸濠梁何逝何魂是

索乎譖沭豈羅詵憯豈惣惣乎譖耿彼摶摶渠
使釋乎譖魂兮其歸白霓習習靈其豐豐乎譖
朱雀誰茇誰爾𢢽𢢽乎譖白門徂擾䚡輜而從
從乎譖魂兮其歸郘亭瀰瀰莽其潢洋不涉乎
譖矮蛇偃偃蹇欲留其不踣乎譖西蓰侁侁越
有往而無悄乎譖魂兮何歸配而與偕獨何輀
旋乎譖華杞何哭蕊何式遊乎譖杳兮修路曼
何睊乎譖魂兮其歸剡其揚靈不遐首丘乎譖
津南水喬不𥟖爾休乎譖爾嗣呺呺不煢煢求

會兆中歸應試孔楊不遑第序北吏部乃袁溢
旋又不得與執紼越月始絜槳奏賵弔太夫人
且爲吏部傷也嗟乎知生而知死胡弔弗傷知
死而知生胡傷弗弔今其猶行古之禮乎嗟乎
吏部將以八月壽其母觴以是月歸其母襯仰
其母氏天年終矣吏部枯魚之恨寧有已時哉
嗟乎通家子如兆中祝辭未致而致其奠辭有
不感吏部之痛楚而霑涕者乎嗚戲壽母在堂
胡溘而亡弗待崇觴嗚戲厥系維林世族施衿

毓德維任嗚戲在御靜好職飭蘋藻于蔡于編
嗚呼糾組是亂饘酏是備孝徽斯懿嗚戲襯衛
譽髦庚帥劬勞弗成若豪嗚戲爲令長母錫命
褒吻孺人始有嗚戲子孫母若毛屬裏著色養
仍爵嗚戲爾嗣憲憲睘睘終始猶如始殁嗚戲
體遺公衡太丘載更戢穀以生嗚呼褒如洙聖
匪朝依命壽考胥慶嗚戲以介于綠伊何僞豫
擗踊罔報嗚戲既如璧玲溢米是餤爻淋孔耳
嗚戲說耄在疚終天撫匿銜恤靡復嗚戲銘旌
鬱飛周道步步霧魄來歸嗚戲國門南徧式轜
東輓載馳載戈嗚戲綠于旒輔夜臺改面手濟
失緬嗚戲靡恃永歎反哺孺雛子也摧肝嗚戲
神馭薦風永慕莫從痛深閔凶嗚戲南遊屑淚
異世全懟馬得樹背嗚戲虞殯賡錫組帳已闋
誰爲此謬嗚戲琢音告徂夷猶黃壚令子思且
嗚戲悼亡撫存紼謳霽奔銷些招魂嗚戲逝矣
陳妣通家之子獻欷至此嗚戲于饋奠之宛其
揚儀來格來斯

祭謝母李太孺人文

維萬曆三十有九季二月予友謝志尹昆弟有
懿母李太孺人之喪是時太孺人壽且八十矣
賀未盈而弔曳踵令子則北面以𢍰降衣而反
矣予等附盟令子不永歎乎倏遐之不可追乎
閱茲三月廿六丙寅其等始克爲辭以寓召於
掌禮辭曰
芬僔僔乎逝淴淴乎誵誰假日乎曒曒不舍乎
西丘與諡瞻魄厄乎夜光黯黯蒐焉育而逝乎

譆眕杳杳乎焉聊生不牖兮焉離憖毋兮壽考
而亦隕乎譆宜爾夫子乎精瓔靡佩蘭茝乎子
有儀褆大耋乎胡爾歸乎譆枝茂茂乎峻乎嵗
竟介素姿乎縕乎寧同革雲爛乎霧乎披衣譆
何遷乎霧路幽昧昧乎不還顧乎譆何指乎賓
璐瑰遙遙乎衝夕霞乎譆猗何歎乎毋徽耿何
昭昭乎壽祺乎譆霧去乎雲爲御乎譆雲來乎
靈岦祁祁爲雨乎譆雨乎雨乎靈其寓乎譆芒
罔罔乎莽其無隅乎譆藐乎冥冥曼其焉娛乎

譆生妄妄其有隕乎妃妄妄其有蕪乎譆霧其
聊穆穆乎踰惘惘而霞征乎譆靡曼曼其暑乎
閟者想其安營乎欣若膺乎不縈逝安養乎其
冥乎譆於默默乎令子其爽乎譆孰永而不息
乎日謝綿而弗疾乎譆嘻嗟乎壽母卒乎惠風
其瑟乎譆嘻嗟乎靈其弔乎閩楙馨之苾乎其
無怵乎此有飶乎譆

　奠顧先生辭

先生既卒之三歲而名學名品者始嘆先生之
不復作矣夫生爲世維沒爲世思賢有必[illegible]
有必逝壽命之迅遠亦有必期死而不亡則有
必壽矣故祿位不能挾道而俱道術不能偕位
而顯則今古同揆何戾乎先生乎先生則固未
言不殁矣爰託諸辭以發所哀
哀乎生造之不傭兮俾賢人胡以降故昊天之
疾威兮俾居乎水之漭浩儷蹇其彌望兮紛締
縉其莫持日皇天其無私兮羌百憂其無離痛
魯叟之岌岌兮嗟日月之更微發詩書之鐍鍵

兮騁駟馬以騑騑緬洛閩之逸軌兮誰繇轡以
爲御溯河汾之正則兮豈眩曜以爲勵越姚圻
之神籟兮維重昏其有曜自夫子而若瞿兮惕
小心其罷劬秉衡石其不移兮日予心其匪石
獨正志其不卷乎知有懷其匪席朝飲原於汾
洛兮夕縉見乎鄒纫挹異流於要東兮酌神濮
乎懋懋惘架鑊其攻錯兮眷工倕之未沐塈覺
雲其嘸藹兮胥繁會之著謁溯歷古而罔然兮
何至今而易佪惋季女而台傒兮詎達世而姹

變慘覷邵杳杳兮怵怵後宛之黯黯企錫山之輝
輝兮滙涇原之黯黯先吾道乎中路兮恐遷逡
其勿驅控予轡乎騁驥兮寧登頓其契需耆佗
傺以恂悒兮怨周容之不競也將寥廓以爲居
兮易琀嗑之棘病也遵粤逝共不恢兮勇逝川
之百折歎流波其瀰瀰兮亂當瀾而有絶維衆
芳之所輳兮固大詵之必集寧不知幽默之可
閉兮寀萃修以揖揖雖訴詠其奚恤兮悼長夜
其紆軫鬱飄風其南拂兮紛總總其胥諸競俊

烏其前誠兮悵䟽召之見嗜亂恐此迫阨以終
古兮何爲刈乎芳草覽昊天之求莫兮奚爲喪
此長道靄冉冉其安逝兮使巫咸將焉告控帝
閽其上下兮庶百神之所勞嗟嗟乎逝不留兮
宛其先生是譹

墓表

明故文林郎江西萍鄉縣知縣致仕鳴溪

廖公墓表

公諱文瀚字伯約以弟子員既廩貢於廷需選
試爲廣西來賓縣令凡五月丁繼母洪太孺人
艱也闋詣補則又奔其父松淵公喪於栁下矣
也乃補知萍鄉則志所謂渡江得萍實者也公
爲萍鄉者垂一歲當考計　闕下臺使者若所
部監司二千石咸推轂公治狀第一而會大中
丞海虞徐公在邇則檄索大學衍義百部公奉
而嘆曰嗟乎吾豈能以百金饗乎而浚脊以媚
上也無乃傷吾廉乎遂移目病老焉邑父老子
弟壑壑走謁縣道官乞畱我豈弟父母是時臺

使者燕公撫下廉賢公不予公歸公則脂牽不
顧而队輳者踵輳不得行燕公聞之爲錫符使
公乘傳微傳公不能叚圖書裝也蓋公歸而槃
於東谷者越二十有三季鄉人尊其德而稱之
曰鳴溪先生矣其得志於壽考也蓋八十有三
而後卒卒之三季而後葬公仲子則寓書晉安
謂予小子幽者業銘之矣願吾子表諸埏以不
朽我先德予小子讀誌若狀而咨嗟異焉曰孝
哉易賁之訓抑何較然哲於死也方公去諸子

若孫跪而請遺勅公正襟語曰爾其盡乎吾本
嘗聞先君遺若惟是師儉維德其亦維師友維
準儒亦惟師穀維繩武吾乃瞑而含乎則又執
冢孫齊賢手曰若父爲諸生乃中身不祿若紹
明詩書尚亦亢於宗以光我先世隱德毋我死
也與乎哉於是公危坐正寢命冢孫書喪禮凡
七誡若曰毋薦於浮屠毋廢爾丧樂毋墊而我
弔乃賦泰山之歌怠矣其逵命如此始公在青
衿即負笈從華亭徐公遊徐公者故相嘗謫推

官於南劍者也而甚器公爲詩送之曰作聖已
知非俗學覃思自悟入絪緼公學蓋漸有源哉
其後乙丑之歲謁選吏部則華亭當軸矣或說
公是不可爲地邪而弗爲謁也選而後詣爲華
亭且樹之日地惟悪官惟善公曰唯唯蓋來賓
錯猺居半八寨之盜日禦人于貨令共手耳公
甫至則禽渠魁杖五人馬而磔於是立堡嚴偵
而道剽遂絶矣其在萍鄉謹身帥先以廉平循
理爲治一切積逋侵賦追擲之政惟惠綏是施

而作宄犯科者亡不如章而劾有强宗蔡氏羣
氏若爲賦冠往往賕令以避征也而亦餽公公
業微其狀則陽納之且勸以身赴較便比赴即
與餽使輸彼逋視不足如干始逮焉立微而立
革之矣先是諸逋者迫於擲逋而家醴陵瀏陽
攸縣追公勸課農桑招勞流亡始復其居又使
當償而産已絶凡二十有七比或有五世鬻獄
者矣公按章嘆曰庸子民何爲乎於是請以今
上元季赦例五十金得宥復廣德意百金以

下亦如之一日出犴者二十有二比若脫湯火
然時繫者丁壯二十二人公釋焉俾役遞以免
公往來傳中二十二人者輒遮道拜曰府君生
我於是燕御史賢重公也公嘗廉故俗男子忿
爭頃輒飲蟒草毒以宛公爲告言約論坐而誣
命者寢息矣異時文甲得地藏金佗者首其匿
也公叱曰若豈攫於市哉竟不籍豫章有宗人
謁者來謬爲王選儀賓公問其詭而蠱利者也
則移牒解焉論豎橫宄置法諸置學田勅保甲

則自父老德政碑頌之至今猶若嶠九嶷也者
而戴之曰青天矣蓋公生而穎少不美長不謹
莊如也其就外傳誦則日覽數千言父稱異是
兒大吾門矣比勝冠即首諸生籍已而數屈其
行一時知名士無不嚬首公者又會公所嘗薦
叔季弟鴈行而起而聲益藉甚穎應薦鄉試十
不一程而一再爲令廩廩乎庶幾藤君子也豈
必第顯身哉始公得選士歸道南劍而流冦倡
獗公謁所部使者使者匪豫以咨公畫將安出

公爲條上十餘筴使者驚曰書生安得方畧爾
爾趣爲倫而冦以駁矣其功御稱蓋亦以此然
而食廉自性即諸生時縣大夫何若孫後先志
邑則微公俞方者再而會稾奉百金壽微暑一
名公曰今日邑乘千秋信史竟麾之矣其後家
食長吏歲時式廬公輒爲語民所疾苦未嘗至
公府一居問也居則樸約不御綺不茹珍羣從
子弟或以鮮衣怒馬逸者公傳劾焉而無少貸
至燕見子姪必襴衣冠爲禮若魯恭士然嵩矣

公爲人傾身立膝而無背尤篤於至行齋黃
母之喪也哀毀骨立幾幾失明比喪繼母亦如
母戚人謂之善毀都下之訃奔而厲茨倚廬者
且三季所矣乃公於二人忌則愉焉減膳若喪
而哭生事愛敬死事哀戚豈非公謂哉公蓋念
其先世伯慶公顯我殺蒸嘗何續我宗人婚葬
何采何賻於是倡義醵金贖其產爲置孝慈莊
以卹族紳縫子弟俾世規是弗絕也其族弟選
老而鬩墻訴諸公公令對鏡曰若兄弟不白首

乎柰何以刀錐傷骨肉也於是選感泣友兄如
初矣孝哉惟公于官于家允蕪于祖允仁于宗
允睦于後允裕稽謚曰孝五宗安之者也協時
肇亨者也秉德不回者也曰貞清白守節者也
而公不幾是乎於是表其封曰孝貞先生廖公
之墓公有子四人伯士伊工藝爲相兆於是也
仲士俶叔士俶又季士雅皆學詩世其業冢孫
則伯子子其方觔修節有父祖風諸孫穎而秀
者又若而人矣其先系若元配繼室若生卒季

月語在誌狀不具述述其立身顯父母者公父名景和小子王父之外舅也王父嘗謂小子松澗公雖以鹽筴累貲鉅萬然德爲於隱宜爾振振繩繩艾于爾後則公之大門有繇不朽哉表日不以百金取不以百金予且有室而不私一錢畜又不以破老之好而毀廉固身所易失者而公矩修外内行若是醇懿也是日孝貞先生

書督府李公南遷祖墓碑陰

予蓋聞臨海王公之運漕也於西江則得李公

將漕云其先佐我高帝得錫地涿州者是爲李氏三世祖乜七世祖洪南以能調南昌世遂以漕事著勞矣今　上萬曆初僉王公議公獨以練漕自宜大恊王公力以此累積至督府獨念祖墓在涿不食於河乎守冢以告不食者僅里許耳公乃衡諸情與禮遷墓而南自一世至五世得遺骼焉旣南而河决故墓道矣異哉天乎而祐李氏之至斯也豈以公陰有賜於西江西江人不能言其德而天報之德耶自王公逝而漕事更自公解漕事而淮兑不得早不早則蠹益生此其故豈非以人哉人哉李公不遷之祖遷以永孝遷而後决亦以昭天天之隲李公亦陰矣其保世固未有艾也予故著其漕德俾其後耳得紹焉時萬曆三十有六季戊申十月朔日綏安謝兆申謹書

男謝元英予輯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三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四目録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四

閩 綏安謝兆申耳伯著
同邑後學廖賓賢肇興
曾應芳馨孺
謝 璋章玉
龔天升允子較

墓誌銘

明故文林郎惠來縣知縣台雲鄭公墓誌
銘

嗚呼此墓乃循令鄭公之所藏而綏安謝子之所誌而銘之者公葢以萬曆三十有二季甲辰七月十七日卒於家越一歲其二子乃以狀屬予予故恥諛墓者以公好飭脩且父行乃次其事焉按狀公諱可大字居業其先則金谿之石門人也曰萬十公者宋末始徙邵武是爲鄭氏鼻祖其後諱明者爲郡學弟子負髦譽是爲公高大父明生鳳以選貢授天台縣縣丞已仕至

南京東城矢焉有三稿集行學者稱曰古樵先
生夙生彥取張氏以嘉靖丙午九月初十日生
公於天台故公別號台雲志所產也公爲人方
頤美偲長身玉立有至性痛母氏逝也事其父
孟謹父有疾輒廢寢不能食比父卒乃祖病瘋
公則日夕左右時其匕豆湯藥卸穢濁公必躬
承之承之且四歲矣會丙子秋試乃祖迫公行
已乃祖卒公奔歸不勝哀毀其喪則視朱子家
禮獻材物土一切勿敢有悔焉始公弱冠補弟

子指學使者輒高等公而金公立敬姜公寶尤
器賞之已萬曆辛巳用輔臣議大選郡縣之貢
於鄉者以共尤卒業國子而公與焉是時南京
祭酒高公啓愚試得公卷大奇之置第一以爲
一第直掇之耳而公又再試弗式逮辛卯乃謁
選授惠來縣知縣公爲政則先慈惠持大體度
縣所弊甚者建六議焉一曰兵壯當練二曰圖
頼三曰賭博四曰按匿當禁五曰男女當別六
曰孫老當恤於是罷重辟者若以圖頼被羞身

亡者頼公平反甚衆歲大侵人情洶洶而毀[illegible]
海者又踵集公則請禁絕島船不許通乃大發
廩拯民民頼以活其靖海所城與縣城崩幾有
半而蓮花古里二橋圯且四百季矣公念城守
涉病謂何爲設畧鳩工而城成彌月不數月而
橋亦成民益誦鄭僑云先是潮有隆井一場場
五柵平潮古丁神山古堤爲柵者四附潮而惠
來一柵則附惠來初　制匱丁鹽滷灶丁帶鹽
五百四十有一斤四兩積食遞納課司自御史

章公懋請改折著爲令民始便久之課戶賠
至鬻子女而附潮者且以池漏廣引不蔽鹽告
增引其附惠來者又以池漏窄原丁若引不免
逋若賍告免增於是當道牒諸公公報狀以爲
課生於引引起於丁丁耗則官籍特空丁耳若
又增引則前引業無可徵後引詎爲俟納惟丁
實則引自滿矣於是除除補補而困頼以甦當
道遂署公狀爲二場式當是時林華峰劉自巖
等三十餘人皆積歲逋寇縣官所莫能擒制而

至剌璋陳亮等擅造僞印人亦莫敢詰問者公
始生捕得其黨又鞫獲僞印人於是服公武云
盜三季一日矣已而公以御賊者例金二百陰
忤當道事公而唐公遂申公左遷褒府審理正
公第太息曰吾不負百姓足豈悵負吾官哉遂
拂衣歸歸而後民乃更立祠祀公又立石頌公
清謐功德其見思如此始公之好行德也有趙
貫嵒死於邵武公弗之識也第爲之具棺若殮
且賻以歸人有女子三歲爲弗能養也而救之

水公聞之急爲之援且給其衣食養之他所嫁
焉其後公莊所火燬及公廩六百石是時鄰人
執起火者待鄭公來公至則反置不問且散其
餘廩以卹諸受災者至童僕病則往往齎藥調
食慰藨之以故童僕樂如公約而輸其力焉公
居則與與僴栩無細不傷唯恐人名以弗飭於
是郡邑大夫皆賢重公强公賓飲者再公恒不
懌曰吾豈若古之賢老可坐閒門而敎學哉且
吾父不獲名顯又不齒价僎其若修閒何焉慕

…不艾皆此類矣公取張氏生男子二日之作
郡學生取典膳朱約女曰之羽國子生取僊州
知州杜鍾秀第二女女子二曰良姑嫁郡學生
王新德曰選姑嫁衡山知縣謝祖之孫天衢旣
歸而卒而之僑所生子三長則光世取同安縣
學訓導王文洽女卒繼室元氏亦大姓次則安
世聘共府同知陳俊之子縣學生陳王道女又
次則繼世尚幼女琯姐則許聘禮部儒士陳嘉
祥之子其珍之羽所生子一曰名世才一歲女

琚姐則嫁國子生袁霆子汝南霆故羽襟友也
次女瑚姐則幼未字公二子以今季某月某日
葬公於某地其獻材物土亦如公慎云乃系之
銘銘曰
德也胡飫之施仕也胡季之饑胡息是怡而疇
弗顧爰有哲祖席以大膴繩是儀武作爾延緒
誠斯慎斯身維禮矩厥閑如守護細如局廡何
賢匪古而闕以斥土振振者子其不遐有所識

明文學亮川廖先生遷瘞墓誌銘

葬而遷可與曰可哉然則古與曰非古哉古也
卜而族今也卜而禍其法曰反氣納骨以蔭所
生於是有利蔭而害暴者矣非自代其生蔓哉
是葬也不然亮川公以隆慶庚午卒而若子館
相家師且無虛日矣逮萬曆丁亥始卽葬焉旣
葬相者以爲誤洙子德秀則又獨館家師者若
而季然虛察無左驗乃發憤讀青烏書始悟所
謂乘生氣者而益恢始葬之非乘也於是攻若
陂巘于以相陰陽而觀流泉往往恐楖沐雨披

蒙歷險者又若而季矣始卜兆湖頭坑而吉從
昆弟則以王父母當遷爲請而德秀氏輒無難
色曰葬我王父母安吾父地下安矣已乃卜於
是而遷焉誌曰亮川公者吾父之舅氏名文浚
字小■小字阿靜景和公之子也其先八郎者
信陽人以避兵徙吾綏於綏爲大姓至伯慶生
永眞永眞生彥通彥通生昱昱生景和景和初
耴黃氏生文瀚萍鄉令文瀚王奉祠文澥歲貢
十季乃生公公弱不好弄甫勝冠卽與其伯兄
叔兄角名鄉較爲青衿右等督學使者較文獨
後先其昆季。爲旅亞而已然其昆季並以孝
友有譽於宗黨而公於友義則善施且善久焉
公性方且寡言笑不能蓄過人有過亦必面折
之人故不爲公憾謂公實長者矣當是時角而
頡者人則曰若其後三廖君而俊者耶蓋見寵
於鄉論若此方景和公用鹽筴起家舉其先子
之廢箸立庚而剏焉而且教諸子以義旣其修
業息於諸子公獨以生産聽於洙兄不問卽人

有要質子錢者公亦不識第貸貸無弗德公至
不忍負一錢雖市義弗如也人以此益賢重公
已而景和公以耋壽終而會公病悸一歸幾絕
閱月而公亦卒人謂公殆死孝哉惜也聲弗竟
實爾悲夫始公取鄒氏無子繼娶范爲公置李
氏未及笄也已鄒孕宛繼室以丘氏公命李事
之如適而范實寵焉然其衰等固斬如也比公
卒而構李者蝟如李乃見去葬亦卒葢丘氏生
子一曰士俅李氏生子二曰士傑士選傑於俅

兄選於俅躬然自三子長而友乎篤則志其異出矣公生嘉靖四季乙酉十月一日卒於隆慶四季七月二十三日得季四十有六有女子二日淵娘者鄒氏出也配余猷科同桂娘者丘氏出也配徐廷鹽傑取王氏其子曰綬聘李氏曰緒聘謝氏俅取李氏其子曰立賢志賢皆未聘其女子曰蓮娘配余太學孫曰唯益娘聘曾光紳聖娘未字俅嘗鍊服食習冲舉而益娘在抱不茹葷不御絺十許歲輒兀坐解玄牝之秘比笄將迓而誓不歸叔難之曰學仙者萬矣孰睹一仙曰孔子可學抑見孔子乎爲其志莫奪也而聽之選爲邑諸生取宋氏基女瑞娘配李嘉言妾黃氏其子若哲若台亦未聘自德秀氏攻形氣之學日以父母葬非所藏爲棘憂而今乃卜其吉則從里長坑遷公之柩而窆焉左虛一壽藏待適右則遷其母李附焉李以癸酉卒葬於黃升巳德秀悲慕其母氏則又爲之徙葬黃城距其生也丙申後公十一歲鄒瘞於門頭嵊

今亦遷於公塋之左或曰李去而歸塋禮乎曰否李故有婦德亦有婦材不以公生去死去非公志也公孝友施于有政而三子者世之不替豈謂不食其報哉嗚呼以若心安死愧幾幾乎仁孝子矣其日生氣殆人自乘之乎葬之日爲萬曆二十九季辛丑六月初九日未時枕巽向乾於是乎志而藏諸地曰袁庄外高磜坑有坎而封者是爲有道先生亮川廖公之墓彌甥謝兆申謨并書

明故勑封文林郎臨潁縣知縣張公墓誌銘

今上萬曆四十有二季甲寅九月九日勑封知縣張公卒於臨潁官署踰季乙卯公仲子穎令柽將窆而藏公始具狀丐予誌予惟公得勑在卒之前六日宣勑則以次月望日蓋生錫不及死死受不及生矣豈不令孺人若令子痛哉然被榮亦赫矣按狀公諱某字子儒別號浩菴世爲平原東鄙人然族望自公王父某始節嗇攻

苦以農業起於是殖亦日腆矣其生某某生三
子仲卽公公生而頴有神令見者莫不日爲蘭
玉七歲以母孫氏死日夜號泣至廢食寢父假
他戲誘之不解比繼母氏韓公雖泣漬枕藉然
見韓輒悲澌犯之以故韓愛若己出己受業塾
師與諸從遊無不怡抑已補弟子員益篝燈讀
至中夜而是時公父好施予見族孝廉輒傾貲
佐之會邑重賦役一更庫務駒頭額輸數月輒
破其產公卽以遝支不給廢讀且廢坻積矣邑

父老相過卽爲公噓邑曰此非吾邑稱多積者
乎胡憊至此極也而公晏處自若不與親知競
及米鹽卽故人邵張盧佻某某者率負子錢不
能償公固不責每歲終有自愧餽公者公輒尉
遣隂酬其直焉是時西江邵某寓平原以訟故
抵城旦春無可贖第聚室哭目盡腫將發配所
謁公公輒淅然曰予詎忍若父子流離哉爲指
金贖其罪其後邵頗振公亦不自德焉公旣棄
弟子員始用貲補禮部儒士然悒悒困躓恒不

自適及三十舉子國棟又二季舉國柱始自快
門大其昌吾後乎庚辰公喪父毀至骨立父所
遺邑中子錢殆二千餘緡公悉焚其券曰此故
父執逋也詎忍更責渠償耶比授二子讀閒呼
騶過則慢然起已復惓然曰安得兒若是紓吾
公後困耶於是館吳人鄧先居塾穀惟腆數年
鄧老且疾公營葬甚具且召其子厚恤焉迄不
以死易交已而邑編審公以田廬廢不能不乞
更賦而發坐未除主者方以里書嘖嘖几案乃

詭令王某道地非五十緡不予脫而公故困窶
不能具遂感憤病癉比庚子仲子舉於鄉庚戌
仲子成進士辛亥仲子始授臨潁縣知縣公如
潁則戒仲子曰若知吾以賦役斃乎若毋鍥民
命毋朘民血毋殖贖毋縱左右搏噬民其不
塗地乎於是仲子退食公必問訊當否當則喜
溢粥不當則吁歎終日仲子以是克守其官云
先是潁以馬役當孔道率破產不足償而公以
仲　覲旋再至潁則謂仲曰此正吾宿所若不

顯以生也者若共甦是喪乎於是仲更以地畝
而後始紓比公卒顏士大夫無不悼公喪無不
靴紼騑公者公素以柔恭易直自牧不敢以疾
言厲辭與族里競得失即季少詆忤公公亦謙
謹自若不改其常其得有仲令賢以此距其生
則嘉靖己酉六月二十七日未時得年六十有
六子二國棟生員先公四年卒取任氏繼取姚
氏國柱取劉氏繼取任氏女二長適壽官寶晉
子魏然生員次適公正趙灼子時裕孫二不忮

不弦國棟出孫女三國棟女二一適邑生員潘
思中子之藩藩亦生員一聘縣吏賈獻策子其
國柱女一尚幼柽以今歲十月十七日葬公祖
塋迺爲之銘曰
坻也曷衍乎後也曷蹇乎公丁若時予令若師
乎嗚呼顏之墮乎公之施乎後有千歲眠斯勒
乎其無泐乎

明故鄒孺人墓誌銘

明萬曆三十有四年丙午冬十一月十有七日

鄒孺人卒踰今年辛亥予表弟仲相廖君士傳
以孺人狀來謂予曰亡室雖得年五十有三得
女有三逾四十始得子二然一六歲殤僅一賓
賢子立耳先後所拮据朝夕者惟織紡爲三女
勞逮長婿妖次二女亦妖亡室始不勝哀而命
亦殞矣傷哉亡室十八而歸予三十而當析爨
然自歸而事予考萍鄉公若予母汪孺人唯謹
予母即勅諸婦嚴而亡室則中饋治蒸嘗絜機
杼犧履壹不從帀帀予母以是權亡室賢予世

兄若嫂若諸弟諸弟婦若二妹亡室待之無不
敬亦無忤色視諸猶子亦無異已出家內外以
是無不重亡室賢即予父黨母黨若兄弟姻婭
凡所餽問一切不失以是無不交口賢予亡室
者亡室雖幼能讀孝經唐詩然儀豐氣肅居恒
嘿不妄言笑亦不談詩書予始侍萍公得目疾
予告歸直世兄補弟子員予即代治產不得卒
公車業亡室恒怏怏不樂也比予學爲詩雅遊
日集亡室則又喜曰而不以布衣名世乎則龍

與唐人詩競工也於是胡蘇治滲醋佐予游從
卒無怠色予以是外內得友益焉予見亡室御
婢僕則分井勞來不妄呵詈即有過第正色諧
之無不感且懼者今則已矣藏其骨恐不銘其
德乎予旣涓其月其日葬於邑之饒村保霧龜
峯下高郎坑內挑其而其敢藉予言為亡室不
朽予曰唯唯予視舅祖母今八十有奇道孺人
事即涕泣下則孺人事姑誠孝矣予先慈不嘗
謂孺人平溫惠淑慎故女君子也抑女中師也

予豈敢為諛哉距孺人之生則嘉靖甲寅七月
二十四日寅時也父曰元淳則以貲雄里也母
黃氏則予舅祖之母姪也孺人幼即慧靜一切
女紅刺繡見輒倣製製無不工以故父母絕憐
愛之也舅曰文瀚則故萍鄉縣知縣也子曰賓
賢則娶麻陽縣知縣余夔呂之子紹中之女紹
中則縣學生也長女華姑則適縣學生李倫之
長子應舉舉死有外孫曰玄齡次女鳳姑適丁
仁賢仲子國學生應呂以歸丁也更名莊有外

孫曰勳曰超次女弟姑則適謝應芝先是丙午
九月應芝之婦死仲相慟至不能出戶孺人則
慰謂仲相曰而習形家言而考若王考業以宅
吉矣而不為吾夫婦百歲計乎而傷女何為仲
相則登霧龜峯而得此兆迄以藏孺人焉豈不
異哉銘曰

見女死計宅止智哉婦穿不俟十月交織斂衣
吁嗟乎孺人歸壽非始誰曰其祉賢其彌誰曰
非徽坎而封焉其宮不隧乎

江母鍾孺人墓誌銘

予讀仁和江孝子鎏狀其母則誠任惠舜善有
非婦人之恒賢者云按狀孺人為封文林郎崇
安知縣賓竹鍾公女生十歲而母賈孺人病甚
孺人即能緫家秉父則撫其額曰女邪而豈執
綺偶邪逮十七而歸學山公公不能具贄事師
則約結樂泉部公約菴洗公三五執友為社而
孺人佐之酒炙諸公亦不知其為寒士饌矣孺
人則自茹半菽或併日一食一日鍾公遣僕來

則不炊者再日矣猶給其僕曰我思家炊餅耳
嘗以數枚餉我終不令鍾公知其寠狀也已學
山公教授里中弟子得所束脡孺人則以齎持
之而以其羨權子母用乃稍給先是公幼孤庶
伯兄公撫之孺人以爲不逮王舅姑也不能爲
子婦則事伯兄公如舅時伯姒疾心以舉火戲
火方烈孺人則從烈焰中掖出伯姒會有客至
撲滅其火竟不知其誰氏也其庶仲兄公者以
落拓廢著不悅公誣恒無故詈詈數十年孺人

亦數十季若弗聞也顧詈已旋貸貸已復然孺
人曲應之不爲倦也於是計其朝夕需餉之比
卒則爲治其衣棺所遺子若女則恤之猶子也
已伯兄公無嗣又以赤貧不欲嗣孺人則舉仲
子壓事之且語之曰伯父嘗字爾父矣所不事
伯父如父者爾實不能事父矣於是伯兄公志
子之非已出也蓋孺人所相於友兄者如此當
是時孺人以伯子金仲子壓皆師父相繼補弟
子員而丈夫以五十試不售則諷之更貿與三

子鏊佰什一爲孺人則從中徵貴賤如指掌以
此家益用饒於是鏊及季子鋆皆得資脯紮事
師故時人爲之語曰兩兒師父兩兒師母蓋是
時伯子以丙子歲舉於鄉矣孺人則猶誡教之
曰而先世文昭公以正直顯亶爰公以文章顯
而侍郎督學祠部郡守諸公皆以醇謹世而家
顯爾其勉之已而伯子病滯下卒孺人見學山
公哭之無聲則又恐痛慰之逾季學山公病滯
亦卒孺人則恒撫孤泣曰令我不見而等之立

則何以報而父地下乎已丁酉鋆始舉順天鄉
試壓鏊亦爲太學生迄己酉十月十五日而後
卒距其生則嘉靖辛卯七月二十九日得季七
十有九當寢疾時則謂鋆等曰吾以一亶腸當
人千聲佛而等苟從吾巖老寡當爾千鍾養矣
且吾兄宦崇安武昌吾未嘗致一券吾姑郭妹
張皆巨富吾未嘗丐一錢吾以此自衣食今亦
推衣食於人無衣食者矣令不炊時而從郭氏
姑言豈復有今日哉蓋孺人之志操類此男子

五人則所謂金壓鍪鑿鋻者也女子一人許聘太學生胡文煥未歸而卒方胡公卒時以煥屬公公不欲視其家政孺人則勸公綜之毋爲人所魚肉迨女卒仰以予毋錢授煥壹不爽其錙銖於是人服公及孺人之誼孫男十二人之源之滙則金子也之濱之瀠之渙之津之洋之澣則壓子也而洋則爲鍪後之淮之浙之漢則鎣子之浩則鋻子也孫女八人曾孫男十三人一桂一櫃櫝爲之滙嗣子皆之源子一椭一柱一

其皆之濱子一樅一桐一其皆之瀠子一權一梧皆之渙子二其之津子曾孫女十一人諸子孫雖析㸑而孺人誨諸孫無異其誨子字諸孫婦無異其字諸婦居則以孝弟敦睦訓焉今江氏之肅雍三世其所漸被於孺人者豈微哉鎣等將以是年某月日奉孺人柩藏於某山而乞予銘予乃爲之銘曰爾江而有高王父由給事參政而累贈侍郎而江不富也緊孺人之能婦始母而室始裕而子姓繁附是孝友之所施孺人之所護也以藏斯丘徽音孰由嗚呼孺人福其自求乎

茂才李君庸卿暨配金氏合葬墓誌銘

李君庸卿者諱時珍號少山山東之日照人也其先世故家密州淮河套元末其祖鮮碎紅巾亂則居日照已亂定則著版爲覩蕭卿馬家庄社民是生自安自安生聰聰生海海生玉皆力農敏玉生鑾字應治始請縣受博士業卒爲唐縣教諭取尚氏姜氏姜氏則生公者也公事尚

如姜尚疾篤公事之不怠以孝聞已喪父喪則嘔血幾不能自生已喪尚喪姜則與其配金氏拮据襄事亦不以貧廢禮焉可謂克子克婦矣始教諭公自唐歸則有盜來執教諭君則急請盜舍父執已已當予金也盜卽執公公與之語金帛之數僅四十金盜不然曰人言若富若金詎止此耶公卽出教諭手藉示之盜卽曰公真信人也後當必昌乃挾公送郭外則謂公曰若當從某路歸毋從某路若從某路則警且伺若

殺之矣李如盜戒得脫其後公以配賢得脫簪
具脯從邑傳焉先生所受春秋又得日與文譽
者遊於是試弟子高等食廩右諸生删矣一切
生産出入皆共配治之不以與公而家始漸饒
公故好施予而配佐之不爲少慳以故得行其
意焉是時社中民避官帑引而他逸者亡慮数
百人比編審僅餘公若里正二人耳公則招佃
戶爲之畊所遺荒田以待之而令人出贖榆縣
忻州諸處勸族人歸許其貸均揺地糧壹不責

子錢也族人始稍稍歸又量貸社中民社中民
亦無不歸者於是馬家庄登版者四百餘人于
今語及公無不感泣者矣歲戊子大侵賦不如
数者逮至数百人無饘食者公憐其死者甚衆
則請於官出槖金爲粥餔之而活者以衆於是
時穀價方涌貴公則又出積粟賑之約以秋成
償穀於是頼以活者益衆矣先時金所生女子
十人皆不育則爲公置王又置潘逮潘生森王
生蕃而公且五十矣潘又先卒金則育森蕃若

已出焉公卒森才十三歲蕃八歲金氏則延師
督之不少假姑息云其後日照令以邑當被倭
患當築城衛也金氏則豫輸塼萬挺爲築城助
令大喜加禮李母而産不以後破矣又豪横者
思魚肉森蕃孤也則誣以負緣得爲弟子員而
縣令亦以此覬厚賄焉森大不平欲質諸當道
母曰若且止毋質彼特利吾賄耳若質當道則
傷令傷令非福也卒傾橐二百許金予令其後
郡守趙公廉得是事欲追此金還李母郎誠二

千日而心迹白矣無以受金爲也其智先事類
此其教森蕃也壹以敦睦爲先至歷数其邑中
其成其敗悉以兄弟故爲之泣下其待母家則
惠其覩繼母兄弟則與母兄弟同人以此賢重
李母云先是母未歸則事其繼母孝比歸則事
君舅若兩姑皆當公意而姑姜又嚴好詹母悉
以意承之姜無不驩聽者其宜爾舅姑夫子則
庸卿之所由內襄也庸卿生嘉靖癸巳十二月
十七日卒於萬曆己丑六月二十一日得季五

十有七以壬辰二月葬於馬家庄原之原而厥
配之生以嘉靖癸巳六月二十七日其卒以萬
曆乙酉八月初十日得季七十有七所生子曰
森若取澤州知州申其學女生孫男一天啓孫
女一日蕃者取保定府通判厲汝行女生孫男
二天相天贊孫女一今將筮某年月日啟君兆
而祔藏焉而問銘於予予故銘曰

以予孝諧二母以義致施集附以有智婦宜爾
戶不仰于禍以有不死同穴則杜是爲賢夫婦

之墓

明故謝母黃氏孺人墓誌銘

嗚呼昊天胡罰不孝而降割于母邪于母賢淑
慈孝而死予僭如申而不死而猶竊息於斯也
忍銘予母乎哉葢母喪而地若陷矣予然後知
母不可一日無矣予豈能名予母德乎哉前歲
予在南都聞予母從介婦之仲子吏廨予輒驚
曰是不悖死予母乎哉踰一歲而痰作李不語
以死仰季子周侍母去又越在福寧予時在蘇
州僅一仲視含歛耳嗚呼昊天此恨有終極乎
哉前是予數出遊母氏悉惟然送之及乙酉三
月予將入北雍母若父皆泣下予亦泣下不能
起視逮予去母私謂予妹曰予其不得見爾兄
乎詎意予歸壽老父七十而不見予母乎哉嗚
呼痛哉已矣不孝一犯天刑而禍予母至此邪
予言母不宜死似私予母然母卒吏廨時仲子
之友若鄰母皆哭之哀逮訃至予宗老若少內
若外若諸姑姪皆哭之哀予祖舅母八十有四

猶哭之哀予戚若予友之內亦莫不潸然哭也
巷塗之小人識予父者亦莫不愴然歎也予豈
能私賢予母邪予幼見予母事王母備順予父
客東昌比王母病予從世父侍湯藥予母不解
帶者亦四十日比喪　予母哀極盡破簪珥惟
予世父命予父至今語此未嘗不涕曰婦反代
予仲子母語及王母若外王父母則凄然淚下
及勑兒婦若孫婦則必稱先姑焉予族自高王
父以下生忌必祭予母遇之則齊如也至禮予

父則如賓焉禮予世父則如舅焉皆至老不怠
禮予先世母則又如姑焉先世母以繼後予母
歸者七年又少予母數歲予母卒撫其未嘗敢
踰郎一切有無共之如攜焉凡有不靳施亦不
忮有不慕人富亦不恥巳貧則大界與予父合
凡予所師母亦稱曰某老師予所尊母亦稱曰
某先生予所友母亦字曰某某凡予友至坐恒
滿母則蓄肯備食以待予不知其卒辦也比數
至夜分母亦不厭凡予所著書萬卷母護之則

如珠焉或曰若即何擬何不市田宅而著此書
爲乎母笑曰他人市田宅子子則但有詩書耳
葢予母識畧與予父等雖甕無宿糧不憂獨憂
不孝等廢學耳雖予父嘗客燕魯吳楚不虞顧
内則予母治貧如富耳初予母歸未幾予父從
舅祖氏入燕直氷雪四十日予母侍予王父母
猶刺織以示食葢至今未嘗有終窶之歎矣嗚
呼予豈能名母德乎哉予母之父爲羅源黄公
朴母曰王氏無子獨予母與姨母耳姨母亦無
子共不妬似予母其夫爲程嵩能其妾子景伊
從予遊予母視之亦如子予王父諱斧王母廖
氏曾王父諱芳曾王母李氏高王父諱道成高
王母吳氏予母諱六香生六子長官兩歲能頌
詩三百三歲能與大賓抗禮四歲而殤次楚兩
歲殤次予兆巾補邵武府學生久滯以例入北
雍取吳氏次兆甬以例補布政使司令史取曾
氏妾陳氏次兆冏取藍氏次相八歲以痘殤女
二長曰女瑛許典實余廷珍叔子世相十七而

殀次玉瑛適曾琛長子光魯縣學生有文學諸
孫七人明儒取縣學生許元女明儁聘南城梅
慶生女明俠聘邵武張樂女俱申出明佐取揭
橓女明俙聘福清薛氏女殀南出明倩明佶周
出女孫二曰端靜許余棒季子申傑次薇瑞皆
南出曾孫女一曰珠明佐出予族自康樂公玄
迄長史府君從王審知入閩予邑之謝若汀州
守訒司農卿皓吏部郎瓛著而後乃上庄交
溪軍口散處予宗則自廷貴公由交溪遷軍口

而高王父以善行著曾王父以文學著王父以義俠著予父承之予母贊之於以不墜先德今母則已矣痛哉距生嘉靖二十三季甲辰十月二十五日辰時卒於萬曆三十八季庚戌九月二十一日巳時以三十九季辛亥二月初二日寅時祔葬於七世祖妣程氏之右而別其穸在交溪祖居之北禾沙坑𣏌乾向巽諸所載佃人佃掌是已銘曰谷不遷乎予母賢銘不滅乎千秋前昌我後人燕其天哀子兆申泣血謹書

男謝元英子輯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四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五目錄

行狀

目錄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五

閩　綏安謝兆申耳伯著

莆中後學王家政元正挍

行狀

明故奉直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右布政雁平兵備道立吾閻先生暨元配龐氏淋人行狀

今　上萬曆四十有四季乙卯十一月二十日未時先生卒於代州官署時長公調梅赴春官試則如代覲先生聞訃幾絶比如署聆先生謝世偈則益慟今歲四月始以柩歸江都予不諗以七月望既至自京師弔先生於前外長公廼次先生質行屬不諗狀不諗郤不文焉敢辭趂自壬寅歲先生以內艱去予卯武予不諗雖在門弟子不能釋先生教旨乙卯廼得與令冢孫有章遘於京邸講德諸道追述先生玄緒令廼次其狀丏當世宗公命學者為先生誌傳以勸不朽焉按先生氏閻名士選字僑甫別號立吾其先世居綏德之碑金驛里是為高陽氏之裔金元代有顯者越洪武中四世祖弘敬者始遷綏之宣化里其弟弘義遷隴於是裔綏者以敬為始祖焉敬生彥中彥中生英英生文義皆以遺直稱文義生五子曰祥瑁瑜瑄琮琮字大美是號朴菴初遊太學林文安丘文莊後先為祭

酒皆器重公已佐合肥縣主簿則廉淋而能労以郡城圮守向公命公築之至今不毀又以淝水漲決巢湖堤害田幾萬畝何復命公築之民則稱曰閻公堤紀諸石焉居八季所致仕仕不能橐歸則籍江都家焉子三曰仁曰傅曰金傅登嘉靖辛卯鄉試金遺授秦府典寶正是生九疇九齡九經九德九逵疇則柳州吏目齡則長垣縣縣丞經則餘姚縣儒學訓導而九德則以

國子生仕山西澤州吏目已擢大同府照磨皆
有治聲紀去思石焉是配江夏令晉齋馬公女
生先生以先生令蘄水得封爲令守萊若叅政
得贈爲知府叅政而馬氏則自封孺人而贈恭
人洪人焉至叅政則贈及金若李氏淑人矣金
谿雲岩治盬筴嘗以戴氏禮課其五子子各補
弟子員則歲禮禮經名士歸焉是時昭陽則宗
公嬰菴餘姚則卲公越湖黃公望山最後則豫
章劉公省岩廣德沖涵皆相踵登第去而宗之

子臣卲之子陛則自墊所取上第卽仲傳三上
春官不利而閽氏禮故稱盛矣迄先生登萬曆
七季己卯第五人八年庚辰登會試第四人則
天下治禮者皆響宗焉比先生官　留都則解
大學談學解中庸談教比讀禮則著膚解談禮
以爲大學卽禮樂禮樂卽大學而中庸則其所
以崇禮者耳其學若昉於明德羅子而復所楊
[illegible]臣鄭子豐滈王子則與先生切劘甚篤先
生則以[illegible]水縣知縣已

擢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已擢署員外郎事已
擢署四川司郎中事丁母氏艱已調江西布政
司理問所理問已擢南京太理寺左寺左評事
已擢左寺正已擢署戶部山西司郎中事仍左
寺正已擢卲武府知府丁外艱已補山東萊州
府知府已擢山東按察司副使是爲登州海防
道已擢山西布政使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僉事
是爲鴈平兵備道已奏績擢右布政兼按察備
兵代州如故蓋歷仕三十有六季而罷諸若潛

若見聞不以進競不以能徤第仍事爲應而不
自適賈治名焉以故知者謂先生語學而濶於
政不知者謂先生第文學右耳吏治則左而先
生則涖政皆學不第以空解見也其治蘄蘄前
令故多墨多弛而先生則壹意沂潔庚而整焉
有欲鬻盜越獄者先生曰卽越法不坐死吾可
草菅人命邪則杖而出之而是時江陵柄政方
丈覈天下土田慮無不騷動者先生第予以寬
大民若不知有新政焉會壬午鄉試得列分較

而監臨者爲錢御史佀同考則爲李推官槃是
時王少宰篆方以子屬錢若李而篆故江陵甥
也槃既得篆子卷則持示先生將假重焉而先
生不喻也直勒之置不取所亟取則汪公起雲
冤焉比著榜錢則置汪而列王先生愕持不可
且辨諸御史御史曰焉用而强項爲哉仰有議
吾自當之矣已江陵敗王若錢李皆削籍而先
生獨以辨得免前斷士僞者僅一二人耳比先
生豈悌作人令童子皆得與課則舉者八人迄

二十季而第者不絕則多先生鑒識士焉當是
時撫按薦先生治行第一者再例當　召爲給
事御史而會李以官罷搆先生又會江陵數使
人致問不答則僅擢爲南刑主事去任之日父
老子弟皆遮擁不得行闔邑婦女聚城上觀者
皆大哭震地曰見闔公僅今日一面耳於是父
老走從長公輿所祝曰願公子他日復來令吾
邑也其民戴之若此比居刑部則劉誠意業已
横甚害垔民至不可敘而言者論劾下法司理

法司至互諉不敢訊獨先生任謝麗其父子大
侔而民皆歌舞於市矣是時有公子共者挾重
貲若美妾遊太學而妾故私其奴遂殺公子截
其頭與勢若婦人然南都競言公子殺妾而遯
訊者莫能劾其所以而公子父方貴迫問先生
急如星火先生曰是不宜急急則愈匿不可迹
矣曷若少緩之以安其心乎彼將自露矣已而
奴與妾果渡江逸跡得之磔諸市比艱歸而考
功錢公者爲李鄉人以李有言生先生察刑部

侍郎吳公則力爭之日埸事吾所不知第正大
如此即必不爲此矣以故考功沮而猶以浮躁
議論時先生釋禮著解自若也比調理問而撫
按較士必以屬先生所拔亦多名士是時吏部
孫公業知先生枉則謂文選蔣公曰此官負屈
久矣曷可例格之不令擢乎於是擢先生爲南
評事是時　上方命中使來礦權稅諫者無慮
百十數而　上置不聽先生則具疏請止開礦
而歸責於閣臣戶部以致自牖之納其畧曰臣

在法曹講讀律例伏覩問刑條例題萬曆十三季　皇上所　欽定纂入會典示內外永爲遵守者臣讀盜礦砂例每銀砂壹斤折鈔四貫在山洞捉獲者分爲三等定罪所須明例至嚴也頃於邸報見留守約仲春李萬春等諸武臣妄進開礦圖說臣甚疑之諸臣果於未奉　明旨之先曾身至山洞躬自盜礦者邪既未身履其地躬自掘試何以能盡圖帖說詳且盡邪若謂得於礦徒傳說則傳說之言又安足憑今　朝

廷據其奏行之也涉輕信况其言未必皆驗邪且臣所深恨者諸武臣未進礦圖之先則循告諸同類曰　朝廷有是欲我可以是迎合之及其奏得行則又曰　朝廷信我任我可惟我所欲無不如意以　皇上之明乃爲武弁內監所撓蔽若此此臣所憤疾而不平者也我　皇上威靈振疊凡專橫凌轢貪縱無忌者雖在肘腋法不留行甚者加以籍沒如馮保客用張誠霍文炳之類皆不少貸所以明　國家之法儆貪

得之夫使內外臣工知所懲戒耳豈愛其財而加之以罪哉邇者　宸居興建一時臣工各捐歲俸　皇上允而行之亦非四海之富真有不足而需此涓埃之獻不過明子急公之義耳何期風聞傳誤憸夫橫行開礦之說進而始於畿輔次及山東河南無不騷動近聞礦徒結聚已有亂萌而進圖說者日盛莫止夫地陰道也陰道宜靜不靜則陰氣乘之而起盜賊夷狄皆其所感召矣此不論砂之有無言之驗否而起釁

召禍有不得不速爲之罷者不然則　皇上受愛財之名貽莫解之憂而彼差去內監武臣反洋洋然收竊取誆騙之利以自肥其身家豈不甚可惜耶邇者劉世延爭廬洲不得則虛箕數十萬之課銀行之文移下兵馬司以進獻　朝廷爲名自王守仁之疏一行而訛以傳訛才風競起天下之欲爲劉世延及王守仁者不知其幾人心惶惑家室不寧此非細故也蓋有本焉大臣者天下之表也而元輔趙志皋補儿此言

利之事皆上意所嚮不可轉移臣竊以爲不然
皇上端居深宮曷嘗一日不存心天下但以
天下安危與財貨多寡較則 皇上必急天下
而輕財貨矣今廼使 廟堂之上專以利爲利
是志皐之虧至德而羞 朝廷也且臣讀戸部
議覆開礦一疏可謂憂深思遠但一疏之後寥
寥莫聞豈謂言之在先可坐視耶臣按江文進
之論沂州礦也謂二十餘日可以立見都承爵
之論龍扒山礦也謂不期月可以成功茲過期

不驗已卽今請 旨嚴責卓爲收拾毋使茲蔓
以生意外之虞者非戸部責邪伏乞 勑諭自
今凡以礦說進者先下所司審問根究知情來
歷曾否掘試毋得遽爲施行更 勑戸部移文
撫按凡礦所在有無多寡速爲具奏毋泥武臣
原疏卽勢在必行亦宜宣示 朝廷憂季爲賑
荒籌邊經費浩繁不得已而開取之意使人心
樂從早爲完報其無且寡者亟宜停止且祈
勑下法司傳示大小衙門凡奸儉之徒假他人

財產虛開數目以進獻爲名具帖投狀者卽係
騙詐亟行拿問重者參處庶奸儉知儆人心斂
安而 皇上懲貪之意賤貨之名且與天壤俱
永永矣是時通政田公特指是疏以爲固當而
上亦不報然奸人自是屏息不敢進說諸礦
獻事矣已居戸部則又釋論語孟子一洗儒陋
當丙申丁酉歲禮部侍郎復所楊公學宗明德
而兵部侍郎敬菴許公學尚主敬格物兩公論
學各不相謀然遇先生則敬如畏友見學庸二

解則皆心許以爲直接文成王子而先生故盅
如不盈也逮守我邵武則日誘進弟子員論學
比德而四邑士皆瞿然化文翁之風已是時有
婣姑相訟叔嫂相競兄弟相構若訟及諸父奸
分傷化者先生不卽予上服下服第三訊三諭
遣之歸使自釋其忿焉初訟者謂先生不辨直
曲已而朞月顧化不競於許比艱歸之日父老
子弟無不哭吊追送及關至今猶誦其德教焉
已補守萊萊故海堧多盗且地瘠而賦重先生

則以捐循奏聞天子詰勑至稱爲東海循良第一焉巳擢海防未及涖登也會浙兵與北兵相構至殿辱其帥遂挾副總兵歃血稱亂而署篆者爲督學李公聞倉卒變起遽以非任置而去焉闔省皆震甚於是撫按檄先生先定是亂乃許涖任先生則謂此輩么麼特一時激小忿耳奈何遽以叛名加之乎是成其亂者我耳即日先易其營帥俾兩無所恃而且召舊帥責以不能戢斂士卒各杖數十兵見之無不服栗者

然且幸闔公活我各欣然而散而後物其渠魁治之非先生應機安暇則海上幾塗炭矣而是時平度有大盜栁廷瓚者與其弟廷佩皆以武藝絶人而佩爲州吏瓚爲哨官佩子會春會芳各以膂力翼之會沂水楊朝野以其兄故參議也則召納亡命而瓚等與之會內結胥隸外聯賊黨日偵官司動靜即有捕謀無不豫知者而平度李東瀛亦好讀水滸傳遂自命曰智多星亦與瓚等合謀爲宋江占山寨劫奪事是時瓚

有[illegible]孔教者素與瓚爲盜思瓚盜狥誅首瓚瓚聞之即先殺孔教滅其口與其黨李斗等十人持刄大劫楊存明千金而去且挾妻孥據山寨而佩以爲無益與其子竊金而遯瓚遂還爲盜據姜家招虎二山又或匿朝野家爲出沒所至輒舉砲樹幟約富人獻金爲犒而富人如約瓚即不刖持一鏃以是賊黨益慕其義官兵捕者率不敢近瓚卒遇之瓚即殺之取其批詐爲捕盜官官遇之亦不能辨計所殺捕者十許人

而瓚盜橫行青登萊三郡矣當是時州縣城門日以晝閉而巡撫即御史黃公檄三路道將協力禽之則瓚固豫聞之莫能得也比先生旣定亂卒則首檄萊陽掖濰諸城膠州與賊寨近者密布間諜邏瓚蹤瓚遠掠則召平度吏目郜授以方畧獲瓚妻若子女五口禁之且懸示召瓚投罪則免死赦其妻子瓚不從又會樂昌王千斤遷者來投瓚沂萊陽爲萊令楊所擒械送道杖之斃瓚始大懼已又獲其黨東瀛若李若松

等則仍召瓚使自效而瓚不服且弊言攻平度
劫妻子矣先生則日取東瀛等數訊之誘以酒
食以故瓚與謝惟善等季貌稱號若日所更衣
帽若器械馬匹所經涂道無不悉得其狀遂移
檄徧東省豫識之則召哨官徐夢星與語授以
秘計且密給檄至萊予庫金一百俾貿貨行賈
而不予從一卒第擇壯丁二十人尾而翼之且
戒日必瓚夜臥迺撲縛瓚則又懸示日賊自相
檢斬來献者免罪若斬廷瓚來者賞以晉伍長

於是瓚益自疑僅擇其心膂惟善等遯入朝野
莊而會青州出三千兵尾之瓚晝夜得休至安
丘西沙溝則瓚已憊臥店內而領兵者爲蕭得
仲亦單騎入店見瓚輒叱瓚曰我亦捕盜官也
仲即索瓚批瓚遂從容呼王松曰取批松至則
合力擊仲遂斫仲橫屍於道三千人見之則皆
股栗不敢進第尾瓚行會日暮瓚即登山舉砲
若號其伏盜然而呼三千人上卒無一人敢應
者瓚以此得脫遂欲竄泰山帑藏阻險旨固則

命惟善等三人持文登批往覘之爲泰安捕者
所執見守守亦莫能辨乃取先生所檄賊姓名
季貌狀驗之則皆賊也賊遂服瓚見其黨漸散
則與朝野約野遯天津而自遯宿遷界上自變
星物色瓚不得瓚所如則謁關帝卜簽兩卜皆
指宿遷至三卜則簽皆躍出星遂如南跡瓚果
聞瓚宿宿遷界上二日星亦往就宿則密召主
出批示之曰此大盜柳廷瓚也若豈得匿乎主
大驚星即以十金屬之曰吾所欲得者賊耳賊

所攜重貲盡以歸若主始應諾諾迺請瓚等五
人皆集一室臥曰有客暫憩此耳暮且置酒招
妓爲公等壽而瓚故不疑也主則陰俤從女使
行酒勸瓚并瓚見女亦婉孌則大歡與其黨痛
飲中席主使人暫遊女去去當復來侍酒於是
瓚等皆大醉聯床而臥主則業已陰白令令兵
壯暮闔門外而自獵人所假得一捕虎網乘主
寐熟即舉網覆之星等始仗梃入亂撻瓚瓚復
刀斫星則已爲網所羈不能加星星始大呼三

千人在外爾豈得輕動乃生稱增　五人械至
登州道所而會沂州亦擒朝野至軍門遂梟斬
兩賊而青登萊三郡始安民遂建祠生事先生
以爲除大盜若拉朽然不擾民粟不被官甲使
賊伏其辜而不株逮其黨當事者以此日先生
有濟邊才遂擢雁平備兵塞上矣雁平故東拱
神京北連應朔南屏全晉西接偏寧所稱衝
劇也者而自北虜款貢以來則內三關幾無邊
備矣先生至代則語諸將曰今邊鄙患少若等

恃一虜娟在耳虜婦老矣可常恃乎柰何若等
男子反委命一虜娟耶則日討士卒訓練之而
壁壘旌旗遂以變色未踰季虜婦果物故而卜
失兎與素囊爭立當事者始策防禦獨雁平一
道業已剔虜預戒不虞矣於是作雁門三傳以
示監馬三傳者一趙大將軍武安君李公牧一
唐晉王李公克用一宋代州刺史封中書令楊
公業先生各爲論其所以謝牧思用趙人以其
素撫且習克用能迎天子　遂於舊都屢佐御赴

事定即還以故諸鎮環顧而不敢動業在宋以
百人破契丹百萬之衆復雲朔等四州可謂功
偉然綜其要在言戰者皆戰于平日則以自寓
邊事云當是時平陽太原兵集代州者以將減
其月糧且執役不已輒洶洶謀殺巡撫爲叛先
生則畫策借軍餉給之而叛謀始解又雁門濠
故無水先生始大濬之而濠遂屹然天塹矣越
四季有事太原道忻口見民率褰裳而涉沍結
則慄不敢渡白巡撫見泉魏公檄造橋而橋毀

於水迄先生始捐祿并啍令鳩工造之其它所
積主客糧餉若壑也諸務則無不確有實政不
令諸部相胥也以故督撫蔡公巡撫魏公巡按
蘇公並倚先生爲鎖鑰焉比奏績擢右布政則
巡撫吳公日以授鉞望先生矣俄而卒得李僮
六十有六識者無不悼惜以爲塞上失一丈人
云蓋先生學踐諸政故政練而學益恢跡之若
門然理之則秩然抱之若夷然叩之則穆然即
前後爲李構者再而先生不知遊守御武又幾

已焉初先生配席氏封孺人已贈恭人已贈淑
人繼室倪氏則初封恭人繼封淑人席氏則太
醫院吏目龍岡公女也幼即慧授孝經論語數
過輒成誦公輙歎曰使此女而男不大吾門邪
遂擇壻不輕字後見先生入鄉較仰目逆之曰
此眞吾快壻矣即許字先生而公之婦翁樂山
韓公者貲雄一郡比席氏歸則簪珥襟佩皆出
自韓耀極一時而席氏意殊不屑也歸則與先
生食糲衣救盡出其裝爲封君償逋焉見先生

意若不安則慰之曰貧亦士之常耳若豈患貧
者乎第壹意讀書毋以家事雜若念每夜則以
紡績佐讀至夜分迺已迄成高第則多席氏內
佐云比令蘄水而太淑人以病不能赴席氏每
食異味必念太淑人不置署多隙地則令墾土
植蔬自給曰吾豈敢忘蔬食菜羹時邪教長公
必令夜誦偶有所忘即怒責不已曰若不苦自
讀將欲爲賣菜傭耶已得封孺人則受冠服藏
諸笥曰　君命不敢私服待吾歸拜舅姑服未

恥也而署垣亦多圮倐佐娛或置酒强孺人會
孺人不得已赴之旋仰命戢之曰毋以是累吾
夫子矣已先生入　覲歸孺人於家歲餘擢刑
部乃歸而孺人已病痢且死第語先生曰死亦
吾命耳何恨但恨舅姑在吾不得終事之耳葢
篤於孝敬如此距先生生同歲先生生於嘉靖
辛亥季十二月二十八日亥時淑人則生於正
月十九日　時卒於萬曆十三季七月十五日
時先先生卒三十季得年僅三十有五長公

曰吾母氏卒時吾故童子耳不能知母氏懿行
但吾母以布衣我不令著紬綺則吾猶識母氏
教矣生子二長即汝梅萬曆丁酉舉人次汝罡
國子生側室沈氏生子一曰汝柏出嗣孝廉
曰汝楨則側室張氏出也梅取　公女
罡取　公女柏取　公女楨幼未室
女七人長適光祿寺序班史公子曰載信國子
生次適李文定公孫曰長齡邑附學生三適按
察司經歷張光縉皆席出四適戶部郎中郝公

子■邑附學生則洸出五適文華殿中書喬
公子■國子生六適鴻臚寺序班羅公子爲
鄉則皆側室鄭出七適工部主事宗公子纘姜
國子生則張出孫男九人曰有章國子生曰有
本有■皆檢出曰有都有信有■有■有■皆
兕出曰有■柏出孫女■人長字禮部員外郎
鄭公子■邑附學生次字詹事府主簿高公
子■三字戶部主事汪公子■四字松藩
道參政章公孫■五字文華殿中書于公子

■餘俱幼未字曾孫■人曰■有章出不
諟與長公差次先生學行政事什僅得其一二
故質敘其畧於此俟先生舊友後目者覈焉萬
曆四十有四季丙辰九月望日舊治下門人邵
武建寧謝兆申謹狀

明儒陸公伯衍行狀

公諱于磐字伯衍號安吾豐城人其爲豐城奠
祖者曰鈞字嘉材則象山先生叔也以受學象
山爲世名儒是爲公十五世祖蕃其族代有望

於豐城矣自李師見羅直紹孔曾而揭知本爲
大學宗於是豐城受學者以數百數其以身任
學者不能以數人數而公亦與焉公之逝也會
李師以赴黔經里謂公雅粹端凝蓋蔚乎中行
之品有遠大之期者也何天不祐善乃至是乎
蓋痛之深矣公始與吾師匡嶽先生俱事徐大
參學源問學已而更事李師參止善本身之旨
公輒毅然以學爲任每暑夜則聚子弟環坐歌
堯舜學可齊之詩歌闋則誦古懿行爲子弟範

是時公有子永清纔十歲許亦令歌詩習禮而
公則家實修堂不一省視家人生產於是遠方
友聲至者以公爲歸焉公亦以友爲鋸將出橐
以佐公費即蔬食必相飯周旋浹旬亦不爲厭
懈其會者皆代客而公顧儼然堂主也其領於
宜教類此初公事李師輒兀坐室中思至廢寢
不契也乃始憒然歎曰世豈有索居可爲學者
乎慮諸心弗能宣諸口體諸己弗能喻諸人則
吾其過矣師傅其墜矣於是即堂爲會而公之

酆亦奉公意不以煩数不給儩其供人以此益
多公學公於令長壹無所謁逮陸令典高公欲
禮以大賓公則力拒之陸令目之曰君子儒蓋
陸令亦李師門人與公會則講布衣昆弟之禮
比死則臨而弔焉其見重如此先是豐城鄉達
先生講學者以實修堂爲社而是時傳進士宗
人妄以堂故晉傳長者所施宅而置長公木主
居孔子位後公乃爲諭諷之曰是堂故歷鄉達
捐貲以葺之者也而獨不稽諸郡縣史乎柰何

乎據傳聞二千季所施之物而欲歸之傳氏也
且范文正嘗以宅爲學宫矣未聞其子孫取學
宫以爲祠宅也况今賢且顯如傳君獨不能立
家廟邪於是傳氏宗人徹其主而堂以復始公
爲諸生試輒右等已以學李師則上狀謝去督
學使者高公行而署之曰理學養高殆今日之
儒碩異日之鄉賢乎其不苟遐如此始公養愼
齋翁也翁故樂善好施而公則䏁將之一有疢
則中夜必冠服侍命之瘮不瘮也共友伯兄至

聦季尤篤恒曰吾今不得事二親矣得事伯兄
不獨見二親乎已而伯兄死其遺腹子不若於
訓公欲戒之必請伯兄木主敉焉每奉則涕泣
而道又不得已以官師治之訖又不若則收其
屋價十金令與同祖弟貿議食息聽食毋弗聽
於是渫惡少季悉引去不復博而兄子以此不
廢箸矣每族子見公公不爲笑語亦不爲厲色
第誘之俾歸正而已族有公義不决者公則引
爲已責不避怨惡而事卒以集族賢者恒頌公

義公於里若族有鬭者温語解藉之忿稍平則
敷理述法以怵之訟若欲訟者皆以此罷告訐
矣其孝友施諸政者如此歲戊子大饑富人競
爲之閉糴公獨出廪庾度可貸者予貸不取子
穀一粒其窶者卤周之有舊逋而弗償者悉取
券焚之其世父某爲竹谿令也公覲之舟次見
死者㿔𢇍公惻然問故則貧不能棺者公即置
棺收之募傭使藏諸地又恐其暴也命僕視其
所而去人或頌公德公曰何德之有哉是時有

客擕美妓附舟者已知公爲竹谿令猶子則詣
以妓薦寢公固卻之日吾生平不邇一妓願公
自樂之毋毀吾所戒其矜飭如此初李師被逮
公恨不偕入燕市每旦必稽首籲天已李師歸
閩漳十季許公不憚重趼謁師者三已李師歸
里公自佃所馳侯李師以觸溽暑病病猶恨不
得謁李師也比革謂其子永清日爾其親師明
學爲急乎一修身爲本而能事畢矣於是起正
衣冠謂諸子女日死固有命爾等勿亂但治棺

衾稱吾物足矣遂瞑目而逝則乙巳歲也得季
六十有四公所著論學語答問錄及諸詩皆未
刻其要問者具李師書中公生而頴長身嶽立
聽視偉如七歲就塾師授千文一日輒成誦趨
對宛若成人十歲能文所授經不待師說而自
解及補弟子員益銳上然卒以學問士自老公
計至洛吾師爲之悼曰是夫卓然任學者指可
再屈乎蓋不但爲朋友慟且爲斯文慟矣其見
推執友如此按陸氏譜鈞系出金谿至豐城浙
譚寺講學而寺故有綠鈞軒鈞則喜與姓名協
留焉因卜居仙音巷則風之流者遠矣鈞登宋
紹興劉章榜進士爲豫章泰議至朝奉大夫賜
服金紫至公王考日坤妣日熊氏考日秉僉妣
則朱氏耳氏呂氏公配曾氏側室黃氏子二長
即永清曾氏出爲邑庠生娶横岡滸州同女次
永治黃氏出娶槎溪楊氏女一適國學生劉邦
源亦曾出孫女二公生嘉靖壬寅年八月十一
日戌時卒則萬曆乙巳季九月十九日午時也

今將卜壟某鄉某山某向而長公以狀見屬予
自乙亥歲侍李師於漳之東山得挹公範知公
之能任學而飭躬也故述其槩俾覩行者徵焉
予不敢以一字佞公矣萬曆三十有六季五月
朔同門後學謝兆申客於豐城謹狀

男謝元英子輯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五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六目錄

書牘

目錄終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六

閩　穀安謝兆申耳伯著
同邑後學曾光啓璧先
劉夢麟麟長
蔣　夔颺虞
李　馥薰伯較

書牘

上大中丞耿叔臺宗師書

士伏與潔屈首而誦詩書者爲射科名階富貴耳其有續素功於末隆振宗風於在茲者以是論千世而定神友而不得躡風雲之會都卿相以紓國恤則世交訾爲空言無實用於是不素餐之君子第責諸當塗僭爵者而不知不素餐者若士也夫若士不與世旅進亦不與世旅習獨行其志而守其闇則今所非　學古所是弘毅者矣學之不明豈一朝夕故哉遺經既邈宗格物者或緣物以爲則或正物以去非又或感

物以通神而格物遂爲千古之訟訖於致良知之學興而致者可緣知以謬性誤者反執知以遺物故後儒復以明明德爲能蔽大學而天下靡焉以仁見爲知知見病仁又其泰者以禪爲疑脉以儒爲耳目混禪與儒一而不可別則儒爲禪亦蠹矣是何故眞儒必不亂禪眞禪必不亂儒彼各有宗不可溷也不可褻也而僞者則爲儒不足乞諸禪矣慕佛之希有而貪畏孔子之教不敢明叛則且附諸儒矣此則歸儒非儒

歸釋非釋兩無所受者也卽欲尊釋而反卑釋卽欲功儒反爲儒之蟊賊焉爾若然則寧叛儒從釋鄙儒尊釋亦可也彼六師曾不貸吾儒亦不聞其貶吾儒何今之爲禪者異於是耶小子不敏昔嘗承教於我師矣雖時寥寥瞽古不欲使獻吉于鱗二三君子先踞斯文之右卽我師面命之猶之沃石而已其後乃竊師文成先生之學以爲繼孟子而悟良知者二人耳溯諸有宋則以爲繼顏子而能定性者獨程純公一人

耳周子則老氏之耳孫孔子之嗣子也已又眂薄世儒無能眞指見性而皈命於覺皇宛轉於禪那者且若而年矣乙未之歲遊錢塘稍師事虞德園先生授以戒定慧之旨於是受具戒欲從聞思修薰習以叅正覺然後知佛語心爲宗以無門爲法門則所謂正法眼者也而獨恨淨住不精進六根不圓通耳丙申客吳與吳令袁中郎公若其弟小修相印始得覽李卓吾焚書翻江倒海星河如覆然後知卓吾先生以破相

爲宗以横拈爲用者也而獨恨小子無金剛劍耳丁酉之後偶見管東溟師門求正牘然後識天臺先生之學以仁爲宗以不容已爲學至老且病而不肯疲厭者也第不睹先生書則其學術不能以臆測耳卽如見羅李先生者居潭已久雖讀其書不深知其學但謂致知之學得此劑其偏挽其弊耳間質其門人鮮有抽其緒而繹之者戊戌因連江周國祥强小子而講學焉始得侍匡嶽徐師之敎見其確宗師說嚴矩度

壹稟於修身爲本之學而官迹世態不以分其
念奪其功孜孜汲汲與人爲善然後知其眞學
聖而不厭倦者也蓋小子自求學以來痛惡天
下講學之士可否不啻甲乙彼此迭爲孔顏而
且口與行違欲以明學秖以叛學故小子不願
聽雖招之亦不願往比徐師見器召入署中朝
夕啓居儼若朝典因而往渾侍李師之側左右
依炙恍然三變乃信講學之眞者莫若修身爲
本其表裏性命無弗可徵可信者惟是止脩合

一故耳執此反躬止歸於本本一而已矣理豈
有二是而學豈有三宗乎但靠言文字可以即
學問不可以得眞詮必欲即身爲學其消息必
先知止其歸宿莫急於知本離本則皆末耳於
是始悟向之馳求速化者非沿門誦義則數他
寶藏而已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
求諸難今學不離身至邇至易第小子修之之
法有滿爲多而欲言實止則有志未逮也竊有
飛揚鼓舞希高托大之病一斛而欲諾乎[illegible]

視昔日爲小變云爾大抵潛心以究學則趣愈
玄實地愈闢平心以究學則事愈庸實見愈精
此不敢爲尊貴者開喙也以小子服師之訓雖
離不反戴師之德雖寢不忘乃敢累陳其固陋
耳自師之爵益尊道德之聞望日益洋溢四海
天下懷仁抱義之士博問閱覽之流日益輳歸
函丈而小子落莫乃十有一季無一字書奏記
師門者豈嘗須臾忘知己之報哉計師以道德
爲人倫冠冕而輩出門下者旣無能嶄起青衿

紆拖朱紫于以揚芳飛采獨不能沉潛學圃往
友古而來友今無忝所爲生身者乎師嘗命小
子有曰爲學者必知所安身立命而後可即小
子當時亦僅唯唯焉耳及今而覺所以安所以
立者在此學夫而後信師之能造人也世之嘗
學政者較文而十不失九亦云寡矣即得之形
容筋骨之內而未免失之驪黃牝牡之外其能
於文字外相其人若吾師焉抑亦寡矣此固閭
士所爲頌師鑑無已時者詎知我師相其一日

之短長而輒懸定其他月之賢否此固知人之
拆也而惟賞之格外以默就其後日之人品使
人有不敢自棄終焉之心則我師成人之德於
是爲大矣若小子之幸而聞學秋毫皆師賜也
向微師之甄識小子將爲樗爲櫟已耳惡能學
儒學釋而今始知儒釋之辨哉行者之適也之
燕而燕之粤而粤所遵之途業異則其宿糧舍
於舟車跋涉之際偶有相似亦不可謂之同途
燕于粤之岐始于發軔發軔之岐始於意嚮彼

燕轍自燕耳曷爲而病粤轅粤轅自粤耳曷爲
而病燕故南宗實爲生死者必欲鍼芥相投豈
嘗參合儒道以成證果而況儒者誦法孔曾不
溯其脉不尋其緒其可以影響依附之言誣天
下之來學乎就使兩學之而可相爲用則孟子
之於楊墨子莫何以惡其執一執一猶曰賊道也
伯夷伊尹聖也何以謂其不同道而乃願學孔
子即孟學如孔子至矣學孔子然孟子莫得其
穀矣[illegible]善之言
爲不見性而必本無善無惡之言指爲性體嗚
呼是以釋氏性空之見而病吾孟子之道性善
也其可謂之知言乎此小子竊有聞焉而就正
於吾師者也吾師儒學之傳夙源於天臺先生
而禪宗之印又有楚倜先生楚倜則卓老之畏
友而天下禪悅之流所共推爲透悟者其於儒
釋之分途鍼芥毫釐之差別可一言而斷之矣
顧師廼而誨之天臺先生有譯與編當復有全
書小子俱未得睹覽若楚倜先生又不知可立

文字否乞師簡諸篋中節惠小子俾小子不及
親承德音乎尚可諷味遺言云爾篇翰之作賢
者見意拙者形鄙小子遊矣則有遊草會講則
在三山有兩賢祠會約在檇川有止修會約在
武夷有大會記在敝邑有宗孔辨而一切酬應
文辭則有篇經館稿要之形鄙者而已時義則
在燕有王謝遊草在檇有明宗課選于今則爲
庚辛草應制者四而不能合格則業屢變而技
彌絀安敢自諱其短而不質諸師門祈抑斷哉

謹以刻本錄本各一冊呈上伏乞清燕之暇一寓目焉察其志之所存學之所嚮與程其將義之利鈍而發小子之蒙俾小子無終身之大惑斯厚願矣小子不勝區區敬俟示命

與祝給事石林先生書

往承學遊自門也以陳先生爾才與聞先生之玄緒即承學曼漶無所解竊見先生拔俗不羈其道應世不嬰於事私以爲神明玄勝莫或耦之者矣乃讀小言則鑿乎稻粱之實服藥石之

伐痾也其緒經羽道懸諸日月之書乎非獨玄攤之爲河漢已昔君山嚮名於素相長生擬譽於鴻儒訛不標心萬古之上而迭懷千載之下雖使聲名不銷於金石然或載其空言而升於實事詎能若先生之言出五河而才横八面者乎乃先生則又勤吐握以下窮閻白屋之士使天下靡不仰嘉聞而宗大壑窺道囿而泝舟航則覺皇所云導師惟先生殆於身之者已不然以承學之委瑣僅亦耳剽目論耳而乃受眷於

遊旅納庇於言歸豈有孫神獨逝爲能當先生之獎抱哉虛壑之泄百谷不餘滴滲慈航之度逝川不擇鈍利則承學所繇褰裳而涉足者也既而赤手南還日月流邁兩應鄉書猶然敗北辭有干霄之志不無控地之羞矣語曰羽不豐滿不可高飛學問搏景業與格乖而干祿未已愈懸經德又何可爲先生述也獨以儒服儒冠誦法孔孟必有宗傳紹明統緒何近儒紛呶以儒禪爲一脈耶不思六師導我東土一駒殺我

天下未聞藉我孔孟而依其印必曾謂儒學無宗而貸鉢於禪悅邪即令脈可混而成一則彼燈分焰笄於醯覺爾矣胡以道一不嗣青原石頭不嗣南嶽而必別其承續者邪夫高明泰甚者業以捷於融通巧於搏挽遮其同而護其異又或離同異而破二家之藩直謂仲尼弃能仁後起而天下賢智之徒輒相與扇其焰揚其灰且以爲孔子釋迦皆不足學嗟夫儒學至此亦[illegible]承學何學而敢妄議第昔誦學佛知儒

之常未嘗不歎無盡之知言也有感以爽[illegible]
虛無盡之非知儒者也有孔子何必問學於釋
迦有釋迦又何必問學於孔子卽使兩聖並處
一堂之上亦將各施其教各程其科而已豈願
爲學者又豈佚和和而後尊哉夫學有宗也宗
宗則無以率祖宗有脈也脈假則無以率親故
脈絡而後有嗣子宗明而後有適孫此其毫釐
千里者也先生則眞知儒者願言解承學之惑
直截以孔學之宗爲庶幾適不徙於南轅適術

不乖於泣岐則其爲邇鋒之提耳者多矣私所
撰述附諸各言庚辛拙義亦云應旂謹錄求正
並賜駁示

與虞師德園先生書

不敏之暌函丈七季所矣往者得受繁露通言
之指佩若符馬顧若命焉以爲金口宜之也而
又眩若潮音日雜罷鈍無能反闚庚渚灘作噩
之歲窮而未有珠也蓋言必稱師離師則無口
矣離而不反反師則無耳矣耳師之不[illegible]而[illegible]

以目目師之不假而假以心思以實行神會止
其同止以求所爲非塞非通之妙而上之不能
頓止次之不能漸近卽不會一物而物不皆我
通辟則水馬堤防雖撤而流交派接猶不能以
涇清渭也安得絕前水後水之跡離從原逵委
之見哉雖知夫萬物本通而不得不假聯綴知
夫一知互至而不得不問形骸故格物而物不
格也則夫以萬物爲身以格物爲修者其惟古
之人乎不敏卽志焉而所以格之者非自性通

也疑其通於兩物則有間焉意其物物同體知
知同霧而後格無不格乎已復師訓知其本而
末自通乃始悟他心通非他也性故物之一原
原不通則此窒非彼窒彼窒非彼窒而乃非彼
離彼則會末存本者耳本豈無末而本哉先本
則止之符也知止則知本之的也既知事物之
本則知之至者亦無此彼之界矣恭尋所聞以
求所詣幾絜令之見愿而無所它比者也夫豈
自悖其師而禪則巾卽文則子威學則見雜乎

哉中郎之禪卓吾之翼也不斂不知其味于咸
之文鴻烈之藥也而不斂不披其翳丌之所入
吾之所滯胸之所聽思之所際而筆之所運則
皆師覺之餘霧也抑見夢而嗳覺而類觸不浹
辰而選六夢先生也書鄉所致沉者過半而夢
答猶響也豈非妙喜之物格然與第禪悅味未
夢佚也卽數文吾師亦餘子之步國能吾子之
式家皆耳而奚貴赤赤白之爲且慧業生天惟
師蓋代爲獨家監客兒徒冒言耳況在小子宗

龍日稔極駭無首于以俛尺木之階也而不得
爲朱鱗躍惡舍是而遊於鯤鮒哉遠莫若文近
莫若學學可勉企也文則才有極而不可幾至
魯惟如小子詎敢張業於經國唯是季壽有時
金石有礪而又閤於桼證不日稽乎淨住則黒
白幾曠新伊舊伊無從可徹於乃循學子之途
究知止之訣印之見羅先生所揭若可持可握
而不失隊馬者蓋自度弗畸於人弗捷於偕而
勉勉忽忽或可弗大躑乎爾療者之古夢也夢

爲鳥而飛于天夢爲魚而游于淵一夢振地而
曳踵則不復悸於駝騁而不知其皆夢耳後夢
非前夢前覺非後覺而今且大愍焉微師大覺
詎是呼而使遽然乎哉容秋見貽采華曲弁山
之筆故當焚之矣茂吳乃旅於是其間以木難
邪夢入談夢覺者聽焉所覲大學繁露若孝經
繁露邇言集霧若陰符經演若菩薩戒問辨若
凴籠二音各惠副本以公來學若師他所著作
不斂不及承教者并乞節示是願智父權母終

非憫而實度之毋日吾遊華胥無所問吾六夢
也副言別奏敬上函丈

與朱太復先生書

往下走湖上之遊得讀海牢憧蓋千秋而遘一
羽宋哉已得所爲詩讀之則子美前後先生後
部卽獻吉諸君子竭臨摹之巧耄可放憊其聲
骨耳詎若先生具有其神色以造響異代耶世
之爲聲詩者無不擬之以爲化兼之以爲大而
大之不至也則病非化之不成也則病擬況古

人各極其才以各致其情不必相飾於貌相得以包函靈惟自變其所習以自窮其所底乃其神於兼也而擬無不化者乎竊以此測子美之神境而曰效之者拙影耳下走則拙而甚焉者噤不敢言詩然讀子美諸什則所謂照矚三才牢籠萬有無久而不新者矣若先生之爲子美則又汰子美之拙而全收其非爾力之巧葢猶仲尼之有丘明伯陽之有子休靈運之有王籍將終古爲飃也者而非拾死鬼之陳于以送不

朽之懐也潤馬七歲諷詠大篇如承德音第恨銜軛所局山川之間不能執管而趨先生後耳問者聞先生體服九興巫德三元按階區而出溺塗將以居七瑛之房而出九宮之上矣斯豈非金格之籍夙所署哉何待服隱芝而後不落大山之籙乎然闓編以逍遙進寓都水以真誥洞靈東華以坐忘安心吾師瞻子以九演契符意先生其亦有大霄隱書之秘乎屈子有言一氣孔神于中夜存虛以待之無爲之先是先生所爲洞三洞而契大乘者邪又何風騷之命世云爾也倘先生垂愍惠而教下走焉不勝大願

與錢抑之書

弟一腐書生耳不知經濟妄志經濟殆說食不飽者耳足下海吸虛受不以爲妄而過聽之無亦有木葛之患乎雖然得之紙上遜之局內得之局內摧之目外此則足下不可不審也足下受　主上特拔之恩仰致身竭藎未可云報狩酬足下所自矢者耳表涓樗砥置身於無可措

足之地則招招見射翹翹見娟耳不有容抱天下乃容其身者乎古之仁人天下皆身必不私愛其身於天下今則避者善私潔者善愛黠者善私貪者亦善愛矣各私各溺各愛各濁非崩鎩負其身則解不忒矣足下其皜皜乎不邁忒乎世以名使若愈乎利使然汚乎利也則僞乎名耶使名者誰邪志致濟乎天下則名不僞立行不辱乎天下則利不奸身幾此則惟足下自幾耳弟前旋道潛消之數岡十月其九歸陳宋

徐戈更遠[illegible]
乎分水而北[illegible]濟大百里分派而南[illegible]其三
而可令千里不膠舟乎徵山呂孟諸湖不足以
建瓴韓莊彭閘特今歲雨涯耳漕臣不倖有天
功乎夫拱手倚倖不計終歲則踵相躡矣足下
開之不嘗然有悅乎部職隆矣不習國憲若大
幾務乃僅以文史燕飲爲娛閣殿之上不虛有
若人乎足下必有以致吾志矣弟且跂而望濟
世之業矣腐談不倫不足乖聽亦惟私耿希言

有祈不宣

與賀函伯書

得手諭彼此涯望故自同心但不孝出都門之
日原爲先父有病急歸所以不及相過一寫款
淵不意先父溘矣見棄哀哀之痛如天罔極徒
負不孝無孫自贖矣手諭懃懃招招懇飾以此
坐失痛如之何不孝既喪考妣言念已事有甚
於此已事不明即報恩父母尚無有期惻誠佛
恩乎迁癸之際見縉紳攻擊不啻弋劍相加心

竊有憂及足下爲人所擠不啻天有黙祐則又
心竊爲幸所謂遘閔受侮實亦不殄厥問也使
足下居部至今則操心日危怨對日深慮患既
遠結毒愈甚矣彼娟嫉者不過排擠足下官爵
耳不知反以砥礪足下反以休歇足下則足下
安寢一日即不蹈履虎尾之患矣以世眼觀則
能擠者方快心足下以足下道眼自觀則弛擔
之日便已服清涼之藥矣足下豈復憂讒畏譏
與彼並入刀劍林哉是則人之所毒正天之所

厚人之所戕正已之所造者矣况道長道消各
有其運當勝則人不能與天爭當廢則天不與
人以興識時者但與之消息不爲之鬭而已矣
鬭則君子必受其殃歷古固然不自今日故君
子避難必以儉德一旦處困亦惟有心亨爾耳
足下又何入而不出纔哉剝之極必有復復以
自知則七月來者雖陰而復者皆陽矣足下不
自見天地之心乎世道之消長皆自足下心造
造剝即剝造復即復不過陰盡而陽自復耳足

下果能日與天命通則傳想命根亦自不受矜
轉矣不孝作聞師誨以來頗知此意愛足下之
知亦願同究此一大事使生死了脫無有餘陰
則主持元化亦在掌握間耳區區織說之人即
使鬼嘯白日魔妖空界又安足撓足下之弥定
哉小兒競取塵飯大人知是兒嬉而已足下以
爲如何世既已遷界無定位英雄戰爭特一幻
影耳豈知有力者負藏舟而走乎願足下大開
法眼救此一世塗炭毋徒手援天下與小兒輩

論汚潔也則一世生靈有賴矣小力去速不及
致書受之乞以此意告之別有書寄僧一超者
即金將軍五川也與受之昆契何在京師遂禮
本師無來大師爲祖二月出京時曾約渠同訪
本師今本師已住南昌西山煩足下持此書致
受之覓一超即到南昌德勝門外龍光寺訪問
海師即知本師居止萬乞遣一信實使者覓見
一超即授此書外附旋元要論一冊足下密覩
自究若有箇入處實在可以了心了性則不孝

明歲將面受教矣看畫宗教究盡語言道理不
過與師决不能强猜願足下將生死根因一究
毋爲根塵識陰緣影所牖則善矣善矣

與岳宗師書

貴治東昌得奉大教真如霧聽忽睹白日別後
不知普師雲蹤復棲何地爾後有還忽羅先變
欒欒棘人幾成土木暫憩廬山以度殘日側聞
大宗師校藝一以興學淑人爲急不治末於奸
宄遂使閩士翕然有風如杏壇元氣蒸盎自今

矣往者豐城徐師朝夕勸學忝於成愛雖佛諸
者不能率教而惇厚英挺者實藉陶甄第師在
而學篤師去而學蕪者有之然自琢自篤之人
恒亦不少漳建與福則李師過化之所而居漳
最久興建次之爾時彬彬鴟鶚革響豈問變風
逮李師西還棄吊畔學或有百一而後事者以
風厲雷行偏招鬼祟遂令善良摧氣無辜陷枉
至今閩士涵冤莫懇此豈教者之罪實乃風雷
之過矣幸而徐師地負海涵多方營救不能盡

釋所以中人逐見諭言問學瞭士攄懷徑趨淵
軌迄今餘毒尚有隱朕天假夫子霽月光風如
秋清飈皎萬本流輝千山映色豈俟澄汰乃增
皎潔又如春至花發萬卉自榮千紅曾蘖豈必
剪殺乃郁英騰異閩士幸學教皆有幸矣利蘇
久痼身心久隱曠不自歸償不自覺斯道覺民
令有夫子則匹夫聞風薄鄙徧德納湍便出坦
蕩並由將使海嶠華輿有如東魯宓子少成取
斯不遠矣古之建國必先教學三物所資惟德

行藝迨暴帝坑儒兩生不絕則渺廓遠耳伏冀
夫子風以崇獎弘以拔舉令一賢所的萬愚赴
鵠則由後而泰棄征有吉矣僕雖迴處山谷日
以親承德音執弭左右奉詔不遑藉令小頑顯
候函席

與畢東郊先生書

先生經世之略足以得志一時不朽之業又足
以擴脈千古僕蓄願執管趨後而不能矣奉教
以來見先生深比秋霜乃知文中之[illegible]類

之清修則惟先　生共爲所以傾心受教厲節固
窮而未肯棄也　那先生按東省特雖獻愚慮時
措大語耳但救荒卹民恒有節省一事以立美
名故當事者尚亡不知其厲民厲國害反不小
如前徐道　袁公豈不任事但玉本所過節省葬
夫而以標　兵撫木此荒顛倒亂政之大者卒乃
標兵撫而　縣令逐矣亦知募夫則縣令可御且
可濟餓一　節省則後皆爲乾沒貲矣况標兵所
至民受殘毒雖　袁公亦無可奈何也能得之縣

令乎舉動一舛害不可言此所謂不知爲政者
耳當世每推此以爲辦事之臣所以亂日生而
未有已也草野之人安敢妄議每見亂機所伏
常作于此若馮公應京亦其一端耳是特以美
事而高名者耳豈實心爲國爲民者乎實心爲
國爲民如劉忠宣周文襄則救世猶食其德矣
向見先生憂主發民之念如有繁結所以復獻
其愚惟先生擇焉傾接教及救書令人感激刺
骨倘得先慈襄事則骨白肉之德且世世不敢

志也附此先謝

與曹能始書

弟夫夏五月遊武夷之得鼓樓巖於天壺之腰竊喜有是山以來久矣是石室數千季矣遊者不必至至者不必寓寓者不必賞而弟以華越月乃得此卅椰遂鑿石而室鑿石而堵廣者堂而規者洞焉以馮武夷君之靈豈不快哉數千仞緒而成石又數千載闢而成室微足下歎羨弟弟不獨石居幾作石人矣足下所諭到一峰須

察其向背絜其步武搜其奇異勒一私志而不必借重題詠則彙之志此亦久矣志名山川者不紀性情霧武則似紀遊但此兩紀非凡所與必胸中別有山壑筆下別有雲烟乃可揀理數文以圖牒爲片片而非是則山靈皆沒故紙中矣武夷舊志六種弟已購其五然稍具山名耳未識其面雖具面亦未解其情也弟以爲遊覽之作詩則我家監客兒不能先足下文則足下亦不能後柳柳州矣然兩公仰趣勝者不能似

足下韻勝所題壁詩弟屬道士爲足下塗去道士卒不敢今春弟寓此請藏足下拙矣足下欲志匡廬則弟所稱丘壑雲烟固情有之而以搜耗文涉此者屬弟弟何敢負命姑錄所睹書目可采若圖志大都以復足下若遂成此書非博搜獨削不可非足下竭心力而形之亦不能令匡廬有色雖志亦必不傳惟足下卒此志毋以空言且足下發願讀書欲自上古以至今日則不患有遺患有斁況古言或已妄妄古或已詮

而使今無古也是何人斯而骨朽言在也正至正不至僞似僞不似神古神不古是書具焉而眼不具是上千秋有今不可失我眼下千秋自今不可無我眼此故望足下終之世眼若李何王李可雄一代耳必不雄千秋也雄千秋者豈其一代雄以博無眼人之厭服哉弟覩足下千秋自命惟願更具此眼何如華刻不見寄弟恐忘之乎稿譜序家母壽序原稿歸足下謝少連季漢晉莊晉叔詩所幸各取一部寄弟勿使沉

去二月初一日友弟兆申頓首能始社丈廷瑩

與魏孔時書

小力將足下續來讀至燕市紛紛肝膽向誰是耶弟不覺淚下當今友朋如雲各以類集但肝膽二字非真忠義丈夫即俠烈男子方有之耳若講學巳熟及世故日深者即自巳肝膽亦成楚越矣豈復能有肝膽相向耶所以肝膽不真則相猜相忌執巳病人因人疑巳而友道愈薄矣非薄友也薄巳而巳矣薄巳則於友無所不

薄厚巳則於友無所不厚無不厚則周無不薄則比比則同巳者皆護我之私周則異我者亦相濟之侶故不善人即善人之師則天下無不善之友矣善人即不善人之資則天下無往非善友矣故詩有之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又曰他山之石可以爲錯使無錯焉即兩玉不可相磨使無石焉則孤玉亦無由自勵矣故明師良友因我之導惡知惡覺實我之醫但患我無肝膽向人耳豈患世無肝膽人耶友之厚薄無不

從巳而施吾施其厚而彼還其薄彼自薄耳不我薄也吾先其薄彼還其厚則彼自厚爾吾豈得不自薄耶雖然較友之厚薄以爲取舍則我之肝膽巳自不真不能信自矣能信友乎能信友之無不善則巳之善種必根心巳久矣不信友之無不善則巳之不善種子根心亦巳久矣豈緣友而後有損益耶故不知其人則眎其所友友在人品聲望則其肝膽遂人品聲望而傾友在經綸亨屯匡持世運則其肝膽即遂經綸

世運而遷友在性命生死則其肝膽即緣性命生死而竭矣孔子曰朋友以極之極巳之肝膽耳爾詩曰朋友攸攝攝巳之肝膽耳爾弟肝膽非我有也孰爲我之肝膽則雖求性命生死之友亦皆爲人品聲望而巳一爲人品聲望則凡可深自與汚與人且無所不極矣况能經綸亨屯匡持世運乎况能共性命生死乎故善用肝膽者好問好察邇言巳耳隱惡而揚善巳耳舍巳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巳耳執其兩端用其

中於民焉已耳彼豈私有肝膽於吾身邪無肝
膽可向則蕩蕩乎善與人同與人爲善而我不
任於善矣豈任於惡乎若有肝膽可向則堅執
己善輕見人不如己而善亦成病矣能擇善而
從之不善而改之乎夫己有不善旣不自改則
雖擇善必無我師矣此學道先生所以自處愈
高藏錮愈甚確不可破耳今足下能以肝膽示
人邪能舍其肝膽不見有一法可向邪則雖蹠
嗚犬吠皆惕我砥我之良友矣又何有同類非

吾友邪德不孤必有鄰一日無鄰則我已孤立
而無德矣誰爲之應求邪弟求友四方久矣實
見方內方外異術同心無非我琢磨之具陶冶
之場故因足下有肝膽之語道其老生之故談
爲足下告焉仰不能爲錯以攻玉庶其比于蹠
嗚犬吠乎則惟足下裁之矣子往不及作書到
任之後弟當造若上覲渠教士之法

寄巡撫李夢白先生書

去夏承賜傳符行至楊州遂輟而不用八月方
抵南都九月溯江而上至湖口得先父訃遂還
舍今歲二月念菴以鄒子尹欲取淨妙請憩山
之故至舍因念菴不可其事遂止然而念菴之
奔走拮据亦疲苦甚矣已子尹勇於自悔讓淨
妙如故僕始爲念菴六月同至淨妙乃知淨妙
居五老之陽自爲一局與他剎異僕將棲遯於
此爲以爲息心之地但須老先生作一大護持
耳方今　主聖臣良中外布列如老先生建節
於東省汪先生總督於薊遼皆海內所推爲大

手眼大解脫之英者但所慮者荒旱薦至奴人
頻犯耳今東省晏然流離安輯萃聚之策悄而
不動渤海之盜屏而不掠非老先生其誰力哉
雖然生靈之憔悴塗炭不在無按藩臬之不加
德澤在縣令之不行德澤致諸民耳縣令之不
恤民困傲慢撫按藩臬之令而不行者爲前有
臺省可以自挾又爲內有身家欲以自潤耳地
方疾苦有何痌瘝切己急急爲之地哉直如梁
傳過客騎驛馬仰鞭此驛馬雖罷極至死有不

恤耳仰撫按藩臬能舉聞而悉見哉仰聞之不
得不謂之矣是何故勢遠不及目擊言痛不及
心酸又況聲譽足以惑耳文移足以蔽目强識
深以誣上刑欽足以罔下安得不令俯者淹抑
而徙者捷進哉仰如舊歲　主上出帑藏數萬
金特遣御史東賑而縣令不奉　德意不給饑
莩者且十有二三矣御史亦不過據文移具一
數造一冊繪一圖報成事焉　天子而已仰効
其含殘一二不足以贖百萬死亡之命也豈能

使脊不屯實必爨哉倘非老先生軫撫如護身
痛則東國未有不騷亂者矣僕自濟南至滕但
見草萊不闢田野不治水泉不蓄毋論罷惰之
民不勤職業仰農畊亦不務耘耔不謹穡事但
有布種於地拱手以待天澤耳嗚呼豈復有農
事足備荒哉夫農不服畝食將安足又況貧者
糧餉隔宿富者積靡萬箱一遇饑饉有不烹人
而食乎昔趙公邦清之令滕也積谷至十餘萬
支給可二十年滕人至今誦德爲填嶷始爲新

令儲蓄始盡并廢其倉使後有令滕者悉如趙
公積谷則雖饑旱三季亦可支給二三矣豈遂
至如襄歲甚哉今山東各邑雖有積穀之令實
少積穀之儲而獨委命於天曰此歲災非我咎
也則亦何異以殺人而罪兵哉今天業以東省
民命全寄諸老先生卽不能徧飭諸令設以趙
滕縣故事定爲薦獎而消息其中毋令因此肆
蠹則山東億萬生命皆自老先生再造之矣天
豈忍更災此東省乎仰今一二季內可保不旱

能保後不終旱乎此則老先生經綸所措運之
掌上而可就者第山東素有豪傑其民皆信服
豪傑之言而不信官府之令不服官府之威則
老先生亦唯有恩威示信豪傑而豪傑之心亦
自服已豪傑旣服又豈患令有不行哉僕本草
茅賤士不宜談及東政但爲老先生夙昔虛己
咨納故敢畧獻所聞效其愚慮然亦不求見言
之也今御百藥所命箋水一事以先君之變自
業遂廢但以汇右之水屬諸宗族鬱儀然璧然

考諸記載似一不若目涉之爲篤也萬不得已如貴部六郡皆可行檄各邑考核水源與所經之地所會所合之處古蹟今攷之由猶庶不甚誤不然則如酈氏注漸江諸水亦未有不遠謬者矣老先生以爲如何山東郡邑新舊諸志與河清新舊諸乘及河臣諸奏草想亦物色大備能四王令尊使附致星子以待僕取覽否念菴事具彼別記伏𦕉深心護持茲不備

與錢受之太史書

去夏四月聞先父病即出都門八月方抵南都九月至江西得先父訃比至家則三亡弟夫婦且相繼殁死矣人生遭此痛如之何浩浩終天恨何有極挾策千時初爲營養今則已矣豈復有顏向人間俛仰耶內負父母外負朋友已矣謝生流淚生死不可救矣可不謂大忝所生乎今夏有僧念菴自廬山淨妙來者弔弟憐弟謂覓山可以棲遯弟度此時亦惟有潛山遯世乃稍上[illegible]入淨妙寺息焉計從[illegible]頭一了此念然杖策選峰出入白雲寺[illegible]猶不能廢登覽志筆硯也但廬山秀甲東南弟左江右浙峰巒奇勝抑自昔仙釋儒隱之窟宅爾而桑氏紀事不能窮搜抉隱爲山吐氣弟將假此輯爲一記一山水二書院觀寺三儒碩四故獻五隱逸六遊寓七列仙八僧寶而僧寶中又列禪宗淨土者德譯師義學神異諸傳九靈跡十撰述都爲數十卷以快寓目之觀惜無後人作一外護耳悠悠世路門如鐵壁具

眼見之徒有悲痛耳塵通所以陽狂遠遯彥深所以隱約窮岫也足下固有心男子也能忘此世外友乎即足下出山之期亦當遠志自處毋爲世網所羅則世清可待溺亦可援矣何如何如吾[illegible]一超自都門歸可嘗晤足下否弟曾訊彼不　以動定念之殊切惟足下致弟今牘

男謝元英子輯

謝耳伯先生初集卷之十六終

家先嚴初集跋

禮云良冶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不肖元瑣猥無似一經株守伏櫪自丼詒羞冶冶政不小悲夫悲夫每追憶家先嚴耳伯君雅攻舉子業歟攄

心匠絕不寄人籬下繇黌序入辟雍羣以多士冠軍相推許柰數奇塲屋未膺國士遇徑賦赤松真英雄遺恨也廼生平遨方以外一切醮撰番歷海內薦紳諸老先生洎學士諸長者惠畨

伯樂盼僉曰懸之國門誰能增減一字故非式盧請教郎闡風私淑夫先嚴方賡簡兮之什何緣幸邀此乎第令當時則競賞沒則泯泯弗傳焉又人子之不寧魂夢者耳茲夏孟寀坐茅齋

遥聽轔轔來者比至啓牖睋之乃章甫君贊申甫三老先生暨邑中諸名丈也倒屣延入渠云衆斗瞻尊先人匪朝伊夕今特愬錦箱珍藏貺多多許亟授梓氏元領教適愜渴饑積懷咨作

期期狀邪渠遂不愛長物劚褱若事元因執鞭矣微勞靡遑豈先霧不磨周甘以未岀之氣久埋寰閒爰廹之而爲斯擧歟雖然擧之者有人序之者復有人鋪揚悉矣元一放浪兒敢贅褒

以蠅天親且微獨無敢贅抑無能贅仍無需贅也寥寥數語少誌存者乎勿誠焉爾

不孝男元薰沐百拜謹跋

謝耳伯古詩序

綏安謝耳伯幼而負雋有聖童之目弱冠籍諸生嘐嘐道古好深湛谿刻之思文非周秦詩非漢魏亡稱

者其治經生言亦然偃蹇子衿試遇或否間受欺拙目應省闈辟輒報罷爾試京兆不得一當里中兒交目攤之夫夫作何物語須

但錢氏栖鄧尉蒼顏乏錙
則揚眉信志賭耳然耳伯
喜交異人購異書擴異聞
異見躭子長遊癖益甚人
自薦紳學士子墨客卿黃

冠緇流靡不接書自墳典
丘索經緯流畧稗官瑣語
靡不收而游道殊廣名山
奇壑跡幾遍槖中裝半以
佞佛半以市書不問家人

生産一出輒經年所棲止
輒挾書與俱有三十乘留
僧舍今亦化爲烏有巳蓋
耳伯初游吳以文贄劉子
威侍御侍御引之入林呼

爲小友最後於越交虞賭
於江右楚交湯義僉驚詫
以爲奇人奇文得未曾有
今其人徃矣其文具在余
所見者古詩僅窺半豹然

已嘗鼎一臠矣若其搆裁綿邈融笵也周標寓峻潔比格也法感暢疎達聲氣也調思運斂利辟辭也逸無一語不建安黃初而不

襲建安黃初一語是謝耳伯之詩也耳伯不爲律其不屑唐以後語乎其有獨至者存乎古之人得全於不好兼今之人失全於好

兼惟不兼之是以至之至之以一品聖此農丈人以 劉子威文余請以是序耳伯詩是編出其與贈子符子清遠生農丈人僉

傳通邑大都無疑也劉虞湯而外爲耳伯仲翔者有蒲州孟大宗伯余則知玄之必傳其竊附於桓君山矣

温陵友弟黄居中篹於
朝爽閣

黄序六

謝耳伯先生全集卷之一

閩綏安謝兆申耳伯著

詩四言

倬彼十三章章十二句

是詩送徐師獻和作也師時擢按察使曰鎭于陳

倬彼匡廬有赫其翳鴻彼飛流有潨其聲誕降夫子昭昭代明辯志求仁仲尼是程戾我閩邦止脩是經于憲于藩載錫以陛

昔奉明命賦政膠宮德輶如羽鮮舉如鴻肅肅夫子儼矣卬顒仁道不遐弘毅自躬時維小子靡思匪空聽以藐藐視以夢夢

王曰庚命迺參紫薇于政于莆于海于師維時日戒城守周咨壼蘭且喜文武攸宜憲憲夫子靡適不怡曰授小子是用心儀

我儀厥緒弗克紬之邈其至止何以由之信信載作逝將休之循循夫子誘以優之咨予小子悅以游之

中心悅懌無思不服叶 維曰孔聖七十在側我
視夫子維孔是則嘿而識之載笑載色不厭以
倦俾人卒獲於穆帝心德音爾貊
上帝臨下牖民維聽誰其塤覺後孔正止於
至善職維至命脩身爲本職維盡性皇皇夫子
旣仁且聖曰德曰造譽髦斯盛
作人維烈遐不爲章燭彼雲漢于天回光皎皎
織女爛其七襄奠寅天載队其百昌穆穆夫子
以琢以相則天不已緝于光明叶

緝熙敬止晉則伊邇視宿安歸知本爲始懿厥
宗傳言繼李子匪其私系孔曾是彌繩繩夫子
錫類弗已彌衍彌大以介緐祉
其祉維何自求多福符曰天命我顧我復喘斯
息斯子母俱腹不屬不離我辰安育翼翼夫子
昭事洞屬曰止曰脩天被爾祿
祿至匪干干祿不回聘卬天威夕惕若雷於皇
體物則不可遺叶 任重道遠則不可推叶 乾乾
夫子不顯維徵畀人之求帝命式綏

帝懷明德執愿是中維君子使作式于陳維陳
不莫三年淹闕秉塞靡變昭假孚旻亹亹夫子
罔怨難諶帝則嘿順匪棘其貞
厥員匪天天則何言曰予復命維止所先厥柄
孔神匪後且前知本知止徹于天淵勉勉夫子
自叔與玄爰戾桑梓狂簡裁焉
狂簡有斐叶平聲 維聖之基人亦有言靡哲不迷惘
予小子判渙忽離孰我牖翼如取如攜迪我夫
子遂之武夷我心莫寫式誦斯詩

巖巖五章章十四句

巖巖者阮司理集隣胥臺作也時入社
可百人而東海屠隆莆田佘翔清漳鄭
懐魁閩趙世顯林世吉曹學佺爲之長

巖巖石嶂藐藐旻天烝然維旅式選斯髦斯髦
遹降譽髦以殽嘉殽旅矣旨酒維醑蔚彼君子
如雲如雨淒矣肓風候鴈賓止豈不雝雝樂此
孔偕叶舉里反 三韻
有御既緝笙鼓既奏賓筵以衎以洽詩囿維我

閼或有耆有舊辰彼東海曰獻其授去聲於棃四
始朋爾三壽維此孔林徽音其茂伊誰云糾司
理是紬去聲
時維夕月天刑其申顯允司理赫有令聞唱斯
集斯載濟載詢彼燕有譽如鹿斯奔是用酢醻
秩秩其楚率時祓禊獻言且寫叶想羽反爾詠以陶
賡誦且舞二韻
於倫風雅侯播侯哆彼風回回孰鳴喈喈叶居夷反
兆兮檝兮詎曰墉箎載奏之籟我則翛翛既皦

既繹備言倫脊聽彼耽聽祈曰爾劬匪破則恀
嗑爾皇琴五韻
揖揖我友叶羽已反率是左右叶羽已反既弗胥靡寧屆
于否彼琢其追非章胡底曠此高瑩匪伊名駭
叶音几矢志哉詩尚哉譽處言邁亹亹式勿遹沮
予豈克列庶陳明愁三韻

歸養送馮郡丞四章章五句

維我大夫攝守攸行民曰父母胡歸舊疆而貽
我再庚

大夫之車胡不生耳念彼二人曰歸將止是維
藍言
天嶠峭峨大夫則家相彼雛飛翩翩以過維尸
烈是歆
猗與吏隱維此非素友爾袽服膝下時豫維茲
有遐譽

猗誰六章一章章九句一章章五句二章
章八句一章章七句一章章十一句

猗誰爲崇安黄應朋母暨氏作也

猗誰之逑曰戶部妣而牝馬利宜猗誰之子曰
自暨氏而歸無內遂伊誰之恃曰文學母腹遺
維頎
維此黃婦乃奔舅喪及爾君子于粵于褻如考
于愴
君子于令海虞母之莫錙者素莫撓者持維績
不休外乃克道乃承龍錫適辰婦職
君子宜諫忤相則敗地官是政幾盤于虺死不
能歸兩孤曷庇曰控宮保得賜乃里

柳車既旋載產遺孤則夫之守維墓之廬冊江
匪宗隣死其居靡憑是忏
有寠者室有貞者艱有手拮据有憂如惔式穀
愼師維爾孤是詒維爾夫是儀嗟爾壽毋遐音
不徽嗟爾遺子遐永不思

公無去七章章四句

嚴公將解予郡民不忍其去也途歎巷
語有天聲焉予述其言爲詩七章以備
采奏

公無去我公去乎我富者誰咢誰哀塡寡
公無我去公而我去痡者誰噢天高莫顧
公去何固憂我以瘉既爲我父胡不我乳
公去何速速我訟獄我方有穀天何不淑
公去如何民將無嘉吁嗟道遼公無爾家
公不去予我無公趨公去予居我將安蘇
公率去兮胡不遲遲公而遙斯曷其能來

思德九章章七句

爲華侯賦也侯既擢兵部去彌年民思
之予采其風謡次爲是詩

饒山峩峩朝隮如波我侯戾止如山之崇[illegible]
無譌我侯去止將如之何
饒山崔嵬有石礐礐我侯戾止如磨如琢伊其
有覺我侯去止伊誰爲錯
饒山蒼蔚有藥其藹我侯戾止薙彼萃葶莫以
無熒我侯去止誰爲庚庚
[illegible][illegible]緵水其魚頳尾我侯浚斯其水瀰瀰兮我
于陸焉得有汜曰父母適

緵水潤潤其魚淰淰我侯浚斯如雨斯喩兮我
無雲言思有渰以年弗歎
活活緵流發發魚遊我侯浸斯如澤斯浸兮我
褰裳行彼陸舟我心則抽
我牆有茨有斧則斯君子既遐楚楚爲滋楚楚
爲滋維君所治如何勿思
我田有苗曰利其穮君子既遐荼蓼孰薅荼蓼
孰薅莠則有驕如彼嗷嗷
我馬有輿曰範其驅君子既遐誰其建旐將我

俾琚而追爾車而式爾廬

茗之水四章章七句

壽施大夫八十作也

茗之水清清浸彼疆以成有豐者京有頎者寧於焉壽考昇福是保介以難老

茗之水活活鱣與鮪鱍鱍于躍于沫于淩于佸

有弁者翁既食而豐將其令隆隆

茗有華采采其英言司其李言貳其邦淮水湯湯于丞是臧越有子以翱翔

茗有玉昆弟如皷峨峨天目其輝爥爥視爾大耋滕下有綴于胥以說

有理五章章六句

爲建昌吳司理作 代

有理有理肇昌之紀肅肅其威翼翼其祗既懷既服誰逸爾軌

我理黽勉于訊于讞克宣爾平淑慎爾典靡伻不臧誰鞫而瘨

我民維亘叠曰無嘉君子既夷是懲是叱毋忘

以靖適如之何

式贍大理維此廷評既克有殺如水斯平敬爾由獄王國其寧

卅民靡慝王國時則憚人是哀誰爲罔極君子遂我維篤明德

相彼七章章六句

爲建昌華通府作 代

相彼屏星維宋之榮乃惠我土維民之生乃兌于倉我輸式臧

相彼爰免維辟之適乃肅我土維猶之祛乃葺于墠有厲其安

相彼菀柳維道之憩乃覆我土維民之堅乃理于塗有武其禦

相彼飛泉維谷之音乃浸我土維民之淳 蒔全音 乃觀于瀑有澤其渥

相彼鶯兮載鳴其澤乃護我土民胥以懌辭之既輯時維有績

相彼棘繭言食其葉既蒴我土維功之協有計

其成王心則寧
相彼白華有露其菅既浥我土我亦維傒維君
子繫我是用夷

樂府

陟廷評

吳司理寢相操節如水執法如山士民
胥服其德焉擢南廷評諸友命予作此
予欽其品爲賦諸樂章庶異世采風者
得稽循吏焉凡八篇

陟廷評昂有望躬明喆胥爾匡越司理君而威
勑懋和惠慈垂君而疾民逆咎扇仁風澤斯究
君而讞集霜霰肅寒威銷見睍君而平神哉倫
兩以胥樂振振君而反侃斷斷矜獄豈式訛心
君斯績刑象勑諸險躡不渝滌猾重劾豪爲讐
聽靡忽奸吏慴君斯遷睬婷塡民曷散軫攣痏
繫衆嫭妍皓齒睍睩覷張哆侈襲裘衣裳展袢
綴玉塡臾素纓皇朱芾葱珩瑲將翺翔贊刑祥

廩廩歌

廩廩初秋伯勞鳴行者將送者觴言適于京民
憂以痒誰爲直匡而與偕臧允反在建康我土
滋繁霜離憂淒以遠兮聞淒以巔私心念君子
刑平詎纍纍

盱盱之歌四章

盱之濟兮刑無濫兮我理黎兮康康我民民其
愴兮
盱之瀏兮刑無卹兮我理脩兮式矜我士士其
休兮

覺兮覺兮牖其昏兮觀其穫兮既采英而弃捧
遐不作兮
邁兮邁兮澤其沛兮德其載兮既自貞而不回
遐不勸兮

離鴻歌

離鴻飛兮倏南翔蓁蓁萋萋兮聿儀鳳凰聘鳴
鳳兮煥采翟露爲霜兮鷹隼擊肅以擊兮盱水
墳民心悅兮令譽聞正道御兮潔以清虺蜴蟄
兮夜不驚望舊京兮皇之沛碩祥刑兮有無大

將子諗秋官兮黹飛燕哀此塡寡兮誰惠焉坐
肺石兮窮可逹亭法平兮愼勿奪

驅車歌

驅車駕兮逝白門前爲推兮後挽轅驪高駝兮
忽以奔嗟我士庶出入焉腹胡爲君子而不卒
我畜

素景碭

素景碭兮風嫋嫋望征翼兮翻聊聊淒淒簫管
前爲導迭迭江濆江潝溯念我父母長噭噭

乘馬南

乘馬南驅騄驒欲御不得憂如惔易之執轡鞹
如組君子逝以南我歸無所君子懷我心君子
逝以北我歸無所君子曷終德

清源歌

清源有美人亭亭立雲表顧我盱江上氷壺月
皎皎一日乘雲集南國絶代美人難可得青青
子衿悠悠心願言惠我以嗣音

采葛歌

采葛采葛思明君載馳載驅皆王臣恭敬桑梓
願息得使君刑法允孫倫烝我髦士以攡文蔚
爲儷兮蘭爲紉式於君兮思以惇君行潔兮嘉
名芬黎民服兮羞訾訾庶士悅兮息奔奔討此
庶績何所甄受憲比法大廷評拜舞天子揚命
新四方何詎淹冤民

哀訟歌有序

麻姑殿之三門內有松六章左右列焉
其高數尋與故偃蓋松相望數十趾耳

壬寅季夏南城梅慶生黃守經張元耆
王嘉弼王嘉丞王秉揚與予遊焉見是
松蔽日而蔭月也則嘗偃息其下欣然
樂之今年仲夏予復遊是山則別乘華
公王而梅慶生若清流王若廖淳與焉
是時華公再搆三忠祠於偃蓋之北而
屬丘弘誨紀綱其事予見是松三章已
斲而薪矣頃之見伐西一章及心焉予
始命童子封其根戒以勿伐嗟夫

薪者登松也邪予故作是歌俾後有事
於山者毋傷其木焉

松既摧兮可柰何鬱鬱森森兮孰施斧柯剪其柯兮下無息陰伐及根株兮傷松心松心傷兮中道夭月無影兮日杲杲松何辜兮惟爾斤挺爲林兮析爲薪燼既化兮灰成松野草豐兮蔓仙宫予將謁松神兮六爲友三死半生兮孰爲久薪木盡兮世亦逝將何爲兮斮所芘

鴻冥館歌

爲李休吉作代

若美人何窈窕蘭爲垂帶玉爲璬琇克耳冠切雲嵯彼裓服胡繽紛室伊邇人則遠云誰所思而連蹇晝秦章隷漢版大翮小翮誰爲擱覩逸少虞爲赵若爲戲鴻獨婉孌表冥心鴻以飛有館餘清乃孤棲聊遨渚焉爲儀六翮高翻兮安施紫烟高風飂飂念予逍遥我且勞

德星歌

爲陳孝廉尊人作

德星煌煌照臨華堂鐘鼓兄庭簫笛高張爾酒既旨爾肴是將婣婭賓朋式燕祭斉妥有壽考天錫難老翼翼其蹻景福維保令子矯矯賢良既徵孝德攸表郡下有愉黄髮斯寶脩短何齊永者窈糾行樂以時日逝則少後祿既綏晚食當飽眴眴原隰稷有秋振振君子樂有醻賓奉觴王再拜人胡祝身名泰適何所思繼序思繼序永終祭生年誰登期頤且觀耄耋熙熙

露何濃 四章

華通府奏績諸友以其政美謂予可作
樂章乃作五篇

露何濃蕭以湑誰爲施君澤膴親孰親衆德母樂孰樂息絞糾
露何濃蘭以芳誰爲伍君德臧欽孰欽襲幽馥章孰章胥有斁
露何湛草以豐誰爲濡君教隆遵孰遵被和怨治孰治相悅豫
露爲膏結和液松栢潤仁瑞澤仁瑞澤滋以深

謀勵績勞慈心薦嘉寵民胥悃

澤虞歌

澤虞鳴兮護以田司農至兮惠以宣山有石兮
君以堅水有瀑兮君以濺績功既奏嘉高賢

蕙蘭歌

使君懽蕙蘭當秋揚芳馨蕙蘭有餘馥令德有
餘親聘副車兮樂栩栩承愷悌兮悅以舞言觀
庶績獻公所

有瀑歌

有瀑有瀑雖雄飛使君游豫生清暉飛霤冷冷
洗煩俗與雨祈祈潤中谷中谷之摧暵以乾殷
勤求莫君心殫士女既穀樂哉歡

猗彼盂 四章

猗彼盂兮覆我屋有踐室兮孰我蓄維淑人兮
貽我穀
瞻果蓏兮施于宇墠町町兮孰我處維君子兮
得我所
有臺笠兮雨不濡兇卒肉兮孰我愉維父母兮
釋我虞
茹藘粲兮茭以染績于燭兮孰爲選維天子兮
惠我腆

柳塘歌 四章

贈甯城萬默所

柳塘稊兮青青德以風兮蓁榮閔芳蕤兮駘蕩
鼓琴瑟兮倉庚鳴大夫遊樂兮春草生
柳塘蔭兮莽莽綠以滋兮壙埌攬菱荷兮獨往
升山陵兮極遐賞大夫愉樂兮焦泉響

柳塘波兮瀟瀟氣以清兮雲高餐落英兮吝與
抗素節兮漻飄飄大夫嘉樂兮飛鴻遥
柳塘飄兮發發露以凝兮凜冽望冬秀兮後凋
踐霜雪兮冰壺潔大夫湛樂兮凌寒節

謝耳伯先生全集卷之一 終

謝耳伯先生全集卷之二

閩綏安謝兆申耳伯著

詩五言古

屠緯眞先生過訪投贈隹什次韻奉荅二首

臥痾南山陲將希煉金骨子懐鹿苑遊我謝維摩室雲譚出空明夢想還無物結習苦紛紜誰能解其桎夫子探玄珠無心自無疾靈光迴九陽獨笑皮毛脫徘徊滄海濱巳近仙靈窟廣桑

言欲秘鴻包意還容麗藻法垂芒塵言豈能匹偃蹇攀桂枝長風轉飀飉去國似靈均葵心向寒日黃冠徒有名綠髮何須櫛空界莫淹留無得豈有失強名桎下史復號西方佛乾城絕往來方見着闍崛

其二

赤水連四明生子神仙骨鵾躍遊鴻濛無門亦無室紛紜萬象中恍然悟無物帝車無停輪變化那能桎人命在須臾俯仰流光疾苦馬閒童言名韁久巳脫絕口謝雜談飛神醉蟛窟出語類方朔混跡機還密振藻麗星虹玄言豈能匹訪我來南山秋風正颸飉有意挽頹波無戈轉寒日葉縣早歸來𣫍屣雙鳧失逃名東海濱復夢西方佛茲去握驪珠同照着闍崛

次韻荅黃白仲道兄二首

昔帶積堦除蘅蘭藹森荅遊遊謝浮華孤飛逸難對賭子黃鵠姿相期出塵壒覺路詎有門漚華本無蔕一蔕逆沉淪雙瞳等渤澥蛾蠓性匪小鯤鵬翅匪大妄想徒紛紜金輪豈能閡憶稱

無渴心逐境分淨穢習苦不知非妙明轉難會曜靈揚慈光見者自生沬梵網不吾欺名言庶堪佩五蘊發遊濛翻然出宾嚇進道不可階息心巳難退

其二

白仲秉慧心與文自清發逸想事三車高奔謝雙闕金粟本詞人龍光逝出沒移家即化城靈照轉超越四大病或虧團欒盡金骨豈無深肉緣念念存薇蕨覺華日以敷情條日以伐忍辱

苦已偶山河盡成靈胡必割送雲煩惱一時絲
苦海波浪枯中流捨其篋與子生無生蜉蝣慈

綠髮

馮開之先生再過湖上講經于遊法華臺

遂登慧日峰頂留示偈稿步韻奉答 二首

隊道無朝昏飡霞對雲日法侶雜人金函散
璀席龍象笑擠肩群魔悲佩勝俯仰戀春光徘
徊問空色玄言意已超登攀信所歷澄湖山下
明長松座間客滄海眺微茫晴空見纖悉躋勝
想高踪搏風厲鵬翼從此恣逍遙於焉得良集
宗鏡發遊蒙靈山謝芝术

其二

三匝禮輪王徘徊睇慧日乘興登花臺蕭閒罷
講席四海見幽人彌天悲促膝蔭竹戀團欒看
松憐黛色應接我詎遑躋攀共所歷古木巖上
攢飛蘿洞邊寄延眺思已開玄賞意難悉升高
力未罷凌雲如比翼泡影悟交光浮雲笑相集
學士厭銀魚興言賦芝术

二月十九同諸社友湖中放生

蘭時欣法侶遵社託西湖眷言禮瓔珞乘願憫
三塗三塗孰苦艱戕殺與刳屠何殄割靈根紅
爐灼肌膚惻惻仁者心解網離庖廚念彼無為
力放爾出樊籠飛潛順變幻墐蟄任昭蘇羈雌
逐舊侶迷鳥狎新雛驚絲舒鍛翮離繳復鄉蘆
遠追濠上樂近免肆中枯雲湧琴高鯉波飛張
翰鱸入海開龍藏凌霄搊赤珠隨心觀自在毋
令泡影拘

為蓮池大師誕辰放生

在纏如如性顛倒苦勞生勞生良苦艱生生詎
能明宏師理獨超無生啓其盲靈心衆居士求
仁念已誠捐金贖鱗羽讚道吐蓮英綵鷁凌慈
雲賴尾復西征陰蚌弄明月玄武儷長庚怖鴿
戀禪影螺蠡謝調烹隨流得其性清昇那可攖
含靈淡容與纏蓋悉已輕以茲好生路入此無
生城共得無量壽虛彼輪迴名

懷浦城曾完父 三首

寄寄居牙舍鬱紆邈無從伊人薄伽梵乃在毘
闍東側身勞且憯窮紆懷凌風道阻不得往一
悞會難逢假寐見君影寤言失其蹤寐者既景
響寤者亦虛空逝者已如斯來者又如夢月出
尙有時何日忘心中

其二

圓伊非並別之子胡朝徹昔爲淨名緘今爲來
機泄賢聖不孤應鍾叩鳴斯歇感爾施金鐃懷
爾法臣業覺我圓圓海導我重重涉行人洲渚

中沿進任所躡如彼夜冥遊何以昭眉睫

其三

日輪曜東方客移逝炎光明鐙焰良夜思結以
彷徨信宿伊予旅乖人感參商春雲停我目客
輝見我牀嘗聞毒鼓聲胡爲震已狂畜聞誤本
性持佛因耳亡夢想不及思不覺轉中腸欲往
須君濟無乃疲津梁莫來惠招我涉我以舟航

述懷獻徐師

歲云日始新景光無停陰杲杲昭幽阿其雨下

雲霧飆深苟霑涯黍稷貴南金時澤若玄化百
昌忽氤氳皇天一照臨夙夜鑠群昏君子學大
道志士亦脩身銘盤人以舊代遷日以神止止
發天應宿竅歸其眞萬物紛不舍本末斯具陳
消息並設言圓理似有緘摩尼現方色握珠全
乃珍性命爲藥訣難可等觀門幾許懸豪髮欲
至道何因淑人德不回願言發蒙心

同陸中子看懸流 中子吳僯居士

春艸媚原疇逍遥騁行遊遵蹊聆頹響騈坐涯

髣髴惠風籟虒牝皎日晷飛流遙蜓曳飄練俯
瞰綴乘塗逝將瀉滈滈駛爾急潨潨洽濞揚沸
閃逆折奏鳴球譬彼雲鼯舞疑斯涷灑漚濺濺
素衣濯英英白雲浮賞心欣未已與子獻言訓

贈別朝鮮曾公識 四首

涼風飄客袂言念子流離仰視日月光俯觀山
海徯行人新奉詔屬國舊封黎憐爾營滿壑萬
死不忘歸昔爾逢倭難釜山日夜圍國破爾欲
死荷戈揚義旗同仇爭勇剽慨慷有餘悲血戰

怨成虜復仇以爲期間關歸我土俛仰戀戀虜
爲我怨心曲事與願俱違丈夫未成名詎肯秩
蠻夷一訴一行淚聞者盡嘘唏將子莫如兩言
旋會有時

其二

故鄉有旋日中華雖再至今已躑躅何必非
爾地聞斯弦誦聲見斯禮樂器君子演箕疇小
人戢文秕皇皇唯我師孔曾齊所契幸爾覩聖
賢一日如千歲當時戰場死焉得今留滯莫以

嘆式微思遲遠莫致瞻彼參與辰明星復晳晳
道路阻且脩瘠寐忽如寄親愛不克俱東望空
流涕中國柔遠人子其休以待

其三

休待苦煩紆今爾各一隅白露零秋草日夜悲
故閭且莫悲故閭樂浪有王居天迴載日月云
何鬱以盱倭奴梟未已但恐更長驅誰當一厲
馬子欲矢捐軀父母與妻子不知安且危壯士
報國仇飲恨在斯須惜哉不得濟其處以其邪

東鄉長鳴鋏豈伊食無魚激烈就功名鳴咽常
告予予且與爾別何以慰躊躇

其四

躊躇終當別送我何慇懃聆爾何悲憤視爾若
銷魂我行不可留無爲自苦辛中丞將遣送東
歸道有因白日暴秋江金飈蕩埃塵去去遠行
客悠悠懷所親令我還綏水載驟已駸駸獨憐
再會難鴨綠清且深他日返王京引領望甌閩
東南雖迥隔率土莫非臣明明我天子令德來

遠人爾國列賓貢詎若胡與秦相見何所期言
覩爾歡琛

又別　二首

別緒引秋風寥淚度雲鴻我返閩西西子歸遼
東東送我涕如雨會面安可逢玄菟悠烏夜明
月在天中相去脩已阻相思夢亦空不如飲子
酒且以佇匆匆

其二

我行且登舟子莫徒離憂眷眷戀我側去去難

久稽嘆息唯參辰愁思不可抑丈夫在四海皆
彼水浮萍聚散無定期感予敘綢繆

送汪參政汝立分守嶺北 二首代

鴻鵠忽高飛翩翩戾碧都翔翔同羽翼不忍乖
岐途伊予結燕婉一朝親已疎念昔君爲守覲
我軒轜車殷勤申孝弟僶勉赴征夫比鄰且三
載奄忽促離居薰風吹別袂我友逝將徂行行
西江道聊且酌清酤

其二

酌以閩川醬挹以章水新水新人如故令德無
參辰列泣我舊卿六轡策要津九十九曲道百
粤滯喉襟千城揮赳赳原隰鬧谷詢戎馬不生
郊驅車無飈塵嘉會尚可期性命須寵珍莫云
一離別如雨不還雲他日五嶺東貽我仙茅馨
長當以皓首無忘爾德音

明道堂會講答謝大行 代二首

肅肅賢貌陰繆綏式蓋臨多士講鴻敎君子宣
德音率性匪思勉無知徹古今聞聖洵[illegible]
吉欲青神鳥鳴契同響神聽說和心新詩[illegible]
好結領布懷深穆如生清風奉以錫南金

其二

承光弦誦末嘉貺感難酬桑梓必恭敬葛藟且
縈樛惠青信玉樹莅荊詎南州曰余稟師訓進
于溯尼丘棲志欽一緒研精結千秋道遙責已
重夕惕厲未休大德以敦化逝者如斯流是用
愧成章何以報諮諏

別朱方伯 代

浩浩我行邁悠悠感別時青青亭上柳依依馬
首飛我去道日遠子居歎日離四海雖兄弟相
信乃新知令德揚芬馨秋蘭發華滋臭味方婉
嬿奄忽遂分披從此若三秋何以遣相思

別陳方伯 代

骨肉緣親暱惆悵敘離居餞我一杯酒驅我千
里車揚枰鼓顏色篤管共踟躕三載結千秋此
夕天一隅握手來相送寧恐互相踰我昔與造
谷今子復何如德音無遠近[illegible]

別馬兵憲 代

同寅非一日信我與齊心今朝忽言別含情難具申別易行且速中章何所陳攀條折楊柳懷抱徒慇懃對酒隔山川行客猶比鄰投分有定交嘉會無定晨願言各黽勉崇德以日新

望廬山

行行豫章道析析驚風嗁淜淜宮亭水穆穆金波耀逝將適江東悠彼匡廬眺桀嶂凌雲日爽氣舒窈窕萬仞何峩峩上霄何斐斐縹爾接霄漢莫莫如葛藟連嶧積青清脩嶂隱曾暑奇嶺鬱以峻飛瀑曳以泚神禹纜焉繫龍門詎觀止焉得陟天庭衣雲一遐矖

張孝子詩 三首

孝子名汝熙字明父長洲人觀察畏思之叔兄

浩浩天罔極孝子獨何懸梟魚哭以絕蒼舒號以殞淪胥莫其存生辰安所憑篤哉明父氏壽命不願纊爲母忘其軀身名欲銷泯至性徹神明豈伊禳與診大陵雖薦瘥聖善卒安稅幽靄苟移忠誰弗哀遊慇

其二

昊天豈不備降爾以瘼死昊天豈不惠存母以勦于四孤有所恃此身遑恤毀懿哉明父氏昆弟受爾祉寧使一子終七日而母起隍神匪私恫詎俾短而已瘝死其若飴禱辭慨敗紙身沒苟弗毀胡爲忝孝始

其三

大命誰不延體虧筏所寄烈士誰不暝死孝斯攸懸少慕弗以遷季女寧無媿純哉明父氏無忝以盡志但俾壽母康焉知後有季有季叔姊名皇天監幽悶斷枝庇其根捐軀德弗替節苦苟成仁榮名實千世

別王當塗令 有序

客當塗三月矣將歸王季重載酒溪上與楊州布衣柳陳父當塗諸生張重濠曾元甫王文中蘇鳴九送余金柱酣歌

以別

知巳邈難期別服在斯須三月唱南音千載裝
吹竽君令振高翮我亦對公車宴笑結齊心願
爲五湖居當茲旋故里與君將一隅酌我兕觥
酒餞我行舳艫執手金柱塔春風拂襟裾賓朋
送盡觴詠謔間吳歈生非鹿豕群馬得長追趨
從此發宵寤晤言於天衢

別王生 有序

識王子文中益以王令譔云初則落落巳

則依依王生即弱冠而風氣令上余竊
尚其爲鮮人也及余歸送之江上信信
而別余惟蘇李篤義發詠連枝子建離
感與言隕涕則契有所獨結情有所必
寫矣爰賦是詩

言別骨巳驚相對蒐巳飛膠漆詎非實女蘿執
可施兄弟雖四海與爾若連枝一旦攜我手臨
水贈將離友朋狎以觴信宿于徘徊俯睞不能
仰欲語心先悲我歸若流水子居自重帷念昔

日樂婉崇德互相期今茲千里隔形影今心
逆送弗辭遠欵欵敘因依瞻彼雙飛翼一東復
一西願言締不解白首以相思

王生別詩 有序

王生既送僂僂如也余聞其語愴然心
折韻以述之

送送黃山下離愁不可咽念子情如醉我豈無
所憐顧此差池羽傷哉鳥孤騫肝腸匪木石寧
忍割綿纚欲遠懷倚門欲別復遭延不如我歸

去子且上江船形影雖日疎思情尚日縣行道
弗遲滯客皃當早旋我心矢不緇願爾莫忘焉
秋風一舉翮雙鵠復連翩

遊鼓山霧源洞各拈二韻 二首

陟峴路疑塞望巘翠若許林薄蔚雲氣峻嶒驚
險阻披莽度鰲梁臨淙聆水鼓緣崿降石磴足
蹜不得越兩岬峭以壁石危爭岨峿喝水跡豈
幻改溜乃洄滸悟空散幽賞蕩色忘物作流矚
曉絕象齊構駭鬼斧胥禪此遷化霧洞[illegible]字

寥朗恣遐目發蓋昭冥睹顧我滯瓶榖不燭綵
翡羽於焉飲神泉因之瀉韵語情塵既滌盪迪
礀亦霞舉

其二

休糧以蜕影神丘吸清露高風送妙香法雲潤
古路忽聞梵天響魚山日未暮唄讚雜吟誦超
然豁遐矚寘心在空巖清迥息煩慮霧域肆所
經側足蹑徑鶩石門屹相捍臨滄渺縈泞攀壁
摩雕篆剝蒼蘚且誤意測漸可述象畫迺分明

新勤磨舊鐫流風斷遥緒感兹名互滅藏山豈
石固撫化云觸賞騁遊卽奇趣入夜炳禪燈孤
朗照昏曙孰先塵寐覺相與燃智炬與言越繫
表聊以詠所寓

將遊皷山夜發瓊河至皷崎共拈險韻十
字刺燭成詠

金波曜暝色圖舸浸秋江倏爾隨潮去倐然一
葉艘瓊河無水閘新月皎于煠蕩漾一仙舟天
地覺已亩孅阿垂半影舟動影偏佤但見波間
色流光泊水涯半圭流泉港那悟珠生蚌臨瀦
不多舟德山何以棒水潤潮生月江空不掛帆
但看山色碧一任月瀺灂潮上月半減月落山
全黯望望水光中悠悠一憑艦江上沉秋月舟
中秉燭譚夜深棹已轂隨爾自東南月落思夭
紹子都未言佼美人既不來使我心自攪不見
月中蟾那知夜未厭水底忽燃火疑是月纖纖
皓魄升復降焱焱泯如洚相對焰華燈獨有人
衣絳

嵇公平亂詩

王風遐不暢率土無飇塵瞻彼日月光晌若熙
陽春胡為有豐蔀野艸蔓荊榛念昔賢悊徂禮
樂徒繽紛今此良折獄攝守除妖孽賊建潛幽
裔結黨何嶙峋僞言宣佛乘稽首師獠人獠人
扇譸張幻影怵愚茫入門照盂水但見馬牛身
倏忽形已變照之喪心神矢命將歸彼鑑乃還
祕眞妄言億禨祥屢中契來詢誘以遁灦答受
村鍇楚慼謾以入犴獄夙業當催屯貧老荒捐

軀畱若輸錢緡妻子既筭舍女男遝亂群遝
亦弟靡靚覿輳䏲奔齋首爲疏附荒落洽比鄰
禦侮在天罡扞衛猶鹵房妖僧㞒籌力亡命翕
周親十年懐異志陰謀啓疆埌燎揚經始滅匿
身復爲憐一朝列營跱蠭擾集謝屯建幟飛鳥
章敀曆倒浹旬抗言社稷主謁書恣逆陳啓受
八門獻漂惡隱重闉飛耳寄胥徒旦夕伏且趁
載幷繹以騷未戰先寒心將軍畏出戍守倚懼
成禽霍令說賊降分庭禮相鈞監司勤撫繳感

懐異所急桓桓我司理祇慄竭身臨訐奸譙里
尉晏綏覈稽巡既敉鄉兵練俾爾輔依軺公勇
一以壯偕作始俱申焦勞不能食智計獨巳沉
連連獲偵諜賊氣先却趍賞懸待執訊輸力鼓
黎民鄉兵四面合如川役如礮殲彼渠魁首居
徒竄遐陰焉用勞師旅五日蕩氛昏忽如霽曀
解疾雷破嶇嶮妖誣既言稔迅掃詎微數商賈
懽歸市道路狎旅賓衢巷息輀張反側皆安馴
螟螣巳畀火良苗茂我畛伊予咨斯引袤士直

憂戾但聞訛言沸項刻更十旬但見人洶洶偶
語若蜩螗徹夜分擊柝詎能帖席聞欲往繫么
麼顧我非介臣雖則懐鉛刀安所施愁㦣賴有
君鞠躬黽勉弗辭賢叶所以不懈竦靖亂如芟
蓁弦無一矢費俯首拾遺鉞慰爾空謀逆詎足
膂吾矜匪我君子惠執與恤其神嗟此亂適沮
陰以覆全閩功高非血戰寧知上徙薪乃如多
不賞是用感微吟

九日柯二集諸子於芸臺

登臺一何曠高雲靜以空寥寥氣何清瀏乎襲
涼風下乃臨宏池上可凌旻穹吹篪唱依日豈
必高光崇逍情競霞爽逸賞舒秋容榮鞠不盈
把擧觴睨飛鴻飛鴻翻將逝眇彼天末蹤遊子
佩萸房與心在轉蓬相顧想濠梁悅若無煩胸
仰睇一遐覽遊神經天宮主賓互諧言目笑睮
微衷撫節寘變化在囂絕埃壒放意快爲樂陽
九焉所窮代序既如流達世以杯中感來物卽
仕㬌觸寧留悰懽宴吡良朋至境執所通咫尺

隔九垓黄鵠與壤蟲悠悠各言適且以濟玄同

林德乾招予及甘塵表游希忠登百角樓

朗朗天彌高蕭蕭奄以季喈喈鴈南翔招招狎良契悠悠日浸微蒸蒸我友館苾苾着惠肴逸逸舉觚觶欵欵春嚶鳴搏搏適所戲敞敞阿閣飛巍巍陵盧壁盈盈帯水清窈窕障環峙遥遥睇歸雲娟娟驚飈至僊僊薄旻空眇眇臨埤堄盈盈妙神遠翛翛清思晃繹繹酌流霞厭厭醉醇味憺憺寫游情陶陶愜賞志紜紜孰寥廓滔

滔感川逝我客迭來遊斯樓巳閱世客去樓登遷相歡但如寄

十月朔日林德乾招甘塵表與予遊金山塔因禮寶覺禪師肉身

步步出郭門曜霧晅以昱陽朔損寒威蕭森未改木鳥飛及故鄉遊子何追逐既登百角樓臨流蕩塵欲乃復躡玄蹤攜手蹻空谷白水斛爲漿朋尊獻醽醁山氣褰亭午寘觀晳天日法鼓誰振響衆香揚其馥古德在幽巖去來悟一宿色身現遺蛻即有超光忽活活流覺海晃晃光慧光矚我來懷勝蹟遊息邀神足安得曉昏衢心燈炳相續

延津喜余儀古至

昔日忽已別今日憯相見念予給薇垣參地懷燕燕予且歸復來我尚滯異縣異縣隔山川一歲阻音面遥望三山雲自春徂冬變谷風吹陰雨炎蒸鬱以煽白露被蕙葭繁霜淒以薦嚶鳴感予心道遠徒縫綣聘睞欲巧笑思心傷乖顧

況我客建安猿人集如霰豺狼訌謝屯擾擾黨守戰五日醜旋滅兵威迅於電飛鳥入深林伊予孰覩串溯洄從武夷曲曲窮奇胸攀磴陟峰首天高來鴻鴈羈心豈不遐但爲清遊戀途窮不得歸柯庭空宛轉聞子瞻所驩嬿婉極睠睠同心若雋鸞恩愛多婉孌所願一巳申不惜千金餞彼美如清揚舜英詎足豔胡爲有幽思閒關求匹彥佩玉曳輕裾德音諧夙緣以子饑渴心寧忘故人賤一朝合延津夭矯雙龍見問我

何彷徨十月攜孤劍宛宛少原婦棲棲遊子倦
贈我金與綺敦交義不厭寒陰方隕籜高節一
何奢念此客行苦路人但睊睊絺綌凌凉風固
窮寧守狷誰能眷無衣同澤與我擾感與喜俱
宜使我情適勸

同孫子長翁鴻卿集朱子徽彬彬堂

玄鳥逝以陟來鴻紛以集歷級上高堂主賓相
獻挹言謝彼菁莪濯纓乃薦及仰視華榱蔭肅
肅清風背屏山旅賓筵綠竹被庭醜奢誰諧徽

音其如簫管翁七年曠君商胥樂于今夕燕臺
君客久孤鶩將璞泣我亦東西遊霜雪蒙羽翼
孫子已高翔鴻卿尚猴猴且以放吾意千秋寧
幾日式燕雖極歡令情誰與謐既醉各分飛焉
知息與乙

光化寺夜坐

孟冬寒未烈玄夜綿清想於焉寘市囂孤有慧
鐙朗寂寂林間風空音送奇賞忽聞瀨喧喧壯
若松濤上濤聲亦何勁參參赴哀響胡為水激

□□□源以瀍紛波無迴源逝者寧沿長今夕
□何夕籃而生聽爽音復穢鞫心而無神獨往
淵靜與淵渡我亦忘所契

於崇安謁李師問學

游蒙率已藪狂走覓爲壁夙鬧非戰勝歸止奪
濫爾紛擾徒術算本末漫相岢如彼宿邅廬越
夕豈知至斯道苟不遘胡爲獎弘教徒行一以
息安所存默識典學在宗源植根寧二諦所以
慨飛蓬千里逐風逝風飄不還林先本斯歸地

曾是命所棲乃知藩外慧感茲極弱喪興言惟
經世動變恒虛寂虛寂非玄契昭昧久莫宣緘
芥邈難植非我夫子聖孰與標微義及門淑後
英慚予緬文秕極想縈樞鑰悠悠鮮夕厲閉捷
尚以冬詎能常侈費今此育根荄潛陽伏噓氣
族乃見天心復其滋以俛黽勉服前脩於焉怯
惛騖

與何子訪吳若客關羽佑於西亭是夜留
酌

率彼長平西道周埃已息有菀豈林寒洊
遐迹桂樹尚冬榮故心人豈析昔蹤武夷噂今
拔蕙蘭室遂聲曠不聞塒言懽履郎乃抱朝夕
泉亭茶滌疇慦馨耳既如素時遊後涼液列坐
狎衆芳新知與舊暱彈琴發哀響歌辭展訓繹
三歎有知音一嘯諧以適酌以申旃旐薦以嘉
魚食浮以飛羽觴款以厭此夕宴笑各領衷秉
燭以爲日婆娑洽中夜躍㦖醉言釋夜永樂詎
央良會寧再集相對不傾驩何爲別相憶但令

久要敦從此而無斁

問李弘明病

玉體何戾安廉廉昔儀損沉痾積幾時胡爲羸
以蹇度帶今已寬重衣似莫展量飧不勝纖紛
屯徒仰偃冬脈來如營沉搏焉所及將無育嬰
盛弱心得斯瘵過者如彈內體懈氣亦鮮不及
肸中清數如去相違去來非一狀本標孰與辨
湣汗豈淴然襲逆良未遺聖智亦爲疾予且爲
君忖君懷若有思越聲渠能免寒風厲客心[illegible]

鬼乃繾綣藥食既不瘳何必至死深不如謝長
絫暝眩猶誤淺一朝精爽生霍然自姚變

喜莊仲肩至自明州問學李師

畸人起東海蔚若春華英發河汾所溯禪悅味
所欣天首辨見飛於爾豈相經觀書懷欽聖越
關入長平道遠不難步矢願何其弘止會思脩
身歸本遵族正朝徹此儒宗結志他無營且以
齋心樂言當日邁征

喜萬伯舉至自吾鄉問學李師

我來溯建溪于從故里至一朝款素心尊師齋
所契爾父已失明兩郊稱郎世抗志何其堅鼓
篋何其銳規周矩大道宗朔望廬置與子不孤
征努力以相幾

謝耳伯先生全集卷之二終

謝耳伯先生全集卷之三

閩綏安謝兆申耳伯著

詩五言古

送馮莉丞歸養

南陔有蘭蓀馨香發幽薄之子不遑居念彼翩
其雛雖伏不足棲萬里懷色若色若月瞻依驅
車以溥薄脩阪何威夷雲日相鮮錯望彼烏克
雲旋反歡成酌

贈沈叅政考績代

朱明敷萬物下土薰南風欽華阜以昌赫赫依
陽宗仰觀紫微垣雁映環中宮俯視劍津流天
矯見神龍允矣我君子旬宣亮天工顧瞻在魏
闕三郡屏崇墉不戢亦不難百僚憲從容德聲
鬱巴輿謳氏匿遐踪楚棘一以抽朝隮澤何豐
黍稷有餘或衆茨被疇隴瞻彼士女寧天惠揚
其絲逝將熙乃績積久彌昭融質成槩六廉令
名德有崇伊余忝下僚宣化無尚功聊以詠南
紀輿言託微衷

與萬伯舉莊仲肩何生羽化遷寓與除子蘊

亭上伊蘭師館

讌集欵吾師嘉招良友偕嚶嚶出幽谷喙合鳴
喈喈閩越豈一方比鄰洽以諧弱質任叢麻豈
道結因依敦交樂賢主假館相與偕入門市喧
宗皓日當清池靜與曠情胥勉與際追移天路
非我儕升雲從此階中宵不遑寐恐復謬當乖
謝爾亭居蔭且以展所懷

秋水圖

素扇揚清風江波澹秋水秋水碧於天泬寥雲
未起揺之動水涼向上生飄商請君勿棄置以
此高上堂天高潦落時一望白蒼蒼

送張觀察實之先生四首代

惠風吹百草喜氣蔚春華有鳥飜高飛嚶嚶以
遠阻離別忽㠯促攜手送闉闍闉闍言不盡荷
亭酌以觚昔日落杲隣從此形影疎昔者結同
心嬿婉叙離居胡爲差池羽之子適㑹衢

其二

□濟已新載騄巳騣騣惠而能好義三歲□
私□□美人被華服眄睞相比鄰我昔入都門君
爲給事臣權家匿歡怨君子伏下陳天命信莫
尼十年祭七閩高高監厥士白日散浮雲隨時
懷令德莫以厲潔身

其三

潔身苦無歸會面苦無期中懷不可喻至喬以
爲師我師出江旻君宿結因依來從謁東山脁
肝當告誰選言頌錫類豈非脩身規視爾義不

薄愛我若連枝去去且悠悠繾綣焉能離皝彼
晨風逝何嘗遠俱飛

其四

俱飛戾于天翺翔以翩翩載集浙江濤振翮舉
閩川樂胥之屏翰戢難受龍遷憲以執高節寄
以耘情田相對行者遠相思居者綿綿腸藏中
心遠道不能餐殷勤在斯須骨肉在聖賢愛至
望德音俾也莫忘言

李桃隣招集西塔寺天香樓同商孟和丘
台月忽巳馳鴻鴈何翹翹翻哉天末翮乃在城
之西西塔有高樓白雲白天飛香風吹野馬法
皷和壎篪彼昏醉巳富慧日曜何時東望城廓
中擾擾相奔迷誰能不惜費載酒以追隨誰能
不飲酒乃爲達者悲一酌天地迴再酌八荒移
上上西山巔超忽樂何其高謝四流人遥源孰
可期

與商孟和張無忝看月

清清秋夜涼明月照高堂高天無雲獨有露
瀼瀼蕭蕭木下陰皜皜階上霜相對舒夭紹顧
我在他鄉他鄉不能寐與子徬以徨我從石上
臥但見白泱泱子從石上坐皎皎含清光淶夜
一行遊其誰來相羊行行有三嘯嘯與影俱狂
浩浩天何碧悠悠夜詎央寐者既長夢寤者亦
相忘行樂須何時何不翺與翔

贈從弟于志

吾宗多儒英三謝揚其鑣往者既云徂來者復

翹翹我亦有書淫兼爲耳目勞懷情寄弱翰千
秋爲我遥念子幼且頴兄弟相竒驕今乃棄詩
書願學曹與蕭蕭曹不可追誰將辨枉撓朝抱
庭前牘暮削懷中刀不失鋒與鋮子且問皐陶

哀歌詩三首有序

華叔子年逾弱冠忽然登遐計至吾綴
乃父令公不勝飲痛念子先父以亡子
亡而父乃不見也慟哭官署聞者心酸
俊才既化命短良哀見訣猶若不憾聞

喪何以遣悲予感其事乃賦此爲叔子
哀焉

蒲百亦須臾終朝豈命微永非金石堅促非朝
露晞云何先父隕棄落摧高枝杳杳九冥人鬼
魄何所歸丁年忽已化夜臺無還期子父不相
見寧知哭心悲死者自行樂哭者自啼兒今死
誰先子後死復先誰千歲及萬歲逝者倏如斯
但有骨肉哀髣髴未生離形容目已遠悲淚幾
何時瞻彼泉下遊鬼伯何相追

其二

俊人易夭死愚者倍長年長年殁已矣夭死誠
足憐若華芸其黄雪水流不旋秋風腓百草淒
淒不復妍風流長此逝虚令胡不延惜然傷過
隙神峰何時還百尺無枝柯白日無留炎朝爲
怙特懽夕爲塵土捐死生雖異路靄爽何悲咽

其三

有知死者樂無知死亦安冊旐何揚揚蒿里何
漫漫孤兒不知泣寡妻痛以洗予父隔形影忽

然摧心肝父哭子不聞天風惜以寒嘆息予無
年靄光空濡翰人亡遺物在詎忍見素冠身沒
有不亡短折齊所觀皎皎日已沉舒光復爛爛
大暮誰不然哀子夙彫殘恒化苟如歸何爲空
愽愽

送鄭虞臣歸莆田三首

頑冬十二月遊子窮何歸冷冷樵川水黯黯愁
雲飛憶昔君初至四曲暫羇棲颷發吹嚴霜清
流侵骨肌我來一巧笑心目不相疑婉婉溫如

玉言覩美且髭旣入萬松林登高陵舟梯相見
不恨晚欲別復留斯今茲旋故鄉行路知爲誰

其二

征鳥飛故林列星回故天參辰何易沒客行何
式遄相歡纔十日一別何綿綿雨散無油雲逝
波無留漩未忍思心新且以結綿纏寒風慘別
緒中夜不能眠漏聲一以急起視燈焱然不及
攜君手影使我相憐良朋與君俱會且今夕延

其三

宿宿猶恨別擾擾繫離憂臨流酌尊酒一日如
千秋我自心先折君若清波流屢夕方宴笑而
忽愴悠悠聽我梅與張抑我杜與劉從此一分
弦急景寧久留送者將逝遠歸者欲飛舟去去
慶相思莫忘松林遊當風詎揚灰當譽詎忘謳
將子歸復來開春展綢繆

吳德溥梅池上夜集詩

梅聖孺章去疾杜杖生張無息各賦

成安臨清夜飛觴盪玄宵梅花揚其馥華鐙照

其景當池一何幽橫影一何清我客襲馨香[illegible]
王樂菁菁仰視枝間玉俯酌如浮瑛佳人鬱素
姿爲我若含情奇賞開高言會謔雜彈箏顧予
客行樂極宴誰當醒明明燈如月厭厭抑以傾
相歡既未央不醉亦何營

送梅聖孺歸建武

予郡之北巖寺有奇樟焉予感聖孺之
賞其孤韻也賦此爲別

青青北巖樹團團蔽以殖根盤萃葉滋空腹維

摩室陰條凌秋冬拳枝扶雲日俯首一開胸仰
而天通隙嘗彼歷幽巖晨光忽初晳合坐友叢
篁蒼蒼翠猶滴婆娑如偃蓋亭亭自棲息昔爲
洪澗障君爲菑命席今日陰曾雲君爲五衢匹
仰止在高山厚地豈局蹐馨香雖可悅蒼翳徒
彫飾瞻彼高節茂韻與神俱適返彼西江道誰
爲君拂拭伊予附女蘿臨岐詎忍釋亮君有孤
姿歲寒不能易

又代

我生快為樂感君共盤桓邂逅萬松遊相見即
傾驩酣我溪亭上酣歌雪已殘眺我何公谷絕
巘徃躋攀我亦志我老君自與君朋從此歸麻
原君且樂團團四海皆樂地何為嘆別離

贈江德昭 有序

德昭夙好奇服蓄奇書綜學韻詩思不
朽於言也而折於鷙訓恣遊無從予益
欽其志焉作此鴈之

相彼嚶鳴鳥出谷飜高翔飛鳴求羽翼歌舞集

鸞鳳逝將過崑崙凌風以尚徉朝舉萬仞巔暮
宿風穴旁鴻鵠將驚伏鸞鳩豈頡頏丈夫苟適
意何為戀故鄉明德苟不孤壎篪恊笙簧嗈嗈
亦何為蕭瀲響在朝陽豈為燕雀群三五亂飛搶
孰是九垓遊雲中倏忽光騁彼浮雲馳日月寧
留光千秋一須臾駕予與偕行

題商孟和畫蘭

畫蘭豈畫香畫香豈畫色白綾着碧煙幽蘭如
可即若為同心人馨香盈我側

詹文光蒹葭亭子集詩
亭下故闔越王水晶宮遺趾

候鴈參差來群芳奕以集招舟蕩蓼風列席紛
獻抱雉堞景浮浮湖光湣雲日涼風戾何高遊
情曠何極清歌忽諧響冊唇自哀激四坐各為
歡知音誰所習焉知水中央乃如凌風翔伊人
距幾許秋草獨蒼蒼嘉會良可期豈謂河無梁

林天迪瑾華社集詩

群雅聿先倡友生集閶風顯氣正垂穎秋風被

蘭叢嗈嗈群鴈鳴舉翮戾旻穹狎坐歌魚麗式
燕承光容清歡以永日方沼見暹空眇彼洪波
飲為歡詎足論千秋倏言逝不朽孰為崇君子
懷琬琰榮英信以手誰能一撰轡翩其乘飛龍
厭厭此夜飲悟懷曷所封

答康季鷹

伊余豈霸運逸蕩有新詩富艷既無姿絡繹詎
奔追元嘉一逸響千載亦何期誰為嗾塵沙洒
煩君渴饑君自實榮名我自懷來茲千秋君自

策我自一世嘆所願若蘭芬何爲苦狂癡人生貴不朽束脩當待誰願言展所欽與子共塤篪

楊承寬集諸子餞商孟和詩

去秋別我去遨遊滯吳楚今秋返故閭移家仕虔土有父試爲令乃遑將後母若母旣已逝銜恤亦靡所踽踽獨西行悠悠孰相輔良友感仳別釃酒列肥羜敦交有餘殷爲子比廬旅我亦狎以狹念子道日阻遙遙望庾嶺相思誰共語惠我仙茅根於汝學輕舉

康季鷹遂初堂九日集詩

人生尚耳目登高各言好孰佩茱萸房乃消陽九兆孰飲菊花酒乃令長壽考一日快情志千歲徒奔擾飲者共餔糟通人席塵表九仙宴何許石鐏馬足賓我友康季鷹疎狂獨佻佻今此狎良朋胡不舒窈糾但我客行遊爲歡苦日少焉得采餘糧服食長以老

送商孟和之金陵 五首 代

瑟瑟金風動蕭蕭吹客衣子有千里行我有寸心悲所悲亦何迫念子貧鬻棲子昔來樵川劉子相因依見我如故好樂我新相知

其二

新知不能別故好心如結譔譔凌松風暉暉照明月明月入君懷松風增我咽悠悠長路難楚楚嗟掘閱安得長留此與君懽以悅

其三

君去何所懽客路淒以寒行行西江道從此路漫漫宮亭分以風揚子波以瀾波瀾何浩蕩遊

子何間闊馬能乘雙翮翱翔以盤桓

其四

盤桓在斯須離別在天隅天風爲我愁哀林爲我噓差池感燕羽參辰隔路衢姚姚不欲前送送復躊躇執子以佇立酌子以清酤

其五

清酤如水白我心徒脈脈林馬戒前驅滔滔達行客我有鐘與鼓子御絺與綌何當淒以風誰爲頌詩伯子且覲爾親白首惟肝膈

趙仁甫芝園集詩

君子洽良會酌言疇且酣越客諧新心張老妙微歡盈盈尊中酒新故樂其間玄雲雖黯黯不知高空寒賢主發清言巧笑並連狎我亦忘歲暮彼美非雲端華燭有餘輝嘉肴有餘甘極宴豈不娛知音良獨難

閶門發舟

炎炎方未徂發發涼風起白浪逆舟來層雲立天咫望之若濤涌鼓枻如鬪水馮夷豈戲予不

令洑清洑倏而風以濟波平怒亦止如何六月間棲棲尚不已

望虞山

一日舟可艤予爲三日需遥望有崔嵬胡以仲名虞山高木何蔚蜿蜒如龍居瞻彼鬱峩峩東臨滄海隅四郊沃以饒田疇若鱗區山靄自窈窕更世爲蘧廬而況周章弟壞朽復何殊所以山外目悠然出太虛

至常熟訪卲茂齊不直

有懷已廿稔披文寧貴紙如彼行邁遊倏瞻翠微喜山遠秀以高人遠英爲美思結恒苦遥莫覩阻伊邇胡不見儀刑而云渴未已

再訪茂齊不直

聞君病以渴我亦渴須漿好色如長卿翠心尚求皇何況卲夫子令予想若狂君自消肌肉我願適清揚見彼千萬巖不如覿容光顧我猶未直焉得心所償

訪嚴府君　四首

自公去我郡日夕徒離憂子弟鮮淑師黎民飽以游思公居郡時民莫不懷羞懷羞亦何爲鴟鴞衆所訧青青有子衿不忮亦何求緬彼飛天怒豈爲鶯與鳩但以風未厚有翼徒悠悠誰爲激扶搖俾也與雲浮

其二

木生既有樸誰知雕文木石中亦有璞誰知理良玉所尚有心人爲彼多奇目目同不相知徒爲視以肉憶昔文翁守文德猶在蜀今此郵舍

人皇皇爲利祿何如我公賢被者皆郁郁顧我
西鄙人乃以胥陶淑

其三

我行將豕菽尚無筐與筥瞻彼虎闈中孰爲予
授虡雖有金石音孰陳祝以敔吹笙而鼓簧可
以恊鐘呂奏者雖洋洋聽者將誰語豈爲知音
希徒爾自歌舞我公旣諧心何爲復高舉使我
望海虞渺然一延貯

其四

我行至姑蘇公猶在海虞海水何浩浩虞山何
嶇嶇山高猶積土海大當容汚譬彼白菅茅白
雲露始濡今我有稻田尚以雲霓需沛然足其
兩黍稷將高儲所儲若可豐視兩皆如珠願言
歸宇下於邪或蒲車

謁子遊祠　二首

虞山昔何峒言公復何英邈邈千里餘夫子樂
來朋南土旣有文至今如明星云何後世賢但
爲祿營營嗟哉道已喪千載誰爲弘我來伏祠
下穆然有遺情

其二

琴川已半湮公祠亦恒徙今日邇聖宮猶爲魯
傍比魯豈杏壇尊吳豈公闕里斯道苟不傳誰
當爲後死古來皆此地地非人孰美山水況有
遇如公良不毀

其三

嗟公世已久云胡有後身後者亦何奇但以祠
祀新夢者或寤言公豈若廻輪廻輪轉不已冥

冥祗自湮所以將大車無爲逐飈塵再拜一思
公有言未可陳　按紹興志載宋王爚以父夢子游而生及知常熟縣事新其祠宇制樂而祀之

嚴府君談焦先生

湯湯波已逝孰此問知津我見嚴夫子自言世
寡隣獨有焦氏師可以微言申千載曠有聞一
日寧具陳陳者未足食厭者非所珍日月自經
天晝寢恒苦呻杳杳長寐儒誰將覺此氏喟然
一以歎夢想在斯人

邵茂齋見訪

相思廿年間相見何心歡鬱鬱各有懷幾幾切

與冠見爾清揚婉一觸如琅玕肌消神以清言

洽氣以安蕭然散我慮恍如即雲端悠悠逐嚣

入焉知域外觀感物一高談為我復盤桓

觀常公畫

我觀山水韻悠然誰可寫我觀林木姿蓊鬱孰

可把無情不云畫有情當誰可所師獨朗如互

有用與舍用舍何以超皎然清於野如彼形似

問圖象亦已假筆茂登如春柒墨登如夏未知

韻與姿但以指為馬彼既畫為師焉得畫師我

公畫乃如斯何物蕭然者況以非畫時唄讚塔

影下

贈其僧 有序

予寓延福院其主僧乃宋衍辨禪師法

裔感而有贈

昔日普門居法鼓何淵淵今日裔乃殊法眼胡

不宜浮圖既摧毀誰為情故磚荊棘已如林翻

為張氏所張氏復流離佛子徒遲延一徒迷故

枝再徒忘其顛辯師不可追有燈須自延緇素

一一以別安問禪非禪

邵茂齋齋中聽何月梧彈琴

吹臺生高桐大者皆百圍嗟爾本何處爾實何

離離君子有遠心神明將可師撫此一宣和閒

邪音亦微秋風動清商因之悟密知感彼師堂

子間關弦上揮上指倏如雨逸響鳴幽思雅弄

久不聞孰為牙與期將子再三奏雍容越以怡

翼如翔鴻遊婉若度委蛇始知至人玩聊以託

音希

訪顧仲恭仲恭詒以近義及李溫陵集

我昔觀伯仲野語譜先正今我遘仲子炯然清

如鏡睇彼郢承華光明一何盛燁燁華已鮮登

知樹逾勁穆穆溫以理侃侃懷英令再少方夏

娓鷄皮詎殊性嘻嗟溫陵公誰與競雄聖而以

發異采持瑛倏相映仲顧憐有心感彼殊所命

有身世莫容遺編猶可定書既莫能焚棄者寧

[illegible]慮且以詒友生庶幾一爲證諸亦復何人賸
如爲所覓

鄒孟陽聞予將偶至常熟見訪

神往雖不遥詎若身伊邇所念昔聞聲今日良
見喜會面非相思悠悠亦恒理自昔文告敷以
及小築美如彼海迴波中流忽有砥思者鬱不
囘見者誰有巳德音一孔膠寧復間千里

卲茂齋於陳令升園齋供若公

彌海浩無極遊行一幻漚愚人計色聚日夕與

波流各言我所師周孔相爲謀六經媒利祿誰
氏響來難以茲遣帝命竊國反爲侯仁義如江
河名法自經糾不如生與融世外可同遊法食
尚正時飯僧登福求施受得五常貪者徙幽憂
今日竟無玄微談亦安留涼兩忽而集將此暫
夷猶

諮卲耕夫先生 有序

先生爲茂齋父精易談禪與瞿府君元
立嚴府君道澂締爲法友屬者瞿府君
逝先生參之有曰有所商略不隔生死
予讀之爽然與茂齋訪焉時在嚴道澂
北園敬作此以諮之

總總百齡內誰不欣有生生將誰託質歸若誰
寘宦悟迷既無得去來曷空名執空雖已隔寂
盡登圓成原始要以終大易寧無經胡言神不
滅而爲徹幽明是法如皆眼不生焉所徵當此
竹笑時觀象竟何貞先生如有覺示我以周行

竹下何生彈琴

籊籊園中竹風來自宮商清音在高林鳴琴以
相羊一鼓發奇響三歎思高岡顧此石上賢蕭
蕭如鳳凰上聞簫管聲下觀琴瑟張彈者出妙
音聽者徒慨慷將無子野揮玄鶴以來翔

同覽嚴道澂園林

有目既可遊樂此嘉園林林外有清池隔水逶
以深透迤入庭節伐石將爲岑與予升西樓虛
山當面襟周廻顧林木倏然適予心白雲自空
來孤雲若有臨高岸巳爲谷樹上有鳴琴鳴琴

非何王間者一來吟

邵茂齊偕予及洸雨若何月梧遊松梵庵

菴是茂齊館所 二首

我聞拂水前豈知此獨幽林中有梵音磵下齒
清流行遊二三子葛藟附垂幓有賢一林立有
美皆好仇空谷響所臻高唱群所謳區區懷名
字木石寧不羞如此鬱深林悵不日爲遊

其二

我遊似浮雲君遊似流水水觸石以奇雲迎風

未止浩浩違行客悠悠隨日晷詠笑林樹間臥
石還且起起視天欲暝出林別衆美嘉哉鬱蓁
蓁悟懷日以徙雲林不相殊遊者各有以

同邵茂齊遊洸雨若園上

傾蓋狎良會磊磊如奇石參差出磵中遇水爲
桴拍拊石若無音列坐成高磧橫置石爲几硯
質猶未劃娑娑嘉樹林莫奏何啞啞仰覩扭爲
蓋松杪日將夕入夕杯行時耳目各有食吳歈
一高唱吹簫諧以繹竹肉既和囉吐納殊相適

蕭蕭清風來熒熒樹間白我亦飯伊蒲逍遙以
爲客

贈二史簫歌相和

堂上發簫歌沓響音何驕聽者若相混吹者良
以調吐含既慈畜宛轉如閨嬌空管自無聲有
肉始蕭蕭微此曲情婉簫聲未可高古有馬先
生木人能吹簫亦有秦時史弄玉來相招豈必
皆有情始知歌與謳感斯唱與隨寧不樂中宵

餞休民館中聽琴

涼風動清夜天漢亘南明織女雖東鄉牽牛未
有情但見空如水皦然玉壺冰我聞安所期與
子夜遊行左拉鞠生來右挾雪帆僧彈琴奏翁
響絡繹雜絲聲問此音何急言從夷則生嗟彼
公子賢稽首師琴朋不惜兼金餽思爲絃上英
焉知有清角空中復自鳴胡爲和亦寡不令歌
者賡

七月朔茂齊生日 有序

松梵菴故有佛像三尊其一已供他所

矣茂齊曰廢不自我豈忍一缺矢積餘

金自是日始塑一佛象以成其三

漻漻天宇清皜皜秋陽明是日朝元始君子適
斯生所生豈無以海溢發清英四旬今又五望
聞如雷霆挺挺萬物間出地奮其聲甲柝一以
解草木皆華菁燦如織女襄睆若牽牛星仰瞻
大慈雲三象豈不盈逝將一爲補能無三世名
亦有非並別孰與佛同行觀生復何如願言日
以征

茂齊有塑像之願前一夕見異夢焉

聚金如聚沙一沙皆一佛沙既眇微塵莊嚴竟
何物心同豁所因夢殊通先吉四天敷三隅巨
龍亘可睹爛然見天輝皓如升旭日仰覩觀世
音恍惚現空質欲塑尚杳如此境將焉詰了爾
心目間誰從夢中出以玆等佛觀何處亦何實
一性情已深思議安足述

是日同茂齊觀孫子桑諸子結淨社於陳
園

儒笑何濟濟而爲淨任稽邈彼宗雷劉詮野與
續之何意謝與陶不從社西歸今月連華光倏
爾如重曦一逢孫子桑叔姪形相遺爽若林間
風瞱而連蕖芝之一月倡佛音迅以達金池十號
偕群響帝網交光熹卷舒一毫端穢淨已先移
此心既有因當與清泰期

徐于王問影堂詩

我問徐生奇九影孰所名右皇與罔兩浪節樞
安生逝九誰君一胡然盜炬明一堂耀千燈千

影復殊形豈謂影緣影非光亦何成何爲幻此
相映空一無情問渠若非子奚爲待子行問子
若非渠子胡獨有聲眞人既無影見者將無驚
況彼意生身此影復誰迎徐生鼓手言我豈爲
彼爭避此欲安之息迹我不能但與渠爲遊焉
所不從橫

訪慧日觀公公將以淨室創遠公社出卻

茂齊記示予

我從問影堂突見觀公狀今日造西林始知觀

八[illegible]遊遙蓮社宗繼者誰高倡雲棲揀淨心建
[illegible]所向今此淨階基負爲遠社創法藏廣願
[illegible]勝友增舊上彼美宗與僧澄懷信所尚胡爲
飲酒人招之反自放邵公已會心亦以寓所況
一入此三昧疾證菩提云誑

爲觀公書遠法師傳

遠公立世表高賢孰可齊十八百有幾皈命西
方西建舍神所運弘道固有時神貌既嚴肅難
者悖公威越嶺傳律藏足不踰虎溪三感聖容

見寂光土登移感此觀公賢書公以爲師若知
身土遍登復涉言思

謝耳伯先生全集卷之三終

謝耳伯先生全集卷之四

閩綏安謝兆申耳伯著

詩五言古

送畢東郊先生按部山東二首

東土民何亟昊天忽以懠滌滌山與川焚燎不
可支我行來自魯赫赫無朝隮圭璧亦以盡徽
求復恐遺流離紛載道見者徒吁嗟中丞擁麾
節御史徒驅馳牧芻不可得距心誰所爲　皇
恩一以沛發賑如沙泥天道何不傭胡寧忍如

茲拯者既獨賢孟指胡不而

其二

旱魃一爲虐千里率焦原何獨斁青萊城邑陷
丘園易子未云憯相屠詎可言聞者亦酸鼻況
彼親爲慇先生道東土諏詢不忍諼乃令一抔
斧郡國當無宛無食思爲厲有粟將投狼濟鋭
餘幾何而令夕有餐有兩卽如珠有麥且如蒸
將此粒蒸民大命庶以存存者竟何爲上以紹
至尊

寄贈楊銓部

我從齊山來歐君皖江上江流雖瀰瀰誰能一
以障横日忽生波君有駕言放一滴龍眠水大
海將爲濫況彼急流時焉知龍所蟄山中自鳴
琴燕臺日以望望亦耿難期璠璵詎可況亮君
匱中珍豈能席久曠將此問遐心金玉庶予貺

浴佛前二日爲苗君穎生辰詩以祈之首二

炎風今已扇萬木皆滋榮舊柯亦以敗蔚彼新
條莖條莖一揚輝但見日青青何況有辰先

佛曠以生直茲穆且和詎不感長贏滌殖各有
符萬物自充盈四十既逾二一瞬如流星延年
此未已君自擬其英

其二

樽酒各異上華疏獻以巵親朋抑爲壽萬有千
歲期日月會實流艸蔓秀以時火流日已永不
樂待何爲飲酒炙肥羜豐膳出中閨再拜親與
朋盛年未可追四十若有聞豈慶後世喙今此
一燕笑曼壽將爲誰

過顯公奇樹齋

我聞釋顯公栽帯有奇姿今此閱庭樹一本何
岐枝蛇之如僧英蔭耿復離奇習習清且涼對
之儼菩提菩提自連陰風高自棲遲豈以歲星
精文彩故歲麩豈以沃土生密葉榮且滋況有
南印僧翻如葛藟纍蕭然一爲坐我亦忘所之

奇樹齋值孫虛生呂六和見訪

奇談方杳耿倏有奇人至脩幹與姚姿清潛各
傾意駛駛如在陵言泉若流沸嘻嗟奇樹下梵

僧雜賓戲雖無杏漿飲茗戰亦殊恣仰視扶疎
枝椮然爲我庇焉得俊如林一入門不二

贈孫虛生譚觚

削觚六而廉而而已成規孫生書八面而而如
列眉敉盡殊無惡新亦無窮期所以築氏刀六
合皆可施我視孫生觚澄然一流披尋彼名山
遊登峰排嶔崎又如清夜譙傾聽竹與絲我亦
有清癖見此忘朝饑聲色人所嗜我獨嘗茲癖
君癖復勝我庶以樂心知

讀孫𡧃生玉臺外史

美人既我傾灼灼耀奇葩含喜一微笑旻綠流
横波芳澤雖自施姚如惜容華我覩艶光起蒸
若春數花自言桃夭夭窈窕宜室家萬物各有
耦胡爲麗女媧好色淫以淫非儀薦以夸皓皓
肌如雪誰其德容嘉寂然守閒館翻憪昔太妵
憶彼玉臺姝授管紀筓珈但觀女有史豈爲心
目奓撫此一長懷能無豔已奓

讀徐爾從文

世皆競豔姿誰爲質麗美佳人既絕代一見忘
即死窈窈美心人華如爛桃李譬彼蓮葩香有
色非所擬擬若明月光暉暉在秋水况珥瑱碧
琚粲粲踐文履顧此光與艶予亦忘所以瞻彼
常棣華胡爲盛葶䔿伊予悦所傾言從拾蘭茝

何季穆贈書及詩扇

一太和正音譜一金蕤琳瑯

我昔聞季穆歷錄耀文章今見季穆詩雅音何
喤喤萬彙各有籟依永自宫商聲希與吾契胡

然別涯莊而予先平仲乃以樂府匡念彼鬼門
道將爲鄭衛荒何况傷音呂戾家復高張嘻嗟
都太僕謨讀䢵琳琅骨骨搜碑版上歷周與唐
石鼓一爲核穪書亦不爽以予詩周旣豈不相
鮮光

訪馮嗣宗直其病瘧

思積云已久面覩何爲艱予爲誦讀勞我以行
遊閉闈子不出戶而我日閒關山川爲我友林
木爲我談詎若子優游終歲述與删一言泄天

祕瘧鬼來相癯將子目瘝瘵而爲六涯忠

孫子桑飯南嶽若公予及翁兆吉諸子與
焉是日觀荷

我聞優鉢羅大者如車輪華上無央佛熚熚耀
微塵今此微塵中一一皆佛身若公言再來有
本斯有因諸子各爲又予桑出所珍我思伽靈
池皷音豈無云况爾池中荷妙香惠衆賓聞者
非鼻性香至詎親人彼此各寂然誰爲無漏均
荷華雖說法有情孰與聞坐此映管者背香

叢倫

訪御仲書三首

君豪不得意卑世若無親表焉未足豪張趙訶
齊倫且以戢騰超築宗窮水濟曲沼環牖下大
樹梗幽林翳然朝遠岫見者忘貴塵以子雄飛
翼斂寞豈恒鄉

其二

熊羆有穴虎豹亦有林豈以幽棲適念且伏
雄心我覩五陵豪慷慨非所任失權旣相仍焉

取諸千金穆穆如仲子不言亦不侵偃息長林
下但以聽鳴琴

其三

鳥鳴在求友我友貴同聲叩者不爲拒應者各
爲情相對蕭以遠泠然若無營富貴未可期貧
賤適所生以子藏林莽誰當一橫行且觀山與
水與子狎幽清

見農人運水車

當秋宜有霖云何凋下土雀莆雖已秀有苗待
其雨但見村中農運車如織杼十趾胝輪中旋
風不畏暑挹水有窮時水竭將安取嗟爾農人
瘁富者自閒處彼蒼若無還豈爲私勞汝汝亦
以苗憂我獨何踽踽

中峰禮慈忍大師

我從鄧公來覩師法句示世皆雜食昔師獨禪
一味令我入中峯省然忘所至法法旣無根機
機詎相契意何交馳間劃劃良可畏聲前已不
傳如隔大千地龍神欲擎花亦無路可置始知

毒鼓聲喪命非見戲況我一鈍儒見影復殊驥
說禪三十三空度四十四覩而未相承交臂亦
非臂焉得過鬧鱗打鼓解真諦

訪無住師

我聞孫子桑道師罕所然相逢擊石火一笑如
風旋濁清未可羨凡聖詎能詮又聞薛長老道
師齊行堅訶之色不動錘之智益固我覩師舉
火鼓手弄機玄三呼或不諾一喝擲如顛將此
透網鱗非以法食筌若令殺盡佛何爲復[illegible]

嘻嗟白龍舞北山雨早出

又慈忍大師

大法久闇昒誰為續慧燈登壇說非指義學闢
高爭一入鐵圍內羯磨焉所懲亦有西生樂唑
爾癡大乘嗟此尊尊人焉辨緇與緇何況入水
泥而知著四楞塌塌今如電言思詎可承承者
亦聾瞽見者孰颷騰正法已在斯愧我尚傻傻
我登廿流浪不以牟先登

又無住

龍性未可伏伏之倒盆甖俊鶻欲搏天勢之鞠
為攖胡為忍執役忽忽若無營無事擾處掌當
機舞以膛有舌既如電有眼如流星將無見法
解忍俊不勝情一髮若可有曷以證無生嗟彼
上流度無餘曷不驚而我復何云見此一僧英

慈忍　二首

山空誰為居法空誰為住閱人山非主閱法師
云寓山法亦何必剎竿聊爾豎昔為莽與榛蛇
虎相糾踞今為師子林一吼聞者怖昔從天目
棲幻住非所慕今來賑已肝爍破叫天聲嗟爾
宦㒹身豈非稗敗鶩而我逐塊盧寧能無法負
對此中峰壁焉知無鳥路

其二

誰云妙可談談者空結舌誰酬法雨恩石虎笑
明月明月不照指照之翻成雪所以北山中不
令滴水洩伊予望懸產杳如四壁鐵詰語非所
通未言亦已絕區區縱與奪能無聲聞說豈以
法忍人而為橫目揑況彼野干鳴維眾徒絫絫

顧予亦焉解但見師殊別安得日相依無生亦
無訣

留別慈忍大師　二首

居山不送客送我出山門門前階以峻山下雲
亦屯一笑谷為響拍手聲何存但有竹影搖問
影誰為根稽首一訊師師亦何所言

其二

信宿殊非覺拈華未解顏秋毫一有見眸前蔽
萬山白雲自閒遊行道徙閻闔今我覿師面學

能舍之還還者亦非我所復誰爲班

由中峯度嶺至拂水巖

升高徑連峯歹嶺多奇石逢望狠山雲與水彌
相積我行出林杪所經蚤留跡一陟望海墩海
亘天無涯下觀拂水飛水洄石爲壁層崖勢若
傾疊堮成劍劃有門擘天闕側視紛岩客尚湖
一爲鑑山容皆媚澤焉得磵中流飛水灑予額

於拂水山房訪瞿元初是日龔淵孟陸孟
鳧何季穆諸子皆集

今此勝遊集我昔艮所欽瞿邵執先鞭盟者迭
爲尋我觀尚湖水湛湛清以深況有石巖巖歷
落以嶔嶔山空水亦響諸子自同音而我一日
歡如鳥息喬林喬林當風來天籟發鳴琴激激
庭間流眇眇縈予心直此芝與蘭蚤復歎蕭森

贈龔淵孟

玄氣一以回蔓蔓靄華鮮今日覯美人踟踟靜
如淵高行在媚睫受怨寧不蠲姚彼五世[illegible]
法尚辟旋我覲水禽下處惡誰爲先而[illegible]

人敦交石蚤堅交深凝可枯石爲尚可鑴伊予
及好友一見目已然蚤爲夙有期嚶鳴始連翩

黄二招同孫慶生徐艮夫泛舟湖橋

聞有湖橋月泛此寓艮遊我友横柱櫂竪子爲
操舟晝行但見日觸水日同流歷歷虞山雲蕭
然與我謀瑟瑟林間風際水彌當幽樂事信不
常神感徙悠悠山情雖而耿水艷詎承眸惟此
一遐覽曠爾驚高秋秋高氣已清天亦與波浮

至藤溪艸堂傷顧朗仲

我來訪藤溪藤老當路屈草深徑已無曲水流
悲休頎此堂中人蛾子誰爲術有必既云死無
情自爲瑟我非夙昔懽而胡傷影匿思託異代
交況我年相匹遊者既多英存者詎神物念此
雪卷居黯然銷白日

秦坡看瀑

披蓁度松林歷磴尋奇瀑仰觀石齒齒噴雪白
石腹石以飛霤清水以兆爲谷上有新生松鬱
鬱青且獨昔日有萬章死以松鬣酷鬣既食其

心條已癸其木徒令邵子傷作謎以歎毒尚有
濕崩流活活娛智目

觀龍母墓

龍母杳何𡻕歲歲猶掃墓諸子各言奇龍來繞
故樹一夜風雨隨夭矯翻騰霧昔從山下埋後
徙山上路神龍亦何戀子母相依顧母既有奇
產龍豈不終護嗟爾恒有然人胡不還慕

顧仲說五十詩

方艾未足豪與粻誰所齒維此英俠人散儒漫

相鄙不知傷詠間所適各有以屈屈積箸徒茂
如蛭中蟻何况身執籌役貧傲鄉里借軀以報
仇翁伯徒自宄豈若顧翁賢感分可遺已直此
天雎月三老將依几我亦釆黃華酌言壽縈祉
婚嫁已酬心嶽遊將安始以介及大齊今日良
燕喜

方孟旋母壽詩

尢尢松上苓千歲恒不彫衍衍方氏母七十猶
令朝南星夕見丙烱然耀中宵懿彼秋泉女窈

窕如桃夭逑爾君子歸延明故翹翹脫粥亦非
巽少君德自貽邈邈崔寔母母今爲子瑚滕下
有孝廉豈令壽母嘗但以文陸離如彼鳳飛霄
我亦附衆羽開彼聲如簫一歌紿背詩遙酌酒
以椒

龔淵孟示予松窗快筆

晨起快書至日之殊霍然談謾松窗風使人快
以箋僑烈及嶲古神與後爲權海虞有淵孟世
說更相鮮我亦倚松下快語秋風前

贈錢子孟韶 有序

觀錢於湲孟韶演大衍數其數以先後
二天五行各化五行因而重之六十四
卦中各卦有六十四卦重六十四卦中
各卦有六十四卦其占以時日爲窮數
以年命爲主數又以隨舉一物爲方位
合而衍之而爲乾之乾乾或乾之坤乾
則得數若干局若干乃按厥數而稽其
字其數中或有字或無字盡之而爲四

言五言一如占意不爽豪髮毫約不僭
萬字而慱巳攟諸事矣其祕受諸蜀僧
謂出於唐一行所衍予觀一行所爲曆
皆本易大衍而立術以應之今是數自
一衍而爲一萬五千五百有奇而一以
數寓象異哉數之神事也納數而謬言
理焉抑脊儒斗予固異孟韜之能是詰
其以何厥數定厥字以何厥字該厥數
而環應不悖又以何則曰予不知數者

誰也而可告予以數乎予曰爺知數不
數數數非數予與若皆數乎是者耳目
衍之而莫既也既數而身目寘身而物
數予亦不數之神若非神矣乃贈之以
詩
浸彼天何莫芸然物以陳胡爲人惜惜忽以先
後云我知先非我後亦豈我因天道錯然若人今
理坏相紛嗟此推大衍乘數視字也一局奇一
字無字亦隱神嘻哉一行異假萬以彌綸并洪
亦非扐似與勾股倫三變不歸餘但敍主與賓
衍之益無窮及之復誰與占者與孟韜無乃涉
爲鄰

恒幽師同予遊蘇閱三月矣今歸報恩寺
詩以送之 四首

莎雞今在野白露巳迎陰矯彼鶴高飛將與鸞
鳳群仰視雲漢間一舉有遙心胡爲一南歸一
鶴滯海濤豈不思乘風而爲集在林但以冲天
姿托此九臯音

其二

鴻鴈一來南玄鳥亦以歸嫋嫋清風寒客子尚
羇棲但見往與來送之如雲飛惟師與我遊淨
行日相依晨夕禮西聖晝以講爲諮豈期山川
異行止各爲馳

其三

我昔與師來吉甫方病殤今師一返楫吉甫巳
先亡生死別何期年命信朝霜念師昔危疾轉
展支匡牀我與莫先生昕夕調藥湯醫師亦巳

逝師乃復精強逝者既如流生別詎可常

其四

無常豈不迅日月徒悠悠山川一以隔仳別如浮舟慧命若可續誰當異所儔憶昔遠公賢外學詎有尤將此脅誥通爲爾竺書諜願言勿爲悖千里亦同遊

聞江吉甫訃 三首

仲春與子交云何子郎死死生良有分弱冠胡不起我昔又三月覗死病伊始我一徂金壇間

子劇未已胡爲五月間奄忽泉下鬼時我客瑞光夢寐尚爲爾今我在琴川紘絶悼知已悠悠鍾子期浩浩若流水哀哉我同心弘誓亦已矣焉得子復來與子味禪喜

其二

子昔學子尹敏悟有餘英今子慚口給願言守誣誣上與四兄友學道將爲衡我昔來診子子輒祈誌銘銘者亦易朽死者復何營嗟予有斯言永訣竟以徵脩短雖必盡死大將焉明問子

弗知坐稱佛以西征寘寘若有知安養寧不忘將子一銜悲潸然涕以零

其三

子方思鴻婦與子隱桑田田疇未云耨朝露倏以先有子徒遺腹有婦徒惠賢與予共生死誰爲逝不還大命既已傾孰云在久延予來亦須臾予去亦何緜烽烽空有華忽忽如雲煙子已閱我去我豈獨子憐但念子遄歸使我悼無禪

孫子桑郎其宅集諸子禮若公講楞嚴經

十日而竟 二首

我開三川寺與祖西川辨西川一延客萬里不羈來空手攀手仰大布今魏魏小川復慨慷經身館周詩詩既衲若壤至今祭以時仰彼三川韻陶孟與王維赤貧尚敦友必有酒肉怡予爵與子桑懽然將所願今日建法筵三世故復布挺挺奇男子大雄孰可追一日十方徧十日法界彌以此奉塵刹佛頂光恒輝

其二

嵁嵁嵩閣堂今爲大法場覩此越歷侶皆求容
義張一日宣一卷仙音徧十方諸佛灌佛頂寶
網羅交光二十五無學觀音音亦亡若入三摩
地毗尼如冰霜旣獲初乾慧應斷佛地障蕩蕩
無佛尊誰爲建法梁嗟我多聞人佛法我亦忘
感此慈門施妄見金剛王

朱烈婦詩

皎皎白玉英可涅未可緇烈烈徐彬女殊爲丈
夫師幼巳諾朱境阿父之命之旨意境兄稱里

中惡少兒忽睹徐氏顏翻思鬻重貲父母各言
好何能鬻與誰一日命不諧境父死無幾爰屬
境繼母指境瘞當離鬻之何文炯得金良不訾
哀哉阿父驚聚族謀何爲命當贅此婿來以擇
良時何豪亦巳矣椙胡鼇復施與彼錢省謀假
彼豪僕威嫁以阿彬盜捕之廳巡司彬與婦匿
鄰倉皇莫可支境亦覆茅底戰戰莫自持徐氏
伏牀下隱氣不敢噫胡爲悉捜縛且行且鞭笞
裂彼徐氏裙令之無完衣白晝衆所矚見者皆
歔欷徐材妻及毋將身翼其危請稱寬此女事
定需所爲捕始釋女手驅彼三人馳女旣留材
所誓死目生婦紿彼材毋去取錢綏親撻閭戶
一自經聞者心痛悲曷爲稱與省誣彬復有詞
請彬逼毀嫁致死以相持巡司執所惣申縣如
見嫦蓋丞一行覩見此女子屍炎蒸巳七日姚
如生顏姿猶心一以哭再拜此烈妃乃劾元慦
稱抵死故所宜常熟昔三烈今此四彌奇噫彼
田問女何必書與詩噫彼貧家子何必珠與璣

珠璣誤姚孌詩書遂非儀婦人著冠纓男子佩
珈褵焉得如此女慷慨有風徽

聽若水師講楞經

諸彥咨清筵優曇殊鮮見若師選法機一宜海
眼線法眼自清淨心目胡乃變流轉旣爲咎徵
心豈覿而我師闢慈門無還亦何辨指此三摩
提佛眼忽而現妄想若有因陰盡寧無羨法法
若眞常豈不融以徧胡爲惑疑網而乃生妄爲
妄旣元不生入流胡以旋鳥自空中飛空音順

迸露狂已作杓誰爲方便眩況彼二觀名詎將孰爲攣予亦聳人耳焉知豈有霞稽首諸世尊舌光爛如電

贈若水師歸衡嶽

師從南嶽出度世三十稔今此經琴川誓將返初軫欲還十五秋欲止亦可忍所寫如飛雲芙蓉秀若引飴衆未足驚宰官恒接攜不與啞僧儔蒸然自成菌憶昔安楞嚴豈爲知見縛而師言大定眼亦詎有眕但見諜成光燁燁辨如縿

顧我北面立不言亦不惛遥想石室中誦聲何時隱師若上峯頭無爲閉石囷

龔淵孟顧仲恭陸孟鳧許緝美費照庚偕集何季穆宅

波散忽云合異流時歸壑雲出如冠纓入岫先逵崿友跡亦如斯散聚豈恒約但有谿爲兆谷往魚爭躍大聚如宗海水深多能鰐小聚若流潢朝盈夕恐涸今夕洽良友賢主懽爲酌素交各有期豈其紛葩樂惟此季心雄一揖咈吹籥

所以客遊人適來一相詎

觀錢氏家乘

燁燁彼高閎誰無苞與蘖地望豈不隆冠冕寧世傑況復忠孝隆節義以爲楔悠悠科目階詎以文章揭封爵或侯王安得縈爪瓞壺淑信所希昭后殊爲子孰爲是譜經御史爲高皋遡厥生民初少典方如苗系彼國始封籛祖孚等列有姓自孚公由籛錢亦別猗爾哀侯讓爰及始居西浙桓桓斬賊功富春地爲裂爰及武肅王廿

世皆爲烈武肅一開國江南安以攝三世有忠懿歸土成令節懿哉安民心奕葉宜高閎所以元都官孽賊翻有揭祿園與吳淞浸衍祥以發彼美鏞若珍椒條實于越越吳派已蕃彼此互爲綴以迄仲嘉氏傷考寃未雪急人不避難義俠殊所絶侍御與虞衡爲之蔽其缺代北闕中豪豈無中衰歇而胡錢氏宗昌熾未有輟所嚴丐養兒所訓家爲絜綫縷誰不亘系譜雖無絜緬昔射潮人慷浦詎仍溯帶礪亦已更券模徑

故鐵惟此信諳垂可以昭來哲

吳司理奏績擢南廷評 六首代

亭亭我夫子煌煌如景星彈琴鳴孤響令德誰偕征營繩一止棘自壁翻爲青旨爲要路馳變塞而嫋婷衒服雖足容士女寧自貞秉法如山立哀敬在刑名簽繩無批根鋸墨無妄援誰能爲淑問不失鈇與鉞

其二

李官奬邪獄稷鼠詎能熏況有城上狐白日嘯

爲群夫子童電雷爆爆驚幽僻誰言市有虎可以欺神君傷彼嗁以罷曲直漫繽紛單辭既明清橋誣安所伸春陽或悔吝贖失更爲新匹夫苟無冤折獄已數仁

其三

國刑須上愿暴民風易澆嚴霜零野草飢風吹棘夭交交懷好音泮林集飛鴞誰爲相怨惡怙終以譊譊螟螣既已去稂莠詎滋驕懸魚以爲潔視民信不恌秉心直如矢德音茂以昭報帝在夫子遐不頌且諶

其四

周道今如砥平平孰爲厲謁請既長絕鬼蜮焉所伎衆庶被膏雨梟鴟何薦沸天定人靡勝直道登終翳底績以公廉誰能相胥蔽今日南廷平亭疑在所麗以此法無阿允反胡畏忌聽彼天闕星詎將明晢晢

其五

皇祖有遺言索星虛乃平 叶 于今貫城內入者

寧復陽焚林或及靡解網誰恢張清風秋已厲天高聽已詳夫子懷明德棘寺爲龍光去此盱江道層陰倏彌望狡兒爰以脫焉得羅爲防引領鍾山陰庶幾澈以揚

其六

火流蟲已蟄秋水清于碧浩浩子行邁脩途何赫赫牽牛執前綏伊予與負軛昔蒙眄睞恩今爲參辰隔棲遲在衡門冠帶將焉索感此知音別出門靡所適翩其應南翔脩然振羽翮我欲

臨風飛高舉送遐跡

又 代

峩峩麻姑松瀏瀏盱江水松勁有貞心水清湜其泚屹屹我吳公清貞懷獨矢抗世徵彝煦平憲斯亘巳有狐歛涎威有鴉寧萃止野無蕀為林巷無虎為市仰見天聽卑俯循民所視咨咨旣云調琴一絃亦以紀逝將佐廷尉靖共以為理終焉與正亘無為骫且骳屢年一以康惠綏此遐邇

又 代

秋氣清以厲賓鴈逝南征嗈嗈振遠響詎若鶡鷄鳴夫子雋言邁亮節有孤清凜矣嚴於霜膏澤沛以凝作績佇明光登為立脩名秋實薦偟宮蘭菊揚芳英廉吏求民瘼適來觀厥成聲聞自九皐鶴音薄青冥胡為舉六翮而以集王京曾是獄巳豐誰為省宿俐言觀爵與燕虔銜銜乃平茲行信直道審讞在廷評禮樂先夔皐陶慎刑名賤子方卑棲被教在公庭梗柵豈吾質桃李徂華榮念此脂車牽離緒耿屏營祈開惠中國及我盱江寧

又 代

鳴騶臨中野載驟逝何之有轍臥且挽有物贈將離昭昭者司理被命肅前驅留都結華轂待以薦嘉師凜凜秋風厲皇皇民命司三歲實君子一日從此辭庶績且凝熈素節生華滋膏雲一以需萬彙無阿私雖未銜湛恩所欽在行危鳳凰鳴高岡鴟鴞亦何為豐澤膏黍苗野蕀焉所斯憎愛或相戾薇歡兢可遠秣馬一長歎無然濼素絲

吳公寥相冷如鐵介如石郤謁鋤豪力恤瘼寡予不識其人聞建武賢大夫士若民皆服其眞廉故刻諸代詩

謝耳伯先生全集卷之四終

閩綏安謝兆申耳伯著

詩 五言古

金雅少同遊桃源澗歷石扉白雲洞至維
摩庵還經天瀰谷是嚴府君別業

西風飄巳厲倏霽有餘涼我友挾山行塵泥洗
如霜道彼陳公墓松聲讓爲席起尋問桃源飛
泉鳴高岡上有佛宇巍下有石硍硍導蹊逕石
屋太公昔所藏東有白雲洞洞傾霽如漿憶昔

東海濱何以遯鷹揚今此梧桐盛胡爲鮮鳳凰
一望山巔樹但與風高翔維摩雖故剎蔓艸生
頹墻天地有傾壞廢興固所常還飲天潭水一
勺石爲觴大海盈斯穴過者誰爲嘗誰知秋日
遊清極愈茫茫

見許緝美文

孫子塡麗音許生發藍采彼靡六代人情逕符
巳敗壁如朝常花及秋榮漸萎欲采芝蘭英誰
爲芳樊美塋塋喬木陰寧以紫葛藟若附堊
樛斯人自磊磊裳華芸以黃有章蔚如綵絛爾
化爲雲淩風亦何爨

逢繆仲醇先生

田巳何所奇乃而比飛兎一以魯連子談者蹻
相顧四海自有徒知心良有故慷慨歎九疑羊
腸日爲聵默默有心期浥浥但行露露多豈濡
人我亦安天步天道尚有還水流豈不迴以我
宿昔懷適然亦相邂何況眉上鋒稜稜若可瞿
但見古如飽張弸倏如怒以此既傾用尚復惜

行路

從繆先生適虎丘戈莊樂與爲舟中劇談

奇男既罕覯奇談豈不愉譬彼懷夜光熙熙無
所殊一朝見良賈疾言手中珠嗟予亦里醜未
若西家姝與王同匡牀悔泣歎有餘侃侃丈夫
雄落落自眉鬚戈生出好音口中但囁嚅論詩
一爲笑山川如馳駒

至虎丘視茂齊病

二旬奄已別君容若有輝秉燭一高譚深夜撫

金微問君何所娛開囪林木圖坐此幽如谷但開風以吹昔時松梵庵千歲徙藥藥今居松梵軒秋草徒歲荄且以忘吾渴豈復漫遊睎君若長爲爾胡然式遄歸

送繆先生於閶門舟中逢黃將軍黃定甫及賀氏叔姪

送送不能別人逢會有時譬彼水中萍倏然東與西西者旋頋潞東者復仳離感我有心人浩然將何期諸子各有以先王詎我辭再拜一相

視涕零如雨隨丈夫在四海寧論新舊知氣義一爲合豈復劍分攜視此泯泯冊誰爲繫絲綸

同茂齊訪姚孟常逢黃將軍及定甫

友朋欣解拇結髮念生離將軍父孤孩姚子新無妻但有母尸饔二一孤未知悲相對一言此將軍益歔欷豈爲無剛腸亮以中饋頋我三人驩緜緜當語誰誰能此石交父要不相睽

趙文度命校其先吏部石松集

我昔間趨入公廷杖未云死一朝權勢徂人皆從公起侃侃異吾見烈烈一男子直道不見親阿衡仍以齒屈抑將相時公亦良自止讀此高文遺令人髮可指吁嗟才有窮誰爲此厲始

訪顧伯欽畫談

我與仲氏遊閒君有奇逝古人雖已逝文遺不復逸經者擬者誰優游以放日浩浩如波流千秋孰所訖與子一爲談漫漫焉可詰坐上郭先生高言亦未畢但見秋風吹木葉皆瑟瑟往者既如斯來者將安悉

馮嗣宗贈詩名物疏

讀詩徒莽莽名物知爲誰以此餉子自有目當紛披物象一昭昭如可與言詩於何患與陋未知風雅微嗟彼鼓以南孰將挹以卮意逆翻爲咎毛韓亦已岐俯仰再三歎覽此如旋覩何時一遺象與子共推移

留別孫密生

良友一離合倏忽如飈塵聚者既隣虛飛者上扶輪我行冊陽道將以問江津念子兩月間奇

舾日討論乃知中谷推詎若生海濵海濵多濕
澤野馬多氤氲今我舍子去蘖殖將無貧眷言
發我覆醯鷄復誰憐我爲從子歸㦸我堂上親
君爲渴以麤別我亦愴神睽絶固有然同心寧
不呻鴻鴈今以逝清風亦巳臨子亦聞蟋蟀我
自急前津飛蓬遇飄風千里誰無因且以月爲
期會面當可陳

留別顧伯欽仲恭

我行雖踽踽有子昆弟俱落落未可疎可親亦

無渝友朋在四海氣義輙爲須鹿鳴思野草有
食相與呼況我伯與仲新故不相殊我以新爲
合詎有懐中珠子以故相懽爲我束前驅今此
一仳別何時復與居

訪賀中書知忍

我聞賀夫子義俠將無群昔日原與嘗徒爲遊
士賔今日有朱家能令布免身誰復劇孟雄乃
以傾燕秦汲汲吐與握拯急如旋輪烈烈似爾
祖赳赳摩青雲豈以公子賢夾轂始轔轔豈以
若素仁義始殷殷嗟此入公沙穆春杵寧無因
一以繆子言爲我導前津前津御我友招手詎
無人

訪賀進士函伯　二首

山上有輪囷誰爲通根株山下有韞石誰爲雕
璠璵孚尹與離竒寧當與世居匠石一來材將
能含爾梶道上逢玉人他山石爲瑕況有珪璋
器豈云抵漢珠如彼工師能豈不惜枅櫨今此
一爲獻君子將焉需

其二

沸沸崒山源玉榮發五采君子懷瑾瑜堅栗良
不改豈其食䊮謀而以不祥浼五色和剛柔寧
爲石磊磊將此灼明明戴燭能不駭所以貴陵
陽屢獻猶無恢愧我弋山琚而畏卞氏待雖則
曠爲期知巳亮斯在

訪賀爾徹

阪田菀有苗沈居亦有鹵鹵者翻爲鹽化居一
何臙特者雖芃芃杲然待膏雨雨師或有時當

來穀士女聽彼天駟星逝將築場圃一日笙簧陂所需盛稷黍視子穡有秋粟粟多露屢爨燕既以豐醴酒亦已奠天道雖無私人情自取與爲予一遺秉于以惠廬旅我行獨行人道周徒踽踽仰視鴻高飛與君一信處

逢丁南羽

我昔瞻殊象穆穆如相識西聖自何容對之翩見色亦觀彼觀音曾應良匠測千象已千顏誰能神爾力乃知達磨來壁觀未云息見此奇叟

繪經締紛如織晝畫意若存象應神何極今日見叟奇心行將弦直衆史誰有然但爲姱娟飾惟叟亦已刪豈以脩儀忒曾功既可師柔荑亦可則若有下生圖當以問彌勒

逢周叔夜

稽生昔好鍛散髮在中林阮生通易言亦以寓遐襟曾者不云易觀象撫鳴琴寓始資乾元一晝何爲深俯仰出千爻胡以觀咸臨先生三十年身與易言球今此一爲兌默默諧予心予心良不悟當復嘆知音而拜問先生古易焉至今

賀知忍函伯招同南羽叔夜遊黃川

木葉衰以脫蜿彼黃川林夾竹徑窈窕忽爾橋通津埠望孤閣迴瀉瀉浸以深水中若有虹蜿蜒蜿爲隣東有亭翼然倚水迎嘉賓透迤度湖軒泯彼波漣淪環亭及升閣一眺浩無垠眇如出雲漢天亦聊相親俯視翁翳間庭館如雲屯溯洄酌言酬月出彌陰森復蕩空明中登嶼湖始分我思自盼盼聊爲亭上遵但見水輝輝條

而躍有鱗主賓各欸欸行樂復何云

在蔣野言喜繆先生至

踰月方爲別倏聚若流萍君從淮上返至此已重經我從虞山來亦徃石頭城一徃與一來夜夜見長庚長庚向西指而我復東行及此滌場時乃以遲先生問我客何如賢主以宿朋鶴鶴信有棲培風詎無鵬云何夕又離使我如懸旌

於賀氏庭中與周叔夜看月時十月十六

二首

昨夕雨何陰今宵月何皎肅肅寒以淸當空但
宵宵有客來覽之庭中若渺渦如郊寒月光秋
亦難爲好秋火流未消豈若冬彌曒將此徹予
神予懷益眇眇

其二

客行雖已久鑑此月爲誰而况十月間慄慄當
塞肌月自照人屋人與月長離我既有同心何
我踰光輝云何三五滿今夜始盈斯但得月常
遊寧能往復追

次夜賀知忍與南羽叔夜看月

見月雖微缺清光益以澄主賓各云適酒茶迭
爲傾但見階除白皓然凜如冰仰視空何碧徹
若洗踰清當此明明月在地如空行若無影與
偕爾我亦忘形

獨步

庭前深夜月向我獨清清微陽亦已消陰寒當
天明況我客遊人見此月何征月雖憐[illegible]客爲
我光相傾我觀月有鬼胡乃迭虧盈盈[illegible]庶如
此馬復知人情

十八夜

今夜月如水空階白如雪雪下猶可掃月臨何
太潔仰視青冥冥景虧光未缺列星雖煌煌流
輝自凜冽我以客行覩月爲歲寒別歷天不可
留夜行杳無轍見我如有心昭昭數予髮

逢姜仲文先生

有鳥自東來昔爲丹穴姿歸禧與提扶一集衆
所儀群羽倏爲翔鸞歌亦與隨相彼小大音鐘

鼓合有宜如何覩君子忽如文鳥威文鳥在邑
崙高鳴世以希君子在丹陽濯世以委既見者
怡心神渙若氷已澌況我宿所瞻豈不樂無期

酬姜先生詩扇及响

清風忽被我開械見詩扇詩若蘭芷芬既如光
容見穆穆彼綌子青山豈自宴悠悠出處間誰
似先生狷感此素心期嘉貺寧不羨

逢任象九

間聲但相思相見如宿好秉燭歡主賢皆言客

詎少十 十鬱以懷耿爾荆谿道雄飛自有時嚶
鳴苦不早席上難爲陳目中各云瞭視君𩯭如
戟眉開若矯矯寔笑一飛觴不飲亦傾倒須臾
郎萍散彼此翩離抱離者信所常聚亦豈恒保
所以素心期進前未足寶

訪李本石先生 時教諭常熟

弦歌昔何美禮樂今何綺琴川自湯湯大海徒
瀰瀰焉得砥流波爲防在沼沚師儒一有君多
士若有恥肅肅如虎臣矯矯方伊始米彼藻與

芹思樂在泮水漣漪鬱以漁泌塗率以洗嗟此
狂簡徒斐然將安止爲與子游期寧無似闕里

訪于中甫先生 二首

我觀樹下谿上有桃與李我觀栢與松亦有千
歲藟何况高崔嵬寧不遐仰止感彼咸陽市雄
英徒錯趾有棘生高岡有澤多香芷春華人所
豔歲寒孰知美美者雖如英公路殊夫子所以
私心傾儀刑一伊邇

其二

衆鳥雖有翼豈能戾天階鳳凰鳴高岡我儀一
見之上有聲如簫下有和如箎藐彼鸎與鳩爭
爲枳棘棲而我懷好音將與雝喈隨今者無厚
風焉得翰高飛君子有車馬胡不閑且馳顧爾
駒與駱載我當何期

怡怡之詩 五首

世皆有孤兒孤兒焉所聞漠漠上留田昆弟不
相敦孰能字孤弟連枝不忍分聽彼苞生樸葉
葉皆同根霜飛根不損豈不實以蕡絳邑有君

子緯緯玉爲昆撫弟迄以怡有如子父恩嗟彼
歌杕杜胡爲踽踽云

其二

世皆有昆弟友恭孰所施拔枝傷爾心同氣翻
以離左手搏其右禦侮將焉爲不如飲旨酒和
樂以相宜兄曰弟具來韡韡在夫移夫移猶有
蕚君子豈不怡猗哉二惠人穆穆家以肥彼美
閱于墻焉得睦以熙

其三

有兄不鞠弟一體何相斅有弟不克恭焉得無
父兒父母莫不畜弟兄何參差藹藹如春子顧
復以成慈豈謂有富貴分井以相訟前傷脊
令急難始交維浩浩恩罔極骨肉寧削之念彼
交爲瘉此令將可師

其四

鴻鴈成行飛兄弟豈伊異鳥子須母哺孰知嫂
可恃兄嫂而殺有誰云父母棄埶埶銜所恤相
友不相貳豈必共炊薪乃以飫酒餚厥德苟無

猶絡馬湛豈弟蓬蓬彼荷華但菁的中薏意中
懷二人所以彌敦契

其五

蓮子各有房兄弟亦有偶房房共根生蔓延莖
下藕藕中絲不斷胡不念父母一本雖殊支本
深末乃茂誰謂兄弟疎有妻日以剖誰謂兄弟
乖有財爲忠咎葛藟尚庇根況乃同股手以此
通神明孝弟良可守雍睦既如斯君將艾爾後

華令公躍車駕王事有賦

王命日方嚴腆爾玠遙錫錫我氏父母兩邑慶
嘉禎今爲輿司馬乘傳故所詰留都尚以寧四
國將馬恤有馬已瘏瘏有徒不遑日雖以飛龍
馳置郵馬得疾王事既靡盬豈不量馬質將我
夫子賢而爲閑且佶執轡將如絲埋局亦如櫛
馳騎若乘舟駪駪皆有駜伊予度帝心無乃撥
名實名實方何爲大猷當秩秩

發舟將赴金壇

出自浒江門季春閏已亙駕言徂金壇但以舟

爲馬去歲春夏時章貢行未果黃生爲我裝結
束始云可今歲太史公眷言一招我燕趙多俠
豪音謂東南寡白日當薰風行邁何不舍且託
有心人我懷庶以寫

登燕子磯

江中屹奇石望若燕飛飛我來一攀陟巉絕當
江垂周視曠眇眇局蹐循崖窺上有蛟龍穴上
有神宮歸玲瓏映水曲窈窕如蛾眉漁人各絕
流持竿紛相追招招有舟子我獨一遐睎

追誦守心禪師

師在弘濟寺示寂已二十許年矣

遷化已寂寞餘此大江濆大江流法音師胡肯不聞去者非有舍逝波日夜奔隻履可西歸燈影誰將分衆星既無月行者徒紛紛緬彼熙連河荼毗詎能焚而師入寂時三日白光氛光今亦何往但有空山雲

至金山與勤公謁古渾禪師

洄滔鬱不流茲山屹將逝日月經西東小星徒

嘒嘒問津一舍杭伊誰爲我濟拾磴歷高巔俛仰一遐睇入門禮大師默默何所契所契非挐躋洞如不我閉我觀三世佛坐亦焉所置况復擊禪牀觀音舌空沸乃以彈指間嗚然一相睨

經冊陽海會庵

緊昔立禪人願海一何深今日粥與飯鬱然歸禪林西北有奇衲東南誰好音月庵自鼓瑟無遂復鳴琴琴瑟既以合法鼓恒齊齊月庵有時遷會者何時陳總總冊陽道如海錯龍鱗龍飛

或升天魚鼈多微塵猶有宰官賢歲歲護行津

金壇謁王太史

先生昔爲約于賀多奇標結交天下雄殆以雙南金爲有古可談與我通慇懃要我臨鬱㒺無爲匣中珍將此一承光用與昔相尋丈夫諾如山所貴然不侵何况先達言寧不感予心予心亦匪石不轉以至今聊以託先生拊之謝鳴琴

至金壇値于中甫先生如歸德

我懷如積雪日以待朝曦朝隮亦將雨虹蜺忽

在西顧此恩爲覘行道胡倭遲君自觴相國我來獨差池仰觀鳳南逝翩翩將安之安得傅天翼乘風一奮飛

王太史談紫柏大師

昔聞可大師巖巖立千仞有鼓塗毒聲聞者各以殞今我聆斯言謗者徒自劢當彼入圄中歷苦如息陰觀者心皆摧師獨閒以定將化諭朝聞出門亦何迅御史一呼師役爲張目斂置之霜霾間六日光彌潤將踰半歲期京師鬱巨浸

啓封視師顔端坐如生瑩幻身既不頽能無法已證

孝實詩 二首

王惟士有父之喪跪捧華嚴經以薦之爲之賦孝實

團團淨土樹二月如桃花花繁當夙隕淨亦寧留孝方此燕燕來君胡歸而家多通故良暝公子遐不嘉而以令子憂悴木風以加誰將蒐是索千里涉流沙誰爲驅土伯女使蒐遺嗟嗟而

息故居但俾傷蓼莪匪莪既靡恤稽首歸釋迦

其二

修生榮豐饗願志詎所經晻晻一受謝乃而恫遐征焉知競遷人去者無幽明焉知親罔極報者無生實蒐兮逝已捐欻往如飛星誰云死與死生亦渠有生霧衣自披披孝子自悴悴有業雖所循遁邪焉所攖猗與陟以降儼若郎咨聲聲塵界已徧誦者徒不寧嗟此孝思永實人將已惺

王仲發示紫柏大師集

嘗疑師有言花爲文字禪春工不可見春葩亦何鮮師豈擷衆芳銜口如雲煙雲煙既縹緲啻鼓倏塤塤嗟彼宋寂音高文似馬遷石門自濱滓淨師殊不然今茲人亦逝眇矣徑山顛仲子輯遺文如挹亂流泉見花容爛焉知春可憐

於王伯發館逢姚亦祥

人情娛宴樂置酒多良朋風波忽在几誰知舊友生況有患難期寧能心腹傾我友遘危禍談

者懼相攖一逢我伯發館之以聞鶯館名有鶯翔菀柳上下以飛鳴珍重主人意故求集前庭思昔豪者誰平原急虞卿今日復如斯豈不感賢英

東禪寺訪浪崖師

鬱鬱園中松謖謖松下風栽者既長逝來者視蒙茸中有無心人悠然拄箭鋒觀山眇以毫入林豁以空我見德山迷臨濟復訌訌如何東林間遥遥尚遠公問此前庭草當夏茁茫茫

留別王太史

我來炙夫子微言感予心譬彼亂生蓬託根在深林飄風雖發發根荄日以深今我遥茲去焉得高樹陰仲夏將爲烈溽暑焉可任仰觀黄鳥飛豈復懷好音睆睆一雙翼徒爲孤逝吟離別旣云爾我懷寧不欽

留別王惟士 二首

我行瞻日月一盈復一虧我友在四方誰爲信不疑獨予懷古心析肝以爲期眷言越鳥來樹

上巢南枝涕泣方悍悍爲我閔羇棲我行不得騁感此竟仳離

其二

相見亦無幾前期倏以更念予衰絰中猶爲振友朋友朋旣鮮諧氣義孰所經東南地以鈌天高或以傾棘人自不然市上徒虛盈况乃亘炎風青蠅以營營豈不銜予意顧我復何征

黄耇叔諸友招集徐師園賞芍藥賦得霽字

春郊何鬱鬱稻田何青青衆芳一列坐商庚時嚶鳴繁桑園中花芍藥殘其英有酒爲酬我式燕以飛觥我師發高詠逸響出歌屏坐酣交逸逝把此奇葩霽坐有將離客黯黯若含情嘉會信不常焉得貽瓊瑛

又賦得陵字 代

步出郭南陵招要狎友生睍睆黄鳥飛懷我以春情春情不勝攬草木紛敷榮有客且有客闘楚各言英一從舞雩遊采花掇其榮者鐘擊以

磬旨酒酌以傾丁丁歌伐木神聽且和平直此良燕樂旣醉有餘馨

又賦得冊字 代

良友今爲集佩玉何珊珊望望原疇間緑葉發華冊春鳩飛上下燕笑相盤桓詩歌鳳凰來擊節再三嘆想彼舞雩遊今日良復歡但得日月明長夜豈旻旻

禄命詩

贈陳維廷維廷談天 加盤奇中

窅窅聿斯經六物焉所推我觀北有斗中星巽有時羅睺與炁計纏度胡爾爲天道雖福謙檮杌何驅馳君子懷其義行行信所之生命既有限諱窮亦安施念予語我命際通亦可期我豈塞思變詘此以委蛇但有風有雲我亦從龍飛

歎詩 九首有序

予簃建武四月矣聞吳司理𩟗相者公廉不阿不通請謁每辰出折訟獄退食則閉戶讀書門以外可羅雀矣時績其

未上則已擢南評事焉至不能俶裝時人語曰公道服人吳公神私情不通吳公公行李皆空吳公窮然不譽於孝廉之甚也先是鄭孝廉以僕橫爲賣菜傭所訟直指使者命吳訊焉且如狀笞其僕以報於是作露板暴公貪且約諸孝廉毋得贈公詩第孝廉有賢者謂吳雖薄我輩而實厚吾民也予聞之則歎曰有是哉廉吏之難爲乎豈其潔者情寡而增人之恨乎夫恨而誹焉不亦搣易矣予故寄歎於是詩

鸒鳥何來集雍雍自歌舞律調相與和五音相與競燕雀自啁噍鷙禽焉可侮淑人德不回所寄在囹圄吁嗟訟久豈廉乎質與女乃如清白心寧知不古處

其二

九臯有介鳥素意何孤堅露下一高鳴聲聞何參天胡當嘖嘖語琢粟相呼焉此邦有君子弦

誦愉高賢犴獄哀瘨寡小人命以延我視行道人未忍誣貞廉背憎胡囂囂噂沓胡緜緜公道無偏頗胡爲然不然

其三

有鴻來漸陸羽儀紛以郁韵高無諧響狎鶩寧孤宿唼喋秕稗中遠心何所欲涓潔既如斯伊誰云龐祿民言雖無嘉焉所生誹讟誰知巧如簧顏厚不爲恧

其四

孤松何亭亭歲寒木蔭春鶬松間何諛諛[illegible]翀
長衛參霜獨以青下與百卉殊之子鬱貞心豈
爲桃李柎如何荊棘蔓當路忽萎蕪如何懷究
究淪泚以相誣

其五

幽蘭在空谷無人亦芬芳聞者何欣馥髦者何
憎香美惡豈無質拂性自有腸焉知直道民誰
能枉以狂南箕雖哆口捷幡徒高張揚塵壅天
地日月自明光嗟爾遘篠人胡爲反吾臧

其六

世網皆羅雉有兎脫張罝誰能刑名清審克如
金科鸞鳳有令音鴟鴞胡高歌百姓既歸德之
子胡好譌莠言自爾口不淑如之何何爲心不
懲覆怨以相加

其七

勞民方愒息陰雨膏芃苗驛驛既已達綿綿亦
以麃荼蓼各言朽胡然長艾蕭淑問如君子令
聞自孔昭盜言徒憯憯豈能喪秋豪視彼婁驕
人衰誠如蠻髦

其八

廉東所欽誰爲嫉姱脩一夫峻險側周道倏
沉幽蛾眉遭閔侮蕙纕亦萎蘅昭質虧未虧如
何忽有尤鬼蜮雖反側既怿如相酬有靦爾面
目誰適與之謀

其九

姤色豈無美娟賢豈不良涇渭猶難濁且穢寧
雜芳南城多吉士壬佞胡倜張白黑紛爲亂微

爐徒爲強杳杳居河麋孽人徒自傷嗟爾爲虺
蜴懷艱以爲祥何不佩秉懿德音與偕臧

華通府奏績詩

麻姑何崔嵬瀑布何礅汋青青千歲松誰爲千
歲樂陳人吏茲土焉知清與濁有美乘倅車高
步眇綿邈溫其如玉姿惠風被幽薄衆庶悅以
熙令譽揚以愽馳驅一行遊山川倏寥廓傾聽
雙飛流仰視浮雲藐冷冷心如水藹藹德所握
懷節既不渝計績殊已卓安得天子葵申言錫

禰爵

贈吳生花燭詩

辰星昏前伏玄枝今結穠綮綮吳生禮婉娩王氏姿邂逅今何夕合巹新相睨丈夫二十五歡樂及嘉時女子年二十歸室家以宜贅壻結綢繆窈窕無非儀承籍爲筦簟䔧風若重幃莫莫潔蒸嘗華鐙處中閨淑女將織袵君子敦書詩並爲栊牀毹而無琴瑟怡願言御靜好偕老以爲期

題鐘羽士卷

我昔遊麻姑君爲蒸卅客自言服刀圭可以飛羽翮君今遊崈嶺服食將馬得白石若爲漿乘雲何所格

別李休吉

子行適豫章眷然愴仳離欲別滯十日各言懷所之豫章多良材王孫故心知艸木已黃落世物當推移白露今爲霜風高孰授衣我亦遊章貢浩歌臨風睨遠跡何所逝仰視鴻雁飛落會復何許鸞岡以爲期

九日集聶公見一堂燈下看菊

四序皆足游而胡登高期交交集鳳岡時俗相奔追雲高風已厲鴻鴈紛來儀君有黃華酒適以洽觴樓明鐙曜菊英紫白映筵榛王人酌言醻飲月當階輝列坐湛清影遠心復何之把菊餐芬馥紛葩何離離服而長壽者詵詵欲胡爲今日一飲德且以暢清暉

吳生二十詩

之子何俶儻言馳千里姿生平纔二十恍惚若權奇欲躡浮雲征遂舉誰爲期昱昱日將升婉婉爲龍媒神駒未可御飛翮焉所追萬里一流沫釜其待崦嵫將子先齊轡六轡且如絲

謝耳伯先生全集卷之五 終

謝耳伯先生全集卷之六

閩綏安謝兆申耳伯著

詩 五言古

訪張玄逸龍沙亭子集詩賦得道字 有序

豫章郡北有龍沙焉予友玄逸家其西畔暇則詠眺其上而踞其勝焉夏日予與李雲將以白偕長訪之陟此沙巘則見沙白如雪微如輕塵高峻而陁蜿蜒如龍蟠而馴東帶江南俯郭際日瞻睞

則眇若無津於是即亭子憇焉亭子前臨池殘荷尚馥後蔽林列坐皆竹視沙環合宛如中谷望人行沙上如與雲逐是日也玄逸雲將各以清緒爲談藪而予衡之偕長以白脊之響然足也酒罷陟而肆望焉則見曛色麗雲如黛如纁顧謂玄逸以予清眞縞衣綦巾樂此登云曾哉雲將曰盍各賦之於是綴爲韻言

我友龍蔡廟芬伊誰燕以敖雲將一攜手同行北郭道遊望龍沙白清人若長歎浮游徙紛飛鵙鳴兢相兆獨有翰戾天可以恣遠眺嚶鳴與友期翻翔下雲表巘日高行危人日警炎炎雖流金絺綌自爲樂巍巍豫章臺廢興任所詣昔日距江遥題云昔有人於此沙得故冢刻碑昔去江七里今距里許今日將維櫂昔無亭與荷今有竹與葛高岸亦爲谷雲日何輝耀顧我樂清遊俛仰一微笑

擬李以白賦蕭字

颯風自南來煩溽焉所銷鼓枻無雲生求友如回飈陰山有曾冰誰以滌塵囂君子一消言忽若風蕭蕭龍沙盤爲谷芰荷盛以凋竹色間以青談者干雲霄日落一行遊餘暉麗綺綃浩浩天無垠紜紜孰可超知我亦疑冰聊與子逍遥

擬李偕長賦然字

北郭有君子落落以孤僊當此敵蒸月偃仰涼飈前我亦苦炎熱將濯清冷淵與子晤龍沙狎坐一惕焉蓉杏隨風來談鋒如流泉青天無雲

飛沙白日爲埋陟彼豫章臺但見西山烟飛鳥
尚遺跡神龍亦蜿蜒我欲凌霄舉至人胡不然

贈周仲先 有序

仲先政事文學蔚然舉粤選得擢爲禮
部主事暫還里中將遂遊麻姑武夷玉
華霍林也其志尚遠矣

翽翽鳳凰羽衆鳥相與將瞻彼大鵬飛胡爲而
高翔桑扈交交有鶯爛文章文章非五采焉
得諧宮商君子既令德前後皆輝光豈如濡翼

鵷群飛在河梁今此一舉賢鸞聲自鏘鏘夷夔
步舜庭禮樂金爲相喈喈鳴千仞所萃集朝陽
王事雖靡盬新臣詎不遑言馳倭遲道仰止山
冉冉脩然一遐覽神遊經八荒誰謂通要津乃
以局周行願得絕雲霓奮翅與之頏

贈豫章張玄逸 四首有序

玄逸時應舉令致虛之辟將遊西湖謁
吾師虞長孺先生及丘介弟僧孺

溥言采蘭花將以贈遠遊蘭兮蕊幽谷百卉詎
足倖嗟彼翹搖車紫華若可羞白露零野艸鳥
能凌高飆君子懷古心豈復爲當茅大風今有
隧振振鷺不留鴻鴈當爲群嚶鳴相與求我亦
有旨酒酌以敘離憂時哉翔以集願子率無尤

其二

晨風戾天飛夕棲在北林君子敦良朋宿昔懷
斷金以壎亦以篪笙磬自同音今此一敖遊故
人詎新心旨酒將宴樂肴核亦具陳溫溫如集
才廢歌推與南豈不量枘鑿委蛇以淑身鶴鳴

在九皋神龍或潛淵 古音因 誰能絕雲霓舉翮無
所群勉旃崇令德尚慎如臨深

其三

我昔湖上遊經時十四稔山水既窈窕流眺亦
有眕今子一翺翔無然悲飄漂飄水清以深君
懷廓以迥寥寥仁智情所樂誰爲惕束帛雖戔
戔亮君握瑜瑾 兮與以無期冷然御神景

其四

漪彼聖水清中有聖人宅兄弟宿所通長者猶

圂客㫖我往師之言覯淨名㸐芟光鬱相羅人
天鮮不服顧予失鍼芥顛倒令爲惑日出方有
曜即空豈無色君若湔仰止德音胥以須日月
忽如波時兮寧可得將子遄于邁無爲夸毗追

壽徐匡師六十二 二首

滔滔豈水流洸洸彼方行舟回以孰爲砥曲江孰
泳遊穆穆我夫子本身聿已脩王人以爲命大
造浸已周年彌六十二耳順豈聲留聲聞橫順
逆翕訛相爲仇如彼風飄空聖者訶有憂皓皓

中天日皜皜湼不渝厥德既不回曷爲怨與尤
酌彼桑鞠酒如阜復如丘天命既不易多福亦
自求

其二

有瀰涉中流言度木蘭舟濟者先登岸權者方
泳游江漢一以潔夫子獨身脩日月雖代明歷
天亦易周與時偕變化歲序若可留帝命懷明
德誰適爲好仇惡聲不逆耳樂天復何憂蕭霜
被野艸黃華節不渝當此德日卲上達信無尤

如彼遠行邁直躋巍峩丘亮天錫難老伴余策
敏求

贈蔡恒卿歸晉安 三首

招搖方指戌我亦如豈城靡洲浮止水龍艸漫
縱橫遊我宿神契鮮我狎闊英鷹隼雖云擊鳳
凰薄青冥既見心各寫未見何相縈仰晞天權
星言采黃華榮采采清風來傾筐忽已盈馨香
如芝蘭鳥鳴復嚶嚶我友知我心神聽且和平

其二

寒漿雖作房有子若梅李酸者詎和羹苦亦未
云旨以我懷苦心誰不局下體我友在形外一
以采葑非念我客豫章未晤心先友意氣若連
枝肴我在中沚見我錫百朋眷言舊知已猗彼
松與柏蔦蘿亦相藟況有言如蘭豈雜蒲與苊
今此一揆滌能無別離爾

其三

君將旋故里我復滯昆䮾綏水隔泉山豈期邂
逅見零露滋野艸美人適我願彫遂遇風飛胡

爲有燕燕方得頡與頏及爾如親串鴻飛忽遐
陸感此徒聬聬銜蘆避矰繳豈爲虞人罥睇彼
傳天翔益以高風薦焉能如飛隼欻爾舒繾綣

若楊吉安遠餉

白露當爲霜炎蒸猶赫赫習習風以兩破此焦
金石串交固所希誰致遠行客使從螺水至開
緘見肝膈高臥水巳清德音信巳貊鴻鵠白天
飛傾我枝棲翮有鶯柔爲領竊脂不以麥今我
亦有脂翮其潤肯澤

送匡雲僧遊金陵

我行泥客舟覺岸日相移岸移舟巳繫豈爲緋
纚維公亦懷標指皎皎當空輝寧知月未動雲
行月若飛鷹嶺翳垂蘿皓日詎蔽虧竺一贈自風
流安石焉可追彫蓬遇風旋握手將何期客與
客云別儒僧兆有殊且與謁曹公朱門尚所羈
不如拔了義永以斷前癡

陳姚生招泥章江遊龍沙登江天閣迴登

滕王閣

天高風巳厲秋水肯於碧鴻鴈一來賓因風振
羽翮潽潽此逝波泥泥焉所追艸木雖搖落客
懷詎蕭索今古相爲代龍沙何長白浩蕩楊子
洲阿閣今始闢遠望雉堞微天空宵無隔渺洄
從帝子馮欄撫陳蹟章水日夜流飛雲徒奕奕
西山復崔嵬安得凌風翼俯仰一閒遊誰爲王
與客天地自寥迴人生翻扃蹐焉能如菊花凌
霜無改易

還青亭詩 五首

我行西江道遙聞東谷翁園中有奇樹落落千
章松松風謖以勁遊者莫久容中丞何峨峨宴
樂何融融入林不可宿窈窕誰相從客去覽朗
月皎然清與空

其二

君子懐高節喬松以爲屋執禮如有鈞友此松
間竹洪園自猗猗篠簜亦巳綠風來動宮商松
聲響于谷徽音倏以徂荊棘翻相屬喬木雖百
年斧斤亦尋劚獨有不卜人千歲猶一宿

其三

興廢不及瞬誰云亭與塞所居有艮閣貧必田
百畮芝蘭羅堦生萁踵紛漫衍浩浩松林滿穆
穆人亦遠悵仰騰八荒逝矣今何斛

其四

穆穆既日遠蔓艸誰爲芟髣髴空林中皎皎精
來還明月爲君馳清風爲君驂聽彼亭有址於
焉仰高山先生亦如寄孫子追其問繡衣一歸
省愾然感幽蘭

其五

綦竹上有實青松下有苓兎絲猶相附依人豈
不清相近郎言美寧須遠以青青與神皆遠焉
得長如生佳人自永都絕世難爲更流風若可
嗣何爲追故亭瞻此喬木枝令人埶景星

鍾宗望自粤攜家至臨川客師氏伯仲所
三年師湯義仍先生予聞而異之

有客來清遠嚶鳴狎友生中情苟好脩豈必俾
遠征琴瑟各在御女亦日鷄鳴知子併離佩問
報以珩璜所友信多門所師復俊英三歲交如
石臨汝濯長纓苑孤率幽艸鹿鳴思食苹伊彼
協壎箎鼓瑟與吹笙我亦遊豫章經年尚客行
仰觀鴻飛空復泚章江清丈夫塘四海家室焉
足營當此肅霜日言采黃華榮采之遺我友豈
爲飄零以子懷馨香聊以代瓊瑛

贈師從升從龍 有序

從升伯仲以送鍾生至章江上贈予以
其先子惟衆未予既尚其館鍾三歲之

義且喜先哲之有儁子也感而賦之

阪田生茹藘絳染一以新有美積於艸相與和
箎壎兄弟式相好良朋狎主賓自日南來有
室相鼓琴琴音何峩峩高山入以神一出一處
歌馥如芝蘭馨令子送將歸言宿章水濱交情
在安樂胡爲共苦辛維風及爾頹相扶自可覩
先哲雖云逝令子胡彬彬爪綿將緜瓞遺文畀
我珍我亦懷明德願言必有鄰

大衍篇

我從緱嶺來道逢一王子控鶴自雲中凌空挾
蕭史吹笙作鳳鳴彌樂安所以千歲不爲壽五
十令伊始覘彼河中圖龍文何美美篤彼芝爲
車酌此玉漿吉人生樂有極年命如流水樂哉
隹王孫萬壽將兒齒登必服沉瀣乃以延遐紀

萬壽篇贈盧南昌

山有斤與龍群木安以遂上有百尺松峩峩歷
千歲樂只我良守四十高名位思樂在泮水采
藻何沛沛蘿彼荆與榛焉得有薈蔚茀此牆中

茨聿以新垣衛百堵雖皆與劬勞亦以既晝爲
淩稜薪芟以謀不潰誰爲秉春穮君子良所契
所契非前乘而以嘿群喙豫章雖産材擇别將
焉寄願言酌吉酒不費民所利受福既巳那壽
考將日濟

贈魏辟疆北征

我行客豫章陟彼西山岡將以采杯糜杯糜未
足良允允松與栢青青凌寒霜迫我當南歸邂
逅逢辟疆姚彼列蛾眉美目清以揚贈我伯仲

書無乃握夜光夜光信良璧誰能匣以藏伯氏
奄地下仲子何慨慷見我樂心知翩如飛鳳凰
翽翽振其羽耀我以文章君自遊虎闥覽輝鳴
世昌梧桐既萋萋我亦將翱翔願言傅羽翮與
子以偕頏

傷魏伯饒詩

伯子既巳徂西山自莫莫文栢一以萎醴醇淩
以薄泉下今杳杳君徒誰執翕昆弟既如玉胡
然損一珏有才或不永無慧常虞樂天道固難

諶人情將焉度斯文苟不墜令聞懷先覺我亦
非夙交聞風傷隕擇以子仲氏才將期九原作

吳臨川遺愛詩

管我客臨汝閫君似清波清波難可似不護常
如何天水雖遙行險巇詎薦訛穆穆清風來薰
然被以和君子履周道小人慎辟邪相去餘十
稔相思若無家豈弟如君子德音寧不遐君自
行慈恐豈爲民言嘉民亦懷舊德云胡不永歌
采風非我以爰以詠脩姱

於鐵柱宮逢許六息

自我去東樓奄忽已踰歲今我客茲土故人欣相對我已經炎暑歊蒸非所悴赫赫若無所悠悠馬足眾焦土雖爍人氷心如幻戲秋深當肅霜芒嫖猶盛厲天道不可虞浮雲亦何萩念子聽懷顏爲我敦宿義我不能爲膏子乃翻詒珮誰云白首新感子情不匱

別鐵柱宮將至贛州 三首

我來鳩始鳴浮游一何盛夏徂秋亦逝炎風猶

扇令言從閣下居悠悠馬足競大熱雖流金清涼不爲柄朝披千卷書暮與神俱靜客至論山水冷然習所性視彼諂爭人夏畦固已病今此奏黃琴嗑然孰將聽聽者既云寡耳耳紛相命今我復南遊同聲豈孤應

其二

我覩日南陸白氣皓然𣶃洪流徧阡陌蟲蟲復沸騰山川既滌滌伐木徒丁丁仰視出谷鳥猶然求友生凌風振羽翮直以薄青冥太虛豈

驟天高但縱横閫南將比翼夏蟲翻疑氷氷壺照陽玉心與塵俱清大地皆行遊誰知月又升去此而遺跡絺綌以風輕

其三

白雲飛秋空皇皇菊有華秋陽復皜皜百卉將如何華葉與時黃客子如流波秋菊當風舞鼓舞亦婆娑有首如飛蓬宵沐將誰儀濯濯章江流盈盈發清歌歌竟有知音商聲卒已和當此一鳴翠洋洋復峩峩溯言從章貢伊人將不遐

錢受之奔喪歸郎急予感而有賦 二首

子爲風木悲我以客遊窘颯颯涼風來絺綌聊自矜仰觀鴻鴈飛嗸嗸爲予閔況茲水涸時琴川徒瀏瀏我雖急友生誰謂拙若破椊華二三人視予將結軫豈不感同心嗟我尚無軫以子一咨嗟使我忘淒凜

其二

方此淒淒日白鷺飛已飛況有露禽鳴寧不思天垂天高尚有風翠翮豈無資蟋蟀依宇下有

心當語誰豈意棘欒欒乃以念新知意氣自所
敦豈爲宿相思我亦思古處而胡條在茲嗟哉
行道人徒爲目以唏

同社集苗君頡之湜園脩禊賦詩賦得生
字因分賦未至者亦擬附焉

睠斯春暮遊四海狎友生友生既言盍祓洗亦
何嘗宿昔將可除川至日以增豈伊溱與洧秉
簡諸以觥顧茲沚上園浮天若無巘盆盈帝城
曲但見金波明曜霽當空輝夕景何晶晶青雲

在崔嵬西山何乃清雜坐肆高言傳觴酌羣英
有酒雖未旨庶幾獻以傾

擬契字

元巳日以齋良友集良契湜湜止苗園聊爲一
濯禊而我不獲遊緬言自水際水際望清瀾御
溝隣埤垷況有山如黛將夕可極睇所睇在青
冥鮮光一何麗環流睇以空長楊紛蔽翳惠風
從西來我馬有聿繫石懷既云祓我心亦已懸

擬彥字

我寓帝城束城北何所羨令日誰招要而云禊
且醼湜園竟何許何斯集群彥我符湖上[illegible]御
水環其向憶彼東有沚西山乃夕見潸潸波以
清流觴酬以獻流風今爲誰王謝故未見未見
耿何期嘉賓懷令宴何必洛濱遊乃以追昔倩

擬選字

御水流何演今已何爲洗閒彼湜園中而挹西
山巘況有蓮華池湛湛清以瀉蓊蔚在萃林賓
朋詎不遠樂者自陶陶我豈獨有選但以曲水

湑遙遙不得蹤嗟而祓已新伊誰故未澣埃塵
自飛天臨流竟何鮮且以結心遊當春一想所

擬微字

我行在埃中我目在崔嵬溫風一以煖我心亦
已飛遙閒此嘉禊百福當如幾濯彼清流波當
山見夕暉況乃曲水亭蒸蕙薦以卮今我不得
樂逝者將安睎周公泛羽觴蘭亭有餘輝將此
智所歡衆賓會亦微

擬有字

出門何惻惻驅車折楊柳楊柳鬱以青何爲不
生肘我歸日以南徙然謝禊友群賢濯清波騁
目亦何有幽宣一以宣詠觴酌以斗天道清且
和西山翠而黝素想曲洛濱豈期此亦不感此
芳林遊我乃驅塵走冥冥雖蔽天宿懷亦何垢
清禊帝城隅君自舒窈糾

擬襲字

祥風已習習嘉招衆所集罍樽列水濱禊除故
所襲有波蕩清漪有山當西立我來服雖新我

友詎鳴邑百卉韡以敷玄鳥鼓其翼樂此群生
欣見此良遊翕我當一列坐去去胡爲急但恐
無美姝宴笑不相及

擬朧字

我園溥水裔日見西山朧朝起若橫雲及夕山
如擁笤我流觴時賓朋未云寵雖很鴛系鼎誰
爲歡且叟今此集英賢纍纍以相踵而我不及
趨徒然滯塵冗春服聿已成禊遊何未勇集者
自縮紛雜英自蓁蓁觧禊非潔祈休誰躍踴
所以遡流風泠然一懷聳

哀鄧荼如詩四首有序

荼如既登丙午順天魁選也越丁未下
第乃乞銘其先大理墓于今司冢宰葉
公夏始歸無何而病卒卒之日貽人士
莫不惜其德乃厚而壽乃薄也相與輓
之先是荼如與若仲若友而其卒也若
仲悼之如喪考焉不佞辱在知交實維
酸鼻爰作哀詩以抒宿欸

吁嗟鄧公子厚德何振振既爲箕與裘兮治何
彬彬一日策天衢所哀在二人怛然吏荼如徒
爲重苦兮爲爾銘親墓胡爲忽玉沈

其二

玉沈亦何傷則友困心至爾弟摧心肝眷言續
爾世昊天若不慵人代乃如瘝弔者一咨嗟爾
仲泣以涕

其三

所涕復何如溫恭以爲翕風木爾所悲翻其而

敦約皎皎清流人奚爲厭五濁五濁有德音天
天何爾椽
其四
爾椽非爲天令名鬱以章驪影雖云滅蘭摧豈
無芳行道皆太息哭者寧弗愴乃而竝可閑死
矣誰不亡
白門逢鄭子克二首
鬱彼鍾山雲瞀爾殊所見懽我故人心覿我故
人爾莫莫山川遂悠悠繫如綫一覯寫予衷三

歎情彌變滔滔水復深高高山積霰流覽亦何
如歲歲如飛電
其二
君自覽形氣我自娛清音朝隮雖蒼蔚山水滌
予心況有仙與遊石上彈鳴琴一陟清涼臺凌
風以披襟故人顧我嘯群鳥爲我吟欲言亦何
窮但有睇遙岑
王帶水聶鳳泉楊煙蘿集鄭祁暘留春小
榭

離離園中桂一日發飆聲藹藹列衆芳馥馥相
爲殺穆穆木若下垂丹爪紫其陰酌言嘗古酒蒸
然洽王賓談諧間以觴宴笑靜飛塵相與樂賢
王涼風被遠人
王伯可山房流觴泛月
山居何窈窕臨江何淼渺前有橋如虹下有淵
爲抱美人此遐棲清心胡呦呦朝登大阜巔俯
視瞰將皓攜琴坐龜岡望景西山表行遊在迴
谿桃源路何窅層亭一俯瞰石鯉雙飛棹游魚

戲其間倏若鸞龍矯蕭蕭松林風尚有蘿與蔦
豈伊狎嘉會爲歡而獨少激水薦流觴雜坐舒
窈糾泛彼水中舟月出殊皎皎飛杯蕩清波四
顧皆空杳昆弟洽賓朋舅甥紛獻導贊王信樂
胥予懷益以恥眷言彼山阿乃如人何佼
別鄭祁暘聶鳳泉王帶水三先生
伊予樂嘉遊事贊將利器此邦有三老敬矣敦
末契鄭公如神仙見者銷鄙穢聶公何溫克熙
如惠風被穆穆似王君熏然而孤植我視碩德

人宴笑皆磨厲鹿鳴自呦呦息木自懷芘今我
適童貢入師馬所幾中流激素波鼓櫂將安繫
悵彼麻姑雲德音寧我棄

舟中別王青蓮性如

汎汎離舟繫別子良爲難酌酒一送我故心盃
相憐盱水揚素波白雲臨𪚥川兄弟豈異人四
海皆羽翰握手欲有言仳別誰能安冬日將爲
烈新人焉所歡情款復何時會見自雲端君若
褰裳望願言以加餐

別王赤霽丘霧運

我行上𪚥江水雲空以清望彼東芙蓉窈窕如
相逆良友爲我別相念若流星酌我以神漿贈
我以瓊瑛要我將復來貴然居新庭我豈棄予
去浩浩遊金精滄海三爲田倏忽了相更遊覽
亦如斯離會焉可經仰觀浮雲馳與之俱遠征
子且掃庭除無爲獨屏營

別陶西之

日月有弦望人誰無會離水流翻濁清何爲智

與凝自我奇多聞還以迷所知子言當逆流覺
我以無師非指喻明月眞妄皆無依杳杳此塵
象鴻雁當空飛有生徒勝劣一宿辨淄澠風動
與空澄豈復相爲迷我行懷苦心視此夜何其
與子一執手白雲豈間之

詒梅聖孺言 九首

我昔與君期千秋結心知古人既遐逝來者當
爲誰天地而固存日月豈吾私贈彼雙黃鵠四
海得橫飛豈伊一罹網燕雀與雄雌

其二

肉食如桑扈羽翮焉所施狂鳥雖五采安得君
陸離君而駕言邁我豈憚倭遲有懷在周道及
爾以騄騑念昔自同心何爲忽以遠

其三

君懷良有以我心亦有矢昔日結婚姻豈爲辱
與齒女蘿施松柏歲寒自相葉詎言生顛躓與
君雜蘭芷今日望南箕人言何哆侈

其四

衆口相爲嫉娥眉安得妍衣錦而褧衣庶幾無訧愆君令一艘衆茹荼如紱紼美疢齧爲毒豈云孽自天哲人亦何戾愚者徒憂堅

其五

憂心有如酲誰爲生忮忒莫赤而匪狐民言相訛惑黑者皆爲烏雌雄焉所擇君視背憎人訌訌欲蟊賊胡不夷爾心覆怨以爲德

其六

人情懷怨毒君子貴懲心怨怨若循環自懲何

憂懸畏蝎如將螫所履皆臨深何必投有北居徒始無鄰

其七

群虺各有族狂鴟豈無聲君自懷孤節大猶晉所經視彼一桃虫胡然鵬鶚生愚人昧所隙智者獨無嬰悉怒若風波何爲遹言爭

其八

哲謀當先炳攖物徒媒勞况有髮如蠆蜂螫豈旋銷君心將不杌莠言自滋蔓視此優游日今者若牢愾一日不見君三歲徒鬱陶

其九

所思何孔棘回別何其艱中心實搖搖行邁將獲遺鳳凰當高翔奚爲鴟與鵷神龍亦隱尾豈如蝘相班君若崇慧德無然極閒關

別許六息五首

我來客東樓與子相因依下臨長池月遶貽雙瀑飛麻姑一何麗紫氛先朝晞日夕山如赭絳雲薄崦嵫燕燕或酌酒歷歷言聲詩酬歌一起

舞樂相樂無期今日當爲別焉得長如斯

其二

相見或短袷相謔亦霏霏人言子爲傲于心夙所非自我來旅語朝夕何委蛇以子家多難寧止若無時蕩滌且爲樂集蓼亦如飴有酒一滑我俾我忘羈棲今日當爲別眷然以躑躅

其三

我遊麻姑嶺𨻶躋佛容巔一往淡幾旬褁餱如乘傳以于無饑渴我乃竆蜿蜒拔萃陟巘嶚歷

險把飛泉冷冷十數道紅塵一以澗彼行振六
翮感此復留連今日當爲別中懷竭所宜

其四

仲夏見參星今已肅霜旅茲彌六月游子胡
徜徉當樂有賢主當飲斯盡觴時節如流波白
露何瀼瀼解衣一授我繾綣在承筐鹿鳴思華
萬愧我無周行今日當爲別太息天一方

其五

登舟繫十日言與子徘徊我當逝章貢子居自

諧訴年命雖同生受者異培栽伊予抱拙愚孑
獨何多才申交如金石義結不爲乖讒言若飛
蜂一心無懷猜今日當爲別久要將復來

贈許五

爾祖有遺澤風流尚未殊爾父鬱多能徒爲美
璠璵爾母雖先逝三兄各爲儒濟濟先箕裘禮
樂如庖厨時俗忽言易孝弟翻爲愚予乃傷靡
恃鄉下歡承趨脊令一飛鳴夙夜自征徂所生
幾無忝寧不愓居諸智愚迫異路將復在詩書

靡靡懷古昔努力以前驅

舟徙市載酒舟中看月

凶星當天門織女當向輝烏鵲飛上下差池東
復西汎汎將何繫遊子露沾衣有美來娟娟朋
酒樂無期陰寒生水上明月皎相依粲粲洲沙
白遙矚若霧迷凝雰在中夜林木皆希微當空
獨以清識談間以卮相歡恒苦少奄忽彩先移
昝愛未足戀嘉會幾何時方此一行遊不醉豈

言歸

趙太史第觀劇

寒螿翔水上玄風吹客衣相逢一爲飲宴樂無
常期主賓不相識青酒合新知臺上娥娥粧所
遇亦何奇胡馬不生郊鴻鵠登高飛視彼龍戰
日英雄信所資志士懷往昔清幽理餘哀當此
長夜娛誰不共徘徊

謝耳伯先生全集卷之六　終

謝耳伯先生全集卷之七

閩綏安謝兆申耳伯著

詩 五言古

林茂之庭中夜談 三首

我管客游溪君以閩中出故鄉美山川如何間
親朧冉冉六歲間誰爲諫往日志士各有懷契
闊將焉悉白華可爲菅茹蔓亦以蕩蕩在建鼓
間相與諧鐘律誰將變徵音其聲清以急疏越
清廟中洋洋一鼓琴以子張大音威儀將似似

我亦懷古心峩峩思举肆今夕復何言千龝以
爲質

其二

芝蘭以叢馨葉竹以貰寄况我同心人離居孰
與佛我欲遠徂征徒爲偶逢掖爾爲去而妻不
得調琴瑟琴瑟一觧弦韓者斷絹許爾毋既尸
褻爾心獨術恤悠悠可告誰㛂㛂懷疢疾生伀
雖不猶前脩豈無匹松栢自堅貞豈其損良質
爾則無離尤將予補衮職曾是異所營而以介

符劉

其三

今我遊虎閭駕言以北征鴻飛將戾天天風時
不迎爰止集喬木嚶嚶卯友生友生夙所契對
之鼓簧笙鳳鳴自蕭籥鼓鐘自鏗鍧高歌一陳
唱和者誰庚庚念子如清風吹我以和鳴子歌
我亦謠月出人以清見月苦相思不如聽言傾
慺慺若不盡清光尚盈盈人生幾歡會宴好幾
良朋明明如可鑑與子洽和平

於茂之庭中遘吳非熊

秋風吹彤遂乘風東西飛客行無定蹤會面豈
恒期與子一萍散七年今在茲日月歷幾周變
化任推移繁霜被野艸松栢自離離若自閩中
返田野暫畢棲遠趾逐牛羊浩然寄新詩寘寘
鴻以遠踽踽忽以遠一日思故遊宴樂復何時
詩情若龝空皎如月光輝繚繞古今人誰能御
委蛇喜予一迅往撫懷以揚眉

訪鍾伯敬時伯敬舍茂之所

聲氣若相諧千里如夙知誰爲目以蘭同心而
有遠蔚彼山上松宛童附高枝朝陽有梧桐鳳
凰相與栖我友俠三益如壎復如箎以我求麗
澤如彼水相歸異流趨一壑孰知谷與谿惠而
結同好玄心復離微所懷各有緒焉得紬其倪
無端倏以合有要或長離窈窕一心人歡樂當
無期

與梅子庾吳非熊宿茂之宅鍾伯敬共談

新知雜故懽閩楚間吳語相歡非所期如何生

異處異處不相見相知亦何所今夜月在天各
照離鄉土有懷若可忘有歌亦可舞行樂須何
時何爲獨踽踽宴笑若如斯焉知在行旅

中龝汪永叔吳非熊鍾伯敬居易集于丘
茂之庭中 三首

歲歲中龝月誰不樂清輝清輝照下土愁懽異
所宜他鄉憶故里父母望遊兒月行空如水遊
魚自東西隨水皆流月月豈參差與子雖異
鄉夜光無會離況復諧賢主不樂當何爲

其二

恒恐皆有月胡爲獨以龝龝深霜已降淺復暑
未收當此涼風至皎若清波流群彥集高堂鄒
花水中浮陰雲初斂翳夜澄清以幽明明蓼花
影在地木垂樛明月照我心與之俱天遊清言
洗我耳古人將無訖今古亦如斯誰能將月留

其三

懽者月亦懽苦者月亦苦客行固有殊月光焉
所與悠悠各山川皎然爲我侶我友務所歡相

與樂栩栩青青澹無雲月與人相語爲言少壯
時見月不能取月歷千歲人人爲百歲旅但得
月長明我歌君且舞

鍾伯敬歸竟陵

我客清涼臺歊氣日以蒸赫赫無微風偃息不
歸寧如彼遡風鳥奮翅焉所經聞子佩蘭茝秋
風發其馨于時旅我[illegible]王賓何娉娉子亦不我
弃晤言如目成[illegible]觀鴻鴈來天高響同聲四海
誰兄弟澹心乃忘形欲歸還且止欲[illegible]會目亭

團圓中秋月中夜始照莫歡合能幾時一缺復一盈與子結綢繆淡霄話中庭恐子一歸去倏忽如流星望望瀟湘西題彼飛鶺鴒滔滔江漢流昆弟溯言征我欲采將離綽約今已零但有白簡花采之振芳英將子懷之要無爲爾獨醒

夜舒荷

妾從南國來與君西園遊君驩晝長寐妾獨夜明眸仰膽圓月輝俯濯金波流姊妹四人俱連莖媚好逑亭亭一張蓋望望若含羞豈爲避日光獨與宵爲儔豈爲累長夜展轉側以周芬氣人所襲妾心苦自抽焉得千年花彝彝以相求

初憩瑞光寺 有序

寺故圓照禪師說法所也師諱宗本得法於天衣懷公治平初部使者李公復圭過懷公夜語曰瑞光法席久虛願得有道衲子主之懷指本曰無踰此道人矣既至瑞光集衆擊鼓鼓輒墮地四轉震響衆驚却有僧出曰此和尚法雷震地之祥也俄了失僧所在蓋是時塔上舍利放光庭前忽生異竹白龜聽法白牛爲之負土人以爲四瑞云先是民有屠牛者牛逸赴師所跪若自訴焉者師遂買而畜之逮幾師命瘞焉今謂之白牛塚其上堂云看看爍爍瑞光照大千界微塵國土百億大海水百億須彌山百億日月百億四天下乃至微塵剎土皆於光中一時發見諸仁者還見也麼若也見得許爾親在瑞光若也不見莫道瑞光不照好叅他日又云頭圓象天足方似地古貌稜層丈夫意氣趯倒須彌踏翻海水帝釋與龍王無着身處乃拈拄杖曰却來拄杖上回避咄任汝神通變化究竟須歸這裏以拄杖卓一下當是時富鄭公居洛中見顒華嚴誦師之誦乃作偈寄之曰因見顒師悟入深寅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江山遠目

對霧光與妙音其使人聞風而悟類此予以蓮白居士引而得寓焉載瞻法字頹圮殆半誰復如師大震此法乎爰賦是詩以志遥感

遥遥大法鼓今古詎殊因塗毒一以布聞者盡驚心須彌與大海孰知高且深爍爍瑞光現昭昭自照臨海嶽山亦倒神變將焉窮一為此柱標響震如雷音豈其師已逝不鳴以至今豈謂堂前艸青青鬱以蓁瞻此舍利光夜夜見如金

昔以晝為祥今以夜為琛所琛何晝夜見者各言珍誰為對霧光一悟緣以親我來跡已杳但見榆樹陰撫彼白牛塚逍遥詠以吟白牛既起舞樹柯復鳴琴當此一彈指悠然祇樹林

與中子訪蓮白居士借止瑞光寺居士姓黃名某嘗事紫柏大師壁有大師金剛塔讚焉朝夕以淨業為事

南園路蔓莽艸木何英蕤望彼塔巍巍但見瑞光輝一入翁翳間鬱然樛下垂下垂薇水徑路即窅然迷披帷見幽人相視如素知坐有金剛塔纍纍若綸絲讀者復何人堂堂紫柏師開函見林沼倏如覩蛾眉參差灌木間塔影嶽如錯烹茶洗我心高言使我怡所願無量尊白蓮以為衣為我言濁世無為日驅馳且以息禪林與子相因依

與勤公訪蓮白居士

彼美澄澄水阿難隱有桑桑非為水親胡為隱以光嗟此十畝間閒閒孰所將我與勤公來問君胡高翔感此玄兎角婆娑未可常有妻不入

室躡履遊清凉一日鳩鷇巢從此孤飛鶩孤飛集行樹豈恨河無梁宿晉師紫柏于今戒已香終篳亦不知對客但陽陽梅雨霎然至林沼皆笙簧當此法音熾君亦焉所藏莞而一相笑啜茗復未央

蓮白居士齋極公勤公及予

我來五戒軒與此施僧食僧食良有覩伊我亦何值我聞食已等於法等相直趣與非趣中禪悅將安即我猶叚食住焉知有三德新者雖已

入舊者焉所出言視僧與凡胡爲皆不失乃知
無擇心五福將無極

禮潛法師於開元寺 時法師禮二百佛拜千佛懺

一乘何小大無乃逗而機瞥爾旣如電詎言安
可思瀉瓶亦何辯傳器復何遺孰爲指與月滯
者翻相迷見月雖非二寧知月已移我師來印
水波波有光輝但見波皆月月月圓何虧石佛
巳度生千佛將觧願如彼籟爲響無聲風自吹
叩者初非香唱者焉所施誰謂威音前空刼巳

無灰誰謂威音後而乃有音威將此幻爲華幻
亦焉有師無師誰且覺覺者自無知與師一相
見寧復問離微

觀蘭谷師畫

我觀山水韻悠悠孰可寫我觀林木姿蓊鬱孰
可把無情不云畫有情誰當可而師獨一如互
有用與舍用舍何以超皎然淸於野如彼形似
間圖象亦巳假筆茂其如春墨染其如夏豈知
韻與姿但以指爲馬彼其畫爲師焉得畫師我

嗟哉韻如斯悠然何物者況彼非畫時唄讚塔
影下

見陸慶雲

憶昔茂苑遊相追令子習令子旅我廬返還歲
三及芻自十五稔日月如波急我自東南遊君
自故閭集故閭亦屢遷令子猶汲汲朝爲衆口
誹暮爲隸書急天命胡不猶空者而孔棘君亦
不知憂踽踽自遊息南園一騁目聊以當肉食
但有襪未穿寧知露厭浥露亦不濡君逍遙恣

所入將此亦忘老焉知今六十古來市隱希君
猶隱不識與世混濁清皎然將安立乃知至人
遊如彼桑宜隰

陸中子道舊

子昔舍我時我廬有高士我方茹葷酒于獨堅
奇志致心皈命覺所獲殊勝異與子朝夕俱觀
音與勢至誓將作丈夫徹此生死事如彼倒懸
人無思不願離逑子一覲省有母獨涕泗念父
且莫將俛首試隸字以茲一繫身繘然留思逑逝

逵亦未可期行爲饑食計知子不逵此且以人
塵市皆亦此中子誰爾復誰自子若垂爾手於
皆爸有二今我斷肉緣寧能似佛制但以如幻
脩非禁亦非毀契闊已如斯念此增多愧

初會劉玉受 二首

我行至茲土言將晤若翁豈期邁子歸候爾如
商宮彼此一諧響話言非所通念子治三河日
以埶飛鴻飛鴻不可下舉翮戾高穹今日鮮三
河視天若夢夢且以等幻華時乘若游龍龍行

或大小飛躍焉所同今我尚蟠泥何時高以翀

其二

浩浩楊花飛下上一以風際水忽爲萍焉知花
有蹤花水亦何情生命焉可窮一貴與一賤一
別難再逢惟彼膠與漆交心詎不融于且復何
如驩然館故鄉左與麗人飲右與故人隆去此
十五年我心但慊慊今日如初懽知子挹以沖
貴人既美美要津何弗容與子暫爲遊但恐丙
復東

訪劉中書

黃鵠翥千里澤雉遊下田君已司中翰我獨依
雲玄念皆居高樓與君相摩編仰視青青壁一
與衡星權令子有奇姿子父復徵詮艸蟲徒嘤
嘤焉知戾天鳶君自取魚兎焉用蹄與筌一別
雖再會無陰又十年今日自雲泥故人仍將鮮
顧此高樓上令予如飛仙團團各攸居怏怏日
以妍爲我一含睇持杯相流連感此輕白璧故
心猶未捐

訪陳君策 三首

伊予客南濠隣火忽相燎當此率迫間身從火
宅繞火烈正炎炎市豪爭攫劚欲出靡所之欲
撲將焉撟不惜身無資獨爲燔書摽以君翁壻
豪使者爲予悄招舟載我書我童幾溺死囘睬
煙與焰赫赫如焚紙越鳥既無巢深林將託止
患難時有然友朋寧似此

其二

晝日方識面夜以燃相依館予及授餐朝夕万

持摭君與而翁劉古人或見之我亦中心藏無
能展我私嗟我劉翁賢矣乃使無兒無兒一贅
君彼此共言詩且以方輿診遠近皆奔追我自
錫山別翁曾向我悲今日登此堂爲問翁安歸
逝者已八年生者悼相離見君猶昝人昝人半
已非明明壇上日翁復知不知

其三

不見劉翁死安知死不生死生如晝夜一晦復
一明天道豈無知劉翁豈無靈與君數舊遊市

巷自扁盈賢者或爲鬼將軍猶爲英賢日當孟
夏坐客恒滿庭今日吹樓中乃以絕歌聲變童
亦已發歌者散無贏一瞬十五年去去如奔星
往者既陳迹來者自光榮聚散皆如此予亦豈
忘情

神功釀

爲王孫幼晉餉其尊人孔陽作也

我脊飲茲釀誰爲孽麟脯道遠莫予將阿姆伊
予阻今予懷馨香醞以詒父母我獨伊何辜日

月液下土照我胡不然而予酌清酤神漿一以
冽胡者亦以舞萬壽此何斯活活汪何所朝望
麻姑雲夕獻童江渚有飴饗以芬盈盈若可語
爲語聖與賢清濁將焉數白華寸遺言於予逝
安處

朱母七十詩三首有序

王夫人者予友大翀之母貞吉宗侯之
繼室也淑貞吉配克舉二子長圖南予
友今稱來子魚者也于舉三子大翀仲

也於予魚則季仲產不用耳以目聽不
用舌以目若手言攻書以筆綸服行以
質被蓋有南陔白華之志焉遂昆悌弟
如集木臨谷焉且日有小宛征邁之戒
矣今歲丁巳六月十有三日是爲厥母
肇生之辰予時仲客盱郅之高園爰丐
群雅叶壽篇焉予既悼予靡恃出靡至
也能若介壽鄉下予詩曰明發不寐有
懷二人予竊有念於鳴鳩矣乃爲仲燕

之以言
南陔何所循白華安所棘鳴鳩尚飛天有母詎
遑食棘心日以吹劬勞孰以息再拜上曼壽耋
耄今始陟念爾宗族篇翰如飛翼結靷一遨
遊驅車馮以軾雜佩解琚璜舜夸何歷歷今子
獻嘉觴壽胥萬有億黃髮與兒齒母兮焉可極
浩浩春與麴日月豈相逼
其二
六月昏火中溫風時乃至而子上北堂忘憂雜

以戲賓朋各盡觥煮桃詎爾季一酌麻姑觴雲
軿倏以息滄海三爲田壽命適如寄寄在中
閨誰爲母與饋將子色已懽目言自申意燕笑
亦何期省壽今以試仰瞻北有斗生籍將焉繫
其三
涉鷄一振羽五色何斑斑繞膝一起舞斑服何
珊珊有鷹摯已揚翰飛胡翩翩有子燕爾生麻
姑倏返還歲歲壽今辰豈不怡爾顏將繩繫水
日白華當爲膏川至既已增福履將如山望舒

自不移母也孰與惆念子獻斯觴我獨奚問閼
蓼蓼既匪莪誰爲壽以班
四日訪大獅澤弘子由於鄧伯勉高空山
園
高臺臨以客客亦何所索解衣日盤盤繪事相
追追孰爲逍且遥天高不局踏望望盱江上龍
鼓紛以格遥遥屈子寃誰招古與昔當風揚其
聲客子何刺刺但見此中厓巉巉碧危石斯石
若可依寧不遺君跡

至廣昌憩梅林詩
中懷不可踰漫遊無定跡泚泚上盱源沙中采
白石采之何所詒聊以當拱璧入門不可將袖
之爾遠客於焉款樓居飯我以香積一飽詎云
消妙喜將焉隔乃如淨名居何爲非迫窄
遊麻姑訪首師二師
是日廣昌陳大行六還劉水部袁祁大
行勞季良揭季瑜偕焉
我別茲山友十夏如綜朝今我望茲山巍然一

何高上有孤雲飛鳴風發簫韶此樂誰可聞無情自昭昭誰為木石君日與山遊逝我來問瀑流擊踴何聲銷一以叩吾師但見空且寥擾擾亦何為不箝以經宵

與四君觀瀑

閒遊一以瞰水簾何濤濤荒忽如波崩月夜誰所迫入生既長勤徙倚當可適披莽據石蹣濛濛起烟波仰睇滃涌飛雙蜺有天聲怒石亘其中奔流孰可阨礚礚風以波霏雨瀰相射靡靡

叢薄間但見石為骼傾崖若可隤磊磊將焉積濯此濺濺流亦以洗予臮胡為伏嵁巖栗漂激以石將無快有聲聊以舒脈脈（時劉公激石滃上）

憩噴雪亭

憩此挹分流天門曳飛練酌茗吸神泉遥望雪與霞山高已蔽日田郭方海變一晌何涖涖倏忽如飛電激激石始鳴不流孰所見曼曼亦何期胥玖日以㴉滔滔江與河逝者無迴戀石瀨胡爾為臨滃一撫羨

李長者還金詩

黃金貴于命良為世所珍金多命不延誰為贖爾身滔滔行路子孰與還遺金一還不為德再還負市仁泉下雖杳杳長者尚餘薪不還亦已死將焉問至今此刀錐奴攫金復苦貧況乃金如土徙為一聚塵昭昭既不覩天道何疎親有穀貽以詩令子復奚勤

送鄒有年歸清流（三首）

晉我遊南極與子俱西來客我樵川道嬿婉相

因依俯念金石交仰觀日月馳攜手遊松林齊心告與誰今子歸故鄉奄忽各東西燕燕差池羽不能遂雙飛晨起送于野繾綣以愴悽春艸銷我寃春風生我怨願子一斟酌寧忍互相離

其二

一別忽如雨遊子欲何之同心從此隔會言在中周夫婦長歡樂朋友易乖暌條為參與辰愁為渴與飢念子行路人誰與同車歸白駒食我場安得永縶維嗟爾人如玉迢彼南山輝感茲

信宿留遵渚恨鴻飛
其三
歔彼歸飛翼凌風以遠翔仰視晨風翼使我心
內傷不覺零如雨焉能割中腸相去三百里相
思天一方酌酒一長歎其雨暗朝陽黯然佇路
側握手以徬徨子歸勉令德逝將無太康願言
思征邁日夜惜景光念我發宵寐德音不可忘
壽郭中丞封公八十 三首
我晉以令子臭味如蘭芬溯洄隔水齊閩藩洽

比鄰今我忝疇隴令子撫黔軍分攜各萬里敦
交在拜親念翁大耋期登堂義所珍顧此人株
拘奉觴難下陳逆睎履滿戶歡康敖嘉賓引領
祝純嘏中章頌降神
其二
彼武何嵯峨宣氣達泰和遥遥號赤胄受福豈
不那恩綸代所被君子獨龍加壽考維世祺君
子彌昌華日月會鶉尾朔辰挺英多商風飄素
節清醴酌盈犧椒馨寧胡耇有佖耀邦家遐不

樂有壽烝然發浩歌
其三
彼螺溪以漣神光符中天爍爍弧南見翁德亮
巳宣玄淵密未服長生藥延年戴筐以續耀黼
黻嗣雍鮮師干靖夜郎芝秀生東園樂育受天
祐榮名實紀龐君子朋剛陵履綏不爾騫台背
詎何央三叟奚為言
別梅子庚 五首
伊昔婚有期年踰十二支燕笑一為諸千魏矢

不移風波雖浩蕩中心莫有遣子自西蜀遊我
以南北馳往旋一畀路日月忽差池今我被褒
經大昏安可爲以子伊予代將與蔦蘿施
其二
蔦蘿焉所附松栢挺以青玉樹焉足榮芝蘭發
以馨豈必采三秀爾子巳盈庭尊予宿所植予
亦將安榮欣此蓀與蕙日夜舒芳英抽條振其
枝鬱茂何青青愧我復行遊不及蘦以榮
其三

與子日相依孫枝何葳蕤子已施羽翼我獨懷
所玼有兒非蕙蘭且以慚君壻纏綿不能將御
輪當焉豈感予不予訖將為結以悅且日在奎
中有儋亦始摯萬物既林林豈不欣相位

其四

丈夫志四海豈爲兒女圖念昔寓留京予豈無
令謨胡爲一遊蜀迄以鮮寧居摯摯家溢浦猶
然返故廬雖獲仲姬賢詎不勤拮据嗷嗷妻與
子誰爲持以茶苍忽已六載與子天一隅將此

懷遠心亦以比南閒

其五

避人在都市避世豈逃喧我方別斯館亡訃留
故園鴻鵠入青冥高飛翮以翀父母弃我逝日
具詎朝暾適志會何時言從子以騫予當擇所
棲於以息予昆依穀雖有蔭孰與佩蘭蓀芳艸
尚爲茅艾肅寧可論所以至人心者槃永弗諼

爲梅子庚追壽母氏七十詩時五月十九三首

鶺鴒一以鳴百艸今不芳伊母亦已逝茲未豈
不長杳杳二十禩霜露𤕣以愴望後匽亦伏五
釆誰爲童歲歲壽茲辰音容孰與藏逝者如飛
電追者詎能忘何時死在斯死亦永不忘

其二

伊有母氏恩亦以追爾父壽命一何迫溘爾先
朝露盂阪生有時何爲永不寤歲歲獺祭魚寧
不懷返顧哀哉十八年柳栘率非故養亦未可
追繼孝豈言慕生當復何期事死將焉度

其三

諦亦何所度恩亦將焉悲所以一爲膺孝思永
不遺予生父已背齠冠母亦頹蒿蔚雖蓼蓼詎
不有餘哀以予七歲閒父母忽崩摧感茲恨不
死盍以悼梅梅中心但惘惘夜哭又安追

趙太史舟中林姬侍焉賦得月字

暮發木蘭舟搖搖緊林樾美人亦宵征君子將
仳別酌以盈樽酒秉燭相酬酸夜飲已厭厭新
聲歌已闋但見江光清明明流皎月逸響遏行
雲知音豈云絕織女向南星參辰從此沒相[illegible]

雖未央同心誰所結

懷薛參知欽宇

蕩蕩大海水煌煌雲間星海深不可渡參辰豈晦明懷哉我君子令德何昭馨雀兔百卉殖魚鱉生淵澄撫安介四國翼翼展所經章貢滔滔逝日夜波以深雲景在嶺北思心在青冥夫道無偏頗徑者披榛荆日月麗中天浮雲蔽太清焉得我高賢昭事獨含精敕身以齋戒蹌蹌佩玉珩將予晤與語一夕照心燈

謁水月禪僧於萬壽院

嘉集邁休夏圓演與參聽悟懷將荅響匿耀豈孤應游涉度迷津興寄發高詠東扇揚淳風西唱齊異乘獨拔言象詮妙契希夷境誰參善吉迷乃示淨名病毘目執童子堅翅食龍命因緣生即法實相空自性般若非塵染漚和不形證離識寧有智留轉詎成聖月星羅交光心想俱寂靜如來無容藏安隱始究竟宗本乖路岐貞訥喪辯詰感逝川何迅見新故已更往謁五華施來企十加行清對消情解了知等覺正聞鼓作菩提彈指出禪定疑網今始除道輝此重映旣以受金錢于馬照寶鏡

聞羅子化事 有序

近溪羅子逝二十年矣其門人鄭養貞謂予曰戊子歲八月將晦吾師疾革乃夙興具冠服拜天地拜祖考畢端坐弟子侍請教先生曰徒言不是道蕩蕩洋溢俱是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已左史萬

言策問疾乃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原不隔乎分塵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往往執諸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更有何物可有耶翼日朔盥櫛坐堂上諸孫進酒先生各飲少許乃拱謝諸弟子曰行矣諸弟子哭留之乃許翼日午始去其翼日仍坐堂上問予曰午乎予曰已也已又問予曰午矣乃復整衣冠

拱諸[illegible]子端坐而逝嗟夫死生之故大
矣何神定如此
怛化誰不疑誰能待所終川逝不可留物化亦
何窮發育而峻極洋溢在環中大道苟如斯生
滅焉可空形神孰相入入已孰相通執言既無
響誓放詎有蹤何物可爲有無物誰標宗行矣
將復留炳然自玄同愚聖一長寐夫子胡從容
爲樂當安歸不怖難可逢杳杳夜臺月從姑石
巳封緬彼逍以遥人命皆飄蓬若悟法無生寧

渠幻不融

於廣度庵禮無來大師寄朱巖叟王孫翼

我

大法久寂蔑誰爲衆導師我師扇惠風倏爾吹
陳枚念我有十苦外學紛巳迷悠悠此撮囊開
智爲所容幸聞一乘義曠劫故非遅逗斯示鉢
水投鍼未有期我友先皈命宛彼鴛鴻飛大德
胡閒閒濶胱辯胡微爲我在昏衢高炬燭存歧
我亦離我心于以喪所知誰云性有寄有法亦

予墮三昧海何漲玉浪息何爲伊予詎馳馬絶
待妙無疑從此依標表一以空前凝

喜淨公啓我眞心妄想義

我來禮大師大師標印度詁我妄何體抉我迷
何悟緣妄乃結想想相成堅固用之益迷眞眞
心自常住常住亦假名知眞無二故淨公一開
我我始疑非何伊蘭豈芬香而作旃檀樹體性
豈有相生滅亦何寓乃如飛電迅遠離焉所顧
五蘊若已空即色亦非汙狂歇元豈喪出苦在

調御仰觀慧日升冥冥忽已曙

僧部行索書

世皆居塵字公自處塵空系門一何曠遠離亦
何窮六念若停晷八正焉所宗我開大法海信
者入其中枯樹不生花誰爲揚慧風半滿既非
實語言詎可通若使聞無漏聲教將無融

謝耳伯先生全集卷之七終

關綏安謝兆申耳伯著

詩　五言古

別洪汝如　二首

予自烏石來我以白石至相見盱江上脈脈申所契四月已務要誰爲彌遠志以予尚依劉仲宣寧不莊眇爾孤雲蹤飛來亦非意倏忽蕭曲閒予豈將攸壁感子覕予心我常安所置去去望飛鴻冥冥孰可致美人雖如荼縞衣詎云貧

其二

一別晤何期遠遊各有寄

飛鳥過浮雲浮雲豈繫足鴻鵠一高飛天空豈蔽目予既有遐心我寧羈局促蔽彼阪田中蔽何有蔽天運雖悠悠出往寧不速以予懷堅貞松栢詎爲穀穀亦良有陰息者詎擇木以茲汗漫遊人外當可宿所宿非遽廬聊以名天谷令子亦安居碌碌豈如玉

別鄭伯勉

頭石亦有錯山鷄豈無知我昔許故鎮瀑流岩我飛今子宿松壇儷益日以巍我臨無滌下齒齒復齊微感子一希言當以山爲約八采一已列雙幢將馬施浩浩東海水與子揚塵基麻姑倘一來我豈獨睽離茲遊雖未已且以別爲期

贈李玄玄　三首有序

先是乙巳予客邵武李子仕其鄉校所歸氣方銳上不可攖拂今歲丁巳夏月與予晤於南城則將李子方期張覺夫予友蓮公結淨社於章山蕭蕭然有出纏之志焉感而有贈

垓埏眇何極我遊浩泛泛十年一再覯邂溝豈無方伊昔如蒸雲將期樂未央清歌出以暢詎不遊窮桑今子忽有虞中流望滄滄乘舟濟大海度筏思爲梁天高未可窮日照但飛光況乃命如絲寧不必以降

其二

炎蒸今已扇沸湯日以熇沃者方爲樂誰能彼

涼颸嗟此獨結時樂弗詎不遊有子一清涼宿
靄不爲燠天清地以曠日夕此陶陶金沙方布
地愛河亦可消感茲微妙香好友自相招衆鳥
亦和鳴與子樂終朝

其三

人命危於露終朝豈恒固瞬息千歲移子乃刹
那寤刹那一古今誰爲無始度漫漫翳浮雲白
日紛相誤繁彭蹣榮名罔兩仍追步展轉未可
迴哀哉此穢土豈曰淨已殊淪胥不返顧將子

偕先登畔援無然慕

送陶西之遊遂昌 二首

伯鶴已相命遊子逝何之蜩鳴復嘒嘒驅車亦
何爲采此石蘭芳將以悅所思所思謂誰美宛
彼平昌姿令儀隔山川鳴琴安所施莫莫高山
雲道遠不嶮以子一行遊爾毋將焉遺黃鵠
適四海丈夫固所宜我亦恒爾客聽言當何時

其二

我昔如嶺遊飛流棘如箭今子適東甌鳥道微
於綫眇眇平昌水湍瀨寧紆游宿與佳人期豈
不思夕見去去望參星浮雲詎倏變寤懷若可
宜行以舒繾綣我亦焉所遊與子殊鄉縣冥鴻
在西山誰爲鵠與辨朝飲洪井流暮宿廬阜向
願子一乘雲無然斯眷眷

其三

子遊焉所適我去當安趨有翮既已倦集谷將
宴如念子方戾天鳳凰鳴即都翱翔四海外來
見亦所無今子下千仞誰爲覽輝圖豈若山澤

雉時哉啄以呼樂此一間遊寧復問飛鳧飛鳧
在天末遊子入閩闍若士一登臂雲間隔泥塗
以子九垓期汗漫豈無徒

文露齋爲黃孝先賦

湛湛泡豐草匪陽孰以晞日月耀光華露零亦
以輝豈爲蓼蕭瀼但以君子垂桐椅一何美有
實自離離文錦亦何綺將猶尚褧衣襲者既在
中衷褧詎可披以子鬱含章草木皆英蕤羅縱
夾文史穆穆在重闈一室古爲隣四海寧不比

方此息與游篠寐當焉期

宿章山別李玄玄

與子如空漿萍散復何期樵水自南流章山詎比移六情一以結死生孰有時循轉如車輪不息將安爲子既裂斯網似鳥乘空飛焦熱忽以凉甘露美于飴我當入西嶺言從故所師以茲結未解子亦豈予思

初出嶺憩南山精舍舍故念師所創

憩斯彌十稔茲遊豈似昔師昔頗經營良以息

禪跡浩浩龍洲水招舟不逞夕自師出遊燕息者傷局蹐去去忽五秋廬阜今棲客師歸不暫留速我升山迫我亦廿年期于今猶未適方此鳴鳩時拂羽尚飛翮何况臨當邁寧不懷初蹟

念師張道師並集譚作甫山房

臨流梯以磴逕折盤以紆浮圖若在霄眇眇立如錐歷險一憑眺環雉在前除飛虹左右亘軍山負西隅西峯杳何許開士有精廬菀彼楊柳花無言春自舒春心不可極且以茹清蔬

又集譚惟寅繡春園

當春園已麗乘舸一經丘登降蔚林木高臺俯以流有亭生羽翼有竹篁以幽主人潔蕎蔬酌茗漫爲遊上下挾長虹逝水深以瀏拂拂桐始芭六蕣將馬周琴瑟尚有時鳳鳥當安留茲日亦何永但以王優遊

江仲納招集時在南豐司教

燕臺一仳別豈意集膠宮矯矯君在天胡爲伏以豐尺木自有階蝘蜓詎上猕誰適與爲謀蟠

蠕多蝸蝓晤懷不可宣有物旨以醽酌茗爲酒漿以我轂醇醲豈謂貧當師聊以習爲容寥蕭已受露王澤自濃濃大道雖委蛇昭明何有融顧我過風飄東西似飛蓬

贈萬子

時萬子方爲經師乃復師予賦此贈之

光民訓務羌師馬亦有途以子息千里詎比驥如駑四黃既已駕舍矢復馳驅詭遇雖可將子豈憚前趨我亦寧足師乃以共吹竽將此協笙

簫[illegible]日樂謳歈[illegible]降日以泰寧復開繁渠盈耳
自洋洋誰不舞[illegible]愉愧我非知音贈予以錞釪

念師先返廬山淨妙寺待予

宛彼金神待二百有餘春猛虎亦為窟出入相
與隣師既蘿榛莽虎始伏階馴遊我盆四夏師
復先開洋風波雖震厲白石白鄰鄰望望廬嶺
高蔣日誰浮雲九疊嶒以開與師息氤氳還山
與磐石坐復處波旬苦以空為宅寧復忘予因
揭季瑜相昕時季瑜歸白予曰淚旬有二

予歸亦無幾相見誰為諭濟盈不以舟舍筏當
馬度招招須我友人涉登予顧我欲問盱源從
流一以溯與予宣予心登斧猶遲暮鬱浥安所
舒二人在幽路假寐雖營營終宵寧至曙慘慘
欲何之出門又窘步四顧靡瞻依萊萊誰可訴
將此託浮遊焉能寫予悰

白鹿洞詩 四首有序

維揚際老彨守南康郎請於兩臺與起
洞學以禍石先生為長旁招列郡孝廉
文學為友一時髦彥斐然嚮風予遊廬
山獨[illegible]其事以謂文翁守蜀文學始[illegible]
徽國與郡洞學斯開微義既闡白鹿開
雷迄今儷古百年罕觀爰賦白鹿四章
用仰高山

皎彼瑤光星白鹿發其姿呦呦廬阜嶼呼群食
以跂洞中集英賢周行孰所師德音既孔昭鹿
市當何時食為思野艸乃以千歲期

其二

千歲化為蒼在彼廬山麓五百化為白上下康
王谷白鹿雖升天隨車白使較太守一行春車
輔董為鹿宛彼三公期誰云非弟祿

其三

有鹿色如霜不與他鹿群一為道術見誰獲余
千斤千斤鹿可買孰與白鹿乘眇眇西王母奚
為獻以珍英儒既為瑞樂此何誂誂

其四 有

禾蔽鹿何祥以家遂昌仁獸既振振復[illegible]

為祥況有列郡英育之詎不臧擾彼公文鷹仕
毳何煇光第子六百人胡爲耀南康景福一以
介誰不比宮牆

阮師集詩 有序

師李吾閣曾大集隣霄臺奚選言結韻
賦者百有十人經兹牏紀有是集焉豈
不盜曠罕覯乎哉是日宴王都尉第中
選劇爲侑與者歙謝少室華亭張其僕
官馬季聲湬龍溪張紹和樊公安章小

脩中道莆田郭聖胎江都夏其吳縣王
其當塗曹元甫嚴吉而集之大鉞則師
群從孫也未至者洛陽張林宗民表凡
幾人予賦得遙字

春日方有耀豈不麗以鮮浩浩春風來與客相
般旋主人樂嘉賓誰不與比焉吳楚間閩越笙
管雜歌筵式燕既以敖顧此殊問然（時都尉爵上章被逐御史劉公被逐業已放歸其里）宅中無身人吹簫孰所聞滿堂
自起舞鳳飛自戾天天高何窅窅所集動闈闥

夜飲猶未厭予歸何式遙有酒不相御有劇徒
便娟娟者自言好寂者自如禪歡聚幾何時千
歲良亦然

王星子于參先生閱田間遂至淨妙見訪 三首

涼風今已厲炎暑猶未央君行畝澮間憫彼暵
爲焚浩浩天何辜六月潦盈湟今此蘊蟲蟲孰
知惡以傷蕪雨在何時爲我道驕陽有苗既蟊
螣有田豈復臧側身亦何所寧忍稻爲稂顧我

青牛道相視以彷徨

其二

中谷蓷已乾莽艸亦已秀憂心有如熏明神豈
不祐視君廉且深天道寧有疚蜓蟧一高鳴樹
上相擊扣感爾殤子靈還茲瘞以罷爲僕不忘
要亦俾附爾壓（時公遷瘞殤子并亡僕于淨妙之左谷中）白露霑野
艸野艸詎不愛等彼殤與彭誰云子非壽冤氣
無不之茲在閟其首當生若可期佛土寧復垢

其三

君自楚中英循廉在江表上峻廬嶺高下浸鑫
湖小登嵋方中倫不以霞外矯入此崇岡腹阿
谷自窈窕仰見五老峯槃立霄漢嶙憶峕刹祕
復非君孰與擾今茲一爲林清遊亦以𢧐布髮
䖵在地建刹誰將橋行行深谷中迴車登聊聊
君視此農民兆嬬荼與蓼

九月朔曹能始集諸子西湖泛舟日已秉

炬登大雲山

茲辰降南斗風高送以秋招要出西郭駕言寫

悠悠雜坐薦嘉觴容與蕩輕舟白雲何其鮮湖
光與之浮斜流繞曲雉宛彼水中丘熠熠日未
夕澹澹寓靈眸泊舟睇城下樹影浸垂繆遣情
發清氣遐賞狎群儔及彝烏將息然炬復冥搜
披蓁陟巒敦俯視松間蚪四望色已暝但聞聲
颼颼生世誰夢覺能此夜來遊

盧九蘭讌詩

神契今爲合宛如平生歡夙昔懷所親百里道
漫漫今日寫我心讌笑相爲般浩浩薰風來艸

木皆已繁滔滔此孟夏一觴誰爲端有酒以娛
樂和風扇其間慷慨一高言夏蟲徒鶩悍浩然
肆所志知音良苦難顧我一長嘯通人多憂患
厭厭繼以夜極飲殊未闌乃如深林中胡爲鬱
幽蘭

盧九蘭泛盱江詩

蘭芳今已舒當風獨揚馨君子有旨酒遨遊以
爲群泛彼中流舟有石水粼粼南陟讀書巖曾子
固讀書處先蹟猶未湮逝者如斯波文章誰爲津但

見塔影垂巍巍空與隣下有神龍淵活活清以
深長橋亘東南蜿蜒如飛鱗隨波一泅游倏若
道無因爲我言所思美人去城闉今日且爲樂
俛仰焉足云

至南城逢王相如廖淳之

我以章貢遊邂逅故心人故人適荊楚奄忽從
此分秣馬孰前馳弛擔將焉論駕言馳萬里當
須問要津名山跡有託畸人豈無因且與遊庥
姑無爲惜飈塵

梅聖孺王相如廖淳之同遊麻姑山觀瀑

我曾來茲嶺六月淩炎風一息長松陰清颸自蓬蓬再憇垂玉亭懸流忽以淙今我復爲遊所庇無森松誰爲尋斧斤美者而童童但有雙飛瀑崩波如游龍有美抗風流楚楚結新宮梳石一俯觀㶁㶁如雪旋空飛雨時濡面輕烟颸其中遊者無留瞬詎礚寧留蹤壁上蔘嶔崎石間何蒙茸習坎既如斯相觀詎有窮

憇觀瀑堂　堂故宋雙練亭址今建昌通府華仁夫所建視成化間秦太守

菱觀瀑亭地稍庳數丈前朝瀑見瀑歷坎而下後可眺城邑山川秦華皆無錫人

有瀑流終古日夜趨大壑過者不相睍遊者誰行樂况有堂可棲俾客懽以謔悼往跡已湮感來今斯覺相對雙石闕飛泉自天落歷坎雪𪃍𪃍層崖噴相汋孰爲雌與雄水石爭以确分溜何冷冷合注何縈絡於焉有異響神鉦間管籥徘徊一遠眺滄海皆城郭下有衆鯤鰤畯龍焉所躍滔滔此逝波視天自寥廓來者亦無窮誰爲叩寂寞

華通府招同梅聖孺王相如廖淳之酌石上觀瀑呂南城載酒繼至謂瀑無奇也請以飲從事

一谷水何奇界以雌雄飛激石胡其壯緣壁乃如絲視我曾來遊遥觀若彭眉今我坐石上俯睇皆清暉潏沸既異狀耳目㶁相移酌酒一爲樂飄然雨雪霏盛夏方愁炎凜凜寒客肌天風時一舞倏若練空垂飛塵亦已蕩載濯當無期謂爾非所覩智者將何爲麻姑有神漿且以醉

忘歸

華通府招同鄭礽暘梅聖孺泛盱江遂遊從姑山靈峯寺

朝發盱江上湛湛清以瀾長橋絶其東雉堞西爲藩舟流泛左右妓館綮雕欄東望有中洲翳然臨通川篆竹何如簀掩映何幽閑一徑入林中青松夾其間烈日若無暑冷風生琅玕上上從姑顛雙石屹高盤俯視留雲峽遥望麻姑山懷哉維夫子在昔營者艱于今閟已頹來者誰

爲患君子一以葺仁祠方柄　漫憑欄恣所眺栖
林陰雲端念昔千章松誰生厲巳刋俛仰率行
旅廢興自循環日暮蕩以歸四海若漫漫林木
見微景水上鐙爛爛樂矣今日遊王賔各言懽

見一堂詩 有序

是詩爲聶大夫鳳泉先生作也始先生
致其辰州同守之政時臬副羅公賜祥
高其節爲書見一人以贈比歸則與故
令鄭祐暘憲副王公帶水叙夙好焉敦

撲以振靡崇節以回競暇則命觴詠詩
以託適於是三先生者狎爲盟亦狎爲
砥柱矣頃　天子郎家擢王公爲通政
而先生與鄭公得終遂其高是朝是野
各有司直則世維以張魯曰微哉予遊
南城幸受教三公且慨然仕隱之際也
故爲賦之
神鳥忽高飛戾天以翺翔時見復爲隱尉羅焉
所張細德徒險徵鳳鳴自笙簧勤苦三爲令覽
輝來見章焉言徂西陽顯昂耀珪璋仕隱非所
託誕慢非所將雄飛在千仞言歸集鳳岡朝遊
中洲林夕飲麻姑漿飲食有儀質喈喈一歸昌
右智與左賢比翼何輝煌擇地游以衍日月相
鮮光視此步規矩令人撫朝陽胡爲有鴟梟猶
然笑鳳凰何不窺卅穴七雛死巳昕藹藹德音
茂聖世爲嘉祥

壽母詩 爲蕭元之母王氏作

我友俠蘭茝白華粲以英壽母在高堂色若日

巳寧母氏具舜善嗣子如身生猗歟爾君子令
尹耀瑗瑛亦世纜孝養母也而泰媖令尹既云
徂鮑姬愛彌篤誰能無伎妒懿德乃昭清誰能
屆大耋而爲壽考膺樂只福所綏樛木有餘縈
令予雖履約姱脩固以貞竭懽愉膝下詎知予
乃貧予母各爲賢相與佩美珵令茲薦旨酒織
予東鄉明我亦升堂祝載拜酌兕觥

戲爲張善之別楊姬詩 六首

憐君芳樹姿凌晨紛沃若灼灼有殊榮豈爲無

知縈相彼阿難枝君容何綽約肌膚疑冰雪盼睞爲我謔嗟兮一巧笑奢戲不爲虐我心亂如風我身繫如著嬿婉不盡歡焉忍贈芍藥

其二

將離不忍別翻以締如絲當食不能餐欲寢亦無時忡忡若有失目無他人姿知我謂心憂我乃爲情癡君亦自有腹豈予度所知對面隔山川誰爲間所之將爾一憐我我實淚沾衣

其三

我豈兒女仁徒爲自苦辛恐痛不能含耿耿藏中心塊然如有物咽吐皆無因視爾有所私不如我孤親所私耀金綺我獨懷堅貞愧無幾斛珠難爲結婚姻婚姻或有期我當不長貧君若殉良人將無待良人

其四

有妻縫衣裳有妾冪酒漿無非與無儀我亦鮮謔浪爲爾美且都德音不能忘一日阻相見浹旬病已𨗴如醉復如饑獨恨河無梁忽而過我庭婉變生匡牀不食猶果然不寐自惕惕胡爲有差池不得如鴛鴦

其五

我以新人離爾爲故人睠故者或心知新心殊繾綣去去居崇梵營營繫如綫語笑若聞聲瞑視皆君面假寐如有夢恍惚病容見會面君已瘉我懷益宛轉焉得上下飛頡頏如雙燕

其六

季女常苦饑佳人難再晤千秋一行樂愚者翻

不窮豈其金石堅不隨日月度我且適吾意寧爲色所誤有心當情死無情自行路視此世陳人白日亦長暮與君歡樂時極宴寧反顧但恨倡家女不與我爲婦

爲楊姬別張善之詩

妾本楊栁姿因風飛且揚有心締予美無情若朝露憐君同心結思爲鴛與鴦琴音何款曲愴愴鳳求凰豈不願姻媾攜手入君房我母不諒人願爲紅粉粧含意一長歎佩玉徒鏘鏘何時

附女蘿與君翱以翔毋使風吹撣及時來褰裳
相樂暫相別旦旦莫相忘

戲爲梅聖孺別張姬詩

有聚必有離相權必苦悲恩愛誰能斷中心悵
以遠晉從陌上遊鶯鶯不孤棲我心非貞木火
生木亦灰爾心豈石人石且望夫歸無情不言
好有情自當癡誰謂情可鮮不如我所之所之
皆正色巧笑自相宜視爾如舜華夕零焉所知
今爾若飇塵隨風上下飛苟爲悦巳容寧論獨

水泥湯湯吁水流深涉故難期迭迭不能遠握
握在江潤白日散浮雲會而復何時

李休吉鴻寘館詩

北郭有佳人室邇而人遠被服一素絲纖纖握
彤管粲粲腕中書𪀦𪀦濠上館所思在雲端閒
房空婉孌仰見孤鴻飛悠然託遐聘平林多矰
繳逝將乘風掜天路雖寘寘羽翼何纂纂鴻囊
可渡江不如脫塵泥視此樊中鶴徒爲增忭戀
君若有遠心無然歲月緩

訪方石庵律公庵在南豐南山其比丘爲花龍洲舊傳許旌陽斬蛟處也

逍遥一爲集息栖在山阿我來親勝士一以渡
禪河當空無雲飛皎月臨清波誰爲演妙音無
聲自風柯昔日蛟爲渚今日蜃若何蜃生亦巳
幻影滅將誰吪萬物本不還焉知有悲花花相
既云妄豈爲流塵謁惟此智炬然燭燭耀幽遐
言視昏衢人胡然寐且歌

麻姑松壽梅翁八十

丸丸壇上松離離若駢鏖千歲變青牛食之長
年序仰承偃蓋陰肅肅淩寒暑君昔自爲豪揮
金如礫土遨遊挾息子式飲歌且舞紛紛桃李
姿焉得終善嫵君今巳八十飄鬚似霞舉烱烱
雙瞳碧夙好誰爲伍雖無麟脯擘儵然與仙旅
豈若求長生謝爲生所苦優哉順以乆子孫樂
爾所眉壽且無期有酒胥酤酺

華別乘奏績五首代

彼美駕前車屏星何赫赫曲翳音爲榮八輔殊

所畫悠悠我下里民勞誰所迫君子一承流應
揚以行國曾爲滌滌苗令爲陰雨澤曾爲浸穫
薪令爲憚人惻三歲此劬勞誦言在明德

其二

明德何所昭緑君堅羽翼協和有高功風流靡
燕息斯民苦淮輸疲命以將給有倉既已盈兌
卒爲所逼菀柳一行惕勞者誰捐瘠念曾稂莠
滋令茲穡以戢遺秉在田疇坻京洽所積游行
山水間磊磊皆清隙所貴使君賢康民以爲績

報績誰不然彈冠亦何喜緬彼冀與黃而此宜

其三

共理蓼蕭被零露雜佩紛蕙茝居攝守令間繩
墨寧曲屈戰戰如捧盈守官胡亹亹如彼四牡
朋軒軒無逸軌耆然一奏刀批郤誰爲抵我覩
君子與下民得廬止

其四

有[illegible]毅以風有輿載以功兩驂不失馳决拾佽
調同肅彼鴻雁飛嗸嗸一何窮瞻此惠君子庶

繇部未豐矜人既安宅宣驕詎夢夢天命不私
親于祿在溫恭君績良可熙歲晏自爲崇

其五

崇德禮所經官成尚無曠曠心或以遠優逸將
誰亮執掌在司農局蹐焉能溢君子既宣化惠
和洽所養士庶欣相慰山川色以上豈爲譽日
高維以當度量我有徑寸懷君胡寬骫髓峩峩
髦士趨仁聲乃如響與言展所欽且以發遐倡

又代

皆皆我士子式瞻在題輿所以治行賢左右相
追趨人誰殫疾怨君子獨和愉歲輸爲患害獨
賢兌倉庚民疲詎以息我黍稷與與按縣爲父
母攝守亦無渝嘉和如使君宴笑多令譽欣言
底乃績德音貴璠璵

又代

焊焊我監郡惠和扇其風寧人若可親歲會有
餘功令守相爲代治庖何雍容一歲一更刀蒲
志足爲龍維此將淮兌積困倏以通解頤既從

呼旗軍馬所訩思君貽乆利豈曰天不傭有雨澤如膏黍苗自芃芃天子寵循良英儒嘗躋庸

又 代

驅車駕言臨緹緗德以章物亦有其官孰爲脩爾方牖民而自辟孰爲圭與璋殿屎胥所患使君乃嘉臧爾顏既輯柔夸毗豈復將人皆樂和易膏露何瀼瀼撫守爲人牧治令三爲良眷然念兌輸爲我求箱倉參洲寳其積豈憂漕無糧惠利一何永積功宜以光爵賚今已秉申錫當無疆

麻姑松詩

仙松何鬱鬱越此千歲曆海淺或揚塵結根何崛立前有麻姑神後有葛玄蹟亭亭一素心髣髴在其側曾公嘗見君偃蓋已休息時聞鐘磬音步虛亦相値豈其待來茲歲晏而致殖我來一摩挲鱗鱗皆龍質挺身曲爲項森然藪雲日樛枝復離離駢塵胡雕俆蔦蘿不足附霄漢焉所極焉得有青牛米之食其實

葛仙公卅井詩 葛玄嘗鑿五井以應五行上應五星其水淸息盈虛以一至五周而復始若有度數今僅一井存矣南城志誤以爲葛洪

五星何纍纍 仙壇之南爲五星峯今皆稱五老矣 原疇何秩秩黍苗今已茂卅泉乆湮息仙公逝不回五井今胡一人生如流波誰非朝露浥獨有升紫煙逍遥絶名迹既醉入深潤胡爲不濡濕積薪坐烈火灼炎胡不及吐飯成蜂飛奇戲焉所出窈窈金顏鮮誰爲潄卅液服食可飛騰無乃誤金石欲追八景輿宴遊將安適我姑酌神漿聊以娛永日

觀龍湫亭子詩 華通府倚三峽橋而作是亭可觀水

石歛流奔澥故泉隱簾妙觸險鳴哀響俯瞰紛悖掉洄漪宿潛靈素氣浮巨礅有亭倚峽橋懸霤始日曜夾谷斷復聯遠黛矚岧嶢褭裳厲磵石艸樹翳蘿蔦岬浥潤紺碧霤洊轉雹迸濺如朝霧霏廩若秋風嘷夾岸崇傾崖披雲限壁階詎知曜螢烈乃銷溽暑歊濯此石下湫窺彼岫中窔仰視青宴期且適山水樂

跣涉水簾磵中選石泳流濯足踞坐至嫚

瀑頂界流處

游至驚習險谿浚淩湍流歷磵選奇石衝波激
鳴球澄澄結爲綠潋潋翻爲漚月泉現半規白
瀨素雲浮漩折浸星淵碧若神龜泗踞坐隱玄
文濯足蕩煩憂齒鋸磊相錯蹲臥郎我謀傾波
既殊狀厲急復宴搜弄潑恣所喜行道獨見咻
硌硌勢逾疊耿耿情與遊側身橫石界屹立飛
瀑頭翩然駕玉龍下土誰好仇

又遊觀瀑堂 二首

古遊已迭逝今樂貴遐託雙練雖廢興雌雄登
盈涸對嶺翫飛湍崩響振哀壑坎險闢奇石水
激籟峭崿郎情多眩聩清聽增寥廓偃仰息磵
磐聒睞習縣溝有露霑蒙茸氷冷寒骨骼幽期
異所尚愜趣懷緬邈寧冀來代賞抗此獨往蹻

其二

往獨跡不諧韻絕水石清飛塵既永滌孺子寧
濯纓桑田若不徙深谷豈爲陵化至但推斥山
流川未盈汪壑銷宇宙藏舟徙憂傳仙靈既窈
窕苑風亦寞寞閒遊邇淵泉湧湍無晦明我懷
信有託覽物非所攖何爲挹鳳腹乃以紫霄升

萬年竹別詩 有序

去臨汝二十里爲萬年舖有老竹幹焉
偶出新篁一二枝鼠於墻內予見之亟
命築垣以護逾年而筍篠漸茂今蔚成
林矣他所經轍處見竹子輙加植然未
有此君者也將別爲之賦萬年竹

離離墻下竹故幹挺新筠新筠鬱葳蕤冉冉倏
爲林娟娟若足媚高節自堅貞託根彌阪域霜
雪豈交侵我亦懷竹癖見君若故人昔日羈茅
屋三竿未有群自我一爲垣叢篁日以新奄忽
踰五載綠葉蔽以陰蔭殺何蓊蔚棲息何同心
我行數停驂涼風發奇音行者爲弛擔憩者如
居鄰今我欲仳別君獨處蕭森從此結遐契詎
敗歲寒盟

橫阪泉 有序

詎建武四十里曰橫阪有泉焉久埋冂
畔以飲農人予令薙艸挹而嘗之其味
清冷徹底不滓似亦在惠泉之下愧非
陸羽不孟品於茶荈又無水記以似又
新之後聊賦一章用傳好事

驅車慇橫板積翠列墉雉静止蔽雲術動險泉
滅沸滮滮浸稻田憚人瘠契契行道趨渴飲畎
農忘神㳟周咨每靡及遵遂闢眢蘙清泚靖颸
塵酌彼溓煩穢澹澹液逾凉冷冷齒彌礪魯是

玉漿冽乃以韜曠世亮予愜心賞遺慮誰將嗣

枕流亭詩代有序

宋周益公記彌雙練亭枕流亭懸流對
瀉雪濺雷吼爲天下奇觀予初構觀瀑
堂也剷土而得址殆疑故雙練矣已物
枕流則莫知其處或謂星潭之上石墩
郎其址也予因而構亭焉由水簾而下
月潭星潭又數坎而橫石界瀑而是亭
帶之不亦奇觀乎哉爰賦是詩

水簾洊盈坎激石洄雲月尺波止爲淵潭流怒
如雪渦曲臨星潭瀨注倏圓折硍磕縹虛牝磥
砢經澗骨經始構奇賞凝虛暖霧窟川陸若圖
繡夾崿皆硉矹戰盪巳清壯懷抱復遐結將此
棲吏隱所樂愧明喆

謝耳伯先生全集卷之八終

謝耳伯詩集八卷文集十六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謝兆申撰兆申字伯元號耳伯邵武人萬歷中貢生兆申好深沉鑱刻之思又多雜以奇字其文蹇棘幽晦至使人聱口慘腹而不可句其鄉人曹能始序謂爲遠溯揚子太元之脈以爲文黄居中序謂其平生喜交異人購異書摭異聞異見蓋好奇而過者也詩稍可成誦皆四言五言古體因不屑唐以後語故不爲律詩昔歐陽修柄文斥劉幾爲險怪兆申險怪殆甚於幾當時省闈京兆試輒報罷宜矣其詩題曰全集文則題曰初集當尚有二集今未之見也

雪浪集二卷

〔明〕釋洪恩撰

湖南圖書館藏明萬曆釋通澤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雪浪集二卷》提要

雪浪集叙

夫人材可以詩而不為而倘
肰以為之此可與觀于詩之
外亦可以觀其詩矣孤雲之
出岫風與日偶之而[illegible][illegible]：

以取非其奇也少卿之壯太
白之才無當於詩而載其悲
與其有致者亦無以有少卿
太白之詩善哉于鱗之論太
白之絕句蓋以不用意得之

而工者顧失焉曠然放於天地之表精氣之自往來通諸其性而相物以出之者有詩之道矣嘗與雪浪講于山中其論易論語楞嚴涅槃之旨

是非不謬於聖人及其徒持一卷來讀之洒然若遇於大江之上而白雲烟水亦不浮結為色相有詩之道也乎故吾觀雪浪胸中無以有詩也

而乃其有雪浪之詩

萬曆戊戌上元前三日谷陽劉覲文叔熙父撰

雪浪菴比丘洪恩著

門弟子通澤校刻

陳太學山庄夜集

言訪於陵仲經秋尚灌園山光低伏枕林影落當尊繞戸花成還開簾月到門留懽竟良夜眞率勝平原

三山寺夜泛

香閣聽鐘度三峯隱化城江涵素練淨日浴金

波明挂月寒無翳奔濤夜有聲空門亦何住來往片帆輕

送崔子王還嶺南

名山游始遍六月發新亭采石潮生白匡廬雨過青土風占父老江海按圖經遲我曹溪上南能法共聽

送癯鶴兄游吳

恣君吳越遷去任亦何心到日覲濤賦彈時別鶴音一杯江寺遠片席海門溪恐負家山色琅玕十畝陰

崇印入吳以字言別因寄送

去矣何言別因之念梗萍孤槎寒水白衰柳暮煙青月滿夫差澗秋香陸羽亭携歸名勝處談眞卧游聽

積慶菴聽法

鳳去餘荒壘名園實地分江淡六代閣林出半臺雲簷靜花交雨空澄海印文三車俱假設門外證無聞

秋日山房荅柏府林公余明府馬太學見過分得疎字

白露肅清景簷雲蕩四除朋期藜藿還亦枉大夫車與洽談偏劇交深禮自疎尊前俱授簡祇訝薦相如

懷悅觀二兄

同社人何處飄飆信轉蓬葉將秋上下心逐路西東月色溪庭樹雲容澹桂叢夢依原上鳥棲託向途中

同諸君集鳳凰臺分得中字

紫鳳青蓮足並雄登臺猶想與時風山開晚霽收殘雨日射寒煙挂斷虹疇昔齊梁詞較靡當筵枚馬賦偏工蕭蕭落木無窮思六代豪華感慨中

送郭次父禮太和山

避地依焦隱皈眞禮上都生涯詩共老心事月同孤言下三山記囊中五嶽圖椰梅君自植猿鶴遲相呼

應講劉菴詠懷二首

只合崖巖老焉稱經論師囊空愁客至名在苦人知避凍魚潛藻搏風鳥非枝意元非慢世嬾拙故相宜

茆簷窺窶牖曖曖宿孤雲現巧慚機械無才遠斧斤鳴條風淅瀝被嶺日氤氳名實何虧異徂猿莫浪欣

雨後步月聞人語有感

寒空新雨沐平野肅蒼然鳥没沙頭影人分渡口煙星物垂覆釜月欲引虛弦疑有黎丘魅相呼過我前

攝山逢雪

占勝衝寒入空山雪欲屯因風飄柳絮雜雨上梅根薄蝕孱巖脊濃妝遠燒痕興須深剡水把臂向松門

送順公入吳

半肩隨去住煙柳入孤邨脉脉形何間綿綿語若存望星低嶺樹刺月下江門帆落金昌夜還應繫故原

采石謁太白祠宿蛾眉亭

乾坤空故壘樓閣壯新祠雅道存今日風儀想昔時秋山横采石江月吐蛾眉一慨中流事清霜萬木悲

晚投淨居菴宿贈淨虛上人

倦欲投香榭行還戀翠微鳥翻霜葉下僧帶嶺雲歸山際起寒月林端收夕曄少留經一宿念爾可傳衣

牛頭山房坐雨

建自何年勝名留冠此邦寒雲低半塔秋雨渡空江負米緣初熟爭牖意忽降諸天窮變化落葉滿山窗

送界公還海虞二首

一葦縱扁舟寒潮下石頭投騅剛半月欲別已溪秋曉日瞰高樹蒼煙入亂流不妨江路險把手問重游

寒雲江上渡去住總超倫落盡風鳴葉窺殘月

傍人下籤諸品微析難一言申映帶河山色孤帆處處新

芳草齋與管建初話舊

一自披襟別鶴林十年江漢任浮沉上書闕下猶辭璧荷鍤園中豈顧金茂苑青山朝入夢薊門綠草幾驚心翻憐去國春偏早誰似王孫意獨深

贈朱處士

閟戶常多載酒徒北窗高卧著潛夫蹉中矢下聊城約袖裡槌驕晉鄙符滿架琴書供嘯傲到門松菊笑萊蕪長安自愛韓康隱何事扁舟去五湖

幻景菴假為瀑泉宗侯賦

倥偬虛室中微陽弄光影川夷大道傍幻力示諸境達彼了寂然猱者駭馳騁天地本蘧廬何迷復何省

題江舟風雨圖

江雲幕幕煙雨來隨風勢卷林木摧扁舟鼓枻

激白浪轉使世路相驚猜中流擊檝自朝暮咫尺平堤不肎渡風波歷盡得魚歸柳下酣歌那知怖

庚辰夏應講靜海寺假榻秋原水亭其徒鎧上足執弟子禮者一期無倦臨別賦此贈之

騏驥伏車軛神龍滯泥蟠射書透千卷一褐猶不完我來逢君在梁圯骯髒結襪跽進屐胷中剞劂輸心知陸沉下使渾不恥眾口譚君貌不

揚聊睨當世隨低昂一身齷齪不自飾腹內淵
肰良賈藏滿眼塵滓皆碌碌誤把驪珠混魚目
一朝聲價倍連城方謂斯時能韞櫝

宿湖上鄧孺孝釣雪亭覩白鴈

信宿同漁父清秋理釣機水鄉菱芡富晚市蟹
螯肥半壁懸新月澄湖歛夕暉相忘皆道術白
鴈傷人飛

釣雪亭卽事呈孺孝

澤國水蕭蕭溪山似雪茗路偏須待渡江遠不

通潮龍性難馴俗禽心易擇喬釣竿緣底事名
已著清朝

同定源過吳西別館夜坐

一水雲西紫翠陰爲園雖小自開林徑饒黃菊
聊供采門掩蒼山豈事尋明月半殘今夜色寒
燈猶吐十年心坐中且莫言搖落世路浮名總
陸沈

枕流閣爲吳幼安賦

青溪曲曲柳條條小閣琴書慰寂寥鍾阜雲來

春帶雨秦淮月落夜通潮觀風上國唯尊魯洗
耳中流豈避堯南郭東山相映發不須重憶武
陵遙

過安茂卿秦淮寓館

安期東海至新借白門居綠醑稱從事紅妝用
校書舟移淮水月饌出晉陵魚聞道西林勝能
無一榻虛

淮陰經廢寺

亂石參差逕疎林薜荔墻露華團翠壁風葉掃

空廊爨冷疑無火花寒忽有香簷前尋老衲炙
背向斜陽

登淮南懷柔閣

向洋新漲一登樓雲裏飛湍挂碧流不爲釣磯
思漂母空餘殘壘說韓侯傷淮野色寒相映近
海明霞夜不收信美懷柔終異土平原無限夕
陽秋

贈游山人宗謙

落魄閭中士何門不曳裾逢人頻索酒難容偶

成書短髩霜先入長途橐漸虛微吟嗟未路管
爲出無車

秦淮臥雪爲陳將軍賦

陳侯美顏如冠玉逸氣翩翩不偶俗代本長楊
司隸班居從桃葉秦淮曲相承石祿總世勲幼
能學武兼學文座上小山招隱士屏門大樹憶
將軍里閈羣兒嘲尚白城中七貴爭傾席左圖
右籍日斟盃月夜花前恒散憤一身高臥耻競
奔萬戶低眉安足論妻孥寧使飽芻粟風雪蕭

蕭唯閉門

送王百穀還吳門

同舟選勝賦同時豈謂歸期是別期雪著林梅
疑有蕚霜殘楊柳折無枝山陰短棹何空返緱
嶺驚笙只自吹垂老漸憐兒女少重來好學鹿
門移

送幻宇界公游五臺

遍參南北了無從緊笠行經萬壑松螺髻雪中
旋五頂鷲頭雲外宿諸峯平鋪世界光懸鏡日
射關門倒下春草樹總龍前後偈漫尋童子不
知縱

雪浪山中寄懷竹居融公分得三江

吾兄能苦志一卷臥松窓萬籟鳴秋雨孤燈照
夜釭迅機言有據破的穎無雙句外標新理道
遙衆論降

送愚公還楚分得一東

信忽庭闈至帆歸雨雪中完猶和氏璧獲亦楚
人弓舍喜燈先卜吾傷道已東不煩需寄載老

矣厭雕蟲

寄懷廣公分得十灰

寒燈那可待行道遍蒼苔木葉窓中下風泉谷
口來亂山看始盡隻卷對誰開不共人間世簷
前亦幾迴

過石佛菴分得七陽

何處問津梁青蓮石上房草衰原露白松拂嶺
煙蒼客樹巢龍種溪雲禮雁王諸天寒寂寞猶
自雨花香

甲申除夜有懷山中諸友

往事成漂泊蹉跎歲又闌年方交不惑世已涉知難臘日窺簷盡春星入戶寒玉屏開社處松火傷誰看

秋日攝山病起感懷四首

秋風振林薄蕭索滿空山力不先駑馬爭居讓觸蠻雲初消嶺外月忽上松間獨坐臨潭水渟渟鏡裏顏

倚杖閱閻浮青蒼翠欲流石橫新澗冷葉逗晚

煙秋逆旅能鳴雁雲中不下鷗大千猶小器蚊蚋亂啾啾

不愜江湖性萍蕪望裏遙數椽猶檻檻萬籟總蕭韶寒雨疎燈夜秋山黃葉朝幾時全羽翮縱爾快扶搖

一被微形繫何能日暫忘水寒勞赤尾風急驗枯桑文變皮終累啼成舌轉傷捐軀消瘦盡無事木為狼

九日坐縹緲巖二首 值余初度是日無菊

無菊還重九秋陰正沉深齒雖增犬馬計只在鷦鷯僅有蔛薪製曾誰叢桂招物情紈扇棄榆枋自逍遙

不采東籬下端居縹緲峯穴猶三代俗雲護六朝松桂老飄金粟藤枯挂玉龍南山空有色羞自對芙蓉

集鳳臺賦贈郭次父

椅梧何芊蔚託根在高岡鳳鳥本靈獨逸翮鳴朝陽因過練實飡集之崇臺傷彼美中林人拂

衣歌楚狂遺榮不世偶抗跡戾焦光忽焉陵晨風五岳恣翱翔歸來卧丘壑負笈猶憚裝大觀時縱目江漢何茫茫冥神掩一室堯舜陶粃糠賦詩詠仙遊鑒物精微茫中心久欲諧步趨從裹糧

宿箭闕

臺榭參差出萬松海門初日上高春石穿乍可緣飛騎箭闕齊諧事祖龍半嶺雲生空翠合滿林花散曙煙封因貪隔岸湖光秀行盡春山七

十峯

雨過即事二首

一雨山如沐垂藤覆深屋不見踏花人窓外生新綠

朝起自憑闌明霞燦如綺失却向時人鳥聲似它語

重復瓦官寺新閣贈權公住持

興寧之中有王者詔將秦淮南岸捨飛甍鱗次出層霄瓦官名冠諸蘭若鈴鐸飈颩天樂音空

香雜香雨花深月臨淨域人喧寂日映澄江倒影沉林遠曾于此棲跡江左談經皆奪席下籤小品論逍遙獨有許椽能堅壁自爾興衰與世殊法門勝事成荒蕪佛身無為示生滅石像隱顯隨榮枯草際流光開滿月玉輪象駕因僧掘靈山一會儼如存正以地靈人亦傑萬竹陰森一逕通鼎新幻出梵王宮女墻粉堞連窓外帝苑崇臺落鏡中二朗師資紹前業紫禁傳經賜香罏晨鐘夕梵祝皇圖願共金輪彌浩刦

秋日過蓀谷訪石公二首

盤溪曲磴似褒斜行盡芳蓀始見家門外空多萬歲壑可中不滿一袈裟經年石瀨常疑雨每日林香未辨花此去白雲紅樹好休容車馬破煙霞

千里問寒暄相看古道存示人猶一指印我向無言漱石泉飛雨臨橋水照門牙籤諸品在別後共誰論

夏日集陸大行伯達大椿館用六魚韻

士衡巖廊彥栽迴皇華車歎承菽水私非憶秋風魚上疏樹時與奚似讀古書邀彼物外儔偷以園中蔬負郭既矯俗論詩亦啓予綠蕉展翠帳靈椿蔭前除亭荷含露濯丹葩耀日舒新聲叶鶴唳逸響奏空虛智巧良不足拙艱信有餘百齡馳幻景怕焉恒晏如

秋日過吳氏經閣

誰向空門學布金新開龍藏樹祇林衣裁薜荔頭陀製人類蓮花不染心旛影到溪成梵字經

聲出閣總潮音氤氳細細靈香散識得諸天莫外尋

乙未歲正月予自廣陵罷講適湛公焦山松寥閣新裝告成招予安居爲一月計偶值嚴寒大雪中渡瓜州江登岸歇肩閣中即往西巖禮大士門弟致公書經竹下茅屋因宿其處向雲煙閣哭郭有道稍霽下三詔洞弔焦君衝泥尋瘞鶴銘自碧桃灣上別山庵禮準提壇過海門國登絕頂俯視江海覺身在虛無縹緲中知此山

彈丸一漚耳得詩若而篇以識歲月云

衝飈別楊子蹋凍渡瓜州路入臨崖廠窓開面水樓看花齊上苑浮玉向中流誰謂長江岸能膠萬斛舟

其一

大士居巖上金鼇峙若降風乘帆片片波送鳥雙雙逕仄林藏雪雲空日射江有時從定覺新月在西窓

其二

哭爾向泉臺隣家夜笛哀墓碑知蔡誤遺記好誰裁人已游仙去魂其跨鶴來再詢顏闔至楚幣不須開

其三

結茅剛及席唯可論逍遥直躡雙梧磴斜通獨板橋塵經開貝葉刹海布從蕉擁衲當窓竹千山雪未消

其四

漢祚衰將亂江山盡往歸蕨薇終日採鷄犬一時飛有使傳丹詔無人出翠微至今千載下空

自挹清輝

其五

貞白孫時瘞浮丘昔著經夢虛過赤壁唳已絕華亭石斷難眞贋苔封辨杳冥唯餘青塚鏡夜夜照斯銘

其六

萬壑齊驅海雙峯對若門盡東廻地軸直北走山根沙市鮫人現樓居蜃氣昏桃花臨水岸莫

是武林邨

其七

松寥望不極一閣倚江隈海色朝非霧濤聲靜若雷簷前帆影過柳外乳山來據石歆梧坐波光鏡裏開

其八

碧桃灣下望叢竹護寒松磴自逶迤上人將客與逢乍聞持佛母轉語契心宗即此海雲室休言在別峯

其九

奔濤迴萬里竹樹一區存潮長江天白霞收海日昏彈丸封楚尾匹練挂吳門只欲生雙翼泠然御化鯤

松寥閣與湛公夜坐看月晨起值花朝連春分紀事因贈

自赴巳公招清言破寂寥茶前烹穀雨春半及花朝薄霧籠寒月微風上夜潮不知峯頂雪還待幾時消

虛遊館爲王生賦

冲和養杳寂天遊事高潔遐思雲中居鬱然芳氣結亭亭梅萼疎馥馥香風泄閒揮白玉塵扼腕與無別長吟奮如意唾壺口盡缺馮陵倚窗牖林皐映積雪諸山皆逶迤衆峯何巉嶭冥搜歷千載遺編著鴻烈微尚鄙時宜好古從超絕韜晦似同塵堅精匪磨涅

經惠山寺火後之作

佛事人情重可哀祇園光裏攝樓臺收歸化境

一時幻何似咸陽三月災直使空華看世界不存諸相見如來若能自淨池中水明月莊嚴次第開

宿虎丘山寺

海湧孤峯作講臺誰期世外亦塵埃人初逐境未歸去石早聞經解本來林鳥似諳詞管沸山花不閒綺羅開秖餘後夜空如洗殘月疎燈點碧苔

題彥聲西山樓

小閣平浮綠臨橋一水孤盤中陳海錯葉底綴
珊瑚佛火時明滅山光乍有無窓開松檜上日
日面浮圖

虹澗孝廉見過山中有贈賦此奉荅

重岡複嶺護疎松小搆房櫳好結冬陟可屈伸
同尺蠖人難窺測見猶龍雲收峯頂層層石水
落溪頭處處春誰解維摩廣長舌盡從筆底露
機鋒

同義公游龍泉菴

孱巖開一竅曲曲繞諸峯鶴去幾時返僧歸何
所從草深猶伏麝泉澗不藏龍就石窺潭水人
歆澗下松

投隱靜寺借爨

同人寓游日共爾惜秋光入寺始知古到門猶
謂荒寒雲溪紺殿初日冷黃楊但可容炊食無
勞借飯香

題鄔子遠消搖游冊

家山看不盡何事遠擔簦入衛交蘧瑗登龍御
李膺途經三晉雪日下九河氷誰識扶搖意揄
枋豈足徵

上元後二日甯文學蔣阿衡招同方成甫
王倫甫三祇理公游上方寺廿韻

元宵有二日積陰猶作爨蔣逕開忽招牛詞發
其軔侒佛非蹈何玄超將慕蘭二仲偶經過從
吏氣益振名理擅支郎高摽追子晉冷然若羽
翰上方直窮盡始登明月橋下瞰丹徒鎮雪殘
岸接陵潮落沙成逕軍儲運魚貫估帆排雁陣

郊原彌法雲河山含海印基陛崇載新門楣題
舊認金繩側兩階寶樹行七仞簷外香雨零草
際煙光潤松濤奏如絃鈴語交相訊萬戶樓欲
迷片言耳可順疾徐應斲輪詠諧入游亦慷慨
悲昔賢風流列時儁品泉紀冊來懷往驚雙鬢
能此契無生天地曾一瞬

得秀義二兄薊門書卻寄

龍游鶴鍛兩蕭疎尺素何能盡起居天塹縱分
南北限塞垣誰阻往來書塵蹤是客乾坤內旅

食依人歲月虛空谷跫音聊足慰斷鴻歸燕渺
愁余

與姚使君虛谷師步月

秋氣肅無塵秋光正可覩雁飛疑顧侶月出竟
依人橋接荒原斷山當大路嶟久從賢者步不
問耦耕津

贈合肥黄孝廉旨玄

君才廊廟士何自愛江湖石鏡形誰匿淵珠岸
不枯絕塵千里驥逸爾九苞雛一對談名理心

疑在玉壺

行乞初歸荅姚使君見招

苦海舟無定誰云彼岸超投棲唯下笠行乞祇
單瓢跡驗禽依樹身疑鹿覆蕉歸煩康樂慰佳
句示相招

善公書經江寺賦贈

世本彌天秀閒書貝葉文秋生江樹色夜入海
潮聞字字含珠網言言悟法雲毫端時出現塵
剎竟何分

贈玉軒全公

歲月霜林捹橐錐欲露時詞華玭白辟秀色淨
摩尼蔽滕花深坐投衣鳥不疑秋風孤杖屨原
上看雲馳

中秋送蒼雲兄北上

月始臨宵滿人偏向此分萬竿留暮靄一衲破
秋雲斷岸流澌白荒原野燒殷欲因來雁足蹤
跡好相聞

送信上人從師入楚

楚江挂練水溶溶煙樹秋光落萬重送爾從師
負雲笈故園西去掃寒松

宿雲煙閣弔古

頻來水石致殷勤行盡梯山不見君樹裏帆檣
隨岸轉月中雞犬隔江聞千秋令祀猶三詔一
代清標想片雲讀罷游仙空徙倚坐看梧竹落
紛紛

九日前二日同郭次甫安茂卿諸君集高
座寺分得時字

拚闌閒應對一杖偶追隨夢續當年約心私此日期預登吹帽處將及授衣時賸有淮南士堪攀桂樹枝

香雪齋爲夏隱君賦

一室日高枕幾株歆近榮入簾先有影墮地久無聲映色侵肌冷分香與夢清紛紛涼月下苔蘚白盈盈

冪諸君見過

地本蓮花社招陪桂樹叢君才咸附鳳吾技亦雕蟲峯插秋陰外江流暮靄中莫辭黃菊醉吟眺昔人同

送游宗振還閩

繁雨苦鬪路風煙瘴海青游新兩都賦歸著一玄經水眇行颿粤峯疑入幔亭長安舊蔵跡猶道少微星

送馬從甫下第還閩

翩翩逢旅舍疑是信陵門作客囊俱罄還家舌尚存梅花吹笛頌桃葉別琴樽且向南宾適秋

風待化鯤

過臨淮李上國青蓮閣君侯有貝葉齋自

小閣蓮華像空齋貝葉陰無期朱邸貴翻愛白雲深片竹園晴露高松薄暮陰擬將精舍認叢菊地爲金

雪浪山中寄南海大宗伯瓊臺王公一首

緬懷蓬瀛居遥望在儋耳達人恣游覲謝俗歸斯里唯欣五柳陰不羨三槐趾前後羅真詮左右擁圖史乃知馬首塵日共長安起朝暮事揖讓窮年理鞭弭所以達道流棄之猶敝屣不貴軒冕尊欲尋丘壑美而我宗伯翁秩禮典祭祀亦有方外人門墻蔭桃李一旦解組綬遽爾念桑梓雖隔萬里途中心如尺咫冀得六根淨五蘊何足齒况復賓林泉滴滴曹溪水伊予夙企望咸願霑宗旨藉兹勝地招希心向蒙吧彼美楠檀香常隨海波駛一銖徹九天畢志爾斯喜

冬日應講江北崇印振軒玉軒送別江上

道中即事有懷同社諸友

遵路三支別横江一葦從斷隄方捨筏山寺忽鳴鐘飛霧翳寒日殘煙隔暮春間闊猶未遠離緒已重重

出劉菴晚步望江南諸山有感寄同社諸丈

荒原無歷覽直覩但丘陵斥鷃飛盈步波臣水僅升莽煙孤晚岫疎樹出寒燈目斷鐘山色空餘望裏登

曉起見明河殘月有懷

更漏荒邨絕疎星挂樹微隣雞催曉急孤雁咽霜飛逺岸欹殘月明河耿曙暉野橋看鵲渡空自望支機

劉菴有懷仝公昇寄諸社丈

墟里邨村曠荒隄對樹殘欲栽心屢拆入望眼頻酸霧濕晴嵐重霾沉日氣寒隔江山色好徒抱共追歡

應講劉菴感懷寄無際法兄

卑棲猶小鳥榆枋足搏風涸轍思漢濟全蹄自廣官用當埏埴後才處有無中莫効停車泣前途尚未窮

九月十四日嶺南有學博之任和平與悅公期送至采石

一衲計相將輕舟不裹糧水枯三尺岸石露半林霜彭蠡經寒碧扶胥陟莽蒼梅花千樹雪只恐礙孤裝

傳燈菴訪般若師師以儒入釋善堪輿

問津黃葉渡索爾白雲居衣製新翻律林藏舊

著書五天窮般若一行了堪輿回首空香結松門石罄虛

送歐水部致政南還二首

登壇論絕藝曠代古人風宦轍清如寄文章老益工五言唐大曆一疏漢疎公行盡千峯雪梅花樹對同

風雅開經術清時那乞還一官垂白首萬里盡蒼山樹色分庾嶺河流次漢關國朝開正始歸待手重删

同趙太史悅公章儀仲葉叔明游瑯琊山寺

青蒼連不斷踈樹落將殘只欲窮初地誰疑近宰官水綠雙澗合雲自一溪寒敗礎頹垣下空傳帝子壇

五臺龍門訪清仲

千峯窺險隘萬壑轉幽長雪色龍門冷梅花燕齒香寒暄仍故舊心境頓清涼勿更祈靈相溪流明月光

送方元素還新安

東書歸思切行色動燕關世路囊金盡明時抱璞還春風驕去馬晴雪照寒山蹔作都門別先期白岳間

同沈比部携酒與李臨淮過劉祭園分得今字

劉向傳經地休文載酒尋清風同旦暮白日自園林坐客憐星聚飛觴倒月深漫誇河朔事慷慨古猶今

冬日將歸雪浪山中留別都門諸子二首

風雪蕭蕭易水寒白雲擁衲出長安霜凝野戍鳴鴻窈木落官河薜荔殘敢謂談天窮易衍因從初地蹔投驩溪橋縱有蓮華社回首燕山獨倚闌

新知上國定交初忽憶青山有敝廬世路離心元宿鳥江湖歸興豈鱸魚千村度雪流雲白一錫衝寒暮靄虛去住了然俱幻相誰能分手不躊躇

送虛中法兄之峨眉

少小披襟共入林朝題紈素夜鳴琴秦淮木落愁中劇巫峽雲歸夢裡深萬里山川悲異域一江水月念同心秪今負笈峨眉去未使青蓮久陸沉

答王百穀虎丘送別

林棲同倦鳥山寺晚鐘殘霜凋秋潭冷風踈夜磬寒榻方懸半偈錫更指長干欲就浮丘聽難禁別鶴彈

蔣墅曉行

曉發渡金壇星疎月未殘三峯如句曲百折似嚴灘村杵和霜下漁燈隔霧看吳歈多苦調併入櫓聲寒

送信公還豫章分得十五咸

朔風迎遡水吹雪上寒巖悵別應千結封題秖半函香罏煙漸歛湖口月初嵌遥想章江外鐘聲落夜帆

送忠公自楚禮普陀

窮諸玄辯究三車煙水南詢問洛伽月滿吳江孤杖履雲深楚澤拭袈裟鯨浮島嶼觀非相蜃結樓臺幻有家到處總堪成汎應寧知縱跡是天涯

公臨將入楚姚使君過山房送別

清齋非佞佛祖籍竹開房砌葉緇雲碧林花帶雨香客將游郢鄂君莫薄淮陽一乘馮驩去曾因重孟嘗

贈姚居士

毘耶杜口元居俗廣嚴城內稱金粟金雞月上本同儔何妨在欲元無欲龐蘊當年亦在家男婚女嫁作生涯西江吸盡方堪道萬物無心鳥是花唯有飲光最奇絕與室同居不同歇三人孰可與爲倫姚君脫爾差不別三十居家卽守眞蓮華一朶不沾塵撫子弄孫渾已事出內經營鏡裡身操行持心類冰雪佛事人緣兩相接浮圖高建碧凌虛遍界光明終不滅

得東海友人書二首

得君東海信何減嶺南書不有金蘭契能通水國魚青山期共老白髮意猶初萬古論交者寧無屈指予

圖南應萬里斥鷃豈能從跡欲深滄海名還起岱宗霧消連一水月出散諸峯倘爲尋君至重關且莫封

白露日坐雨山閣

秋半猶多暑微風漸爽情炎涼誠足幻得失若雨驚石亂走雲氣樓高納雨聲自疑非瀑布霏

霜襲衣輕

白露生新雨田禾盡改顏下空能澍澍到澗早潺潺煙起時埋樹雲歸不辨山洞門潭水黑或恐是龍還

春初送超凡門人北上葬師二首

以爾北宗秀從余南印心微風吹柳變香雪落花深餘在經千卷堪成塔一尋此行雖萬里不隔望中音

忽灑新春淚重開舊日書片言將慰別萬里正

長驅易積薪三尺難收骨一區到時雙足現繞郭起香輿

宿石湖治平寺

野泊湖汀岸草蔞楞伽寺裡問禪棲西巖懸壁人初定北岫開林鳥亂啼微雨凌波紋轉細長風吹竅物堪齊只今箭涇橫塘水還過吳宮與越溪

寄題阮居士上服齋

君家仲容裔瀟灑邁前哲率性固所安禮非爲君設已登青雲程來東白法訣玄言契自超心光妙能徹無緇亦無磷非磨竟非涅無思能應緣脫體迥然別閒游解脫林安居法空穴慙媿爲上服柔和敷細疊時飲甘露漿不斷旃檀爇山呈清淨身溪流廣長舌空雲甦去來林光乍明滅一齋雖秘藏萬象齊分說曷始又曷終今古皆無輟

丙申九日初度

籬下黃花似布金白雲紅樹亦蕭森去來總任

隨緣力飲啄方明應事心鳥語欲催朝暮變月光驚見歲時侵空花起滅元無質對此何須說古今

同崔呂二君悅全二公游弘濟寺

絕壁生香刹扁舟襆被行閣因形險勝山借品題名就石供趺坐臨流可濯纓磯頭一片月不盡古今情

又同游棲霞寺

石上黃金像空林般若臺水疑龍舌吐蓮似鉢

中開詔昔蒲輪下經先貝葉來蕭梁曾駐蹕猶
自護莓苔

送梅季豹還宣城

旣嘗交小阮何意更逢君僅喜交方結邗堪路
忽分杯傾姑熟酒帆挂敬亭雲江水生離色蒼
茫接暮曛

解制郎事二首

不知因病病日日掩蓬門捨筏須三止安心在
一言夕陽迴紫氣松藹報黃昏莫綰華巾結山

光淨六根

一席天涯散飄飄雲水流樗庸歸廣澤薰鑿避
神丘淨掃峨眉雪寒生瀑布秋清涼臺畔月何
地不君遊

送俞公臨入楚

因君旅食傍祇林遠別凄然思不禁懷璧巳非
和氏泣調琴猶似越人音霜寒夢澤青蘋變秋
潦沉湘落木深倘過武昌題尺素江魚東下慰
離心

重陽前一日姚使君招集綺霞閣

阿閣嶢空翠俯矚江漢流雲際表楚岫水垠落
吳洲丹樓映霞綺芳氣颯然秋感彼黃花候坐
理南山悠娛君丘壑趣賞我物外游百年慨往
逝六代埋沉浮何如飯薇蕨聊暇以消憂

贈陸成叔

志士不偶俗甘與貧賤宜棟梁棄不錄輪囷先
容貧閭娵不自衒鉛華賁戚施舉世事雕鏤荆
璞返見遺騏驥縶其足駑駘實先之所以阮步

兵乃有窮途悲茫茫方四塞眷言欲胡為

贈權公書經

一決忘言意塵經自卷舒潛神周剎海瞑目踏
空虛毛穎依三昧蓮花吐六書拭題蕉葉上涸
水化枯魚

姚使君招集綺霞閣送吳叔嘉北上

刺史招携意不孤觀風吳季酒頻呼未逢九日
覊黃菊且對千山進紫萸閣倚西南當勝地江
盤東北下長途知從燕市尋豪俠豈問金臺築

有無

同陳孝廉坐鳳凰臺賦贈游鹿門山人

聖代無歌鳳人猶見楚狂一臺延落日千樹醉微霜獨嗜鹿門隱咸稱馬氏良元龍同擊節湖海意相當

贈魁公印藏還吳兼訊百谷王丈

不粉香城骨何煩雪嶺施心空標月後顔破示花時假乞三乘說恒將半偈持支硎羃送難獨異許詢詞

同馬從父游宗振尋張幼于留贈

機客愁平子相過共長卿辯雄餘白馬氣冷濕青萍題避當門鳳呼疑隔岸聲長安增紙價君賦兩都成

將渡江前一日出別應雀竹隣二兄茁几

同宿呂羅浮齋中各有贈言因而賦荅

二朗同清聽前期別許詢綺窗庾嶺月錦石曲江春木強甘鷄口樗庸望驥塵瀾翻窮問難郗講侯何人

得權公手書聞呂太學應雀九來意已寢弁荅來韻

勞生羈旅泊身世本蘧廬別緒空多結來期紙片書徒將扉自啓雖下榻常虛塊夢時經過無嫌音問疎

罷講歸山中雨後卻寄

不言時自至煩熾厭篇章運海風猶薄彌天翼漸長無樊蘄澤雉有肆返屠羊十日山中雨門前逕草荒

賦墻頭竹枝

墻頭綠竹枝相傍青松側嶺上白雲來新增一片色

賦得山中水

溪青好飲牛不洗巢由耳只恐向人間汙合同塵滓

集樊桂軒時公臨至自楚羅敬叔還豫章

再賦長楊計未收且依叢桂輭淹留盤中苜蓿供譚冷籬下黃花入望幽客到南州迎晏歲人

來荊國正悲秋碧雲片片棲無定日暮當筵怨
惠休

夜泊慈姥磯登絶頂坐月

踪蹟元蓬累天涯自往迴秋風隨去棹夜色共
登臺石面潮初落江頭月正來最高思欲卧清
磬一聲催

遊般若寺

蟠紆垂鳥道蒼翠削芙蓉坐可依危石行將駐
短筇寒深千片竹霜老一枝松甃草枯殘水空

潭已化龍

錦石山齋爲姚使君賦

萬里輕舟濟高齋錦石存氣蒸雲欲變陰結雨
初昏鴻舉元冲漢鷄題畏到門能無憚小草不
自出丘園

送靜淵秀公北上應南宮劄二絶

日麗鶯花雪正消緑楊新水映河橋支公忽下
雲中詔苜蓿初肥去馬驕

雪消南國水湯湯短策衝寒度太行到日薊門
雲氣繞風塵輕拂紫衣香

雨花臺送思齊入吳

芳草春臺把臂呼交驩何自憶姑蘇一江新水
澄如練望入吳門似有無

同張侍御登塔得豪字

鴈塔排空出平臨興益豪步疑低日月心自隔
塵囂暑逼蟬聲咽風摶鶴影高幸隨驄馬後已
勝策盧敖

過白雲菴訪懶菴坐其室讀莊子

靜者千峯隱言從一逕迢白雲流楚楚黃葉下
蕭蕭性寂形因健機忘氣不驕松窗時几坐把
卷是逍遥

送王小田之寧鄉

梅落度江流水香春溪聒聒夜舂糧一完南北
軍儲計日卷疎簾不下堂

寄武氏園居即事

雨後微風不度池柳條猶拂鏡中絲馮闌只與
禽魚共水底月明方自知

過元德兄容膝處

珠林藏小搆席地豈容塵靜裡觀心者吟時抱膝人石含滄海氣屏秀錦江春相對寒燈落忘言意自真

題畫

溪橋流水照行人疎柳茅簷似避秦谷口縱無鷄與犬青山漁牧一般春

贈臧後和醫士

埋照與門市苔留長者車家傳五禽戲君更一

牀書席上春風競花前夜月虛開林談小品劇飲到如如

石堰夜泊

翠嶺低迴接板橋舟同子敬興偏饒寒潮夜上霜初落全似山陰雪半消

送徧公還毘陵

興至輒相尋千山命駕臨縱無如是法荖慰本來心遠岸微霜薄空江落木深舟迴明月夜正可似山陰

題蔡氏琳瑯館

竹色芸香四壁虛空庭唯有一牀書行行玉柱存蝌斗楚楚牙籤校豕魚守室舊傳周藏史家徒今見漢相如中郎事業元雛鳳猶憶翩翩自石渠

送楊鹽城擢任計部

一詔楓宸下絃歌過不聞漢庭誠上計淮魯立中分海利魚鹽急討謨王事殷才元非百里萬載好輸軍

寄蒼虛綵公

何處著孤蹤蒼山隔幾重望深人不見石上倚寒松

過鬱林菴分得六麻

衆峯停一策雙樹問恒沙怖鴿依無畏愁猿戲狹邪露臺趺小草香積餅胡麻誰道毘耶室無人亦散花

應講毘陵留別山中諸友分得六豪

吾老猶悲別情鍾正我曹偏予行獨遠胡爾卧

仍高海日飛金鏡林光吐玉毫孤舟亢此岸杰
可爲人操

送梅禹金昆仲還宣城

非關隱吳市自是重宣城罷鼓齊門瑟仍吹鳳
嶺笙折來梅未吐夢去草還生望入蒹葭色澄
江一練清

水閣荅友

無論蒹爾地興不淺濠梁交許千秋托名徒一
日長談能攻壘壁意若在滄浪何但消懷鄙都

將身世忘

秋日送月上人省母

十載離鄉井秋風返故林拭乾抛淚眼方慰倚
門心乍見猶疑面初聞未辨音無嫌衣太短能
識別時針

焦山爲京口屏障留都筦鑰以其類海中
蓬壺員嶠故以島稱之又多隱蹟漢末有
焦先是以名其山繼之者鑽石傅先生我
明興嘉隆間吳中郭有道第以詩名海內
博古厭俗性自寡諧少慕禽尚爲蒻笠竹
五嶽游故人以五游稱之既倦結閣隱于
佳處亭下觀音大士之傍可稱勝槩垂老
恐繼之者不能如公意而有盍於桑門故
敎明僧紹王逸少而悉囑施住山僧明一
以其博雅好古兼能興復禪林使茲山禪
誦不替俾登此者有所歸宿復爲詩以招
之欲羣公和之以爲他日故事一嘗在吾
門故今引其端云

舍宅明僧紹移居葛稚川江山空姓字樓閣但
雲煙洞裏餘丹籙池中盡白蓮夜深疎磬後能
不詠游僊

疎竹高梧種始成斗壇新出梵音聲山啣落照
和雲下霧斷寒潮隔岸鳴石上舊題貞白字井
邊新勒葛洪名乜時猿鶴如相憶只尺巢居一
葦輕

佛閣新成閏中秋看月

初地因斯闢屏開面佛樓日餘三載閏月半兩

中秋山迴蟾光淨松虛靈籟幽不知頗梨界何
似此藏脩

九月十五夜長廊步月

長廊初布地明月影團欒繞屋松千個臨窻竹
數竿夜寒光不減秋老菊將殘皎潔如相向清
池浸玉盤

阿逸閣中聞雨聲作

玉屏羅錦帳因得聽蕭蕭世念秋同盡流光露
易消山嵐蒸夜雨松吹落寒潮幾卷殘經在晨
昏度寂寥

荅玄津遠上足

初心欣有託躡屩遠擔簦葉盡露奇石林疎背
古藤才應稱小友學未止中乘半吐蓮華句摩
尼色轉增

久雪不解

陰崖常積雪晨起面寒山不辨日朝暮唯看雲
去還層層枯剝落細細漱潺湲六載能敷坐應
知定破顏

中元日喜姚使君携金明府虛谷師見過

空山秋色好更喜集芳筵食不供兼味囊何杖
百錢選來詩極聖較處奕通玄相送肩輿出分
携壁月圓

詠白鸚鵡

靈禽何自至人間辯慧能言豈等閒海國徒聞
棲紫竹隴坻今始破蒼山並深雪色唯朱趾妬
損花容失玉顏欲把奇姿託詞賦幾迴安得禰
衡還

將應講烏衣留別諸友

欲究南宗印聊隨杖錫緣茵承西澗草衣灑兩
峯泉白社生離色黃花益黯然到時唯一宿莫
寄北山篇

中秋送權公全公曉渡

兄弟翩翩曉露微寒雲江上葉初飛離愁不爲
中秋減郤傍原鴒去復歸

陪悅公入雪浪山中

輕游陪步屧風氣蕩蕭森苔滑資霜險山寒肯

日険行何希比目義什重南金一下齋頭榻煙
霞谷口深

雪中集呂氏齋頭分十三覃

無疾從誰問明時且共躭雲霄君自致蓬戸我
尤甘下語松枝柄流觀貝葉函雪深逃去雁不
復憶江南

七日同崔子王吳氏昆仲梅季豹集禮公
房分得深字

不從歌戲馬共喜向祇林玄鑒千年合清言一

日深蒴將增晚豔雨欲澹秋陰梅福因先薮孤
城隔斷砧

宿幽谷菴喜逢靜庢法兄

蒼煙行處斷秋色到門繁值我曠游日尋君棲
遁園幽深遺歲月展轉送寒暄解法應多難相
持何片言

經衲頭菴憶法秀禪師

綻衲居無定雙林一嶺分磬聲和斷續香藹逗
氤氳石逕連疎竹溪流隔片雲丹書徵出處已
是不逢君

同游醉翁亭

亂山環杖策半壁敞孤亭絕嶠開還見流泉斷
復聽川光浮澹白嵐氣薄空青誰更知今昔梅
花幾醉醒

聞清仲與伯氏會自薊門復之五臺衣寄

把袂論交地停雲萬里思欲裁鴻雁信因賦鶺
鴒詩罔象玄珠遇何人卞璞知薊門成聚首兄
弟泣臨岐

宿泰山下阻雨

夙昔暮禽向相將汗漫游山川歷險阻踪蹟任
沈浮做岳寒雲暝虛堂夜雨秋孤燈親旅況蕭
瑟歎淹留

初至薊門聞清仲已出有感

徒煩千里興來此不逢君誰辨江南客都空冀
北羣泉麻嗟有售玉石定難分所以鍾期後寂
寥達者聞

送胡荆父還廣陵

抱璞終何獻猶龍未可名故難離合限原自去
來輕意氣傾肝膽交情託死生賦歸無十萬鶴
背坐吹笙

山房送郭次父之焦山

雪後迴仙棹空堂別思盈一尊留夜色片語進
寒更茗熟松風細梅香露氣清明朝江上月去
住總含情

送方計部左遷

計餉輸君久君恩豈播遷物情媒粉黛國色肎

華鈆道直誰翻妬才高衆所憐漢庭無弃置應
見賈生還

仝王百穀登朱在明售山新阡

江上新阡執紼臨西陵松栢鬱沉沉生芻未展
人如玉片語先投諾重金望斷白雲明遠水到
來黃葉下疎林扁舟况共王猷載欲別還期命
駕尋

贈半閒子

早歲耽名理中林興味長青春畊稼嬾白日著
書忙藥向前簷曝花移就枕香經年常掩戶山
水在奚囊

秣陵逢祝希韓醫隱于市

逢君江海士家世舊漁陽舍不歌彈鋏行何費
裹糧策猶餘季子肆已列韓康一戲壺中術黃
金肘後藏

送怡舟法友入洛省覲四絕

少室雙峯岳立尊白雲秋色正消魂那堪一片
寒濤急獨倚輕舟問故原

長淮水流何湯湯此夕秋風憶洛陽雖無季子
千金貴一顆圓明勝夜光

風落疎林木脫稀十年飛夢向庭闈一聲清磬
能相喚衲帶寒雲片片歸

寒雨孤舟戀別時千山遙慰倚門思懷中自解
神珠用不羡園林橘柚垂

中秋坐月

天上應常滿人間見蔽虧孤光耿遙夜清影動
凉思山鳥啼忽斷寒蛩鳴可悲年年自來往底

意有誰知

甲午元旦二首

蓮華峯下兩安居昨夜人言是歲除齒髮有衰過半百河山無改只須臾風疎梅蕚香仍結雨洗苔茵翠欲舒石上寒松閒倚杖相隨流水出行厨

不隨豐儉只山家爆竹聲中識歲華慣弄新晴唯谷鳥忽傳春信是梅花一塵頓入原非小諸幻全消詎有涯果向此心能自肎須知宿種綻

靈芽

春日訪林公於水西園中

隨意寄招提名園自水西托松臨古澗將鳥學卑棲辯跡追龍篆探微得馬蹄遍游華藏界還與一塵齊

簡陸太行伯達兼致孝廉中復

濁世翩翩兩不羣欲憑尺一致慇懃斑衣浸假娛親日赤膽恒披報聖君鄴下素稱曹父子華亭新着陸機雲莫教閉目憎支遁我自風流愛右軍

唐星海以印見贈

不道陶唐裔能鐫史籀文影分星宿海色墮泰華雲卞璞從誰剖磨厓自爾分相携同萬里處處是思君

同包使君陳仲醇觴張友蓮於道院

縕袍居衛日環堵室蕭然徃不排藜入行當擁杖先書將貧到徹人輿地俱賢一乞壺中坐風餘太古前

水西園居酬陸太行伯達

水木思濠濮棲遲儼半丘雖非河朔飲自是竹林游道術隆千古身名等一漚故能忘爾汝重見晉風流

贈佛占水園瓢偈

魏王貽大瓠樹成實五石廓落無所容爲罇堪自適

太乙蓮葉舟清淨無所染於何繫去來浮雲自舒卷

夜向蘆花宿疑爲白雪飛水寒魚不食空載月
明歸

泖口卽事偈

泖口煙嵐聚忽收一帆如挂鏡中游松頭塔影
朝暾上照出當年結蜃樓
少小風流類不羈英靈常恐畏人知偷閒學得
兒童業却使諸人信復疑

除夜

城郭元非意空山跡頗宜百年同有盡萬事了

無期松火聊成俗茶香莫負時藏冊容易逝咻
者豈能知

元旦

燈火連宵旦居隣不夜天梅花驕白雪峯影落
青蓮搗練聞何斷觀河見不遷定中忘禮亂徒
自說周旋

講罷經行石上聽歌者偈

跏趺石上聽秦青雲不流行鳥翼停敵面莫將
聲色會方知元不離斯經

晨起卽事

窓開忽爾見山河嫩綠柔黃襯紫莎百囀枝頭
聲未斷東風吹送片帆過

韻風行水上

春風吹水綠生波萬丈漪漣挂縠羅想是天孫
將欲度機中先自悵停梭

送門人月公

黃梅初熟子規啼憶爾輕帆到九溪有夢不須
桃葉渡青山應待白雲棲

解制偈

在卽尋常去後思法王示滅說醫師色香美味
誰能服留與諸人到醒時
半似癡呆半做狂個中誰可共敷揚分明一句
無情話却使諸人鬧自傷
二十餘年事講場無邊義海盡搜揚不知若個
因斯證大地應教海印光

夜坐聞門人論議偈

兩月薄蝕時相爭只到曉明暗兩無虧口大喉

嚨小

雪泉更號無我爲作四解

沍寒凝空飛花朶朶日出之後一埸懡㦬此何
以故由其無我
譬彼大海潛流天下穿鑿求之自謂斯大性水
眞空誰會這話
師名雪泉我號雪浪雖有二名事同一樣卽我
求之但名無狀
泉本非泉雪亦非雪空裡亂花目中二月邨之

匪艱休勞休捏

小崑山輟講贈雲滄

風雪衝寒兩度尋百城煙水意何深須知爲法
忘軀念不是山陰訪戴心
安禪說法事尋常末代難與此道場念爾師資
能努力雲間如現白毫光
天目曾居五百僧至今無復繼傳燈應知此道
何今古滄海桑田任廢興
日日來登樓閣門一塵一刹不勝論幡幢交引
登壇處禮向毫端見世尊

端午後一日郭外汎舟得天字

不到山中漏同浮太華蓮大都清淨侶齊上米
家船事劇緣人勝園名地自偏圻宵方射柳得
似釀花天

壬辰除夜

歲至知非短空門事轉長契經爭水鶴梵法治
天羊病草侵霜腐寒梅解凍香明時追力命益
自善行藏

九日送知凡還吳

九日予初度千山爾薄遊盤雲天畔嶺與雨樹
頭鳩染菊黃猶淡酣楓絳漸稠不須論往事最
好是無求

久雨

十日咸無日長途漸作渠河橋庭圻壁山店竈
炊車始信禾生耳休論市餒魚畫樓高卧者能
不動踟躕

喜南平鏡公赴其兄春公北上之招因爲

治後事畢復還興嚴寺并憶眉山隱處
二首

兄弟相承立興嚴小結廬市聲觀入幻潭影照
常虛既授西來意因招北上書一燈猶未昧留
與破昏衢

見自眉山下于今三十春巴音猶帶舊客鬢總
驚新經律閒精究詩書細討論回思行道處光
裡拜全身

廣陵逢蘇季子

吳門蘇季子相對廣陵城索處虛鏇藏胸常富
甲兵平夷陳短策繫虜請長纓爭似唯留舌還
家說養生

題畫壽三兄六十偈

一幅雲山一首詩聊當人間酒半卮願祝吾兄
千萬壽菩提樹下好同枝

同調同袍必有因天倫之樂信為真艱辛備歷
能迴照常在居家亦出塵

人人壽量本無邊幻夢身心有促延百歲秪因
生一念任從滄海變桑田

送養心還燕偈

么覺當年曾一宿圭山當日秪書傳爭似楞伽
執入室還同神駿不加鞭

未是輕車辭漢將非關易水別燕冊緣何風雪
蕭蕭日亦見臨流送客寒

送徒從師還薊北

寒梅未放雪先飛送爾從師薊北歸萬里洪流
終到海此心相向不曾違

過鄒彥吉使君佞佛齋聞比丘誦經

不事談天舌翻聞佞佛經妙嚴新阿堵清賞得
寧馨路寂河山見松壇鳥雀聽片時臨極樂誰
復憶聆漴

谷中桃花盛開喜詢公見過共賞

心知喜不請子來期更嘉谷滿培成樹天雨欲
散花爛鋪池底錦色映赤城霞好借燈王座隨
林共結跏

題何氏采芳洲園

緬懷司寇樂采采白蘋洲景宿三山勝人疑七
澤遊雲霞春變柳水月夜明樓未必觀梅舍能
如此抱幽

甘露園

天地咸相合爲園露自偏衆芳均受澤百卉倍
爭妍池草春生茂林花晚欲然亭亭雲表樹游
咏想當年

初歸故原山房

客途游已倦歸宿草菴深蒲葉乍抽綠鳥聲時
變音一經聊自伴萬法果何心曠刼馳驅意迷

頭枉費尋

丙申秋八月自長干放舟遊負郭諸山歸
宿棲霞寺

久陰忽霽信扁舟負郭名山取次游梅引雙溪
通幕府天開一線入虛樓波吞落日光千頃磯
枕寒潮鎖半丘歸路欲棲霞蔚室六朝遺跡漫
淹留

山樓聞鳥語志喜作

山窓雖寂莫猶喜聽靈禽朝暮畫眉語黍之白
練音鵓鴣呼上下鸂鶒影浮沉不外蓮華土休
生去住心

荅耶溪法友遠過山中

不憚風濤險慇勤慰遠詢衆多堪附驥獨一可
成麟偈或因童獻籤時發自新青蓮相示處後
笑半枝春

湛懷義公與癯隺悅公遠尋卜地緝席牛
山于今四載餘矣義公以萬曆丙申夏
日不遠千里至自牛峯相遇於長干舊

寺因期與結制雪浪山中自秋及冬晤
言一室上下千載有遂生平相得驩甚
偶言及長干社事微昔驗今念死生異
路或南北分踪遇物興懷不勝感慨義
公因爲詩四章以紀其事予從而和之
以續貂云

羣山鍾秀色九曲下秦淮林樹開金域人天接
寶階靈祈徵異土星德聚吾儕不有千秋志能

興一代懷
蘿緣牽蒂並社散竟瓜分露湛高巖桂泉香碧
澗芹沉浮隨異勢出處自爲羣但惜蘭摧折無
同蕭艾焚
明珠還合浦雙劍耀豐城竹色寒增翠松顏老
更清以吾一日長進爾萬山盟願託兹泉石同
攄畎畝情
喜自千峯下因從一榻留雲山憑旦暮花月共
清秋興到堪供畫形忘可喻牛解衣磅礴向常

是在虛樓

自題小像

爾欲肖渠渠不似爾坐斷崑崙憑誰比擬

陸無從小像賛

氣凌千古跡寄揚州攢眉白社過眼青樓無將
無迎不忮不求蕭蕭散散逸逸悠悠留多丘壑
常是卧游登名仕版猶自藏脩實明時之高士
眞晉代之風流

程康伯小像賛

爾非邈河源之博望胡以乘槎爾非敘蘭亭之
逸少曷以籍草外若揚揚中還了了其姓也嗣
不識之宗傳家也受伊濂之教室中品淨名不
二之談言下契龐蘊西江之道蓙子荆之楚楚
長松列鴻漸之筆牀茶竈玄言名理經世文章
有時間齋心侍佛有時在歌舞平康望之疑柴
桑處士近之是擲果潘郎我今試問本來人莫
因色相將眞妄

五十小像自賛

謂爾形容說眞非眞憶爾器量似假非假五十
年來之乎也者有甚佛法與人亦無筆硯可捨
看將來只是個沒肚腸呆人隨順着世緣戲耍

門人求自賛

少小時自塗自汙老大來要藏要護只爲周遮
翻成露布到不如依舊本來人任從渠說緣說
故

趙居士六十二歲生子讃

我聞圓通尊最勝絕倫匹融形復聞性心精妙

微密不壞世間相涉入世間質能遍十方界供養微塵佛遂令法界人無子得霑益唯有趙居士現世維摩詰盡斷所愛珍不住波羅密鎔成觀世音萬川而現一六十二歲中含孕有所出豈非無緣慈應此心眞實錫名千佛保天相自然吉願令此童子道心更超逸親近佛法僧世世常無失直至妙莊嚴眷屬還輔弼永作無盡燈光明不可悉

讚佛偈

以有色而現形實無心而度世剎剎塵塵在在處處春花秋月自莊嚴朝暮雲霞勤拂拭空中一雁叫長天海底金烏棲玉樹

坐禪頌

兀兀坐中朝情塵豁爾超只須知是幻何待境全消志用承蜩翼功佯捕鼠貓不煩除翳藥靈鑒自然昭

雪浪集

雪浪菴比丘洪恩著
門弟子通澤校刻

跋悅公四十自祝偈

前輩衲僧亦有韻語殆非有意只欲涵詠性情游戲神通耳或意幽而語直詞雖不華而理常自足讀之間有警悟非徒然耶自予幼時失足雕蟲後漸與二三兄弟相期爲麗藻摹倣之詞備撰前代要之未聞道時以斯差排習氣抑伏

雄心也而今而後則舉世赭衣髡首之徒無論美惡一皆若狂才入空門便尔高譚翰墨以至竭其精思廢其寢食相向以工相誇以豔禪那經律薄而不爲縱使若江淹之操古蔵眞之傳神何異玉雕楮葉棘尖獼猴工則工矣亦奚以爲是則宗風因之一變也淫荒酒亂易可知非失眞逃性莫甚于此以之而参禪則何禪而不明用斯而學道則何道之不成耶初意違親離俗希證聖眞今反以有盡之形軀隨無涯之思

慮終身役役不亦悲夫又其甚者競名規利用之以爲終南捷徑奔馳權勢因之以作進身良媒以至喪身敗德焚和亂俗莫不濫觴于斯矣水中火起其在茲乎靜言思之爲佛弟子豈不寒心也莊生云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返躬自省罪魁元惡或不能辭由是於萬曆己酉之秋請佛證盟矢心自誓懺悔前愆將舊習筆硯謝絶改過自新端心聖道今猶迫于應酬勉強或似隔日瘧臨間一爲之如夾氷

之魚遇朝陽而濡沫似壓石之草逢春風即萌芽所以乾闥奏樂飲光按節以明習氣難除耳因從丁亥而與悅公謀曰還淳返本移風易俗之計莫善前茅誓以無上菩提爲指南因與之諧行自漢襄郢宛潛跡牛山刳心練行默契於中遂覺山河大地一切唯心語默行藏莫非是道同結三期至戊子暮春以予萱堂在暮世相難乖因曰貞不絶俗隱不違親斯世間之高士而我入道沙門當以即世相而明常住耶遂自

歸桑梓猶止草菴而悅公獨留巖谷即以其年屆臨四十初度說偈自祝共得若干首正以餐風味道有得於中發揚於外可謂以麗藻之詞鋒寓西來之密印雖無心於工自然合作言言字字如鮫目淚流蚌腸珠剖映奪今昔矣于時海內能文之士京山李太史新都潘太學皆詞壇赤幟秋林白眉見之莫不嘖嘖稱善復爲之標題讚助也悅公自牛山得心之後復走燕趙入吳楚遍訪名宿皆不契其機因與湛懷義公

復上牛山結廬黃曲峯下倣香山東林故事以接待四方學道之人闡揚斯化題其楣曰菩提場不忘本也茲地亦入牛山之初地華嚴九會初日菩提場次曰普光明殿以明說法位次示有淺深以至第九逝多林園則大小相參人天共集入法界品則吻唇唼舌火聚刀山婬女外道無非般若讖緯術數養生安物莫非法門又何分市朝林藪內教外明耶是以脩雅師云我亦當年學空寂一得無心便休息今日親聞誦

此經始覺驢乘非端的我亦當年愛吟詠將謂寘拔亂禪定今日親聞誦此經始知筆硯資眞性須知彼此一致今古同然若是未到如斯地位切不得草草古云雖然舊閣閒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悅公以予為知言不辭千里以之見示復命予綴數語其他品藻自有當行人物悅公本色僧流予故紀其始終與同行之本意云耳觀者幸勿贅焉

贈法空德公行脚

法空德公於普賢門入是以萬德莊嚴獨以行為務天下叢席雖多又於檇李楞嚴最久輔佐開公經營料理使三吳衲子有歇肩之地於德公居多事無巨細靡不究心其間或毀或譽而德公則一觀如幻今將遊履天下叢席悉使如佐開公之理楞嚴以難入易如建瓴水無不如意而指諸掌待詢歷百城遍叅善友然後智照無二相待再入楞嚴時視前之福德即非福德矣所謂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於德公之名稱不

虛於法空之號不濫矣因過雪浪山中偶續貂後

示門人法語

覺虛法友往者從予既久自癸巳夏棲息雲間本一禪院雲間緇白咸依止焉而縉紳之士樂從遊談有支許把臂入林之意以丙申冬予開講法華于雪浪山中覺虛自雲間賫包詣山中省覲隨衆叅請一日出卷請益曰弟子自入山中聞所未聞厭飫於心不可言述恐別吾師去

乞一言示之予曰老病休閒怠于著作爲了拈諸老宿可為人處一二則書以歸之昔黃龍寶覺禪師曰三乘十二分教還同說食示人食味既同他說其食要在自己親嘗既自親嘗便能了知其味是甘是辛是鹹是淡達摩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亦復如是眞性既因文字而顯要在自己親見若能親見便能了知目前是眞是妄是生是死既能了知眞妄生死返觀一切語言文字皆是表顯之說都無實義如今不了

病在甚處病在見聞覺知爲不如實知眞際所詣認此見聞覺知爲自所見殊不知此見聞覺知皆因前塵而有分別若無前塵境界即此見聞覺知還同龜毛兎角並無所歸此便是聞法得心見月忘指之樣子也覺虛法友聞法華經當須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應知佛之知見即此見聞覺知未開未示之時便隨一切境界愛憎取舍種種妄想自蔽妙明受此沉溺是爲衆生知見也若得開示便得悟入能見自心不爲物

轉便見一切處無不是此自心彰顯得大自在得大安樂無量珎寶不求自得是以六祖聞法達誦經至此方便品便能知此經以因緣出世爲宗縱有多種譬喻亦無越此理是以勸人但開佛之知見勿開衆生知見也覺虛禪人既聞此經在所游方勿妄宣傳無智人中莫說此經凡夫淺識聞不能解有智若聞則能信解無智疑悔則爲永失所以　世尊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也

贈韞石玉公行脚法語

韞石禪人追隨既久從予得游戲如幻三昧欲往諸方勘驗異同恐世相變改不一龍蛇莫辯玉石無分遂以軸購求江左名公巨卿之言以爲異時憮帳欲予數語以總其事予曰而此諸公或辭壇赤幟或宗門匠作婦人女子靡不識其姓字執之可以入異域也況中國耶且萬法無異異自我爾當知機忘則魚鳥可與同儔念異則肝膽以之楚越果能一如無差則內脫身

心外遺世界遠離三有如鳥出籠如是則入山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又何關津而能限碍若心存高下世相驅馳則即以卷中人我横生自生障難永刼難逃況其它耶昔孟嘗君以下客假雞鳴而度關則世人宜假不宜眞執此或可以作故紙於途路中不爲無益亦雞鳴犬盜之譏難免況尹喜昔爲函谷關令見紫氣而知眞人至關老聃爲授以五千言至今不絶又何片紙隻軸而能誑彼哉昔黃龍室中作三關語

驗人少有契其機者人故問之答曰已過關者掉臂而去從關吏問可否者當知未過關者也今韞石禪人此卷不知欲爲雞鳴乎問可否乎嘆假雞聲韻難謾我未肎糢糊放過關今日王程令嚴記取記取

示僧法語

無生禪人從予聞法華經一句一偈乃至一念隨喜者釋迦世尊卽與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曰汝於來世當得作佛眞實不虛是故諸

人聞法信解歡喜奉行無生禪人既聞法已還歸本處如說而行詣予作禮乞師一言以爲持說之逕予曰昔維摩問彌勒菩薩曰聞世尊授仁者一生記爲用何生得授記耶過去耶未來耶現在耶若過去生過去已滅若未來生未來未至若現在生現在無住若以無生得授記者無生卽是正位於正位中本無授記及得菩提云何彌勒受一生記乎當知菩提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以無所得故得菩提所謂得所謂生者皆衆生知見也若聞法華經如實知見三界之相本無生死無退無沒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如非異是爲佛之知見若聞此知見則無得無生是謂眞得是眞無生故六祖大師云汝甚得無生之意永嘉云無生豈有意耶祖云無意誰當分別嘉云分別亦非意祖云如是如是汝善護持當知得底人如獅子兒觸則哮吼自然向觸事應緣處如明鏡現像相有千差體本無生也如空谷荅響聲有萬類谷本

無生也無生禪人自生至滅從朝至暮緣有千差念有萬類心本無生也若能明見此之心體則生死涅槃同於起滅妙覺圓照離於華翳方知本無授記及得菩提我亦無說汝亦無聞返觀世間風聲樹響鳥語人言無非說聽如是聽受不負自心無生禪人歡喜奉行作禮而退

十八應眞跋

十八應眞迺吾世尊於拘尸那城敕令於堪忍界大作佛事者故隨所在人多侍奉以致種種

變化形現莫測使諸衆生於不思議中自然分布乃至嬉戲散亂一瞻一玩無非助顯第一義耳所謂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說佛智慧故吾世尊弟子雖無量而處處所示不同名唯十八者以阿羅漢有二一者飲寂滅酒坐無爲牀灰身泯智滅喪無餘法華會上於善國土而說此經者是也二者斷有頂結發明智慧慧光圓通便出塵界成阿羅漢留願生彼末法之中度諸輪轉或現宰官或爲白衣婦女寡婦奸偷屠

販與其同倫稱讚佛乘具菩薩道者此也世尊所流之教但於二洲草天感化亦於三洲而賓頭盧尊者獨能於北俱盧洲應供可謂超佛越祖正當與菩提達磨別傳心印把手共行可也又何能分菩薩羅漢優劣於其間哉而證眞諦理應人天供名曰應眞卽天人師之名耳而吾人又何知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則不勞展卷觸目無非應眞豈假現奇特殊形而後信哉又何暇討筆法精巧而後悅哉寶雲法友持此索書不覺多口阿師爲畫蛇添足

答王百谷先生書

貧道枯坐山中一月之內兩得先生手書則知念我甚慇不棄赴淵矣仍聞疽發左右肩背之間則居士必達身非我有是地之委蛻縱柳生肘後能入如幻法門耳但以貧道倦遊郤掃正當沉涸不能命駕問疾室中飽餐香飯踞坐燈王耳雖寂默之中不覺俄然念常在左右邪札

中云不肖門徒于貴境爲釁豈僕使然亦勢然耳莊生云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善惡人不得聖人之道不行今之善人少而惡人多人雖重聖人實利盜跖耳僕意雖欲利人豈知借盜糧而資寇讎所謂豈不爲大盜積者乎豈不爲大盜守者乎此僕不得不緘口而默也雖然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爲一也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則孰爲魔孰爲佛何況忘是非均得喪一怨親泯彼我又

何分善惡得失于其間哉一切等以無心治之則諸魔自滅諸障自消返逆生死流倒驅魔王令轉三毒爲六神通得念失念無非解脫縱有魔事如風吹光似刀斷水了不相觸所謂山鬼伎倆有盡老僧不采無窮則覓焚覓焰覓戈如空中花熱時焰自性解脫了不可得又何假金湯外護耶兕無投角虎無措爪兵無容刃者此也若不達此則人之內之一身外之眷屬明暗色空物像森羅無非賊媒無非障礙又何逃哉

足下久參此事欲以驗我不覺家醜掀翻一上望法眼請益何如所惠拂子掃我心垢宮燭示我光明領謝但令郎大先生至城尚不曾一晤爲一飯主奈何茲因僧人過吳聊此不次

又

山中癡坐數月而此心憨然兀如木石僅知食息耳初歸雖鑿一二竅尚未能壯離情寫委曲作故人書王先生勿謂此子疲於津梁邪令郎先生至而道人交際之禮亦廢可爲一笑傑秋風入幕七竅以開混沌全喪半偈菴中葛藤遍地再作何狀也亦未忘情王先生聊此奉報

俚云日月雖明不照覆盆膏雨溥洽不滋枯槁今明公德欽海外信及不毛人人望重龍門欲通無路反乃下意巖穴檀護衰門非允諾靈山之囑現宰官說法能若是邪而我沙門敢廢學自任妄自抗命哉貧道夙生何幸得達高風乃賜茲音慰但根識顓蒙無所可用加以疾厄相

縈不堪此任皆薄祐所致是以徘徊反側忖度再三與其臨事而無成莫若未行而先擬爲善但足以自全丘壑不能行道於叢林無之名邪大舉豈橡椽能充其選邪非十步之雉曳尾泥潦枯槁赴淵之存實不當揚耳今遠勞丹雲師空返欲同徒跣叩門恐暑中有煩謁者俟秋風入梓踵階致謝不宜

與解總戎書

未面居士時已知體道忘名向塵勞中能自解

脫不爲世相所移其捻此不言可悉旣於幽棲
山中得瞻顔範更深悉其光明精進倍逾常思
眞濁世蓮花幽崖丹桂徒仰高馨莫窺底蘊如
如恬澹安閒則居士素所自信此皆入道之一
事斯貧道不須更論至於風波險阻造次顛沛
之時能自信與安閒恬澹無二不易其心則于
般若少分相應故云色大般若大以難盡之境
識難別之心此則與靜中所得者多不啻霄壤
矣若直恬澹空淨處快樂臨境則失此祖師所

謂抱不哭孩兒生死岸頭如何得力必須刀山
劍樹上爭光鑊湯爐炭裡安穩方可不捨道法
而現凡夫不動眞際而建立諸法是以萬機叢
湊達之者無非道場色相無邊悟之者無非般
若茲因居士自恬澹以來屢遭家難或諸佛欲
以此進居士之道心而以是磨礪之矣或居士
先得此消息而貧道賊過張弓更多饒舌邪備
而不用亦野人芹曝私情故敢獻巧耳老夫人
得居士無生之旨想以如靈照先逝不待追脩

茲以衆僧之力世法佛法兩相運轉自然生升
兜率陀天如令郎先生更是菩提種子尤爲可
喜昨於傾蓋處得之所有欲言俟入春過我更
爲商確不悉先此希謝不宣

送慧菴禪人還廬陵

廬陵能人寺禪堂慧菴聰禪人不辭千里遠道
聘予應講予以老且病兼以他緣不能即應爲
書數語送之昔世尊與衆行次見先佛遺跡遂
以手指地曰此處宜建梵剎帝釋以一莖草插

地上云建梵剎已竟又外道見佛不問有言不
問無言世尊默然外道云世尊大慈開我迷雲
阿難言外道得何宗旨佛言如世良馬見鞭影
而行永嘉大師至曹溪六祖一宿即返祖云返
太速乎師云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云何不體
取無生了無速乎師云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
云如是如是汝善護持故知佛祖一言一默一
事一行無非佛事今聰禪人風雪之中不遠千
里又非慕求世間榮利旣非榮利則必爲已躬

下及利一切衆生如此遠來不可空過若以手指地則傚效瞿曇若唯默然又恐效聾摩詰若云返太速乎又是重抄舊案如上三重皆佛祖唾涕以至一千七百則葛藤無非剩語當知心逐物爲迷法從心曰悟又須知所謂心者非分別取舍愛憎緣影之妄心卽聰禪人跋涉千里應緣接物處把來便用不涉思惟如空谷荅響摩尼普應之眞心也莫聞此說便情存向背便是捨妄心取眞理取舍之心成巧僞學人不了

用脩行眞成認賊將爲子矣與麽則畢竟何如得遇物現形無住之眞心耶予嘗曰黃白之術有言若能死卻水銀則黃金白銀不足寶也予亦曰脩道之人若能念念之中歇卻馳求則世間無法非心也故古德云但能於事無心於心無事自然虛而靈通而妙方悟神珠非從外得只須自肎然後乃親茲聰禪人不親則不能肎如是之風雪不肎則不能涉千里之程途予又聞廬陵米價遍寰中洙泗學道過濂洛不尋敵面彌陀何必遠求寒巖之拾得邪昔須菩提巖中打坐帝釋散花云聞師善說般若故知說法無說釋云我亦無聞無說無聞是眞般若故知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如是則聰禪人以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又其師曉東慧公則以其無建立而成建立也但持此歸去見陳明府劉司馬時莫謂予饒舌記取記取珍重珍重

荅東海友人書

第竊思與吾兄出同時居同寺語同韻學同調

互相激揚以道自厲豈非造物有意而加諸我矣自爾南北分襟遂致取舍異操浮湛異勢出處異趣顯晦異緣雖跡有不同而此心此志未嘗不同耳但弟執一己之偏私甘心澹泊凡見近代欺世盜名之徒驅馳千里奔走權豪粉飾人情媒孽世故陰則夤緣鑽刺陽則孤峻清高見之輒欲嘔噦顰蹙不能壞詭譎怪齊之一致故寧自置身於流俗欲衆人以恒民畜我邪遂云聖人不異常人但一切不能拘耳返欲以此

矯世易俗而不知螳臂以當車轍不勝任也[illegible]
以爲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
而已矣奚以九萬而南爲遂絕心于故舊非惟
不置之口舌亦復不形諸于夢寐也竟使旁問
踈濶魚雁浮沉罪當誰逃惟吾兄不棄鄙陋數
辱遠音復以先師塔銘見屬不勝感激之不些
妙喜璽足千里爲湛堂求塔銘末後光明至今
不替彼尚門徒今弟法業攸歸豈坐失此市第
先師存日去虛務節浮費斂華就實即郵章牧

豎其誰不知又奚事於塔銘且邇者名未聞於
閭巷道未行於家庭年臘未逾殤夭一旦業盈
福卸不能委身溝壑以飽鳴鳶翻自建碑樹塔
增人指目身骨未寒便爾傾覆顛蹶臥草萊而
弗問不亦悲夫昔之少室九年道重百王曹源
一脉浚發五宗但聞不立文字以傳心離縫罅
而建塔事皆本色亦何嘗於刻畫邪今之自衒
自媒者不在言也只如少林祖庭也天下衲子
師宗焉至于嗣祖傳燈之人學未越于凡陋語

未發于心胷在日即穿鑿事緣捏書帊軸僞出
百端沒後則專以碑塔相高近聞有摩霄插漢
者唯鹿豕樵蘇日徘徊其間耳誰復過而問焉
縱使秦皇漢武摩秦華以為碑令班馬以爲文
紀功載德徒取譏於有識道咲於後塵亦何輕
重於其間哉第不欲置吾師於此輩是以視此
爲不急之務耳故自先師下世之後思所以不
泯先師之道者惟奮力志學以道為懷欲使聲
名洋溢乎中國事業昭揭於寰區欲人被其法

法悟其心若太虛之無涯等此世此身猶片雲
在空卷舒不定存沒無恒但知一塵一毛皆可
以轉法輪入正受不知向何處刊刻碑銘邪即
如不肖與吾兄俱出先師門下非惟拈香說法
只爾一嚬一笑皆可以攺觀駭俗以此禀恩亦
可以報先師萬一也又奚事于碑碣為近爲門
徒強起不能善藏其跡蹟累名場此皆適入之
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于是客歲自思昔日以
道自居則報先師以道今既罹世相亦當以世

禮報之況兼有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不壞假名而說實相此塔銘之所以不得不作也故錄先師行實請諸友人王太學百谷之門爲求塔銘以此君能通余師資之情耳今將就緒忽吾兄此意亦至所謂不約能同矣當如命以六方石爲幢上刻塔銘完日當櫥之奉寄也伏惟爲衆自愛

華嚴經跋語

嘗聞諸華嚴經者乃瞿曇氏初成佛道爲宿世

緣熟上根之流一時頓說性相事理衆生萬感菩薩萬行賢聖地位諸佛萬德因該果海初心即得菩提果徹因原位滿猶同菩薩與達摩直指人心同名頓教故能盥掌之水尚極生靈一偈之功能破地獄是以觀和尚云方之他經如杲日麗天奪衆景之耀須彌橫海落羣峯之高所以圓顱緇侶橫目編氓雖不知不解而書持供養亦衆今龍君爲其事書此經一部計八十一卷幾月而完可謂用心勤且專矣昔大雄氏初成正覺即歎曰奇哉我今普見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譬如有大經卷量等三千大千世界書寫三千大千世界事在一微塵內一切塵亦然有明眼人剖塵出經廣益羣品而龍君可謂剖微塵之經卷則念念果成盡衆生之願門塵塵行滿矣應知大千經卷不外吾當人一心而吾人日用不自覺知則自閉自捨若直下會得又豈待揮毫展卷然後爲經哉是以般若多羅云入息不居

陰界出息不涉衆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若未能薦取則以大海量墨須彌聚筆書寫此經一偈一句亦未有盡矣是知觀此經者當念念現前則塵塵爾字字爾無非法界則亦不碍揮毫讀誦也是爲跋

華藏寺脩六時淨業疏　代孫太史作

自余家居謝事喜從浮屠氏遊去郭不一由旬地有寺曰華藏據湖山之勝中有沙門名幻雲爲吾邑緇衣白眉善談名理以其身心無住因

號曰幻雲余每過則信宿其舍一旦化去不覺有人琴俱亡之嘆偶一日其徒小師遠公暨洞庭源公謁余言曰某等將續先師故業不能入上乘之室證如幻法門欲效匡廬遠公結蓮花社故事脩六時念佛爲西資淨土之會願祈長者一言以爲紹介則事同貞願地等布金陶遠把臂入林支許一日千載復現於今日矣豈不爲一大因緣耶余曰吾嘗讀中秘書閱無垢稱經明淨佛國土之行云若欲淨土當淨其心心

淨則佛土淨矣爾等若能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不動真際而建立諸法則塵塵淨土剎剎彌陀豈待神遊寶地心送華池然後爲淨耶又雜華所明華藏莊嚴世界海中央第十三層有世界曰娑婆佛號毘盧遮那十三萬佛剎微塵數世界圍繞然則隔十萬億佛土猶只尺耳如經所明我等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着而不證得爾等若能知一切法卽心自性則成就慧身不由他悟剖塵出經則廣益羣品何況十

方佛土皆爲空華菩提涅槃皆卽狂勞顛倒華相假能若是則高低岳瀆共轉法輪鱗甲羽毛普現色身何待遠求他處然後爲淨耶又昔東林遠師以晉室衰微與劉遺民雷次宗陸脩靜等十八大賢緇白一百二十三人僧俗千餘輩結白蓮社以避亂世今堂堂明盛而欲效之也源公進席而應曰太史所言者諸佛出世本懷度生能事也未覩夫機有利鈍時有先後耶請言其槩譬如日出先照高山後及平地此如來

應跡遺規澤無不利至於教法垂化亦然如傳所明諸祖則高山也而我等則平地矣況去聖時遙法當末代人難返本故遠師首唱宗鏡單提用爲四揀云有禪無淨土十人九錯路遂以易簡法門名曰念佛以求生淨土亦避亂求淨息化城而歸寶所之意耳真救世妙藥脫苦良方拯物導愚莫斯爲最技樸之教正在斯時況吾佛世尊爲韋提希夫人現佛剎於光中令被自擇極樂世界爲彼說往生之方名曰十六觀

經落日懸鼓用標送想之方大水結氷實表琉璃之地樓臺寶座水鳥樹林無非心中觀法以至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而我等念念不離總歸於妙嚴果海亦何嘗出于自心佛土之外求之耶經云無所求中吾故求之耳是爲無求之求亦無淨之淨無生之生耳鶖鷀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期於滿腹昔東林僧俗以千計大賢十八刻蓮花漏以禮六時今我等定盤中之香以代蓮花衆不過六時大賢則長者耳望

太史以宰官身說無盡燈則燈燈無盡勸諸同好咸種淨土良因共結西資勝會則功超浩刼迹等聚沙余因不忘匃雲方外之交并鼎二上人之請是爲筆之如左契以勗同志云

書心經跋

嘗讀慈恩傳至奘三藏行絕漠中水草皆絕人馬俱罷計無從出不能謀食卧砂磧上俄憶出塞異僧曾授般若心經云行危道中持此即應初持觀音名不應後持心經輒應有項馬起隨行至清泉細渉俱獲全無不絕倒歎異奘師東歸輒流人間盍生實賴又誦普門品至黑風漂墮每念之臨渡江湖之際私心無不伏之後登彼輒書一卷徃徃如之每履危涂皆得康夷實大士力也奘師臨危稱名不應者將非欲般若心經津梁廣布共濟此方歟抑人之緣有彼此歟在聖在經初無不應不可妄生同異有萌於懷故我弟子因渡淮應講渉長江泛洪濤覩淵若陵其誰之力歟故並併書之以貽同好茲春

溪邵君勤心爲法有匡護之力遂歸是經以至於忽然超越能施無畏則法在我而不在經也

與清兄書

弟自甲申先師下世之後欲鼎剏志絕意人間但念空無願無作於菩薩法游戲神通莊嚴佛土成就衆生心不喜樂故時酣減酒愛卧空牀遂於交情友道不生一念自謂隱顯殊塗出處異轍不復念與吾兄柱礎法門儀刑末代使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也近被皮毛之累

不能自晦深潛又不能無心應世如澄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窮觸波瀾而自化進退維谷此者竊謂法無興廢弘之由人意欲樹人以匡紹紉爾遂門弟僅千中無一二可與故使彼自感自廢亦自有因緣相待耳弟於楞嚴一經似有微長亦欲掩關山中成一家言藏之名山以俟知己用報佛恩但尚未發軫耳又見諸家章疏皆出自己見非如來本懷管中窺豹不無一見盲人模象未諳全身正以佛以一音演

說法衆生各各隨所解雖然涅槃各說身因佛許無非正說志存弘化皆能獲益若上根利智匪藉文言志在通經文須熟讀枯坐一理之士以文不深終歸儱侗數沙之輩文若少諭理實未精於經轉遠必須文理俱徹然後削除己見無事妄生穿鑿只順本經徧圓宛轉左右逢原隨高隨下自短自長深造自得方頓見經中本意猶杲日當空明珠在掌始覺注疏支離汗漫杳莫可究斯弟之入楞嚴之蹊徑也邇來海內

同志淪落加以後生晚進舛謬非常不堪接引方追憶吾兄弟輩雖媲古聖之交情亦千載一時之勝事不可自暴自棄而不生難遇之思也適承以首楞嚴懸鏡下示歡喜無量畧窺涯涘未盡幽探理觀消經明珠一色况此經不同圓覺之實有三觀可名乃吾佛世尊令阿難于見色聞聲即諸事法追窮尋逐自淺而深使彼自證自會迷悟在於毫微得失差於彷彿所以談根識者幾百千過尚以心知眼見爲言疑惑銷

除說偈讚謝請入華屋之後猶云進退推求本無我心將誰立因趣無上果返云如來違越誠言終成戲論則此經難易可知矣待兄全篇述作始終示下或弟自面與數返折難落草盤桓各出己長互相激厲方爲定論亦可破千載之疑難也不然則有妙思者未必有美才屈於此者申於彼樂令安仁方能繼美第一二載後能賜厥志自持過東海合爲連璧亦奇事也吾兄勿謂東施顰眉重增醜態揶揄我也知我罪我

吾無憾焉大義東歸聊此奉覆餘俟面布不宣

荅東渙居士書

世道交丧之朝近見往往法門稱龍象者不罹毀辱則遭刑傷僕雖不敢自儕於名德之例而拳拳以卑自牧故幸不遭於斯事皆從佛祖加庇前以宥過而今而後但宜潛山林不可與化市廛也唯逆順自由入軍不被甲兵者方可安禪晏坐於此時耳前僕以口體之累暫上吳門非敢詣淨名之室與盡即返矣貧道以六月十

二日始抵雪浪因今冬衆僧結制此山人多地窄百事未備方在興脩纔得一簣况衆人不遠千里投巢貧道一離則人心無措前慧慶主人持大人書至焦山來召僕恐彼檀越不安心於彼故暫以權詞以圖成就今既百一俱備僧衆已臨內有會首主之外得大人護法不煩帝釋拈草是建梵剎已竟方知有力大人於洪濤欲海之中能作智檝津梁也但以溽暑程遥有煩主人空返於世相之中似有不安當知菩提路上以成堅固筏矣

荅從江趙居士書

自甲午秋白門握手即知居士於此道殷重但不能脫然瀟洒到返為看佛書多知多見轉增緊縛當面蹉過貧道不敢即用本色家風權以建化門頭接居士矣今見來書果墮此塹故經云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此如寤者難與寐者言矣居士歸源則十方虛空應念化為無上知覺覓虛空了不可得如明時無昧

相惺時非夢相自然之理而居士強生疑難何也七軸蓮經皆讚歎之詞此心所謂教外別傳之旨不立文字者也而居士欲於紙上求之正是執指為月枉施功矣良工能使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若得巧必自良工希有妙法在於蓮經不能忘詮者不識誠所謂是盲者咎非日月過得手應心之妙所以輪扁以書為糟粕而居士猶不悟耶正為多知所障若能將舊日所讀所看者盡情放下向無着無依處體取自然見七

軸蓮經句句無非妙法此猶是老僧建化門頭應病與藥之談若本色家風便成負墮待居士他時相見自然臨機遇物將識鎖情關頓却則一光東照萬八千土吹大法螺擊大法鼓不離寸步或如居士先透此關番怪老僧饒舌碧輝同尊使持檀施幷書卽日爲脩淨供今郎貧道卽依命作一偈讚助喜使菩提樹重長靈芽光明幢更新日月一衆稱揚十方佛喜而居士福田利益誠不可思議也此間僧衆講事到冬可

完明歳末夏當訪居士桐城浮玉之間不識能如願否臨風戀戀不悉

焦山詩社題辭

萬曆癸巳之冬吾門二三子與李氏三兄弟學曼倩三冬已足欠江淹一夢生花不甘雅道偏師欲奪詞壇赤幟是以入林海國結社焦丘效支許之新盟結劉雷之舊好窟中獅子直交柱下游龍池上鳳毛來近翩躚舞鶴青蓮之裔時接黃梅丹桂之香亦霑白法雖緣於有感亦助於無爲遂令盛世不媿逸民寧可斯時有慚林遠風柯月渚並可傳心摛藻操觚亦堪談道無論玄辯置太虛樞機投巨壑直待立盡三更月搜空萬劫心向時名相枉用追尋敵面河山炳然齊現盛德太業只是化腐爲新檮杌水泡不可承虛接響若是依他作解塞自悟門自然流出胷中方可益函天地併當言思淨盡一念相應嘗爾現前不從人得正謂置之一處四相之所不遷用志不分三際莫之能易把來便用一

切現成着意搜求番成大錯只得絕思量處好思量更沒用力時還用力眞箇到處不見有時自來若能心境交參便可物我一體山川草木助汝發機日月風雲任君吞吐然後衆山皆拱二水時朝得句則林間變色詩成則江上風生觸目風帆上下憑闌鷗鷺沉浮晚山如黛淡蛾眉曙海流光開蒲月六花與雪浪齊飛一水共長虹並駕霜清淮甸月明擁不夜之城霧結朱方霞起現鮫人之室鐘鳴理窟響發秋林郤却

塵緣直闖天籟自我一腔春色不知兩岸秋聲凝睇則衆峯如髻挽青巘趺坐則一水連天成寶地無論甘露邪説妙高正是境隨人盛事借緣興斯名與百代爭光此道共千年常住而我效颦老衲豈曰能文故是自種靈苗可談斯法

示門人法語

蜀少年僧林徵有志于道予家兄一見卽許可爲作外護因送入雪浪山中隨學予因見林徵二字聲勢近俗卽爲易之以離徵取寶藏論品

名復與先所稱者便呼之後數月之間因人衆不及物色之人皆曰誠篤而好學從衆聞楞伽自心現境界善解其意因曰當離羣聚習俗睡眠初中後夜常自覺悟脩行方便宴坐山林下中上脩能見自心妄想流注遂欲絶學雖知法性本無散亂隨順脩行禪波羅密譬如爲山始成一簣以七日爲限寤寐恒一妄想不生予卽告之曰正當坐時其出徵其入離知入離外塵無所依知出徵內心無所爲內心無所爲諸見不能移外塵無所依萬有不能羈方知離卽徵也徵卽離也是謂離徵體靜汝但入不循息出不住緣內不觀空外不住定自然行住坐臥見色聞聲根境不偶中間安閒得無所有久久習熟忽於觸事遇緣處頓然寧帖始知根根塵塵周遍法界無雜無壞如一室千燈各自受用衆生本成佛生死涅槃猶如昨夢不疑老和尚舌頭三世諸佛歷代祖師是眞實語乾坤盡是黄金國萬有全彰淨法身當知斯言亦復剩語離

徵如能依教奉行當執之以爲左券如或不然則諸方更增一番話柄老僧誠爲饒舌吾子其愼之哉其愼之哉

棲霞寺定慧堂重建緣起

寺剏自齊梁盛于唐宋迄我　朝國初猶自隆重甲於江左因山盤紆回伏踞江帶郭爲　都城　陵寢護衛之雄而幽深奇險尤在金陵衆峯之冠是以累代盛衰隆替寔在得人至成化間始因有司借稅糧而僧徒苦戶役逃竄遂盡

爲土人豪家所有焚脩之地悉爲荆蓁放牧之場使遊行禪衲無投足之地七十餘年至嘉靖庚戌乃有靈鷲遺囑護法宰官慨山門之廢墜因謀于祠部君舉嵩山善公住持斯寺鋭意恢復不避豪強招延耆宿接引後昆不數年而百廢俱舉四方游覽冠葢相望遂爲江左奇觀矣善公遷補僧錄復舉蒼麓栢公住持斯山也地與緣俱盛時與道同行盡善盡美巍巍碧鮮增輝前代而栢公復功成名遂之後隱居求志退

讓爲先又舉本山淨業堂徹天通公徒玉輪誠公繼住先是通公於大雄殿天王殿經營料理靡不盡心勞形功成不居偶以寺缺主而栢公相其寺中若外可立者數人詰大宗伯而誠公則外渾內明居然有珠在深淵之意復爲宗伯公得之於皮毛之外可謂因果影響似不徒然矣於通公則中若不懌而避之尋歸則諭之曰旣主斯山也當補予之不足繼前人之未終而誠公亦確志精堅相其所宜莫先禪誦禪誦之居必先于十方禪室禪室之興首先其人于是卽領院拜命焚修之冬推擇四方禪侶訪求先達得一人曰吾愆戡公卽予門弟住焦山枯木堂者而誠公卽白合山耆宿備幣執禮懇于必應而戡公不獲已而杖錫携瓶下笠於十方禪室矣斯山崇麗頓增往古香燈繼望鐘梵交響廓廡翼然堦陛接踵功虧一簣者惟在禪堂焉于是誠公喟然嘆曰吾師所謂補不足繼未終者其在斯乎此地舊有禪堂曰定慧先爲嵩山

善公所建正開闢鋤強復善之際人心未信是以財不濟用況又背于正殿似賓主不相顧盼而誠公卽謀于堂之主人曰吾師主斯堂也當有以鼎新之予則助揚讚善而愆公卽請疏于予予謂斯山當江左奇觀若非名公鉅筆曷以當斯山勝舉耶況左太冲賦三都得玄晏之敘紙貴洛陽伯夷叔齊採薇首陽山中得夫子而名益起若夫巖穴之士非附青雲安能施于後世哉昔者銅山崩而谷鐘鳴月光滿而蚌珠吐

而二友存誠久矣此舉則必有以應之者予故爲首尾其事緝成緣起以求名公鉅卿念斯山之復于既廢之餘而二僧欲補于已成之後發無緣慈施不住相毫端光明照徹千古不使簡棲頭陀之文獨行江左予故濫觴之以爲引玉之磚云但媿不足以當藝林之巨目幸恕

答宗伯公問

若論此事一切現成正如虛空大地何處無之人人具足法法圓滿揚眉竪目早是乖差凡涉

言辭皆爲剩語正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以其太煞直截分明所以轉難舉似拈出爭柰現前諸人日用不知不狥所常逐諸聲色取好惡境界當面蹉過若一向不舉揚宗乘大似忍俊不禁埋沒家珎辜負自巳便法堂前草深一丈陸地平沉所以從上諸德無柰曲順時宜施設種種方便無非黃葉止兒啼非有實法與人皆是一期答響耳乃至瞿曇老子降跡王宮指上指下巳是不依本分惱亂衆生那堪露布葛藤牽枝引蔓流傳口耳轉見不堪是以末後拈花微笑言無說法不得巳而安名曰正法眼曰本分事曰一大事既曰大事本分則爾我諸人本有之法不從他得亦無凡無聖無死無生無說無示無得無失雖然如是諸人必須向父母未生時看是何境界四大分張後向何處安立迷時云何逐念流轉悟時云何海印發光醒時能思量分別寐時則隨境漂流若向此處覷破便知語默閑忙裏見聞覺知處元

是何物一切不得放過不用外尋單提自巳久久純熟忽然撈著時正是洗面時摸着鼻孔脫鞋處摸着脚根有何奇特然後萬古長空一朝風月向舊時應緣接物自然省力如澄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窮觸波瀾而自化方可名爲了事凡夫不爾則虛生浪死何時得出到這裏便可興慈運悲不起滅定現諸威儀不壞假名而說實相則終日說示不異無言也所以道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迷悟在人法無得

失也然而此事雖易見却難信以其太近故也是以我世尊久默斯要不務速說四十九年至法華會上方爲開示使人悟入又有五千退席必須過去多寶如來願塔現前於斯作證方堪付囑方等會上人多隨語生解故假毘耶杜口眞爲不二法門此便是證明生盂之樣子也茲者貧道人微見淺茲伏大檀慈庇法會已開四衆已集但可以誘火宅之痴子未堪與頂上之髻珠況此地久經宰官受化今若親臨籍者年

宗匠出隻手助揚如風行草偃使諸人以言得入然後乾坤盡是黃金國萬有齊彰淨法身高低嶽瀆共轉根本法輪鱗甲羽毛普現色身三昧皆不離大人一塵一毛而入正受貧道正似以蠡測海用管窺天如於隙中見無際空胡蘆馬杓翻騰一上不知瞬若多神與娑竭羅王還堪一笑否

又

山中十日風雨不歇門前草深一尺窓中樹影交加藤花引蔓刺眼遮眉因思王堂斤斧芟除重將大人骨董拈出再一轉語令古松擔去早是花嬌易謝那堪雪上加霜今日春風未免吹出古德云盡大地是一卷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以這一隻眼看這一卷經恁般舉揚且道如何展卷試看現前山河大地與諸人正對不分時是同是別是一是二若做山河大地會即是謗經心逃法華轉心外有法爲他轉却了也若不做山河大地會一似斬首覓活向外

馳求畢竟如何得平帖去於斯薦得便可長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菩提妙華遍莊嚴隨所住處長安樂

又

不入驚人浪難逢快意魚所以勝熱婆羅門令善財童子向刀山火聚中奮身一跳遍界清涼若能向葛藤窠裏透過然後一法不能拘礙返驅生死軍倒用魔王令是以淨名云塵勞之類爲如來種一切諸魔爲吾侍者是爲透得荊棘

林是非裏薦取也若是坐在潔白地上無事甲中是爲荒田不揀草淨地却迷人陸地平沉晁難得起所以道荊棘林中下脚易夜明簾外轉身難於斯辨得便可不涉程途脚下薦取前答來示恐煩尊聽不錄今日未免重納敗缺呈露家醜云南陽父子辛勤積成一座徹有頂大塔頓然被山僧一拳捷碎一脚踢番同黃鶴樓沉于鸚鵡洲漢陽江底這今不見却賴解空居士出隻手如脩羅掌月天大將軍從掌中托起依舊鈴鐸飄颻光明遍界如却闊鑰開大城門讚歎有分雖然如是爭柰土廣人稀相逢者少

心經說

般若心經是世尊以人顯法照見蘊空而明甚深般若也恐人不解故自釋之曰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何爲蘊空以其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而受想行識莫不皆空也恐人不知色卽是空之旨而後釋之曰是諸法空相卽五蘊之中生而本自不生滅亦元無有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者旣此空相雖具五蘊諸法而原無生滅垢淨增減則無色無受想行識明矣是爲照見五蘊皆空五蘊旣空則世之根塵識三出世之四諦十二緣以至能證所證莫不皆空旣無世之陰界則亦無出世智得也能所旣忘五蘊何有故都無所得方名甚深般若菩薩依此而心無罣礙恐怖遠離顚倒夢想能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此而阿耨菩提可得五住結盡二死俱忘何苦惱厄難而不度耶皆由照見蘊空而能如是故讚嘆之曰而此蘊空甚深般若是大明呪神呪以其能革凡成聖如果裸之呪螟蛉而不自知恐人不信復曰能除一切苦眞實不虛後說密呪使人斷言語息思想而契此蘊空般若也此則但離妄緣卽如如佛而觀世音能行此耳故名自在以至六百卷大經以此爲心如人之有心以爲一身之主耳何等簡易直截明白而世之裨販之徒自衒自媒妄談般若返橫生穿鑿牽枝引蔓礙正知見一盲唱之於

前百盲從而和之於後瞎人眼目徒增業苦予憫無聞後進蔓草難除佛燈欲滅故不得已隨筆畧記經之首尾之旨如是以俟知言大似揚聲止響予欲無言可乎

護諸童子經跋

我世尊大悲心中流出諸呪或自說或令諸菩薩說以至天龍鬼神所說無非令有情生善滅惡離苦得樂世間之樂及寂滅樂者皆名陀羅尼此名總持謂總一切法持無量義乃至破妄

名眞華凡成聖道成徳備而不自知亦因誦呪而得者况其陀耶皆從誦呪之人斷除言語憶想默契佛心是爲不思而中不勉而得故能無求不應有感皆成不從外得皆無心功德力也所以諸功德中無心功德最大昔有婆羅門婦坐草産難其夫白阿難尊者尊者以是事白佛佛言當謂彼道我無量刼不曾殺生阿難持此語詣彼即時免難當知皆由慈善之力加之故爾一言不可思議况斯陀羅尼呪全分之力受持之者無心合彼故無求而不應也護諸童子經世傳雖久唯雲間尤勝實以大宗伯平泉陸公持之有驗故耳宗伯公久叅無心加以慈善之力感應相符剋期而應是爲開池不待月池成月自來今人或應不應良由自力未充是猶枯池冢裏坐却怨月無光請思萬曆癸巳歲暮春三月余以應講法華至雲間小崑山會首心源濂公欲將此經溥施衆生使求男得男求女得女若見若聞皆獲無作妙力自在成就命書

之以爲崑山常住因嘉其志願復爲記歲月於後癸巳四月佛歡喜日書

淨頭問法記

雪浪和尚邇者凡經冬過夏之期嘗三五七百多至千衆以居處不安世道交喪而雲間小崑山以講法華經請預持董太史玄宰書見召曰唯是聽法之衆須師以法眼選擇龍像最下者亦得說通之流無如諸方徒糜長粳米耳以故諸請行者皆不諾唯與舊住雪浪者三十餘輩

自癸巳春二月十有一日單舸片帆至雲間而常隨之衆聞斯風而不至者槩多亦有不知而至者或有雖知不忍捨者亦至會中予雖不留亦不辭任各安適卽住否則行矣甚至能苦役爲普賢行門者雖有堂內堂外而朝夕持誦解說琅琅遂成叢席俱隨例入室焉誠謂龍蛇混襍凡聖交參矣經居半予偃臥忽一人禮而立問曰經云我本行菩薩道所成壽命今由未盡復倍上數謂是何時若實有成則爲生滅非本

壽命若無生滅云何復說行菩薩道所成壽命耶予嘻而應曰豈不聞方悟神珠非從外得耶一念信解相應卽是新成舊佛矣故云雖然舊閣閒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正謂此耳以是則雖成而本無生滅也遂禮謝首肯而去予心異之恐有所聞而然也又一日復跪於前曰分別壽量正欲現前諸人願我於未來長壽度衆生坐於道場時說壽亦如是非師直指其誰能悟哉又曰法華之旨唯在深信解相而已果能信解則見佛常在耆闍崛山娑婆世界其地琉璃坦然平正自非開佛知見明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若退若出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如非異不入三界現於三界者能如是耶予復灑然異之亦頷而不言恐衆人之嫉已也又一日復至前袖中若有所藏未出予輒曰莫非有偈子請益耶渠曰弟子幼曾爲博士家言今以經中之義試爲一篇以呈和尚印正予曰豈不知離文字相離心緣相耶渠曰無離文字而

解脫遂接而讀之乃是聞法華經一句一偈一念隨喜者我亦與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章意雖西來而法則東魯也因歎曰水中擇乳須是鵝王而室中日逐問難者皆名相文辭耳正如水母無眼全仗蝦行爾獨能具金剛眼睛不明自發耶是以盧行者聞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發機安楞嚴讀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始破句是知先後一揆古今一致雖由夙有靈薰亦在當人冐切方能若是而

內外之八有嗜者咤者驚者疑者有嗟歎者聳感者跰闐者瞠目者比肩者齬舌者脾睨者鼓腹者首肯者低迴者或偶語或噓欷或改觀或變色或撒手或不顧亦知為厠中淨頭耳予戲謂之曰窮子念載除糞猶在門外止宿草菴廬大師春米八月唯欠篩在而始至廊下爾何不至期月而遂至室中耶豈特今時爲然應知三世諸佛俱從厨房中出歷代祖師亦行此令唯今時澆薄箧視行門故假斯以警之耳昔能大

師五祖演為碓磨頭而三佛二派以之昌為山雪峯作飯頭而雲門仰山自之出豈非源遠流長根深果茂耶果契斯旨豈特行門然哉雖工巧技藝負販田作皆可隨緣放曠保養聖胎一旦發機廣度羣品此一門超出妙莊嚴路也又何逃焉豈守文滯詮之流執瓦礫為真金認章句爲實解所可到哉於是一衆相笑而散予故爲記之淨頭謂誰乃廬陵安福縣王氏邦織之子在家名文時薙染後名性光字本有皈投南海大智和尚亦曾遊南嶽武夷諸名山而至此耳癸巳四月廿有一日在輪藏閣中譔

示優婆夷法語

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此是古人第一入泥入水氣急為人處若是諸人於二六時中着衣吃飯觸事遇緣聞聲見色識得自己本來面目則自然不為諸境回換聲色拘礙得大自在如空普現似鏡當臺觸事無心遇緣即宗則能轉物不為物轉所以老

趙州云諸人被十二時轉老僧能轉十二時正謂此也云何物轉謂見一切法時分別計較取捨愛憎是云何轉物謂把來便用不念有無如摩尼應色者是所以相續是病不相續是藥果然一切處能歇得念念馳求心則自然平帖如龍得水如虎靠山譬如壯士展臂不借它力若風行空一切無礙此便是物轉轉物之式樣也法華會上八歲龍女獻珠成佛正謂此爾故經云以諸衆生從無始來曾不開悟性淨妙常真

實法句不循所常逐諸生滅是故生生雜染流轉若棄生滅守於真常常光現前根塵識心應時消落想相爲塵識情爲垢二俱遠離則汝法眼應時清明云何不成無上知覺

西林寺太空朗上座欲超方禮五臺叅曼殊求示

吳松諸名山佛刹衣緇薙髮之流皆習輕肥慕榮好以口體安適房門豐熾爲快殊不知地獄之中未是苦向袈裟下失却人身實爲苦也是

以勝鬘夫人入僧伽藍見比丘所爲不法輒感頌曰在家人造罪向爾等懺悔似水救火今爾等所爲非法向何處懺摩是水中火起不知將何以息也太空朗上座如濁世蓮花不染流俗於熱惱界獲清涼地欲以感悟同事者因詣予曰弟子欲入清涼山禮文殊乞和尚一言以示予曰五臺山一名清涼華嚴經菩薩住處品乃文殊師利與一萬菩薩常住於此以攝化此界恒熱惱衆生者雖三伏炎蒸到此則縮項寒心人多不悟也若當下會得則衆生見刧盡大火所燒時我淨土不毀何地不清涼也昔文殊三處過夏飲光擯其非法飲光白搥欲擯出文殊則成百千億箇文殊世尊問迦葉汝欲擯那箇文殊又云文殊師利從東方金色世界不動佛國而來向此娑婆世界昔無著見均持童子答前三而不識識其空禮土坡及後會得時文殊從釜中涌出無著則以笊籬柄汶頭便打又淨名問疾云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

文殊曰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見已更不見所可見者更不可見即今朗上座欲見文殊且道如何相見若會得時薄荷共汝證據如其不會待老僧與汝註解如汝文殊更有文殊是文殊者爲無文殊復引譬喻云如第二月誰其是月又誰非月但一月真自無是月非月朗公首肯云老僧且莫依文解義某甲即今從熱惱獲清涼則處世界若虛空如一輪朗月當空萬器百川分形散影何滿渠而不至哉況五臺耶

故能不捨道法而現凡夫遊五臺禮文殊如善財之再見智照無二不然則雲中縱有金毛現正眼觀來却是邪雪浪讚曰善哉如是

爲陳仲醇跋董太史畫冊

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蘊悉從生無法而不造此雜花偈也當知心爲萬化之源玄宰太史久叅此事所以前代諸名家手筆一生精力但得法門一種今太史於中自在游戲隨手皆得隨念皆成無不逼眞此猶是優孟之肖叔敖

得其形似所以使人比擬之曰此爲海嶽此爲山樵此乃元鎮此乃子久忘我巳未忘物也是以人得而雌黄哉若夫能如空中風畫水底魚蹤見之似有不可描摸功期捨筏脫却廉纖脫體承當俱忘爾我然則若化工之肖物人孰得而議哉所以莊生磅礴裸者眞畫也當知夢想亦畫也思量亦畫也見聞亦畫也河山亦畫也人孰得而分哉請着眼看仲醇道友以此冊見示而不能爲雅語秀語返以酸餡蔬笋汚之是爲佛頭着糞眼中着屑增人障礙雖然如是謂予不忘本來面目不隨他轉亦可也

雪浪集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釋洪恩撰洪恩字三懷上元人居長干寺嘗說法雪浪山中故以名集上卷爲詩下卷爲偈語雜著朱彝尊明詩綜載其詩二首然未離世法之僧不能語帶烟霞也